林译小说丛书

块肉余生述

〔英〕迭更司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林译小说丛书

块肉余生述

〔英〕迭更司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 年·北京

Charles Dickens

DAVID COPPERFIELD

（大卫·科波菲尔）



林译小说丛书

块肉余生述

〔英〕迭更司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9

1981年11月第1版　　开本787×1092 1/32

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　　字数297千

印数35,500册　　印张15 $^{1}/_{2}$ 插页2

定价：1.95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，号畏庐、冷红生，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，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，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，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，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，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，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，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，曾"不胫走万本"，"一时纸贵洛阳"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，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，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，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，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，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，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，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，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，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，译笔传神而流畅，康有为曾称"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"。他的译作向以"林译小说"闻名于世，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

序

此书为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书，分前后二篇，都二十余万言；思力至此，臻绝顶矣。古所谓锁骨观音者，以骨节钩联，皮肤腐化后，揭而举之，则全具锵然，无一屑落者；方之是书，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。大抵文章开阖之法，全讲骨力气势，纵笔至于浩瀚，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，无复检举；遂令观者得罅而攻。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，而精神终患弗周。迭更司他著，每到山穷水尽，辄发奇思，如孤峰突起，见者耸目；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，一语必寓微旨，一事必种远因。手写是间，而全局应有之人，逐处涌现，随地关合；虽偶尔一见，观者几复忘怀，而闲闲著笔间，已近拾即是，读之令人斗然记忆。循编逐节以索，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，得是事之来源。综言之，如善奕之著子，偶然一下，不知后来咸得其用，此所以成为国手也。施耐庵著《水浒》，从史进入手，点染数十人，咸历落有致。至于后来，则如一群之貉，不复分疏其人；意索才尽，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。然独叙盗侠之事，神奸魁蠹，令人耸慑。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，自不善操笔者为之，且恹恹生人睡魔，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，撮作整，收五虫万怪，融汇之以精神；真

特笔也！史班叙妇人琐事，已绵细可味矣，顾无长篇可以寻绎。其长篇可以寻绎者，惟一《石头记》，然炫语富贵，叙述故家，纬之以男女之艳情，而易动目。若迭更司此书，种种描摹下等社会，虽可哕可鄙之事，一运以佳妙之笔，皆足供人喷饭。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，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。使吾中国人观之，但实力加以教育，则社会亦足改良，不必心醉西风，谓欧人尽胜于亚，似皆生知良能之彦；则鄙人之译是书，为不负矣。闽县林纾叙于宣南春觉斋

续 编 识

此书不难在叙事，难在叙家常之事；不难在叙家常之事，难在俗中有雅，拙而能韵，令人挹之不尽。且前后关锁，起伏照应，涓滴不漏，言哀则读者哀，言喜则读者喜，至令译者啼笑间作，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。近年译书四十余种，此为第一，幸海内嗜痂诸君子留意焉！译者识。

前　编

第　一　章

大卫考伯非而曰：余在此一部书中，是否为主人翁者，诸君但逐节下观，当自得之。余欲自述余之生事，不能不溯源而笔诸吾书。余诞时在礼拜五夜半十二句钟，闻人言，钟声丁丁时，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。似此礼拜五日，又值十二点时，凡邻媪乳母之有高识者，皆言时日非良，不为此子之福，后此且白昼见鬼，具鬼眼也。盖在礼拜五夜中生儿，初不能免此二事。至第一事，但观吾书所叙述，诸君足知吾艰，无复待辨。若云见鬼，则少时愚昧，或且见之；若既长成，实无所见。吾生诞处在色佛克县之白伦得司东村，且为饮血之孤儿。方吾张眼能视时，正去吾父瞑目长逝可六阅月，凡吾所有之知觉，但知门外新坟，即为亡亲瘗骨之地。每经冬令，屋中炉火烘人，而吾父三尺断坟，乃闭诸门外严寒风里。吾家有祖姨，余后此与姨氏相处之日正长，事实均见诸吾书之上。姨氏曰密斯拖老忒乌德，吾母则尊曰密斯贝测，一生至畏其人，即偶尔叙及其名，亦恒震震。姨氏嫁夫，夫为年至少，风致绝佳，仅有一事不满意者，则家室动多勃谿，一日几欲挟吾祖姨坠之楼下。以此之故，姨氏遂与离异，然尚助之以资。此人即挟资赴印度。据吾家熟于掌故者，谓

此人挟一巴本(大猴也)同骑一象，以余思之，非巴本，必巴布(印度贵人)。十年以后，死耗及英国矣。祖姨闻耗之为忧为喜，竟无称述之人。盖自离其夫，不氏其夫之氏，隐居海滨，以女侍自随，长日闭门。其始甚悦吾父，后此吾父既娶吾母，姨氏乃大不悦，谓吾父不应娶此蜡人。姨既不见吾母，言吾母为年未二十也。吾父见屏，亦戢足不造姨氏家。吾父娶时，年倍于母，躯干已荏；未期年即捐馆舍，余遗腹仅四阅月。此即吾生时之境状，故后此书中所历历而言，咸得诸传闻，非吾知觉所及。一日，吾母方踞炉次，心中至焦惶，含泪于睫，殆自伤无夫，又伤彼怀中之儿无父。怀忧蕴恨，思及诞生时，为事亦险。忽尔举目见窗外有一不相识之妇人，自园中渐及窗下，视之，知为密斯贝测。时斜阳半落，余光尚滞小篱之下，并及贝测之衣。入时不言不笑，状至严冷。既至窗下，吾母乃益知为祖姨，以吾父恒言姨之举动大异于众。来时初不掣铃，径造窗下，二目射光入室。吾母大震，胎气遂动，其生于礼拜五之日，祖姨与有功焉。吾母既惊，即退居榻背之后。祖姨推门自入，四瞩室中，怒目视吾母。吾母即以礼延入。祖姨曰："噫！汝得毋为密昔司考伯菲而耶？"祖姨之意，殆见吾母蒙黑纱于发，故入门即审为吾母。母微应曰："然。"祖姨曰："汝曾闻有密斯拖老忒乌德者欤？"母曰："未亡人幸闻尊名。"媪曰："汝今所见者，即其人。"母立与鞠躬，延至客座。唯此间然火；他处之火，以亡父逝后，遂节其用，乃不购兽炭。于是二人同踞炉次，彼此无言，母不能竟忍而哭。媪立止之，且作愠色。母弗听，哀

尽始止。媪曰:“孺子试去若冠,吾将观尔颜色。”母不敢弗诺,亦立去其冠。冠去,发四垂其额,媪惊曰:“汝直一稚女耳!”吾母为年固少,然以貌度,较年为尤少。低首羞涩不可忍,言曰:“薄命人乃未届中年,孀矣。果能诞儿而己身健在,则仍为不更事之人母。”媪无言,而吾母低头,似媪以手摩抚其发。斗一仰首,则媪方叉手怒目向火而凝其神。久乃曰:“胡名为鸦巢?”母曰:“祖姨得毋指我所居乎?”媪尚含余怒,言曰:“孰为鸦巢?尔二夫妇初无阅历,都不了了于人事。”母曰:“此屋别名,为亡夫所手定。夫购得此居,以其旧有鸦巢,故称以此名。”时晚风撼树,攲侧作响,母、媪皆引首向窗外而观。然老树之上,果遗巢无数。媪曰:“安得有鸟!”母愁中乃不悟媪言,即请曰:“祖姨适何言?”媪曰:“我问尔鸦今安往?”母曰:“自我移家后,巢虚,鸦乃不归。殆亡夫入门时,见巢而有感触,因名其居。唯巢老,鸦弃而弗居矣。”媪曰:“此行事果类考伯菲而,见巢而即巢其屋,彼殆见巢而信其有鸟。”母曰:“亡夫逝矣,幸勿申申而詈,转以伤未亡人之心。”母此时怒甚,思与之争;顾少立即晕于榻上。迨醒,见媪立于窗下。暮色渐起,相顾但辨人影,媪复进曰:“汝当自知以何时诞?”母曰:“但觉身颤,不审何状,意其死乎!”媪曰:“汝第进茗,颤当立止。”母曰:“茗能已颤耶?”媪曰:“汝神经虚荏,幻为是状。此中女郎何名?”母曰:“吾不辨其为男为女,又何有名!”媪曰:“吾问女佣之名。”曰:“壁各德耳。”媪又怒曰:“何为有是名?世岂更无余字,乃字之以此!”母曰:“此其姓耳,彼名适与我同,故亡夫不呼名而称

姓。”媪遂启门曰:“壁各德,汝以茗至,若主母患作,汝起,幸勿缓。”媪出言如主妇之发令。语已，遂翘足于炉次铁阑之上,卷袖露肘而静坐,言曰:“汝不言生女耶！即以我卜之,亦必生女,待此女坠地时,……”语至此,母曰:“安知非男！”媪复怒曰:“我言女,女也,何为见驳！此女一生，吾即极力将护之，汝当名之贝测拖老忒乌德考伯菲而。此女余当不令其茹苦,长成其身,亦勿令托情爱于不令之夫。”语时,健动其颈,意谓一身遇人弗淑,故欲力全此女。母此时病甚且震,不知为辞以对。少须,媪曰：“大卫待尔如何,汝二人无讼阋事乎？”母曰:“吾居室甚乐,但有恩意,无复乖忤。”媪曰:“此所以敝汝也。”母哭曰:“逝者背我先行,此或苦我。”媪曰：“汝勿更哭。汝二人之耦，吾早非之。汝家无父母矣？”母曰:“然。”媪曰:“汝曾否为人保傅？”母曰:“吾固傅一人家,而考伯非而恒至其地。考伯非而待我厚，在在关垂,后乃乞婚,我竟许之。”媪怒目向火曰:“伤哉汝也！汝生何长？”母曰:“姨氏何指？”媪曰:“但以家政言,汝能任乎？”母曰：“为技非长,然心滋奋勉,亡夫恒教我,……”语未已,媪复怒曰:“逝者胡更事！”母不省,但有言曰:“吾因亡夫之训迪,亦微有所得。夫唯勤勉我，我亦悉心学之,非其人早逝者,……”语次复哭。媪曰:“更言之。”母曰:“吾逐日列帐,迨晚及亡夫核其出纳之款。”语次又哭,媪曰:“为言未毕,哭何为者？”母曰:“吾署帐后,夫均无言，惟作3字与5字,几无分别,即7字与9字，亦多一钩。”语次又哽不能声。媪曰:“深悲极恸,但伤其心,亦非胎儿之福,可止勿更哭矣。”吾母

闻言悲止，而此时胎气亦动。媪仍引目视火而笑。久之，复笑言曰："吾知大卫生时有保款于银行，整入而零取之，未审于汝有备否？"母曰："亡夫没时，即以此金属我。"媪曰："为数若何？"母曰："年一百五十镑。"媪曰："此着太无谓。"语时，母胎气大动，而壁各德已以茗进，见状，立扶吾母登楼就榻，即呼其侄曰："汉姆壁各德！"盖预留是间，备延医者。医、稳先后皆至，至客座，见一生面之媪，露肘跂足，且以细棉花穿耳解痒，医问壁各德，均莫知其为谁。医视状后，知未即生，遂下客堂，与媪为礼。医生平婉不忤人，亦不叱狗，名曰赤力迫。既面祖姨立，鞠躬为礼，自指其耳问曰："媪殆于是间有不适者耶？"媪立拔其棉，愕问曰："汝何言？"医生大震，复指耳曰："似是间有不适处。"媪复纳其棉条于耳，曰："謷言也。"医生退立，不敢复语，就远处坐，遥瞩祖姨。已而楼上看护妇呼医生。可半句钟，医生复下，祖姨立拔其小棉条，仰问曰："楼上如何？"医生曰："缓也。"媪噫气作鄙夷状，他顾。医生仍慑坐远处，注目此媪。更二句钟复上，下时，媪拔其小棉条，复仰面问曰："如何？"医生曰："缓也。"媪作声如吼，不能辨其一字。复坐，医生大慑，移座近梯，以待楼上传呼，避面不敢与吾祖姨平视。汉姆于明日语人，谓："偶尔探首客座，见此蛮媪狂走，瞥眼已为所见，方欲逃奔，以为所获，擒吾左右走，力摇不止，有时撮发批颊，恣其所为，至于十二句钟以后始出。"后此壁各德言，汉姆二颊之绛，乃与吾初生时之赤色无异也。迨医者收生之事竣，复微语吾祖姨曰："贺媪。"媪曰："何贺？"语时至严厉。医生无言久，乃

鞠躬迎笑。媪怒曰："汝能言乎，作此态胡为者？"医生曰："媪勿急，宜急之事过矣。"此时吾祖姨怒极，幸未抓而摇之，顾虽不抓医生，而但自摇首，摇首之厉，足以慑医生矣。迨媪怒少平，医生始曰："贺媪平安无事。"医生发言既慢，而又畏祖姨，一语可五分钟弗毕。祖姨大怒，二目耿耿作光。迨医生语毕，祖姨尚不辨生者之为男女，但曰："此女生后如何？"医生以为吾母也，则曰："少须当健。唯少年早孀，百忧填咽，大有碍于生育，媪若欲视之，移时即可登楼。"祖姨大声呼曰："吾问此女如何？"医生不审所谓，则作笑靥向之。祖姨不及待，即呼曰："吾所问者，新诞之女健硕否？"医生曰："男也，吾以为媪已知之，故不之告。"祖姨无言，取冠而行，自是不履吾家矣。

第　二　章

予生小最前记忆者，则吾母秀发满头；又忆及壁各德面目臃肿，二肱及二颊至红酣，吾恒指其颧以为苹果，进而吮之。又忆得母及壁各德分蹲于地，令余学步，左右趋投其身。而壁各德常伸一指令予攀之学步，余但觉其指粗极。诸如此类，皆模糊忆之，初不了了。且此等事与本旨无关，唯余生小固已具好奇之癖，每事恒留意，年长又健记，故能叙我已往之事，无有渗漏。适吾言可以忆及者，吾母及壁各德

至稔勿忘，其次则吾家之屋及天上之云。璧各德治庖于楼下，屋后有小园，中树一杆，置笼饲鸽，鸽乃尽去。墙角有狗圈，亦无狗，乃饲鸡鸭鹅之类，余见之辄畏，而鹅亦作势欺余；有雄鸡至巨，尤张翼作扑余状；鸭子长颈，见余即伸。余忆自厨次出门外，有甬道颇修。甬道之旁有小屋，屯杂物，其中积筒及盆与已旧之茗壶，过时微触肥皂、咖啡、洋烛之臭。甬道上然小灯，惨惨欲灭，过时颇震震。屋中有两厅，其一每夕母及璧各德与予常莅之地，家中人寡，而璧各德亦聚处如一家人，夜来必集此厅；尚有一厅微广，不如此厅之狭，生火易暖。广厅唯礼拜日时一御之。余颇畏此厅，璧各德告余，吾父盖受殓于此，故吾慑不敢往。一日，吾母诵经于礼拜之晚，言昔日有拉撒露死，耶稣生之。吾即思吾父更生，亦正可畏，遂不能独坐，坐必依人。一启户即为坟台，吾尚忆其地草青而人静，晨起时必至窗口观羊之晨牧。而尤忆得礼拜堂之陈列，榻背至高，吾所坐榻正临窗，自窗外望，已见吾家。璧各德每至礼拜堂，必临窗防吾家，惧为宵小窃入行盗。然恒不令予他顾，言小儿之目必向牧师。余殊不措意，以此牧师衣道帔，为状甚狞。更视吾母，母则恭捧《圣经》，意初不属我。我尚忆视一童子，童子张目摇唇作丑态向我。余于堂中既无异物可娱，则引目视阳光，见一小羔向窗而觑，厥状如求入是间，于是倦目遂睡，耳中但闻牧师歌诵。移时忽有奇响，则余睡中仆于地，璧各德抱余坐之膝上。有时吾窗尽开，延空气入内，榆树受风，上有鸦巢迎风荡漾。门前有小木栅，蝴蝶成团，飞入所栽之花，母日携小筠笼采之，

余引母裾拾取小红果。若在冬令，则深居不出，随母学跳舞，母罢则仰卧于温榻，自纠其发，或自束其腰围而已。壁各德忠事吾家，母恒可其陈请。一夕，余与壁各德同坐炉次，余取小书卷叙鳄鱼事，读已，壁各德不审，或余所读者不达其情耶，壁各德问曰："鳄鱼何虆也？"余木然不能答。时余倦欲睡，而母赴邻媪家，余则强支以待母归。已而二目朦胧中，视壁各德似愈高大，坐而治针黹，余以二指自张其睫，则百物皆作缬，吾眼遂翳，余思唯作声或可以祛睡，因曰："壁各底（小儿音误也），汝嫁人乎？"壁各德大惊曰："汝幼稚胡知此！"语时似大震恐，引目视余，余亦因之而醒，时已扬臂引其所提之线至于顶外，余复曰："壁各德汝果嫁乎？吾观汝甚美，实则汝果美否？"余非云彼美乃美逾吾母，盖自谓壁各德之美殊别具也。大厅上本有红茵，为吾母所手制，余谓此茵红可方壁各德之颜色，顾茵褥腻滑，而壁各德之面则粗糙，然其红一也。壁各德曰："汝何为问此？"余曰："不知也，是否嫁人者，一人但一次耳？"壁各德曰："此何待问！"余曰："设既嫁此人，人死者能更嫁乎？"壁各德曰："可，唯此事须决之于己。"余曰："汝意云何者？"余问时，亦仰目视之，壁各德移目不视，言曰："吾殊未嫁，今亦无意嫁夫。"余曰："汝怒乎？"实则壁各德未怒也，此时立置其针，张二手抱余首，微微动之以示其爱。壁各德者，肥腯无伦，时时钮断而落，此时转臂捉其前胸，立见二钮扣飞越而去。壁各德曰："汝更言鳄鱼事，俾我听之。"然余观壁各德颜色较前稍异，胡以必趣余更言鳄鱼事，意有所避而云。余此时亦不嗜睡，复举

鳄鱼事示壁各德。鳄鱼事既已，将复言介类，而门铃已掣，余及壁各德同至门次，母入矣，精神至佳。尚同一男子，须发皆黑，状亦闲雅。因忆前礼拜自堂中归时，此人即送母者。母见余，抱而亲吻。闻来客言，此子之福，较王为高。尚有余语，咸不之忆。唯余闻客诙我，则自吾母肩上问客曰："适客何言？"客拊吾顶，犹兼拊母手。吾则甚恶其人，及更以手拊我，我立推而远之。母曰："大卫勿尔！"客曰："此子至爱尔。"然余自有知觉，从未睹母氏今日之喜悦，且微微责余处客无礼。语时，母颐已就余颊，复回语来客曰："谢君见送。"语时即与客接手为礼。母复回面面我，而客已密执母手而亲之以口，语余曰："彼此各道晚安也。"余大怒曰："晚安。"客曰："尔我良友，亦宜接手。"且大笑。时余之右手在母掌握不能伸，竟以左手予之，客曰："误矣。"于是母始出予右手示客，而吾意则决不授之以右，但授以左，客笑谓曰："童子有胆。"乃珍重把握而去，然行次尚回首内觑。园门既闭，壁各德即加以锁，三人同莅客厅。往日吾母恒近炉坐，今夕忽趋屋隅温榻中，按节而歌。壁各德执烛挺立言曰："主母晚来殊乐。"母曰："谢尔，今日乐，如尔言。"壁各德曰："在幽寂中遇一二生客，亦足别开生面。"母曰："然，有客用破寥寂，不云非趣。"壁各德仍执烛弗动，母则仍歌，余已睡矣，然犹微闻母与壁各德语，但不辨其言。既而猝醒，见母与壁各德似有辩论，二人皆哭，且哭且辩，壁各德曰："我固谓是人不可，即密司忒考伯菲而生时，亦断不谓然。"母曰："汝乃逼我至于阳狂乎！天下安有身为家主，乃见困于佣奴，汝尚以吾

为童娃乎！吾嫁久矣。”壁各德曰：“汝固嫁矣，上帝知之。”母曰：“汝既知吾嫁，胡为尚困我不已？汝亦知吾近来无一人为友乎！”壁各德曰：“汝虽嬬而无友，吾言不应友是人，虽然，汝即买我，亦不能少移吾意。”此时，壁各德怒极，几欲掷其烛奴。母复哭曰：“汝何言之酷，吾不尝言是人固友耳，汝竟以为与彼有幽期密约事耶？汝谓彼人涎我，我又何术足以止其涎！彼见色慕我，我又何罪！我今且问尔，将何以处我？意岂髡吾发、毁吾容、烙我肌肤耳，汝意必为此，此则尔意耳。”壁各德无言，母至余卧处，与吾接吻曰：“吾儿大卫，吾乃不之爱耶，此为吾灵魂中至宝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吾不言主母不爱少主人。”母曰：“汝固言之，汝适所言，尚有他解否？吾惟为彼之故，绿伞已敝，吾初不愿易，正为是儿，兹意汝当悉之！”母又语余曰：“大卫，吾为尔母恶乎？乃无心肝向汝乎？汝但曰然，则壁各德即爱尔；壁各德之爱尔，较我爱尔多矣，尔果信我不念尔乎？”语至此，余及母与壁各德皆哭。余哭声尤烈，觉经余母一言，而余之恨壁各德至于次骨，即斥之曰：“畜生！”而壁各德既羞且怒。余思壁各德盛肥之身，一经胀满，扣且立断，然幸与吾母服罪，且来慰余。是夜睡中咸无宁贴，余既哭，遂不成寐，张目尚见吾母踞床，引目视余，余投身母怀，竟沉酣而寝。后此复遇此黑髭须者，惟不记忆相距之日月，但知见之礼拜堂中，礼毕，复送余母归。此次则入园次，观吾母所艺之风吕草。然吾意观其人初不属意于花草，行时则问母求花一朵，母曰：“尔所爱何种，自取之。”客不可，余亦莫名其所以，已而母果采得一朵置其手。

客得花，即言曰："吾必不弃此花。"吾思花朵安能撑多日者，留之何为，此人殆愚騃也。此后壁各德久久不入厅事，母则曲意抚之，两情固洽，然大不如前此之无猜。每见母盛服，则壁各德必怏怏，又不欲母过邻家作深谈，而余乃不审壁各德之意，何为沮格吾母。而客之来亦渐数，余见惯之矣，顾欲余与之款洽，则决不可。自念母爱我，壁各德亲我足矣，何复间以生人。一日为秋晨，余侍母行于园中，见客至矣，此客名麦得斯东，以马至门而下，与母为礼，言将至鸦墨斯视其朋友，盖以舟出，将挟余同行，置之鞍上。是日秋气佳，余意欲行，母亦允余，乃命余登楼，令壁各德为余易衣。此时麦得斯东下骑，一手引马调之于栅外往来频频，母亦于栅中与之同行。壁各德则自楼窗下窥，然二人咸低头，似专注一花，而壁各德则大怒，引梳逆掠吾发，痛甚。已而予与客同骑，过青绿之野，客以一手将余，余时时仰面微窥此客，客二目黑而空，其中似无瞳人。观已滋惧，不知此人何思之深。前此遥观，今日近视，觉其须发浓黑，状颇美丽，或为母氏所怜。于是同行至海滨逆旅中，有二人同坐吸烟，人皆仰面向承尘，各据四榻。地上有物，似衣服以旗包裹之。二人见我皆起立，中有人曰："麦得斯东来乎，吾以汝为死矣！"麦得斯东曰："未也。"其一人趋而近余曰："此孺子谁也？"麦得斯东曰："大卫。"其人曰："得毋大卫穹斯乎？"麦得斯东曰："大卫考伯菲而。"其人曰："得毋为美丽之密昔司考伯菲而赘旒耶？"复曰："即小孀雌乎？"麦得斯东曰："昆宁，尔慎之，此中固有知觉之人。"其人曰："谁耶？"余闻言亦欲问其人，因引

领待其言。麦得斯东曰:“白鲁克斯歇菲而。”余初以为语我耳,既而别举一人,余亦无闻。麦得斯东语时，二人者如神会,皆大笑。少须,昆宁曰:“汝所筹之事，白鲁克斯意何如者?”麦得斯东曰:“兹事白鲁克斯尚未有知觉，实则济否亦不关渠。”二人闻言复笑。昆宁掣铃,曰:“命取酒当为白鲁克斯寿。”酒至,乃授我小杯酌,佐之以饼。余方欲饮,昆宁已起立,曰:“吾饮此酒,祝白鲁克斯交否运。”三人皆笑,余亦不能不笑;余笑时,此三人者乃愈笑，总言之,饮酒乐甚。已而至山上,以远镜外窥,其人以镜授我,我乃无见,亦伪点其首,言已见之矣。已而复归逆旅就膳。当余出后,二人长坐吸烟,余行及其座,觉此二人衣服为烟痕所渍，烟臭乃永永不涤。饭后登舟,三人咸即舱中匆匆如披阅来书,余自天窗下瞰,而三人皆忙碌如处决重事。三人下时,别以一人伺我,其人赤发,尚驯善,冠小冠,冠檐书百舌二字,鸟名也。吾以为百舌者,即是人之名称,意人家之姓,必标其门,此人浮家,故标之冠檐,余遂称之曰:“密司忒百舌。”其人曰:“否,此船名也。”此日中二人皆笑谑,独麦得斯东稍沉寂少言。此二人似尊礼其人。有时昆宁快意而语,则偷眼视麦得斯东,麦得斯东自言白鲁克斯后，一不言笑。俄顷即归，黄昏景物至美,母复与麦得斯东闲行于阑干之外,余亦登楼啜茗。客去后,母问状,又叩此人与尔何语,余一一告母以状,言彼人称母美。母笑曰:“是人好訾言。”余细察母意,颇许可。后此余问曰:“母曾识一人曰白鲁克斯歇菲而乎?”母曰:“歇菲而为地名,土著者能制刀叉之属。”已而余睡,母坐床沿呵

我，支颐言曰：“大卫，彼人语我何言？我忘之矣。”余曰：“客言母美。”母即以手掩吾吻曰：“彼安言美，决非美我。”余曰：“确也，但闻其言曰‘密司考伯菲而’，且曰‘美丽小孀雌’；此又何指？”母掩口而笑曰：“大卫，汝观其人不狡狯乎？”复曰：“大卫。”余仰面问曰：“母何言？”母曰：“汝勿告之壁各德，闻且怒嗔，吾固怒此辈，惟壁各德万不宜闻知。”余诺，母屡亲余吻，余遂沉酣。一日母复夜出，余仍与壁各德居，壁各德出袜及蜡与针黹之盒，佐以鳄鱼之书。壁各德坐而治针黹，屡张吻欲言，乃久久不即出口，吾以为壁各德倦而思嚏耳。已而壁各德告余曰：“大卫，汝能随我至吾兄鸦墨斯小住半月乎？”余曰：“若兄如何，果温纯不忤人否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吾兄佳品，且彼间有海，多捕鱼者，尚足与汉姆游。”余闻而乐曰：“但不审母意云何者？”壁各德作鄙夷状曰：“若母安不许尔，不信者，归时叩之。”余因登几，以二手支颐问曰：“吾去母留，得毋苦清寂，讵一人居耶？”壁各德拈袜如有所觅，似觅其破处究之，然破处虽小，久觅当亦得之，顾乃不尔。余呼曰：“壁各德，讵吾母一人居耶？”壁各德视余曰：“汝不知耶，我行后，若母至邻家小住，亦半月归。”余曰：“母既不寂，吾行矣。余乃待母归而问之。”少须母归，壁各德与母商榷，须臾议定，母曰：“此半月中饭费，均母承之。”已而行期届，余日防地震，火山崩裂，沮余行期。乃是日极佳，饭后行具尽饬登车，余急欲一至，不期此行而吾家乃大遭变故也。余既登车，母送之门外。余初未离家别母，乃大哭，母亦哭送，车动后，母奔出止车与亲吻。车行回顾，见麦得斯东至，力挽

吾母,似斥母不必恋余者。余思此人之至果何为,语吾母又何事。壁各德亦引目外瞭,颜色顿异。

第 三 章

天下驮人行李之车,马力至疲也,垂首至地,似欲主人久待其身,而御者亦恹恹欲睡如其马,二手加膝作假寐状。然则是人实非御者,苟无其人,马亦自行,行次无言,但吸唇噫气作小响。壁各德出时,纳糗一巨筐,此即旅行伦敦,糗亦备用。余食饱睡足,壁各德睡中尚坚执此筐,而鼾声至巨。沿路车皆小停,为人送信物。觉道路极平,余思教科书中言地形圆也,地形既圆,胡此地乃至康庄,后此知之,天下惟南北极平耳。鸦墨斯之平,非南极者即为北极。已而近海矣,海滩与水乃平同一线,望远人家烟树,虽距陆,实同涵之水中。余既履市,腥风扑鼻,鱼腥也,杂以柏油之气。来去多舵工,为状至匆匆。余以为造城于水中,不期风物繁夥至是。壁各德曰:"鸦墨斯为世间名胜,汝乃弗知。"忽曰:"汉姆在是矣。"余观之,果然在车站之前候我,一见即曰:"佳否?"状如故交。汉姆于吾生时已在吾家,特吾年稍长,竟不之识。此时汉姆背负余归。汉姆长可五尺许,肥硕无伦,惟伧气满面,衣帆布之衫,裤坚硬如铁,即无股承之,亦足自立于地。汉姆背余,手中携小筐,壁各德亦提小筐。过市时路多沙石

及小杌，及于船厂与镇肆，帆绳之属，设肆林林。已而出城至海堧矣，汉姆曰：“彼即吾家。”余四顾直至于海波浩渺处，乃都不见有屋宇，则仅有破舟置于岸上，船底上向而已。其上出铁筒，烟突突起，舍此外一无所见。余曰：“若家即居覆舟底耶？”汉姆曰：“然。”余大奇，以为生人安可处覆舟之下。近即此舟，见舷次开小门，亦凿小窗。一垂朽之舟耳，一入其中，则汛扫至严洁。中列一案，陈荷兰钟，尚有多屉之椟，椟上直竖一茶盘，中绘美人执伞形，以极厚之《圣经》抵此盘不令仆。船壁上悬耶稣圣迹累累然，中有亚伯拉罕，衣红衣，携其子伊撒，衣碧衣，登山杀之以祀天；但尼而衣黄衣，居于狮子圈中，狮毛作绿色，此两画最明显。而船底仰处有钩，余初不审其用。煤油之簏，左右横陈，用代小凳，余入门已一一见之。璧各德开小门，命余居之。室居船后，舵失而舵窍圆处即用为窗，一榻适当其中，足卧一身而已。四壁皆白垩甚精洁，惟入门时，腥气逼人，余以巾自拭其鼻，似觉此巾亦曾裹鱼虾者，余问璧各德胡为有此腥臊之气，璧各德言阿兄专市虾蟹之属。余俯视木筒中，储龙虾螃蟹无数，彼此互钳。余入时即见有女人衣白犊鼻裙，将迎甚恭。又有一小女，风致极佳，项上着蓝玻璃小珠项圜，余与之亲吻，女已狂奔。余饭已，忽见有人髭绕其颊，状貌颇和蔼，贸然入船，见璧各德即与亲吻，呼曰“婢子”，余知是人必璧各德之兄矣。已而璧各德引余见是人，果其兄也。兄曰：“吾甚愿见尔，渔村之人，百凡无礼，但饭食不大阙耳。”余谢之，曰：“吾观尔所居，大有奇趣，处之甚适。”渔兄曰：“若母安乎？”余曰：“安，吾母尚

为尔问讯。”此语盖余所臆造者。渔兄曰:“劳若母念我。尔居此半月,及吾妹氏、汉姆与吾女小爱密柳为伴亦佳。”语后,出而盥沐。少须入船,垢尽,颜色奇绛,余自思螃蟹龙虾,入沸即红,渔兄之状,得无如虾蟹耶。茶已,小门遂闭。是夕雾重天寒,船中有炉,暖甚。海风动天,雾气覆地,地既荒凉,余乃寄身覆舟之内,不期心胆为战。爱密柳此时亦不畏生人,与余并坐小木箱上;而着白裙衫之孀妇,就灯治针黹;壁各德亦治针黹,如在家时;汉姆拈叶子戏教余以算命法,叶子既胶粘,其上均指印,腻垢极矣;密司忒壁各德则坐而吸烟。余思此时宜发语矣,因曰:“密司忒壁各德名子曰汉姆,讵尔舟居,因思及挪亚方舟避水,其子亦曰汉姆,取义得毋在是?”渔兄大异曰:“此名非我所命。”余曰:“孰命之?”曰:“彼父命之。”余曰:“汉姆乃非若儿乎?”渔兄曰:“彼为吾兄酌子也。”余曰:“酌逝乎?”渔兄曰:“死于水中。”余思汉姆既非渔兄之儿,则余人吾亦不敢遽断为其亲属,因曰:“小爱密柳,君女乎?”渔兄曰:“此为吾妹氏之儿,其父曰汤姆。”余曰:“亦不禄乎?”渔兄曰:“亦死于水。”余二问均弗中,则不敢更问。顾举室中人,未及毕问,则亦弗适,因曰:“密司忒有子女乎?”曰:“无有也,吾鳏已久。”余因指白衣之妇人,曰:“此谁氏?”渔兄曰:“此为密昔司根密支。”余曰:“根密支耶?”此时壁各德示意不令余言,余遂不复言,直至于寝。既至吾榻,余私问壁各德,乃知汉姆为彼侄,爱密柳为彼甥,二人均失怙恃,故密司忒收而养之。根密支之夫,则与密司忒同业渔,已而槁饿死,密司忒亦取而活之。壁各德复曰:“吾兄甚

贫，然好施而向善，且不欲以善自鸣。”余无言，已而壁各德及根密支引爱密柳入别室，汉姆则出二吊床悬之钩上。余欲睡未睡之先，闻海风如吼，卷地而来，几为飘没；又念吾以舟为家，未之惧也，矧密司忒老于海事者，尤无恐。迟明即起，同爱密柳赴海滩取卵石，余问曰：“汝其习于水矣？”顾亦出之无心，但计不言，亦无以欢洽人意，时有孤帆映于爱密柳眼光之上，为余所窥，因是而发问耳。女摇首曰：“否，吾甚畏水。”余叉手于腰间，言曰：“汝乃畏海，我固弗惧。”女曰：“海之为势甚凶险，吾尝见巨舟为彼所掀而没。”余曰：“所没之舟得毋即……”女曰：“得毋言吾父溺死之舟乎！此舟吾未之见。”余曰：“然则若父亦未见矣？”女曰：“然，今即忆之，初不了了。”余思女之生世乃一同于吾，即曰：“吾亦不见吾父，惟吾母爱我，同居甚乐，初不审有无父之戚；且吾父坟台，即临门次，其上风树猗傩，吾常履树阴，闻禽声啁啾。”读此书者，须知爱密柳之无父，状乃不及我，女父入海亡其尸，胡得有坟！女行时四觅卵石，言曰：“尔虽无父，母在尚有余资，吾父老渔，母亦老渔之女，即阿舅亦渔家。”余曰：“尔舅即密司忒壁各德乎？”女翕吻面船言曰：“是也。”余曰：“若舅善人。”女曰：“吾后此果为命妇，必制蓝衣上吾舅，以钻石为钮，以紫花布为裤，红绒为半臂，冠上插鸡翘，金表、银烟斗，佐以金钱一簏。”余曰：“在义宜得重酬。”惟以此衣上渔父，其状当奇劣，然思之未敢出口。复前拾卵石，复问曰：“汝悦为命妇乎？”女笑而视我曰：“然，吾甚盼吾家众皆贵而多金，迩时即风起亦无所怖，惟吾家固无怖，而濒海渔家尚须周之以钱，

令勿行渔。”余曰:“此大佳事，惟不审何时足酬此志?”女少须言曰:“汝果不畏海乎?”余思巨浪一生,亦不能无惧,然口中则不示怯于女,即曰:“汝言畏,中或不畏。”以此时女方行濒木桩,予恐其入水,女坦然无恐状，故云。女曰:“行此胡足畏,惟狂飙倒海而立,吾为吾舅及汉姆忧，故欲变计为命妇。若此区区之杙,余何畏者，汝第观吾步之捷疾,足知之矣。”语时有巨木突出海边,女蹑步其上,行尽而复回,意态从容,一无所慑。余大震,则伪为镇定而笑。此时即欲呼援,援者亦复无人。已而女登岸,遂拾小石,归时重不能胜,徐步遂及覆舟之下,彼此互亲其吻，始入御饭。二人颜颊皆红,密司忒壁各德曰:“若二人乃同画眉。”余闻密司忒兼余二人而言,中心滋悦。以余爱之已深,纯出天理,亦不省有人事,且视之如小安琪儿,果使生肉翅而飞,余亦不以为异。每日与爱密柳闲玩,乃不知时日之逝,且语爱密柳曰:“吾爱尔甚坚,果尔不见爱者，吾当自刭。”女曰：“勿伤其生，我爱汝也。”此时两小无猜,直同小偶,亦不计贫富贵贱之不同。吾二人初亦不知岁月之添,人能长大,犹之不能缩小此身为婴婉也。根密支及壁各德见余二人亲密,则大乐。一日夜中,余二人同据小木箱而坐，壁各德曰:“试观此二人非齐年而毗美耶?”渔兄执烟斗微笑称可。余久久颇审根密支居壁各德家,似有鞅鞅不聊之意,时复微叹。以舟中无别屋足以独处,而渔兄则时出外饮酒。盖余始至之第二日,根密支以目视钟可八九点之间，则言曰:“彼又沉酣酒肆矣，吾今日侵晨,已知其赴彼矣。”是日根密支至无聊,迨午则大哭,言曰:

"吾惟孤苦无依,每遇一事，辄与吾意反也。"壁各德曰:"汝勿如是,果畏冷者，众皆同之。"根密支曰:"吾之弗堪,尚不仅号寒。"然天气果寒,而根密支坐处则近火,根密支乃号寒不已,谓背上冷不可支。已复哭曰:"吾惟孤苦无依,每遇一事,辄与吾意反也。"壁各德尚以为恶冷,仍执前说劝止。根密支曰:"我乃大异于人。"至饭时尚哭。然家人咸礼重其人,无复轻蔑,每得一肴,既以授余,即继授根密支;若余不为客者,则座上贵客即根密支矣。时鱼小而骨多,薯蓣稍焦,饭时颇无味。根密支曰:"吾之不适口,乃更甚于尔辈。"言已复哭,复申前语。已而渔兄归,已九句钟,根密支就灯治针黹，然幽怨之情,已形于色。而壁各德则聚精凝神治艺,无复旁视;汉姆方刷油靴,余与小爱密柳同坐读书以悦众;根密支仍时时叹息,但有垂头。及渔兄入坐问家众,众皆仰面视之，而根密支独无言,摇首而已。渔兄问曰:"密昔司根密支何事忧烦？人生行乐耳。"而根密支似不能乐，即出黑巾自拭其眼,拭已不纳之怀,复取拭之，仍留巾裙上,似待更拭其泪。渔兄曰:"果何事者,悲梗乃不可言？"根密支曰:"无之,惟汝今日复赴酒肆乎！"渔兄曰:"少坐即归。"根密支曰:"此心必谓未亡人在此,趣君外出。"渔兄大笑曰:"我自欲行,何名见趣！"根密支复拭泪曰:"汝言自行耶，我意则谓因我而出。"渔兄曰:"何也？愿尔后此勿更听纳浮言。"根密支曰:"我自知之,我恨伶仃无依,所以至此,凡事均与吾反,吾身亦适入此逆意之场。"渔兄曰:"勿言,勿言,乐耳！"根密支曰:"吾惟运蹇,故所遇皆蹇，吾极思摒挡君家事，令之就理,顾乃不

能。今君妹氏在此，而大卫复为客，吾不能令其适意，宁非未亡人身虱此间，累人至是！”余闻言大惊，曰：“密昔司根密支，童子有何不惬意？”根密支曰：“吾惟蹇运，故能使人无欢，计不如归我故居，自裁当也。”语已，怫然归寝。既去，渔兄微语余曰：“彼念老翁耳。”睡时，壁各德亦告余曰：“彼益思其夫密司忒根密支，吾兄每见其如是，恒为之不乐。”及闻渔兄登吊床时，尚微语曰：“伤哉，彼思老翁也。”于是半月且尽，百无变易，惟潮信迟速迥殊，故老渔及汉姆出海时，亦稍先后。汉姆无事，则引余观渔舟，或置余舟上，近海而渡。凡人于少时属意地，则记之甚稔，每有人言及鸦墨斯，余即枨触旧事不已；且忆与爱密柳同舟，汉姆则取小石掷之海中作声也。已而半月期尽，余乃与密司忒壁各德及密昔司根密支为别，尚自然；而与爱密柳别，则酸楚不可耐。爱密柳送余至公车站上道，中途尚告女必以书至。后此果以书与爱密柳，然书则作大字，如市上标识招贴之属。别时余之悲梗，实为生平第一次矣。盖此半月中，初未思家，及既上车，则思家之心如沸，而吾母音容已时时接吾目，车辙愈近，余即思立投母怀。而壁各德常不乐，似有怫意之事，欲言旋止。至家已下午，阴沉将雨，而大门尚未阖，余入将觅母，而开门者则一不相识之女佣。余问壁各德：“吾母安在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固在家也，少须将告尔以事。“壁各德下车，即引余至厨下，闭其扉，余大惊曰：“壁各德，此何事也？”壁各德曰：“无之。”语时颇昂藏。余曰：“是必有故，吾母又安在？”壁各德如有所思，亦曰：“母又安在？”余曰：“吾归，母胡不见？且不视我，

我乃屏迹于此，壁各德汝趣言之。”余语至此，泪将涌出，行坐均不自宁。壁各德曰：“伤哉孺子！”因力抱吾身。余曰：“得毋吾母死耶？”壁各德岸然曰：“否。”言时至鄙薄，喘息如行长道归休状。余尚立壁各德前，目视壁各德，如将有问，壁各德曰：“孺子，吾固应夙告汝，但恨无机足乘；非无机也，盖我欲言，于心难忍。”余大悚曰：“壁各德，汝试为我言之。”壁各德手颤，且除其冠，言曰：“大卫，汝亦知今有父乎？”余大震，以为亡父复生，疑坟中死人猝起而近我。壁各德知旨，即曰：“非尔死父，盖新得一父耳。”余瞠目曰：“父也，安得名新？”壁各德如吞咽其气梗于喉际，言曰：“尔来，我将尔见若假父。”余曰：“吾殊不欲前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往朝尔母。”余闻言，遂及壁各德至当日与母话别之客厅。炉火尚然，吾母右处，密司忒麦得斯东左向。余入时，母方治针黹，即置其物就我，然似有所畏慑，不近自然。麦得斯东曰：“克拉拉，汝须自制其心。孺子佳乎？”余遂与接手。少须与吾母亲吻。母抚吾肩，复归坐治针线。余亦不敢示吾母，亦不近麦得斯东，以此人目光方注我母子，耿耿逼人。余至窗下外望，见花树数株，为寒威所逼，而俯其枝条。余蹑足出赴楼上，见余卧处亦易，地在僻远之角，余下观楼底位置，则一一易其故观。遂及院中空圈之中，忽伏一狞狗，见余欲扑，余即逃去。

第 四 章

余力驰登楼，入余寝室，既入，则枯坐室中，以目面墙，墙亦面我。此时脑力所思，则陆离光怪，不可方物，闻承尘上木板干裂作声，墙上之纸、玻璃中人气所呵之冻痕，一一在目。冻痕稀处为阳光所射，倒映墙上，点点作斑。即吾盥器之架，仅有三足，危然欲仆，余即用此以比密昔司根密支长日忧郁悼亡之状。余思时累欷不可止，但觉冷极无人见存。后此哭止，复思及小爱密柳，大有情愫；乃归后而母氏之爱，似转逊于爱密柳矣。思极复大哭，悲止竟睡。迨醒，闻人言曰："彼在是。"余时纳首衾中，有人扶出吾头，而已发热欲灼手矣。余仰视，则母及壁各德同来视我，母曰："大卫何事？"余乃不解，母转问我，漫应曰："无也。"语后，回首面内，唇颤欲哭，此状不欲令母知之，而吾母已前觉，曰："大卫吾儿。"吾闻"大卫吾儿"四字，心乃愈痛，仍纳首衾中，以足外动，示母勿前。母曰："壁各德，此状乃汝肇之。汝恶人哉！舍汝无能为此。汝以术离间吾母子，并谗毁吾所心爱之人，汝天良安在！"壁各德张手向天言曰："上帝恕尔，适所毁人之言，但祝尔后勿追悔可尔。"母曰："此状我何能甘，且此尚为吾弥月之期，即使夙仇，亦当恕我少时，命享生人之福，今乃尔耶！大卫听之，汝为逆子，壁各德则野人也。"于是大哭

曰:“此世界为何世界者?安全之日月,乃遂成一鼎沸之光阴,吾将胡堪!”余忽觉有一手引我,既非吾母,又非壁各德,余立起,则麦得斯东也。以手执吾臂,向母言曰:“克拉拉,汝忘之乎!吾不嘱汝心坚志定,汝胡背吾言!”母欷歔答曰:“汝观吾家状,如何能堪!”麦得斯东引母与之亲吻,而母已斜其颈倚麦得斯东之肩,复以手加麦得斯东右肩之上。余知母听此奸人之言,母性善,随人步趋,无复自立矣。麦得斯东曰:“尔先行,吾同大卫即下。”因以目送母行后,语壁各德曰:“汝知尔主母名姓乎?”壁各德曰:“吾事主母有年,胡不之知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汝既知之,然吾登楼见尔称主母,殊非其姓,彼今姓我之姓,汝须忆之。”壁各德不答,微视余即出。以壁各德知旨,不欲长留视余,用触彼怒。此时麦得斯东闭门,坐于榻上,令余立其侧,瞋目视余,翕其唇、咬其齿,曰:“大卫,汝知吾之畜狗及马,苟倔强者,吾将以何法处之?”余曰:“未知也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鞭之。”余未及答,欲答乃不能声。麦得斯东曰:“彼仍倔强者,法惟有使之知痛。”口中尚言曰:“吾必克过其人,即使性命危亡,吾亦无恤,汝今脸上所被者何物耶?”余曰:“垢耳。”彼亦知吾为泪痕,即吾亦自知之,即百鞭欲令我自承为泪者,吾决不之承。麦得斯东闻余言垢,则微哂曰:“汝年虽稚,然尚狡也。汝此时当亦知我之伎俩,汝今涤去其垢,与我同下。”因以手指盥器,目动头侧,累摇以示意,饬余禀其号令。余亦知少濡忍者,拳且立下。后此涤已,同莅客厅,尚以手执吾臂,告吾母曰:“克拉拉,后此当更不令尔生憎,此儿吾能治之,令纳范围。”余此

时自思，果归时假父以恩鞠我，则我亦有家，胡至恨此人至于极地，不特童子与彼无猜，即后此亦焉有离析之意。余傴然立于客座，吾母见而怜之，后此择一小榻而坐。母殊不聊，特不敢作慰藉语。饭时，窃观麦得斯东似与母甚洽，余心尤憾。即母意揣之，亦礼重其人。闻彼言时，似其人尚有姊氏，亦欲引与同居，夜中且至。余又闻彼言，似伦敦酒肆中亦有股份者，其人恃此为业，实传自其先祖。饭罢三人同坐，余欲窃逃而就壁各德，又防其开罪于家长，忽闻有车至栅门外，麦得斯东起而迎客，母亦随行。余窃随母后，迨麦得斯东一出，母即疾抱余身亲吻，微语曰："汝当俯听后父言，且致其爱。"语时至迅，语后即行，背其手引余，追及麦得斯东立处，则释我而纳手于麦得斯东臂间。来者即为其姊，霜威满面，声音笑貌，一如其弟，眉横一字，中无断处。携二箱均作黑色，以小铜钉钉出其名姓于箱面。及付车值时，则有纤链锁其钱合，出钱后，闭其合，其声戛然。余初未见此妇人，乃同百炼之钢。麦得斯东及母引客至堂上，行第一次骨肉相见之礼。见余之后，即语母曰："弟妇此为若子乎？"母曰："然。"密斯麦得斯东曰："我向不悦孺子。孺子，今汝佳乎？"余曰："佳，愿密斯亦佳。"余以为于礼协矣。密斯变色曰："无礼哉。"语后，即曰："吾寝室安在？汝辈引我视之。"此一室，余后此乃永永不涉其阈矣。密斯即命负此二簏入其室，此二簏后此初未见其开，久钥不动。时墙上列其钢铁之首饰，密密如罗刑具。余知此妪之来，必久久居吾家者。明日自云将助吾母治家政，妪无地不经，凡所旧置之物，一一易位，

以示新政。第一着即疑吾家女佣壁各德必有外夫，不审藏匿何地，必欲得之。时时突出不意，作侦探状，至于藏煤之地，亦加搜括。未明已起，壁各德言彼睡时，但睡一眼，吾不之信，一夕亦欲效之，乃不能入寐。妪来之第二日，晨鸡未鸣，即掣铃，母亦猝起治茗。妪与母亲吻，有类母鸡之啄物，言曰："克拉拉，我来即所以代尔勤劬，汝年事少，貌复美丽，不能任事，家政汝焉能承？吾今代尔承之，汝以钥匙授我，后此之事，余为尔司之。"自是之后，吾家钥匙，悉入此人之手，日中佩之，夜中置于枕畔。吾母一无所事，其落漠亦如我，吾母殊怏怏。一日，妪与麦得斯东商略家事，麦得斯东初不关白母氏，即决行之。吾母不期而哭曰："此事我应与闻。"麦得斯东怒曰："克拉拉乃大奇。"母曰："爱德哇，汝斥我易耳，然易地而观，汝能甘乎！汝言吾坚定，然吾于家政太无权也。"坚定二字，彼姊弟恒挂诸口，余译其意，即专制之别名；姊弟二人实长于此技。麦得斯东意则自信坚定，而他人则职在服从。坚定外，则其姊次之，后妻则又次之；凡家中坚定之支流，均以彼为归宿地。母此时尚曰："似此行为乃行之吾家。"麦得斯东曰："克拉拉，何为尔家？"母即改口曰："吾辈之家耳，即尔亦当知吾意，即使此为尔家，吾为主妇，政宜与闻；且吾未成礼前，此语已订之了了，且有见证，汝但问壁各德，当吾孀居，治家亦井井，初非颟顸不更事者。"妪曰："无多言，吾明日行矣。"麦得斯东曰："迦茵勿多言，讵吾之性质汝弗知耶！"母益哭曰："吾非逐客者，果客欲行，则吾心滋痛，今吾所求，初非逾分，特有事略与闻耳；况密斯之助我，

我讵弗感，特留此盈尺之地，勿致窘我足矣。爱德哇，汝前此谓我不更事，指我为懿行，今胡凜凜不能容我。”妪即大声曰：“爱德哇勿更言，吾明日决行。”麦得斯东发声如雷曰：“迦茵，汝敢更言者！”妪即出巾掩其目伪哭。麦德斯东面吾母曰：“克拉拉，汝作如此举动，令人生骇，吾所以欲娶一未有阅历之妻，即欲以我干才教彼，增其阅历。后此吾姊氏发其善心，为若任重，吾感极，迎养至此，汝今疑虑交臻，黑白毋乃倒置！”母复哭曰：“爱德哇，汝幸勿以恶名加我，我自审固善感人，且吾生平虽多谬误，惟此节则未为人指目。”麦得斯东曰：“迦茵既以善来，汝以非礼报之，吾心亦自是而变。”母哀告曰：“爱德哇勿为是言，吾乃不能忍，吾固锺于情者，汝但问壁各德，自知吾之生平。”麦得斯东曰：“此为荏弱之人，即非坚矣，胡问为！即问亦徒费唇舌，吾滋不欲更闻是语。”母谢曰：“家庭安可生嫌，吾殊不能耐此清寂，吾固有过，心滋悔之。爱德哇，以汝坚定之心诲我，感且不朽。迦茵听之，我亦非与若为梗，迦茵行者，吾心宁不碎耶！”语至此，大哭不能更言，此时麦得斯东语迦茵曰：“迦茵，吾与若初未有此冲激，且我今日之出壮语，过乃非我，盖有为而然，初亦非尔之过，尔亦见逼于人。今兹可忘此小隙，惟此事安可令孺子见之，大卫，汝趣睡。”余泪漫其眶，至摸索不知门处，且目睹吾母见屈于人，肝肠几裂。既出，亦不能向壁各德语，不烛登楼而寝。可一句钟，壁各德至，吾已醒。壁各德告余母已睡，睡时甚悲，今惟彼姊弟二人同坐耳。明日，余晨起过客堂，闻母声，则屏息门外，冀有所闻，闻母柔声下气与麦得斯

东为礼引过，麦得斯东亦似肆赦母眚，和悦如初。自是以来，母有所为，必禀承迦茵，非迦茵许可者，母不敢专决。而迦茵偶不得意，即纳手囊中取钥匙掷还吾母，用是为劫制，母值此蒲伏如犯豺虎。一日为礼拜日，举家入礼拜堂，余身乃同小囚，前后均有监者，迦茵衣黑衣，力随吾后如逻卒，迦茵之后，则为吾母；母后压尾，则麦得斯东。壁各德屏迹不听入。迦茵在礼拜中诵经，每遇囚杀罪人等字，则咬齿重念之，唁唁作狗吠。余则夹于迦茵之间，不能近母，时时引目视母。母战兢默诵，其旁伏此二鸷兽，狞厉几欲噬人。余手微动，及支体少懈，则迦茵以坚皮之《圣经》触余，痛不可支。既归，见邻妇视余及母，则窃窃私语，似怜似惜。而迦茵及麦得斯东与吾母三人相扶而行，余后随，见吾母跬步均不如前轻逸，颜色亦锐减。余复微闻二人议欲送我学堂之中，彼二人计，吾母亦仅有承诺而已。唯其事初未立行，余但于家中诵读。嗟夫，家居读书之苦，讵笔墨所能形容耶！阳尊吾母为师，而母师之上，尚有二憾为之督责，即以教书之名，行其坚定之力，令吾母仿效其所为。其不令吾立至学堂，即借此以泄其愤，加其毒。余初非恶书如仇者，方与母同居，踞吾母之膝，逐字咸能上口，至今尚有数字犹记忆母之音吐。后此念书情事，乃大不类，但觉读书之苦，似非生人所为，授书既多且难，读时至不能明其所以然。尚忆伏案之时，饭后捧书及石板与札记本，恭至客厅，母坐作书台上待我；麦得斯东则踞机床之上，伪为读书；迦茵居母近处治针黹。吾见此二人，似身为符咒所迷，所记之学，均流滑而去，遂以书呈吾

母，其中为文法耶，历史耶，地理耶，几于不能自辨。上吾母时，则偷眼视之。然背时至快，有时微落一字，麦得斯东即置其书以目视我，若更漏一字，则迦茵亦张其目，状皆凶狞，余大震，面赤，至于联错至七八字，遂止不背。想吾母果有胆干者，必以书示，顾乃畏此二憾，不敢少动，微微趣余曰："大卫，大卫。"麦得斯东曰："克拉拉，汝对此孺子，宜加以坚定之力，勿言大卫大卫，作孺子声，彼能背者背之，不能背则已，讵尔以微声趣之，即能记忆耶！"迦茵曰："不能背已耳。"母曰："然，吾颇疑其不能诵也。"迦茵曰："克拉拉，汝掷还其书，令更熟之。"母曰："然，吾意亦正尔。大卫，汝更诵之，勿泛勿躁。"余闻母言，恭受而诵之。然欲于此时令余背诵如流水，则为力弗逮。其先熟处，一一无遗，至于格不能下处，则止而思索之。然思时非思书中意也，忽思及迦茵所戴冠，其值何如耶，诸如此等，与余书一无关涉，而时时错杂潮上吾心。吾方力加温习，而麦得斯东已逼不能待，迦茵则尤趣促，母左右顾此二人，则又取吾书阖之。余仍不能诵，此书遂置案上，如余所负之宿债，仍受新书。逾数日，所负日多，如童子之抟雪球，愈抟愈巨，顾负愈多，余乃愈钝，愈不能上口，但有一听诸命，殊无术足以自全。每当受书时，母子凄恋之惨，状若幽囚。母于余背时，防其弗熟，则唇吻微动，而迦茵已大声斥曰："克拉拉！"母赫然，则伪为微笑，以掩其迹。麦得斯东已立起批余，禽余推之门外；倘吾书幸熟者，则麦得斯东遂出极窘之算学，令余核之，且出之口授，不书于纸，但曰："吾一日至饼师家，买五千罐饼，每罐四辨士有

半，我予以钱，试核为金镑，当若干？”语时，迦茵微笑得意，以为足以死我矣。余苦思至于饭时，仍不得其数，而石板上白粉之垢直攒余面，怪丑不可状。已言饭陈矣，即予我面包一片，尚督责不已，至于仍不得数，则鄙夷之状，几不能令人立于地上。余思麦得斯东未来以前，吾记性劣不如是。自有此二憾，如二毒蛇交纠吾侧，吾直类一小鸟，胡堪其螫，生趣既尽，初无萧爽之时。譬如书已熟，略得小闲，而迦茵已觅得苦况加我，曰：“克拉拉，天下安可有闲人，尔子萧闲如是，宜授以算学也。”于是麦得斯东立出难题窘我。且平时小友，为麦得斯东凶光所射，屏迹弗至，余亦无谈心之侣，于是者六阅月。此六阅月中，读书不特不益吾慧，直陶铸一笨拙顽钝之性情，余亦莫解其故。且严勒不容吾母子亲附。余思此时尚有一节，足以少释吾怀，不尔，将逼余入诸墟墓，不能至今矣。盖吾父生时，储小说无数，庋诸吾寝室之左，其中如《鲁滨孙飘流记》、《天方夜谈》及志怪之书，此外尚有名家著作数种，余若会若不会，展之亦可开拓余怀。余于书中所遇小人，即以代渠姊弟；其惨默无告之人则用以自方。尚有一节，亦应令读吾书者知之，想尔先生大人亦当知是矣。一日凌晨，余捧书至厅事，见吾母至焦烦，如有殷忧，迦茵怒形于色，麦得斯东方以小绳纠一小棒，试之空气之中，言曰：“克拉拉，我儿时受笞多矣。”迦茵曰：“然。”吾母颤声应曰：“诺，惟爱德哇之人才，即从此鞭笞出耶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受笞亦未坏爱德哇流品也。”迦茵曰：“孺子受笞，胡坏之有。”吾母不之答。余知二憾精神悉注在我，且见麦得斯东二目直射

吾身，言曰："大卫，今日须自检校。"语已，仍挥其棒于空气中作响，置棒与余点首示威略，遂执书卧而观之。自有此点首，余记性益沉没，书中句读遗落者非复一字一句，直全章抛掷，不可摸索，余极力欲挽取之，乃滑如冰床，一溜直数码之远。余一开吻，已格格不吐，以下愈不能上口。然来时本欲极力记忆，顾乃心口相忤，不复成声，逐卷积叠，均成逋负。迦茵二目耿耿作光注余，至于令算五千罐饼时，吾母已先哭，迦茵厉色曰："克拉拉！"母曰："迦茵，吾今日病甚。"麦得斯东与迦茵耸目示色，立起取棒，曰："迦茵，我知克拉拉不能禁此，然较之前此强立多矣，然亦不能支厉。大卫，随我登楼。"语已，挟余出。吾母直奔而随余。迦茵曰："克拉拉，汝乃大愚。"支门不听母出。余回首见母，以手掩耳，闭目而哭。麦得斯东徐徐驱吾登楼，直趋吾室。既至，则以左手挽吾颈，置彼腋下。余号曰："密司忒麦得斯东，勿笞我，我极力求熟，尔与密斯在吾侧，一震之威，遂致格格不吐，非懒也。"麦得斯东曰："大卫，汝乃格格不吐耶，吾请试之。"余辗转不听掖，口中则为甘言以哀免之。然余之智术，仅能小免一时许，已而棒如雨点而下。彼打时以掌塞吾口，余捧而力咬之，落其掌肉一片。彼负痛，竟欲力笞余死，于是楼外母及壁各德哭声沸天矣。少须，彼出，钥余于室中。余痛极就地而滚，已而少静，周身麻木。屋中人声寂然，余此时詈天诋地，百无所亲，已亦徐徐起坐，临镜自照，竟失其形。此时面目臃肿无度，望而生畏，觉附身之带，皆急如束湿，立解其缚，复又大哭。时天已垂暮，余遂闭窗。俄而迦茵登楼，

出少面包、牛奶及肉置于几上，怒目视余，复钥其扉。迨黑，余尚枯坐凝望吾母，已而知失所望，则解衣而寝。既寐，思力咬此贼，不审如何，能否入诸狱中，加以大辟？迟明醒时，余初忘昨日事，尚清爽；忽而心绪潮上，则焦烦不可止。当余未起，而迦茵已至，言曰允我至院中游涉半句钟。开门听出，余遂下。于是穷闭五日，晨必出狱一行。余颇中悔，计能见吾母者，当长跽自承其辜，顾乃不得见。惟晚祷时颇见吾母，迦茵抑令不许亲母，令跽于扉后，甫祷即驱登楼。吾母祷时，亦微瞩我。而麦得斯东左手则裹以厚布绝巨。此五日中，幽囚不能与亲属接；然五日惨状，印之脑中，终身不复能忘。凡屋中微步声、闭门声、小语声，一一闻之，至于楼外箫鼓歌唱之声，亦一一入诸吾耳，余在寂寞中闻此欢声，中心益臻腐毒。而时光早暮，初亦无觉，有时夜中睡醒，以为迟明，然微闻楼下人声尚未归宿。悠悠长夜，噩梦间出，而明日之自辰及午，自午及申，其为晷刻，在幽寂益觉其长。每见楼外小友嬉戏之声，余乃不敢引首而望，防为所诋。虽为日不长，而吾心已若百年之久，永永不复漫灭。第五日之夕，微闻门外有人呼我，余立起摸索至门次问曰："壁各德乎？"然亦不答，少须又闻其声，声来不审何处，是必钥窦之中，乃以口就窦问曰："壁各德，汝乎？"曰："然，吾亲爱之大卫，汝言当如鼠，勿令狸狌闻之。"余知狸狌者，迦茵也，去余室未远。则极力自闳其响，微语曰："吾母如何？怒我否？"然壁各德哭，吾亦哭，少须答曰："不怒也。"余曰："壁各德，彼人焉置我？"曰："我闻将送尔近伦敦中学堂。"在势本宜以耳附窦，

始闻其言，而余误以口承之,此语遂贯余喉际而入,耳乃不闻,于是复令壁各德言之。既而问曰:“彼人以何时送我?”壁各德曰:“明日。”余曰:“然,迦茵今日乃检余衣,或即为此。”壁各德曰: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吾更能见母乎?”壁各德曰:“可,见以明晨。”壁各德复以口就钥窦语余,每语咸杂以呜咽之声,或断或续曰:“吾亲爱之大卫，吾亲汝本不如前,非我忘汝,我之爱汝,但有增加,惟不见汝,于汝滋益，且尚别为一人,大卫,汝一一闻之乎?”余亦呜咽断续答曰:“然,壁各德。”壁各德曰:“吾但有一言,决不忘汝,汝即行,吾之将护若母,亦如爱汝,且我决忍辱,必不舍此而去,必有一日,汝母卧我右臂之上,哭诉其隐。惟汝到学堂时，吾常有书示尔,虽不能文,然亦足达吾意，然吾尚欲……”盖壁各德此时欲与吾亲吻,乃间断一扉,不能自达,余感激无地，但曰:“壁各德,吾永永忆汝弗谖。惟尚有求于尔，尔宜为我作书寓密司忒壁各德、爱密柳、根密支、汉姆四人,勿为吾忧,吾非狂人,且为我述其爱彼,尤为我注意爱密柳,汝允之乎?”壁各德诺。于是二人咸以口亲此钥窦不已,余尚以手摩扉,如摩其面，而壁各德竟别余行。自尔夜起,余之感激壁各德,有非笔墨所能罄述者。吾心中本位置吾母一人,初无人可以侵与,而壁各德之在吾心中,实于吾母之次,别拓一地以容其人。果使壁各德即于是死者,不审吾书自叙身世，能有如是波澜否。明日侵晨,迦茵至,言将纳我于学堂，衣竟下楼,往就晨餐。余既下,即见吾母眼赤而容白，余即立奔跽母膝前,冀其赦我。母曰:“大卫,吾所爱人,汝奈何咬之?后此当为善人。我

今赦汝矣，惟心中颇谓汝不宜如是之毒螫。”余思此五日中，此姊弟二人必浸润吾母，谓吾为佥壬，故吾母别我不悲，但悲吾负罪不足自立。余亦悲极，谓母竟疑我为蛇蝎，此身为人子者，何以自聊，于是泪续续下，至腐渍其面包。尚见吾母视余甚悲，顾迦茵在侧，则又移目他视。已闻车至门外，迦茵发令曰：“大卫，行箧在彼。”余百觅壁各德不之见，即麦得斯东亦匿不出，惟此御者吾曾识之，即前此御我至于海边者。余遂别母登车，迦茵似知吾母子分离，必吐情语，即厉色曰：“克拉拉！”母曰：“迦茵，吾知之。”因面余曰：“大卫，汝此行亦为尔生平事业，吾儿珍重，行再相见。尔放假归省，愿尔力涤前污为善士。”迦茵复磔磔作声曰：“克拉拉！”母曰：“知之。”尚引余手言曰：“吾亲爱之儿，吾已赦尔，上帝保佑尔。”迦茵声益厉，呼曰：“克拉拉！”吾母遂入。迦茵此时临车言曰：“尔宜悔过，不尔，祸集。”语后，瘦马遂上道行。

第　五　章

行可半英里，余已哭不可仰，素巾尽湿。忽尔车停，余临窗外觑，见壁各德自道旁直攀车而登，一见，力抱余身，余鼻触其钮扣，痛不可忍。半晌无言，遂出怀中饼以厚楮裹之，累累纳余衣囊几满；后此出钱囊置余手，仍无一言，已而力抱余，遂下车而奔。然壁各德以抱余急，落其一扣在车中，

余检而藏之，用为遗念。御者顾余曰："彼尚来乎？"余摇首曰："否。"御者引缰谓驽马曰："请君登程。"余此时痛哭已餍，自思徒哭何为！御者见余止哭，即曰："取尔湿巾，吾为尔晒之马背令干。"余谢御者，即授以巾。遂视钱囊，囊为皮制，中藏光亮之三先零，此盖壁各德生平抚摩，故银光焕发至是。其中尤可宝贵者，尚有二半克郎，上有吾母手书："赐大卫，吾爱汝之心，与此钱俱矣。"余大感动，复向御者取湿巾，御者曰："汝勿尔。"余思亦然，即以袖自拭其眼，后此虽勿哭，然尚累欷不已。又行，寻问御者曾否直至彼间，御者曰："安往？"余曰："彼间也。"御者曰："彼间为何地？"余曰："近伦敦处。"御者扬其缰曰："此马行可半程，即成腐肉，安能至彼。"余曰："然则尔当送我至鸦墨斯耳。"御者曰："然，至时，登尔公车，公车始能送尔至彼。"御者曰巴格司，其人寡言，今兹语我数言，殆契我也，我即馈之以饼，用谢其贶。御者掷饼口中，唇吻不动，饼已没矣，大类巨象之受刍，无咀嚼之状，忽已不见。问余曰："此饼得毋适来之妇女所制？"余曰："汝言壁各德乎？"御者曰："然。"余曰："吾家司庖，正为是人。"御者曰："彼耶？"口中微动，欲将噫气作响，忽引目视马耳，似有所觅，久之言曰："彼未有甜心乎？"(意谓有意中人否)余不审，以为得饼后，尚欲更求，即曰："汝言甜饼耶？"御者曰："非也，吾言甜心，问有人与之缠绵否？"余曰："汝言人与壁各德耶？"御者曰："然。"余曰："未也，殊无意中之人。"御者曰："无耶？"又欲噫气而仍无声，注其二目于马耳，少须，问曰："若家制饼炙肉，均是人矣？"余曰："然。"御者曰：

“汝当常有书与彼？”余曰：“吾安能无书。”御者复回其面视余曰：“汝作书时，为我告其人，巴格司中心滋愿，汝能为我传言否？”余曰：“即此一语已乎？”御者凝思曰：“只此一语足矣。”余曰：“汝明日不归白伦得斯东乎？汝自与言，较之吾书当胜。”御者摇首曰：“汝但书此可也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余当既至鸦墨斯逆旅候公车后，即出小纸作书投壁各德，略曰：“吾亲爱之壁各德，吾平安抵鸦墨斯矣。巴格司者，中心滋愿。汝今为我告吾母，吾至爱吾母也。尔最爱之大卫顿首。”其下作小注云：“巴格司再嘱吾言至愿意。”巴格司闻余允为作书，悦甚。以上盖预叙到鸦墨斯事也。（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，故令观者突兀惊怪，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。余所译书，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，若此节则原书所有，万不能易，故仍其本文。）御者既无言，余亦倦而息于车中。至于鸦墨斯，车既入门，余觉此非鸦墨斯，余初以至鸦墨斯时，必见爱密柳及汉姆，今易此新地，似乎不能把晤矣。车停，巴格司置余箧院中，巴格司遂以车行。余思一人独立，孰则管我，满目生人，如何处置此一身者，正疑虑间，见一妇人启窗外盼，窗上鸡腊腌肉，陈陈无数。彼一见我，即曰：“此孺子自白伦德斯东来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妇人曰：“汝何名？”余曰：“考伯菲而。”妇人曰：“非也，吾是间车饭之钱，初不承此名字。”余曰：“得毋为麦得斯东预嘱主人乎？”妇人曰：“汝既姓麦德斯东矣，胡为竟多谬误！”余遂以家状告此妇人。妇人掣铃曰：“威廉，汝引是童子至咖啡房。”即有一人自西向庖中出，一见为童子，则大异。房极宽廓，上悬地图数幅。余踧踖，执小冠就屋角小凳

中，屏息隅坐。威廉竟为余陈席，列刀叉，余面赪不已，以为难中童子，乃称人以重客见待耶！少须，出炙肉及蔬，又为余置榻，言曰："汝就饭于此。"余谢之，执刀叉绝笨，惟防触盘碗，为飞沛所溅。而威廉二目耿耿瞩余，乃不敢正视。余既尽肉第一方，将更食余肉，威廉曰："尚有半升麦酒，汝能饮乎？"余曰："可。"威廉倾酒玻璃杯中，即空中影之，示酒之清澄，言曰："虽名半升未为少也。"余观其甚和婉，亦以笑靥报之。其人发鬅鬙而上翔，目启闭无常，左手插于腰间，右手引杯，仰视其酒，言曰："昨日有胖客曰托白索尔，汝识之乎？"余曰："未也。"威廉曰："彼冠大冠，衣灰色之衣。"余曰："殊昧生平。"威廉曰："彼来时，亦索酒一杯，吾劝之勿饮，彼强饮之，饮既立死。"余闻而大震，曰："是安可饮，但予我以水足矣。"威廉尚斜睨其杯，曰："汝既须此酒，屏而弗饮，则主妇且怒，汝令吾代若饮可乎？我习饮久，凡习饮者遇毒咸不死，吾仰而泻于喉间，酒必不为吾梗。"余曰："汝代吾饮，至感谢尔，若有妨于生命者，汝万勿饮此。"余语已，而威廉已尽此酒，余大惊，以为将立仆如托白索尔，然威廉匪特弗仆，而精神且倍长。忽以叉近余肉盘曰："此为牛排耶？"余曰："然。"威廉曰："此物足解酒毒，天下人交佳运者，遇毒即逢解毒之物材。"言既，取肉并薯蓣食之，甚甘美，食已复取，凡三索余肉。食已，出取布丁，置余前，忽闭目如有所思，曰："此苞馅之饼佳乎？"余曰："布丁也。"威廉忽大惊，曰："布丁耶，确耶？"乃即而张目视盘中曰："果布丁也。"余曰："此何疑之有？"彼即取羹匙，曰："吾最嗜此，吾运

佳绝，汝试取叉，较其食量，孰多者，孰胜也。”余诺之，顾不能胜，彼之食量洪也，彼且食且催余曰：“汝略滞者，负矣。”然彼之羹匙巨，吾之所仗则小羹匙，以大胜小，以强胜弱，余焉能及。余第一匙已负，于是终败，至于食罄。余觉天下人之食布丁，无如是人之乐，大笑以至于卒事。余乐其人之和易，方向其借笔墨，书壁各德之书，此人匪但立应，且立吾后，观吾作书。余书竟，威廉问余曰：“汝所适之学堂在何许者？”曰：“地近伦敦。”威廉愀然曰：“吾为尔忧之。”余曰：“何也？”威廉曰：“天乎，彼间学堂，恒取童子胁骨，彼中有一童，去其胁骨可二根。吾今问尔几岁也？”余曰：“八岁以外，尚未臻九。”威廉曰：“正如此年，彼童子当八岁零六月间，取其胁骨第一根；又二月，则取其第二根。”余大震曰：“取骨何术？”威廉但作二言曰：“砍却。”余尤慑。方欲更问，而公车已吹角。余曰：“此间应何需？”以余身旁有余钱也。威廉曰：“汝需一笺，此笺曾否知其价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威廉曰：“此物税重，一笺值三辨士，汝但以三辨士予我足矣，墨则余承之，吾素不较此小费，此外尚须赐佣者小费。”余曰：“汝何需者？”威廉曰：“吾果无家，有家而无病人者，即六辨士之微，亦不之受；苟非家有老母及未嫁之妹，则并一法丁之戋，亦无索于客；苟此间地美，而主人佳者，吾不特不取于客，且能贶客以钱。今居此食既不饱，夜睡则在煤积。”语至此，泪下如绳，余为之不怿者久，计非予以九辨士莫可，于是予之一先零。威廉掷其钱，验其声。迨登车时，逆旅人见余食量广，则大异。妇人临窗谓公车人曰：“乔治，尔当留意，此童子极

饱，防涨裂其腹。”而女佣亦对余而笑，威廉亦杂于人中而笑，初无羞涩之容。于是众皆问余曰:“尔壮于食，今至学堂，膳费当二倍或三倍者。”余自是以后，几于减膳不敢锐进，防费倍也，实则尚能更进，乃力制不敢求饱。顾不食亦复取讥于人，谓余为南非洲之蟒蛇，能一口吞豕，吞后或数日不复食。余自鸦墨斯三句钟动身，计程侵晨八句钟至伦敦。时为中夏，野绿照眼，余车过一村舍，自念彼间父子兄弟之乐，治艺之勤，此外尚有村童力逐吾车，又有二三力攀车后行逾数码者，余思此村童有父乎，彼家或不类我也。车中戚戚，怀拉胁之祸。少须又复念母及壁各德，自念吾未遇麦得斯东前，则吾家人或不恨我。于是回思前事，以被酷之后，温之如同隔世。入夜车行，尤凄恻不可耐，天气渐寒。御者防余坠车，则夹于两人之间。两人假寐，一侧余左，一侧余右，夹余其中，情状盖可想矣。已乃告哀其人弗尔，二人以为乱其梦寐，微愠。而余对坐一胖妇，蒙衣绝厚，莫辨顶踵，蓬蓬然如草积。携一巨筐，无可位置，见余股短，即置余股际。前后左右受逼，二股麻木欲僵。余略伸其股，筐中玻璃杯铿然作声，此老妇即以脚蹴余曰:“尔坐宜少安靖，尔乃弗虑此柔筋脆骨为我断也。”已而迟明，左右二睡人略惺忪，不似前此酣睡，彼呻此呓，余乃饱闻至于竟夜。已而日高皆醒，咸曰:“吾夜来乃未交睫。”众口如一。余乃不知，凡人登车，咸不自承其寐，此事乃成普通之学，则万不自解矣。余远远见伦敦，则大异，计书中所纪大事，其人咸产自伦敦，意此城中事必较之天下为多。余车已近伦敦，其地曰白礼拜堂，逆旅中肆

名蓝牛耶，或蓝熊，余不之怀，但忆一蓝字而已。而公车之后，尚画其像。车人问司帐者曰："此间有童子来自白伦得斯东，曰麦得斯东，有人承管是童否？"司帐者曰："无之。"余在院中问车人曰："但试言考伯菲而，或有见识之人。"车人复问之司帐，司帐报言无之。余四顾竟无一人盼余，间有眇目者曰："试以铜牌挂其领，置之马圈，用待识者。"时车客尽出，行李积叠，释马就刍，置车于厩，仍无人承余，余此时大类鲁滨孙之居荒岛矣。司帐者引手招余，余即坐于巨秤置物处，四围均标识之包裹。余心下上如潮汐，念果无人承我，我其槁死是间矣。此时囊中仅有七先零，足以自活乎？不审今夕许我就宿，或驱出门外，待迟明时，入而待人，计麦得斯东必以奸计放我于此，区区数钱，作数日饱，法亦当死。即使无策，而悠悠长路，何由自归？即归亦且弗纳，怜者独有壁各德耳。即使为兵为舵工，而此九岁之童，人岂收录！思极脑热动，目光几翳，震震不知全地。正于此时，有人至司帐许，与之耳语，司帐者起而引余付是人，如鬻货物，得资而授，无复情愫。余视是人长瘦，缩其颐，发乾枯如秋草，衣亦陈旧，袖裤皆短不称身，素领亦污而不洁，问余曰："汝非至此为学生耶？"余曰："然。"其人曰："余为沙伦学堂助教。"余与鞠躬为礼甚恭。然尚有箧在，乃不告之教习，行后方与之言。教习复引余归，告司帐留箧待取。既行，余曰："敢问先生此去，道里远近？"教习曰："堂在黑茎。"余曰："黑茎之路如何？"教习曰："以公车行可六英里。"余馁极，计更行六英里者，必不能堪，乃谨告教习曰："宵来至此，均未膳，能否进少食？"教

习闻余似有余钱，则大异，少须始语余曰："我将便道视一老媪，尔少购食物，至媪家，或得牛乳之属佐之。"于是同至饼肆，市得一面包，可三辨士，又得数鸡子及腌肉一片，此数物购后，尚不及一先零。余思伦敦之大，物价乃非昂。已而过闹市，人声沸天，余为眩晕者久，行逾一桥，余即以为伦敦桥也。迨见小屋林立，均卑田院，刻石言是中养贫妇二十五辈，毗联皆是。教习至一院，启关而入，有老媪坐于地，引风箱爇火。一见教习，似呼曰："却尔。"及见余入，即起立，以手相搓，似欲为礼而未遑者。教习曰："请为此少年学生治饭。"媪曰："可。"教习尚他顾一老媪曰："密昔司斐毗司登佳乎？"其人适坐火次，衣服甚臃肿无度。爇火之媪曰："未佳也，若火不爇，则彼亦垂灭矣。"是时教习及媪咸观此病妪，余亦视之，时天气尚暄，而此病妪则战栗不可耐，似非火不生者。于是媪为余煮鸡子，佐以牛乳，余食之甚甘。媪忽谓教习曰："却尔，尚携笛于衣底否？"教习曰："笛固在也。"媪与教习甚昵，即曰："试吹此笛娱我。"教习取笛，联其三节吹之，其声至劣，亦不审为何调，惨怛令人无欢，几欲痛哭，至不能食，眼目颓然，余宵来无睡，不期临食欲寐，已而声渐不闻。醒时但闻轮声，车一倾侧，余斗醒觉，已入公车，车人甚少，余觅得宽绰之座复睡。至第二次车停，余已醒，公车亦近学堂，堂外均高墉，状至严肃，墙上有横额，署曰："沙伦学堂"。教习掣铃，中有一人气象傲兀，短颈而断股，承之以木，发则全薙，教习语其人曰："此新学生也。"短颈者视我后，即钥其扉。教习引余入门，短颈者呼教习曰："汝前！"教习回

首，此短颈者执破靴言曰："密司忒麦尔，尔去后，补履者已来，言此不能修也，靴之原质都消，余者均借材，修之何为。"语已力掷其靴，教习俯而拾之，且行且视其靴。余视靴则破烂垂尽，中有一窍，露袜如花之含苞欲放者。沙伦学堂者，方形之砖室也，左右合二配房，中无陈设之物，寂然无声。余问麦尔学生安在，麦尔曰："汝乃不审此为暑假耶！学生尽归，掌教密司忒克里格尔及密昔司克里格尔、密司克里格尔均赴海滨消夏，若家以暑假中命尔至是，盖示罚于尔耳。"已而引余至讲堂，为状败坏而不振，堂为长方之式，列小几榻可三行。墙上均木钉，备挂冠及石版。废纸狼藉地上，尚有白鼠纳之笼中，中有锈铁丝之台，鼠来往疾走，作觅食状，又有鸟笼一，鸟身仅足以容上下跳跃。屋中霉腐之气，大类烂苹果及雨淋之湿书，久久未经晒曝者。墙间几上下及地板，无一非墨渖之迹。麦尔既引余至是，即以破靴登楼。余即在讲堂游览，忽见有纸一方，书曰："备之，彼能咬人也。"余四顾以为有风狗，顾乃不见。少须麦尔下楼，余曰："安在者？"麦尔曰："汝何觅？"余曰："此间无狗耶，今又安在？"麦尔曰："安得有狗！"余曰："讵非狗耶！"麦尔曰："何物为狗？"余曰："此纸不言咬人耶？"麦尔曰："考伯菲而，此非狗也，人也。若家有书至，言将以纸加尔项下，然吾与尔初见，不复为此，顾以身依人，不能不以此治尔。"遂引余下，即以此纸加吾背，如行师之负囊者，行坐皆弗去。余背负此字，如日受鞭笞，勿论有人无人，咸栗栗惴恐，即于无人处，亦深匿其背不敢见人。而木腿之人，似于堂中深有权力，屡指目讥切余。余

每立恒负墙倚树，木腿者即斥曰："考伯菲而，汝当以背面人，勿为是藏匿，不尔，吾将告教习矣。"时学堂游憩之地至修广，为出入必经之道，而堂中主者，以暑假中恒驱余于是，因之载煤运水及赍送面包之人，咸指目余。其地有门外通，学生咸以小刃镌名字于上，余即门上观同学名姓多，知假后入堂，将苦余不已。其中有人曰司蒂尔福司，其人署名甚夥，且刀力所入绝深，余意是人必跅弛能凌人，彼果见吾背上所书，则必抓吾发，且以足蹴我。其次尚有名曰汤美忒老德尔司，其人初未晤面，度其人必伪为畏我如避风狗。又有一人曰乔治胜百而，似其人能讴，必且以我为歌曲，长日侮弄我。综言之，但观其名，余已惊魂慑魄，防彼鼓噪而攻余，余梦中已历历如睹其状，争聚而目我。此数日，余虞备开学之期，苦乃不可以状。长日随教习麦尔为算学，然麦得斯东姊弟不睥睨吾侧，吾尚能自振，为数无讹。既罢，则闲行于游憩之所，而木腿之人息息察余。一句钟时午膳，则余与教习麦尔同饭。饭厅列长案无数，而余腥宿腻，熏熏触鼻。既罢，麦尔复授算学，直至饮茗时，麦尔以细瓷作蔚蓝色，余茗器则以白铁为之。长日至晚，麦尔长在讲堂，笔墨甚倥偬，以意度之，是必核学期之分数，及追索学费之清单耳。迨晚既罢，即出笛吹之，初无罢手之时。余方温习时，而笛声仍凄惋入予之耳，余或罢读，耳中闻笛，而心中则别有所思，思及母氏劬劳，及鸦墨斯船室中爱密柳之恋我，百端交集，悲喜间作，而回望空堂萧瑟，一灯荧荧，则又寥然而悲耳。既登榻，予尚静坐思壁各德言，不期而哭。一日凌晨起，方欲下

楼，见木腿者以钥匙启扉，闻校长克里格尔归矣。麦尔者，相处颇久，待我初不薄，亦不见厚，恒不与余言，有时自不满意，则握拳向空气而殴，咬齿拔发，其状甚怒。余先则震恐，继知其自有所思，则亦闲闲置之。

第 六 章

余与麦尔同住可经月，当一月垂尽时，见此木腿之人，以水涤治讲堂，余知校长将归堂矣。麦尔于是不令予更进此讲堂之上，随余所适，听余坐卧。屋宇既汛扫，则灰尘长日飞舞于空气中，余触之辄嚏，心中私笑此室，殆一绝巨鼻烟壶也。麦尔忽语校长将归。少须，闻校长果归，余亦不敢进谒，即校长亦无命令。晚餐既已，木腿人始命余谒校长。克里格尔所居地，较予所处为良，门外有小园，颇幽邃，以予所经行游憩处视之，直同沙漠，惟橐驼善其地，若名为人者，必不之善也。余此时亦不审胡以有是肖闲之态，作此游眺，自顾一身，已战栗如被隆寒。门启时，校长夫妇及女咸在，余眼乃特见校长一人。校长坐于大圆榻之上，手中执杯，案上有余酒半瓶，体极壮硕，胸次横表链至沈重，言曰："此少年公子宜以镳镳其齿，汝试翻其背，令余观之。"木腿者即转吾背，以背上之书上校长，校长读已，令转余面面先生，木腿者即侍立校长之次。余已见校长大怒，目深而小，眉心有筋

绝巨，鼻小而颏丰，发已半秃，色方斑白，擘为两道，掩其太阳穴而上。其最可惧，则哑声如鬼啸，本欲力言，声乃弗巨，则筋乃愈暴涨。第一语问木腿者曰：“彼居此不扰乱吾清规否？”木腿者曰：“尚无过，亦无机足以致过。”语已，校长颇怏怏失所望，然密昔司及密司颇以为然。校长招余曰：“前！”校长声喑不能达，木腿者即大声呼詈曰：“前！”余前时，校长执余耳言曰：“余识尔后父，其人甚果决，彼知我，我亦知彼，汝今知我性质乎？”于是坚执吾耳，痛甚，余谨对曰：“学生初来，未审先生性质也。”校长曰：“汝未知耶？行知之矣。”余大震，言曰：“谨听先生训诲。”余此时受执之耳，热可炙手，校长亦垂释其手，似与吾耳为别，则又坚掐之令痛，余泪落如绠。校长曰：“汝知我为谁，我鞑靼也。”木腿者以校长不能声，每校长言，则此木腿必为传声曰：“先生鞑靼也。”校长曰：“我欲行事，即立行之。”木腿者即复传声曰：“欲行即行。”校长曰：“吾性至刚果无情，凡为本分之事，无不应手而为。”以目视其妻曰：“即吾骨肉犯我者，我亦唾弃之，不视为骨肉。”复视木腿者曰：“彼人近日来乎？”木腿者曰：“彼不来矣。”校长曰：“彼尚知趣，彼尚知我，以不面我为上。”因以拳抵几，视其妻曰：“彼人避我为当。”复面我曰：“孺子当知我性质矣，汝行乎。”余念校长遣我，我安弗承，而密昔司及密斯咸拭其泪，余亦愀然不能更视。然尚有一语，虽在惊悸中，亦不能不冒死而告，因言曰：“尚有一节，欲婉请先生赦我。”先生瞋目作哑声曰：“汝敢有言？”余曰：“学生前此谬误，深知改悔，今乞先生去我背上丹书，勿令诸同学见而鄙

我。”先生忽腾掷而起，似怒，似将挟我。余大惊而奔，至于榻上，见无追兵，则静伏作寒疾态，可二三分钟始已。明日，复有助教曰夏迫者至堂。夏迫之位分在麦尔之上，以麦尔饭时同于学生，夏迫之饭则侍校长。夏迫病躄，似多疾，鼻巨颈偏，发多而泽。时有第一学生至，微告余夏迫伪发也，每礼拜日，必至剃发匠家修其发。此学生即忒老特尔司，最先至，告余曰：“吾名在左偏门上隅陬中。”余曰：“兄即忒老特尔司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即问余家状，余一一语之。幸先来者为忒老特尔司，见余背初颇匿笑，然其人良厚，每一人至，必为予介绍，礼意既足縻系，则笑我亦不恣肆。然学生来时，人人咸懊丧，初无雄杰之气，故亦不甚苦余。其年幼者，见余亦颇跳跃惊笑。尚有数人，果以予为狗，则以手抚予曰：“汝幸勿咬人，使人痛楚。”余羞愤而哭，然所苦颇出予意外。既而司蒂尔福司至矣，方其未来，已有人告余，彼为学长，入堂已六七年，风标极美。既至，众皆奉之如大酋，如寨师。余以新卒，宜面虏主。司蒂尔福司至，坐于游憩所小篷之下，召余进曰：“校长苦汝否？”余一一告之以状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滋非公道。”余大感动，如得恩覆之人，即依依不舍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所挟资若何？”余曰：“可七先零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以钱授我，我为汝司之，汝意可者授我，否则自藏之。”余大喜，即捧壁各德钱囊倾其手，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今胡需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有所需，尽语我。”余仍曰：“无之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以我思之，尔宜出一二先零得葡萄酒，备临睡时饮之，尔当知与我同一寝室。”余曰：

“如学长教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更佐一先零之杏仁饼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如学长言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更得一先零饼干，一先零果品，不宁佳耶！”语后，笑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钱罄矣。”余见学长笑，亦不能不笑，而心中颇戚戚。司蒂尔福司复言曰：“尔之钱余为尔谋，以久用为度，凡尔所需，我为购之，我出入无门籍，可以便于取携。”语已，纳钱于囊，曰：“汝毋忧，吾为尔定策。”余思吾母所赐两半克郎，今乃一掷而尽，中颇悲梗，然包此克郎之纸并母手迹，余则郑重藏之。迨晚登楼而寝，学长已尽其物陈吾床寝之上，言曰：“考伯菲而，似此不宜延客耶！为状亦丰腆。”余思身为主人，宜尽敬，惟学长年长于我，乃谦卑不敢执主人之礼，因谓学长曰：“请兄代吾为主。”于是同室皆称曰：“考伯菲而言当。”学长允余，即踞余枕坐，出不撑之杯，传饮其酒甚公，即分饼饵亦钧平。余坐其左，余客或蹲或立，为态不一。是夕之状，余识之弗谖，众言时，咸耳语，不为声响，余无应言之分，但有倾听。时月光射窗，窗眼之影在地，余列坐影中。有时学长顾觅他物，则出取灯燃之，屋中斗明，余即大震。时人人咸处暗中，复作小语，遂及妖异。而忒老特尔司忽言曰：“彼暗中何物者？”余毛发耸然，幸处群人之中，遂未失声而号。自念钱箎固空，而堂中掌故，则一一领悉无遗。有人言校长自名鞑靼，不为无因，以彼刻毒以处学生，无物足拟其人，彼逐日必扑数人，用副其癖。其扑学生也，则如贼骑陷阵，以鞭左右麾，无论何人，均予以鞭。又言其人初无学术，较诸堂中末座之人，尚尔卑劣，特为此鞭人之术，用以自豪；前此初非学问中

人，盖卖啤酒中苦草，其财均出诸其妻，迨钱空无食，始以学堂为彼商业。至于劣迹之多如牛毛，吾乃不审其何从得此。木腿之人名曰吞格，前此亦助校长卖苦草，后此断股，亦忠于所事而然。凡先生阴事，彼皆洞悉，迨业败，先生不能不加恩覆其人。且吞格之为人，舍校长外，皆视如仇，长日无和婉之色。校长本有一子，素与吞格忤，常劝其父勿苦学生，并乞少加恩意于其母，校长怒，立驱之出。自是以后，母女咸悲涕无人理。其尤奇者，校长穷凶极虐，独于学生中心畏一人，则司蒂尔福司。其人言时，司蒂尔福司亦直承不讳，言曰："吾但愿彼有一日窘我，我将示之以威棱。"有人微问曰："果校长困君，君以何法自全？"司蒂尔福司划火自照其容色示人曰："彼敢尔者，吾将以讲堂储墨之巨瓶立碎其颅。"众皆赫然不能声。而夏迫、麦尔两助教，为赡均无多，夏迫虽与校长同膳，然亦拘谨无伦，譬如案上有热冷二肉，校长偶令自择，则夏迫必取其冷者食之。中有一人为煤商之儿，校长负债久不还，故煤商以子入堂，用以宿债代学费。而密斯克里格尔与司蒂尔福司雅有情愫，余思以学长之风标玉立，此语或然。麦尔助教，人至忠谨，顾穷不自聊，其母则尤窘，余因忆在彼家治食时，母呼助教为"却尔"，盖卑田院中人也。余默不敢宣其秘事。凡以上所说，为时极久，酒尽尚未眠，众有预睡者，余亦解衣就枕，须斯立寐。临睡时，学长与予道晚安，言曰："后此吾必将护尔。"余曰："谢兄厚贶，永感勿谖。"学长欠伸曰："考伯菲而，汝有姊氏乎？"余曰："无之。"学长曰："惜哉，果有姊氏者，必敬谨肃慎，明眼绛颊

之人，吾则愿与之为友。小考伯菲而，汝寐矣。”余亦报礼道晚安而寐。余伏枕尚思其人行状，彼榻上有月光，适照其面，余累欲起而视之，此人在吾目中良为优物，余梦中亦晤接其人，为第一着眼者也。

第 七 章

明日上课矣，余尚忆晨餐已罢，众集讲堂，先尚嚣噪，已而立靖。校长昂然入门，努目左右视，吞格随入。往日入时，必曰肃静，今既静，校长亦无声响。少须，见校长口吻微动，吞格则为传宣之吏，言曰：“众学生已度半年，今日为更新时候，汝辈又新上课，吾又将仍行刑罚。实告汝，吾鞭箠之下，无分美恶，汝创痕坟起处未及平帖，吾鞭又下，增新痕矣。汝辈今趣诵读。”语已，遂及余座，言曰：“汝能咬，吾亦能咬。”出戒尺示余曰：“此齿巨乎？此齿为兼人之齿。”于是凡二叩予背，曰：“汝试思痛乎？”余大哭，实则校长周转一圜，而哭者已不止余一人，然功课尚未发轫也。此一日功课，哭者几人，余亦不言，言且以我为妄也。凡人各有业尚，而校长之为此，盖真能乐其业尚者也。彼每日敲扑学子，即其行乐之事，如饥之得啗焉。彼每见壮硕之童，果不加以敲扑者，则中心滋不能忍，以为肥肌美满，不加以镌识，非所以优学子也。余体至健硕，乃与先生之夏楚最亲稔，且知之尤

深。今日思及先生行为，热血犹中沸不止。然初非一身被创，乃狠狠如此，即使创在他人，余亦痛之，盖与此憾为群，初不为私。静观此，克里格尔校长，直同兽类，初无学问，彼之不能胜校长之任，犹之不胜军帅。果使其人登坛拜将，其恣凶极暴，或锐减于身为校长之时。嗟夫！吾辈学生正同无罪之牺牲，供彼淫荒之偶像，恣彼吞剥。余尚回想当年，以清俊之才，为彼凶人凌铄至于极地。一日，余上课，恭谨位于坐次，以目瞩校长。校长方责一同学。此童子掌上旧创新复，复被重笞，乃以素巾累拭，意可少弥其痛。余之观校长，初非偶然，盖其中正寓无穷之思想。第一节，似此校长有瘈力，足以吸人；其次则观此童子笞后，第二人曾否至我，至欲观其次序何属。时未受责之人，咸属目于其夏楚之上。校长似知，乃伪为无觉。有时亦微睨群辈，而全班之人，目光立下于书卷之上，战不可止。少须，校长他视，则群目又注射其人。忽尔呼一同学立前，前时，则哀苦求恕，自矢明晨必诵之精熟，校长则作雅谑，众亦皆笑，然色皆惨白，故作笑容。尤有一日，似夏中午后，众声嘤嘤如虫鸣，余脑重如铅，嗜睡至酷，即以全世界易此片晌之寐，余亦甘之。时尚撑其二睫视先生，似小鸮初试其目光者。已而睫交，忽尔如梦一高大之校长，矗立余前，然状甚狞狰，但觉其可畏，已而背上受笞，红痕涌起，斗视之，果先生也。即至游憩之场，先生弗临，余亦注目窗眼，以当先生之鉴临于上。若先生之面略隐约于窗间，余状立化为懊丧乞怜之状。果先生苟伸头于外，即为顽钝之儿，甫作鬼声，然即讪然而止。惟司蒂

尔福司独否，优游如平时。一日忒老特尔司球坠先生窗中，不审此球果否轻触先生神圣不可犯之头颅耶，余心胆已裂，并不计此时胡以有定力，能观此球入闼者，后此示罚如何，则不可知。惟此忒老特尔司之身，至可怜悯，彼着雨过天青之小衣，股肱皆紧附如香肠。自余入学半年，乃无日不受巨杖，惟一日为礼拜一期，予假，但责掌而已，以此后为奇特事，欲作书告其叔父，已乃不成书。彼每经一杖，则但以首伏案即已，少须眼泪甫干，则又张口而笑，即于黑板画髑髅无数。初余殊未知忒老特尔司之写此，必有所为，已而大悟，彼身之被创，意在皮囊，其归宿处，骨头固未坏耳。既而又思，此或不然，盖画人难肖，画此易肖，故不惮数数为之。惟此人殊为可敬，彼言同学义宜相卫，因之屡被夏楚。忽一日，司蒂尔福司大噱于礼拜堂，众皆疑为忒老特尔司所为，则捉而禁之，然终不斥言为司蒂尔福司所为。明日既责，且拘之黑屋可数句钟，既释，则一卷腊丁文法，已画髑髅无数。顾自有此举，司蒂尔福司亦力赞其人，以为男子。须知凡人得司蒂尔福司之赞扬，初非易易。余自咎无胆，不足步其后尘。每礼拜日，余见司蒂尔福司及密斯克里格尔携手同莅礼拜堂，此着最为美观。吾初非谓密斯之美，可以敌吾爱密柳，且吾亦初无欣慕之心，然谓此少女在群雌中，亦足有动人之处，温柔之态，颇无人能媲彼美。司蒂尔福司衣白衣裤，为密斯执伞同步，一刚一柔，令人生慕。因思密斯之心，必感激司蒂尔福司无已，匪特爱之一字足尽其美。自余眼中观之，夏迫、麦德均当世表表之人物，特较之司蒂尔福司，

直阳光之于星气。司蒂尔福司之将护我,终始无变其节;以余见重于司蒂尔福司,同辈中亦无人犯我。惟校长见责,则不能为余缓颊,有时抱屈过深,则抚余曰:“此何足言,当如我之昂藏,方为男子。”余虽不得其护,然心滋感之。此外有一节,尚因祸而获福,以先生鞭吾背时,恨为厚纸所抵,笞余不见痛,则立去之,余转因笞而得其自由。尚忆有一事出之偶然,乃转令余及司蒂尔福司情致益茂密无上,事为余生平之足自豪者,惟于吾事颇梗。司蒂尔福司曾与余坐而谈心,吾偶言某人大类吾所读之 Perigrine Pickle 书中之一人,余语此时,司蒂尔福司亦不之闻,临睡始曰:“尔所言某书在此乎?”余曰:“未也。”因叙其所以能读此书之故,以洎于他书。司蒂尔福司曰:“书中故实汝皆忆乎?”余曰:“忆之,且尚能背诵不遗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小考伯菲而,汝每日以书中典故示我,我夜中不即睡,晨来早醒,汝可以故典告我,其事可袭《天方夜谭》之故迹行之。”余大悦,当晚即举书中事,然余所言,曾否颠倒书中序次,以淹没著作者之心思,则不可知,但会心所至,即慨然言之。其所云梗吾事者,吾夜中嗜睡,或受先生鞭责,懒不能述,然亦不得不述。第以余之倦,致令司蒂尔福司无欢,余何敢者。每当晨气甫动,余尚耽眠,而司蒂尔福司则力速余醒述故事。而余亦有获益处,若算学不觅得数,则司蒂尔福司一一见告,余亦以是受贶。尚有一节,足以自明,余之作如是承迎,既非图利,亦非畏威,但觉心乎爱之而已,无他念也。司蒂尔福司尤能洞人情,甚忠恕,今当略举一事,为读吾书者证之。壁各德尝谓与余通

书，一日书至，附书同至者，巨饼一，桔子一巨筐，二瓶果子酒。以礼得物，余必上之司蒂尔福司，请其号令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小考伯菲而，此酒吾不汝动，留以为述故事时润其咽。"余大赧，陈谢不可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吾闻尔谈论声微喑，此酒必留以贶尔。"因之置酒于其箱中，每日以小杯饮我，有时捻桔汁于酒中，加以薄荷之精，令酒香洌。实则加是于酒中，酒初未佳，特谓为朋友之见爱，于心亦滋惬。余思每一部书，辄叙之数月，而酒之润喉，其久历时光，亦正如书中篇幅之长。忒老特尔司每逢论古时，必坚坐而近我，闻滑稽则笑，闻神怪则震。余适论一人遇盗魁，危逼欲僵，失声而号，竟为校长所闻，校长夜中方微巡至此，则取而笞，谓为乱寝室之规则。然以谈古之故，失业而复失眠，于我为无利；第以此之故，既足以取悦司蒂尔福司，而同学亦惮我淹博，咸加敬礼，故余亦乐为其用。在理校长专制，则学子之进境必滞，以此之故，吾同学中乃一无所知。勿论其他，但长日笞责，脑亦为昏，何能向学！惟余有志，不甘没没而无称，因是开罪于假父。余在学堂中得司蒂尔福司之助，东涂西抹，亦间得几微之学。以天良言之，密司忒麦尔之教我，咸掬心相示，余亦感之至深。惟司蒂尔福司傲藐其人，力揶揄之，己或不然，则以人故挑其怒，余颇心悯教习之见枉。尚有一节，殊不足以对先生，则以余胸无宿物，遂以先生老母窘状告之司蒂尔福司。时司蒂尔福司方与麦尔先生为难，余深悔前此失言，恐先生为司蒂尔福司所辱，竟不料余饭于先生老母室中，乃生尔许波澜，良出余意想之外矣。先是克里格

尔忽卧病，不能自监讲堂，同学大悦，午前之课已鼎沸矣，此时学生竟有不可抑制之势，吞格登堂书乱者之名，可二三次，顾学生亦不之惧。自计克里格尔一愈，毋论有罪无罪，均当就刑，今即名在丹书，有笞而已，又宁足恤，且纵今日之乐。时为礼拜六之下午，众以先生卧病房闼，即近游憩之场，过嚣防触先生之怒，且微雨莫出，于是午后仍聚讲堂为随意之科，以消长日。是日夏迫宜赴剃发肆治发，麦尔代任其重，留彼监堂。时群儿攒聚，如群狗趣一瘠牛，麦尔伪瞽不敢正视。余尚忆以瘠手扶头，筋乃暴发，伪视其书。而群儿隳突起坐，都无常度。亦有赌捉迷藏，笑者、唱者、语者、跳舞者，有作怪声而呼者，有蹴鞠者，有踞先生之侧晃荡其身者，有面先生翕动其口眼者，亦有在先生后作先生扶头状者。语者则渲染先生之褴褛用为笑悦。麦尔忽大怒，掷其书曰："尔且小静，此为何状，宁非痫耶！不尔胡向我狂易如是！"先生掷书，书即余书，以余方立近先生而背诵。先生既怒，余诵声亦止，见群儿少定，或惊或悔，或忸怩，咸无语答先生。司蒂尔福司方纳手于囊，以背承垣，努唇作欲声状。麦尔曰："密司忒司蒂尔福司，汝亦宜静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汝且先静，汝究语谁者？"麦尔曰："汝坐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汝且先坐，勿与吾事。"声甫发，而顽者则咸大噱和之。麦尔色惨白如死人。众亦少戢。尚有一人方欲奔先生之后作丑态，既为先生所见，则出铅笔问麦尔曰："请先生修之。"麦尔曰："汝以为于数分钟前，余眼昏不见尔示势于人为乱耶？然则汝乃大误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吾焉能管许事。"麦尔口颤言

曰：“汝所自恃，在校长优汝，故见重于人，因而辱我上等之人。”司蒂尔福司哂曰：“上等人安在？”忽有一人言曰：“司蒂尔福司过矣。”其人即为忒老特尔司。麦尔立止之曰：“汝勿声。”麦尔复曰：“汝所儿抚之人无他，其人适交蹇运耳，然其人从未尝开罪于尔，似此举动，夫宁非鄙，汝今或立或坐，听汝也。考伯菲而，汝自背诵其书。”司蒂尔福司直趣余前引余曰：“小考伯菲而，汝止。密司忒麦尔，吾实告汝，汝谓我鄙，我指汝伧，且尔为无知无识之乞儿。汝本乞儿，今乃敢斥我，则尤不审进退之乞儿。”余此时方虞二人互击，忽见全堂同学乃植立如木偶人，余见克里格尔自门外挟吞格入矣。密昔司及密斯咸张皇于门外，麦尔以手扶头不语。克里格尔麾手曰：“密司忒麦尔，汝殆未忘及本来面目乎？”其声甚烈，尽人皆闻，乃毋须吞格为之传语。麦尔下其手曰：“未也，吾岂能忘，且坚识之。”校长尚以目视麦尔，左手倚吞格之肩，坐于学生书案上，引目视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既彼不能告我，汝且言之。”司蒂尔福司怒视校长不即答。余觉司蒂尔福司凛然如天神，而麦尔则猥琐不可状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彼胡为斥吾处优而恃宠？”校长曰：“谁语之？”司蒂尔福司指麦尔曰：“彼也。”校长怒视麦尔曰：“吾且问汝，是言何谓？”麦尔曰：“密司忒克里格尔，吾意初不谓此，谓凡人必不宜据特别之权，鼓动群儿弄我。”校长闭其小目向上言曰：“弄汝耶？吾今试问汝，密司忒……其下何名者？又问汝，汝斥彼为宠人，则汝为辱我。我何人者？我为驱使汝辈之人，校长也，汝主人也。”麦尔曰：“吾殊失检，果静念者，亦当

不冒昧至是。”司蒂尔福司进曰：“汝斥吾鄙何也？彼既鄙我，我则乞儿彼矣，我果能静念者，亦不乞儿汝矣。今既乞儿汝矣，有罪我自承之。”余见司蒂尔福司衎衎如是，心则大悦，服其有胆，众亦同钦其人，特不能声。克里格尔语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若尔坦白，令人起敬，称为本色男子，唯吾学堂中所用人，乃以乞儿称之，深所不解。”司蒂尔福司狞笑不答，其状甚轻渺校长。校长曰：“此非答我之言，且我所冀望殊不止此。”余窃观麦尔与司蒂尔福司虽强弱不同，然尚敢与抗；若校长者，则畏司蒂尔福司如虎，其状甚于麦尔。司蒂尔福司始曰：“我固乞儿彼，彼弗承之，听彼。”校长曰：“汝曾见其沿门托钵乎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彼固不为此，其家至亲之人，固已为之，初无剖别之处。”司蒂尔福司语时，视我，余大震，悔其失言，即引目视麦尔。麦尔以手拊余背，仍怒目视司蒂尔福司。司蒂尔福司忽语校长曰：“尔既欲吾言，吾质言之，彼母实居卑田院中。”麦尔尚以目视司蒂尔福司，仍以手拊吾肩，闻言，即自语曰：“然。”校长即攒眉向麦尔曰：“适彼所言，汝闻之乎？请尔于众中辨之。”麦尔曰：“彼未误也，吾何由辨。”校长曰：“然则尔可面大众言之，我乃弗知，今始悟汝为寒乞。”麦尔曰：“勿须急辨。”校长曰：“何哉，讵尚有冤枉之言？”麦尔曰：“尔与我相处久，宁不知吾家世者？”校长筋暴言曰：“汝勿以吾学为义学，收罗贫者。今既如是，汝何可留，密司忒麦尔，尔我分袂为佳，速则尤佳。”麦尔起曰：“今即行，亦何伤，吾今与诸君为别。”复拊吾肩面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今日所行事，愿尔后此勿自悔其刻毒，今绝交尚无

恶声，仍朋友也。”复面吾久，即取笛及残书数卷，留匙于案上，夹其行囊，萧然自出。行后，校长即演说，命吞格传语曰：“谢司蒂尔福司为揭斯人之秘，不尔，吾学堂之名誉扫地而尽。”已而复与司蒂尔福司执手，令众学徒欢呼者三，余亦莫知所以，以为司蒂尔福司获胜，亦从众三呼。忒老特尔司见麦尔去，失声而哭，校长曰：“汝不欢而哭，宜责。”遂抶忒老特尔司，始入。校长既行，彼此相视者久，而余则深悔失言，致麦尔衔忿而去，不期泪落如绳。司蒂尔福司则时时瞩我，余恐泪痕为彼所见，因而失欢，乃急敛其悲。然见忒老特尔司哭，则大笑曰：“此蠢蠢者宜鞭。”忒老特尔司责后，伏案哭，哭已，复画髑髅，闻司蒂尔福司言，即怒之曰：“我何与汝事，质言之，麦尔先生屈也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姑娘，孰屈先生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汝也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我何为枉之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汝伤彼之心，复败其事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彼伤心耶，少须即已，彼心不与尔密斯忒老特尔司同也；即云败彼之事，殆言失馆，试思彼馆足以供彼之用乎！吾既逐之，即当以书上吾母，月以资给其人，勿令馁死，汝能知之耶？”余闻言大悦，亟称其慷慨。盖司蒂尔福司母孀而富，凡彼所求，无不如志。而司蒂尔福司言：“吾今日初无私怨，皆为汝辈而然。”余愈感激。是晚谈古典时，耳中尚如闻麦尔笛声，既而就枕，似闻麦尔笛声尚在左近，其音至悲，余恻然几不成寐。后此浸忘其事，一心尽属之司蒂尔福司。而司蒂尔福司即代麦尔之席，授课如行云流水，初不苛责。已而新教习受代矣，其人自文法学堂毕业，未受事时，与司蒂尔

福司聚于客堂小饮，用探司蒂尔福司意，以定去留。司蒂尔福司悦，谓此新客直一坚鏊。余亦不审坚鏊之义何指，但以为司蒂尔福司心敬其人，必非凡品，亦从而敬之。唯授课乃不如麦尔之尽心。此半年中，学堂中有一事，我尚忆之。一日午后，学生都已受笞，校长之余力，仅有数人未加刑罚，而吞格已进，言有人来视考伯菲而。校长与谈数语，始问何人，而吞格报言，则云于何地相见，余心则忐忑不审来者为谁。校长令余易新袖出面来客，余心突突然，如校长旨。及垂至客堂，初以为吾母也，前此尚以非麦得斯东者，必为迦茵，今果为吾母者，则相见当大哭。然开门入室，乃不见吾母，则密司忒壁各德及汉姆二人，见我脱冠为礼，彼此屏立墙上，以肩相摩，面赧不能发语。余不期失笑，因与接手，且大笑至于泪落。密司忒壁各德力掐汉姆使言，忽见余拭泪，则以为悲。汉姆曰："马司德大卫无恙乎？汝今长成矣。"余且拭泪且言曰："吾果长成耶？"然眼泪之落，或见故人而然。汉姆曰："大卫果长矣。"顾密司忒壁各德曰："大卫不其长耶？"密司忒壁各德亦曰："彼固长也。"因而相对大笑。余见二人笑，则亦笑，笑极又欲泪下，因曰："吾母佳乎？吾最亲爱之老壁各德亦佳乎？"密司忒壁各德曰："佳。"余曰："小爱密柳及密昔司根密支无恙乎？"曰："无恙。"三人复无言。密司忒壁各德即巨囊中出大龙虾及大虾，尚有帆布囊小虾满之，均预熟者，言曰："大卫前居吾家，吾相尔所嗜者，即而奉汝，此为密昔司根密支为汝熟之。"于是复言之且长，余曰："谢君见爱及根密支之劳。"汉姆奉二物于手，向余而笑。密司

忒壁各德曰:“今日乘风潮之便,一帆至此。吾妹作书与我,故知大卫在此。谓吾便道者,必一至省汝,吾妹心中滋念汝也,且言吾家人咸安常。吾见汝后,小爱密柳能书,吾必令其作书予吾妹。试思吾此遭举动,两面圆矣。”余谢密司忒曰:“小爱密柳今亦长矣,较诸前此拾小石时,状或不同?”密司忒曰:“今几成女郎矣。”指汉姆曰:“汝试问之。”汉姆不言,笑而点首。密司忒曰:“此女风貌。”汉姆即曰:“彼人学问。”密司忒曰:“彼书之黑,乃同青锦,绝大,随地置之,皆了了而辨。”余观密司忒形容爱密柳书法,匿笑不可止。目张而气促,伧状娱人,至得意时,则高麾其拳,大如巨锤。汉姆之言,则与密司忒无复上下,果使听彼所言,将绵绵无尽期。然司蒂尔福司至,见为生人,即戢足弗前。司蒂尔福司本不审有客,沿路噫气而前,既见余,则曰:“考伯菲而,汝乃在此!”言已欲行。余不审何故,必引其人与二人相见,竟获交此人,足以长吾傲耶,则不可知矣。因曰:“司蒂尔福司,汝勿遽行,此二君为鸦墨斯渔父,善人也,亦吾保母之亲属,远来存我。”司蒂尔福司即回面曰:“二君佳乎?”然司蒂尔福司言动风采,在在咸能摄人,尽人见之,罔不帖服,司蒂尔福司一言,而二渔者已输诚悦服。余曰:“密司忒壁各德,尔明日为书告吾母时,请言此密司忒司蒂尔福司待我厚,非此君者,吾不可问矣。”司蒂尔福司大笑曰:“二君勿听彼言,彼妄也。”余曰:“密司忒壁各德,果司蒂尔福司能至吾家时,吾必引彼至鸦墨斯相尔宅。”又语司蒂尔福司曰:“彼家汝乃未见,则以舟为家耳。”司蒂尔福司愕然曰:“舟耶?然以二君

习于海事，家此良适。”汉姆曰：“君言良然。马司德大卫，此先生语至当要，吾季父真老于海者。”密司忒壁各德闻言，亦乐，因自整其衣，手足不知所可，笑曰：“谢先生奖借，吾亦老于此业，自尽吾分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人贵尽分，即圣人亦不为人所不能为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先生固能尽分者，在学堂中魁出诸贤，此何可及！今日见待如此，感且不朽，渔者伧荒，无敢欺人，吾家固无可寓目，果同马司德大卫见枉，吾亦恭待从者，唯吾家类蜗牛居。”此语盖自形其笨，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愿君二人佳。”汉姆亦答之以此。司蒂尔福司遂行，二人亦别。是夜，余本拟告彼以小爱密柳事，特防其嗤鄙，乃无敢言。闻密司忒壁各德言爱密柳已长成，顾安有是事，盖妄语也。因以虾蟹之属，私匿卧室，不令校长见之，同室之人皆坐享此鲜，唯忒老特尔司终怏怏不怿。是夕食蟹而病，医生以黑药水投之，佐以二蓝色药，而先生又力笞之以已其病。后半岁之斋居，余乃勉强度之。自炎暑至于霜辰，夜中鬼火，一星照耀，晨兴则满堂皆寒栗之囚，食物不过焬炙之牛羊，早晚少变其味；余则卷角之书，破石板一方，眼泪渍满之白纸订册一本。更进则鞭箠二事，及下雨之礼拜日，似长日居于埃墨空气之中。盼望年假，如微星一点，远远而近，先以几月，易为几礼拜，又易而为数日之近。余又惧假至而家人不吾取，已而司蒂尔福司告余，余家已有家书至。余思即归，亦将断吾股。已而逐日渐近，至于登车。余在车中，陆续入梦，梦兆亦奇零莫数。一次偶醒，见车所行处已非黉中，耳中所闻，都非校长学生之声，则御者叱马声也。

第 八 章

时车至逆旅，遂下，此非第一次所寓佣保图食饮于我者。余遂入小室，门外则图江豚为商标。余衣单而栗，虽佣者予我沸茗，引余近火次，终乃觉冷。余以寒甚，遂登榻，以厚毡自裹而寐。时家人已预令巴格司以侵晨九句钟迎余，余起以八句钟，以迟眠夙兴，头微晕，然朝母心切，未及九句钟，行事已饬。巴格司别我半年，相见但如隔五分钟之久。已而行李登车，御者整缰。车行，余曰："密司忒巴格司，想日来健旺，面颜殊泽。"巴格司以袖擦其双颊，复自视其双袖，默不见答。余曰："汝前此所命者，吾已作书与壁各德矣。"巴格司愕然惊怪，余乃不审其喜怒，即曰："兹事宜如是措置耶？"巴格司曰："非也。"余曰："然则吾书误乎？"巴格司曰："书固不弱；惟通书后，乃不得报章。"余曰："然则须覆书矣？"巴格司曰："实告汝，天下人既云愿之，则理宜报书。"余曰："此事乃非我所及。"巴格司本回面视我，闻言后，复正视马耳言曰："此人待报书，直至于今日矣。"余曰："巴格司，汝自面壁各德乎？"曰："吾无端焉能造请，吾与彼人交言，为数不及六字，焉能遽出诸口。"余曰："巴格司，吾为汝言之可乎！"巴格司曰："汝果睨我者，但为告彼人曰：'巴格司静候玉音也。'究之彼何名者？"余曰："壁各德。"巴格司曰："此

三字其名耶，其姓也？”余曰：“姓耳，彼名曰克拉拉。”巴格司闻言，如有所思，至于不能作答，少须曰：“汝但与言曰：‘壁各德，巴格司候汝覆书久也。’彼必曰：‘将何答？’汝应曰：‘即吾所言愿意事趣回书。’彼若曰：‘愿者何事？’汝曰：‘即巴格司愿意事。’”语时以左肘后突，适中余胸，余痛极。巴格司语后，复恹恹静看马耳，道中一无所言。少须，出粉笔书于车厢曰“克拉拉壁各德”，似识之不令忘者。此时余归思浓，初不问彼事，思及吾母及壁各德与余同度时光，味至甘美。今兹即归，殊无意味，顾不归而久居学堂，亦不适于吾事。余极思颇怏怏，不知所出，但图归家而已。见门外景光，一如未离家时。巴格司至后，置箱箧于地，即以车行。余望门不遽入，心中惟防见彼姊弟，顾乃无见。余自启关入，微步而前，忽闻吾母有声，似作歌讴。余闻声即思少时卧于母怀，母之作歌娱我，亦正类今日。且闻其声甚孤，似座旁更无一人。余即蹑步入室，见吾母坐于炉次，乳一婴儿，即以儿手自摩其颊，二目纯注此婴儿而歌，屋中果无一人也。余呼曰：“母。”母愕然惊，既见为余，即趋近余前。余躯尚短，不能立接母吻，母蹲身于地，呼曰：“吾亲爱之大卫，吾己身之儿子。”纳余首于胸前，与此婴儿至近，复以小手纳余口令舐。余心肝为母恩所涨满，觉人生至此，美满一无遗憾，即死犹甜也。乃以手抚余曰：“大卫吾儿，吾可怜之儿！此尔弟也。”语已，与余亲吻不已，复以手挽吾颈亲之颊际不令释。此时壁各德忽狂跳而入，三人同聚于地上，如痴如狂，可一刻钟之久，似家人不知吾归之夙，若出意料之外。

彼麦得斯东姊弟适出酬应，将以晚归，余尤适。尤不料二憾同居，而吾母子及壁各德尚能作长日之聚。余在此时，觉一一恢复吾平日家庭之乐。寻在火次张小案饮膳，壁各德初不敢坐，吾母则坚令之同食。余向来饮食，自有刀叉之属，自余赴学堂，壁各德为余藏之，壁各德言宁失百镑之金，不当碎大卫之杯碗。今日食时，壁各德则尽陈之于案。余食时，忽念及巴格司之言，将乘此时告壁各德。顾余语未及竟，而壁各德则以犊鼻之裙掩面而笑。吾母曰："壁各德何事者？"壁各德尤笑不可仰。母欲力去其裙，壁各德纳首其中不即出。吾母亦笑曰："蠢物胡作此态，究何事者？"壁各德曰："此物乃欲娶我，殊堪笑人。"母曰："彼亦不恶，汝意云何？"壁各德曰："此事我乃不敢知，若是人为金所铸，亦非吾意所属，而吾意又非别属一人，吾初不思嫁也。"母曰："既不愿事其人，胡不为辞谢却！"壁各德始仰面曰："彼初未求婚，何从谢却，实则彼不自言，尚为识趣，果敢孟浪，吾将力批其颊。"余见壁各德之脸绛如苹果，复以裙幅自蒙其面而笑，至畅满后，始进肴核。然吾母虽笑而实静，其容初非前状，色虽如恒，而隐隐似怀重忧，微露惨淡，举止亦不如前洒落，在在若有所格。少须，始出手拊壁各德曰："汝不嫁乎？"壁各德曰："吾安能嫁，决不嫁也。"母曰："汝纵欲嫁，谅非急急。"壁各德曰："匪特不急，且终不嫁。"母执其手曰："壁各德，汝勿去我，与我同居。吾自审与世将辞，汝匆匆一行，吾益孤立。"壁各德曰："吾宝，吾安能舍尔，以汝年少弗聪，胡遽及于此。"读吾书者须知壁各德之视吾母甚狎，故

出话不检，初无主仆之分。母闻言，与之致谢。壁各德曰：“吾安能去汝，去即丧壁各德之生平。吾尚知此有二馋猫，最利吾去，去则猫乐，顾吾乃不听其乐，必欲濡滞，令此猫生憎。与汝同居，至于头童齿豁，并汝厌我，我则依倚大卫为命，亦足娱我晚年，想大卫必且收我。”余曰：“壁各德果如是者，吾之欢欣承迎，如迎王后矣。”壁各德曰：“上帝佑汝，吾知汝心良佳，爱我切也。”遂即余额亲之，又以裙幅自偎，笑巴格司不已。笑已，复自小摇床中取婴儿抱而亲之，久乃置儿，拾家具赴厨次，遂携针黹就吾母，仍笑。火次谈笑至乐，吾告以克里格尔凶险状，母及壁各德均动色怜余。余又告母以司蒂尔福司慷慨昂藏，百端爱护状。壁各德叹曰：“似此等人，吾即跣行八百里谒之，亦所诚甘。”时母弟方醒，余抱而亲之，弟竟睡吾腕，余仍置之摇床。遂登坐母膝，以首枕母之肩，母发直披吾颊，余觉人生之乐，无极于此矣。余坐母怀，以目注火，煤身自黑成红，退红成灰，历历如披图画，似觉前此初未离家，即麦得斯东姊弟亦等诸煤身之变换，至于煨烬而止。凡一切恶劣之幻象，若转眼即忘，惟母及壁各德为真亲情所结。壁各德长日织羊毳之袜，有时炉火黑时，则停针以待，火光稍烈，即恃以运线。余乃不解壁各德胡以治袜如是之夥，自少至此已然，然则人生能着几多袜耶！壁各德忽曰：“迩来大卫之祖姨母，近状乃不闻知，今如何者？”母方引目视火，忽曰：“壁各德汝又胡思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吾颇忆及其人，乃久不得耗，心滋省省。”母曰：“他人不思，乃独恋其人，何也？”壁各德曰：“惟吾思力笨，故不能

超越物外，吾脑欲有所思，初不择人而思，而无端奔凑吾脑，自亦不能深拒，究竟其人果如何者？”母曰：“汝之为人，殊无思致，似此蛮妪，乃望其更来溷我耶！”壁各德曰：“吾初无是心。”母曰：“既无其心，可以勿念其人。吾思其人，必仍居海滨别业，杜门而饮食，必不他出，亦断不更至而强与吾事。”壁各德曰：“来或未必，惟其人果死者，能否以遗产授大卫？”母曰：“愚哉婢也，大卫下地时，彼即奔越不欲见此雏，宁能予之遗产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当时固不之悦，至今或否。”母曰：“如何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大卫有弟，势与前殊。”吾母应声而哭曰：“汝胡忍心敢为是言，此块肉讵能累人，以我卜之，胡不往嫁巴格司！”壁各德曰：“我去则密司忒麦得斯东乐矣。”母曰：“汝生癖之乖，一时无两，汝之恨彼，亦大与人殊。汝意殆谓举家之钥，当尔司之，汝亦知彼之代我分劳，殊非恶意。”壁各德曰：“善意耶！无乃许之太过。”母曰：“吾亦深知汝意，今且但论迦茵，汝不闻迦茵恒斥我不省家政，又太……”语时甚嗫嚅。壁各德曰：“太美耳。”母他顾，指壁各德曰：“彼亦瞽说，此安能罪我！”壁各德曰：“是安有人怪汝！”母曰：“然，惟彼因此二事，故欲我勿任家政，且斥不宜为是龌龊者，即吾思之，亦自知其无可。汝观彼夙兴夜寐，长日鹿鹿，百事皆为，百劳皆任，迦茵为我理家，汝尚不能容彼耶！”壁各德曰：“吾奚不容？”母曰：“汝尚抵赖不存是心耶？即汝道及密司忒麦得斯东佳处。……”壁各德曰：“我固未言其佳。”母曰：“汝不能道彼之佳，此即尔过，吾适言知尔意者，盖真知而灼言之。汝每言麦得斯东往往伪为轻蔑，

我之指尔为伪，亦知汝意必非伪。麦得斯东者，讵我知彼佳，汝安能无觉，矧我之识力，正与尔同，固知汝之重麦得斯东也。即有时似虐待一人，此人汝亦知之，不知麦得斯东亦为彼后来设想，初心亦固爱彼人，麦得斯东识高于我，故所为直与我异，我则庸劣无能，每遇正事，乃不知所措手。”吾母言时，泪落不已。曰：“即麦得斯东以家法律我，亦正为吾计，在理吾宜感激，即心中亦不宜蓄此念，有时偶一萌生，则即切责以为不宜如是。”壁各德支颐向火，默不一答。母忽改容曰：“壁各德，尔我勿以言语生嫌，汝为我世界上知心之良友，吾适谴汝数言，此数言即知心人之笑语，汝当不耿耿于怀。尔我至交，即同密司忒考伯菲而购得此屋时，汝自门中出迎，一见如故，交情之挚，直至于今。”壁各德闻言不能更忤，乃力抱余身甚猛，似即为和约中之签题。余闻母言，似解非解，然自言和之后，彼此仍温蔼如初，至于茗饮既竟，增煤炉中，烛光动矣。余复以鳄鱼书读示壁各德，为前时之纪念。然此书壁各德即出之囊中，讵此书永永藏彼衣囊耶，为事良不可解。读已，复论学堂，一涉学堂，即及司蒂尔福司，以余心目中但悬是人，无有他士。是晚至乐，矧又为吾母子末后最好之光阴，故一丝一缕均能纪述无讹。迨十点钟后，门外始闻车声，一闻此声，三人咸起立，吾母即曰：“密司忒麦得斯东家训，令小儿早息，汝仍赴寝为当。”余与母亲吻，不待二憾进门，已避而登楼。方余登楼时，自思此二憾为寒飙，直吹散吾骨肉团圞之热气。明日，余起，颇赧于下楼，以第一次别麦得斯东即属凶隙，今兹再见，踧踖

不可状。余近梯辄返者再，顾又思终不能不下，乃蹑步下楼。及于厅上，麦得斯东负手向火，以面视门，见余入时，似不相识。余即徐步近之，言曰："先生请恕我，我前此负眚，今滋悔之。"麦得斯东曰："汝能悔者，我亦乐闻。"即出手与余为礼，余观其掌上作红瘢，则愧不可仰，盖面上之绛，较彼红瘢为赤。迦茵方治茗，余进曰："马丹无恙！"迦茵愕然，即以茗匙向我，似令余与茗匙把握，问曰："汝假期修短何如？"余曰："可经月。"迦茵曰："从何日起？"余曰："起自今日。"迦茵曰："今日已在家，可以不入帐中，得二十九日耳。"自是以来，迦茵每晨起，必数假日，逾一日即开除此一日，其意似预及假满趣余行耳。迦茵初数日期，则怏怏不乐，及到十日以后，屈指数时，觉勃勃有生气，盖迦茵之不悦我，我乃以莫须有之事，又开罪于迦茵矣。吾母一日置幼弟于膝间，余乐之，则即母怀取而抱之，迦茵忽奇吼如牛痫，余大惊，几落稚弟于地。母曰："迦茵何作此状？"迦茵曰："汝观之。"母曰："何物？"迦茵曰："汝不观若儿抱此乳婴耶！"余见迦茵欲追而扑我，复又坐而欲晕，麦得斯东则以酒灌其口令苏。既苏，则大声斥我，勿令近稚弟。母颇不悦，顾迦茵既言，则亦曰："汝勿近可也。"回顾迦茵曰："汝意良佳。"一日母及迦茵与予同聚一室，母视稚弟之眼，忽举首呼予曰："大卫汝前！"母复详睇余眼，此时迦茵正以线贯钢珠为手钏，见状立止。母曰："我观彼二人殊肖，固吾儿也，即颜色亦与吾同。"迦茵大怒曰："克拉拉，汝何言？"母赫然曰："迦茵何事至此！"迦茵曰："汝乃大愚，汝胡能以吾弟之子，比及尔子，彼二人胡

肖！贵贱不宁有别，匪特形色不类，即其身世亦无有一事同者。吾但愿彼二人终不相类，至于老大，吾万不能居此听尔无谓之论较。”遂疾出，力阖其扉。嗟夫，迦茵之仇我至矣，余此时似无一足恃者，即好我之人，亦不敢示其爱我之状，彼此相见，皆含愤而踧踖无欢。每见三人同座言笑，余一进门，则母忧立见于面，为我虞殆。或麦得斯东方高谈，一见余至，即截然而止。迦茵或在不欢之时，见余而怒乃加甚。而母身居其间，苦乃万状，既不敢正视余面，即片语亦不敢出，亲吻尤万无其事。凡偶加色笑，即开罪于二憾，督责亦立至。母心既防见咎于二憾，而尤防我之不检，适为二憾所陵，故余偶一动足，而母颜即向此二人取进止。吾见母如是，则极力趋避，年假之中，长伏寝室，加被于身，执书于手，远听钟声而已。迨晚，即至庖次寻壁各德闲语，此时则微觉自由，乃不见罪于二憾。然闭置楼心，及潜踪灶下，自以为可免，孰知堂上人仍不吾许也。彼二人者，益不能一日不令我不臻苦趣以遂其欲，须知吾之避彼，正欲以免吾母于督责，讵二憾之不释我，仍迁怒于吾母。吾每于定省之余，即欲外出。麦得斯东止余曰：“大卫，我观尔为癖太孤。”迦茵曰：“孤癖乃如山熊。”余俯首而立，麦得斯东曰：“大卫，凡人性质，惟孤零为最下品。”迦茵曰：“孤零中亦惟彼为最下品。克拉拉汝亦当知若子之病痛？”母曰：“迦茵恕我，迦茵能深知吾子之流品为至下者耶！幸汝勿怒，汝明知灼见，必且无误。”迦茵曰：“吾若无知人之明，尚名为人耶！虽不敢名为知人，而普通之见解，容亦有之。”母曰：“然，尔言至切

当。”迦茵怒曰:“汝勿面谀,我不欲闻。”母曰:“确也,且得诸人言,矧我身受训诲之人,即使他人莫知,我则知之,故吾出之至诚,一无所伪。”迦茵仍理钢珠,言曰:“汝宜言我不识彼,于言尚中,此子至深沈,不能测其鬼蜮之术,或吾怀弟能知之。彼刚欲言,为吾所格,是必有言,容彼言之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克拉拉,世界中明眼人多,汝为阿私,非公道也。”母曰:“爱德哇,我固知汝见地高,即若姊亦百倍于我,我适所言……”麦得斯东即止之曰:“汝言均不当理,趣勿言,汝但能自理其身,勿问许事。”母唇动欲哭,微语曰:“爱德哇言然。”麦得斯东谓余曰:“吾观汝似太孤零,似此品行,吾决不能居吾眼中,令彼暴长而恣睢,今当以法为汝约之。”余曰:“请恕我,我自归时,初非有意为此孤介之行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汝乃欲以詟言自蔽其辜耶?”语至威烈。吾母赫然欲起而护余。已而幸不笞责,但曰:“汝常避我不面,在礼宜集吾前,汝仍弗至。汝知之,我欲尔在此,勿穷避以逃我。尚有一节,宜恭顺勿抗,汝固知我,我所言决行耳。”迦茵忽耸肩乾笑。麦得斯东曰:“我欲尔敬我,并敬密斯迦茵及若母,余万不能听此数岁之小豸,以智术避我,如避蛇蝎。汝坐!”麦得斯东之诏我如叱狗,余亦慑伏其所叱,伏身如狗。既坐,麦得斯东曰:“尚有一节,汝意颇昵下流之人,我决不令尔与臧获为友,汝常居庖次,于尔胡益?至于诱尔之女人,我亦无责。”遂谓吾母曰:“汝以彼为自少相依,特留其人,吾当何术止尔,此特尔生平荏弱不振之质,百挫不能净尽。”迦茵曰:“此节殊无情理之可言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汝与厨娘同处,我决

不汝许，汝宜趣去其妄念。汝知我行事，若敢违吾法者，汝当知因果之所成。我洞识其人，为若母之故，姑容其人。”至此余于是不归楼心，亦不敢面壁各德，长日但盼晚来为避仇之地。嗟夫！困此二憾之中，隅坐一处，手足偶动，即见斥于迦茵，以为生无静理，复不欲张目视彼，果四目相触，而督责之新意旋来，非吾福也。座中但闻钟机徐动之声，或视迦茵以绳贯铁珠。心中自思此人嫁耶？果嫁则娶此憾者，终身无复生气。静中思想，先数炉上砖块，又仰视承尘镌刻之工。即至饮食之时，亦左右如犯荆棘，但觉席上余一刀叉，其刀叉我也；增一胃口，其胃口我也；多一盘碗及其坐位，此盘碗坐位我也；此中尚多一人，其一人我也。至于灯上令余看书，此书又非吾嗜。书为度量表，翻覆毫无意味。屡屡欠伸，虽极力自支，仍不能得，偶尔合眼，则自惊跃而起。处处求避彼眼，而在在又皆触其目光。方九句钟鸣时之第一声，余知安息之期至矣，迦茵即发言曰：“行。”如是者年假之期毕矣。一日侵晨，忽闻迦茵叹息似喜，似释其重负，言曰：“时至矣。”凡人之赴学堂，则悲啼恋家，余独不然，以家居时生趣都泯，觉学堂中有司蒂尔福司护我，即有克里格尔之暴，而亦无恐。时巴格司之车已来，吾母与余亲吻为别，而迦茵即厉声曰：“克拉拉！”余亦不愿苟延，即出而登车。方欲登车时，忽闻吾母呼我，余即窗中外望，见吾母举其稚弟送我，是日天清无风，母衣襟弗动，亭立片晌，余更视，而车已行，不复见矣。见之，但在学堂梦中，则仍见吾母举其稚弟临门送我时也。

第 九 章

余此次至学堂，其光阴如前，都无足纪，直三月为余生辰，尚能记忆其事。于是与司蒂尔福司交情逾密，彼在暑假中，即毕业出门，余恋别与之益亲。此半年中有一事，为余生平之大纪念，故琐琐者均屏弗记，而其日之天色风信，余咸忆之。余一日晨起，忽闻雾霾之腥，地上尚有微霜，讲堂中以雾浓，燃数烛，其光莹莹，同学以手僵呵气，其出如云烟，尚以足蹴踏取暖。晨餐既罢，同入讲堂，夏迫授书，言曰："大卫考伯菲而至客厅，有人看尔。"余以为必壁各德寓物与我矣，跳跃而出，旁坐之人微引吾襟曰："若美食宜分我。"余匆匆出视，夏迫曰："胡急急为，为日久也。"余此时果聪明者，闻夏迫言，宜有所警，顾乃无见。既至，见克里格尔方晨餐，其前一戒尺，一新闻纸，密昔司克里格尔执一书于手，初无他物。密昔司引我近榻，即坐吾次，言曰："大卫考伯菲而，余有要言语尔。"余二目方注校长，见校长摇首浩叹，而口中尚含面包未咽。密昔司曰："汝太稚齿，乃不知世界逐日而变，即生者亦有逝去之人，此事固不乐闻，然亦必须一觉，特薄命者闻之预耳。"余视密昔司乃不能出话。密昔司少须语曰："汝自年假以后归堂，尔家均无恙耶？"又逾片晌，曰："若母如何？"余虽弗知，然中心已战，仍以目视

密昔司。密昔司曰:“今日侵晨有书，言若母疾病矣。”此语一发,似余与密昔司中间隔一重雾,而热泪直奔注而出。密昔司曰:“厥疾甚殆。”余自思,知母逝矣,未及密昔司言而悲不自胜，知大地之上，初无亲我之人。然师母待我厚,不令入堂,留侍其侧。余哭极而睡，醒而复哭，至于呜咽无声。但有悲怀，悲憾于中，较哭尤痛，觉此麻木之悲怀，生其隐痛,不可爬搔。此时思想,初非但思大难,然或出或入,不离乎此。自思此时吾家诸窗皆闭，人声寂然，复思此稚弟如何？密昔司则告我亦病。于是思及门外死父之坟，移时吾母亦将同殡。乃徐登小榻面镜,自照其容,凡人固言童子无积悲,余则不然。惟此一日中，在学堂似享特别之利益，然一人凝思,则愁惨至于万状。已而课罢，群人就我问讯，余悲莫能答,时定明日晚中回家,不附邮车,但附村间笨车。是晚余乃不谈故典。忒老特尔司必欲予我枕头，实则吾自有枕,必欲假我,亦莫知其所为。顾彼亦仅有一枕,何为予我，实则彼可以假我者,亦但有此物耳。尚有一纸,上写无数髑髅,亦以赠我为纪别之物，助我消忧。明日午后行矣,行时乃不期其不更涉此地。是夜车行至钝，至明日十句钟始至鸦墨斯。既至，则寻巴格司，乃不之见。但见有矮小之人，衣黑衣,冠广檐之冠,行近笨车向余曰:“汝非马司德考伯菲而乎?”余曰:“然。”黑衣者曰：“随我,我将尔归。”余于是授手于彼,彼即引我。余私念此何人耶！遂行至一小街,有屋上书乌麦治纫及冠与缁衣之肆。屋小而闷，就中衣服积叠无数，有临衢之窗，悬冠服待鬻。肆之后有小屋,有三少女

治缁衣于其内，地上残帛满之，有火莹莹然。余入时，三少女皆引目视余，复俯而纫。更远有木肆，斧钉之声琅然。黑衣者问一女曰：“美尼，汝治艺如何？”女且纫且答曰：“待彼需时，吾毕矣，阿父勿焦烦。”乌麦即脱冠而息，乌麦胖而短，故少行即喘。美尼曰：“阿父年来乃类江豚。”乌麦曰：“似之，顾乃弗知。”美尼曰：“父长日迟缓，一无所急。”乌麦曰：“我即不缓，于事何济？”美尼曰：“父言当也，吾辈度日，亦大佳，此天相也。”乌麦曰：“吾息已定，当为此子称量其衣材，马司德考伯菲而与我同出外厢。”余即随出，乌麦出黑布示余曰：“此为美材，非父母死者，不能骤用此材。”于是以尺量余身，言曰：“此间之物，是为入时，是为悖时，以时世之兴替，吾自坏物材匪少哉。”天下衣服之变更，正同人事，不省胡来，亦不知安往。实则凡物皆类人之性命，以此推之，代谢亦复易易。余重咎在身，乌能与辨。乌麦复引余入，行时喘不已。既进，复启一关，向外呼曰：“汝辈瀹茗，且以面包牛油进。”余乘物未入时，则静观缝纫，耳中则仍听斧钉之声。已而物进，云以饷我，余见缁衣即伤吾母，乃不能进。乌麦视余曰：“吾已见汝，且与相识久矣。”余曰：“我乃眼生。”乌麦曰：“汝生时及此，吾皆知之，尤能言，汝未诞育，吾已知之。若父，吾旧人也，彼衣可五尺九寸半，彼坟长二十尺，宽可五尺。”时斧钉之声愈厉，余曰：“客亦知吾稚弟如何？”乌麦摇首。而耳中复闻斧钉之声。乌麦曰：“彼今在母腕上矣。”余曰：“天耶！”乌麦曰：“汝有何术，悲哽何为！”余闻言复悲，饭乃莫进。见屋隅有小案，将赴而伏之，而案上尚有衣材，美尼立

起取之，防为余泪眼所渍，成斑点也。美尼貌美而心良，见余痛哭，则为余理发，然微窥之似得意于艺业之将竟，此时悲喜之心，对面各殊也。少须，斧声静，有少年过是间，手斧而口钉，乌麦曰:“周兰，尔业毕乎?”周兰斜其口，下其钉曰:“毕矣。”美尼二颊尽绛，旁坐之二女，则相视而笑。乌麦曰:“汝夜来以蜡治艺欤?”周兰曰:“然，曾否丈与美尼同至一观?”乌麦曰:“可。”因谓余曰:“汝能否与我同观，尔……”美尼曰:“勿须彼。”乌麦曰:“误矣，汝言良当。”余心知必为吾母饰终之物，棺也。实则吾于棺木，初未之睹，但闻钉声，固已料及。此时衣毕，二女去其线屑，即出行肆门之内。美尼叠衣于二筐之上，美尼叠时，口中作微讴，周兰潜入与之亲吻，言曰:“若父已往觅车，吾辈将同赍彼家矣。”语已即出。美尼去指上铜镮，纳之衣中，复又以黑线贯针，簪之胸次，再携外衫，对镜自照，此等事，余皆伏而见之。心中初未有意相属，心则内悲，目仍外瞩。少须车至，乌麦纳衣车中，乃更抱余而登，三人继登。余在车中，觉彼三人共车而乐，即余亦非媢嫉其人，自念身为孤儿，后此所见者均生人，无复亲属。乌麦前坐，此二人者，坐于车后，常常对语，尚欲语予，予不欲答。彼二人乘老人不见，作情爱状，余望而悚然，实则静默无声，独余见之。迨车停喂马，车中人亦下而饮馔，余水浆均不入口，已而至家，余疾下，趋入室中，一见吾母窗门，泪即涌出，尚未近闼，壁各德突出，抱余大哭。少须亦止，微语余，亦微步入室，如恐惊死母。余观壁各德颜色，似久久未睡，忽语余曰:“长夜守尸，若母不纳棺中，吾眼亦决

不舍尸而去。”余入,见麦得斯东一不视余，彼向火而坐，俯首暗哭。迦茵则据座作书绝忙，见余但伸一指，令余把握，作冷语曰:“汝之衣服,纫者为尔量度否?”余曰:“量矣。”曰:“汝在学堂所宜易衣,挈而归乎?”余曰:“归矣。”迦茵寥寥吐此二语外，殊无他言，此盖怜我无母，稍加余以颜色，迦茵之恩挚矣。迦茵之冷涩如是，尚自以为善于克治，持刚决之态，临难不苟，真女宗也。且自命能任烦剧,事事皆形之笔墨,愈显其能。是日自晨至晚，迦茵提坚笔与纸抵抗，可竟日无息。凡部署家政，神愈坚定，觉脸上一丝肌肉均未尝少动。麦得斯东则执书于手，亦无读诵之声，以目注视，可一句钟，初不更翻楮叶，有时置书闲行于屋中。余枯坐，但数其趋走之步而已。麦得斯东既不与迦茵言，视余有同空气,终无一言。室中之声,舍麦得斯东足音,迦茵笔尖,及钟上机械，三者而已，他无声也。余母未葬之先,乃不能见壁各德,但有侵晨下楼时,则见壁各德蹲于吾母及稚弟停灵之门外，晚中则至余床前，侍余睡后始去。余尚忆葬母之前一二日，然甚模糊，余此时竟不能数其时日矣,壁各德忽入,引余入视母柩,柩居榻上,以白布为幂,壁各德将揭幂发棺,盖欲引余朝母,余心痛欲裂,止之勿启。至于下窆之一日,及今思之,尚如昨日,即昨日之事,吾忆之亦不如是了了也。是日在巨厅上，天气未佳，室中陈酒无数,余黑衣上颇带油气,医生赤力迫亦在室中，见余入，即曰:“马司德大卫无恙!”余不敢言佳，乃咽泪伸手与之为礼，医生笑语迦茵曰:“此小友不期长成矣。”迦茵不答。医生曰:“吾观是子，

较前为进。”迦茵攒眉仍弗答。医生遂引余别坐一次，亦不发语。凡此等语，与书中初无理致，惟见即记之，故不期其琐琐至此。少须钟动，乌麦入而告余，令至坟次送窆。送者麦得斯东外，尚有邻人及医生与余。既至门外，见引棺者已处棺于肩上，直趣坟地，既至，众环穴上。是日天气愁惨，异于平日，棺至时，众皆执冠于手，立而无言，已而牧师诵经文。微闻有哭声，则壁各德别立一处发声哭。会葬者皆邻人，余亦不能为礼，但觉恨填胸臆，声咽不复自伸，然泪眼模糊中，尚见美尼与周兰眉语。已而下葬，益之以土，众归。余见母闼，则旧事一一潮上，奔凑脑中，脑不能堪，几于晕逝。归时，众皆不视余，惟医生尚饮余以水，余谢医生将赴寝，医生谆谆慰我，遂别。余知登楼后，壁各德且至，是时屋中万声皆寂，壁各德即来，亦无声响，就余榻而坐，执余手，有时纳之唇际亲之，复摩抚余手者再，始告余以母之死状。谓：“母病已深，但觉心神慌忽，不自宁谧，迨既生儿，吾以为心有所属，病或得间，不知其沉顿已深，逐日败象呈露，惟抱尔稚弟独坐而哭，既而哭止则微讴，声低而悲。吾有时闻声，其音吐似至自云表，嗣是愈胆慑，稍闻人声，即赫然惊耸，然其待我，则终始无改其度。”语至此，微微小扑吾掌，复言曰：“当尔言归之一日，此一日，即为彼恢复彼本来之面目。汝行后，语吾曰：‘我自度不能更面吾玉雪之儿矣！’语时状甚可危，似坚确其辞，决不见汝者。后此尚欲持其躯干，奋其精神，而彼姊弟二人，仍时时督责，若母强自支厉，顾乃不如前状。若母自云将死，顾乃未语彼人。惟一日去死期可一

礼拜，忽语麦得斯东曰：‘吾亲爱之人，吾其将死乎！’是晚吾侍之睡，若母在枕上语吾曰：‘今日对彼所言，为期迫矣，且吾躯疲苶已极，果今夕尚可以寐，寐时汝且勿行，上帝赐福两儿，尤当佑彼无父者。’于是吾长日随若母矣。若母有时亦语彼二人，以若母多情，凡近彼左右，初未尝加以恶语，迨二人去后，始告我以腹心之言。每睡面必向吾，吾行，若母即不得睡。至于临终之一夕，即与吾亲吻言曰：‘果此怀抱之儿亦夭，壁各德，汝必语彼二人，以童尸枕吾之臂，同瘗于地。大卫亦必令归，视吾下窆。汝尚须告彼，谓彼母终时，百转千回，为彼祈福。’语至此，复止，乃轻扑余掌，已复言曰：‘夜深矣。’言渴甚，吾授之以水，若母忽对吾微笑，其状至美。迟明日出，若母复言曰：‘当日密司忒考伯菲而待我厚，每事见容，有时我以慵蠢自咎，夫言两心相爱，即为门庭之福，尔虽不善治家，而吾意已足。嗟夫！壁各德，汝试以腕承吾颈，吾觉尔面与吾渐远，今当与尔相依至熨贴。’吾如言，而若母即终于吾臂上，状亦无苦，但如沉睡。”壁各德语已，余自始至终，竟忘麦得斯东至吾家之情状，但忆自乳抱时之恋母，至母垂死之光阴，前后直接。每每追怀风采，但觉母之慈容，以手搔吾发，又引吾作跳舞状。余今诚语读吾书者，须知吾忘后事但怀前此光阴者，似吾母忽生二翅，凌躐直向前此安乐之时光，将后来苦况删除都尽，故余亦但能忆母前迹耳。此坟中之母，是抱余怀中之母也；彼手中所抱之儿，非稚弟也，我也；其人即为余所经历之我，今永永在母怀抱矣。

第 十 章

母葬后，迦茵第一事，即发令驱壁各德尽此月杪行也。壁各德之心，胡能郁郁居此，居此者，实为我，即有善地，彼亦弗怿。壁各德曰:“吾势当行。”于是彼此吊慰不已。至于余后来之事，二憾默不一言，果彼前一月令我自决去留者，彼亦甘之，顾乃弗敢。一日，余壮胆问迦茵以何时更入学堂。迦茵漠然曰:“似不更赴彼间矣。”诎然遂止。而余及壁各德欲探取其消息，卒不可觅。二憾者，亦不视余为人类，若以目前彼不拘挛余，余亦落落可以自由，向后思之，则终无啖饭地矣。彼既不加颜色，且不令常近客堂。有时偶入，则迦茵立驱余出，然亦不禁余亲壁各德。先是防麦得斯东督课余书，或迦茵口授，祸皆立踵。少须，余大悟，忧之无谓，此时彼意不属余以书，直欲令余蹉跎日月，成为朽人。余初不审其用心之蛆酷，但觉母死之后，如中巨棒，脑气立昏，百事都不省记。尚有一节，余颇了了，知此二憾决不令余更亲学问，即衣食亦不过问，迨长一无所长，直流落村间，有同行乞，或飘流于外，自图其生。惟此等图度，亦不久留脑中，旋起旋忘。一日，余即灶下自烘其手，微问壁各德曰:“麦得斯东益厌我矣，彼初不悦我，今则并眼光亦不一及。”壁各德拊吾发曰:“彼或悲凉，无暇及汝也。”余曰:“壁各德，余心何

尝不悲,彼果为悲而忘我，我胡有憾，今度其人决不如是。”壁各德曰:“汝胡为知其非悲?”余曰:“彼之悲切为己也，至今尚向炉枯坐,然一见我,即易其状。”壁各德曰:“所易之状如何?”余曰:“怒也。”即学其状示壁各德,曰:“彼果悲也,胡为而怒?”壁各德不答,余仍以手近灶。少须,壁各德曰:“大卫。”余曰:“诺。”壁各德曰:“吾前后为尔思之，吾思即左近得一人家,留此以侍汝,顾乃无之。”余曰:“然则奈何?想尔亦非有生财之思。”壁各德曰:“今但能归鸦墨斯。”余闻言曰:“汝果居彼，则吾尚足徐图相见，若竟达天涯，吾何见者!”壁各德曰:“吾安有是事，子在此，吾一礼拜必一至视汝，至于死而后已。”壁各德语时，余自觉心中大梗立时拔置,心为爽然。壁各德曰:“大卫，吾先至吾兄家小住半月,此半月中,余稍稍释其愁怀苦绪，我意汝居此亦非计，不如从我赴海滨,亦佳事。”读吾书者，须知此等佳消息，余安弗悦!若以相见言之，舍壁各德外，即彼家人为余亲稔之人，矧当日待余之善,恒与爱密柳拾石海滩，荡舟为乐，风趣乃擅人间。此遭更往,为乐更深于前,且掬我殷忧诉之爱密柳,用自排遣。既而自思，果迦茵不见答者如何?时迦茵骤入觅物，壁各德即与言是事。迦茵曰:“此孺子赴彼亦空度时光,须知少年人好闲,足生万恶。然而在此亦闲,等闲耳,不如纵之使行,亦佳。”壁各德此时颜色顿变，似有所言，既而复止，知言时将种恶于余身。时坛中有腌菜，迦茵俯而检之，言曰:“此事且勿语吾弟，吾一诺即行可也。”余谢之,然不敢有得意之色，防为彼所见，又泥余行。此时,迦茵则斜

视余面，果微露悦色，则吾事且立败。时壁各德谢去之期已届，吾二人乃饬行事，仍巴格司以车至。先是巴格司车止栅门，戢足弗入，今则径入内庭，为壁各德负箱箧。巴格司负箧时，忽引目视余，余见状，审其有异。壁各德出门，以长别之故，不能无情，晨起，先哭吾母坟；登车，则以巾蒙面，哭不可止。方彼蒙面，巴格司坐而驱车，似无闻见，已而壁各德去巾发言，余见巴格司点首作丑状，余乃莫名其所以，觉其人枯坐，则问之曰："密司忒巴格司，晨气佳也。"巴格司曰："佳。"余曰："壁各德不哭矣。"巴格司曰："为意适耶？"语后少思，则引目视壁各德言曰："适乎？"壁各德笑曰："然。"巴格司移坐近壁各德，少伸其臂曰："果适耶？"如是问之者再，每问则移身近壁各德，时时以臂肘之，至于后来，几于三人同挤，余气息至不能宣。壁各德斥令勿尔，巴格司怏怏，少移其身，然为状至得，似以良法得不言之秘，已则不言，令壁各德言之。少须又言曰："果适耶？"于是复挤余二人于座间，余呼吸又梗，少须又复如是，余知状，则起立不为所挤。已而车至逆旅，巴格司少停，市羊肉啤酒饮食我。壁各德饮时，巴格司复引身近壁各德曰："适乎？"壁各德酒溢其喉，大呛几死。车遂至鸦墨斯，时市人大集，巴格司乃引目向马，遂不复为是状。既至鸦墨斯，汉姆及密司忒壁各德已前候于车站，见余大悦，且与巴格司握手。巴格司见众负箧，则以背负墙，如有所思，迨余将行，则招手引余至人家门外言曰："此事成矣。"余愕然漫应之。巴格司曰："此事不为无效。"余复漫应之。巴格司曰："汝知谁名愿意者？愿者，巴格司一人。"余

点首。巴格司曰:“万事遂矣,吾为尔友矣,此事之成,滋得尔力。”嗟!巴格司所言,余一不之知,徒仰面注视而已。实则余欲即其容止探彼衷曲,殊无成功,以彼木木然,无从得其兆也。时壁各德呼余,余始行,壁各德问余,彼何言?余述巴格司言成功矣,壁各德曰:“其人殊冒昧,然亦不复较此,大卫,汝为我度之,我果嫁者,汝意云何?”余曰:“汝虽嫁夫,其爱我当无变。”壁各德大悦,即于道中抱余亲吻曰:“我心胡能变!”而市上人及汉姆叔侄见皆愕然。余复前行,壁各德曰:“适所言事,汝意究何如?”余曰:“嫁乎?”壁各德曰:“然。”余曰:“事亦良佳,汝果嫁是人,车马则为汝所有,其命车视我,可以勿须车值。”壁各德曰:“吾所爱之孺子,汝意如我,我于前月中已具此成算,果嫁者,良足自由,较之灶下婢为良。须知吾居尔家久,更易新主,百凡莫知所措;且既嫁巴格司密迩之居,欲至吾所爱主人之坟上,俄顷即至,无须于人,即死后亦可埋骨于墓之左右。”语已寂然。少须,壁各德曰:“此事汝果弗悦者,我决弗嫁。”余曰:“壁各德,我安忍梗汝事,且我奚不愿者。”壁各德复抱我曰:“我亦思之至久,为切要久远之图,今当更思之,且与吾兄商之,今且勿言。巴格司人亦坦率,果事其人,亦足以适,此袭巴格司言也。”壁各德语已大笑,余闻壁各德袭用巴格司语,亦大笑,直至于船室之次,笑容尚未敛。船室外景物,较吾初来时尚如恒状,惟略觉较前为小。根密支迟予于门外。入室时陈设如故,余即俯视鱼笼,而虾蟹之相钳,仍杂乱如旧时所见,独不见爱密柳。余问老渔曰:“爱密柳安在?”老渔负篋行

道，汗淋其额，且拭额汗，且报余曰："至学堂，且归矣。"复视其钟曰："或二十分，或半句钟间至矣，彼不在家，人人乃无欢悰，亦奇矣。"根密支闻声而呻，作欲哭状，老渔麾手曰："勿尔，勿尔。"根密支曰："汝不见爱密柳而无欢，不审吾心乃悲惶异于汝辈，以吾为孤孀之人，焉解家庭之乐，凡有所触，均反吾意，惟此女与吾合也。"且语且叹，伏而吹火，老渔则俯其首自语曰："彼又思及老伴矣。"余闻此后，知根密支悼外之心，至今无变也。即以余言之，此来之怏怏，较之前此为懊丧，意必未见爱密柳，故成此状。因思爱密柳归途何出，余将迎之于半道。已而远远见人影，余即知为爱密柳，彼躯干虽少高，然仍幼稚不类成人。此时爱密柳已近余，睛愈蔚蓝，澄如秋濑，二口辅尤可怜爱。既近，余转腼腆，竟欲与之避面，引目佯视他物。爱密柳亦佯为不见，长笑疾趋，越余身外而过。余本拟爱密柳呼予，既不语余，仅能尾而追之。爱密柳行速，余直至船室之外，始及爱密柳。爱密柳斗然回顾曰："汝耶？"余曰："爱密柳，汝道上乃不见我，讵不知为我来耶？"爱密柳曰："汝讵亦不识我耶！"余欲与亲吻，爱密柳趣以手力掩其唇言曰："今非稚子矣。"大笑奔入船室。此时爱密柳状乃大变，故揶揄余，余愈不能坚忍。因忆前此余二人同坐木箱之上，饮食偕之，今日爱密柳乃远我弗就，而就根密支。老渔曰："汝胡为不与大卫同坐？"爱密柳摇首，以发蒙其面，不答而笑。老渔乃出其巨灵之掌，抚其发曰："小猫黠哉！"汉姆对立言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彼迩来跳荡，非人所御。"亦格格笑。爱密柳居老渔家，人人爱怜其慧，老渔尤甚，每

爱密柳以嫩脸傍老渔髭须，凡有所求，匪不如志，实则爱密柳之辩慧娇柔，举止之间，既黠且含腼腆，愈觉增媚，余肝脑均醉是人。时方茗饮，老渔述及阿娘死状，爱密柳泪落如绳，视余默默相怜，余感入五中，不能罄之以语。老渔即以手分其鬓发言曰："此亦无母之人也。"复麾手指汉姆曰："此又其一，惟外状观之，弥复不类。"余曰："密司忒壁各德，果吾新丧，亦得一人如密司忒者，为我将护，我亦不类孤露矣。"汉姆大呼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汝言当矣。"爱密柳即至老渔前与之亲吻，致诚款。忽老渔谓余曰："尔学堂中所深契之友，今如何者？"余曰："得毋言司蒂尔福司耶？"老渔曰："似为是名。"语汉姆曰："此名与吾渔家口号同也。"（凡船之转舵亦曰司蒂尔）汉姆大笑曰："叔氏所指舵也。"老渔曰："船之运动，必资于舵，即以运舵之名加之于舵，相去亦不甚悖。此闲语也，今但问此学生如何者？"余曰："吾别学堂时，司蒂尔福司无恙也。"老渔方吸烟，即扬手动其烟斗曰："是人为良友，足与往来；且其人风仪躯干皆壮美，惟有福者始能接之。"余闻彼称我良友，即大悦，报之曰："良然，其人风仪躯干之美壮，果如尔言。"老渔曰："言美足尽耶！至立吾前，大似……"久之曰："无物不可以肖，英挺哉，此学生也！"余曰："论彼品格，无语不肖，勇猛固如狮子，而中怀坦坦，尤足动人。"老渔曰："其人果向学，则世间殊无难事。"余曰："聪明殆出天赋，匪物不知。"老渔点首至再，言曰："良友哉！"余曰："彼任事如拾芥，读书洞彻了悟，非人所及，即蹴鞠亦绝技，容我数辈，初无所慑。"老渔复点首称可。余曰：

彼词令至佳，凡与人辩，辩无不胜，有时高歌，则声彻云汉，闻之更当心醉。”老渔复点首称可。余愈言愈长，称其度量，复述其忠笃，凡足令人臧写，百举乃不能尽其词，余以孤露之童，入彼帡幪之内，感荷至于无已。方余语时，忽见爱密柳引首向余，倾听至甘美，至于声息皆停。余觇之大异，立止而观其人，众亦移目视爱密柳，争大笑不已。老渔曰：“大致爱密柳亦愿见其人耳。”爱密柳为众目所集，则羞涩遽俯其首，忽自额发罅中引目视余，见余尚注目其人，则离座而去，深匿不出。余仍睡于小榻之中，闻海上严风大吼如狂，风声悲壮，余亦以为必追悼逝者，始为此悲哽之音，因而思已无家，不期哽咽，乃默祷上帝。祷时，并言后此愿得偶爱密柳则心愿遂矣。祷已渐渐而睡。后此即船室中饮食嬉游，一如初来时景象。惟爱密柳恒不与余同出海滩之上，既欲读书，复习针黹，长日几据其半。余自念此女即不读书治艺，亦不能如前之耦居无猜。爱密柳此时已不以稚小自居，娟娟作女郎状态矣。中心固好我，但不越礼蒙嫌而亲我，有时调笑，特小示机锋而已。余省其放假之期，预出迎之于道，而爱密柳知状，则间道先归，见余懊丧而归，则临门吃吃而笑。其尤有情致者，即门次踞小榻治针黹，余则跨小木箱临其左方，读书娱之。至今思及四月芳时，觉日影水光，都含风趣，后此乃不复更尝此种意味。余初至之第一夕，巴格司忽臃肿而前，握大巾裹橘子，不言其谁馈，临去藏于户后，匆匆自行。汉姆见巴格司遗落物事，则追而呼之，及归，则言此物上壁各德。后此每夕辄至，至必以物，然物亦不言所

授，但长置户后而去。物百变不同，有时或出人意表。余尚忆一次为两豚蹄，一次为针囊，一次为苹果，一次为耳珥，一次为西班牙葱，一次为叶子戏，一次为鸟笼，一次为腌腿。巴格司之媚女人，直越出常蹊之外，匪特不易发言，每至恒与壁各德对坐，如御车时之视马耳。一日爱情勃生，忽起夺壁各德治线之小蜡块，怀之而去。明日复至，见壁各德治线时，则出蜡怀中，授壁各德用，既则复怀之，似长日之来，恒为是事，而终不言。或时引壁各德行于沙滩，但曰："汝适乎？"仍如前语，无他说辞。壁各德于其行后，必以裙幅自蒙，大笑不已。于是家人恒以巴格司为笑柄，而根密支独否，意彼亡夫在时，亦复如是，但言是人大类吾老伴也。余居船室可半月，垂归矣，闻彼家人言巴格司及壁各德将同出游竟日，余及爱密柳亦从而出。余知明日与爱密柳长日同车，此人生幸福，夜中至不能睡，迟明已起。方晨餐时，见巴格司已以车至，壁各德仍常服，且为吾母服缁。巴格司衣蔚蓝之衫，纫者制逾广博，袖口直掩其指，领高直推其乱发倒翘于上，铜钮至巨，半臂及裤皆新制，此时巴格司已近上等社会人物。既登车，见老渔执旧履于手，为巴格司祝福，将掷之车上，然不自掷，令根密支掷之。根密支曰："我为孤零之人，胡可以祝人福！似彼全福，适与我反，胡为掷之！"老渔曰："老妹氏仍汝掷之。"根密支曰："不可，吾心果自适者，尚可行之，今汝一帆风顺，仍汝为之可尔。"此时壁各德欲行，与举家亲吻为别，余与爱密柳已并坐车后，巴格司及壁各德则同坐于余前。车垂行矣，若不之掷，行且无时，于是根密

支遂掷破履车上，掷后立哭，余心至怅怅，以为弗吉。汉姆即扶掖其人，根密支哭曰："似我伶仃，仍入卑田院为当。"车行，余亦不竟闻其语。余车先至一礼拜堂，巴格司止其车，缚其缰于阑干上，扶壁各德同入。车上但余二人，余遂以手抱爱密柳纤腰，言曰："吾欲行矣，在礼宜彼此相爱，尽一日之欢。"爱密柳许可，且允予与之接吻，余大悦，言曰："吾心爱汝至矣，若他人图娶尔者，吾将流血与之搏斗。"爱密柳闻言亦不忤，言曰："愚哉孺子！"语后微哂，妙美乃无伦匹，余注视其面，万忧都捐。巴格司及壁各德在堂中，久久始出，复以车野适。道中巴格司耸目向余曰："汝忆否吾前在车箱中以粉笔书何人名者？"余曰："克拉拉壁各德也。"巴格司曰："今兹宜作何书？"余尚曰："克拉拉壁各德。"巴格司曰："其下尚宜增三字曰巴格司。"语已大笑，车为之震，余始大悟，此次之入礼拜堂，成婚礼矣。壁各德此次成礼，不欲人知，至于不立见证，今既为巴格司所发，则亦怩然而羞。既而曰："此事亦云毕矣。"时车至一小逆旅中，肆人似预知余至，列肴于案，饮啖至乐。余见壁各德虽新嫁夫，而举止从容如已嫁者。饭罢，引余及爱密柳出门闲眺，巴格司意得，则坐而吸烟，今日躬膺喜庆之事，胃力大增，独进二鸡并豚肩，至于进茗时，复进腌肉一巨方，食量可云巨矣。黄昏时车归，徐徐行于道上，余于车中觇星，彼此谈笑，所言者，皆评骘余身，余即以所学语之于众，而巴格司亟称余为能，微语其妻曰："此小才士也。"语罢，后出巨衫蒙余及爱密柳于此衫底，彼此偎倚，乐乃无极。余思后此成婚日，或在树里田间，自度境况，毋须家为，躯干

弗长，智慧弗增，长此垂龆之光阴，不亦乐耶！且彼此相将，徒步于野草涧花之侧，趁此阳光闲玩；夜中则枕苔而卧，为清冷无翳之梦寐；死后，众鸟为余启土而葬，亦大佳事。余趁车行，而心思飞越，如入他星球之内。已而至矣，时已中夜，巴格司夫妇即门外为别，自归其家。余见壁各德行，则凄然自念，壁各德今非我有矣。是日非在爱密柳家者，即枯坐达晓，亦不归寝。老渔及汉姆知余恋壁各德，则陈酒馔，令余开拓雅怀，而爱密柳竟与余同坐，此为至船室中第一次耳，余悲怀为之少抒。是夜潮生，予亦将睡，老渔及汉姆遂入海行渔。屋中但根密支及爱密柳与余，惟余为男子，觉胆力森动，自诩将保护此二妇人，甚愿有巨狮毒蟒入门，将噬此二人，余则奋勇力斩此物，则勇名当自施布于宇内。顾鸦墨斯中初无怪物，余无术，但能于梦中与毒龙斗也。侵晨，壁各德已至，临门呼我。晨餐后，引余至彼家，小屋两楹，颇精洁。即以庖次为家人起坐之所，其中有橱，其上有软盖，可以掀动，罩此橱面，状似作字之枱。其上有书，为福克司所著，中纪前此为宗教殉节之人，余即所取而读之，及今追思，乃一字不复省记。后此每至其家，即取榻踞而就橱读此书，书中多画图，均烧杀烙死之象，魂魄为悸。迨长，偶记书中惨状，即忆壁各德家，既及壁各德家，即及书中惨状，若两两比附，不能分析者。是日，即与老渔及汉姆别，遂居壁各德小楼之上。榻上有小庋阁，鳄鱼书即置其上。此榻壁各德专为余设，语余曰："亲爱之大卫，汝当知吾，苟一日居此，其上有瓦足庇风雨者，必为汝施此榻，吾亦决不他用，长日

候尔临莅。即使尔至亚洲中国,亦当知吾之施榻是间,一无改置。”余知壁各德本之至诚，乃至再鸣谢。此语即第二日晨起，以手腕加吾首，一一语余者。余即于是日归,巴格司御车,壁各德与余同坐而归,既至门,壁各德弗入,执手悲不自胜。余见其车行,余引目内盼,屋中人都无笑容,此际悲酸,有非万言所罄者。后此光阴，但有一言，彼二人竟视我如无物,生死一听之余。余回忆及,尚觉恨填胸臆。家居寂寞,至无聊赖,入无亲而出无友,饱暖饥寒,一不见问,大类丧家之狗。余当奋笔记此时,尚觉有一股惨黑之气,扑我笔端。脱使当时置我于极暴虐无纪之学堂，余亦甘心受其笞责,顾终不能得其部署。彼二憾者,匪特视我如畜,质言之,竟类弃物。此时麦得斯东家渐陵替,即使小康,彼亦断不更令向学。以理论之,不饿不笞,已非虐待,顾余之所受者,似此身若有若无,不系二人之眼孔,彼饿我笞我,尚有已时,而此冷淡光阴,则真绵绵无绝期矣。逐日逐月逐年,二人之状咸如是而已。余有时自虑果得病者,不知彼人又将如何?能否至吾病榻一问，卜之以状，其或不来。此二人在家时,余固与同饭,若他出,则一人自食。舍饔飧后,出门游憩,初不嗔责，惟不令交友，大抵一出论交，诉其冤曲，将不利于二憾。以此之故，医生赤力迫常来招余;医生亦正悼亡，以世交之故，用慰寂寞。 而迦茵力持以为不可,每数请,但许一行。余至医生家,则畅适不可言状，既展其书，觉屋中皆药香触鼻,余且静观其调药。此时壁各德亦不能至而亲余,二憾既恨其人,遂不听前。壁各德仍坚守前约，悬榻待我，每

一礼拜,必于近处约余相见,且来必以物饷我。余屡请造壁各德家,乃不许可,然久久始纵一行。至时,见巴格司颇吝其资,壁各德则时讥其吝。巴格司本有余积,置之床下,严扃密镭,谓为衣箧。壁各德欲得其资,非久久商酌裁量,初不可得。余思壁各德每以饵馈我,滋非易易。以上时日,余苟非有旧书排遣者,其状直等诸囚拘,每拈故书,辄读数遍。嗣是尤有一境界较前尤遽,苟余知觉未泯,则永永不忘其事,即在笑乐之时,偶一念及,亦即斩然无欢。一日,余在门外排遣,方欲至家,见麦得斯东与一人同行,余见而踧踖,欲急趋而过,其人忽曰:“汝非白鲁克司耶?”余曰:“非也,吾为大卫考伯菲而。”其人曰:“汝妄矣,汝决为白鲁克司歇非而。”余闻言,忽悟及为密司忒昆宁,即前此麦得斯东引余至船中游历时所见者。其人以手拊吾肩,欲挽余面之,旋曰:“白鲁克司,汝如何,曾读书乎?”余莫知所答,以目视麦得斯东。麦得斯东曰:“彼家居未尝赴读,此人措置大难,吾不审为之地。”语时视余作厌恶状,少须,即移目他瞩,不视余矣。而昆宁尚以手拊吾肩,余至欲脱去其手,昆宁曰:“汝平日佻佻无伦,今尚如前状耶?”麦得斯东作鄙状曰:“彼胡不然,可纵之去,汝悉心劳问,彼感汝耶?”昆宁即释余,余奔归。既至门,余回首望彼二人,尚呶呶作语,殆议余也。是夕,昆宁即居吾家。明日晨餐甫罢,余下座,将至门,麦得斯东呼余,正色引余至别案,而迦茵方治针黹于其上,昆宁纳手衣囊,以目外瞩,余拱立面此三人。麦得斯东曰:“大卫,少年人居世界中,必任以事,断无闲居此世界中而无事者。”迦茵即疾

言曰:“似汝所为,万万无可!”麦得斯东曰:“迦茵,兹事听我言之。”复曰:“少年居世,必有所事,空闲非法,似尔横逆之儿,尤宜刻苦自新,方足成人,以我思之,必困汝于苦趣,令磨折其筋骨,方始变化气质。”迦茵复曰:“倔强断非法,必折,必折。”麦得斯东以目视迦茵,似止之勿言,然闻言亦甚首肯者。复面余曰:“大卫,汝当知吾家非小封矣。汝固已读书,今日读书良非易易,即使读书不糜费,吾为尔出少资,然以吾思之,汝居学堂,于汝无益。今为汝计,当于世界中竭力争一啖饭地,以预为得策。汝亦当知吾有酤酒之肆?”余曰:“闻之,今忘之矣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识与弗识,无伤也,此肆为密司忒昆宁所筦。”麦得斯东语时,余不期引目视昆宁。麦得斯东曰:“适昆宁言酒酤中须得童子任琐事,吾思与其倩他童,不如用汝。”昆宁即回首曰:“此子想无他事足胜其任。”麦得斯东怫然不之答,即曰:“汝赴肆时,所应得之资,足资尔零用,至于所居及澣衣之费,吾任之。”迦茵曰:“为数若何?尚宜一核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即尔衣服,吾亦任之,计尔力作所得,或不足于衣,汝今同昆宁至伦敦矣,此行观汝能否自食其力。”迦茵曰:“汝试思偌大之年,乃有人为汝司衣食,汝当知足,勿萌异心。”余此时自审二憾之谋,明为余策,阴则逐余,余已知矣。顾年久不忆此时性情,喜耶?惧耶?以理言,则二者兼综,但言其一,初未当也。余此时不能更思,以昆宁明晨即行,读吾书者,须为余记此明日之晨,以十龄孺子,冠半旧之白冠,环以黑纱,为母持服,衣黑外衣,衬以坚韧之裤,此殆迦茵知我将赴世界中战场,与人

争饭，故衣必坚韧牢实，庶不至于败衄。余之服饰既如此矣，而世界中产业，则悉藏一小木箱之内，于是遂同昆宁趁邮车赴伦敦为苦力矣。乡中之礼拜堂，家中之门宇，树下之茔兆，渐渐为物所蔽，永不之见矣。余外所翱翔之地，及纪念之物，悉掷吾后，但觉天海茫茫，一身前趣，为可悲也。

第十一章

余今日著书时，年长矣，人世悲欢忧乐之事，所经滋夥，遇事不为动色。惟思以十岁之年，即为苦力，于心不无耿耿。矧余天资非薄，所学均可几及中人，而性情尤笃挚，于人有恩。及至是间，身心交瘁，因思世人皆同铁石，见而弗怜，遇事一听之荼毒耶！久久果乃无人见悯，于是遂以十岁之年，果为苦力于酒肆中矣。肆居太姆士河之次，今日新屋毗连矣，而此肆仍老屋，门宇高于后户，而后户直趣河滩而下。后户有小石步，直没水际，潮生步在水中，退则接于淤泥之上。乱鼠窜逐，见人不避。屋中木质近朽且垢，楼级亦腐。地窖中长日闻鼠声，余纳此情状于脑中，一日不能恝置。肆中贸易，人多种杂，大宗消路，皆舟估载至印度。舟来厚载空罂，肆人受之，则就日而视，其中有破裂者，即却而勿受；选既，则以水涤去其污；涤既，则历粘招贴于罂上；或以火漆封其塞，罂满，则又纳之筒中。此等事，均童子为之，

余其一也。与余同事者可三四辈。涤器地颇近昆宁坐处，可以游目及之。余受事之第一日，昆宁命老辈督余，其人曰密克倭而克，衣破烂之犊鼻裈，冠纸冠。语余曰："父为舵工，每逢伦敦府尹赛百艺会时，则冠黑绒之冠，行于市上。"又语余曰："有同伴，其名至奇，名曰馕屑山薯。其以此得名者，以面无人色，有类馕屑耳。馕屑之父，居梨园中为贱役；馕屑之妹，则为小鬼。"余与是人为伴，所辱至矣。思及身在学堂时，有司蒂尔福司诸人为侣，今乃下侪佣保，为耻已极。自念一沦贱业，将永无伸眉之日，思极则愧不可抑。凡前此所业，至此悉无所用，且逐渐而忘。书至此，至于不忍详书。恒乘密克弗在，洗涤酒器，而眼泪直与水同沸。迨至十二句钟有半，众将就食，昆宁则以指叩壁令入。见一中年胖客，衣棕色外衣，黑色之裤，发秃如鹅卵，不着一丝。余入时，即视余。余视其衣，则腻垢不堪，惟领巾略新，手执行杖，其上有穗，亦已垢腻，有夹鼻眼镜，悬于襟上。余后此方知此镜非其所需，特用为外饰。余入时，昆宁曰："此即其人。"胖客伪为恭谨，言曰："此即马司德考伯菲而耶？"余曰："然，先生安乎？"胖客亦问余，余谨对曰："佳。"实则中心成痗，亦伪佳耳；顾即非佳，亦不语此胖人。其人曰："吾得密司忒麦得斯东书，请尔居吾家，吾家有空屋，即用是赁尔。"昆宁曰："此君曰密司忒密考伯。"密考伯微咳曰："此吾名也。"昆宁曰："密考伯与麦得斯东友善，专为吾肆招延贸易，汝此来，麦得斯东令尔主其家。"密考伯曰："吾居在昔的街，温得扫高楼。"余鞠躬曰："闻之。"胖人曰："伦敦之地广

博，汝年少，不审道之所出，防尔莫辨道里，故自至引尔。”余大感谢。胖人问昆宁曰：“吾将何时至？”昆宁曰：“夜中八句钟。”胖人曰：“如约。”遂戴冠执杖噫气而去。去后，昆宁予我以工钱，每礼拜六先零。余今忘其为六为七，殆先六而增余七耳。昆宁先予一礼拜之值，予因托襭屑负篋至高楼，予以六辨士，以余力未能胜篋也。晚餐可六辨士。八句钟时，胖人至，予涤面同行。胖人每逢转折时，必处处令余识之，勿令迷道。既至，楼宇之破烂，一如其人，尤有同者，虽破尚涂饰其外。彼引余见其妻，妻瘦瘠如婴重疾，为状非少年。坐于客厅，抱婴儿饮乳，儿为孪生，然时时以口就乳无休时。尚有二儿，一为男子，可四岁；一为女子，则三岁耳。有女佣颜色黝黑，作牛喘声，尝语我为无亲之孤儿，养于育婴堂中。余卧室在屋顶，居彼之后小屋，家具零星弗备。密昔司引余入视，群儿尽随，既入少息，言曰：“吾不料与吾父母同住时，乃转以屋赁人，惟密考伯涩甚，初亦无恤及此矣。”余漫应之。密昔司曰：“密司忒密考伯艰窘之形，至今日而棘，今兹能否自祛其累，正尔难言。吾当日与吾父母同居，乃不审人间有一穷字，今则阅历深见地高矣，此亦吾父所恒言者。”余闻言仍漫应之。然微闻密考伯曾隶水师，不审是言是否为彼妻告我，则不能记忆矣。当余侨寓彼家时，密考伯百凡皆窘，但有过从贸易之家，为彼居间，得少资而已，有时竟空无所有。密昔司又言：“密考伯债主若不假借者，势将涉讼，然吾意甚愿其早讼，取血于石中，血安从得！若令密考伯清偿其债，责安有者。”余私讶密昔司胡以举其家事告我稚齿之

人，是必以我十岁之年，行佣于外，固深洞世故者耳；抑负其不聊之气，即非我，亦将掬此酸泪，诉其怀抱之儿，亦未可知。彼复言极力为谋助其夫子，顾乃弗逮，然尚悬一铜牌于门次，言密昔司密考伯家居授女学生。顾余乃未见有望门执业之人，匪特无是，即稚年之女，亦未有窥足其家者。家中亦无黑板白笔之属，备生徒之用。凡临门者，多半为债主，其来无时，至有汹汹然，势将噬人。中有一人，积垢满面，状类皮匠，于七点时，夺门侧身入内，至于楼级之下，大呼密考伯曰："汝下，此时当未他出，汝当以钱还我，避匿者非丈夫。若我之为汝，决不为此。汝趣出钱，汝闻之否？"楼中人弗应，皮匠遂极口肆詈，盗也，小人也；久久仍不得当，遂下楼，至通衢之上，戟指向其楼窗毒詈。密考伯鼠伏惶悚，愧愤交迸，几欲以刀自劙。逾半句钟后，复以刷治其履，歌讴儒缓，出门而去。即密昔司之性质，亦升沈随人意，故亦不怒。一日，官中取丁税者至，不得资，密昔司大骇而晕。四点钟后，则饮酒食肉，盖鬻其两羹匙，始得酒与肉。逾日他出，为债主所引，散发奔归，既至，亦晕不省人事。然是晚复距炉饮酒，进牛肉，与余论其外氏故实，累累如贯珠。余每罢工，即居此与之谈论，惟饭膳则不与之俱。余每餐得一辨士面包，佐以牛乳一辨士。彼庋阁中拓其余地，容我庋置少物。顾余虽俭约如是，而六先零中，破耗已不少。余本恃此延一礼拜之久也。计自礼拜一至礼拜六，初无一人存余于佣保之中，一若听余自为生死。惟礼拜日牧师敦勉数言，亦无关于痛痒。余虽贫贱，然年事未多，每

晨赴酒家，见糕饵肆中昨日留余之物，陈列肆前，减值以售，余才不能已，购取而食，是日膳费遂空。乃于数日力减其费，市少面包食之，或布丁少许。余竟识得二家布丁肆，然二家一贵一贱，一精一窳，余必先视囊钱，后乃与购。一家在圣马丁礼拜堂之后，今则迁徙，易数家矣。彼家布丁，以葡萄干和面为之，为值颇昂，二辨士之布丁，乃不及寻常一辨士布丁之巨；一家居司忒兰得街，今日屋亦易造，彼家所为布丁，坚实无伦，葡萄之脯，但疏疏如晨星，钳诸其上。方余到肆时，笼蒸方熟，余恒购而食之。自计钱有盈余者，则午饭必购面包一辨士，牛肉四辨士，或不食牛肉，则得牛油，媵以啤酒一杯。一日，余家有余面包，挟至牛肉肆中，命出牛肉。佣保见余踽踽一人，疑之，时时睨余，更招他佣同视。余食已，出半辨士赐之。有时囊有余资，则亦买已熟之咖啡，用佐面包。果囊空者，则纵览熟食之肆，涎流弗可止。时交夏令，天气炎熇，余偶入酒肆，问肆人最精之爱而酒一盃可几许者。是日曾否为余之生辰，则模糊不可省记，但觉欲少费此数文钱，以图一醉。肆人曰：“美酒一杯，可二辨士有半。”余即出二辨士有半，索酒，令斟满，肆人不即取酒，视余久，复入与其妻耳语，妻亦猝出，尚执针线于手，二人并相余面，余不期愧形于色，而二人尚絮絮问余家世及年龄，且问胡从至此。余简举其词答之，肆人始出酒。余知此酒非烈，饮既，主妇出而与余亲吻，以酒值还余，见余似颇怜悯。余此时正奇穷，偶得钱即购物食之，以长日劳苦，不能求果其腹，其治事则与下流孺子勤劬，至晚无事时，则闲行

于市上，果使天心不佑者，从兹流为盗贼，亦正难决。昆宁者，市侩耳，余之正邪，胡关彼事。余虽不甘为此，顾容忍不即宣于同辈，亦不示昆宁以不屑状，故无知余之衷曲者。尚每日涤器，以逃隐佥壬之目，且效力倍于常童，固知不肆其力，将并此咸不能得须斯之留。与余同业之人，虽长日合作，余终矫然不类其污贱，于是同业者称余为小君子。中有一人曰格里，专司载罂于筒之役，又一人曰迭迫，则司举筒登车者，此二人独称余为大卫，惟交厚以后，始有此称。余涤器时，每每语以故事，听者遂服余博。穖屑见众崇余，则时加媢嫉，密克痛斥之，以为非礼。余此时即欲逃越，亦不审税驾之地，因亦弗萌是念，而中心则长日戚戚，不以此业为可。此事即壁各德亦不奉白，防触其悲。余一身悲哽，已自不聊，更观密考伯之受迫于人，则更增其悯，以同病之故，转与密考伯夫妇亲爱。密昔司坐筹生计，余不期亦为赞助，觉密考伯处景日迫，余忧几与之俱深。在例礼拜六之夕，余食稍丰，以一礼拜之工资，荟于是日。囊中既有六先零，一至肆中，则不能不择尤而食。且是日给假早，晚与密昔司言，则累累道其苦况，不绝于口。礼拜之晨，余少间，而密昔司仍抽其苦绪，言时，密考伯恒失声而哭。或夜中归，言无他法，但有犴狱；睡时则又言窗敝矣，果有缘得钱者，则此窗必趣修，其外将加以幂。所谓缘者，则密考伯之口语，每日时时温之，如背故书。逐日以来，密考伯与余交情日挚，在势年长数倍，原不宜处我朋友之列，顾彼此穷愁，不期各忘其分。余虽贫窭，终未尝扰彼一饭，以密考伯贫极，余不

忍扰之也。一日垂暮，密昔司呼余曰:“考伯菲而，尔我初非外人，密考伯势至山穷水尽矣。”余观状，见密昔司二目尽肿，呜咽言曰:“家中舍一丸牛乳油外，庋阁中一无所有矣。”复曰:“吾用庋阁二字，固在外家习之于口，今不期尚仍此称，吾意盖言家中空无一物耳。”余大愕，失声而呼。时余囊中，尚有两三先零，以钱数计，是日必为礼拜三日，因出钱授密昔司曰:“姑以此相借。”密昔司即与余亲吻，立推其钱还我，言曰:“亲爱之考伯菲而，世安有此，在尔出之忠诚，感且不朽，顾吾所求者，盖别有所事。”余曰:“苟可为力，匪不如命。”密昔司曰:“区区数家具，其为银茶具六，银盐合二，银糖合二，悉已易钱。且私贷于人，亦非一次。顾此二子恋乳，吾乃不能自出，因思与吾父母同居之乐，今乃一变而为窭，心胃如刓，痛不可止。今家中尚有数物事，可以易钱，然密考伯万不能自赴质库，女佣大不足恃，吾亦弗托其人，今尔者……。”余即应声曰:“可，可。”当时即为密昔司摒挡此数物事，后此每至酒肆之前，必为密昔司售卖零星之物，习以为常矣。时密考伯有残书数卷，置之格上，名为藏书之库，此物最先飞越出门而去，余挟至昔的街旧书之肆，无论数钱，得即予之。书肆之人，每夜必醉，每晨必为其妻诟谇。有时迟明至肆，见此肆主爪痕被其额，或眼眶暴涨作青蓝色，余审昨夜槁砧为人捣矣。迨议价定，而主人四索其囊，始集成数辨士，余醒未醒，手尚悸动不止。其妻则著拖履，抱儿肆詈逐其后。有时或百索不得钱，则谢余曰:“汝少须更以是书至此。”其妻潜送余至门，出数钱授余，仍取其书。余意

必肆主醉中,主妇探囊而窃取之也。至于质库之中,与余亦稔,司柜者颇重余,恒问余以腊丁之名词,余且答,司柜者且出钱,且视质物,口中仍啾啾不已。余每为彼质得一物,则彼夫妇夜中必饱食,间亦延余入座。顾物尽而人仍馁困,遂入公家养穷之薮,索债者乃不入其门。临行时,尚语余谓:“佳运已终,行有死耳。”余闻言心碎。后此余闻迁入穷薮时,未交午后,已斗叶子矣。密考伯去后第一礼拜,密昔司嘱余往视密考伯于穷薮,余不识道,遍问路人始至。密考伯似知余至,至门外迟我,相见俱哭。密考伯尚告余,凡人每年进款至二十镑者,或糜费至十九镑十九先零六辨士,此即为世上福人,以所余者尚六辨士也;若费至二十镑以外,则即为穷困之人。后此向余假一先零授司阍者,即作书命其妻还余。既得一先零,即拭泪复与余作笑语。屋中有小火炉,旁竖两巨砖,以省煤费,且留余饭。已而同寓者至,亦一窭人,提一羊肉,三人剖而食之。顾少一刀叉,密考伯命余登楼,向浩白赓大尉假之。余视大尉屋中,有一褴褛之妇人,膝下二女,乱发不栉,均有饥色。大尉之衣,缕裂不完,须蓬蓬然,外衣宽博,不衷里衣。屋小不容人,夜中展茵,日中卷置墙隅。所用刀叉,纳诸墙上小窦。余问时,匆匆在二分钟间,而大尉行状,余皆悉之。时三贫人同饭,觉意味迥别于常。余食已,还刀叉于大尉。即将密考伯消息告诸其妻,彼见余归,即颓然欲晕,旋调鸡子饲余。已而笨重之家具皆空,则非余为之变置。后此但留一卧榻及数小凳,与一小案未售,余与居停主人,即恃此为用。如是者,不记几时,而密

昔司亦将与其夫同居。屋既非密考伯所有,余则将其钥匙归屋主人,主人以密考伯逋负久,得之大喜。余亦近彼穷薮赁得一小屋,且喜时时得与密昔司相见,而女佣亦居近彼间。余居处在高楼峰极之上,开窗下面,则适面积机之场。余居是间,自念密考伯流离至此,而余尚庇此一椽,则直上界清都矣。时余亦长日赴酒肆,一如往日;而其中心之抑抑,亦不殊于往日。惟余往返酒肆及寓楼中,独往独来,初无新交,故亦无知余之轶事。计至此时,百无所改,但觉衣已垂破,无更易之新衣。而密考伯家,际此亦有数亲戚加以周赈,转觉无饥馁之患。其在穷薮中,无逋索之声,余每食必与之俱。余盖以资授之,仍如往日之为宾主。余每晨起,即闲行于伦敦桥次,觇日光映射水中,及往来行人;夜中至穷薮,与密考伯徐步庭中,或与密昔司清谈。而昆宁竟不知余之所居为何向也。密考伯虽不饥馁,然尚有借券一纸,仍为债家所逼,已而并此而清之。密昔司语余议院中定律,更居此六礼拜者,密考伯仍足自由行于乡里间。密昔司语时,密考伯亦与闻,叹曰:“从是以还,苟得天缘,必不凌夷至此。”复言国家所以待穷人者,过于苛虐,拟上书下议院,请易是律。时穷薮中有俱乐部,以密考伯通文,在会中占优胜地,遂举其大意语会中人,众皆称可。密考伯固善人,凡公益所在,则奋不顾身;其切于身心,转形淡漠。既见众人承诺,乃洋洋署稿可千言,陈于会所,请众阅之,果可者,请众签名。是日期会至,余亦往觇其盛,遂请假于酒肆中,先至会所,隅坐以观群人续续入,以余久居之故,亦微识我。顾屋小人众,

其莫可入者，则侧耳听于门外。签名时，轮流秉笔，署已即出。大尉浩白赓声音至巨，言曰:“众果未悉者，吾更语与众闻之。”于是续续而问，大尉亦必历诵而告之。其中有数语余尚忆之，似云:“具状人恭求贵院俯允施行，吾辈亦国家颠连无告之赤子。”此数语以屡读之故，精熟如流。密考伯以笔墨出彼手，则倚背壁间，翘其一指近唇际，跂足摇动不止，自鸣其得意。

第十二章

密考伯状入，议院可其请，且命密考伯如律开释出穷薮，债家勿问。即彼革匠亦改口言曰:“吾初非逼迫，以彼负我久，即求见还，亦人情所有。”密考伯见释之一日，归时会中争迎其人，并余及密昔司亦得炙羊肉食之，用以识庆。密昔司叹曰:“余每逢佳日，即忆吾亡亲也。”余曰:“二亲逝乎?”密昔司曰:“吾母逝时，密考伯尚非窘，即窘亦不至逼，惟吾父尚后死，恒为密考伯担任其事，已亦逝去。”语时泪落乳儿之面尽湿，余此时有语，久欲问密昔司，今发吻矣，因曰:“马丹，今密司忒既出此间，后此作何生计，亦预有谋乎?”密昔司曰:“吾家人筹画，密考伯必出伦敦，方足图食，汝当知吾夫干才，初非恒人可及。”余曰:“然。”密昔司曰:“干才固非小也，吾家人言，似密考伯之能，有人为之奖引于

税关中，尤与其人为称。吾家人之力，但能施之乡党，故必令密考伯至迫立墨斯，且以趣行为当。”余曰：“行宜也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家人言此去苟得当者，即足任事。”余曰：“马丹亦出行耶？”语至此，密昔司下泪曰：“吾焉能舍去彼人，密考伯之为人，即有艰琐之状，亦不质言，吾患其性烈，将有非常之举动，故往往追逐其人之后。吾母赐我之珍珠项圜及珠钏，吾售之于人，仅得半价，即珊瑚珠亦吾父所赐，其售人直同弃掷。然密考伯之于吾，不能视等是物也，此事万不能行，汝勿以此叩我。”余渐不可耐，盖余意初非令彼夫妇离析也，因久久不能答，但有注视而已。密昔司曰：“吾夫固有不如意处，乃不审后图，是其所短，顾虽如是，吾实不忍决去其人。”语时以目视壁，声嘶欲哭。余大惊，即奔赴俱乐部，寻密考伯令慰止其妻。至时，密考伯方与人歌，余奔入语状，言夫人且恣哭，宜归慰夫人。密考伯闻言亦哭，引余立行，时方嚼虾，猝起而虾之须末碎落其身，既归，即曰：“爱吗安琪儿，汝何事而悲？”密昔司曰：“吾安能舍汝而去！”密考伯直挟其妻于怀上，曰：“吾性命听之，兹事吾岂弗知。”密昔司尚自言曰：“彼为吾儿之父，又为此孪生者之父，复为吾挚爱之夫子，吾万……万……万……不能去此，密考伯。”密考伯见其妻出切挚之言，则亦大哭，令其妻仰面，止之勿哭，顾愈令其仰，妻乃愈俯，愈令勿哭，哭乃愈悲。密考伯计穷，但有同哭，余不期亦续续泪下。于是三人聚哭于门中。少须，密考伯告余曰：“汝少出避，吾将抱之登榻。”余本欲归寓，密考伯坚留余勿出，静待闭户之钟声，余乃立于楼阑之次。少须，

密考伯移小榻坐近余旁，余曰:“密昔司今如何者?”曰:“神乃弗旺,此反动之力也,须知吾此去,直孤立于世界之上,彼胡能不悲!”语时,坚执吾手,始但呜咽,已而大哭,余心绪潮涌,以为彼今日出坎之日,在势宜喜,胡反喜为悲,大抵奇贫已久,今舍贫而去,转觉失所依赖。已而钟动,扉且阖,余遂行，行时至怏怏，颇防彼妇有自裁之妄想。又以彼二人且行,余亦无所附丽,憔悴困顿中,猝得奇想，忽忽之间，遂尔定策。此策之来,亦以余与密考伯相处久，彼行，余将更觅新居停，于心滋非适。计自陷身佣中，罢役后，尚有密考伯夫妇足为余友，若易故求新，则索然何味。且此肆如大圜,舍遁逃外,殊无术以脱此厄。计到此后,迦茵仅有一笺,若麦得斯东殊久久不得只字存我,间有一二次寄我旧衣,尚转自昆宁之手。衣中来书,但云迦茵愿大卫勤于所事,一语而已。至于起居饮食，一无所问也。明日密考伯夫妇迁出穷薮，而薮外赁小屋，暂寓一礼拜，此后即赴迫立墨斯矣。密考伯遂自至昆宁肆中告别,言:“大卫本与我同居,今当还君,此子品德良佳。”昆宁闻言,即命查迫,其人已娶妇有家,遂以予属诸其人。余不置可否,即奉令而往,以余策定，初亦无恤。密考伯未行之先,余仍与同居，以行将判袂，情益胶固。行之一日为礼拜六,夫妇延与同饭,席中有猪肉及布丁。余于前一日鬻得一小木马赠其子，又购得小瓷童赠其女,用以识别。又与其女佣一先零,酬其服役之劳。是夕主客至乐,中心恋别,外状滋适。密昔司曰:“考伯菲而,吾后此永永不忘足下在困苦中极力助我，且尔之居吾家,便捷轻利,

知无不为，汝岂赁客，直挚交耳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妻听之，考伯非而之心，怜贫而好义，其手……”语至此，复嗫嚅言曰：“其手终能为余以物易钱。”余闻言，即陈谢曰：“此胡足言，但临别不能无眷眷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亲爱之小友，吾年数倍于尔，阅历至深，须知他阅历者，则吾不知，惟贫贱中阅历，独吾为精。此在富贵者，临歧或留物为赠，我则窭人，亦但有赠言耳。即吾所言，不为无见，所恨能言而不能行，遂无聊至于此极。且吾所赠尔何言？亦曰：今日所宜为之事，勿贻留至于明日，缓忽者，光阴之蟊贼也，当力擒之勿释。”密昔司曰：“此言吾父恒言之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岳固有见者，然以岳氏之年，其检铅字纳诸板中，尚无恃于眼镜。惟适所言，不误光阴之宗旨，乃遽施之吾二人婚嫁之中，至今思之，不无太早。而所浪之金钱，至今乃不能尽弥其隙，为可悲也。”语已，复面其妻曰：“吾非谓娶尔之不当，生其怨讟之言，须知决非吾心。”少须又谓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吾尚有第二语赠尔，譬如年进二十镑，竟岁费至十九镑十九先零六辨士，此福也；若年进二十镑，竟岁费至二十镑六辨士，此祸也。不特此也，且花落而叶萎，佳运之神，践之于地，一一如我生平矣。”语已，饮酒翕唇，噫气为学生所驯习之音。余即鞠躬谢曰：“适先生所言，铭诸肺腑。”迟明，余送彼夫妇首涂，密昔司谓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尔为我家任劳，吾安能忘，即欲忘之，中心亦有所不忍。”密考伯曰：“行再相见，祝尔平安发达，果来日悠悠，能鉴吾之失，用全其身，则吾生尚能为汝之益，亦不云虚生矣。果使佳运遄来，汝有缓急者，我必助

尔。”此时密昔司抱两儿坐于车后,见余立于街心,忽招手引余登车,密昔司与余亲吻,如亲其儿。余下而车动,遂以素巾高扬,与余为别,少须顿杳。余与女佣相视久,彼告别,余亦归肆。此归亦不久留,决奔赴吾祖姨密斯贝测家也。余亦不审胡为竟有此念,此念既萌,则坚不改易,实则决策亦不审其吉凶所在,但有决行而已。然微闻死母生时,论祖姨之严正冷涩,不近人情,依之未必有幸,惟曾有“孺子可怜”一语,似尚有几微怜恤之心可依也。第尚莫审其居安在,遂作长书与壁各德,不言投奔之事,但云偶有人举贝测名,似与祖姨同姓,然则吾姨氏果安居者?书中又向之假半几尼,言果见假者,则后此当言所以用此之故,以书奉白。壁各德回书,书中语语皆亲爱语,且密封半几尼授予。予思此半几尼之来,必与巴格司费无数唇舌。书言祖姨居近度佛尔间,其中地旷名杂,不复审记。顾酒肆有一人,余问以地名,答言所举地名,均非远,余遂不更问,计至时,当自知之。余生平不苟,既欲去此肆,则决不受值,至于礼拜六之期,既至礼拜六受值时,余屏迹不进,其所以预假半几尼者,即复为此。既至礼拜六日,余告密克言将迁我故箧至于新居,故先行不遑受值,复与穖肩匆匆为别而出。时吾箧尚置旧寓,余取肆中招贴作数字识余名,下书寓此箧于度佛尔车站,待本人临挈,此纸盖预书而藏之。既至,则觅人为余负箧至车站,忽见有少年人御笨车,空而不载,余方注目其人,御者大怒曰:“汝视我何为,讵曾相识耶?”余进而与言曰:“吾初无他意,本欲以事相干,不审能否允我?”御者曰:“何事?”余

曰:“有箧烦君一载。”御者作怒声曰:“何箧见托?”余曰:“箧为吾有,乞君以此箧载至度佛尔车站,奉君六辨士。”御者曰:“可。”语已,驱车如御风行,余力奔随之。其人狷傲不可近,语时,嚼一稻草,如咬仇头,既及余寓,余遂登楼,以箧附其车。余本欲以招贴加箧上,防人见骇,乃预告御者至路转时少止,计即于此粘是招贴,语甫已,而车已飞越而去,至于停车之所,余已喘息不能语,急取招贴时,而半几尼亦随之而出,余则噙之于口,粘其招贴于箧上甫已,而此少年力振予颔,几尼适落其手,彼转扬予作怪状言曰:“此为巡捕事,汝乃敢逃遁耶!此小贼,同吾行赴巡捕家。”余求还余金,彼曰:“至巡捕家更言之。”余大哭曰:“请尔还吾金及箧。”彼执言赴巡捕,引余车行半里许,释余登车而去,其行如风,余力追,以行趣,不能呼援于人,以此之故,欲仆者数,已而为人鞭丝所拂,坠于泥中。余无力,但有痛哭,听贼奔越而去。然亦漫步向度佛尔行。

第十三章

余此时将以徒步至度佛尔,先尚昏昏蒙蒙,已而神定,至于肯特街,余乃坐人家门次少息,既疲且忧,至欲哭竟不能哭。且坐时钟已十下,幸为夏中,天气尚佳,少息复前。此时身中仅有三半辨士,自思必死无疑,幻想中似见一报

纸，中书一无名之童尸，殆即我也。行时至一店肆之下，上书卖男女衣襦，其下又书收买男女衣襦六字，更附以破布、豚骨、灶下刀钳之属咸受。主人坐于门外吸烟。余内望肆中，燃二蜡，壁中悉悬故衣。余曾为密考伯常赴质库，知凡物均足易钱。余先至僻处去外衣，下其半臂卷之，仍至肆门，语主人曰："先生，吾以此半臂奉售，求得公平之值。"主人去其烟斗，置门次，执衣入内，余随之入。主人以手去蜡煤，舒余半臂于柜上，又张衣向烛睎视久，言曰："此衣胡值？"余曰："第酌之可也。"主人曰："果此物可以得钱，吾家尚何贸易之为！"余窘极曰："能否得十八辨士耶？"主人力卷其半臂授余曰："吾若予尔九辨士者，吾已自亏其购。"余曰："此安可令主人亏其购。"且需钱殷，即曰："即九辨士可。"主人不悦，出九辨士授余。余谢主人出肆。此时囊中得九辨士，去一半臂矣，遂扣其外衣，仍上道行。私计此外衣亦在必行之列，至度佛尔时，余一裤一汗衫矣。然得此自蔽，亦不为非福。惟余意尚不计此，但虞前路悠悠，远近未卜，恐孤行不能自达。此地去余学堂未远，堂后有草积，即拟于此作夜宿计。一身露宿，而堂中故人咸在，即以遥遥者为我伴侣。百觅始至积所，草积仍存。余四瞩，知门闭火灭，必无人出，乃就草积而卧，此为第一次露宿矣。时闻狗声狂吠狺狺，渐微，余亦入梦。梦中尚似踞榻与司蒂尔福司谈古，而梦中又觉为露宿，仰视则繁星满天，余不敢复息，起而四顾。后复寐，晨风作冷，余颤不可止。醒时，阳光射面，钟声入耳，余知司蒂尔福司已行，不尔，将坐俟乞援于吾友。忒老德而

司亦不审其在否，即在，以状卜之，亦不能助余。余乃复行向度佛尔。今日适礼拜，复忆在鸦墨斯亦曾经两礼拜，景状乃判若霄壤。余行时，礼拜堂钟续续动，招人行礼。复经行数礼拜堂，人人咸宁靖无扰，唯余兀兀不与众同。发已蓬蓬，衣皆泥垢。此时几不能行，忽忆吾母言，密斯贝测见吾母哭声亦微有矜恤意，恃此尚能前趣。是日行可二三十英里，罢极欲僵，以生平初未跋涉长道，迫晚足痛，则坐而摩之，出面包自啖，以止其饥。尚见有敝坏之店，招人住宿，余不敢进，防无资不足自支。食后复行，至于却珊，已近河次，夜色模糊中，但见樯影林立。已而至旧炮台，余即入台下假息。明晨，觉周身痛楚不可耐，而兵众晨操，鼓角大震，似群起而逼予。予钱已罄，计此衣不典，则更无自济之地，遂去其外衣问质库。是间旧衣之肆极夥，主人引首外盼，争觅行者与购物事，然多半皆海军之衣，必不受我敝服。行经数家，瑟缩不敢遽入，因思必觅得一家如前之市半臂者。寻至一小市，市末有肆，市舵工旧衣。他无所有，但有垢帽锈枪，外列数盘，中贮锈匙无数，似可尽启天下之扉者。余遂入，心则跃跃惊惧。既进，则见一髯叟，髯蓬蓬如枯菅，似斗出洞中，引吾之发。叟既丑怪，衣荷兰绒半臂，口臭不可近，力禽吾发。榻上茵褥均寸寸纫补而成。问曰："汝来何为？且恣言之。"余大惊不能答，彼尚引吾发趣余言。余颤声曰："吾有外衣求售。"叟曰："试出示我。"余既出衣，叟出手攫去，加以眼镜，眶既作绛色，益以眼镜，丑乃加酷，言曰："此衣欲售何价？"余曰："半克郎。"叟笑曰："十八辨士。"余思此等人

不当更与论辩,但曰:“可。”叟即掷此衣于衣积中,言曰:“且赴门次一坐,吾无见钱,当易之以物。”余曰:“但求得钱而已,不愿易也,愿外坐候君可耳。趣以钱见授。”遂出坐门外阴森处,久候仍不至。时阴处太阳已临,太阳寻去而复阴,钱仍弗出。且坐时无数小儿向之索责,肆詈弗已,言:“将吾物胡不予钱?汝但以身躯鬻鬼之价值予我足矣。汝存钱于破茵之下,发而予我,不宁足乎?”方其争时,叟突出如鬼,群儿皆遁。有时见我,以为尚彼之敌,几欲扑我。既而忆为新贸易之人,未即予资,则缩首遽入。而群儿见我,以为其同类,则以泥滓掷余。然此髯叟仍时时与余议以物互易,至持钓鱼之竿、胡琴及笛,余皆不允,必欲得钱,至于流泪以告,不得钱者,仍还余衣。叟无术,始出钱,续续出半辨士,可二句钟之久,始集一先零。叟复曰:“吾更与尔二辨士者,汝行矣。”余仍弗答,言不得此,且槁饿以死。叟曰:“三辨士仍弗行耶?”余曰:“若得食者,即以衣奉赠,亦所诚甘;惟在濒死之间,非得钱莫可。”叟愠作声曰:“四辨士仍不足乎?”余饿极,即曰:“可。”既得四辨士,立行。饿不可忍,即以三辨士市食物。既进,精神顿复,乃蹩行可七英里之远。是晚复寄宿人家草积之上。未睡之先,临河洗其创足,以新树叶裹之。明日所经地,均苦草,种为酿酒之用,且多果树。时果时已过,但叶无实,乃不能摘而疗饥。自念首涂以来,所遇多宵小,尤以今日所接为多。有状貌横厉无极者,见余辄睨视,有时尚引手招余,若不之顾,则立掷余以石。记道遇一人,似为铜匠,年鬓未多。与同行者,有一老妇。其

人见我，厉声止余。余慑极，不能不如令。其人曰："我命汝，汝当就余前，不宜远立，若弗前者，立劈汝身而两之。"余趦趄而前，愉色婉言，与之为礼。余微睨同行之媪，一目青肿欲溃。铜匠以手揕余胸曰："汝安往？"余曰："将至度佛尔。"其人复力揕余胸曰："汝来何所？"余曰："自伦敦来。"其人曰："汝何作？得毋盗耶？"余曰："否。"铜匠曰："汝敢抵赖，脑且立碎！"右手已作势欲下，然仍未下，则引目视余，言曰："尔身中有沽酒之钱乎？有则趣出，勿待老子饱汝以拳。"余方欲出钱，而女人已作色示余，令勿出。余悟，笑对此人言："穷极，无余资足以奉馈为礼。"铜匠大怒曰："汝何言？"余战不可止，但曰："先生。"时余有领巾，铜匠曰："此吾弟所御，汝窃之耶？趣授我。"语已，夺余巾，掷付同行之妇人。妇人伪笑，复还之余，以目示势令行。余方举步，铜匠复夺吾巾，傅之颈上，回顾老妇大詈，仆之于地。余见老妇之仆，冠落，白发四散，余惊怛不止。时相距已远，尚见此老妇坐而自拭额血。自是以后，余行次时怀戒心，每遇凶残之人，预伏道周，俟其远行始出。以道梗，遂不遽达。顾余每逢横逆后，则时时自念吾母音徽，善心不期而发。既而至度佛尔矣，先询之船人以祖姨居址，顾言人人殊。有人言姨居灯塔之上，以居塔久，遂焚其髭；有人言居港口浮桩上，加以锁钮，尔欲寻其人，必须潮落，方克把晤；又有人言前此飓风起时，姨氏骑一巨帚随风赴法京矣。余知言者之戏余，则更问诸御车之人。其人亦出无实之言，更酷于舵工。既欲问之肆中之人，远远见余褴褛之状，则摇手趣言无有，防行乞也。

计余自出酒肆以还,所苦至是为极。此时囊钱已罄,饥渴疲困交瘁。此地固为度佛尔,乃不得吾姨,其羸困仍等之伦敦。百问不得,而晨曦已易为中午,余大窘,乃坐于无人之肆门少息。思壁各德书中言地名良夥,不得于此,当觅诸他处。时有一车经吾前而过,而马背之幂为风所落,适落余前,余拾而还诸御者。御者颇有善气。余即问曰:“先生知密斯拖老忒乌得安在?”御者曰:“老女也。”余曰:“然。”御者作健状曰:“此老人甚硕且武。”余曰:“然。”御者曰:“其人衣外帔,中制一囊,甚空硕,而性复暴烈,一言不合,即怒。”余皆曰:“然。”心中自念祖姨果如是,则处我又将如何?御者言已,以鞭指临海一高阜曰:“汝遵是道行,至时有屋,面海而居,即老女居也。吾思其人,汝虽往亦无济。吾且赠尔一辨士。”余既得此辨士,大感,即购面包疗饥,且行且食。行次初不见人家,已而见矣。稍近则为店肆,店百物皆备。余乃近此肆,问肆主人以祖姨家。方余问时,适有少妇购米,主人方握秤称量,此少女即曰:“吾主妇也,汝问奚为?”余曰:“孺子将告媪以言。”少女曰:“汝行乞乎?”余曰:“否。”顾虽如是,而心中则念落漠至是,不行乞者将何图。言时二颊尽赪,盖不可忍。少女纳米篋中,面余曰:“汝寻吾主人,当随我行。”余悦,默随其后,瑟缩不可耐,心赴而步不随。少须,至一精洁之屋,窗外支小篷,以蔽阳光,门前有小四方场,四周环以小篱落,花满其中,幽艳无伦,香扑篱外。少女曰:“此即密斯拖老忒乌得家矣。吾言止此,余事汝自行之。”夷然不顾而入。余凝立门外,逡巡不敢入。跂足内盼,

见小厅之上门轩四辟，有雾縠为帘，施之门中，已半开矣。其中有小圆案，傍置温榻，似有人背面而坐。余自顾其身，则垢敝不可状，履穿，皮衬片片碎落，纫处皆散，足趾且露，冠皱蒙于头上，而汗衫以露宿之故，带泥被雨，粘以草色，斑烂可笑。且头发自离伦敦而来，不加栉沐，已厚结矣。且自少时不涉艰危，今长日奔越，颜色顿异。似此惨形，乃欲进面吾凛如天神之祖姨，不审被何申斥。乃候久不见主人，几疑祖姨外出。复仰望楼窗，忽见有颁白老人向予而笑，点首者再，而复摇首大笑数声，缩首而入。余视此怪状，益恐不知所以进身之路。此时忽有妇人自屋中出履园次，以白巾裹冠，加手套，被外帔，执镰于手。余见状即知为吾姨，以姨之健硕一如吾母所言。彼一见我，即曰："行，吾家不纳乞儿。"因以镰刀斫于空气之中。余大震，以目注视媪。媪无言，以镰斫地，意将移花而种。余思至此不言，则跋涉为徒劳矣；即使见虐，必当一试。乃蹑足入门，以手微引其衣曰："马丹恕我。"媪愕然。余即称曰："祖姨。"媪闻称尤愕。余曰："祖姨，吾为姨氏弥甥也。"媪大震，惊坐于地。余徐曰："孺子为大卫考伯菲而，孺子生日，祖姨适临吾家视吾母。吾母亡后，儿命乃至蹇，后父凌践孺子，不令就学，乃以贱役役我，为我生所不宜任者，因立意逃遁就姨氏家。自一出门，竟见劫于佥壬。但能徒步至此，且自首涂无一夕就榻而寝，均露宿野次。"言既简约且悲，且欲解衣示媪，不期失声而哭。实则此泪盖积数礼拜之久，至此始一宣泄。媪闻言，张目哆口一无声响。迨余哭时，媪始若醒悟，即引余襟，直趣

入室。既入，即启橱门，执诸瓶瓷配合流质，令余饮之。姨殆取酒令壮余胆。余饮之，则皆醋豉之属，酸咸具备，不名酒也。饮后，余尚欷歔，姨则置余长榻之上，以肩衣为余枕，遂以头上白巾置余履后，似防污其榻。余卧时，姨即临坐窗前，口中诵上帝仁慈者再。少须，起而掣铃，少女进矣。姨曰："嘉耐，趣登楼告迭克，请其下楼，吾有语告之。"嘉耐见余偃卧，则大异。余之卧而弗动，防触祖姨之怒。嘉耐既去，姨负手往来于室中。已而楼上人下，既入，即面余大笑。姨曰："迭克勿憨，汝能自检，亦可自宁其神宇。"迭克闻言立静，视余以目语，似请余勿揭其临窗憨笑之状。姨曰："迭克，汝曾闻吾言大卫考伯菲而乎？"迭克茫然莫对。姨曰："尔勿憨，汝恶能不忆？"迭克沈吟久曰："大卫？然，然。"姨曰："此即其人之子。"迭克曰："大卫儿耶？然，然。"姨曰："确也。彼能干事，乃孤身逃越于外，果彼姊氏拖老忒乌得贝测者，焉能为此！"语时摇首，似深知吾母未生之女性质，则皆知之者。迭克曰："密斯安知生女必不能逃？"姨大怒曰："汝言殊无谓，讵以我之为人乃不知彼未生姊氏之性质。彼果生女者，则与我同居，彼此至亲爱，何由有此？"迭克亦曰："否。"姨闻媚语，颇静，即曰："得之矣。以汝聪明，决不为是滞语。今大卫之儿在是矣，吾之所问汝，即所以处置此儿。"迭克以手搔头曰："如何所以处置此儿？"姨曰："此吾问尔之言，尔又谁问者？"迭克视余久，始言曰："以吾为尔谋者。"又久，始曰："洗之。"姨闻言，即言曰："嘉耐，迭克贡余谋矣，汝趣燂汤。"余此时虽伪睡，固一一摹此三人情状。祖姨者，长

身而肃毅，其容顾非狞厉，但觉不能为人所屈，言语行动，凛然如天神，宜吾母荏弱，见而生畏。若以理论之，其人风采隐然，惟含霜气，予人不易近耳。二目极灵，耿耿作光。发劈为两道，附之左右额。冠下有缨系之，衣嫩黄之衣，极修洁，乃宽博，不著其体；若少节其边幅，则大类骑士。胸前有大金表，金链亦巨。颈上有坚领，及其大绅，似皆男子所御。迭克者，则斑白善笑之人，此时低首立，余乃不能审其面容，顾其俯非偻也，大类学生受笞以后，不敢引吭面生人者。然二目至巨，神外越而弗定，见祖姨而震。姨偶加辞色，则大喜过望。其状似憨，顾心志丧失，胡能居此，则百索不得解。所衣与常人同，衣作灰色，而白其裤。胸际有表，囊中有钱，时时弄之作响。嘉耐则年十八九，静洁雅素，一好女子。后此方知此女佣于姨，盖学于姨者也。以年当字人，防为人愚，故执贽于门，语以男子所以无情之故，令彼听受，为后来择偶之术。屋中之修整无尘，亦如此三人之洁。开窗面海，海风吹过篱落，带花气而入。屋中器皿，磨治光洁，明可鉴人。屋中有一猫，育二莺。案上陈中国古瓷数事。有水晶钵，中积玫瑰落瓣无数，清严气象，令人神宇爽然。嘉耐既取水于外，祖姨忽大怒，呼嘉耐曰：“驴至矣。”女闻声奔出。既出门次，即语门外二驴夫，麾手令行。祖姨亦出，捉取一驴驱之，复擒驴夫，力披其颊。余乃不审，姨氏胡以恶驴？且门外竟不令有骑驴之迹。后乃知姨氏之最恶者即为驴，虽极乐之时，但闻一驴字，即可立止其欢，奔越与驴人斗。墙角恒藏秽水，备麾泼驴人者；门次有杖，亦以棒驴人之过其

门。余此时浣澡，为平生至适之事。就浴时，但麻木，已而筋苏，节节觉楚。浴已即睡，其疲已甚。姨即用迭克旧衣衣余，其长博不附躯者，则以绳缚之，如束湿；虽然，亦适。易衣复睡，醒时，见祖姨为余掠发加枕，令静卧，已而又闻姨呼"可怜之孺子耶"或"雅观之孺子"，睡中乃不了了。更醒，则晚餐矣。食时乃炙鸡及布丁，余为衣所束，举动至笨，然不敢言其非便，以衣为姨氏所赐也。食时乃不审姨氏何以处我，至忐忑不自宁耐。姨无言，但闻称"天心仁爱"四字外，一无所闻。饭罢嘉耐斟红酒，姨授余一深杯，遂令余述其往事。余且述且视迭克，迭克欲笑，姨氏止之以目，则又垂首无言。余语已，姨曰："吾乃不审彼少妇胡以欲嫁？"迭克曰："爱耳。"姨曰："何名为爱？爱根胡来？"迭克惶恐言曰："图乐而后嫁耳。"姨曰："乐耶？以身事人，求人之鞭笞，其事固乐？且彼之更嫁，亦何所图？若云嫁夫，固已嫁矣；矧尚有子，此外何需？"语时，意欲向余索解。迭克则摇首示余，令勿答。祖姨者，至恨男子者也。复言："彼既生子，何为不产女儿？吾尚忆狙狯之医生，吾问所生为何物，但曰男子。男子。滋可恨也。"余闻言，不敢有言。姨复曰："有之，尚不自足，乃更嫁一麦特拉（谋财害命之称），然其人莫审是否，而其声固相类也。因之此儿乃被荼毒至于万状，实则再醮之非，虽孺子犹能辨之。尚有佣妇，其名甚怪，亦不自支，亦嫁夫矣。大致见其主妇嫁夫，彼亦动其怀春之念，非嫁莫可。吾但愿彼夫亦类新闻报上所言，以铁条烙其躯，俾知人间男子之暴政。"余不能耐，乃壮胆言曰："祖姨嗔责此佣过矣。

彼之忠事吾家，爱孺子，复爱孺子之母，母死时即在其腕上，母弥留时尚为彼祝福也。”语至此，复哭。祖姨曰：“孺子恒护其所爱。”时门外复有驴声，姨复大呼曰：“驴至矣！”余自恨有此不解事之驴，中梗吾事，不尔，吾可摅臆告姨氏。然就此而论，尚非寡情之人，后此几可托姨之宇下。顾姨与驴人争即入，语迭克将下状告全村之驴人。至于四句钟，姨方少静，家人同坐窗下。然姨氏恒张目外盼，时时防驴。时天已暮，嘉耐燃烛于几，窗幔皆下。姨氏语迭克曰：“余今尚欲谋之于尔，尔且视此孺子。”迭克曰：“此大卫儿乎？”姨曰：“今将何以处置其人？”迭克沈吟久曰：“睡也。”姨即曰：“嘉耐，吾迭克又得善谋矣。果吾榻陈者，引此童子登楼矣。”嘉耐曰：“备久矣。”余遂登楼。嘉耐以烛前导，姨氏压尾，状如将囚入阱。余至梯次，忽闻焦烈之味，姨曰：“此气胡来？”嘉耐曰：“吾方烙铁熨衣。”余既归寝，姨氏即留残蜡于几曰：“此蜡足支五分钟。汝睡矣！”出时即钥吾扉。吾知姨氏以我善逃故，钥吾扉，不令更逸。屋甚宏敞，可以面海。是夜月光如昼，余晚祷后，烛即灭。余尚临窗看月，自念一身遭遇，思母复思壁各德，旧事如潮，腾上心坎，乃不知为时之促。已而回首，见帷幔茵褥皆作雪色，余念数日中均露宿，得此茵褥，睡味当美。方余野宿时，曾祈天乞明日无复露宿，今既得寝处，尤息息不敢更忘露宿之艰，于是遂入梦乡矣。

第 十 四 章

明日下楼，见姨氏以手扶头，如有所思。时肘次有茗，为肘所加，茗覆于案，案幂尽湿，姨乃漫无知。余入时，姨氏始觉。余知姨氏之凝思，必为我也，顾不敢问谋之所出。口虽力钳，而目光则深洞姨氏之隐。餐时恒以目窥姨氏，姨亦目注余，若目送远人于百步之外。饭罢，以背就榻，作懒态，叉手于膝上，聚其庞眉，如有所思，而神仍在余。余俯首执刀叉，不敢仰视。而手颤，刀叉咸不听命，极力切得小块肉，而肉辄触手飞越盘外。余恐极，不复更食，则垂首恭默而坐。少须，姨呼余曰："大卫。"余谨起应诺。姨氏曰："吾已作书与彼矣。"余曰："与……"姨曰："与尔后父，令彼答书，不答者，我且弗承。"余大惊曰："后父知孺子所在耶？"姨氏点首曰："吾以书诏之。"余嗫嚅久，始言曰："祖姨曾否仍以孺子付其人？"祖姨曰："未之定也。"余曰："嗟夫！孺子更从麦得斯东行者，将更被其凌践。"姨曰："兹事可勿言，待其人至后更定之。"余心忧如焚，神志委顿。姨氏亦不视我，则缚长裙，取已覆之茗碗亲涤之，置于盘中，掣铃呼嘉耐移置他处。遂戴手套，执帚扫地，毡上不令少留面包堕屑，复以物拂去几榻之尘。屋本无尘，而姨氏仍时时拂之。既而去裙，脱手套，仍置原处，始出针凿之合，临窗治之。方以线

入针时，言曰："大卫，汝登楼问讯迭克，为吾草条陈毕乎？"余声诺立起。姨复曰："汝殆思迭克之名为字简乎？"余曰："然，心滋怪之。"姨氏曰："彼固有其姓，特不用耳。彼姓实为李欲巴白雷。"余意欲告祖姨，后此当仍呼以故姓。欲言未言间，姨已知之，即曰："汝勿呼彼以旧名，彼闻之将不适，此为彼生平奇癖。实亦非是，以当时有人呼以此名时，实凌蔑其人，故至此但呼迭克，不愿更闻旧名。"余诺而登楼，心中自念晨兴下楼时，见迭克方作狂草，今为时已久，当脱稿矣。然入时，迭克仍执笔伏案而书，神思极专，余入乃不一视。余观其室中，有大风筝一，案上有积稿，高可隐人，群笔如林，墨渖可十余罐，尽陈之案头。见余入时，即搁笔问曰："世界如何者？"因附耳言曰："吾本不欲语尔以此，须知此世界恶，且风病发也。"因纳烟于鼻，大笑不止。余不审其意，因述姨氏之言。迭克曰："尔为我问讯，此条陈吾已署稿。且尔至学堂乎？"余曰："为业无多。"迭克曰："汝在学堂中读历史，凡大事之年月咸记忆耶？汝知却而司第一为民所戕，在史第几年耶？"余曰："忆在一千六百四十九年。"迭克搔首言曰："书中咸如是言，然乃不知何以适在是时。且为时久，胡以却而司事竟尔入吾脑筋之中？"余大异其言，不复能答。迭克曰："吾终不明其事。今且无论其事，当徐为之。汝为我问讯主妇，吾文行毕矣。"余行时，迭克复招手曰："汝观此风筝如何？"余曰："佳。高可七尺。"迭克曰："此为吾手制，行且与汝放之于空旷之地。汝试觇此风筝，均余文稿所糊而成，书法行列甚整齐。"余觇风筝上迭克大著，有数处

咸记却而司遇害事。复言曰:“吾风筝之线至修,风筝高者,则稿中事直送之云霄之上，吾欲令却而司远我而去。而斯须复集脑中，不审其来何自？意必风中大有魔戏。然吾每遇大风必放,必有一日荡尽无余思也。”迭克语时,虽庄而实谐,余思是人必戏我,乃为是言,余亦以笑报之。彼此各大笑而下。既下,姨曰:“今日迭克佳乎？”余曰:“彼问讯祖姨,言大稿将成。”姨曰:“汝觇其人如何？”余不敢质言，但曰:“其人良佳。”姨不怿,置其针线言曰:“果尔未生之姊氏语我者,必质直不敢欺隐,汝宜学尔未生之姊氏,必直告我。”余曰:“是人似有脑病。”姨曰:“否。”余亦如姨氏言，诺诺不敢牾。姨曰:“他语尚可指斥，惟素无脑病。”余仍应诺不敢置辩。姨曰:“近有人言彼疯也,我因是得彼人居是,随事可以承教于其人。自尔生时，其人咸居吾家。”余曰：“为时久矣。”姨氏曰:“迭克固与余有亲串，若非我者，彼之骨肉亦将纳之疯人院中。”余因姨氏言,不敢申辩,亦作微恨迭克之骨肉状态,以媚祖姨。姨曰:“彼弟大愚,以其兄负奇癖,乃欲屏之于外。然彼父临死时,以迭克属其弟令毋苦,乃彼弟以迭克为愚,而己实真愚,乃不自解。”余亦随声斥其愚,如祖姨旨。姨曰:“吾因直斥其弟，谓迭克不愚，较汝智也。惟彼应分之产,汝出之,俾与我同居,我乃不畏其疯,当以术驭之。于是争讼者久,迭克遂与我同居。其人蔼蔼有容,至于苟出谋略,他人以为昧者,吾则深服其摅略。彼有妹氏,平日甚爱迭克,特身为女人所应为之事,嫁矣。彼夫则为丈夫所应为之事，虐之，因是迭克至痛在心。益以见凌于其弟，

遂成热病。此盖迁居时之事状，后此每及妹氏之事，则大悲痛。彼见汝时，曾言却而司第一事乎？”余对曰：“然。”祖姨以手近鼻言曰：“彼往往如此。彼之负病，大类与却而司第一大有系属。顾既以却而司自方，必有所怀，于世何病！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姨曰：“语虽如是，然实不中于事情。彼恒欲叙其事于条陈，吾则力沮以为不可。”余曰：“此条陈曾否贡之议院？或但叙述其生平，故名为条陈耶？”姨曰：“然，彼欲以此书上之度支大臣。以理卜之，彼意固欲上闻。今兹实未脱稿。彼屡屡欲入却而司事。虽不即脱稿，然心有所寄，亦足消此永昼。”后此方知此条陈成已十余年，以往往摭入却而司事，故时时易稿，延宕至今莫就。姨复曰：“此人之佳妙，独吾知之。彼好风筝，亦不梗于事。勿兰克零生平亦嗜此物，大学问家尚尔，迭克嗜此，亦复何病！”此语姨氏果专为余而发者，则余之受教于姨氏，亦复非浅。惟在此幽寂之区，室中无人可语，特借余以抒其议论，非意专属余也。余闻言，冀望旋生。计姨氏待疯人如是之笃，余更至亲，何由见屏，于是借以自慰曰，姨氏虽有奇癖，然尚可恃。是日与驴人哄，亦等诸往日。有时一少年过门外，适与嘉耐遇，睨嘉耐，姨乃大怒，以为此人世莫大之过恶。每一怒嗔，余皆大震，然仍恭谨无懈，谓祖姨操行殊非常妇人所及。此时麦得斯东复书未至，余心悬悬；顾特自危，未敢掬示祖姨。本拟决日与迭克同放风筝，以衣服臃肿无度，故应戢足不出。已而麦得斯东报书至，姨言彼明日将自至陈辩。余闻言大震，不知所为。明日，余望门而悸，时时延伫门次。麦得斯东未至时，余已虚

悬其状，省省然忧。而姨氏坦然不为意，仍拈针坐。余即坐其旁，虞度答对之词及其结果。时已逾午，姨防其来，令迟其饭。及久久不至，方令传餐。忽大怒曰：“驴至矣！”余见迦茵已以驴至门，方引目四盼。祖姨即在窗外伸拳言曰：“汝去，在此奚作？汝胆巨，乃敢冒犯吾禁！”迦茵置不理，祖姨愈怒。余引老人之襟曰：“此即迦茵，立者麦得斯东也。”祖姨曰：“我焉知之！苟犯吾禁，吾不之许。嘉耐，汝前趣之行。”然驴至倔强，久立弗前，迦茵竟以雨盖打嘉耐，而邻右之童则大呼。祖姨大怒，擒驴僮入门，且呼嘉耐，告巡捕捉之官中。而驴僮至趫捷，直脱空引驴奔迅而去。时迦茵、麦得斯东咸立门外，待吾祖姨延礼，姨怒不之礼。闯然自入，待嘉耐入告，述二客姓名求面。余曰：“孺子应避之否？”姨曰：“勿去。”令立其榻后。余果侍立，见彼二憾入矣。姨曰：“老身乃不审无礼者，即施吾二客。然吾村有私禁，不令骑驴人过我草地，初无分别其人。”迦茵曰：“媪禁令加之生人，乃大奇。”姨曰：“奇耶？”麦得斯东即曰：“此其密斯拖老忒乌得耶？”姨曰：“然。足下其密司忒麦得斯东，即娶吾甥妇者耶？”麦得斯东曰：“然。”姨曰：“吾有切直之言语尔。尔若怜彼无告之女儿不娶，则造福良多。”迦茵曰：“适密斯所言，有二语与吾同，即所云女儿也，克拉拉直同未嫁之女。”姨曰：“尔我咸已中年，已之颜色不足动人，即不至留遗笑柄。”迦茵不怿，作怒声曰：“然，吾亦自思吾弟苟不娶此孀，为状亦乐。”姨曰：“吾亦知汝如是。”因挚铃曰：“延迭克下。”嘉耐去后，姨氏抗坐面墙不语。迭克下时，姨氏为之介绍见

二人，言曰："此迭克为吾老友，余每行事，必问其人决策。"迭克侍立，不知所可，引目四盼。姨与麦得斯东点首示意令言，麦得斯东曰："吾自得书，因思为吾陈辨己冤，恭敬密斯起见，不如自至。"姨曰："尔且勿为吾地。"麦得斯东曰："虽道途非便，终不如自至为当。"指余曰："此孺子舍其亲附之人，常执之业，逃而弗事。"迦茵即指余衣曰："但观此衣，殊令人耻。"麦得斯东曰："迦茵勿尔。"因曰："自有此孺子，吾家颇烦剧。自其母生时，迨及死时，恒令人焦烦无宁日。孺子孤狷而好犯上，且其含毒于心，非人所料，直叛法乱纪之人。吾同吾姊力匡之善，顾乃无效，今日特与吾姊氏告密斯以此子之操行。"迦茵曰："此子素行，吾弟已历言之。然天下孺子，此为毒螫之尤。"姨氏曰："汝言过矣。"迦茵曰："劣迹昭然，初无增减。"姨微哂，复面麦得斯东曰："更言之。"此时麦得斯东及姨氏颜色皆变异。麦得斯东曰："吾见孺子奇劣，又以家不中资，故为之择术而事。而此孺子在法宜属吾，既属之吾，则不能不为择地而处，因托一至交，属之治艺。彼乃潜逃，且沿途行乞，败吾家声，褴褛伛偻，造密斯家泣诉，自述其枉，以彰吾过。今兹有质言奉述，果收养此儿，其中效果当可想见。"姨氏曰："且勿言此，但问儿果若生者，汝处是儿当若何？"迦茵曰："果产自吾弟，则决不至是。"姨曰："但问彼母生时，能听之操是业否？"麦得斯东曰："克拉拉果在者，但吾二人命令，彼亦当敬承无忤。"迦茵曰："彼恶敢者！"姨笑之以鼻。迭克旁立，方自撩动其钱，姨氏目止之，复面麦得斯东曰："彼已死之孀一年尚有一百二十镑，一死即无有

矣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无有矣。”姨曰:“彼尚有屋产及田地，独无遗言予其儿耶?”麦得斯东曰:“彼夫死时,但言予其妻,无复余文遗留其子。”姨怒曰:“安有是者!此语汝胡能出?人死固予其妻子以产,何必言子!顾妻已再醮,竟不择人而嫁汝,顾乃无一公正之人出而力卫此产!”麦得斯东曰:“吾亡妻爱其后夫，乃尽属之我。”姨氏曰:“汝之亡妻直蠢而无告之女儿，惟其蠢蠢，故不择人而事,汝尚何说自圆!”麦得斯东曰:“今当领归大卫,后此为之部署,惟吾所欲,他人莫与,吾盖有特权。今日之来,非有所陈请。”指余曰:“彼之赴此,必有先入之言,今观密斯如是款我，信矣。实告汝，汝留其人须毕其人之身世,若浪为调诙,吾不汝受。且今日之来为第一次，亦为最后之决。”因面余曰:“汝行乎?”复面祖姨曰:“但密斯一言,不令此孺子属我，则后此吾门无此孺子足迹矣。”语时，祖姨凝神以听，二目耿耿作光。迨麦得斯东言已,姨氏即面迦茵曰:“汝有何言?”迦茵曰:“吾所欲言者,吾弟已言之，吾别无他说，但谢主人有礼,礼意之殷渥极矣。”语时至鄙薄。姨氏岌然不动，语余曰:“大卫汝行乎?”余曰:“乞祖姨勿纵我,更落彼手。密司忒及密斯咸不齿我。且吾母爱我，彼二人形束壤制，不令亡母近儿。”因哀鸣百状,迄视亡父之面,容此孤儿。姨面迭克曰:“汝告我,应何以处此儿?”迭克曰:“为之制新衣可。”姨氏曰:“汝以手付我，汝普通之慧,良足以启我。”接手后，遂引余至其膝下，面麦得斯东曰:“汝行自行,此子吾承之。果此子实如汝言,吾自有术以令之改正,特汝言洋洋,吾无一语足录者。”麦得斯东曰:“密

斯果为男子者……” 祖姨曰:“妄言之人，胡敢泥我！”迦茵曰:“有礼哉！”姨氏如不之闻，仍语麦得斯东曰:“汝以为我不知汝虐待彼孀之惨状耶？且尔谓我不知尔之奸谋,欺彼弱息耶？汝告彼生平不敢叱狗，固愚人也。”迦茵曰:“是语温文极矣。”姨氏仍如无闻，言曰:“天下安有良人如麦得斯东者！其柔如丝。噫嘻！尔盖未遇如是之温温者。其人甘如饴饧,吾爱汝风貌,仍爱若儿,吾即为彼第二之父亲,吾三人同居此极乐园中,如是,汝曾有是言乎？汝趣出吾门！”迦茵曰:“此等语吾何弗闻！”然仍未行。姨氏曰:“嗟我蠢蠢之稚孀，竟落尔手。汝以为彼不能理家，汝二人起而督之，如鸟人教鸟,缚之系之,教之以歌,今其人安往？彼所往处,汝不之随矣。”迦茵怒极,见斥而不理,则自言曰:“此媪非疯即醉。”姨氏仍指麦得斯东曰:“麦得斯东,汝为陷人之恶鬼,直啖彼心。此少妇至有爱情,方尔未睹其人,吾已面之矣。汝即以彼人之良心为尔下毒之地,此奸欺百出,都无人知。吾发若罪,勿论汝悦豫与否,吾必尽言。汝今与汝助恶之人心愿遂矣。”迦茵曰:“密斯请言其助恶之名。”姨氏仍不之视，仍语麦得斯东曰:“吾已夙料彼孀之必嫁，顾乃不料嫁汝撅竖之小人。当时见时,即诞生此儿之日,后此乃以此儿为磨折彼孀之器械。”语次,麦得斯东眼动,姨氏曰:“汝天良动矣,吾周知尔之奸谋。”时麦得斯东已行近门次，颤不可止，然尚带笑,而色已惨白如死人,气咻咻然。姨曰:“别矣！”始面迦茵曰:“善上道。汝更敢以驴至吾门者，即尔头上更安一头,吾必取尔冠而践踏之。”方姨氏指斥时，神仪威猛，及迦

茵之蕴毒于中，莫能猝发，非工妙之画家，莫能肖此状也。姨氏发声如霹雳，迦茵慑不敢遑，竟挟其弟夺门而遁。姨氏犹凝立篱次待之，意迦茵敢招驴而坐，必且践踏其冠。顾此二憾则戢尾而去，姨氏怒亦寝息。余感激至于无言，以两手攀姨氏之颈，亲吻谢之；复与迭克接手，谢其赞助之功。迭克坚执余手，且思二人逃越之状，则大笑不已。姨语迭克曰："密司忒迭克，后此余二人悉为此子之保卫人矣。"迭克曰："吾甚愿佐大卫儿，无悔此诺。"姨氏曰："然则谋定矣。吾欲改此儿姓为拖老忒乌得大卫。"迭克曰："可，可，此果吾一家人矣。"姨氏既改吾姓则大悦，作书与估衣肆，为余制衣，署名曰大卫拖老忒乌得。余自是复易一世，且易其姓，并左右之人均改前状矣。前数日疑惧之心，至此冰释，如出恶梦，竟不料姨氏之能将护畸零之身，至于此极。而酒肆中前迹，又远同隔世。余思及此，如隔以夹幕，不敢启视，一启则防其悲从中来也。

第十五章

迭克与余成莫逆矣。每日草条陈后，必偕余出放风筝，其条陈亦必每日署稿，乃无毕业之期。以却而司第一事迹，无论早晚，必夹杂于其字里行间，既著而后除之，故数百易稿，咸不能具篇幅。然仍著意为之，未尝中辍。此一著，余乃大

服其长。至条陈之成，应上之何地，初不之计，但冒为之。然则文之成否，可亦勿问，但如是反复毁稿，余知其决无成功也。迭克于放风筝时，则目注云际，随风筝所向，似风筝高时，而迭克心绪亦逐之俱远；及敛线归轴，风筝坠地，则迭克意作梦醒状，斜睨风筝，似怜似惜。余亦为怅然。自是以来，迭克益厚余，而祖姨恩意亦随日增重，数礼拜中，竟缩余新改之姓曰拖老忒，以示亲爱，且语余曰："汝能恭谨如初来时，则余之爱汝，直同爱尔未生之姊氏贝测同也。"一日晚餐后，嘉耐出棋局，听姨氏与迭克奕。姨曰："拖老忒，汝向学之事，亦未可遽辍。"余此时心所急急，亦但有此节，一闻姨言，则大喜如狂。姨曰："吾将送尔于坎忒白雷中学堂，汝甘心乎？"余曰："敬如大母言，孺子愿之。"姨曰："佳，明日即行可乎？"余知祖姨行事敦促，乃立应曰："诺。"姨曰："佳哉孺子！"顾嘉耐曰："汝明日为余雇灰色马之车，以十句钟至，今夕即为孺子饬行事。"余悦甚，然迭克之颜色顿变，以恋余之故，嘿不能声，至于停奕不动。姨以子叩盘，迭克仍无觉。姨乃彻去楸枰弗奕，言曰："汝至学堂，每逢礼拜六日可一归省，我礼拜三则命迭克省汝。"迭克闻言大悦，能言矣，即面余曰："六日归时，吾必以大风筝俟尔。"侵晨见余行，则大悯，必举囊中金钱悉以赠我。姨不可，但赠五先零。迭克屡请不已，始至十先零。登车时尚目送余于门，至车行不见始入。俗无女人御车之法，姨则不然，高踞御者之座，扬鞭挺坐，目注马首，俯首驾御，不令踬弛，至于市上始缓其缰。谓余曰："汝心遂乎？"余曰："承大母问，孺子乐甚。"姨悦，时左

缰而右策，不能出手拊余，则以鞭跗近余发，微掠以示爱。余曰："学堂巨乎？"姨曰："不知，今当先至威克菲而家问之。"余曰："密司忒威克菲而主学堂耶？"姨曰："否，彼城居耳。"余遂不问，更言他事。已而车至，是日适为墟日，市人至夥。祖姨运车至佳妙，每犯险而进，咸无事，然议者纷腾于道，皆丑语。姨不之恤，仍前趣。时至一老屋之前，车立停。屋老而制颇坚实，轩窗皆作外扑状，窗作木格，洁无纤尘。叩门之铜钮磨治光洁，灿如明星。石阶尤白净，若加布幂。余自窗外望，中有瘦童子临窗外窥，知余造门，则出而启关。童子赤发，年可十五，以相貌论，尚不止是；其言十五者，余后此询得之也。童子眉疏而不睫，二目如无拥卫之物，余乃不审其何以能睡。二肩既耸，骨瘦如柴，衣裤尚整洁。手爪细长。既开门，则以手自摩其颏。姨呼曰："尤利亚，主人安在？"尤利亚以拇指向后指曰："请客自进。"余下车入广厅，回望尤利亚，则以口亲马鼻为戏。厅上有两小影，其一老矣，似俯而观书；其次则女像，状至沉肃，眼光如注余。时门辟，主人入。余愕然，即回顾壁间之画，如画中人下也。其人言曰："密斯拖老忒乌得请入吾室。吾适有事，致客久俟，幸见恕勿罪。密斯亦当知我，我生平为事，专而不杂。"姨与为礼，联步入其室。室为治事之所，书及笔墨，井井列于案上。外临小园。炉旁墙凹处适置一铁匮。主人曰："今日何风送客至此，想非飓也！"姨曰："今日之来，初非涉讼。"主人曰："天下之最不惬人意者，无如讼。"主人发白，而两眉尚黑，人至温裕雅素，颜色微红，然闻诸壁各德，凡酡颜人，尽

嗜酒也。主人衣着至严洁，蓝外衣，中袭柳条半臂，紫花布裤，胸前白衣饰精白而柔劲，如天鹅臆上之色。姨曰:“此为老身从孙。”主人曰:“我固未闻密斯有是亲串。”姨氏曰:“螟蛉耳。今将是儿将入学堂，顾甚欲得一教法佳而管理善者，请先生为我择一善地，并举堂中规矩一一告我。”主人曰:“敢问密斯宗旨所在。”姨愠曰:“童子读书向学，亦求其有用已耳，尚何宗旨之问!”主人哂曰:“吾每见人家望子之成，恒有数念夹乎其中。”姨曰:“此言戏也。讵世界中宗旨定者，但先生一人耶?”主人曰:“他人固有杂念，吾一而已，其所异人者亦在乎此。顾此非要言，适密斯言必得一佳善之学堂，非欤?”姨曰:“然。”主人曰:“学堂佳者无宿处。”姨曰:“苟得佳处，区区一宿，尚可他图。”主人曰:“此亦中要之言。”于是商酌者再。主人曰:“吾将引密斯觇之，用候酌定。此外尚有寄宿之堂，请君自择。”姨曰:“可。”于是主人威克非而及余二人同出，至门顿止。威克非而曰:“此小友可暂留勿往，不宁佳耶?”姨曰:“同往可。”余曰:“果孺子同行不便于事，则请留勿前。”于是二人同行，余即归内室坐待。余坐处值门，门外有小甬道，迎面见有圆式之屋，则尤利亚宿处。尤利亚已引吾马至他厩刍秣，复归而抄书。彼坐处亦适面余。彼案上有小格，置所抄书于其上。余有时见尤利亚伏而窥余，眼红如烧，然窥时仍伪动其笔不止。余屡被其窥，则昂首觇壁上地图，或展主人所指之报纸觇之。顾虽如是，然亦时时窥尤利亚作书。然每窥时，辄与彼目相触。已而祖姨及威克非而同归，然祖姨颜色似弗适，盖宜宿之学堂咸不中程，宜者

又莫得宿处。语余曰:“拖老忒如何者?”余乃不能自决。威克非而曰:“事固弗惬,然吾尚有术。”姨曰:“何也?”威克非而曰:“胡不以密斯从孙暂侨吾家,此孺子沈毅有仪,或不梗吾事。且吾家静如古庙,尽足用功。”姨悦,乃不欲慨然累及主人。余意亦然,均未发吻。然主人则曰:“密斯勿再延宕,吾家固不恶,即孺子有不特意事,更言亦未晚。即使图赁他处,小住于此,亦不累我。”姨曰:“良友盛意,吾何敢却,即孺子亦首肯,惟……”威克非而曰:“吾知密斯意矣,殆恐以口腹累人。今质言之,第出薪饭之金,于事已毕。”姨曰:“即使自膳,然老友高谊亦宁敢忘。”威克非而曰:“事定矣,今且往面彼司家之小女。”遂引余登楼,梯式至古,阑干至广,即循阑而上,亦如平地。既登,则见一古雅之精室,旧式轩窗,临街而启。其中几案亦老橡树所制。墙下有风琴,案上陈花瓶古瓷之属,雅素宜人。旁有复室,陈设一如此屋。屋外既佳,屋中尤温雅可人意。威克非而以手叩扉,扉启,有小女垂髫出,与主人亲吻,年岁与余同也。余觉楼下妇人之影,适与彼同,特影中人妇也,此则髫耳。女天真活泼,静肃有仪,初见殊不能忘。威克非而告余曰:“此为吾女安尼司,为吾司家之柱石矣。”语时引其女之手,甚亲密,有恩意,余始大悟,适所言之宗旨,即指是人耳。女佩囊盛钥匙无数,而端庄之风度直同成人。闻其父告余寄宿其家,状颇不忤,乃语姨曰:“更上第二层楼,为来客度下榻地。”遂先登。余及姨氏继登。已至一屋,亦洁净无伦,轩窗亦下俯大道。姨见状大喜,余亦喜不可状。已而同至楼下,主客皆悦。主人

挽姨同餐，姨恐晚，决先告归。主人知姨氏不可强，则亦弗留，乃出糕饵之属款姨氏。安尼司出依保氏，主人亦入治事之所，留姨与余居广厅。姨曰："汝居此，威克菲而先生必抚汝。"又数数作劝戒语，语已，言曰："拖老忒，汝居是当谋所以对我及迭克爱汝之心，愿上帝在尔左右相汝。"余心动，屡谢祖姨，且言："谨致此敬爱之心上大母，并告密司忒迭克，未敢忘德。"姨曰："孺子，凡为人之道，勿卑鄙，勿妄言，勿残忍，三事皆备者，吾心慰矣。"余曰："必勉如大母言，不敢忘训迪之恩。"姨曰："车已在门，吾行，汝且留此。"遂与抱持亲吻，匆匆自出，反阖其扉。余见姨匆匆出，尚自疑，后自轩中外窥，见姨氏垂首叹息，知为恋别之心所中，故趣行以避我，非恶我也。五句钟后，为威克菲而家晚餐时，余神思少振。陈席时，刀叉仅二，即余与主人也。安尼司弗食，坐侍其父。威克菲而苟非其女侧坐者，亦似不能饭。既罢，复同至楼上退闲之室。威克菲而既坐，安尼司自斟美酝上其父。威克非而既饮，安尼司趣墙下弹琴，弹已，治针绣。威克非而则与余闲语。此老似平时皆悦豫，此时忽凝目视其女，如有所思。安尼司每见状，必至老人之前与语。老人似悟，始更进酒。至于十句钟，安尼司将归寝，老人即与亲吻，女自行。老人命燃烛治事，余亦登第二层楼赴宿处。方余未晚餐之先，至门外四顾，因忆自酒肆逃越时，曾经是间，乃不图今日幸厕于此。天色垂暮，尤利亚事毕已先归，余值之门外，因与接手，乃冷不可触。尤利亚去后，余自搓其手令热。

第十六章

明日晨餐，老人送余至学堂，但观规制，已似蕴绝学于其中。乌鹊下集庭墀，与人无猜。既进谒先生，则为司托朗博士。博士似守旧人，见时方坐于书室中，衣履不甚修整，见余似无神采，言曰："尔来吾颇悦怿。"乃与予引手。去博士座未远，有少妇至美丽，坐而治针绣，博士呼妇为安尼，余以为先生女耳。时先生去履而读书。余入时，少妇急进为先生结袜及履，将出遍观讲堂，忽闻先生呼此少妇为密昔司司托朗，余大异，以为儿妇也，初不料即为先生之妇。夷犹间，复闻先生谓威克菲而曰："前此嘱为余妻弟觅事得耶？"威克菲而曰："未。"先生曰："能速为快。时雅克落寞无所事，殊令人生憎。哇齿博士言，凡人于人间无所事，鬼将加之以事。"威克菲而曰："博士之言未当。须知人过于劳碌者，鬼亦将加以事。我不信人长日皇皇者，乃不至于近鬼。须知千百年来，凡人之鹿鹿奔走者，不揽权即罔利，权利之中独不足以匿小人耶？"先生曰："雅克之穷，安有权利及之，彼并此而无也。"威克菲而曰："确也。然雅克吾乃不能为谋，于心滋愧。然尔之急急于此者，宗旨吾亦知之。惟汝之宗旨如是，乃愈觉吾事之难也。"先生曰："吾意无他。雅克者，安尼之从弟，自少及长，为情极洽，雅克不得当，安尼无

欢也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知之，此事勿论国之内外，苟得当者，行矣。”先生曰：“可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外出为佳。”先生曰：“二者之中，惟君所择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汝意不有所择乎？”先生曰：“无之。”威克菲而愕曰：“无耶？”先生曰：“确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汝意不欲其行耶？”先生微应曰：“吾初无此念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汝既无是，可以不议。果使预与吾言者，兹事滋易了也，惟吾尚以足下为有他意。”先生意中若有所触，亦不遽对，微哂而已。余旁立，见先生笑，若为慈祥之气溢于颜色之外，知后此事此先生必无所苦。此时先生且行且语，威克菲而曰：“吾初无他意，听尔为雅克部署。”余但俯首从先生之后，然微见威克菲而摇首作嗤鄙状，似不信先生，乃弗料为余所窥。时行至讲堂，状极高敞静肃；屋既静矣，而讲堂尤静。开窗面花圃，四周均高墉，圃中绛桃已熟，尚有二木筒种沉香木，巨叶坚挺，大似铁铸而成。余后此一思静境，竟触此沉香之木，似此木与静境有关涉者。余既至时，见学生可二十五六以外，俯而观书。先生入时，众皆起立，与先生鞠躬为礼。既见威克菲而及余，知为先生之客，仍挺立弗坐。先生曰：“此小生为新来者，名曰拖老忒乌得考伯菲而。”都讲曰亚丹，即离座迎余。余见亚丹胸前白领，自项及胸如半帔，疑为小牧师。顾和蔼可亲，引余别趣一座，复引面助教。余见满堂皆温温有仪节，自念余久久不与上等人处，乃侪诸�櫗屑密克之间，今日骤近正人，自惭形秽不已。果使居伦敦劣迹为彼所知，则此时玷辱门墙，宁可湔涤。且彼所读书及游戏事，似均与余隔绝如天壤，即余旧时所读

书，自经摧折，亦一一沉没无余。至于考余程度，竟一语不能发吻。于是置余于末座，顾余亦不以为辱。惟患座中人果指数吾之秽迹，又复何以自容，乃自顾一身有无沾染穷气，为明眼人所窥。矧此地曾为余逃亡时所经行之地，囚首丧面，曾否悬诸目中。然同学悉皆豪家，而吾当日以半辨士购取布丁而食，滥厕是间，益形不类。故同学偶至吾傍，吾即惶怖万状。迨一罢课，即蹑足飞行，防为人诘其底蕴。一至威克菲而之门，心始释然。入门即归吾室，温习己书，至于饭时始下。时安尼司必鹄候其父同下，及见余入，则温驯其状，笑语曰："学堂佳乎？"余敬对曰："学堂良佳，惟客子初入时，觉生疏无复安贴，今密斯亦曾读书乎？"安尼司曰："逐日读之。"余曰："家居自课，非学堂乎？"曰："老父不令外出。"语时摇首微笑曰："既为老父宣劳，自尔居家为得。"余曰："先生定爱怜女公子。"安尼司点首称是。遂至门次，潜听老人履声，既而未出，则又归室中。言曰："老母生我后即见背，吾所见慈颜，即楼下之影。昨日吾亦见客方注视影中，曾否辨之为谁？"余曰："得之矣。乍见女公子容色，乃同于图中人，因而知之。"安尼司悦，且曰："老父亦言，吾生而肖母也。"复言曰："老父至矣。"遂笑而奉迎。既见，则两手均捧其父手同入。威克菲而见余亦至有礼，言曰："孺子在先生家，当安适。此翁多学而仁恕，顾如是善人，尚有辜其恩意。孺子，汝勿效慕此辜恩之人。此翁真长者，其人好善而寡择，薰莸不分，有言其无识者，有称其长厚者，实则其人良足爱悯。"语时，浩叹不已。余莫知所答。时晚餐已陈，余遂下，如昨日

列坐而食。余甫坐，尤利亚引首门内曰：“密司忒雅克尚有言奉告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吾适与语，语已彼行，胡尚有言见告？”尤利亚曰：“彼行而复至。”尤利亚语时，流目四盼，然其精神实注主人。时尤利亚之后尚有一人，发声曰：“请翁恕我。我行后，忽忆一言，故冒昧复至，请翁恕我。我初无省择，以趣行为当。吾从女兄安尼则言，至亲不欲远离，如充边远之军，而老博士者……”威克菲而即曰：“尔言老博士，非司托朗博士耶？”雅克曰：“吾思老博士前此亦与女兄同意，今则易其宗旨，不如远行为当。今特告丈，为吾早图。天下人欲自殊于水，乃临岸徬徨，究何益者！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兹事吾决不令尔久俟，且宽尔怀抱。”雅克曰：“敬谢丈人。谚曰：送马不相齿，吾宁有择耶？老博士既为我择地而处，安可审择。不尔，但告吾女兄，语此老博士，恶有不承诺者。吾每见安尼出言如号令，老博士亦奉令惟谨耳，胡有言说！”威克菲而且食且言曰：“何为奉令惟谨？”雅克曰：“安尼貌佳，司托朗非少年也。”语次笑曰：“吾思如是婚姻，宜有酬恩之地。”威克菲而正色言曰：“酬彼恩耶？何恩之酬！”雅克笑曰：“在势宜酬。”威克菲而不悦，雅克乃止。少须曰：“烦丈甚歉于衷，吾行矣。至所命令，吾必遵率，以此事惟我与丈对待，初无涉司托朗也。”威克菲而忽引手曰：“汝饭乎？”雅克曰：“谢丈人，吾今日与吾姊氏同饭，行再相见。”行时，威克菲而亦不之送，目视其出，如有所怀，惟雅克之为人，自余度之，则亦一好少年，音吐殊佳。此为余第一次见雅克者。乃不料今晨先生称名，夜中乃实见其人。饭罢，复及楼上退闲

之室，安尼司仍如前状，端正温榻，斟酒于杯，上其父，弹琴为娱。罢弹，则复拈针状如昨夕，且与余斗叶子。已而自往治茗，余则自温其书。安尼司亦至而指点书中奥妙，余作记时，隐隐若闻其声，念其人也。后此安尼司之助我向学为善，即基于此矣。时夜深，女归寝，余与威克非而道晚安，亦别而归寝。威克非而忽留余言曰："汝悦而与我同居耶，或别择居停？"余趣言曰："愿亲先生。"威克非而曰："确耶？"余曰："但先生不斥孺子，孺子安有弗悦者。"威克非而曰："是间清寂，寡生趣。"余曰："安有是者！女公子不以为寂，孺子胡寂者。"余言安尼司，老人忽若动念，即屡言曰："安尼司。"此时老人饮酒多，二目尽赤，言曰："老夫乃不审安尼司曾否厌我，而我乃殊不厌其人。唯此女乌能同我……"老人言时，非对余，余乃莫答。老人复自言曰："一区老屋，居一钟漏垂歇之老人。彼何趣者，然吾乃非彼无乐，必欲其息息随我。我心唯患吾死剩彼，彼死剩我，则两两凄凉矣。此念一萌，则解忧者唯有良酿。"语至此，复至瓶次更斟一巨觥，又自言曰："若彼果无生趣，先我溘朝露者，我将奈何！此日又胡可度？"语后，坐而凝思，昏昏如睡。余久立不敢行，进退维谷。忽老人似斗醒，见余尚立，则曰："汝乃甘心与老夫同居。"似刚答予言者，复曰："佳哉！似汝佳品，足为吾父子之伴。汝居此益我，且益安尼司，并汝亦自得益。"余曰："他人有益，吾不敢知，若孺子自谋，则益甚。"威克非而曰："孺子良佳。汝愿留，听留无忤。"因与余接手，且拊余背曰："果安尼司睡者，汝患寂寞，则可至吾治事之斋读书。"余曰："谢主

人怜及孤儿。”言已，老人下楼，余亦随下。行过尤利亚之室，一灯荧然，尚留于几。余推扉入面其人，见尤利亚摊巨本之书，以手指其行墨，经指所过，楮墨立污。余曰：“尤利亚夜中乃治艺。”尤利亚曰：“然。”余即与对坐，以肘加案与言。见尤利亚但能张口，不能笑，言曰：“仆非为主人治事，但在此读律。此本为铁德所注法律之书。铁德为人博而中要，注释极精。”语已复念，仍以指数行墨而过。余伏案觇其读书，鼻孔之肉至薄，鼻峰亦锐，而二窍翕动无常，以目未尝动，但动其鼻孔，似有细筋带二眼幕而悉动。余久视，即称之曰：“以我观之，足下殆为有名之律师矣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汝言我耶？我则安能！我固卑陋之才耳。”语时，以手自搓，欲令其热。且多汗，时时以素巾拭之。复言曰：“我固卑陋之才，即吾母亦出寒素，所居至穷约，然吾感天心，得此亦云足矣。吾父前此所执业，特司会堂。”余曰：“今何操者？”尤利亚曰：“今在上帝侧矣。而吾虽无父，而得密司忒威克菲而见录，亦不为非福。”余曰：“尔居此几年矣？”尤利亚答时，即舍其书折其角，言曰：“四年于兹。即遭悯凶之第二年，密司忒威克菲而仁慈隐恻，幸收孤露。不尔，吾家安得有资学律！”余曰：“尔艺满后，即为律师矣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此则托天之福，吾奚能冀！”余曰：“后此必与主人同治是业矣。后此门牌上必更署曰威克菲而及喜迫矣，或喜迫袭威克菲而之业。”尤利亚摇首曰：“兹宁敢望！吾又何人者。”少须，又言曰：“马司德考伯菲而，吾主人殊仁惠，为世君子，汝与主人相处久，必能得其为人，且吾言安能罄主人之美。”余曰：“主人之仁善，

可毋待言，惟与吾祖姨习久，吾则乍面主人。”尤利亚耸肩作丑态，似欲倾吐要言，即曰：“君姨氏殊善人，亦解事之老媪，彼亦深悦密斯安尼司乎？”余莫审其言，但曰：“然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在理汝亦必悦其人。”余曰：“此尽人皆然。”尤利亚曰：“确，是言足令人信。吾虽卑陋，然实以马司德考伯菲而之言为然。”言时累动其躯，至于以身离榻。既下即告归，取表言曰：“吾母方迟我于室。吾家固贫，而母子之恩良挚。汝何日得间者，至吾家啜茗亦佳。果汝幸临，则吾母必引为荣幸。”余曰：“可。”尤利亚曰：“谢马司德见存。”遂庋书于架上，言曰：“汝今居此矣？”余曰：“吾归自学堂，即居是间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汝后此其继是业乎？”余曰：“否。吾家长老不令吾学律，且吾志亦不在是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必也。”如是者再，行时告余曰：“汝登楼，吾即灭灯。”余曰：“可。”尤利亚即息其灯，与余引手。余暗中执其手，如执鲃，既冷且滑。于是尤利亚微启临街之扉，即侧身而出。余摸索登楼为小凳所格，直仆于地。既寝，遂梦。梦在壁各德家，尤利亚竟为海盗，坐黑船，桅上悬大旗，即铁德之书。遂执余及爱密柳至西班牙，将投之海中。惊醒，已迟明。至学堂时，渐觉自如。半月中，遂与同学亲稔。前此同学戏，吾亦莫与，即书卷亦良弗熟，计戏法恒习则精，书理多读则熟，因之勤恳精习，先生及威克菲而咸许予敏。移时觉伦敦中佣保生涯，思之有同隔世，竟如不经此虐，直在学堂长成者。至老博士之学堂，与余旧日所业之学堂直有善恶之别，其中课程，百凡美备，道在自治，毋待先生之督责。凡有过，先生必令自省其过，因之

人人自爱，无敢偭越规矩。人人咸言学堂中人皆有分，故必力全学堂名誉，勿致为人詈议。以余观之，人人咸立志以卫学堂。课罢，众皆萧散为戏。顾虽为戏，未尝侵及邻里，故里人争言吾学佳。学中有年事稍长者，膳宿皆在堂中，余即从是人得闻先生家世。彼言先生所娶少妇仅十二阅月，其娶也，但慕其色，而外家贫罄，乃无六辨士之蓄，且有外家寒士累及先生，而先生终日如有所思，殆寻觅希腊根也。余初不审希腊根为何物，以为药名耳。然先先每日以目视地，余乃益知根产诸地，视地者，觅根也。后此始知先生盖欲著一大字典，每字皆有希腊字书之源流，源流即根耳。余始大悟。都讲亚丹精算学，谓此字典之成，自先生六十二岁生辰起，更一千六百四十九年，当脱稿成书。然学生之爱先生，乃同父兄；顾非心爱先生，则学规必不精美如是。而先生之优待学生，直能使砌墙之石，悉皆感动。先生每日往来思索，至于乌鸦咸不之惧，乃近其履迹之下，仰首而视。而村间穷人，每见先生，无不向之陈乞，先生则靡不施舍。亦有不肖之人，则亦往鱼肉先生，因之学生往往助先生斥去此辈；果非学生之力，则先生直同老羊身上之毳，听人剪取勿吝。亦有寒而乞衣，而先生竟解衣予之。学生中为余言：一日冬寒，有一丐妇至门陈乞，先生冒寒解衣施之。丐妇捧衣沿门求卖，人人咸知为先生衣也，独先生未之知。一日出门，见此衣，以为适体，则购而服之。而先生之与师母，则大类女儿，爱之良挚。余常见二人行于桃园之下，而师母亦礼事先生，惟不欲先生长日沉吟著书耳。而先生固未尝舍书勿著，而囊

中冠上，咸匿草稿。与师母同行时，亦论断字义，师母如不之闻。余亦恒与师母晤面，以师母初见余即见许其人，且与安尼司友善，又常至居停家，故数数见之。惟见威克非而恒踧踖不自容，如有所梗，似畏威克非而也。有时归晚，威克非而欲自送之，则坚拒不可，或挽余送归。余送师母时，常遇雅克。雅克见余，则斗出不意，如有所怖慑。师母之母则老而多趣，其姓曰马克翰，同学则称之为老军人。以其人能帅其贫苦之戚畹攻先生，索赈助之资，其勇无前，因得此称。其貌仅中人，而二目上下流转。出时一冠，冠累岁不易；冠上缀白花，花上复缀二蝶，行步辄颤。有人言此冠出法国，余思非法制者，亦莫能精巧如是。一日晚中，余视此老军人为态最稔。是日为雅克送别，雅克将赴印度为陆军候补军校，即先生嘱威克非而为之道地者。是日又为先生生辰，学中予假，余辈亦于是日致馈先生，且请学长为学生代表，上颂词，欢呼之声，至于喑哑。是晚威克非而父子及予咸就饭于先生家。雅克先赍。师母衣白衣，以樱花色之绶被其肩井，及于胸际。入时，师母方理琴，先生则立琴次，为之翻谱。惟师母今日色颇暗淡，然风貌仍如天人。母老军人入，坐言曰："博士今日令旦，老身尚未作贺词，愿博士自今日起，尤有无量之今日续诸其后。"先生曰："谢马丹善颂。"老军人曰："吾愿博士长有是日，匪特为安尼、雅克，此外尚有余人沾溉。噫！时光易迈，雅克汝曾否记忆与考伯菲而但短六寸以下，与安尼在后园花底作无数情话？此非昨日事耶？"师母曰："老母勿言儿时事。"老军人曰："安尼无状，汝久嫁，

尚靦觍耶？然则不靦觍者当在何时？”雅克曰：“世母乃言安尼久嫁而老耶？兹语殊不谓然。”老军人曰：“年固不多，然嫁久矣。二十岁人吾固未尝称以老也，惟彼为博士之妻，因博士老，始称之以老。雅克，汝当知姊氏嫁博士，汝运佳。博士处人善，复有势力，汝但能自力，博士尚能极力助汝，诚在意料之中。今日皆家人，吾家人多，必得如博士者为之援手，始不至于寒馁。今但以尔言，非若姊之力，宁复至此！”先生闻言滋厌，麾手立止其言，不令雅克忸怩。而老军人见先生痛止，即腾身过别榻，与先生联坐，以聚头扇置先生之腕，言曰：“博士特吾家福星。”先生大惶恐，谢曰：“可矣，可矣，幸勿更语！”老军人复抗言曰：“是间无他人，但有老友威克非而，胡能噤家常之言而弗吐！博士更敢止我者，我将以岳氏之威力加婿乡矣。吾言痛快，吾今尚欲述尔第一次令吾震骇之事。汝第一次与安尼求婚，吾实出诸意表。吾非谓求婚足异，以求婚事人人有之，异之适见其愚。惟吾所异者，汝与安尼之父为友，安尼六岁，汝曾抱之于怀，孰知汝乃婿吾家耶？”先生曰：“婿于媪家亦何害者？”老军人曰：“汝不谓害，我则引以为异。吾今当背诵当日之言，果错舛，汝为正之。汝当日告余，余即告安尼曰：‘吾儿，司托朗博士垂青及汝矣。安尼趣告我，汝心更有所属乎？’安尼含泪言曰：‘吾年太稚。母谓我心何属，吾尚不审心在何乡。’此语良然，吾乃爱抚之曰：‘吾知尔心无属，然是非但决一言，博士候报章矣。’而安尼仍哭言曰：‘吾行，母不愁寂耶？顾博士之为人，吾所敬慕，博士既下盼贫女，吾亦愿事博士，此事定

矣。'吾此时语安尼曰：'博士匪特为尔之夫，而且为尔之父，以后即为吾家之长老，从此吾家人即需之成立。'于是遂许尔为吾家之福星。福星二字，不自今日始，结褵时已定此称矣。吾无他长，只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为可自信。"师母以首垂地，雅克立近其姊，亦以目视地。师母闻老军人言此，则颤声答曰："老母语可以毕矣。"老军人曰："未也。汝此时太不礼于外家，吾今非有求于尔，但求若夫矣。"因面博士曰："博士，试观若妻乃娇憨至是。"博士笑靥面安尼，安尼垂首愈低，余乃见威克非而以目视安尼。老军人尚摇首以扇指安尼曰："迩日吾曾告此蠢儿，以家事转告博士，安尼忽辞我，谓屡请殊难为情，且累求累应，求之无已，于义非当。"博士忽言曰："安尼胡再不言，讵非丧吾善举？"老军人曰："吾当日即以此语责吾女，语不告博士者，即非所以成博士之美。后此若见拒于吾女，吾即当自告之博士矣。"先生曰："明言之为佳。"老军人曰："博士确许我耶？"先生曰："诺。"老军人曰："然则吾将率请矣。"语时为意至得，摇扇笑悦，复归旧座。此时二助教及学长亚丹同入，语时甚杂，互有酬答，所言多雅克事与印度道里。初议今晚饭后，以车至格拉佛生海口，舟在是焉。出后初无年限。众言印度中白人尚寥寥，舍鸷兽夥、天气酷外，初无他苦。余此时幻想，似观雅克已富贵，与印度王侯同坐，用长杆以吸烟者。师母安尼者，长于歌讴，无事辄讴，今日乃不审人多耶，或哑耶，乃不闻歌声。前此本欲与雅克同歌，乃一发音即止；复欲按琴而歌，数声而后，木然不能动，仍俯琴台而坐。先生曰："安尼，今日得

毋有病，宜斗叶子为佳。”一语及赌，老军人即引博士曰：“吾与尔合，汝先出钱。”因取先生囊中钱都尽。斗叶子时，先生斗辄误，老军人指麾其后，如发狂易。师母托病先出，雅克亦以摒挡行装亦出。摒挡既备，与师母并坐私语。师母亦时时至先生后，指点先生，而色乃愈白。方引手时，手战不已。先生则精神全注叶子，乃不见其妻之作何状。饭时谈笑至乐，人人咸知今日离筵，本非易遣，则故为笑悦，以荡离悰。然亦时语时默，不能为欢，而老军人则时道及雅克年少时事。座中惟先生初无成心，人乐亦乐。既而观表，语师母曰：“安尼，此时宜令若弟行矣，勿令自误行期，须知光阴之与潮信，人当候彼，彼不候人。”又语雅克曰：“密司忒雅克，汝身适异国，前程至远。然生人之适异乡，行远道，亦有人至老不复能免者。汝所行地，竟有千万人生财荣归者。”老军人曰：“顾虽如此，以年少之人行此瘴乡，以自少同壮之人留之家乡，此何堪者！须知生人至此，在法须有人奖引之。”先生曰：“密司忒雅克，光阴固迅，尔不久荣归，即家居亦且老。想尔归时，或有人不能见汝者。吾亦不为临别赠言，尔取法非远，但学而从女兄之懿美足矣。”老军人他顾摇首，自麾其扇不语。先生此时斟酒起立，余亦与众同立。先生言曰：“密司忒雅克，吾祝尔一帆风顺，既至印度，百凡遂愿，早日荣归。”言已，覆其杯。众亦同饮，又同与雅克引手。雅克亦与座人为别，匆遽出门。登车时，学生皆欢呼送之。余挤于人群，去车至迩，见车过予前，雅克至不怿，执樱花之绶于手，含愁无言。送别后，众皆散，余复进，见数客尚坐先生之旁，语先生

以送行之状。语时，老军人忽曰:“安尼安在?”四觅咸莫得，大呼亦莫应。众争外觅，见安尼卧于甬道之上，众大惊，以为死。继乃知其晕也，则以香水及酒灌苏之。先生抱之膝上，披其发，言曰:“此人心慈如是，以彼从弟自少同处，乃惜别而晕，可悲也!”迨安尼醒，见余辈咸在，则强立以首俯先生之肩，不审乍苏无力耶，抑不欲以面示人。余及诸客同出，留先生夫妇及老军人居此复室。师母苏矣，复同出客座，色愈白，依温榻而坐。老军人则为师母振衣，忽曰:“安尼，汝胡为短一樱桃之绶?”余亦曰:“然。”于是大众四觅。余犹极力寻取，卒莫得。老军人曰:“安尼，试忆最后立何地者，吾即往索。”余此时见师母惨白之色，忽尔大绛，疑所见误也。师母曰:“适固在此，然为物非值，听之可也。”师母固不令觅，而众仍百觅不可得。归而客亦星散，余遂同威克菲而父女同归。与安尼司称道月明之佳，而威克菲而则敛容如有所思。既至门，安尼司忽曰:“吾有皮箧在先生家。”余闻言，大奔往觅。既至餐房，人散而烛灭，而隔壁为先生书室，尚燃灯于几。余入语先生，乞蜡觅箧。入时，先生方踞高榻，近炉坐，师母则坐于小凳之上。先生自诵其文稿，师母引目视先生，然面容若含忧惧惊悲，集而成为一状。二目大张，长发四披于白衣之上，胸前失樱桃之绶，胸衣已弛。余年少，莫审其果所为忧为惧为惊为悲也。余入时，师母赫然如梦醒。及余得箧，还烛于先生，先生已置文稿，为师母理发，言曰:“我耽读书，乃不遣尔归寝，可嗤也。”然师母则言曰:“汝当信我。”余临行，窃视师母合十向天，如祷告状。先生复读

书不辍。此事印余脑际极深，故至今尚耿耿能道其详。

第十七章

自余出伦敦后，书中初未言壁各德，然已累累寄书矣。既至姨家，即以书奉讯；后此姨氏留余，余复作长书慰壁各德。至于入学后，复以书叙得读书之乐。迭克之赠我十先零，余易一半几尼，封书中还之，心为释然。且语彼言所假之几尼，已落贼手。三书去后，壁各德咸有报书，惟不能详尽，答余患难之状，不作恳词，但书嗟夫噫嘻等语。有时墨痕松散，似为水渍。书既无可读，盖其声似至爱我，而水渍处必泪痕矣。至云身居祖姨之家，书意似云此等健妇人，胡能慈祥至是。书中尤患吾不禁苦而逃，则曰果无车值者，先以书见告。书中言麦得斯东不居吾家，欲出以赁人，或售人。吾闻之至不适。嗟夫！屋吾有也，彼二憾一日在者，何能归我。惟今既无人居是，则林影日光之下，处处皆属空房，而身为是屋主人，思之何复可耐。门前小园，落叶定必数寸，而父母断坟相向，临睇者又属何人！觉父母既亡，而区区之屋亦并死矣。凡余少时与吾父母遗留之迹，今无有矣。壁各德书亦无他语，但言巴格司尚健，而悭吝如昔。此事吾亦恕之，人人固有短处，即吾身亦岂无过者！惟小楼悬榻，亦如恒状，老兄与汉姆均无恙。根密支孀独多怨，精神日罢。

人人均寄声问好，惟爱密柳无言。余将壁各德语一一语之祖姨，惟匿爱密柳事不之告。祖姨亦常至坎忒白雷看余，来时突如，殆欲乘余不备，以指吾短。及见余操行佳，读书亦进，问诸旁人，人人言佳，遂不为突兀之状。余每间三四礼拜，必间归朝姨氏。迭克则以礼拜三坐公车来，必一宿始归。来时必挟笔墨书条陈，言为时已促，不能更缓矣。迭克者嗜姜汁面包，祖姨命彼来，必以此款之，且令与饼师立帐。惟一日不过一先零，即在逆旅中膳宿，悉祖姨承之。因思此囊中金钱，但令其锵然作声，不听其用。后此侦得迭克欲用一钱，必禀承祖姨之命。迭克恒告余，言姨氏在女中为英杰，语时辄作耳语。一日迭克至，语余曰："大卫，近有人恒藏吾屋左右，作恐状以震密斯贝测者，是何人也？"余骇然曰："敢震吾姨氏耶！"迭克点首曰："吾思贝测为女豪杰，孰能震之！汝今勿对人言，且彼第一次来时在一千六百四十九年，为却而司第一斩首之日。汝前此告我果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否？"余曰："然。"迭克摇首曰："吾年未有如此之老，胡能见是！"余曰："震吾祖姨之人，与尔相见在一千六百四十九年耶？"迭克曰："是何能者！且尔所忆之年分，得诸史记耶？"余曰："然。"迭克曰："史记安能作妄语？"余曰："不能。"迭克曰："吾记忆或误，质言之，彼第一次至时，必却而司第一事入我脑筋时矣。余方饮茗，与密斯贝测闲行，而此人即突出于吾次。"余曰："彼但来往于吾家左右耶？"迭克曰："然。吾尚记忆，初不来往于吾家左右也。"余思迭克颠倒如是，愈问之且愈乱，因以简语叩之曰："彼来何为？"迭克曰：

“彼前此不居于彼间，一日忽至，与密斯贝测作微语，贝测一见即晕。吾立而视之，彼亦即去，吾乃不知其人安藏，其藏于地中耶？”余曰：“讵第一次晤吾姨氏后，乃终不见耶？”迭克曰：“然。彼直至于昨日之晚，吾与密斯同行，而彼即猱进，踞密斯之后，吾见之，即旧日所见之人。”余见迭克重沓，但问之曰：“此遭吾姨氏晕乎？”迭克曰：“颤也。以手扶阑干，防其更晕。”遂招余附耳言曰：“汝祖姨胡为于月下予彼以钱？”余曰：“丐也。”迭克力止余曰：“非丐。吾后此在窗中下窥，尔祖姨实于半夜出钱予之。彼得钱即隐，意其复入地底矣。尔祖姨予钱后，即潜归，今日神宇尚复未定。”余闻迭克言，殊不信，以是人脑筋时乱，必移却而司第一之妄念，凭虚复造是言。既而思之，或其人即迭克之仇，欲取迭克，姨氏既为保护之人，赂之使去，亦正难言。余此时与迭克交逾密，甚为忧危，故每逢礼拜三偶迟未至者，余即以为已落仇手。幸终如约而来，笑乐不改常度，亦不言月下乞钱之人。迭克来时，余及迭克均乐。已而与余同学渐稔，吾同学戏时，迭克则注其精神以视。至于二人较力，迭克皇然为之忧虞，至于不能呼吸；及一逃一追，则迭克出其手巾高扬，以壮其势，此时真忘却而司第一事矣。每及夏日蹴踘，则迭克往来奔逐，汗被其额。冬季溜雪、抛雪，而迭克鼻冻欲僵，亦不之觉。尤能范纸为百状，或以刀镌橘皮，玲珑出人意表，以铁丝为鸟笼，以旧叶子为罗马古式之车，但得枯草及线，凡生人所制奇技淫巧之物，均能仿效。于是好之者，匪特同学，一日，先生亦询及迭克矣。余遂述祖姨所言者告之先生。

先生闻之，愿见其人，谓余曰："后此来时，尔当为我介绍。"至礼拜三日，余遂如先生言。先生谓迭克曰："汝勿居客舍，即下榻吾斋亦可。"于是迭克遂友先生，待余毕课，渐与师母相见。师母近日貌尤惨白，余亦不多面师母也。迭克既稔先生家人，积渐安如其家。一至即上讲堂，不复迟余于门外。既至必隅坐，不移尺寸，久久如是，余遂称迭克所坐曰迭克坐。时脱冠倾听入神，而见先生尤尊礼如天神，谓余曰："此人空前绝后之大学问家也。"每见先生必脱冠。交谊既密，常同行院中，然先生偶有所言，亦必脱冠耸听。有时与先生行，先生出书稿读之，迭克倾听，如领书中神味。后此安尼司亦识其人，以常来故，亦稔尤利亚。盖迭克之来，名为保护余也，然每有不适之事，辄来受教于余。余每言无不遵率而行，且称余曰："汝秉赋高，才具宏，或为尔祖姨所传贻之识力。"一日为礼拜四，余送迭克登车，道遇尤利亚。尤利亚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不尝言见贲吾家，与老母茗话乎？吾固不敢邀君者，以凡素之家，恐因是以慢客。"余此时尚不能自决，友尤利亚耶，或不友之为当，辗转不复自定。顾不行殊无以对其人，且涉于蹇，因曰："足下固约我，第未订我以期。"尤利亚曰："未来殆为未约，非寒素我也。既如是者，意延马司德大卫今夕惠临。果马司德大卫鄙我贫薄，则可勿费约诺。以我荜门圭窦之人，力固不能约客也。"余曰："但问密司忒威克菲而果见允，吾必如约。"是日六句钟，余谓尤利亚曰："行矣。"道中，尤利亚曰："吾母今日必称意，得上宾惠顾。"余曰："今晨所问，殆以我为偃蹇。"尤利亚曰：

"此等思想，初未上我脑中，即马司德大卫弗临，我亦不以为蹇。以我家固凡猥，不称供客。"余恶闻其言，乃乱以他语曰："尔近来定多治律。"尤利亚曰："我如是用功讵名为读律者，亦于午后事闲，始受铁德先生(著书人名也)陶熔耳。"余曰："其书似难读。"尤利亚曰："在我固难，而慧者则否。"行时，以瘦手仰叩其颏，言曰："书中多腊丁、希腊语，似我不学，良不之悟。"余曰："足下愿学腊丁文乎？吾适学此，足以奉及。"尤利亚曰："是固马司德大卫雅意，然以我猥贱，胡敢承诺。"余笑曰："安用言此。"尤利亚曰："确也。吾讵不愿学？特地望相悬，不敢置身门下。以我凡下如此，尚有斥我为攀高者；若更攀高，则尤见斥于人。盖学问一道，初非吾分内事，吾故不敢妄有所期。天下以贫人度日如是足矣。"语时摇首，不可自容。余曰："尤利亚误矣。学问中初无门地之分，果尔有志，吾尚可佐其不足。"尤利亚曰："马司德大才，为我师，宁复有愧。惟君之门第非寒，乌能为寒人领解其艰琐之处。综言之，吾断不敢妄求学问，以取忌于上等人。是间吾之茅舍在矣。"余遂入一古式之小屋，临衢之门，入即寝室。中有女人，貌肖尤利亚，厥身尤侏，余知为其母。见余至尊礼，至与尤利亚亲吻时，尚与余道歉衷曰："幸公子恕我。媪家固贫，然母子之爱未能割也。"屋中合厨房、客座为一，几上陈茶点，水铫中尚泡泡作响。屋中有橱，类作书之台，其上叠书数卷。尚有小庋阁，置刀叉之属。尤利亚丧父久，其母尚缁，乃未除丧，惟一冠如恒，而所衣竟如新丧。母曰密昔司喜迫，治茗时言曰："尤利亚，今日为马司德大卫光

临之日，后此当用此为纪念日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吾知母见上客乐也。”密昔司喜迫曰：“若尔亡父在时，亦可躬逢其盛。”余见彼母子如是非分尊余，则愧不可仰，然天下人恒好谀，此时觉密昔司喜迫真善人耳。密昔司喜迫曰：“尤利亚思嘉宾久，终以寒故，乃不即莅。实则贫吾命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皆一辙无变。”余曰：“通塞有时，胡可预定。”密昔司喜迫曰：“天心既定，媪亦安之。”于是尤利亚面余坐，母则中立，累累以果饵啖余，劝进良殷，实则无一可口。顾主人意殷，余乃不敢峻却。后此语及姨氏，余亦称我祖姨；彼泛论父母，吾亦述吾父母；谈及后父，则余亦举后父事答之。惟语及后父则立止，以姨氏命我勿言后父事，然瓶口受塞，不启不可，以我年少，经彼母子诘问，胡得不言。凡余不欲言之隐，不期皆泄，觉余为贵客，可以恣我所言，一无所忌。但觉彼母子相爱，余不禁有触于心。而尤利亚母子同声附和，用饵吾言。余自觉词锋良非彼敌，余惟不语以酒酤事，余事则尽言之。尤利亚母子尽得余家世，遂谈及威克非而家事。母子互相发明，或言主翁之德素，或言安尼司之美丽，至于家常猥琐之事，一一毕述。方其语时，余亦夹入，实则语皆不宜为童子所出者，则皆出之。已而思归矣，忽门前行过一人，时屋扉适开，其人过而复回，言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在是耶？”余见之，即密考伯，仍悬眼镜，执行杖，无改前状。伸手言曰：“吾亲爱之考伯菲而，吾安知在此遇尔，足知人事无常。余正在道中闲行，思得机会，孰知机会无之，而故人却遇，汝我真患难之交矣。但尔近状何似者？”余固愿见密考伯，但不欲见

之于是间,因与接手甚恭,且问以密昔司密考伯安否? 密考伯曰:“谢君问讯,彼久病新痊也。此孪生儿亦已断乳,吾妻方与仆为旅行,颇复念君。”余曰:“必当一往面夫人。”密考伯曰:“谢君见存。”复四顾言曰:“吾今得吾小友考伯菲而矣,正与孀居之夫人及其哲嗣茗话,不审能否介绍见主人耶?”余遂为介绍见尤利亚母子。二人延坐,密考伯亦就坐,言曰:“凡为吾友考伯菲而之友,其人即为吾友。”密昔司喜迫曰:“吾家贫薄,乌敢友马司德考伯菲而。今日托彼之光,光及蓬荜,即尊客之来亦尔。”密考伯鞠躬言曰:“马丹措语,过于㧑谦。”问余曰:“考伯菲而尚业酤乎?”余执冠将逃,赧及其耳,但曰:“否,否,今在司托朗博士家肄业。”密考伯曰:“汝又入学矣! 此消息大佳。实则以尔之才,虽无名师,即自修亦生神悟。”尤利亚亦曰:“然。”余曰:“吾今往面密昔司密考伯矣。”密考伯起立言曰:“君必见贶,即此告行。此间均良友,可以摅怀而告,年来困于营生,殊可悯叹。有时欲力脱困难,乃卒仆我于地。吾每遇艰屯,于吾友罪言不道。”语至此,遂鞠躬谢彼母子,与余同出。既履广衢,则翕唇噫气而行。密考伯所居为小客寓,下榻处亦极逼狭,居于主帐者隔壁中,烟煤之臭扑人。余思其下必为庖次,觉地板之罅时时出腻垢气,而墙上有霉湿之水蒸汗,且闻时时有玻璃杯声,又知与沽酒处密迩。密昔司密考伯方支颐榻上。密考伯先入,言曰:“吾为尔介绍,见一司托朗博士学生。”密昔司一见为我,则大异,且喜。余亦喜见密昔司,于是接手后,遂依榻沿而坐。密考伯曰:“吾亲爱之贤妻,可以近况语马司德考

伯非而，吾将至柜上取报章读之，观告白上有无可乘之机。”密考伯既行，余问密昔司曰：“马丹不在迫立墨斯耶？”密昔司曰：“然，曾一至其地。”余曰：“至时独无事机乎？”密昔司曰：“去时固作是想，惟税关中无尚有才之人，即外家之力，亦不能代觅得存活之地。大抵税关人多忌才，得才人而用之，则无才者将日形其拙。且尚有言不敢奉欺。吾外家闻密考伯将携吾母子同行，因之见彼良薄。在理吾夫初出穷薮，固当援引其人，俾之成立，乃见待殊落漠无欢。”余大骇曰：“骨肉乃至是耶？”密昔司曰：“人情恶薄，亦奚足言。吾夫妇居仅数礼拜，而外氏竟视同陌路。”余太息曰：“势利起于家庭，即自回想，亦当内愧。”密昔司曰：“然，汝试思密考伯为何等人，见薄如此，又讵能耐。今但有一着，为假数钱，更归伦敦。”余曰：“后此果归伦敦耶？”曰：“然，归后复与吾从昆弟言，为密考伯图立足地。试思一家六口，女佣尚不在此数，不执一业，讵仰餐空气耶？”余曰：“是安能生！”密昔司曰：“吾问计于吾从昆，咸曰密考伯当治煤。”余趣问曰：“何也？”密昔司曰：“市煤耳。吾从昆言，麦德威煤行今欲得人为助，密考伯遂往觇煤行，于是夫妇同行，往视煤厂。”余曰：“见主者乎？”密昔司曰：“见矣。此间固须材，然非资本不能得。密考伯才具固出人，而钱安从得，因而不获济。吾又思此间礼拜堂为时巨观，故偶至一瞻礼，来意固以名胜之地宜流览，其次或因是而获生事。今居此已三日矣，乃一无端倪，足以措手。但在此候伦敦寓书及钱，用付肆中膳宿之费；若果不得钱者，则将莫见吾之儿女矣。”余闻言，怆不可

耐。时密考伯亦入，余至再慰藉曰："恨童子无钱，不尔，当力助先生。"夫妇争与余接手，言曰："君真良友。"密考伯曰："凡人至于无聊，想在同侪中假一薙发之刀，容或不靳。"此语一发，密昔司立起抱其颈，言曰："吾夫切勿言此。"密考伯悲不自胜。已而少止，掣铃呼佣保入，命作猪腰布丁及虾一盘，备晨餐也。余遂与之别。夫妻坚约余饭，相邀至殷渥，至令余不可奉却，但曰："明日功课集，不能自脱。"密考伯曰："后日侵晨，当造学堂，伴尔同贲。"逾一日，密考伯果至，迟余于客堂，言曰："今晚当奉屈，今且告归。"余曰："伦敦之钱至乎？"密考伯不答遽行。是日在窗中外觑，见密考伯与尤利亚同行，尤利亚似谢却不前，而密考伯则故泥之。时至，余赴逆旅，密考伯语余，语至尤利亚家饮其酒，乃坚却不至。"吾思贵友尤利亚后此必为驰名之律师矣，方我窘时，殊忧无是朋友，果有明律之人，胡至为债主所困。"余自思前此固未还钱，即有律师，亦安所用。顾余但作是想，初未明言，而尤不敢止密考伯，令勿告尤利亚以余行酤事，惟欲问尤利亚有无议论，则又不敢发吻。余恐密昔司不适于心，亦不之问，而心怏怏不已。饭亦小腆，有鱼一器、炙小牛肉一器，佐以焊肉、竹鸡、布丁三味。酒则葡萄，间以爱而。饭已，密昔司自温甜酒饮余。密考伯饭时，兴致甚高，为余素所未见。方饮甜酒时，容光焕发，如加丹漆于额颊之上。言曰："吾夫妇之居此，乐至矣。"遂起举觥寿余及其妻，且絮述前此交谊。余亦起寿密昔司曰："饮此酒，祝马丹长寿。"密考伯遂历称其妻嘉言懿行，为世贤女，能相夫教子，共处患难，且谓

余曰:“汝论娶者,所娶亦当如吾妻。惟不审闺秀中更有贤类吾妻者否?”酒罢,主客咸乐,余遂歌古调,引彼夫妇之手,同声合唱。唱已言别,祝后此大兴其门业。余初以为彼夫妇之乐如是,是必不窘,遂亦不为之忧烦。讵知第二日七句钟得书,为密考伯夜中九点钟所手书,距别余时仅一刻钟。信中言曰:“吾至爱之小友知之:余掷枭矣,全局皆败。今夕盖以伪面具苞其百忧之心,伦敦寓赀与我之事乌有矣。以此之故,膳宿之费,主人谆逼,吾但能出笔据,请以十四日以后付与主人。此特自全之计,及时必无术自全,其收场仍可想见。顾我之运命定矣,当以吾身为吾小友考伯菲而避险之灯塔可也。吾之以书予尔,意即在是,果一生之困苦能尽吾小友,则后身坠黑狱,犹有一线光明。此书为最后之诀别,盖至穷极窘不为社会所容之威而根密考伯书也。”余读是书,如被棒击,立起出门,将往慰之,后再入堂。乃半道中遇公车,见密考伯夫妇高坐于公车之上,尚笑语无已时。手中执胡桃仁,彼此掇食,而密考伯衣囊之上尚露瓶塞,中似有酒也。二人不见余,余见二人欢乐如是,知无可慰,遂取道向学堂。

第十八章

余在学堂中,年月悠悠,亦不自知其迅。自无学而成有学,自孩提而成少年,自亦莫知所以然。今回视当时,如流

水沿溪而赴巨浸，然溪涸草深，即沮洳亦渺。似余年少，度此光阴，欲更觅水源所赴，竟不可得。而乱草蓬蓬，封溪路矣。嗟夫！余冥搜尚忆得数事。一日为诸同学同至礼拜堂之日，余觉堂中有阴湿之气，阳光既隔，似闭门即绝人世，觉此日为沉闷之光阴。而余身已壮硕，非孺子矣。计余入堂仅数月，已凌驾数辈而上，惟亚丹者，余但觉其高不可攀。尝语安尼司，似亚丹者，吾百蹴均不能至。安尼司曰："但问己功，勿忧不至。"余尚与力辩，言："亚丹者，学问如积贮，百出不穷，吾么麽，又焉能企！"亚丹之待我不如司蒂尔福司，然余之敬礼，仍如其礼司蒂尔福司。心中常思亚丹若毕业后，世界中将拓何地以容其人，想人类中智能必且莫敌。此外更有一事，则为色荒，其事实起于一女士曰密斯歇白得。此女为密斯乃丁佳而女学生。此女学生亦与余同赴一堂，听牧师宣讲。顾余在堂中，目光实不注圣经，实注此女郎玉容之上。众颂赞时，余亦倾耳专听是人娇喉之啭。及为王家祈福时，余潜以歇白得之名纳入颂词中，为彼祈福。其先尚不审女郎之意何属，后此吾学跳舞，恒与女郎为耦，余偶触其玉肌，似有急电直冒余臂，剽疾自顶门逸出。余亦不作情语，但以心印。然心中自念，特后此年后成礼而已，今无言也。尤时时馈以果饵。一日，为余接吻，心乃滋适。忽闻女学堂中论罚，以女郎跂一足于地，用履尖轮转其躯，于堂规未合，令坐高榻示辱。余大怒，几不可遏。盖吾心专注之题目，即一歇白得，至于后此踪迹之疏阔，亦莫之忆，但觉与余落漠耳。有人传言歇白得怪我注目其面，殊不自聊，今则与马司德穹司洽

矣。余大怒，谓穹司小丑，学问不能望我项背，重之何为，于是与歇白得踪迹相距至阔远。一日乃丁佳而学堂全班女士皆出，余适遇之。歇白得作色眇余，且顾其女伴哗笑。余愈怒。自是以来，余为王家祝福时，立摘去其名弗录。余后此处堂，学位愈高，遂眇视乃丁佳而女士不值一钱，即有殊色，亦不经眼。专为腊丁之诗，即服饰亦敝懈，亦不修整以媚女人。先生在众中称余，言此子后必大成。迭克闻言，几发狂易，祖姨亦自邮局寓一几尼奖余。余极乐矣。顾乃有小隙为余累者，则不应与一屠奴殴也。奴为屠人之子，在坎忒白雷中为霸者。人言发擦牛油，故为力无敌，力能抵一长大之人。其人颐张而项缩，二颊绛如橘皮，口舌锋利无比，锋之所向，恒中吾学之同辈，烂肆丑诋。当众中言某某者，均吾败卒，且言与余学堂中格斗，恣缚一手，出其一手，尚靡数辈。有时伏于道旁，见孺子不冠者，则抓其发。道上遇余，亦曰："考伯菲而，汝敢敌我乎？"屡挑予战。以此之故，余决与一战，不堪其辱。时为夏中午后，余与约在墙阴搏战。余在同学中选强有力者为监战，屠奴亦别约二人为监；均屠儿也。战约既定，二人对立，忽一拳陡中吾眼，但觉有万枝蜡烛，同时射光，更一拳则天地旋转，吾乃不审身居何地矣。但觉彼此互抱，不审其为敌为我，但就地而旋。余神少定，见屠儿血被其颊，然尚健斗。已而百事皆弗省，但倚于监战者之身，气咻咻喘。喘定，余出不意，力拳敌面，而指背皆创。敌被殴，亦未即败。余自是遂晕。迨醒，则敌与二屠儿洋洋而行，二人方伸贺。余知败矣，但觉首晕而体罢，遂扶

将归威克非而家。主人切牛肉作小膜，盖余眼中，又以醋及白兰地周擦余身。上唇已破，白肉外翻作奇肿。乃三四日不入学堂。额上带蔽阳之物，不受阳光。寂寥无欢，幸安尼司时近余榻读书娱我，余于是以格斗之故语安尼司。安尼司曰："其人固宜殴，特强弱不敌。"后此光阴迅逝，亚丹不为学长，出堂矣。有时朝觐先生，竟无人能识亚丹者。亚丹将为律师，俄顷亦被假发为辩护士矣。然亚丹见余颇加礼，即余见亚丹，亦不见其巍巍然。余初以为亚丹出，世界将大扰，不能容其学问，顾视之乃如恒状。余此时在诗中及历史中，不审几经百战，已而为学长矣！其视同辈有如余当时孺稚者否？顾乃无有。觉当时屈居末座之余，竟不类余，且不信其即余也。夫余既非余，而当时初至威克非而家所见垂髫之女亦非矣，今竟成一姣好亭亭之女郎，如画中所见者。且余来时呼彼为姊，姊随事诲我，今则伟而且媚如成人。余觉年纪、状貌、学问都增，此外尚增何物者？曰有之，余胸前挂大金表矣，小指之上亦加戒指，衣燕尾之衫，发上亦加以熊油，挺然美少年矣。然犹有情人乎？曰有人，余与密司拉金司相识矣。女于姊妹行中为适长，长身黑睛，眉目姣好人也。年近三十，而余之爱之者，乃非言所罄。拉金司本识武弁无数，余颇厌之。常见女与武弁同行，亦有武弁突前与彼闲语，女与武弁语亦娱适。余百计始能迎候其人，然为时纾矣。而每日必一晤其人，方始惬然于心。余此时出行，亦有人与余鞠躬矣。惟其爱彼，心思撩乱，衣服亦时易，领巾必整洁，躬刷衣靴，乃终日奉为课程。凡物经拉金司手触者，

均为吾宝。其父胖人,丰下肉作二叠,富翁也,与余亦善,且重视余。余或不见其女,即往面翁,问讯之外,必问女公子,问时二颊辄绛。时余年方十七,顾以十七之年,胡为乃偶三十之处女?然爱深亦不之恤。且余年已十七,去二十一岁亦易事。每近黄昏,必至女家邻次间行,见武弁入时,则怒形于色。或闻女弹琴于中,武弁哗杂以笑语,余焦悚,左右不知所可。或待其家人尽睡,余尚徘徊于其门外,引领望楼居,不审何者为女郎绣闼。余但注意一窗,以为是也,后乃闻为老人所居。余但盼彼家火起,他人却步,余则突火而进,从窗口负女郎冒烟而出;果有异宝留屯未检,则仍入求索,火攻余身,死无悔也。盖余之爱彼,不必即妻其人,但能示勇概于美人之前,即死足矣。而有时亦颇欲得为内助。一日拉金司家开跳舞会,余以二句钟之力,修整其衣。既成则顾盼自豪,计今日必求婚于女郎,意一言而女即以首枕余肩曰:"考伯菲而,汝言确耶?"余又幻想昨夕求婚,而明日岳家即以柬见速。岳氏曰: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,汝告吾女,女已告吾。年稚非所计也。奁资二万镑,汝二人尽足自度。"其亦觉祖姨至乐,为余夫妇祝福。迭克及先生,在余成婚日咸至监礼。噫!此等幻梦,斯须尽矣,百计顾无成功也。余衣履既整,遂赴会所。笑语彻天,灯火如昼,花气熏人,即武弁亦杂沓不少。女郎衣蓝色纻衣,发上簪蓝色无忘我名花殆满。会中均壮夫,余之履壮夫丛中,为第一次,状颇踧踖。且所识之人亦寡,都无朋俦,但有老人问余同学无恙乎?固尽其主人之礼,余乃不悦。以为主人不应揭吾短,人将轻我

为学生，嗤鄙我也。后此挺立观场，而二目专注蓝衣之仙人，已而珊珊至矣。笑语我曰:“子欲跳舞乎?”余鞠躬瑟缩言曰:“果与密斯拉金司耦者，请如命。”女郎哂曰:“若在他人，子不之许矣?”余曰:“若与他人，何乐之有!”女郎面赪，言曰:“更俟第二次舞者，我来引子。”移时已至，余遂前而就女。女沉吟曰:“汝能为神仙舞乎?未娴者，则请贝勒大尉。”余曰:“能之。”于是以手扶将，似夺诸贝勒之手。见贝勒大尉至为不悦，余亦无恤，自念吾之不悦者数矣，汝乃未之知耳。余与拉金司舞神仙之舞，觉神魂颠倒，不知其为何时，都不省记，但觉手中将得蓝衣安琪儿，来去翻飞。至于二人同坐榻中，旁都无人，余衣钮中插一倭产粉色之茶花，值半克郎，女对花称赏，余即以花上女郎。送花时，余曰:“密斯拉金司，吾送此花，索价至昂。”女笑曰:“汝索价如何者?”余曰:“欲得无忘我之名花，出密斯头上者，俾我藏之，如犹太人之宝其金钱。”女哂曰:“孺子胆巨如天!”然亦不怒，即以发上之花赠余。余取而亲之以口，纳诸怀中。女笑抽出其手言曰:“尔将我至贝勒大尉许。”余将女时，如履云雾，尚描摹舞时滋味。忽见女同一中年人至于余处，女谓其人曰:“吾所言胆巨之友，即彼也。”复谓余曰:“此为密司忒赤司尔，欲令我介绍见汝。”余观状，必为彼家长亲，乃鞠躬如礼。赤司尔曰:“我乃服君巨眼，足见足下能判妍媸。尔亦知制麦酒之苦草，君乃未之辨乎?吾家田种是绝夥。吾家在鸦瑟福德。君以何时闲者幸见贲。”余敬谢其人，与之接手，自思其兆佳也。于是又与拉金司为神仙之舞，女乃

极称吾能。是日归后，至美满无伦，梦中尚见与蓝衣安琪儿同舞。寻数日，竟不能遁出情网。然道上亦不见女郎，至家询之，而亦不见。余思花在余怀，即信物也，不见胡病！一日午后饭已，安尼司呼曰："拖老忒乌得，汝知明日谁嫁者？其人即尔心中思慕之人。"余愕然曰："姊嫁耶？"安尼司方抄乐谱，闻言大笑曰："阿翁听之，何为及我！我所言曰老处女拉金司耳。"余悲极，哽咽言曰："贝勒大尉乎？"安尼司曰："非嫁武弁，殆嫁密司忒赤司尔，种苦草者也。"余闻言，可二三礼拜心绪灰冷，去其戒指，衣旧衣，发际亦不加以熊油，常执无忘我之花，对而雪涕。已而亦掷其花，遂与屠儿定约恶战，大败其人，用泄积愤。待后此更擦熊油，更带戒指，则年逾十七以外矣。

第十九章

余学期既满，势宜出堂，然此时吾心乐耶悲耶，顾在学堂至乐，与先生亦至洽无忤，且在此小社会中实冠其曹偶，以此之故，去堂滋以为悲。然既出则为独立人，少年事业尽我为之，则又易悲而乐。因之与先生别，悲怀适为乐意所梗，但觉行后凡事皆适，而脑筋几为之纷乱，觉人生事业咸在彼俟我。祖姨知予有学，亦商酌其所以自立者，恒叩余以何者为适。余悠悠经年，竟不能得当以报，盖不知何者为

宜，因诺诺无所可否。惟有一事最称吾意，则航海探新地耳，然非得巨资莫能举。吾意择术万不资吾姨氏囊金，于愿始遂。迭克亦为吾谋。顾有一次忽进言曰：“汝为铜匠何如者？”迭克言时，祖姨怫然，于是久默不敢更逞。后此有议，但仰面视阿姨，探手囊中，弄其金钱。时为耶稣生辰，得假归，姨氏呼余曰：“拖老忒，吾所商榷事，至今未决。然此为尔一生事业，乌得草草遽决，今且置之弗议。惟尔须自图大计，不能仍狃学生故态。”余曰：“诺。”姨氏曰：“吾意欲令尔外出，广尔眼界，增尔阅历，再定行止。今且先归色佛克，至尔生长之乡，一温旧时风物，并往见野蛮壁各德。”余曰：“兹事命诸大母，吾心愿之遂，莫此为极。”姨氏曰：“然则尔我意合矣。在尔为保氏，固欲一面为快，此亦顺理之为。且尔近来所为，亦多顺理者，吾何为靳汝。”余曰：“但能如是，于愿斯足。”姨氏曰：“尔未生之姊氏贝测拖老忒，行事必顺理，汝肖若姊，不愧为其怀弟矣。”余曰：“但不愧为大母从孙，已吾愿矣。”姨氏引目视余，为状至慈惠，拊吾背曰：“惜尔未曾阅历之母氏逝矣，果生存，见尔如是长成而积学，必因是而骄有此贤子。吾今见汝，觉尔母音容赫然见于吾前矣。”语迭克曰：“彼直肖彼母。今兹以目向我，直类当日彼母之近我也。”迭克曰：“确乎？”姨氏曰：“彼且肖大卫。”迭克亦曰：“肖大卫哉！”姨氏曰：“拖老忒，老身愿尔成……且非望尔为魁硕男子，以汝此时之风概，足为男子矣。今当愿汝为有志向，有操持之伟烈丈夫，且操持之坚，不为外物所动，所动者均激发于忠义。此事滋关系。若父母惟无是脚跟，遂至抑

抑而死，可悲也。”余曰：“当勉力如大母训迪。”姨氏曰：“今第一事须自恃己之才品，勿恃他人。今日之行，汝第自往，不以人伴汝。前此本令迭克为护行，既而思之，尚留彼护我为当。”迭克闻言怅然，及闻“留以护我”一语，复念生平所最钦服之女杰乃求护于己，于是大悦。姨氏曰：“迭克条陈之稿未脱，出行必罢业，非法也。”迭克即曰：“然。”顾余曰：“拖老忒，吾今趣了此事，即可上之议院。既上，……”语至此，忽曰：“吾尚有一巨罐之鱼（风人语也）。”余此时以姨氏命旅行，遂饬行事，行费亦丰腆。别时，姨氏训饬至再，屡屡接吻不已，复作简便语曰：“随地留神，随地用思，勿怠勿怠。汝至钓游之地小驻，更至伦敦少作勾留亦佳。”余此行盖至自由也，但有一语，言一礼拜必发三书告姨氏以行事。余此时先至坎忒白雷，与威克菲而父女及先生为别。余行李及书尚在威克菲而家，此屋仍属我尔。余至，安尼司见余至适，言余去后，彼家竟萧瑟不可耐，不复成家。余亦曰：“别女郎乔梓后，竟亦不复成我。且未见女郎，如失右臂。实则言右臂者，尚未当，臂中安得有心？吾直坐失其心耳，宁云臂耶。安尼司听之，识汝者必求教于汝，以汝之决策胜人万万。”安尼司笑曰：“人之识我，恒多谀辞，直敝我耳。”余曰：“否，汝高出凡人，而心质温恬而复寡过。”安尼司大笑曰：“汝适所言，大类与密斯拉金司言也。”余大愧，即曰：“汝太凉薄，竟以人之私语用为调诙耶！此安名公道？顾吾有事仍不能背尔不言，盖有言不商之汝者，为吾生万不能至之事。后此有难了之事，及与人有婚约者，仍须取定于尔，此事实也。”安

尼司笑曰:“汝乞婚于人屡矣,实安在耶?”余曰:“尔时年少,特学生所为,今为年已长,胡能草草。”余谓安尼司曰:“以时卜之,汝亦当自托于人。”安尼司笑而自摇其首。余曰:“吾知尔未有人也。果有人者,亦必见告;即使不告,亦将得之。然吾知交中均无一人可以偶汝。余自念必得一拔萃之人,方允尔嫁之。后此有人亲近玉容,吾心稽察其人之当否。不知何家有福之狗,能婿尔家。吾必重索其酬,用博一醉。”此等似真似嘲之语,真若示之骨肉矣。忽见安尼司仰首易为忧戚之容,语余曰:“拖老忒,吾有一事须待尔而决,今兹走逝,殊失机要。汝不观吾父颇憔悴,不类前此耶?”实老人之憔悴,余久知之,乃不敢谓安尼司之能否知觉。大抵余虽不言,女似知之。即曰:“趣告我。”语时含泪于睫,将坠未坠,其状至悲。余曰:“安尼司,若翁吾所忧者,今无惮质言矣。”女曰:“然,吾愿也。”余曰:“以吾观丈沈湎于酒,殊非善著。自吾至此,但有霑醉,有时颇惶怖,如有所慑,此或妄臆使然,非老人真相。”女曰:“汝非妄臆,确也。”余曰:“丈日来好手颤,语亦胶胶,眼光暴露,而抱疾不适,事复丛集。”女曰:“尤利亚恒于吾翁不适时,作絮絮语。”余曰:“病中胡能了烦遽事!不获当,必怒;而每怒,明日必清减其容。安尼司听之,汝闻吾言勿太惶怖,吾前数日过其前,丈方作小儿啼也。”余语未竟,女即张手止余,威克菲而足音至矣。立奔门次迎候,扶老人入。时威克菲而垂首不言,安尼司手扶其父,以目示余,令勿语。是日约同赴先生家茗话,于是小谭片晌,与彼父女同行。至先生家,先生方与师母及老军人同

踞炉侧。先生知余行期,似以余将至远东,为长别,即尊余为首座上客。余入时,先生命人纳薪于炉,令火光大爇,言曰:“借火光观余得意学生之颜貌。且吾老矣,不审遇卒业之学生尚几遭也!近来亦老懒,喜安适,更六阅月后,吾亦谢却学堂,图清闲之乐。”威克菲而曰:“十年来博士恒言此。”先生曰:“此遭决矣。吾今将令第一助教承吾业,汝今为我立约,授此堂与助教。”威克菲而曰:“博士当澄心思之,勿落人手。汝每次立约,恒见欺于人。顾已命我,我胡不诺,今吾案头尚有百倍艰剧于此者。”先生笑曰:“吾谢却后,百凡都不留意,但有字典及安尼耳。”此时安尼及安尼司同坐私语,威克菲而闻先生语安尼,即引目视安尼,安尼回首力避此老。而威克菲而目注安尼,如有所思,少须言曰:“迩来印度邮船已至。”先生曰:“然,雅克近亦有书。”威克菲而曰:“书至耶?”老军人摇首言曰:“伤哉雅克!彼间瘴乡,宁生人所居。人言居印度人,如在沙碛中,其上悬火镜,灼人肌骨。博士听之,雅克之行,恃精神也,若以体质言,安可往。安尼,汝宜记忆,若从弟自少已非健硕之人。”复面座人曰:“终不能谓斯人为健硕。吾女少年与彼引手闲行,已如是矣。”安尼闻言不答。威克菲而曰:“马丹,然则雅克病印度耶?”老军人曰:“不病犹病。”威克菲而曰:“果有病乎?”老军人曰:“胡得言无!时时为日光所烁而晕,且生痁疾。凡热带所有病,彼皆尝之。”威克菲而曰:“书中言此矣?”老军人摇首曰:“雅克安忍言。汝纵以四马镮之,彼忍死亦不言艰。”安尼曰:“老母胡言之酷?”老军人曰:“安尼,我数告汝,勿与

吾事，胡为有言必见沮。初未见汝之赞助吾言，汝亦当知尔之从弟，勿论四马，即八马、十六马、三十二马辗其尸，彼不言艰，此意汝必深审，以负博士为彼位置之谊。”先生视威克非而，以手自托其颔曰：“为彼筹度，非我能也，威克非而之能耳。我固谓勿论在家及作客，必商所以噉饭之地。”威克非而曰：“为彼图远出，吾策也，吾任之。”老军人曰：“汝任此乎？汝之良法固出万全，然亦当知其地既不能居，仍不居也。彼纵不能自生，即客死烟瘴，亦终有以全博士之盛意。”复摇首言曰：“我信其人甘死彼间，必不谋归，以更累老博士。”先生曰：“马丹，我非为彼画策，令尔永永遵守。彼不忍负我，我当为彼破其疑信。果雅克以病归，我决不令更出，仍在本国为彼图一善地。”老军人闻言，即曰：“博士终善人。”因握右手，以手背击其左掌曰：“博士终善人。”复面其女作怨言曰：“家中人汝终不之助，当知雅克者为尔生少之良伴，汝终不为之宣力。”复面大众言，家中尚有余人无数，均怀才不偶，或有人提絜者，履青云矣。凡诸所言，安尼初未一答，亦不引目视其母。而威克非而二目永注安尼，众皆无觉，余特觉之。威克非而问老军人曰：“雅克之书究何言？”老军人即火炉檐上出书曰：“此书即雅克予博士者。书中有言：‘吾殊不敢语君，以吾适此炎荒，日见侵蚀，仅能请假归乡，俟病瘳再往。’”又言曰：“此语讵真归者？亦瘳而更往耳。于安尼信中尤详。安尼，汝出书令我观之。”安尼微语曰：“老母胡必索观。”老军人曰：“安尼，汝乃大怪，凡关系母家事，辄隐秘，初无天性之足言。”复曰：“此书非吾坐索者，胡能见之，

即吾亦不之见耳。汝究何心，讵为尔夫守秘密事耶？吾乃不明其故。汝亦明于物情者，胡至是！”安尼不得已出书授余，余即授之老军人。余授书时，安尼手颤不已。老军人得书，即出眼镜言曰：“此语在何处，吾当觅之。即谈及小时事之后，然实不在是间。此间言善心之老博士，此指谁耶？然吾知其人矣。雅克作书乃模糊至是，或吾昧昧不之辨耶？噫！吾觅得矣。此非谓安尼也。吾言之，汝勿怪骇。”复对众曰：“此何骇之有！安尼，汝乃不知雅克少而荏弱耶？”复言曰：“吾适何语？”寻复忆之，仍读书曰：“‘吾在远地乃太苦，勿论如何必谋归。果请假不得者，但有谢却其事，此间滋不能更忍。’”读书竟，言曰：“若非善心人为之主，吾焉能遽舍之去？”此时老军人面威克非而语，威克非而以目视地不答，间或引目，但视先生或及安尼。先生者，平生好听琴，安尼司即引吭而歌，安尼复继歌之，时或同声而唱。并唱时，余从旁得二状矣。安尼歌时，厥状如恒，不类前之抑抑，然威克非而见其女与之同歌，意似不悦，时时加以颜色。余此时亦忆及雅克辞别之一日，安尼之为惨状，心中颇有所悟，知安尼良有隐恶，因之思及其美貌，似为善人，不审其包藏祸心至是。更见安尼司纯乎天真，若二美等夷之人，实则善恶判若霄壤。但观外状，似复和协，漫然不审旁人之疑议。及余告行时，安尼欲与安尼司接吻，威克非而忽突进，引其女遽行。余见安尼颜色顿异，甚类前日余寻取皮箧时见安尼也。余见安尼颜色凡二次，但忆其变戾之色，初莫觅其平日之音容，一触辄及其状，及归时尚留此状于脑中。然极为先生忧

之。以白发老翁，乃有巨奸潜居其侧，滋可怜也。且患后此有至巨之变局，令此白头人作无穷之悲哽。明日侵晨，余将首涂，顾心中滋戚戚。实则来去由我，至时仍住是间，讵知后来乃不如所愿。余先取屋中书籍，聚之于簏，邮还祖姨家。尤利亚似深悦余行，极力助余摒挡。余行时支厉与威克非而父女为别，依依登车。既至道中，则叹息，以为别离殊无意味。及至屠门，见余旧仇，亦太息，以为孟浪，几欲下车与之订交。然屠家儿方以刀刮巨质，见余怫然。一齿已落，即受余拳者，余亦不更下车与言。此次上道，初不与御者言，每言极短简，为大人语。顾乃弗习，殊用力；然亦强为之，不令御者斥余为孺稚。御者曰："至伦敦乎？"余曰："然，尚须至色佛克。"御者曰："行猎耶？时刚为猎候。"余漫应之曰："间亦行猎。"御者曰："近日禽鸟见人而飞，猎殊非易。"余曰："知之。"御者曰："先生家居色佛克乎？"余曰："然。"御者曰："色佛克为布丁，殊驰名。"余亦莫知其然否，第应之曰："然。"御者曰："是间牛肉亦肥美，酒尤佳，一杯值一金也。"复曰："先生家亦饲牛乎？"余曰："否。"御者曰："吾同车之先生饲牛多。"所谓饲牛之人，一眼侧视，冠高冠，缚裤，钮及其膝。余言时而牛人之颏弩出，几及御者肩际，且近余肩，气息吹及余之肩井，作奇痒。御者因回顾其人曰："确乎？"牛人曰："汝何言？"御者曰："吾适言先生饲牛，牛多也。"牛人曰："吾家岂但一牛，狗马之属无不神骏。亦有嗜狗马者。吾即资是为饮食居处之费，而妻子及书、纸烟、鼻烟、床榻皆资是物为生。"御者附余耳曰："似此等人，

何忍置之车后。”御者之意，盖欲移余之位置此人耳。余无言，乃曰：“试迁吾座，与客互易。”御者曰：“果见允者，美乃无上。”余觉此一事为余生平作客蒙耻之事。余在车行中所言者为一等座，且费半克郎，而衣服亦华丽，在公车中可为显人。讵知登车后，即为牛人所夺。彼一衣腥臊之气中人，乃竟夺吾座，滋可耻也。余惟自少让人，至此尚驯伏，未有更变。虽出话斩截，而终不能盖其靦覥。亦欲力挣为丈夫，而旁人视我终以为孺子。顾安坐车中，四围旁瞩，四马翻腾而行，资又富硕，中心颇用为适。因辨认自伦敦逃逸至祖姨家，路途随在经心，一一识之心目。已而车过渴山，见小巷，即当日售外衣之地，尚见小石，即为余当日坐候老人之处。时车去伦敦仅一站，余见小时克里格尔学堂矣。余大恨，几欲入而饱拳校长，以伸夙愤。迨至伦敦，居金十字架客寓。地为孔道，人烟腾茂，市场在焉。佣保引余入咖啡房，女佣即延余入室，则小房也。其中臭味中人，作马汗气，而佣保均视余为孺子，见多无礼，指斥若指麾余者，且作态谓余曰：“汝食时何需？凡少年人喜鸡鸭，以我卜之，鸡佳也。”余作色曰：“毋须此。”佣保伪为疑愕曰：“汝乃不欲鸡耶？闻少年恒不喜牛羊，然则童客既不欲鸡，小牛肉似可适口。”余曰：“可。”佣保曰：“佐以薯蓣否？然少年人恒不喜薯，以自少已饱啖之矣。”余作怒容曰：“我甘之，汝趣将入。且为我告柜上人，言有人有书予考伯菲而爱斯瓜而否？（此四字犹中国称老爷者）”余固知无人予我书，特故为是言以震佣保。后佣保报言无有，余伪惊曰：“奈何无之，然则趣陈午餐。”方佣保陈具时，即问余

曰:“客须何酒?”余曰:“红酒半升。”余见佣保合余酒于瓶瓷中,用残沥以饮我,既进,则浑浊不可饮,余不能更与之言,但屏而勿饮。饭后颇健旺,将入剧场,遂至科文德花圃中戏园,居中厢,观罗马时代凯撒故事。似罗马时代人咸出入而娱我,觉少时但面先生严厉之容,今乃见粉白黛绿之人,与前状一变,万灯华灿,顷刻百变,余真入金迷纸醉之场矣。且古事陈陈,因忆及腊丁诗中所述,不期为之追忆。至于戏罢雨集,万人交挤,车马杂沓,益以雨盖泥滓,为马蹄所溅,直扑人面,余觉自清都世界中沦入淀浊之地。出门时挺立莫知所适,但觉为人所挤,忽如梦觉,宜归寓矣。道行仍思剧中事,既至,坐于炉次,尚念念戏中人。因复忆及往事,似同座中有旧识之人,余方凝思间,亦不觉其人何时至此。余旋亦归寝,盖佣保侍余颇不宁贴,意在趣余归寝也。余既出时,竟过其人之前,余立而视之,然不敢即而与语,因思果为其人者,若不款接,明日散矣。余肺叶大震,即强近其前呼曰:“司蒂尔福司!”其人乃不识余。余曰:“汝乃不辨我耶?殆忘之矣。”司蒂尔福司忽大声曰:“汝为考伯菲而耶?”余二手坚执其手不释,方欲抱而接吻,防其不欲,则但执其手曰:“此间相见,喜出望外矣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我亦愿见足下。”及见余喜极而泪,则麾手曰:“汝安可如是!然亦大悦。”余遂自拭其余泪,然仍续续而落,乃强笑与之同坐。司蒂尔福司拊余肩曰:“汝来何为?”余曰:“自坎忒白雷至此,余今得祖姨继为义孙,学堂亦毕业矣。今汝亦何为至是?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我今为沃克司佛中人矣,此次归省吾母。噫!考伯菲而,

吾仔细观汝，汝乃无变其故。”余曰：“吾一见君，即已知之，我之识君，较君之识我为易。”司蒂尔福司笑而搔首曰：“吾此遭朝母，子职也。吾家去此尚远，惟为路甚左，因少住为佳，吾至此未六句钟也。惟其无事，但往观剧。”余曰：“吾亦在科文德花园剧场中。司蒂尔福司，汝觉剧中佳乎？”司蒂尔福司大笑，因拊余肩曰：“吾亲爱之大卫，汝可云向晨之花，嫩极矣。吾今夕亦在彼间，乃毫无意趣。”因呼佣保曰：“汝前！”佣保则肃恭而至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将吾友处何地？”佣保曰：“请更言之，仆人未之辨也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安置吾友在第几号？”佣保沉吟曰：“在四十四号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奈何置客马圈之上？”佣保曰：“仆人未之知也。若更换者，七十二号可。即贵客之毗邻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趣易之。”佣保骤出，司蒂尔福司大笑曰：“彼乃处尔厩中，可哂也。明晨侵晨十句钟，与我同饔。”余大悦。时已夜中，遂以烛归寝。佣保引余入新屋，陈设灿然。榻广茵高，有七八枕头，随向可寝。余登床即睡，梦中尚入剧中，谓己身已入罗马，复遇司蒂尔福司论交。至于天明，车轮集于门外，余尚以为雷声也。

第二十章

明日侵晨八句钟，女佣来叩余扉曰：“刮髯之水已置门

外。”余自觉无髯，乃羞不可耐，女佣亦吃吃笑于门外。余且着衣，且赧赧然惭沮。其初不敢越此女佣而过，见此女佣方以帚扫地，余但启窗外望，终不出。而雨势濛濛，却而司王铜像竟笼于淡烟薄雾之中。像下停车无数。既而佣保来言，司蒂尔福司候余，不得已始下。既下，则余所御饭不在咖啡房中，别有餐房，红氈照眼，地上氍毹均土耳其制，炉中之火熊熊然。晨餐所陈，热气蒸腾，墙上有小镜，尽收此屋中物状纳入彼中，如别开一生面矣。余见司蒂尔福司仪表凛然，有英爽气，较余腼腆为状胜也。而司蒂尔福司与余至亲稔，余觉举止稍自遂，不类前此拘局。自司蒂尔福司一至，较予初来时竟判若两界，佣保亦无敢妄为决策，但恭谨承命。佣保既行，司蒂尔福司言曰：“大卫，汝当告我以状，今安适者？且试言其别后之状。吾意此时尚为尔之都讲也。”余觉司蒂尔福司见爱，亦稍述近况，言祖姨命我出游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游既无定向，胡不同至余家小住。吾母仁慈，尔见之必生爱慕。母平日骄纵我，见尔必且极口称我，汝当勿怪愕。”余笑曰：“老母爱兄义也，何愕之有！矧吾兄之才学良足为贤母所称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凡为吾友，吾母必加矜宠无慢，今且先至博物院观狮子，寻再以车归省。”余遂即肆中作书上祖姨，言道中遇旧时都讲，延至彼家小住。书已付邮者，遂登车行，沿道如观影戏，过眼不留，且迅。既至，司蒂尔福司随物道其出处，余乃益服其学问之高，因曰：“老兄在学堂中得学位矣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我安须此！金盏花，汝焉知者（以花喻余年少不更事也）！且吾谓尔金盏花，

汝怒我否？”余曰：“无伤也。”司蒂尔福司拊余背曰：“善哉！余亲爱之金盏花也。余生平决不于学位上知名，余在学堂中，为学问来，不为学位来也。即不得学位，人亦不敢轻我。”余曰：“名……”语未竟，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仍小说中人物也。”愈笑不可止，因曰：“学问之道，何必令人指目为学位中之某人。顾亦有人嗜此者，我何嗜焉。”余闻言自愧其见小，则易其辞以答。而司蒂尔福司亦婉转可人意，不留前眚。游已即小食，食已日暮；暮时已至司蒂尔福司家。屋在小山之上，下车时，有中年以上之女人，长身玉立，候余辈下车。既见司蒂尔福司，即与抱提言曰：“吾最亲爱之雅姆斯。”司蒂尔福司面余曰：“此为吾母。”母即敬恭面余曰：“客来，吾至慰也。”屋制至古雅，室中位置井井。母知余将小住数日，则为粪除一精舍款余。自窗外望见伦敦全城，都为薄雾笼罩，而灯光隐约，闪闪如星。余即入室易衣，匆匆一视室中陈设，见墙上绣花挂屏，殆母氏稚年针线。余整衣甫竟，侍者已请晚餐。余入时，尚有一女人在座，身仅中材，颜色暗淡。余适与对座，时时顾视其人，不审所自来。其人眼睛及发皆黑，不腴而瘦，唇上有微瘢，如刀所中，缝而复合，今但见上唇瘢也，其状如兔之缺口。余自思其人必在三十左右，似欲嫁人，大类旧宅招赁，问者无人，而墙宇亦因之坍圮。其瘦亦似属隐忧所炙。但观其目，已觉其欲。余托主人介绍，时称为密斯达德尔，而母子则称之曰罗莎。言久住其家，为母女伴。语涉吞吐，无清爽概。母有时言司蒂尔福司在学堂时，性必躁急，不受羁勒。达德尔即曰：“如是耶？我

乃绝笨，必欲详问，始知到底，果否如是？”母曰：“汝言果否者，何谓也？”达德尔曰：“母言其不如是矣，则吾心至慰，且了了矣。故每事必问，问而始详。”母曰：“前此克里格尔先生雅有天良，吾虽不释于怀，然先生之恩良足恃也。”达德尔曰：“先生良耶？果真其为良耶？”母曰：“然。”达德尔曰：“闻之滋慰。”复言曰：“先生良哉！据母言，先生其果良矣。”余闻其拖沓之词则大愕，而母子亦雅不欲与言。母忽问余曰：“客曾否向色佛克？”余曰：“然。能得司蒂尔福司同行者，则更佳。吾尚欲视吾保母，并造密司忒壁各德，某人即当日在学堂中所见者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得毋与彼子同来者耶？”余曰：“非子，侄也。自少抚之，侄亦犹子。惟彼家尚有小娃，为彼甥女，彼人字之如儿女矣。综言之，家有数口，均非己之妻子，悉以义育之。兄果至其家，必多乐趣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且往觇似此乌合之家口，亦属奇观。”余闻司蒂尔福司可吾请，则大悦。而达德尔闻乌合言复奇愕，问曰：“彼得毋……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何言？”达德尔曰：“所谓乌合者，人耶，物耶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所谓乌合者，固不同于我辈，而聪明亦远不如。每闻一语，亦不妄加疑虑，惟德行良佳。须知人不聪明，亦人生乐事，无贪嗔痴念杂乎其中，犹之肌肤粗厚，不忧风雪。”达德尔曰：“确耶？闻之令人神爽。世固有被苦而不审其痛，为福良多矣。适吾闻乌合之类，心为愕然，今兹始了了。故天下人苟一日生者，必一日学。前此多疑，今则释之；前此不知，今则知之。此好问之力也。”余见司蒂尔福司与此女言，恒加轻鄙。既而母及此人咸入，

余与司蒂尔福司同坐。司蒂尔福司问余:“汝观是人如何?”余曰:“聪明人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聪明耶?每遇一事,问一言,必置之磨刀石上磨之,即彼之风貌受磨者亦速,逐年磨之,瘦损已极。此人周身皆锋芒,吾滋畏之。”余曰:“彼唇之上下有刀瘢,何也?”司蒂尔福司色变不言。后此言曰:“此瘢我致之。”余曰:“偶不经心耳?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否。我少时彼乃触我,我以锤抵之故尔。则我年少时勇锐之状,汝其知之矣。”余深悔失言,顾已无及。司蒂尔福司曰:“此瘢既成,至死莫愈。彼为吾父从弟之女,早岁失母,吾母既孀,则延之同居。彼私产可二千镑,子金不耗,因成母金。此即密斯达德尔本传,汝其悉矣。”余曰:“彼之爱君,直同姊之爱弟。”司蒂尔福司以目视火,言曰:“噫!姊之爱弟,或不如是之深也。其中尚有……”即曰:“尔且饮酒。”因举杯曰:“此酒为金盏花寿。”前此言时,意趣甚倦,至此则大悦,举杯覆之。已而余入内室,与母及达德尔饮茗,余复窃视其瘢,觉此瘢无论喜怒,先变其色,如灵物之兆风雨。果颜色白者,则瘢中先作灰色,直至颏下。及与司蒂尔福司掷枭卢为戏,争胜而怒,此瘢立作红色。方二人掷卢雉,余则与母闲谈,觉母氏口中心中,咸不离其子。遂开一小合,出其子幼时之像,且藏其雏发一撮。又有一幅,则与余晤面时像矣。母氏胸前悬一小镜,则为今像。凡司蒂尔福司所寓之书,母则悉藏之书案之右一小橱中,且出数书读之,余亦乐闻。司蒂尔福司作娇痴状,乱其母听,母亦不出其书,乃告余曰:“吾子告我,与客初晤面,即在克里格尔学堂中,曾贻书言

得小友,心甚好之,亦曾书客名,吾忘之矣。”余曰:“当日幸得公子关注,非是则小子被冤酷至矣。”母慨然曰:“吾子乃至有血性。”余亦极称其贤。母曰:“彼间学堂所授,殊不足以屈吾儿,特吾必择此者,是亦有故。以吾子志大气高,必得一先生柔声下气事吾儿,吾心始释。克里格尔者,足以为此,吾故授之以儿。至于读书一节,吾子固无待先生督责。盖一力用功,自有刚断,初不需人诓诱。若以规范拘之,彼安从受。苟能处以峰极,则彼亦能自爱,不至损其操行。”余曰:“然。”母曰:“吾子之有成,咸出己意,彼立志追逐何人,行即及之。吾子告我,汝至倾服其人。昨日相逢,至于下泪,此在他人或不之信,吾为彼母,确知彼固能使人下泪也。今客能爱吾子,自老身观之,已为同调。今处吾家,可以恣汝所为。”此时达德尔方掷枭卢,意似在赌,然余观其状,实注意余二人之言。既近十句钟,侍者以铜盘将酒入。司蒂尔福司谓余曰:“汝约我野行,我至欲往。惟更住一礼拜者,亦不为缓。”母言亦然,余只克遵率而已。惟司蒂尔福司呼余为金盏花,而达德尔复动疑骇,言曰:“密司忒考伯菲而,此君外号乎?吾弟胡为言尔以此?讵尔年少不更事,纯其天真,克有此称。兹事吾乃不晓。”余对曰:“吾友用意,大率如此。”达德尔曰:“趣哉!”移时与老母同入寝处。司蒂尔福司尚与余倾谈,至半句钟,均温旧事,而亦登楼归寝。司蒂尔福司卧室即与余毗,余进而观之,陈设甚佳丽而温软,氍毹至厚,榻上茵褥均母氏自绣,且高悬夫人小影,似睡时母氏坐守其侧者。余入室亦温雅。余坐榻中,自念此出良佳,

乃得良友相聚为乐。忽引首见炉檐上有达德尔小影，引目视余。影中本无瘢痕，余目中几将增以画笔。余即灭去其火，解衣登榻而寝。顾虽睡，尚似隐隐以目视余，且梦中如闻其声曰："确耶？我欲闻之。"梦中往往温此二语，自亦不知所以然也。

第二十一章

司蒂尔福司家有老仆，恒侍主人赴大学校。老仆颇凝重，不类厮仆，言笑弗苟，行步轻便，举止安贴，见客至有礼。每欲有需，彼必侍立；意不属彼，则彼亦远引，然亦无委琐卑屈之状。顶秃矣，周围尚有短发。其与凡仆不同处，正以显其凝重之态，一举一动初不越范围以外。见者亦不敢目以驺皂，且不敢加以呼叱，屈之泥涂。僚仆争重其人，无事时则取报阅之，余事则僚仆为之代任。其尤异者，不称其名，但称其姓。姓非庶姓，曰立铁麦。余见其人，每自觉其稚小。其人年鬓谓之五十似也，谓之三十亦颇近似。方余未起，而老仆已进刮髯之水，且为余刷衣置履，余起即得履而著。余启幔与之为礼，问时刻。仆敬取表观讫，纳之衣囊，言曰："八点有半。少主人命厮走问客夜来安否？"余曰："谢纲纪，想少主人亦安。"仆曰："安。尚有他役命厮走否？敬待命。宅中定规，九钟起，又半句钟者，赴晨餐。"余曰："谢

纲纪，吾无事奉干。”仆鞠躬而出，轻引其扉。于是逐日咸如是，文字乃同排印，初无增减。余每见辄瑟缩，但觉年少，用之为僭。司蒂尔福司家居教余骑马，又教余拳技，是皆余所弗习，而司蒂尔福司为余都讲，即受教亦非耻，顾此老仆列前，余转愧自形其短。实则拳技非仆所长，余亦无愧。惟有此尊严之仆御，临照吾前，乃左右莫审所可。吾书之评叙此老苍头者，一则自愧稚年，一则后此尚有无穷关系，亦吾书所不能略者也。此礼拜中为期至迅，惟乐极，遂觉光阴一同逝水。七日中无日不与司蒂尔福司同居，益得其无穷之教益，而见待乃一如当日，初不拘拘以礼，余转安之。即此一事，亦见吾友之不改风度。然惟待我为然，他人则否，愈知良友之亲我，实异恒人。已而议出行，初意本携立铁麦，既乃留守于家。而老仆即为余辈束行李，置之车中。行时余劳之以金，仆受金，亦安详无惊喜状。余拜母时，极谢恩意，母亦慰勉有加。惟登车时，尚见立铁麦目耿耿送余，余仍瑟缩不可止。此次至鸦墨斯为熟径，道中亦不更叙。去本以邮车，至时已晚。行过小市，司蒂尔福司笑曰：“何来小窦，逼狭至此！”余二人遂至江豚客寓。明日起少晏，司蒂尔福司早起，迨余起时，已行海边一度。言：“已少识船人，尤见海边船屋，其上果有烟囱，汝今何时引我至彼一观？”余曰：“今晚可也。待彼举家围炉坐语时，吾辈可突入视之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可。”余曰：“去时乘其不意，为状尤佳，尤不宜令彼夙知吾至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趣即在是，知尚何趣！须知欲观土著，必至其窟宅，为状始真。汝不言往省保氏乎？”余曰：

"当先省壁各德。"司蒂尔福司出表曰："汝先我行二句钟，想啼笑之时皆足。"余大笑曰："乌能不足！惟兄亦当至彼家一行，至时彼必大喜过望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尔命我者我即行，惟示我以处，我自觅之。于二句钟后，必至彼间。"余遂详语以巴格司住处。议定余先行。风利如刀，吹面欲裂。海面清绿如镜，夕阳虽未能暖，然光力甚伟，随地皆有爽气。余至市上，觉向日之衢巷皆缩，此盖小时所见，迨长遂若变异。顾余记性尚佳，犹能辨所向。遂至乌麦店中，而招牌上添书乌麦周兰矣。余至时，似二足不期竟入者。据门内觑，见一女人抱孩提作戏，尚有稍大者，引女之裙卧地弗起，余一见即知为美尼，二子均所生也。肆中有内门，闭矣。隔壁之榰厂，尚闻斧钉之声。余入时言曰："密司忒乌麦在乎？果在者，请相见。"美尼曰："在也。此时天气乃不宜其喘。"因呼地下之儿曰："周，汝延外公矣。"童子至门，作异声大喊，然不成声，复羞赧即伏首于母怀。母称之曰："汝能也。"已而闻奇喘声，乌麦出矣。咻喘逾昔，然尚无病容，未老也。乌麦曰："先生何事见教？"余曰："密司忒乌麦试与小子接手，君尚忆当时善待我乎？我当时不审礼意，未表谢忱，今兹歉然。"乌麦曰："老夫忘怀矣，客当非错。"余曰："非错。"乌麦曰："老夫记性退而咻喘增，可笑也。"语已，摇首曰："我乃未曾识君。"余曰："君尚忆十年前至车次，延一无母之儿，同饭于此，且同车至自白伦斯东乎？同车者密司忒及密昔司周兰，尚未论娶也。"乌麦大悦曰："美尼汝亦忆之乎？亡者为女人。"余曰："吾母也。"乌麦曰："尚有一乳下儿同瘗。语及

此，我忆之矣。别后如何者？”余曰：“无恙。想丈人亦无恙？”乌麦曰：“幸如恒状，惟气喘逾昔。凡人年老，乌能使气息顺舒如平时，惟病态如何来，吾如何受耳。人生处世，亦但如此而已。”语时大嗽，笑既复嗽。而美尼亦抱其儿坐于案上，引目视余。乌麦喘定言曰：“然然，果同车行也。是日归时，周兰求婚，吾亦允之，婚期即定于是日。今与我同治是业。汝观至小之儿尚如是也。”美尼亦笑。此时老人进抱其儿，美尼则乘间自掠其发。老人曰：“饥乎？”余曰：“谢老人，吾乃弗饥。”乌麦曰：“吾忆巴格司之妻，前此亦在君家者。”余曰：“然，为吾保氏。”乌麦闻言似悦，曰：“吾记性尚佳，以势度之，明日咻喘或略愈。璧各德有亲眷，方习艺于吾家，其人至灵警。”余曰：“其小爱密柳乎？”乌麦曰：“然。其年甚稚，风貌良佳，鸦墨斯中女子恒不及彼，半皆妒之。”美尼曰：“安有是事！”乌麦曰：“孺子，吾非斥汝，但言一半者，汝不在内也。”美尼曰：“彼之招忌，亦由自取，彼自视高耳。果审分量己，胡至取憎！”乌麦曰：“孺子乃不审事。须知女流之妒美貌，忌心之萌，几于无理足言。”语至此大嗽。余以为嗽极尽足以死，已而平矣，其喘如故。觉疲而坐，自拭其额汗，言曰：“彼在是间，几于无伴，当益无意中之人，因有言讹传爱密柳后将为命妇。讹言之至，不为无因，以彼在学堂时恒言一日得志，必为舅氏赠备百物，故命妇之谣即基于此。”余曰：“然，彼少时即言此。”乌麦点首曰：“此外尚有故。彼虽衣裳雅素，较之盛饰者为高，而忌者复大集，意自少过于娇态，故不能谦而下人，益增人忌，其余尚无他语。

美尼汝言如何者？”美尼曰：“然。”乌麦曰：“彼前此曾为一夫人清客，倔强不少屈，因而解馆。后此遂至吾家，可二稔，谨密无过。彼一人之工可抵六人，美尼汝以为如何者？”美尼曰：“诚然。”乌麦曰：“吾言多矣，幸勿以老人为喋喋。”余见二人言语绝轻，防为人闻，因悬揣爱密柳即在于此，遂向乌麦曰：“其人在是乎？”乌麦以面内向而点首。余曰：“能否容吾窥之？”乌麦可吾请。余向玻璃窗中内觑，见爱密柳坐而拈针，二目蔚蓝，澄澈如秋水，以目顾美尼之子，与之作态。余观时，乌麦曰：“客意欲进而与言乎？在吾肆中，尽可如意。”余不欲进，计相见转难为情，遂谢却不入，但问彼几时归也。问时，即不欲早诣彼家，必待其归，然后造之。言次，遂与乌麦父女为别，赴壁各德家。既叩门，则壁各德自出启关，竟不相识，问曰：“客来何为？”余大笑，壁各德不能笑，盖彼此虽通书，而不相见者七年矣。余乃伪为生客，言曰：“密司忒巴格司在乎？”壁各德曰：“先生何问？吾夫在也，但病痹耳。”余曰：“今尚能至白伦斯东乎？”壁各德曰：“疾愈当行。”余曰：“密昔司巴格司亦常往乎？”壁各德见问，则凝神视余，忽举手作欲抱状。余仍伪为外客，言曰：“吾将问白伦斯东中有老屋曰鸦巢，今安在？”壁各德少退，侧目复将举手。余曰：“壁各德。”壁各德因张手大呼曰：“吾宝安从至！”言已大哭。余亦大哭，相抱提久之。哭已复笑，于是笑哭相杂，而壁各德之爱我，且悲且喜，余竟不能描写其状。即余今日之忽哭忽笑，亦为生平乍历之事。壁各德以裙自拭其泪曰：“巴格司闻尔至必乐，较之得药为良，我今当告其人

否？或汝自入，视此病人。”余固欲往，而壁各德将引余，复抱余亲吻。余知既见壁各德，必不舍余独行，即曰：“与我同往何如？”于是同登。壁各德先入告巴格司。余迟之门外。迨巴格司闻余至，余始徐徐入。巴格司大悦，顾乃不能与余引手为礼。时睡帽上有红缨下垂，巴格司曰：“汝即用此为手可也。”余把缨当把其手，即踞床沿坐。巴格司曰：“吾能愈者，更为尔御车至白伦斯东，则如天之福矣。”时巴格司隐于衾中，加以睡帽，但露一丑面，其状逾怪，忽尔面余而笑曰：“前此吾书车厢之上何名耶？”余大笑曰：“密司忒巴格司，汝尚能诙谐耶！”巴格司曰：“吾久已愿意矣，今一无反悔。汝曾告家中饼及布丁均彼所为乎？”余曰：“忆之。”巴格司曰：“所制至佳。”因以目视余，似欲称颂其美。巴格司曰：“吾病中颇忆其事，今则为穷人矣。”余叹曰：“闻之令人无欢。”巴格司又曰：“吾果穷矣。”语时强支其手自衾下出，摸索其杖。既得杖，即以杖抵床下，其状似痛，而杖所触处有小箱作声。巴格司至此，始微笑言曰：“故衣也。”余漫应之曰：“故衣乎？”巴格司曰：“若化而为金钱者佳耳。”余曰：“吾亦愿尔金钱满中。”巴格司曰：“非钱也。”其声甚厉。余曰：“知之。”于是巴格司释然，面其妻曰：“此人为才干之妇人，虽百赞咸足以当之。”因呼壁各德曰：“吾亲爱之人，今日须以美馔款客。”余方欲力止之，壁各德以目视我，令勿言，余乃嘿然。巴格司曰：“吾尚忆得有余钱在吾衾底，然罢极，汝今同马司德大卫暂出，待吾小睡醒，当得之。”余遂出。既出，壁各德告余曰：“彼迩来愈啬，每次出钱必复如是，虽忍痛亦不听人

扶掖。”移时，闻巴格司呼痛，壁各德颜色顿异，徐曰：“今日汝来，彼出钱治具，彼意甘也，幸勿泥之。”已闻巴格司瑟缩登床，复呼余进。进时则伪为醒状，曰：“吾睡几时矣？”遂在枕旁出一几尼。巴格司意吾不之知，虽忍痛启箧，心滋甘之。余告壁各德以司蒂尔福司将来，壁各德曰：“凡为尔友，吾皆祗侯，勿论其为结契之人。”少须，司蒂尔福司至矣，与壁各德酬接，雅中程度，倜傥无龌龊气，壁各德乃大悦其人。于是同饭于壁各德家，亦登楼面巴格司少谈，而巴格司之病亦几为减。司蒂尔福司要言不烦，语若不经心而出。余在客厅中与之闲话，壁各德出余儿时所读书，记传教人被难之状。余更翻其书，觉儿时读而毛戴者，至是则夷然不之动。壁各德言小房已部署，即留宿于此，余不能辞，以目视司蒂尔福司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汝且留宿于此，吾仍至逆旅。”余曰：“远道同来，不能离君而去，似非良友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此纤芥事，何名为似，汝留，吾行可矣。”于是余及壁各德皆释然。司蒂尔福司从容无忤，仍言笑自如，迨晚始同至船室。实则司蒂尔福司之肆应人，皆以爱人为宗旨，意所适地不能使人不欢，而咸出自然，初无蹇涩之状。及至密司忒壁各德家，则繁星满天，寒风裂面，四望均平沙无垠。余曰：“此地殊苍凉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夜中尤甚。汝第闻海涛声，似欲招吾下溺。彼间覆舟岸次，非密司忒壁各德家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今晨来固已见之，今近矣，可勿声，且蹑足一入其室。”余款扉时，微语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趣步从我。”余在门外时，闻船中人声喧杂，及门启，见有人方

击掌。其尤怪者，其声即出之长年戚戚之根密支。实则屋中人皆乐，乐者不止一根密支。老渔乐不可支，张手作笑声，唇几欲裂，作趋抱爱密柳状。汉姆亦笑声吃吃，顾有惭怍之容，似将引爱密柳授之老渔。而爱密柳面有羞容，神宇亦颇适，方欲自汉姆手中往扑老渔怀中，竟为余入，赫然立止。此即余自门外突入一幅之画图。而根密支尚拊掌不已。迨余入时，万象皆寂，如无其事，家众皆骇诧不知所云。而余方与老渔伸手为礼，汉姆神定，即大呼曰："此马司德大卫也。"于是俄顷间与彼家人环互接手，彼此问讯不已，且语出同时，声至嚣杂，漫无应答之序。老渔意得愿遂，词语颠倒，但坚执吾手，摇动不已。执余已，复与司蒂尔福司接手。自披其发，长笑言曰："二位新长之佳公子胡适？此时宠贶，令人疑信不可止。爱密柳汝前！"指司蒂尔福司曰："此先生即马司德大卫良友，吾旧曾告尔者。今日之来，正为汝来，又为尔舅氏生平至得意之时来，则直足令人呼噪而申贺。"语已，以两巨掌捧爱密柳之首，左右亲其颊，至于十数不已。复抱之怀中，以手拊之，迨一纵手，而爱密柳已逃入余当年信宿之小屋中。老渔复向余而笑，久乃言曰："二君皆长，秀润如玉。"汉姆曰："叔氏言然，真玉人也。"老渔曰："今日之事，二君乃不之知，吾胡为纵乐如是？爱密柳汝出！"呼已，复言曰："彼知吾言此，避入复室矣。"语根密支曰："汝为将出此鬟。"根密支应诺。老渔遂引余二人同坐，曰："吾若不名今晚为至乐之时光，则吾为妄语。"因附耳曰："汝适所见羞避之爱密柳。"司蒂尔福司即点首，如悟其旨。老渔曰：

"吾所言者，即谓其人。爱密柳者，自小已育吾家，初非吾女，然爱之直如吾女，盖吾不能不爱其人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我知君事。"老渔曰："谢君见爱。而马司德大卫者，少小已见其人，爱密柳之懿美，大卫则一一知之。今如何者，亦可以一面而得。君辈有审其前状者，有晤之临时者，其中尚有一事，二君顾乃弗觉。此事盖至洽吾心，二君听之。老渔无学，蠢蠢如江豚，吾为人固蠢，而爱密柳之在吾心坎，实柔媚不可以状。今吾辈非外人，不妨质言之。适所见之妇人，亦不称为密昔司根密支矣。"老渔语至此，复搔首不言。少须，以二手按膝言曰："此间有一人，自爱密柳之父溺于水后，相处至于长成，其人非美少年，丑乃类我，蠢亦如之，而天良则常置于善地。"汉姆旁立，丑状妖露，百不自容。老渔指汉姆曰："彼心虽悬之中枢，然已坠落爱密柳心坎上矣。逐日追逐往来，厥状如奴厮，至忘寝食，后乃告我言抱病矣。吾细审爱密柳正在宜嫁之年，本图为择佳婿，为之将护，矧吾亦不知为生几时，果一日舟翻于海上，将死未死间，心中苟念及爱密柳已有人保卫，不致失所，则死亦诚甘。"语时复少止，视汉姆微点其首曰："我即命彼自乞婚于爱密柳，讵知此子庞然大物，而羞涩乃如童子，久久不敢言，吾则自言之。爱密柳闻言，即曰：'彼耶？吾二人自少迨长，为状至密，然不能许也。而为人尚不恶。'吾不得已与之亲吻，曰：'此事固尔自择。'乃谓汉姆曰：'吾固欲尔二人耦也，顾力乃未赡。今乃勿议及此，但复前状，后来汝能自治其身，其人或尚可图。'汉姆亦遵余训迪，为人愈庄，又二年。"语时分二手，一

按余膝，一按司蒂尔福司之膝，左右顾，述其言曰："忽一日，即今夕也，爱密柳忽至吾前，汉姆即随其后。吾每见汉姆恒随女后，吾亦初不措意，而汉姆忽引爱密柳之手，笑而谓吾曰：'彼许为吾妻矣。'爱密柳欲哭欲笑，言曰：'请训于舅氏，惟舅氏一言是率。'二君试思，吾何为靳之！爱密柳曰：'但得舅氏许可，吾意已久定，愿为其妻。'于是密昔司根密支鼓掌，而二君入矣。试观此孺子，已为爱密柳之夫，一待爱密柳可嫁之年，彼享其艳福。"汉姆闻言羞极，然亦不能不言，不与余辈酬答，则期期言曰："马司德大卫初来时，爱密柳乃高与君齐，后此竟艳如名花，逐日暴长。我即之死亦甘心焉。此人岂但衣我食我，较之衣食，贵逾百寻。且吾之爱彼，直出血诚，虽吾鄙陋伧父，而设想贵人之心之爱其妻子，亦正不外是。"汉姆语时，颤不可止。余闻言心滋怅然，自念少时与爱密柳曾私订婚，顾虽儿戏之言，其中亦不无芥蒂，虽极口伸贺，而心中滋痛。欲余今日谈吐生风，为欢以媚座人，自审弗能。幸携得良友，听彼言之。司蒂尔福司果数言，而座人已大哗笑。语老渔曰："汝固善人，宜天心令尔今夕克有此乐。今来与尔接手，决尔后此享其老福。汉姆亦前，吾为汝贺，决尔夫妇荣谐至老。"谓余曰："金盏花，趣拨火令爇！密司忒壁各德将新人出，吾别留一座相待；若不令之出者，吾即行。似今日举室为欢，何为留此空座？即使举印度之金赠我，我亦不能与易。"老渔果入室取爱密柳。爱密柳不即出，汉姆亦入，二人同挟之出。爱密柳低首至地，不愿出，顾司蒂尔福司有礼而能言，乃不能不出。司蒂尔福

司且不言嘉礼事，但言以舟为家，得鱼至乐，及潮汐之有信。又言密司忒壁各德及汉姆以虾蟹至学堂事，历历如贯珠。司蒂尔福司语时，众皆忘前事，彼此酬答，满座皆人声矣。爱密柳今夕无言，但有言必听。司蒂尔福司与老渔谈时，及一破舟之故实，语次精神勃发，爱密柳亦凝神以听。司蒂尔福司防述破舟为渔家所忌，则易言己身所历之事，以滑稽出之。爱密柳大笑，于是举家皆笑。覆舟之下，吃吃皆笑声矣。后此司蒂尔福司力逼老渔作大风之歌，老渔喑不成调，但大嚣喊。喊已，司蒂尔福司则为舵工之歌，声调激越，座人肃然。但闻歌声杂海风而鸣，虽根密支股忧在怀，亦为破颜一笑。老渔告余，自彼伤逝以后，初不见其乐如是之遂。司蒂尔福司见根密支微郁，即以妙语解其颐，至不能在欢场中触及身世。明日根密支告人言，昨夕乃为此少年引吾入胜，至立改平日之忧郁，亦奇矣。司蒂尔福司者，既以妙语生孀雌之欢悦，迨彼语时，即复恭默以听，不敢恣其词辩，以遏人口。爱密柳羞定，即与余叙及少时在海滩拾贝时情状。余曰："汝亦曾忆与吾戏为婚约乎？"爱密柳大赪不自止。彼今夕即坐余旧时所坐之木箱，今则汉姆与之并坐矣。乃不审爱密柳故引避汉姆耶，或防吾辈讥议，乃坐时初不与汉姆熨贴。老渔则出饼饵及小鱼为夜餐，司蒂尔福司并携酒至，于是男客同饮，至于夜中始行。主人争以灯照余，余回顾尚见爱密柳在汉姆之后送余，且言曰："行道须留意也。"既远，司蒂尔福司谓余曰："女貌殊佳丽，此人家屋既奇矣，而家人尤奇，足令人新其眼界。"余曰："今日适值其大喜之辰，得分

杯酒为贺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喜固也，特其夫过蠢，亦不为非憾。”余自念适在彼家初不薄汉姆，今胡为薄之？然司蒂尔福司言次亦无不屑之容，余初谓是言戏也。曰：“司蒂尔福司，吾今日乃愈知君，一至彼家，尽人皆悦，即对吾保氏亦不失其欢，吾愈服君才辩。君惟精于阅历，乃能随物而付，无所隔阂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生平随遇而安，故人人咸悦，然非汝亦莫从知我。”于是高唱大风之歌，归入鸦墨斯市上。

第二十二章

余及司蒂尔福司居鸦墨斯可半月，聚首时多，亦间少别。司蒂尔福司喜海行，余则弗善，以此之故，彼恒与老渔同出，余但岸居，亦时居保氏壁各德家。壁各德长日侍巴格司疾，疲甚，余不敢晚归以劬其身。而司蒂尔福司居逆旅中，一无系累，出如野云，乃常闻其衣水衣，袭月而出，乘早潮归。余知其人不羁，每得新境，必流连忘倦。此外尤有一事不能与同行者，以余常归故居朝墓，司蒂尔福司间亦同往，然于吾故居无感，第一领略，即不欲往，故常常共饭，饭后各事其事。余想故居，留恋父母坟台，而司蒂尔福司则自出。如是可四五次，别后不知所适。然余知其性不耐清寂，能觅趣于无何有之乡。余每至故居门前，则在在感触，恒息于树下，绕墓而行，遥闻钟声，乃不辨身之何寄。然吾母坟

前，时经壁各德拔除枯草，乃严净如小园。至余所居亦改旧观，前此无鸦而尚留巢，今则并巢而渺。以门后乔木已尽薙其旁枝，几童其树。门前小园草可没人，窗门或开或阖，似有人居，盖一老人病痹偃卧，及侍疾之人。其人即居余旧寝，开窗外望。余念其人必有所思；意其思也，得如我当时否？旧日邻居之格雷伯夫妇，已迁南亚美利加，故居颓圮，墙上已长莓苔。医生赤力迫亦续纮，新人长大而高鼻，生儿甚锐厉可憎，二目瞆瞆，长日似自念父母生我何为者。余盘旋故居之外，时悲时喜，不知所云。必俟夕阳在山，始废然反。既至逆旅，与司蒂尔福司同饭，往往思及日中盘桓故居，不觉中心若酸、若梗、若适，不能自名其所以。往往自母坟归寓，恒念一椽衰败，父母皆亡，苟非姨氏见收，则颠沛胡堪言状。余自故居归鸦墨斯，必以小舟，较道行为迅。自渡口赴壁各德家，亦必经船室。然每遇船室，必引目内盼，或入巡视一周，寒暄而出。司蒂尔福司亦常至此候余，二人多乘星月之光步归。一日，归寓少晚，以余将以明日行，故留恋母坟及其宰树墓草，久久始起。及至船室，但见司蒂尔福司一人独坐向火，如有所思，余潜入，乃不之觉。余不猝惊其人，遂蹑步至其座侧，而仍无觉。余乃以手拊其肩，司蒂尔福司大震，遂震及余，忽作怒色曰："汝来乃如鬼。"余曰："吾入久矣，见尔不适，则不能不告。大致汝心思已入五云之间，经吾凭肩，复落尘埃耶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否。"余曰："即不穿云，亦必飘瞥无定。"语后即坐其次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吾在火中观画耳。"语后用铁条拨火。余曰："既云火中有

画，拨之碎画稿矣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归何迟，留连何所？”余曰：“今日与母坟及故居为别。”司蒂尔福司引目四盼船室，言曰：“吾辈来时，此间人欢乐无极。今对此空屋，不期怅然，不审后此或散或死，景象当大更易。嗟夫大卫！吾在此思维，二十年来果有严父见绳，则吾生亦行当不止是。”余骇然曰：“司蒂尔福司，汝今日胡为言此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滋愿有人垂教，或自能警觉，归于正路。”语时至恳切，似有枨触。盖是人生平舍欢乐外无他状，今忽有此，令人愕骇。此时司蒂尔福司起，尚以目向火言曰：“吾宁为老渔，或为老渔从子，虽吾生富逾彼人，智逾彼人，而身世论之，又皆不如彼。吾适在此半句钟，忽追想生平飘泊，一无成就，生业尚不如此老渔。”余愈异，噤不能答，但有注视。已而恳挚问曰：“老友究何所思，趣以告我。我固不能解汝之忧，其忧固可分我。”余言未已，司蒂尔福司大笑，初尚勉强，久乃绝倒，言曰：“金盏花，我何忧者！汝曾否忆及我在伦敦时，独坐恒发忧思，此言尝告尔，今日亦正如此。白昼作噩梦，自思一事无成，但能饲狗耳。吾维自惧故尔。”余曰：“汝之可惧者，亦惟己耳。此事尚何所惧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此语固然，但以一己论之，已足惧矣。今且勿更言此。大卫听之，吾果有严父拘局吾身，则造就定不仅此，此纪实也。”余见司蒂尔福司言时，意至殷惋，知为由衷之言。司蒂尔福司忽麾手曰：“时过矣，我又复成为我。今且就餐乎？”余曰：“彼一家之人安适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孰则知者。吾至渡口觅尔莫得，即莅是间，至时室迩人远，遂触发吾之意绪，汝来固已

见之。”此时忽见根密支执筐而归，始言外出之由。根密支曰：“密司忒壁各德已出行渔，已则出购食物，备晚餐。故开此门者，以汉姆、爱密柳方外出，故留门以待。”于是司蒂尔福司复与根密支高谈，根密支大悦。司蒂尔福司遂引余同出道中谈笑，不期复其恒状，言曰：“明日即出渔家，可以归矣。”余曰：“可，即雇公车奉候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在此至适，几谓人生舍荡舟外无他事，真如此者，为状亦乐。”余曰：“海行固乐，然少须，新者旋旧；旧矣，复有何乐！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语固不恶，惟正中含讽，非我小友之言。吾亦自咎无恒，然能力制其欲，如锤红炉之铁，极力治之，勿待其冷，则坚不可治。实告汝，此海口果使吾为引港之人，则在在无不详审。”余曰：“密司忒壁各德固谓吾兄为奇才。”司蒂尔福司笑曰：“或舵中才耳。”余曰：“彼人才汝，不特此也。无论何艺，偶见即娴，弟之爱兄，亦正在此。兄有天赋之才，无事不称，在理当自知足，胡生怨尤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惟见尔天真不凿，事事可儿，吾尚自足。须知汝言吾无事不称，称固也，究竟实业安在？而实践者又安在？且吾第一次入学，即非善地，觉人皆吾下，故遇事漫不经心。汝曾否知吾在此购得一船乎？”余大惊曰：“兄不必更履此间，得船何为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乘兴耳，实无所为。然吾不在此，则听老渔司之。”余曰：“吾知尔用心矣。汝明言自购，实则阴馈老渔，吾为兄知心之人，应早已见此。嗟夫！吾亲爱之司蒂尔福司，兄之慨慷，令人感佩无已。”司蒂尔福司二颊大赪，即麾手曰：“勿作妄语。”余曰：“吾固常念吾兄，兄每遇一人，无论其人苦乐如

何，而皆人人如意以去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足矣，勿再言此，令人惭沮。”余防其怒，即亦不言，但心中钦佩其人。司蒂尔福司行次复曰：“船尚未完，且留立铁麦在是，待其告葳。然吾曾示尔以立铁麦至是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此老仆晨来，尚将得阿娘手谕。”余观司蒂尔福司面容惨白无色，因大惊，意书中母有责备之言，因微询之。司蒂尔福司力言其无他故，惟老仆至矣。余曰：“此纲纪沈寂如往时乎？”曰：“然。彼既远且淡，静如北辰，吾留彼在此，镌我船名。船曰潮儿，此名初未善也。盖此名非老渔所悦，当更命一名，令人欢悦始可。”余曰：“当更以何名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宜名之曰小爱密柳。”语时以目注余，意止余不当更赞其美者。顾余容色已露钦服之状，口则力噤不言。忽司蒂尔福司举首曰：“真爱密柳至矣。蠢物尚在其侧。此物保护之力甚严，飞鸟莫入其扃。”此时，汉姆已变业为制船，故衣工匠之衣，望之至钝，而颇具男子风概，容色专注爱密柳，其状至恭且亲。余念具是性情，较诸风貌佳者，为状似胜。及四人既近，爱密柳即缩手出汉姆腕中，与余二人接手为礼。既行亦不授手于汉姆，似防余觉。余观之大悦，觉此两小大有风趣，而司蒂尔福司之心亦如我。乃同立星光之下，目送其人。忽见又有少女瞥然过吾前，似随爱密柳者。余观之，其貌甚稔，衣至单薄，颜色憔悴，行时似冒寒而趋，至望而不见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翳何人？胡趣趣至是，讵有变故？”余曰：“是必与丐少资耳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果行乞者何奇，且天下之乞亦未有奇于此者。”余曰：“何奇之有？”司蒂尔福司

曰:“为状至怪。汝试思其人胡来?”余曰:“即自墙阴而出。”司蒂尔福司常回顾不已,已乃言曰:“饭矣。”顾归时尚频频望去人于数百步之外,口中如有所言,乃不之辨。至于入室,围炉而坐,始渐忘是事。立铁麦侍立,余见之复瑟缩不自宁,寻问曰:“密昔司司蒂尔福司及密斯达德尔无恙乎?”立铁麦曰:“太夫人及女郎均安。”余遂进晚餐。食已,余赴巴格司家,既至门,见汉姆徘徊于门外,余大愕。忽言曰:“爱密柳在是。”余尤愕,言曰:“既爱密柳在内,汝胡盘旋门外?”汉姆曰:“有人与爱密柳言,吾因不遽入。”余哂曰:“爱密柳不在内者,汝亦何由在此!”汉姆正色言曰:“其中与言者为少女,是爱密柳故人,实则不宜遽友是人。”余闻言知为道中所见之人。汉姆曰:“是近勾栏,村人可以凌践之者。”余曰:“汉姆,余道中曾遇其人也。”汉姆曰:“然则蹑我耳?我乃不知。吾未至时,彼已前至,呼爱密柳曰:‘仰承上帝,出其仁爱之心见待,我前状固犹汝也。’”余曰:“彼前此亦治级?”汉姆曰:“爱密柳呼之曰:‘马莎,汝耶?’盖爱密柳与彼同在乌麦家治艺耳。”余自思第一次至乌麦家时,见级女三,其一果马莎也。汉姆曰:“马莎年长爱密柳可两三岁,前在学堂时亦共研席。彼今夕欲与爱密柳言,爱密柳畏其舅氏,不敢延入船室,故示之以道里,至此延候。且以铅笔作书寓阿姨,应延之入室。‘我则待舅氏出行,即至阿姨家面汝。’所以今日伴爱密柳同来。至其所求,吾亦不能峻拒。”语时出小钱囊示余曰:“爱密柳以此付我,想彼人此来,正少钱耳。吾明知其如是,乃不能止爱密柳之勿与。”语已,二人徘徊于

门外。久忽见门启，壁各德出招汉姆入内。余欲走避，壁各德力挽余入。余入时，思入室避之，顾乃不能避，则挺立不作一言。而所见之女人则坐于地上，以肱加小榻，埋头其中。观其神情，似爱密柳坐而此女以首枕其膝，爱密柳方起立也。此女面目不可见，发被其面，然为状尚美，面亦白皙。壁各德及爱密柳咸有泪痕。当余入时，众皆无语，而荷兰老钟械乃大动。爱密柳语汉姆曰："马莎将至伦敦。"汉姆曰："何由至彼？"此时汉姆立于中枢，引目视马莎，似怜似怒。而马莎又似危病，彼此皆作微语，防怛化者。汉姆语甫已，马莎曰："彼间当胜于此。彼间无人识我，此则人人鄙我矣。"汉姆曰："此去又何为者？"马莎闻言，仰首视汉姆久，复叉手背负其颈，俯而不言。爱密柳曰："至伦敦时，自改行从善矣。适彼语我，汝固未之闻也。"马莎曰："果能见助，一至伦敦，定尽涤其所染，必不恶似是间。"语已复颤曰："但能逃逸出此，即可易其旧染之污。"爱密柳引手向汉姆，汉姆即出一囊，以帆布为之，爱密柳以为即己钱箧，遂取以赠马莎。既审其非是，复还汉姆。然此囊中钱较原箧尤多。汉姆辞曰："我储此无用，汝赠其人可尔。吾物即尔物耳，何斤斤分别至是。"爱密柳心动，至于泪下，即近马莎前，取囊中钱一一纳马莎怀中，尚微语曰："足乎？"马莎曰："足矣。"因捧爱密柳手，亲之以口。马莎得钱立趣，取其领巾围之，且行且哭而出。既出复面内，似有所言，乃格格莫吐，复行。迨双扉既阖，爱密柳视予及汉姆等，即以手掩面哭。汉姆即拊肩言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汝何哭者？"爱密柳曰："汝爱我挚，我心

乃不若尔厚，在礼宜重感尔。”汉姆曰：“尔爱我恩礼咸至，吾已至乐。且一思及尔，心已跃跃有生趣矣。”爱密柳曰：“此尔溺爱使然，非我足以感汝如是也。但愿尔之爱情更有所托，若我殊畏为汝偶也。”汉姆曰：“今日惟见马莎，故有触至是，是皆马莎之过。”爱密柳乃以首枕壁各德之肩，呜咽弗止。壁各德抚慰至再。余前而止之，女果止悲，抗首与余辈渐渐言笑。壁各德则为之理发拭泪痕，防为老渔所见，将加责问。汉姆遂引其手，趁微月之光归船室。

第二十三章

明日侵晨余醒，思宵来二女状，心滋怜之，亦不述之司蒂尔福司。饭时忽有书至，姨氏手笔也。中言后此觅业图存事，余拟与司蒂尔福司商之，计议此不如即车中商之，今且与诸人为别。巴格司虽卧病不及与余谈，然甚恋余，厥状大欲启簏取一希尼款余。而老渔举家亦均弗适。乌麦、周兰、美尼亦出门送余。司蒂尔福司居此无多日，而渔家咸与为友，送者乃至夥。果使吾辈行李有数百具，亦无须雇人将之，渔家乃争为致力。综言之，吾二人行者，是间人乃作累日恶。登车时，立铁麦竟送余辈于车外。余曰：“老纲纪，尚少须于是间耶？”立铁麦曰：“为时或无多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彼或未能料其时日，必蒇事始归也。”余曰：“然，吾固度

之矣。”余行时，立铁麦举手近冠檐，送其主人及余。车行时，司蒂尔福司颇沉寂不言；余四顾旧时来路，游目四骋，亦不作语。已而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二人宜发语矣。尔今日晨餐时，言姨氏有书，中何语者？”余即探囊取书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书中得毋语要事耶？”余曰：“姨氏此时命我出游，意令增阅历，且问我曾否立意图所业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若云阅历，固已多矣。”余曰：“意固畅遂，然姨氏所命我临事鉴察，几忘之矣。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及此鉴察未晚也。汝今且望车右平原沃野，上长乱蓬；更望车左草碛，亦复如之。前观既无殊特，后望亦只常态。”余大笑曰：“汝命我四顾，一无所益于我，幸平衍无复波折耳。”司蒂尔福司既视吾书，即曰：“姨氏究何命意？”余曰：“姨氏命我为人任事，任事果何的职者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亦不审。但既命尔矣，尔遵率行之可也。”余曰：“所云任事，果任何事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此浪迹之律师，无定踪也。此等人专在圣保罗礼拜堂隅陬之间，为会审员，若律师则为人辨护于公堂，此浪迹之律师则但陪庙鞫耳。此等人在二百年前宜绝其踪，不应留贻至此。其人习教律及议院中法律，咸与闻之。而世人初不知世界中乃有此人，其知者，则掘土而得爱德哇时代碑版，或偶见之。此等公堂专司死人遗嘱及舵工争竞事。”余曰：“汝又高论，为无稽言矣。讵教会中人物乃与舵工同就鞫于庙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非也，此等盖兼司二事。尔于初一日往省其人，则方聚议二舟相触事，或鸦墨斯老渔壁各德小舟为飓所引。初二日更往，则方议某牧师坠行荡检事，或击或护，为状不一，

大类俳优。顷刻数变其状，不特多趣，亦足得钱。”余闻言茫然，即曰：“律师与任事，为业同乎？”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否，律师者精法学，得法学博士之名，而任事者自不能任，尚须律师了之。而此二种人皆足图生，汝可为之。在彼等社会中，亦可自树鸡翘为人上。”余闻言似为姨氏所言为当。然姨氏第命我为是，令我自决，至于如何措意处，以近来新识一任事之人，令立遗嘱，以产授余，故亦命余为之。余亦一一告司蒂尔福司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尔祖姨既命尔为之，汝如命可也。”余曰：“姨氏方居伦敦，迓我于林肯中一逆旅。姨之居是者，以楼级为石制，脱火发时，脱身易也。”余车行甚适，有时谈及庙鞫事，司蒂尔福司即叙其听断时丑状，余闻而失笑。车至，彼先归省，约隔日必至林肯逆旅中存余。余此时即以车朝姨，姨方候余晚餐，及一见余，似余环游地球新归者，即抱余而泣。余曰：“大母留迭克司家，独身来耶？胡不与之同贲？”时嘉耐在侧，余与问讯，嘉耐即与余为礼。余见姨氏似有怒状，言曰：“拖老忒，吾殊怏怏于迭克之家居。”余疑而欲问，姨曰：“迭克者，面柔手亦弗辣，不能禁驴之过吾门，吾若留嘉耐者，或能为吾驱驴。吾乍有冷气自足上冒，决今晚必有驴触吾门。”余思以语慰姨氏，姨不可，尚言曰：“彼秃尾者，即当日迦茵之所乘，在群驴中所痛恨者，即为此畜。”嘉耐曰：“彼秃尾之驴方为人驮沙石，必不过吾门。”而姨氏怒终不释。既而夜馔至，炙鸡一、牛肉一，尚佐以蔬菜，余大嚼至夥。而姨氏不嗜伦敦烹炙，乃少进即止。指炙鸡曰：“此鸡之成，殆终身不见天日者。至于牛也，彼言为牛，

我滋弗信。伦敦中舍土石为真，其余则皆伪耳。”余曰：“大母何由知此鸡不产自村庄？”姨氏曰：“否，伦敦贾人苟吐实者，则行贾必不利。”余不敢复辩，第俯首而嚼。既而馔撤，嘉耐为姨氏握发加睡帽，较常式为小，姨言必严束之，庶火起不至坠落。于是掀其下裳，以足向火。余即为姨氏调酒，并将焦面包缕切置其前。嘉耐既行，坐者惟吾二人，姨受面包蘸酒食之。食既，则以笑靥向余言曰：“拖老忒，吾书中命尔作任事人，汝已预筹之否？”余曰：“思熟矣。且与同学商之，此事滋可任。”姨氏大悦曰：“汝乃能如老身意。”余曰：“此中尚有难事。”姨曰：“言之。”余曰：“任此时曾否需财？”姨曰：“贽当一千镑。”余移榻近姨曰：“为数太巨。孺子读书时已累大母不少，凡孺子事，大母咸不惜费，心滋不安。意欲更觅他事，自农其力，或得以赡其身。大母固不惜此巨费，而吾心滋慑，今请老人再思之。”姨氏徐吃面包已，置空杯于炉檐，叉袖言曰：“拖老忒，吾生平初无希望，所未了事，即复为汝位置一善地，此事实迭克为尔谋之。此人隐德，人无知者，惟吾知之，汝尚宜遵率为上。”言次，复引余手言曰：“已往之事，原可勿论，惟于今有涉者，则亦不妨为尔言之。当日尔一身败絮，突至吾家，吾颇悔与若父母绝迹不相往来，致尔流离至是。然自是以来，汝乃随地博吾之欢，吾有巨产，顾无人可以寄托，今尔已居膝下，为吾孙枝，吾旧时所历皆艰琐，不可语人，而一身复尚气不肯下人，今崦景已届，汝能慎守吾训，当无贫罄之虑。”此余第一次闻姨氏追论往事者。姨曰：“拖老忒，事自此定矣，汝与吾亲吻。明日侵

晨，与吾同至庙鞫处人赀。”余是夜即睡于祖姨别榻之上。然夜来一闻车声，即推余醒曰：“是救火机械耶？”焦烦不寝，至中夜始寝，余亦借此少息其躬。明日日中，余遂同祖姨至密司忒司本路及密司忒约金司律师公所。道中祖姨疑过者皆行窃，遂以钱囊授余，中贮十几尼及数银辨士。刚行过圣保罗礼拜堂，而姨氏行步忽迅，如有所慑。见一敝衣之人，引目视姨氏，且趣步随行。忽祖姨引吾臂言曰：“拖老忒，吾将奈何？”余曰：“大母勿忧，是间无足惧者。大母且避入肆中，吾当斥去其人。”姨氏曰：“孺子勿与之言。”余曰：“是人强丐耳，胡能不斥。”姨氏曰：“汝良不识其人。”此时余及祖姨同立人家门外，其人亦小立近余，余怒目犷视。姨曰：“汝勿怒其人，且倩一车来前，在圣保罗礼拜堂外迟我。”余曰：“胡为不侍大母同行？”姨曰：“吾但能与彼同行。”余曰：“大母何为同此丐者行？”姨曰：“汝勿以我为痫发，发语不伦。今趣以车前。”余见姨惶悚万状，不能不从其言。于是见空车前，即呼之使载。车停，姨即登车，其人亦上。姨在车中麾手令余勿前。余闻姨氏语车人，随尔所适，但趣行前。少须，车远矣。余因忆及迭克在学堂中告余语，所谓姨氏见而震慑者，即属其人，然乃不知其故。余徘徊堂外半句钟，而车归矣。车至，但有姨氏一人，而神宇尚慌忽不定，招予登车，命御者随意所适，言曰：“汝勿问我适何状者。”车少行，姨曰：“吾心定矣。”方其行时，姨取钱囊而去，此时复以囊授余，则十几尼已不见，但数辨士存。余欲寻司本路，但入圆门，步极长之甬道，愈进而市声愈远。更逾空殿及小甬道无数，遂及司

本路治事之所。门初不阖，有数钞胥方伏案治事。余入，即有长瘦之书记与余为礼，领余及姨面司本路，且言曰："密司忒司本路方在公堂，请之即至。"书记去时，余及姨氏留坐其室，四盼其室中所有。屋老而尘封，案上绿呢已暗如故纸，案牍如山积。此外尚有法律之书作巨册，上作标题，每一标题即有十余册之夥，余见状以为书多则事必夥。正流览间，忽闻有趣步声，司本路入矣。衣黑衣，缘以白狐腋，见姨氏，脱冠为礼，衣裳至宏丽，领巾洁白无伦。其人喜修饰，须角倒翘如锥，金表链至巨，而衣服领巾皆坚韧，为礼时殊勉强。姨已以余名姓告之。司本路见余，颇加青盼，言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乃欲习吾业耶？吾见密斯拖老忒乌得，偶尔言是间有旷缺，密斯即言有文孙欲得是业，遂荐是间。所谓文孙者，其足下矣？"余曰："然。吾大母告我，是间固有缺，命仆承乏。惟仆不审是中应为之事，因无敢质实力任，幸能少试其事，再议定约，未晚也。"司本路曰："足下言试，谅哉。此间新至之人，必以经月试。为吾一人计者，即听足下试至数月固可，惟吾同侪约金司或以为不可，则吾亦无敢专允足下以此。"余曰："新进之人宜入贽一千镑，有之耶？"司本路曰："然。吾曾与密斯拖老忒乌得言曰，在此佳子弟，胡计贽金。而约金司坚持以为不可，吾亦无敢抗。而约金司尚介介眇此一千镑也。"余自念祖姨为我任此重资，心滋感愧，则嗫嚅言曰："先生此席，吾得执贽门下，果不谬如先生旨者，能否加以劳赉？"司本路怅然曰："吾何事不宜商约者，惟约金司之为人坚不可屈，吾将若之何！"余自念约金司之为人，胡暴

厉至是。后此始知其和蔼人也，遇事蜷伏不出，而司本路则以之为抵拒资，善归己，恶归约金司也。凡书记偶欲增薪，则司本路必曰：“约金司不可也。”外间积逋稍不还，则又曰：“约金司不允也。”余后此始知律师行中必用如是委卸之法，与司本路同也。余祖姨与司本路约，即以今日起，为试办之第一日。司本路请吾祖姨勿久候于此，果月尽约成，则必以约稿寄度佛尔请署。此时司本路遂引余至公堂，令纵观，而姨氏则弗行，以为公堂者大类火药之库，时时爆裂，故戢足不敢往。余及司本路同行至光明石路上，夹道皆高屋，屋外皆有牌，书博士某某名。余遂入夏屋，洞黑如礼拜堂，堂中隔以阑干，阑以内有平台作偃月形，均列高榻，有红袍带髲之人列坐，余知为辨护之律师矣。月台上有一人，二睫耸不已，余苟以禽类方之，则角鸱也。司本路窃告余，此问官也。月台之下列坐者，皆如司本路之类，衣缘皆饰以皮，拥长案。此辈咸凛凛有仪表，然面问官语，则咸有戒心，作栗容。在例陪审者皆绅贵之人，然此时座间仅一童子。又有一人至贫窭，方于衣囊探物大嚼。万声皆寂中，但闻炉炭作爆，旁立一律师嘤嘤作虫鸣，似悉背诵法规大全全部者。余生平初未见此深沉之世界，古貌古心之人，列屋而居，令人昏昏然，不审人间何世者，则此间为观止矣。余微语司本路曰：“仆已周悉此中情状矣。”复出面吾祖姨。立与司本路别。而书记恒以笔指门，防吾误趋歧路。余既归林肯客寓，道行无梗，惟遇一驴，姨氏则大弗悦。余侍姨氏归寓后，复商后来之事。余知姨氏在此，居防火，出防盗，而食又弗适口，则力

劝姨氏先归。姨曰:“可，吾居此可六日。惟汝后此居处不能长住逆旅，吾闻阿德而斐街有精宅，可以赁人，汝往赁之。”语已,即囊中出一告白,盖从新报中检出者。中云宅甚精雅，开窗面水，果有客来赁者，或为法律中人，则议且立就,赁金弗昂,久暂无计。余喜曰:“此宅佳也。”而中心亦自喜为有家。语已,姨氏取冠曰:“尔既遂意,曷往相宅。”于是沿告白中居址而行，亦于是中得居停姓氏。居停曰密昔司克禄伯。既至,掣铃可三四次。而主人则肥硕之妇人,裙为荷兰绒,衣则南京布。姨氏曰:“马丹有空宅见赁,吾特为相宅来也。”克禄伯即从囊中索匙,言曰:“居吾宅者,非此少年先生耶?”祖姨曰:“然，此为吾孙。”克禄伯曰:“吾宅尤宜居此少年。”于是引余登楼。楼有便门,可以趣下,姨以为火起便于逸出,因而大悦。屋有退闲之室，有寝室，有庋置物事之室,陈设颇旧,余固不以为敝。开窗果面长河,余意得,姨氏遂与居停议赁值。方其议时,余则踞榻开轩而望,谓以我蒙难余生,乃有此华构耶!既而议定同入，余但观容色，已知事就。姨氏曰:“此间陈设,是否为前赁者所遗?”居停曰:“然。”姨曰:“今其人安往?”余见居停作咳声,久乃言曰:“彼病于此逝矣。”姨惊曰:“彼以何状死?”居停曰:“是殆烟酒逾量耳。”姨曰:“所云烟者,非烟囱中物乎?”居停曰:“非也,雪茄之烟及烟斗之烟。”姨曰:“拖老忒,此亦常事,或更不为吾梗。”余曰:“是安足妨!”姨见余悦,即曰:“先赁一月,一月之后果相安者,则更议一年之值。”议定,居停为余浣衣及治饭事。居停且曰:“马丹勿耿耿，客童耳，其赁吾家，犹吾子

也。”姨氏曰:“以明日入此。”居停曰:“天乎! 今日竟有当意之客,使吾可以尽力承奉其人。”余既及姨氏归,言曰:“吾为汝择术,汝能坚定勿谬戾,则可自立于世,汝其识之于怀。”余遂以长书报安尼司,请将余所寄之书邮至吾许,并告以近日新操之业。姨氏以明日行,余即以书属姨氏将去。临别,姨氏又多与吾金,令浮于所费之外。余遂送姨氏行,嘉耐同往。余遂归新寓,且行且思,当行酤,则污鄙如佣保,今何如者,颇有今昔之感。

第二十四章

余楼居如据高堡,二扉既阖,大类鲁滨孙登堡自抽其梯,百无所怖。出门则带钥匙于衣囊,计可以延客者,即有自由之权,无待向人面目。且出入均适,偶有所需,一掣铃而居停已至,惟寂寞耳;因寂寞遂成无聊。上午尚足自制,晨起开窗,清气猝入,心为爽然。惟日渐西落,而精神亦少委顿。灯上,益焦然无复意味。大抵一身无伴,因之悬念安尼司不已。忆侨居安尼司家,此时灯上,正二人闲适之时,苟有心绪,亦足商酌。且居停所居至暌隔,不能引为伴侣,慰我岑寂;即前赁之人,非冒于烟酒而死者,即得之为伴亦非恶。余居是可两日夜,几疑经年之居。司蒂尔福司允吾至,乃久不至,余因防其患作,至第三日,余晨请假赴司蒂尔福司家。母

见余滋乐，言司蒂尔福司已同其友出，以明日归。坚留余饭，余遂饭于其家。饭时，母盛言其子之佳妙，初无他语。余即告母，以同在鸦墨斯时，人人盛道公子美，而孺子亦滋得其益。方余语时，密斯达德尔仍絮絮作不了语，余曲曲道其详尽。饭时，觉有两妇人见侍，觉心中亦滋爱其人。饭后归，自念果其人能与我同床，则昼夜亦不清寂。明日方饭，咖啡面包列前，余觉咖啡微淡，心方弗乐，而司蒂尔福司至矣。余狂跳而起曰："吾亲爱之司蒂尔福司，吾以为不见汝矣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吾归之第二日，即为人坚约而去，故未即来。金盏花，汝今居此，为未有家室之主人。"余引司蒂尔福司相吾室，自以为佳，而司蒂尔福司亦称不容口，曰："后此吾入城时，即以尔家为行馆矣。果尔不报我绝交书者，我则直视此屋为吾屋。"余曰："汝待吾绝交书至，或俟上帝判决死人时，尚未必得也。"余方引手将掣铃，则面吾友曰："汝饭否？未饭者，吾将告吾居停，以昨日所得肉请君少尝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汝勿掣铃，吾不能食，今尚约吾同学至外用午膳。"余曰："然则晚食于吾家可乎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否，吾与是人钩纠不遽释，且明日将同入大学。"余曰："胡不延二君同贲？二君能否许我者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彼固肯来，特累汝耳。胡不尔随我行，晤彼二友。"余坚不可。自念新入此屋，初无燕贺之人，今良友既赞吾居，胡能不饮，乃坚订司蒂尔福司，必以二友来，约以六句钟。迨司蒂尔福司允余行后，余掣铃告居停，治具延客。居停曰："老身乃不能侍君饮膳，惟邻右有一少年尚胜任，予值五先零，当必至，客以为何

如者?”余曰:“可?”居停曰:“老身居庖次,而洗涤盘碗,一身胡任。今须得一小娃居之中区,得盘碗即以水涤之,为事亦便。”余曰:“童娃为值若何?”居停曰:“可十八辨士。客吝此不为富,去此亦不为贫。”余亦曰:“可。”居停曰:“为肴何等?吾家炉小,仅能煮薯蓣及炙肉而已,即得鱼,吾亦不复能蒸。客若弗信者,入吾厨视之立见。”余思即观之,亦不审其能否,即谢曰:“苟需鱼,毋须尔家。”居停曰:“请客无鱼及蠓,焉适观!今大悟矣,当往购炙鸭二,牛肉及煮白菜一巨盘,佐以猪腰一碟、冻糕一器,此四物既具,则老身专煮薯蓣足矣。”余闻言亦以为然,则自至肆中定购,约以时刻。既至司忒兰得街,将购火腿,忽见窗间悬白物,署曰伪鳖裙,余切一巨方,以为足供十五人之食。居停曰:“吾为客煮之。”后此成羹,则猝缩,竟莫供四人之食。司蒂尔福司曰:“物佳乃不果腹也。”方余购是物既,复至科文得街买水果及酒。余得酒极夥,既归,则送酒者已至,列瓶无数,如电机中储电之器。司蒂尔福司二友,一曰格兰爵,一曰马克韩,二人均翩翩。格兰爵长于吾友,马克韩较少,未二十也。马克韩谓余曰:“密司忒考伯菲而,室美适于居。”余曰:“然,吾居此颇适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二君今日当加餐。”马克韩曰:“吾乃不解,方入城即饥,尽有余量,足以容物。”余第一次为主人,颇瑟缩不自宁贴。迨饭陈,余揖司蒂尔福司,令为主。肴至良佳,酒亦称量。司蒂尔福司劝客良殷,且能以妙语洽主客,食次至欢悦。余坐适面门,而司酒之少年在灯影中,时时作举杯状,首俯仰不已。而涤器之小娃,时时闻碎盘声,锵然

动听，余颇焦惶于座间。盖此娃好事，时近门窥客，又复防客，遽缩其身，手颤盘落，故碎盘也。已而肴尽，此少年仍挺立余旁。余曰：“席罢，无须尔，尔及小娃同至居停许。”少年遂去，余四人乃纵饮。余大乐，遂面此生客，而亦引为同调，则舞蹈而语，或自语，或二客及吾友语，每语必哄堂大噱，力催吾友传觞，言曰：“每礼拜必如是。”格兰爵携鼻烟壶，余取而强闻之，鼻观奇痒，则出门大嚏，至于五分钟之久。主客既纵饮，一瓻未尽复开，瓶塞累累。为司蒂尔福司饮寿，言曰：“尔为余总角之交，且为良友，前此将护我伴我，尔之待我厚，我焉能酬，今愿祝故人寿。”于是大呼者三，客亦应之，余更三呼者再。余颠顿举杯，与司蒂尔福司引手，不期杯落于地。忽闻马克韩作歌，言人生忧郁，将以何物解忧者。歌既曰：“吾今将为一女郎饮寿。”余曰：“吾今均高等人，不能称所爱者为女郎，宜称曰贵妇人。”司蒂尔福司望予而哂，余愈奋然，必抗言所爱之人均当称为贵妇人。马克韩曰：“吾言不当受令于人。”余曰：“必如是。”马克韩曰：“主人不能侮客。”余曰：“然，然，言主人，吾知悔矣，今日安可嫚客。”马克韩笑曰：“汝小鬼蜮之佳孺子。”余大悦，即为马克韩饮寿杯。既而吸烟，时余身颤甚，计得烟必少止。司蒂尔福司忽对众言余身世，余大感动而哭，乃谢其惠爱，因抗言曰：“三君子每日五点钟必饭于此，人生得良友如是，可云至乐。今当为老夫人饮酒，其人即我祖姨，为女中烈丈夫，第一善人也。”已而觉脑热，乃伸颈于窗外招凉风。司蒂尔福司言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不善烟，奈何吸烟？”因而照镜，觉颜色奇青，周身

仍未醉，而发则飞立，似成醉像。忽又觉不在己家，似更赴一席，席上满陈酒器，见司蒂尔福司及二客去余至远，忽大言曰："谁言观剧者？趣行，行行！"且曰："三君先行，吾灭此灯，用止火患。"迨火既灭，不审门处，竟扪索及于帷幔之下。闻司蒂尔福司大笑，掖余下楼。将及楼级，觉有人颠跌，则闻人言曰："考伯菲而仆矣。"余怒曰："吾乃未跌，胡言仆也。"已而视吾背已贴地，始悟其蹶。及至市上，路灯皆作巨晕，人言雨至，余曰："雾也。"行至灯杆之下，司蒂尔福司为余拂衣，且脱余冠整之，复加余首。余曰："汝何为取吾冠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考伯菲而愈乎？"余曰："不病胡言愈！"后此忆至一柜上，有人掷钱购票，柜上人指余曰："彼亦是耶？"则迟迟不予余据。后此余亦不审何以入座，座中极暖，但觉丝丝出云气，对面若不辨人。台上似有人对语，乃不闻其声，而奇光四灿，射眼生缬，至不能开睫。屋中人似作泥水形，周余身而转转不已。余力欲坚定，不随之转，然仍转不已，不复自由。复有人言，且至贵妇人所居精雅厢中少息，余惝恍间，已入厢中。见一人卧于温榻，取远镜窥台上。余至巨镜之下，已照见己影，似亦就坐，口中作何谰语，则不之知矣。复闻有人止我勿声，而座上妇人争逞其娇嗔向我。余见妇人中有一人则安尼司也。左右男女各一人，余竟不之识。安尼司视余状至怪骇，且忧。余作醉语呼曰："安尼司胡为在此？"安尼司微语，曰："勿谰语以扰众，且属目台上。"彼语余时，余即引目观剧，顾但见其旋舞状，莫认其音。少须复视安尼司。安尼司则瑟缩座隅，以手扶头，状似避余。

余仍作醉吃曰："安尼司患作耶？"安尼司愀然曰："我乃无患，汝勿为吾忧。汝不趣出耶？"余闭目仰面向安尼司曰："汝趣吾出耶？"安尼司曰："然。"余曰："吾在此候尔，扶尔下楼。"余欲言之，乃舌胶不了了。安尼司视余久，似解余言，复微语曰："吾趣尔行，尔平日信我，胡再不行。尔今念我，当请尔同出之朋俦，送尔遄归。"余闻言，心顾不悦，然亦自赧，因与道晚安，声至模糊，遂踉跄而下。不审何故，一举踵即及余寓。司蒂尔福司为余解衣，余更请发额。已而不省，但觉床如海舶受风，颠簸不已。及少靖，乃知被酒，四肢百体若被坚壳，舌燥如空铫处烘炉之上，焦烈无比。二掌之热，如铁受冶。眠及迟明，神息微清，则悔不可状。不审昏昧之中，取罪于人者凡几。而安尼司为余担无数忧愁，将提何面与之晤对。遖迤及客座，而杯盘狼藉，烟酒之气醺人欲呕，因之恨恨不已。是日疲极不能出，而亦不敢遽出，悔心中爇，至于饮食咸不能进。

第二十五章

明日侵晨，余宿酲尽复。刚欲下楼，见有邮者将书将登，始乃张皇。迨既见余，即趋问曰："此其密司忒考伯菲而耶？"余见书来自安尼司，如奉严旨，几不敢自承为余。顾乃不能不承，即答曰："然。"遂取其书。邮者言待覆书。余立

邮者于门外，遂阖户读来书，踌躇不即发；已而自壮其胆，力发之。书词至和婉，不斥余醉中事，书中但曰："吾亲爱之拖老忒乌得，吾近居伦敦，在阿翁伦敦代理人宅中，名曰密司忒瓦忒白鲁克。宅在恩来街，君若得间，今日乞见枉，为时请君自定。亲爱之安尼司顿首书上。"余欲作报书，久久乃不能就。因思邮者久候，不知闭户何为，将疑余为不知书矣。余书易稿可十余次，乃不如式。第一次书云："吾安能举前二夕丑迹荡涤无遗。"书至此，以为唐突，碎之。又作一书曰："诗人莎士比言，凡人以口兴戎，为事至易。"则又念曰：吾曾与马克翰忤，正坐此言，则又碎之。此数次中一次，将以诗代柬，仅记得一语曰："幸君勿廑我。"复忆此诗为成语，宜用之夏令，今兹孟冬，于时为悖，则复碎之。又数易稿，始成书曰："吾亲爱之安尼司君，来书初不吾责，此书之温厚，亦正如君平日之性情，吾欲扬誉是书之敏，顾无可方，必以君德性方之，于体始称。吾今日以四句钟必临君寓。尔至爱及抱歉之拖老忒乌得考伯菲而顿首。"复防更肆涂乙，则力封付邮者。是日遂入公堂治所业。三点半钟后已出，以时考，四句钟时当至，顾疑虑交并，夷犹不进。至四点一刻，始及门掣铃。密司忒瓦忒白鲁克拓其楼下，为治公事之所，楼上则聚其家人。于是侍者直引余登楼，入一精洁退闲之室。见安尼司独坐，以绒线结钱囊，接见余时，沈静慈祥之状可掬，余晤面直如在坎忒白雷时矣。即进而言曰："此来直待罪于君前。"不禁泪滴襟袖，向安尼司曰："苟非开罪于尔者，则吾心之痛亦不如是之切。乃被酒无状，而适触君，

科罪莫如死也。”安尼司忽以手加余臂。余见安尼司不吾罪，惧心略戢，因恭谨捧其手亲之。安尼司曰：“君坐，勿耿耿于怀。思尔有疚心之事，非觅我祓除者，将觅谁耶？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汝其吾命宫之好安琪儿耶！”安尼司微哂，然颇凄暗，则屡摇其首。余曰：“然，然，汝果为吾命宫中之好安琪儿也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汝既待我为安琪儿者，我尚有言，请为忠告。”余惶悚待训饬，而饬训之辞，余已料得八九矣。安尼司曰：“我谨告汝，须防备不善之安琪儿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汝得毋指吾故交司蒂尔福司乎？”安尼司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汝实未谅其人。彼佳人，胡得以是名加之。彼既为我先导，且时时将护我，并我故交，其势断不足以害我，何为枉之！吾亲爱之安尼司君，得毋于醉中观我，因迁怒于吾友，则吾亲爱之安尼司听鞫为非公矣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吾初不为是。”余曰：“然则何见而然？”女曰：“多矣。分析观之，为罪至纤；合而证之，遂成大譀。吾即从尔倾倒其人中，吾知其人之品格。”然安尼司之语，无处不足触我心弦，此弦一动，余即立降。女言时方治线囊，余则坐而待命。余反己自思，觉司蒂尔福司之影立化模糊矣。少须，女复引首曰：“实则吾生从父而居，此足不履阈外，于人情无复洞悉，今日骤加品藻于君友，似非夙心。惟尔我少小同居，及于长成，为君之故，亦不能恤及冒昧，自问非为謷言，君宜留意是人，是人行事险也。”余坐而倾听，觉司蒂尔福司之蟠据吾心中，已不期如潮之退缩。女曰：“吾初非望汝以一言之故，踪迹立疏，果心中有我者……”语至此，其声甚颤，复改口曰：

“汝若念我为故交，则当苦忆吾今夕之言。吾言愚直，幸勿介介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吾安能嗛汝，今日固未深知彼友，愿后此慧眼观人，能如我今日之重司蒂尔福司足矣。”余语时，女微弗怿，然即立释。余曰：“安尼司，不审何时能恕我开罪于君之故。”女曰：“吾每念及君，行即恕之，盖无时无地不恕君也。”女发语如轻云淡烟，撇然而过。而余犹欲力救司蒂尔福司，复进言所以洪醉之故，及踉跄之赴剧场，盛张司蒂尔福司之嘉惠。言当日被难，均其将护状，一一告安尼司。余语已，女曰：“前此不言有事必来见告，无论忧乐如何，即与女子定情之故，亦必告我。拉金司之后，继踵又属何人者？”余曰：“无之，无之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必有一人。”余思索不可得，因思达德尔之事，彼亦知之乎，顾不如自承之为得。即疾对曰：“无之。容或有者，即司蒂尔福司家有姊氏曰达德尔者，人颇聪明，但与攀谈而已，初无爱念足言。”安尼司大笑曰：“汝果忠实告我，我将为汝作历史，每一人以何时交，何时绝，为纪年之体，亦奇观也。”复曰：“汝见尤利亚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讵在是间？”女曰：“彼先一礼拜已至伦敦，每日必至是，彼来初非佳事。”余曰：“彼所行事，为君所不悦者耶？此又何事？”安尼司置其线囊，以十指相约，置之裙上，曰：“彼意殆欲与吾翁为伙也。”余大骇曰：“尤利亚之才能及此耶？彼一献媚之人，乃能自圭窦中升广堂耶！嗟夫！安尼司，必与老人言，勿允其请，滋生不虞。此局非佳，君必力沮其事，且速……”女见状复摇首曰：“汝不忆吾临别时，最后与君谈及吾父耶？别后二三日，阿翁即语我以此。翁命我时，乃欲

言未言，似为彼所逼，非老人之意，吾观之滋戚。”余曰：“孰逼翁耶？”安尼司曰：“尤利亚也。其人狡狯能伺人间隙，进其诡谋，吾翁懈处，为彼所窥，既得之，则怂恿而成之。复以翁所懈处为彼之用，今则吾翁转受掣于其人。”语至此，咽而不言。然尚有言，乃不遽发，而余又不忍穷诘以伤其心。盖彼之不敢尽吐其隐，必为其父之故，故余亦忍而不问。安尼司曰：“今吾父已落其掌握，恣彼簸弄，阳为恭谨，而辣手在中，千人莫当。”余大怒，则直斥之狗，愤始少伸。女曰：“彼之奸谋能自进者，汝亦知之乎？彼一日忽对吾父言，彼欲告行，且云初意固不欲别，惟彼间愈于此间。吾父方昏耄，不能任事，失彼已孤其辅，不得已竟与之合。顾亦深恶其行，乃不如是不足以挽其人也。”余曰：“君闻言后，作何决策？”女曰：“吾亦但能通权达变而已。亦知彼人一行，吾父孤立，因亦赞成其事，庶吾父尚可支撑残局。”语时以手掩面，哭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吾自审吾生直非孝女，殆吾父夙仇耳。父晚年尚努力操是业，正尔为我，即逐日增罢，亦为忧劳而致。试问身为人子，使吾翁至是，谓非夙仇，胡为直逼老父于穷处！”余生平未见安尼司痛哭，惟余当日肄业学堂，得奖而归，彼喜极泪莹，此或有之，后此与谈其父，亦复泣，然至于别时，则回首面内，意或哭耳，而皆不如今日之累欷。余莫知所措，慰之亦莫能为词，但曰：“吾亲爱之姊氏，幸勿如是以伤稚弟之心。”安尼司平日固以姊氏自居，无待吾词费，立已其哭。少须，即如恒状，言曰：“此时当有人至，吾乘间告尔，汝见尤利亚，幸勿作狠狠之状。吾固知尔抗直，胸无宿物，心

所欲言，口即发之，似此等人，原不值涵容之量，惟为吾翁计，为吾家计，幸勿与之决裂。”女语已，即有人入，则密昔司瓦忒白鲁克也。其人胖硕无伦，衣亦宽博，似在戏园中所见，顾不能了了。而密昔司固已辨我，犹以醉人见待，已而渐知清醒，且颇有礼，则立变其状见待，言曰：“客当时赴私宴。”余鞠躬曰：“初未浪游。”密昔司闻言，颇见重，即曰：“明夕此间雅集，幸客惠临。”余领诺，遂出。下楼后，即往省尤利亚，不值，则留刺示之。明夕复至，既见陈设，似不仅延余一人。见当日邮者立门外，受刺入，语主人，见余如不相识，得刺始引余入。入时见密司忒瓦忒白鲁克为中年人，颈短而领高，果加以黑鼻者，则直类一狗。主人见余，款接良殷。余复面女主人，主人更引余面一黑绒衣黑冠之贵妇，其人曰密昔司亨利司巴格，夫亦在座，厥状岸然。屋中人面彼夫妇咸足恭。安尼司微语余，其人似贵家律师，与主藏大臣或有连也。而尤利亚亦在人中，卑污之状，一无所改，余与之接手。尤利亚曰：“蒙君下盼，殊至荣显。”是夕时时随余作谀语，余愈心厌其人。且余每与安尼司言，而尤利亚乃随余如影。时座客多，而人人咸有傲容，不相欢洽。中有一人，余颇注意，人人恒称之为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余思讵即当日之汤美，常画骷髅者耶？乃不敢冒昧与言。则时时视其人，亦一修整之少年佳士也，睛巨而发浓。既进则隅坐，余瞩之良不易。已而视定，果吾故人矣，乃至主人处言曰：“今日贵客中有一人与仆同学。”主人曰：“谁也？或非密司忒亨利耳，以君年稍后于彼。”余曰：“非也。”中有一人曰：“忒老特尔

司。”主人色定，即曰：“此近矣。”余曰：“隅坐者非乎？前此与之同学，为人至俊妙。”主人无意中亦点首曰：“其人似佳。”余曰：“今日相逢，乃至幸福。”主人曰：“吾本延密司忒亨利之弟，以寒疾未临，故延彼以弥吾阙。亨利之弟乃佳品，吾至服膺其人。”余初未见是人，漫应之，因曰：“吾友所治何业？”主人曰：“忒老特尔司亦学律耳，其人尚沈静，亦无人与之为仇，苟能不自仇者，则无事矣。”余闻言怅然曰：“彼乃自仇其躬乎？”主人作不耐之容，努其唇外向，且自弄其表链，曰：“彼乃不能广其康庄而骋，则自梗其驰道。苟异日独当一面者，或莫胜也。彼亦为吾同业所推引，而予我者。才尚可造，能自属稿，数年之后，吾或传以所业。”余见主人傲兀，匪特类富贵人与贫贱者言，直据百尺之楼下盼人世矣。余方凝思间，而席已陈，主人扶密昔司司巴格下坐首席。余欲与安尼司同坐，乃为病股之客引之行。尤利业、忒老特尔司及余则为分稍卑，待贵客就座而始及余。余虽不与安尼司同座，幸得忒老特尔司深谈，于心良惬。惟尤利亚稍近余旁，秽鄙可哕。余自念果有权力者，必力蹴出之户外。御食良久，而座客所谈，先论贵族，次及人身血脉。女主人语众，谓生平无病，所病在血。客中尚有夫妇二人，姓果而璧支，似系属于银行之人。司巴格近贵族，果而璧支近银行，则主人主妇之承迎，自有所在，胡能及我！座中论血极久，余乃无复留意。果而璧支者专与司巴格语，而司巴格亦蓄有余语，答果而璧支曰：“前此四千五百镑债款，至今尚未清还，此吾意料所弗及。”司巴格曰：“汝所言得毋A氏之借

款。”果而璧支曰:“非也，吾言盖B氏之母金。”司巴格则攒眉努唇,摇首作不怿状。果而璧支曰:“后此吾商之爵帅。”欲言其名，而仍茹之，曰:“可以勿言。”司巴格曰:“汝即不言，我亦知之，即所谓N氏也。”果而璧支似笑非笑，言曰:尔既知之，足矣。嗣爵帅言，非得完数不可也。”司巴格曰:“噫！此手滋辣也。”果而璧支曰:“此家无济，则另觅一家，其人汝又知之矣。”司巴格曰:“得毋K耶?”果而璧支曰:“然。乃不肯签名，此事遂决。”司巴格虽不言，似领解其意，则注目他处，摇首作默会状。果而璧支曰:“以此之故，事寝弗治。”因以背就榻，言曰:“幸主人原谅，吾今吞吐其词者，因事关重要，不能尽贡其隐也。”而主人但得闻贵人之声望，即但闻字母亦已为荣，虽居主人位次莫悉二客所言，然亦咀嚼其言，作叹惋凝思状态。司巴格见果而璧支搬弄贵人，则亦不即降伏，亦招引贵人登场。方其语时，果而璧支亦叹愕不已，彼此互说，各引贵人斗胜，席中之人随彼愕笑，不能少赞一词。后此，安尼司先出席，余引忒老特尔司踵之登楼，且为吾友引见安尼司。安尼司亦颇与作数语。忒老特尔司云将远行，可经月，匆匆辞出，余遂不能与之倾谈，惟索其寓居地。余亦以下处语之，约归时相见，且言与司蒂尔福司时时把握。已而忆及安尼司斥司蒂尔福司非佳士，遂引忒老特尔司为证，向安尼司曰:“汝但问吾友，便省彼士淑慝矣。”安尼司向余摇首令勿言。既而忒老特尔司行，安尼司告余亦将归。余以为安尼司居此非便，不如归佳，惟余欠一谈友，心颇怅然。余以须斯将别，亦少留未即去，别时群客星散都尽

矣。余与安尼司处清谈，加以微讴，仿佛在安尼司家中情状。意今夕不归，且下榻于此，顾不能为辞，迨夜深始别。心中私念安尼司者，果吾命运中之安琪儿矣。适云客散，而客中尚有一人，余未即列之客中者，则尤利亚也。方余与安尼司言笑时，而尤利亚则俇儴如鬼影，时时窃窥。余行时，而尤利亚亦行，方出其瘦损如柴之鬼手，加其手套。余本不欲与之同行，顾念及安尼司所言，故漫语之曰："便道能否至吾寓中少饮咖啡？"尤利亚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。"既而曰："吾误矣，今宜曰密司忒考伯菲而，特吾称谓已惯，因之脱口出耳。惟以吾卑贱之人，得毋少污君寓。"余曰："安有是者！惟足下能惠然肯来否？"尤利亚则耸肩作丑态，曰："甚愿趋侍。"余曰："行也。"余与之言，恒作简语，如语臧获，而尤利亚颇不为怪。道行初不与言，而尤利亚则屡引其手套，蹑足如狗，窃随吾后。余寓未上灯，乃引之登楼，防彼近级而踬，稍引其手，则僵冷如握癞蟆，几欲麾之而去。而又忆及安尼司言，则勉强引至客座，近炉坐。余自燃烛，尤利亚耸肩摇首，盛称吾室之佳。余取咖啡就炉煮之，尤利亚则颤声言谢，如中严寒，作瑟缩状。余念此咖啡果腾沸，能焦人喉吻，当立毙此獠奴矣。尤利亚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，君躬自治茗饮我，殊出我意料之外。惟近来有一二事，亦非吾意料所及，讵上天雨福，及于吾身耶！密司忒考伯菲而，近来亦颇闻鄙人有升迁之信乎？"此时方偻背以手举杯，一手执匙调咖啡，仰首攀余语，二鼻孔张翕不已。余视之直同蛇虺，实不欲家有是客，以溷乃公。时方盛年，心有所愠，直达面容，已亦知之。

彼见余不言，复曰："君迩来必闻我有迁乔之喜。"余漫应曰："微闻之。"尤利亚曰："殆密斯安尼司语君乎？此事密斯安尼司知之，吾心滋适。"余见状，谓此豸乃敢语及安尼司，适见刷靴之器在旁，余几欲举而掷之，则泄怒及于咖啡，张口恣吸之。尤利亚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固有先见之明，今吾当尊君为先觉。君曾否忆及，言将来密司忒威克菲而门牌之上增以吾姓喜迫，有是语乎？顾君贵人，久久当不忆，然以寒微之士得之，则永识勿谖。"余曰："此固有之，当时亦出之漫语，初不料其有此。"尤利亚曰："孰则料及，即吾亦何敢妄度。吾曾语君，贱事胡望，此亦纪实之言。"语时，尤利亚以目视火，余则视其面，初不之答。尤利亚曰："天下低微之材，亦足用以成器。吾在密司忒威克菲而家可谓忠荩无欺，而主人情重，加之推引，于吾心足矣。然主人行事亦正有疏忽处。"余曰："闻之滋戚。"尤利亚曰："主人疏忽可也，然胡以处密斯安尼司？君曾否忆及，言密斯安尼司者，人人见之无不称美。吾曾答曰：'谢君之为是言。'此语当已忘矣。"余曰："未之忘也。"尤利亚曰："君不之忘，吾则愈适。君犹下火种于吾心，令之大爇。幸君恕我，更有咖啡者，乞更赐一瓯。"余见彼作此语，且为丑状，则大怒。忽忆彼方乞咖啡于余，余则以罐斟之，中心滋悖，忆此蠢奴亦有非分之望耶！彼尚有后言，当徐探之。而此奴乃不言，自调其咖啡，近唇少饮，且笑且调且饮。余不能待，即曰："密司忒威克菲而不省大计，致成疏虞，此又何故？"尤利亚微叹曰："主人之不更事，至于万分矣。此语非君，吾亦弗言；即对君言之，亦但言

其略。吾数年来助主人治事,深悉其事状,苟易一人居吾所居地,尽足以一指了其人。”语已,翘其拇指,力按之几上。余见状愈恨。尤利亚此时尚坚按其指,言曰:“此事确也。密司忒威克非而始自审其过,于是拔吾于微贱之中,吾实莫称其举。嗟夫!在理吾宜感也。”语至此,起其手自抚其颏,如剔髯状。余观彼恶状,肺叶震震。然此奴嗫嚅似尚有言,已而曰:“密司忒考伯菲而。”语至此,复曰:“久谈或误君睡。”余曰:“否,吾恒迟眠。”尤利亚曰:“然则大佳。自尔我别后,吾逐日骎骎向上行,顾为品则仍贱,似我寒微,亦自知不能列于清贵,今尚有秘语,能否纳我,且嗤我妄想。”余曰:“第言之何害。”尤利亚即以手套自擦其掌,曰:“即密斯安尼司。”语时久久莫出。余曰:“何如?”尤利亚曰:“其人不经足下言其风貌佳耶?即今夕所见亦正如是。”余曰:“其人素佳,不在今夕。若立稠人中,一目已见其人之美。”尤利亚曰:“确哉!谢君褒美。”余曰:“称密斯之美,与足下胡涉,何谢之云?”尤利亚曰:“吾所谓秘密之言,正尔为此。我固微贱,吾母亦然,即所居亦鄙陋,惟……”少止,复言曰:“吾与君一见如故,吐其肺腑,今何妨径告者。我固卑贱,而安尼司玉照已印我脑中久矣。吾觉安尼司所经之路,吾咸欲以口亲其尘土。”余闻言,怒极头晕,几欲举炉次铁杵直捣此贼之胸。自念汝赤发畜生,胡敢印此天人之相于狗脑之中。更观其卑鄙刁狡诸秽状,余狂易几为之发。已而复忆及安尼司言,则忍气受之,乃力遏其气,问曰:“汝已向安尼司言之乎?”尤利亚曰:“舍君外无第三人知者。此念吾亦初萌。其所以敢萌

是念者，亦正在主人家中，凡遇不特意事均吾了之，每事非我莫就，密司安尼司则又为纯孝人，彼父既重我，则其女或亦垂青及我。”余于是知此贼奴用意矣。其所以坦然语余者，余亦知之。已而果向余言曰：“果此事不为君作梗者，则鄙人或有遂意之日。吾知君光明磊落，必不梗人，或见吾母子寒微，必不以我及我之安尼司事举而碎之。今所以称为我之安尼司者，盖有古诗足以证我之语。诗曰：‘我宁去王冠，不当失玉人。’今吾固无王冠，而爱心正与诗意相洽。”余闻言不能更耐，心中自念：嗟夫！安尼司，汝孝，汝善，汝美，乃不见佑于天，竟屈身下嫁此伧耶！尤利亚曰：“此事非促促，我安尼司为年尚稚，且吾母子尤当勤俭自立，更数年后方能图此大事。今日但徐徐与之要结，待婚期一届，即自陈请。此事幸君留意，勿梗吾事。”语至是，出表观之，惊曰：“喜晤故人，而时候乃同飞越，兹已一句半钟矣。”余曰：“仅一点半耶？吾尚以为不止于是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吾寄宿人家当闭户寝矣。”余曰：“愧极，吾家仅有一榻。”尤利亚曰：“何必设榻，能容我者，即炉次席地可尔。”余曰：“此安可者！足下登吾榻，吾居炉次耳。”尤利亚必不可，大声推让，几醒吾居停也。余此时亦无言对之，但有许诺。遂张其案上之毡，及余外套诸物，足成一席，令卧。又与之睡帽，彼一加之顶上，则怪状愈呈露。余后此竟掷此睡帽弗御。尤利亚既睡；余亦归寝。是夕，余辗转不复成寐。思及是人，复思安尼司，念此重要之事，余应何措手者。思深脑痛，后此自念不如不言，言之安尼司家事且败衄。既睡，即梦安尼司似引首乞援

于余者。既醒，觉尤利亚即睡于吾室，心中几疑此佣奴为魈魅。若醒若睡中，尚思炉次铁杵，为色尚赤，似即起此杵直捣其心。忽尔大惊，则仍梦耳。乃起外盼其人，彼方仰卧，喉际痰声上下，张口如邮政之筒，以待收信者。然睡时较诸醒状尤怪丑，余愈惧愈趣张望。既不能睡，则卧待天明。明日，尤利亚不御食即行，余心大悦，送彼下楼，如斥秽物，如祓不祥。迨至公所，即告吾居停，大开吾窗，令通此阳气。

第二十六章

余后此亦不更见尤利亚，直至送安尼司行时，始一遇之。余至车站，旋亦同车赴坎忒白雷。彼居车顶，安尼司则坐厢中。彼尚时时作将护状，几据厢中人为己有。余每与安尼司言，彼即倾耳而听。余此时但忆安尼司与余言老父与尤利亚合伙事，安尼司曰:“父言不与同伙，吾父亦无宁日，但有如约而已。”余思此事安尼司既从其父，后此老父许嫁，亦将敬承父旨矣。安尼司尤言:“吾父之烦恼，事悉为吾，吾碎身不能报父。”果使以嫁尤利亚为报恩者，则事将如何！余自念事局虽至此，然安尼司尚未之闻，果预告之，则更被此数年之忧愤，为罪重矣，遂亦不言其故。车行，安尼司扬其素巾，与余为别，此魔鬼踞于车顶，耸肩作态，辘辘展轮而去。余久久不忘其事。后此得安尼司书，言已平安抵

家，而余忧仍未之释。每遇懊侬之事，必思及安尼司，因之愈滋吾郁，且无一夕不梦安尼司。此时家中初无一人，司蒂尔福司已赴大学，竟不余造，每日至公堂外，皆独处寡欢。且自安尼司诋斥司蒂尔福司后，余亦时时疑司蒂尔福司，虽作书与彼，尚加亲密之词，彼即不来，余亦无念。盖安尼司之言大足感余，区区一言，总角之交，为之疏落，亦一奇矣。时余试业经月之期已满，遂留居司本路家肄业。祖姨年予余九十镑零用，凡屋赁等事，不在此数，予遂与居停定约，赁居一年。独居喜饮咖啡，则以咖啡为消遣。而居停者恒发风痫之病，名曰羊颠，恒以香水薄荷精苏之。迨余闲时，则亦作诗自排其闷。已而谒师之日至，亦无延饮庆幸之事，但以少酒及面包延书记少叙而已。是晚至戏园中观剧，剧演惨状，余心颇悸恐，归时临镜，颜色顿异。是日司本路先生语余曰："生新执贽，在礼吾宜饮汝，惟得巴黎书，吾女已毕业将归，吾当为之摒挡家具，乃无暇及此。待吾女归后，家事少定，汝当就余小饮。"余知先生久鳏，但有一女，即此毕业者是也，因与先生鸣谢。一礼拜外，先生果语余曰："汝以礼拜六至吾家，逾礼拜后一日，更归尔寓矣。至时吾以车来迎，送亦如之。"是日余将赴先生约，适有未定之谳当须面鞫。犹为面包肆人，以吝资不供修路之费，众欲祛之出教，伸诉辨驳，案牍如山。了时为候已晚，先生遂引余登车。车中师弟谈心颇适，先生历述吾业中掌故，谓此业为世界最高之业，尚无能以人世常业为较。吾业固类律师，特其专任专判处与律师不同，而又非俗，得利复广，即判鞫亦易。但以此

节论，已远不同于律师矣。吾辈目中又焉有律师者！余曰，吾业中以何谳为最？先生曰，遗嘱之争，赴控者最利于我。一涉地亩，约三四万镑以外，则尤利吾辈。每堂为之辩护，咸得钱；而所援之例尤多，今日即屈，明日复伸，反复拖延，直成利薮。即使败衄，尚有上吁之有司，即主教之属官，若更不得直于此；则直诉之主教。若在他谳，久延将生枝节，若争产者，则产在掌握，初无虑其不得酬金。言次，又极称庙鞫制度之佳，而创始者乃能经营无复渗漏至此。其尤妙者，牵缀联络，如身臂之使指，为地虽小，而呼吁无待他求，亦一奇矣。譬如离婚之案，诉于是间，则群聚论决，不设仪观，但酬答如家人妇子之欢。苟不得朕兆，则群至穹门审鞫。穹门者何物也，汝必弗知。穹门之地即此，惟易一承审之员。既至穹门，则仍聚而商榷。其仍弗决者，汝知第二着何事？亦至主教之属官许。属官者又何人，则大主教所遣者。方审鞫时，其人亦居旁听，情事了了于胸，顾节奏宜然，则不能不更归制断，特易旁列入公座而已，余人初不更易。至此为时已久，两造罢于奔命，狱亦易定。尤有狂妄之夫，恒诋毁庙鞫之不善，谓为流弊，非痛更其制不可，滋可恨也。须知吾业之利，尤在奇荒之时，则人人趋而就我，故国家不得我为佽助者，国且立覆。方先生语时，余敬谨以听。然颇疑堂堂英国，何为恃此庙中数措大，用为桢干，则良不可解，然亦无敢与先生辨。后此颇谈及剧场，次则论相马，未几而车至矣。司本路家有小园，方冬无花，而位置不俗，洒扫静洁，余为之心旷而神怡。中有细草之场，林树参差。树中辟

羊肠小径，径畔小篱，翠藤蒙络。余思交春花开，景状至可想念也。此等风物，余在暮色昏黄中微微辨之。既履川堂，明灯灿然四照，墙上所悬者多冠服及行杖马鞭之属。主人问女侍曰："密斯都拉安在？"余乃知女公子曰都拉，都拉之为名佳也。余推扉入，忽闻有人语我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，此为吾女都拉也。"又指一人曰："此为吾女采伴。"声固出于先生，余此时似辨非辨，亦不问其果为先生之声否也。乃私念曰，已矣！吾事业定矣，吾为奴矣！一把握间，余已坠情海，至于万重之渊。都拉非人，羽仙也；尤不能遽定之为仙，但曰从古未经人见之美人，又为人人欲得而终不可得之美人。凡自裁之人，临河必且顾视，余则不顾不视，且未交一言，已涌身投于情海。但鞠躬不已，口中亦不审作何谰语。复闻有人呼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，吾固已见汝矣。"其声甚稔，余视之，则麦得斯东迦茵也。人将谓我斗见迦茵，必且骇愕，顾余心为都拉所摄，初不觉异。此时心思安能兼及世界，正以世界中所有者一都拉耳。此时亦报言曰："密斯麦得斯东无恙乎？"迦茵曰："佳。"余曰："密司忒麦得斯东无恙？"迦茵曰："吾弟亦佳。"先生颇怪吾二人酬对，即曰："汝与密斯旧识耶？"迦茵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与吾为远姻，方其少时曾同居，后此相别，今日几不之识矣。"余曰："密斯无论身在何地，吾咸识之。"先生曰："密斯麦得斯东乃屈尊客吾家，吾女都拉无母，幸得密斯为之将护。"余心自念：此人胡能将护，陷人之功盖至稔也。然亦瞥然而过。言次，微睨都拉，似都拉与迦茵未甚欢洽者。忽闻铃声，先生曰："此登席之预备

钟也。”众遂散而易衣。余易衣时，坐而自咬其指，凝思都拉。思彼腰肢容色，随处皆超轶于人。既而铃动，招客入座，余慌惚衣着下楼。食客尚有数人，都拉与颁白老人并坐而语。此人年鬓足为都拉大父，顾予媢嫉之心仍勃然不自遏，但觉此心随人而妒。以爱都拉之故，并爱先生，至有人与先生言者，余亦生妒。此时闻都拉与人谈旧事，则大恨无已，谓都拉切己事余胡不与知。时有秃发之翁引颈问余曰：“君非第一次宠赉耶？”余大怒，余果为野人者，必取而咀嚼之也。是日座中何客，余咸不了了，所食何馔，亦不之辨，但觉可六七品，至余前，余皆却之，目中心中但有都拉一人。余方坐都拉之次，时与谈心。女声小而柔，余音嫋嫋，能作巧笑，偶一举动，咸足勾人魂魄。似此天人，以我少年人不为所勾者，亦罕矣！女人躯干非高，惟其如是，尤觉可贵。饭后，及迦茵同出，余坐而凝思，惟防迦茵丑诋余之前迹。此秃发之老翁为余谈极修之故事，大抵所言为种花事，余时时闻彼言园丁。园丁，余伪为恭诚状，而此心已飞越，与都拉在亚丹夏娃相见之地矣。余迤逦至退闲之室，斗见迦茵，自念余之已事必为迦茵揭而示女矣，孰知迦茵竟在窗下招手引余，余即莅其前。迦茵曰：“大卫，前事可以勿提，语之皆不特意。”余曰：“然，吾亦如是。”迦茵曰：“前此之不睦，亦可勿念。惟吾前此为一女人所辱，至今耿耿，真为女中之败类，吾亦不举其人。”余以彼诟我祖姨，则大怒曰：“汝不举其人，亦可云知趣，我恶人以不恭之语加我尊人！”迦茵闻言，少闭其目，已而启视曰：“大卫，吾实语汝，汝少时颇不惬吾

意，或吾过也，或汝今日改行为善也。此事吾亦恶述，惟吾家骨肉咸有刚愎之性，汝之见待固有夙心，即吾之对尔亦不无介介。”余点首答之。迦茵曰：“果有介介者，存之于心可也，幸勿述之人前。今不幸相处，安知后此不久久相处，但乞勿宣之颜色，贻笑柄于人。尔勿述我前事，我亦恭默不言尔事可乎？”余曰：“密斯麦得斯东，尔与贤弟待吾劣，即亦不善处吾母，此节冀我忘怀，又安可得？若云不揭尔短于是间，兹事尚可许尔。”迦茵复闭其目，少以手近余，遂行。迦茵遂就灯穿钢珠。是夕余所留意者，意中人嫚声作歌，歌法曲也，余闻之如醉如痴矣。至于以茶酒咖啡见饷，余咸弗纳。后此迦茵扶都拉入，都拉临去仍微笑回头，与余接手，余魂魄为之飞越。有时临镜自照，状如狂人，几类无脑筋者。睡中如着迷药。明日神思昏惰如病，惟晓色甚佳，余至林阴中默思美人，亦大佳事。顾一出川堂，即遇都拉所畜之小狗，我以为玉人所畜，宜与之亲。顾一近其次，而狗乃示其全副之银牙款我，且缩身入于榻下，作声而嘶，其势万不与余亲。时晨气甚寒且静，余巡行数匝，念果一日如吾意者，吾宁非乐。顾余心非欲为附体之欢，但能称之为都拉，时时寄书往来，为一人专享之交谊足矣，何夫妇为！余行转墙隈，忽与之遇。余今日著书记前事至此，笔尚为颤。余曰：“密斯司本路，晨兴夙也！”女曰：“家中殊闷闷，密斯麦得斯东大足生憎，彼言晨气严，必俟阳光出时始宜窥涉，此语宁非陈腐！”语已，乾笑不已。曰：“吾必不听彼言，当出而闲步。矧一日惟晨气佳，汝亦以为然否？”余壮其胆，对曰：“今兹觉佳，惟

一分钟前吾尚觉有阴森之气。”女曰：“此语奖我耶，抑果有其事？”余言乃愈拙，曰：“确也。”复改语曰：“吾心中之天甫明也。”女颜色大赪，而螺旋之发下垂绛颊，其美尤绝。冠草冠，加以红丝结花之带，果使此物悬吾壁间，其值当无价。余曰：“密斯司本路适归自巴黎乎？”女曰：“然，君曾至其地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女曰：“为地佳，吾意君当一行。”余不悦曰：“君乃速吾行乎？”因咬牙言曰：“吾恨巴黎，吾憾法国，至死不出此间，即贵为天王者亦不之屑。”女见状，面复赪，首微摇螺旋之发，复被其面，正欲语不语间，而小狗至矣。狗见余大妒，吠不已，女力抱之，抚其领毛。余之欣羡此狗，乃不可状。顾狗虽受抱，而仍吠余。余欲近，狗欲咬余，女即扑之。狗闭目舐女手，遂不复吠。余思是狗宜不复吠，都拉以脸偎之，即我为狗亦不之吠矣。于是二人同行向花窖，女曰：“君与麦得斯东或非至戚？”复呼曰：“吾宝！”读吾书者，须知此二字非呼我也，呼狗也；果移而呼我者，乐当如何。余遂应曰：“非至戚也。”女作怨态曰：“斯人太厌恶，不审老父胡为觅得斯人侍我。名曰将护，孰将护者！吉迫(狗名)之卫我，胜于彼人。”视狗曰：“吉迫吾亲爱者，是乎？”因以鼻近狗脑。此狗乃不审如天之赐，但解耸目而已。女曰：“吾父言此人为我闺友，胡名友者！”复语狗曰：“吉迫，汝有言语勿诉其人，与此人远也。吾欲与谁言者，即言之；吾欲得友者，无论何人皆自择，勿令人择而与我。吉迫然乎？”吉迫作声而呻，如笙瓶之沸于竹炉。余在旁闻言，自觉但有健羡而已。女复语狗曰：“吾惟无母，故引此人为伴，而步步随我，

吉迫，此何碍者，吾决不审视其人。朋友吾自择之，吉迫然乎？”余思更与狗言者，吾亦不能更立于此。已而近花窖矣，其中唐花盛开，余及女临花而视。女言花好者，余亦痛赞其佳，有时抱狗闻香，余则立侍。此时三生物同居一处，彼二生物自命为仙与否，则不敢知，余则确乎其为仙矣。然迦茵已息息追寻，至此始得。此皱皮之妪乃渍粉于凹中，侧面求都拉亲吻，遂徐徐引都拉入内晨餐。茗为都拉亲治，余力啜不已。茗多作声于腹中，遂御食。食已，赴礼拜堂，迦茵坐余及都拉之间，余尚能闻女作赞美之诗，而全堂之人余皆不见，至牧师宣讲，余亦但闻语语皆都拉，即余之入此，亦膜拜都拉耳。是日无客，晚餐仅四人。食已看书及画，迦茵则以目监余二人。先生与余对坐，先生尚不知余将以岳氏之礼见之，先生都未之知。是晚与道晚安时，则中心为岳氏祝福，先生亦不知余之作何状。礼拜一日，余即与先生别。以今日有碎舟之案，欲治其事，必精于水师之学者，遂入大学校中延二水师将校助之讯鞫。然晨起时仍都拉治茗，临行，女抱狗送余，余在车中脱冠与别，百忧中却羼入一喜。至于公堂听鞫，两造何辞，余皆弗闻弗知，但斥为讏言而已。狱事属于水师，即庙鞫时亦必出物以示信，则案上供一银桨。余目注银桨，竟不以为桨，以为都拉像也。夜中司本路归，乃不与余同行，余几视司本路为巨舟，余为舵工，舟行置工于荒岛矣。此等日日成梦，初非一日，每礼拜相属而下。逐日之入公所，非求学也，思都拉耳。有时闻断离婚事，则思胡以人世成婚，乃有此厄；我与都拉果谐伉俪，又安有此。至

于听断家产，则思产属我者，我即娶都拉矣。此数礼拜中，余购无数衣物，悉馈都拉。后此都拉所著衣，余每逢时样如都拉者，亦咸以为都拉。然亦每每至市上首饰估衣肆中，冀得一见都拉，或于车中瞥遇之，有时与迦茵闲行，余亦径前与语，惟与之言后，则追悔胡不求婚。女或不怿，未与余言，余则大震，以为女不属意。然时盼先生之延饮，而先生初无其事，此事余初亦未敢告安尼司，但言先生延饮，而家有女郎，仅此而已，此外无琐琐之词。而吾居停密昔司克禄伯能窥生人之隐。一日暮时，余闲居独坐，居停竟上，谓旧患将作，乞大黄汁加丁香油七点，谓为彼之善药。余谢无有，居停曰："苟不蓄是药，可代以白兰地。吾非嗜酒，但代药耳。"居停言第一种药，余不特未备，且未之闻；若第二种药，则余固已备之，因为斟酌。居停即立饮于余室，言曰："客勿郁郁，吾不忍观客作此状，须知吾亦曾为人母。"余乃不审所谓，则与之微笑。居停曰："幸恕唐突，客心中必有一女郎横梗。"余愕然曰："居停！"居停曰："客宜自壮，勿馁怯至是，果有失意，幸勿趋走末路。似客风貌，必能致女郎一笑，万勿自馁其气。"余曰："居停何由窥吾肺腑？"居停曰："吾不言曾为人母耶？"语至此，以手按胸，似患且更作，乃复饮酒，言曰："当日君大母领足下赁宅时，吾曾言得客于此，心有所寄，今见客不特鲜食，亦且寡饮。"余曰："即食饮中可以窥人内蕴乎？"居停曰："吾屡为少年人澣衣，故阅历多。其人有无相思之苦，吾一望即得端兆。"语时甚制断，若不予以辨诘者。复曰："即前此赁客，亦悦一当垆之女。"余即止之曰："居停幸

勿以吾心坎人较之常女。”居停曰：“幸客见恕。惟吾曾为人母，每遇少年有此等事，苟为画策，无不当者。但图勿馁，先强饭以自壮为佳。”语后视空杯，与余为礼而下。余察居停此言殊越分，非所当语，然亦引以自警，谓后此有事者万不示人矣。

续　编

第二十七章

居停之为是言，嘱予加餐勿馁。余亦以为然，思今日当往访忒老特尔司以排余闷。前此言出当经月，今已逾期，计程当归。彼所居在加麦登街。书记告余，是间多少年人学律者所居。余问以所向，遂往。此街景象初非繁夥之区，居人恒举其秽恶之物掷之街心，而菜之败叶尤多，触履辄滑；而尤不仅菜叶，且有破履及一坏茶船、一童子破帽、一破伞，均烂于街心。但观其敝坏之度，即足辨其弃掷之前后。余且行且觅号数，及见一屋，大类与密考伯同居时景象，内敝而外加涂饰者。门方双辟，有售牛乳者息肩门次。乳人与女佣语曰：“吾帐曾否见还？”女曰：“主人言行将筹措。”乳人如未之闻，厉色向屋中言，似示音响于主人，曰：“吾帐目已久示汝，至此乃渺无迹兆，是悍不还矣！似此行为，吾不汝堪。”而女佣似呶呶申辨，初不闻声。乳人忽面女佣曰：“汝亦嗜乳乎？”女佣曰：“嗜之。”乳人曰：“今日勿靳，明日者汝虽

嗜，亦莫得矣。”语已，取乳瓶实而予之，起其担，高呼牛乳，其暴厉之声，似怒此逋负之家，乃借此一声为宣泄者。余待乳人行后，遂问女佣以密司忒忒老特尔司居此乎？屋中有人应曰：“是也。”余曰：“彼在家乎？”屋中人又立云：“在也。”女佣亦传言曰：“在也。”余遂及小女佣同至楼上。登时，余自料此屋中人余虽不之见，而彼必见我。甫登，而吾友即临门延候。见时大悦，引入室中。室开窗临街，汛扫严洁，颇无陈设。大抵仅赁此屋，而小榻即陈其中，靴刷及拭靴之油即藏一大字典之后，因知若有他室，是物必不杂陈于此。几上积纸无数，似有所属稿。余略观已得大凡。器物虽寡，然能以一器兼数者之用。屋角有物，以白布幂之，初不辨为何物。余既接手就坐，即曰：“吾今日见吾友，为乐至矣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当日在席中相见，苟非故交，吾万不以陋室奉白。”余曰：“瓦忒白鲁克告我，足下在此学律。”忒老特尔司搓手应曰：“然。吾失几许时光矣。前此奉贽百镑于师门，若拔吾巨齿也。”语时二睫骤合作忍痛状。余笑曰：“吾今日见尔，犹思尔当日行事也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奚知尔思何事？”余曰：“思尔当时着雨过天青附体之衣。”忒老特尔司笑曰：“然，此衣缚吾如束湿状，然吾心乐也。”余曰：“果先生见厚者，回思尤有余味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虽处虐政之下，其乐尤真。尔忆否卧房中张宴谈心，夜中未眠，而助教为司蒂尔福司所逐，吾痛哭受笞？汝当一一忆及。”余闻言如昨日事，立怒曰：“先生之处尔，可云酷极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久忘怀，无复忆及。”余曰：“君后事曾否季父任之？”忒老特尔司

曰:“然，即在学堂中恒以书上者。父去余出堂时，为时未几,逝矣。”余太息。忒老特尔司曰:“父业估衣，后乃罢业。吾少时本欲继我为儿，迨长又萌悔心。”余曰:“如何?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此吾命也。父语吾曰:‘自汝少时所期汝者，初不如是,今失望矣!’遂纳佣妇为室。”余曰:“汝胡以自处?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无他事,但同居而已,待吾季父驱策。既而季父死,吾仍孑然无依。”余曰:“尔曾有分乎?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得五十镑。吾以无业之人得此，莫知所措。已而同学中有人曰尧勒者，忆之乎?其人鼻峰不整。”余曰:“吾在学中时,人人皆无此状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是可勿问。惟彼家世业律,因招吾往为佣书,顾为役苦而贱。久之,吾颇能为彼属稿,亦参与重要,时时得当。吾乃思既能具草，不如自往学律。遂罄所有为贽,不足且贷之友人,尧勒遂为吾荐入瓦忒家。吾幸与书坊习,彼方编百科全书,分科倩我。”因指几上乱纸曰:“此是尔。吾自信采摭良精，惟不能出新义。”余闻而点首。忒老特尔司曰:“吾幸得是役,啬用而慎守之,居积得百镑,宿逋亦清。顾虽还人,吾心痛也。”又为闭目忍痛状曰:“今兹无望,但望得与报馆之选,则吾交佳运矣。”忽复言曰:“考伯菲而,汝乃无改旧观，仍如前此之和悌，令吾见尔,初无拘约之形,滋可喜也。”复附余耳言曰:“汝知吾已订婚约乎?”余闻言耸然，自念彼定婚矣，吾于都拉如何者!心绪为之一振。忒老特尔司曰:“女为牧师弱息。汝试临窗观彼教堂,即吾笔尖所指处。”吾友方得意间,而吾心则悬念都拉及司本路花园不已。忒老特尔司曰:“此女至佳，较吾

年稍长。前此不言吾出行经月即至彼家乎？居彼家经月，吾乐竟不可描拟。顾虽定约，而成礼殊未有期。然余盟誓时但有两语，一曰候，二曰望，候佳期，望佳运也。女一心属我，即逾六十之年，亦所诚甘。”语时去屋隅布幂言曰：“吾佳礼虽未有期，而已预备成家后之物事。天下事宜徐徐，试观此二物，即为吾成家之权舆。一为花盆，一为盆架，即我意中人手购者。譬如置此物于退闲窗下，装花其上，退数武张手观之，不宁佳耶？此小圆几周径二尺十寸，则为我所购，寻常置书，客至置茗，亦庄亦雅。”语次以手按之曰：“汝试观坚致牢实，为制工也。”余亦盛称其美。忒老特尔司复加其幂，言曰：“此物原不名陈设，然已具其端倪。惟零星之物初不易办，如灶下之物及常用者，吾贫殊不能具。实则候也，望也，吾意中人亦正如此。”余曰：“确哉！”语后复归座。忒老特尔司曰：“今惟竭余之力为之，得虽无多，用亦非巨。每日二餐，初不自举，附楼下同舍治之。密考伯夫妇阅历深，与之共处，殊益人。”余大骇曰：“忒老特尔司，汝何言？”忒老特尔司亦张目视余曰：“吾言非骇，汝何骇为？”余曰：“尔适不言密考伯夫妇耶？为我旧人，胡不引之相见。”于是忒老特尔司至楼头呼居停。少停密考伯至，一如前状，悬眼镜，意态雍容，见余言曰：“此间乃有贵客。”盖别久不识余矣。遂与余鞠躬，状颇踧踖，振襟端袖不已。余曰：“密司忒密考伯别来无恙？”密考伯曰：“谢客存问，吾乃如恒。”余曰：“密昔司密考伯无恙？”密考伯曰：“亦托庇如恒。”余曰：“孺子如何？”密考伯曰：“尚健硕。”余乃不知密考伯胡以久久乃不辨

余，余不期失笑。密考伯见状则大惊，面余，久久言曰："客得毋为考伯菲而耶？" 余猝起与之接手，至甜密不可言状。密考伯曰："忒老特尔司，不期于此间吾得故交，其人亦即与君相稔。"即至梯次呼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楼上有一先生，必欲晤汝。"呼后遂归室中，与余接手为礼曰："考伯菲而，老博士如何者？同学诸君如何者？"余一一语之。密考伯曰："吾尚忆前此在坎忒白雷把握，即在老礼拜堂楼阴之下。此堂经诗家吟咏，可以留徽千古矣。"余曰："然。"此时闻密昔司方在楼下检点物事，时时闻器具作声。密考伯方与余语，亦倾耳下听，状颇瑟缩，言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居此颇草草。吾轶事君当习闻，时运乃时否时泰，果交否运，吾又伏而待之。此时正吾屈蠖时矣，在势当向前趋，以出樊网。" 余曰："此去必亨。"语时密昔司入，衣服较前尤窭，然尚有数事为饰，如手套之类。其夫引其臂曰："此间有客。"曰："考伯菲而与尔重订旧交。"余方欲进而引手，密昔司立晕。其夫奔而取水。少须醒，与余为礼至亲挚。可半句钟，余曰："二孪生之子今安在者？"密昔司曰："长矣，且高硕。"密考伯坚留余饭。余年少无识，及见密昔司方凝思，似检点肴核之类，余知旨矣，即谢曰："请俟异日。"语发时，密昔司之容立定。余曰：忒老特尔司，尔与密司忒密考伯夫妇必一日膳于吾家，期出尔定，余恭候也。" 忒老特尔司以事集，订期甚远。余既得约，遂别而行。密考伯向余曰："吾将领君走便道。"遂与余同出。道中言曰：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，君友赁吾家，其人君子也，得之良欢。吾近生业，为人售贩五谷，得余润以自给，

惟非常遇之事，于财政中恒告匮。日来幸有事机，果得当，尚足自救其死。此外尚有一事，汝曾见吾妻乎？大抵吾爱情中又结成小果矣。此事吾外氏闻之殊怏怏，吾乃无恤。闱房之事，何关外氏，乃置之弗理。”语至此，遂接手而别。

第二十八章

归后，直至延客之期，此期内无事足记，但长日为都拉度时光耳，饮食锐减。即至花园衣肆中，亦不多见。及宴客之日，余乃不袭前此之愚昧，即购得两比目鱼、一小羊股及鸽子三事而已。以侍者无人，则购得一巨盘。而前此之少年，余屏谢不敢更烦其侍我。彼不但窃酒，且遇诸涂时，所着衣即余之旧袭者，不见久矣。而女娃则不能不用，但令其传递杯盘，不令其侍侧。复购得名酒及汽水与蜡烛，又备数针，为密昔司临时取用。余因汛扫房舍，燃火于炉，亲加案幂，专俟来客。时至，三人果同来。忒老特尔司为密昔司提携小箧，将之以入。见余所居，三人咸羡。余遂引密昔司至余卧处，指盥嗽梳栉之具示之。密昔司大悦，复引其夫入视曰：“汝试观考伯菲而礼我乃如此。”密考伯周视余屋中，言曰：“考伯菲而，吾观尔如是陈设，因忆吾未娶之时。是时密昔司一点爱心尚未托我，我之充裕乃亦如君。”密昔司曰：

“考伯菲而听之,吾之爱情,非彼婉求者,吾初未之许。”密考伯曰:“君今为吾家人矣。果一日不讳者,吾妻亦不为吾有。”密昔司哭曰:“密考伯,吾何者不如汝意,汝乃为是言!吾生平守尔,甘苦共之,天长地久,亦正如是。今汝为是言,安有天良者!”密考伯大惧,即曰:“吾爱,幸赦吾罪。”复顾余曰:“考伯菲而,汝当知吾今日出语无状,正尔有故。今日受水局人奇辱。”又面其妻曰:“汝宜谅之,今日处此极地,出言胡择。”于是夫妇复抱提相亲爱。余知彼水钱无措,至于甘水亦不能蓄矣。见密考伯殷忧不已,乃思以术解之,即曰:“吾已置酒于此。”遂授瓶瓷及柠檬之皮。密考伯得酒,忧乃立释,以匙调酒,热气蒸腾。余见密考伯非调酒也,如治子孙万世之业,故笑乐至此。而密昔司者,不审今日得新冠盖其容耶,或衣服紧严称身耶,乃觉容止异于平日。余以肴授居停,甫得二鱼,而旧患已作。及羊肉至时,中心尚红,外状则作深灰之色,其上似有物糁之,细审则煤灰也。二鸽既熟,但有首翅,乃不见其胸股,竟无可下咽。余滋不悦,益以日来不遇都拉,愈增烦懑。而密考伯则殷勤作慰词曰:“天下固有不如意事,无家无之。矧君为独居,无人以司中馈,仅能宽恕而已。但得炙肉之器,吾尚足熟此半腥之肉,惟须通力合作始可。”时余藏器之室,固有是物,即揭出之,以授密考伯。于是坐客同起,忒老特尔司先切未熟之肉作片,密考伯以胡椒、芥末及盐加肉上,余则列肉器齿之上,就火炙之,时时翻转其肉,火候则密考伯司之,密昔司则举蔬菜之类就火而熏,熟时卷袖而嚼,余肉仍置器上炙之。于是坐客

及予且食且伺火候，众在百忙中，为状甚乐。须斯羊股几见其骨，余连日减膳，至是亦大嚼不已，竟置都拉不之思矣。即密考伯夫妇亦乐，忒老特尔司且食且笑，主客皆为厨者，为生平未赴之筵席。方笑乐间，众尚炙肉，忽有人入，则立铁麦也。执冠于手，恭肃而立。余愕问曰："何事者？"立铁麦曰："主母命仆人至此，实则少主人果在此否？"余曰："未也。"立铁麦曰："先生见吾少主人乎？"余复曰："未也。"即问之曰："纲纪不自主人家来耶？"立铁麦曰："否。"余曰："得毋主人命纲纪至此守候耶？"立铁麦曰："大致明日可至。仆人以为未归者，必当在此。"余曰："主人得毋从学堂中归耶？"立铁麦不答，即曰："幸先生勿劳，吾为执此役。"因承吾炙肉之器，就炉而炙。余自念此时果司蒂尔福司来者，吾尚自如，今乃不得其主而得其奴，踧踖惭沮至不可状。密考伯仰空噫气，以掩其羞，而燔肉之叉，疾藏衣囊之中，柄尚翘出囊外。密昔司加其手套，以手支颐，伪为有思。忒老特尔司二手皆腻，悉抹于发际，垂手无言，以目对案。余默坐，竟不敢斜睇。立铁麦迨炙肉已，随人分致，余四人竟不能咽，稍稍沾唇即置盘上，立推座旁。立铁麦一一将食器置之巨盘之中，更举面包、牛油分授座客，客皆弗御。立铁麦遂清理案上诸物，均纳盘中，付之门外女佣洗涤。立铁麦之代余执役，状貌至恭，复侍立待命。余曰："谢纲纪烦劳，胡不自进少物。"立铁麦曰："适已食矣。"余曰："密司忒司蒂尔福司从沃克司佛归耶？"立铁麦以余声微，即鞠躬曰："幸恕吾罪，请更言之。"余复述前言。立铁麦曰："实则主人明日可至，仆

人急于一见，故以今日来此，吾误也。”余曰：“果先见主人者，幸为吾……”言未竟，而立铁麦即鞠躬对曰：“仆人或不至先先生见吾主人。”余曰：“脱先见者，幸为吾言。今日殊歉，不见君之主人。是间有旧同学在，甚思君主人也。”余语已，立铁麦与众鞠躬后，遂行。甫至门外，余呼曰：“立铁麦。”立铁麦立应。余曰：“纲纪在鸦墨斯以何时归？得毋久乎？”立铁麦曰：“殊未淹滞。”余曰：“新船竣乎？”立铁麦曰：“主人命仆即待此船竣功。”余曰：“君主人或未见新船耳。”立铁麦曰：“此事仆人未敢质言。”复鞠躬出。立铁麦既出，众之气息皆苏，而余之拘局较众尤甚。盖余乍见其人，已如芒刺在背，而今日问彼之言，又似开罪其主人，去后心颇怏怏。密考伯曰：“立铁麦大有礼衷。”以立铁麦濒行亦与为礼，故得此赞词耳。密考伯曰：“酒冷矣。酒之为物，大类来去之潮汐，朝暮之光阴，不能待人也。此为宜饮之时，温暖适中，宜趣饮之。”问其妻曰：“吾亲爱者，试尝之如何者？”密昔司曰：“佳。”密考伯举杯曰：“考伯菲而听之，吾饮此一杯，当记忆同在伦敦以力自赡之时。”语已立饮，吾辈亦饮以酬之。忒老特尔司闻言不之审，愕然。密考伯引杯问其妻曰：“更为余斟此。”妻曰：“尔不宜饮矣。”余遂以酒斟其杯。密昔司自饮一觞既，言曰：“考伯菲而听之，是间无外人，即密司忒忒老特尔司亦一家之人，今欲向诸君商酌密考伯后来立足啖饭之地。夫为人代售五谷，为业亦非贱，惟得息微耳。君辈试思，以大数核之，半月中仅两三先零，此何可者。”余曰：“此安云可！”密昔司曰：“既云不可，则当易其可者。煤业亦

岂足恃，吾亦不敢谓然。前此外氏命吾夫试之，仍无所得。”此时密考伯听言，但有点首而已。密昔司曰：“煤谷之业，既皆不可，环顾人寰，何业足称吾夫者，方足展其长才。须知代人作嫁，初无定利。吾决不更谋，今苟为藁砧谋者，当月得常供始可。”余及忒老特尔司咸曰：“然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吾有欲尽之言，今皆尽之矣。以吾思之，酿酒为宜。试观巴克雷·伯更司、忒鲁漫·汉白雷，吾闻其人业酤，为利……大……极……矣！顾密考伯乃不能进身是间，恒以书自荐，皆不见答。不见答者，不录我矣，吾亦仅能付之不问。然观吾夫之仪观……”语至此，密考伯微嗽，羞形于色，止其妻勿言。密昔司曰：“吾爱，且勿沮我。”又言曰：“考伯非而听之，吾夫仪观，在势宜佐银行。以彼之容，立于柜上，即我有余资，亦将寄置，以斯人决非丧败恒业者也。顾以此美材，银行中均不之用，吾尚何言。尤妙者，自立一银行，苟吾外氏咸出资为购，举亦易易，乃外氏一无佽助之人。吾百计图维，莫衷一是。”余叹息，忒老特尔司亦效余作叹息状。密昔司曰：“天下即无所业，而数口之家，须待哺也。”余曰：“然，无业即死，人间仅有两途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子意乃深如我，我故常语密考伯，机遇不能乘人，须人往就机遇。子颇以吾言为然否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密昔司曰：“汝今试为吾设想，宜何术能出此困。以才论之，密考伯之才亦非复浅率者可冀，若得际遇，可为之事良多。”密考伯复瑟缩于座间曰：“吾爱勿尔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容吾再竟其词。”复曰：“似彼才具开展，大有肆应之长，君辈听之，以为吾身事其人，过于扇奖。”余及忒老

特尔司咸曰:“非过。”密昔司曰:“既云非过,胡以不得一业?君亦知君归罪于何人,亦深咎社会耳。恒语密考伯,社会不足对君,君当大警社会,令其知汝,自谢其无识。”余即进言曰:“密昔司胡能令社会知密司忒密考伯有经纬之长?”密昔司曰:“亦登之报章耳。明言吾怀才不遇,大非社会之福,且细疏其能,皎如列眉,令人择之。纸尾书曰:天下欲用我者,幸勿交臂而失;若亲身来聘,及函定者,须至加麦登街邮政局问名即悉。”密考伯曰:“吾妻所言,吾亦云然。前此所言,欲健跳而出范围者即尔言此。”余曰:“报资至贵。”密昔司曰:“吾亦知之。吾曾语密考伯以此,谓宜先假少资,以名誉为证。”密考伯自摩抚其眼镜,以目仰视。密昔司曰:“果吾外氏之人弗允者,仅能重其子金以贷诸人,又不得者,则密考伯当自书一据至银行中,恣其所言而已。吾又常语密考伯无惮重息,苟得进身,钱何有者!此等语非在故人之前,吾决不言。须知密考伯穷途至此,苟不变计,但有坐毙,故重息亦非所恤。吾身为巾帼,见识百不如人。然未嫁之前,吾父恒言:‘爱吗者,弱不胜衣,而决策实在人上。’此或吾父溺爱之言,然吾父知人之明,非可以寻常论。此语非身为人子者妄称吾父,顾公道自在,吾何待讳。”语已,向众曰:“诸君宜痛饮。”言已遂入余寝室,梳掠其发。余此时甚佩密昔司,谓是人大类罗马盛时巾帼中人咸急国难者,几以是种人方之密昔司矣。遂鼓其热诚,贺密考伯曰:“先生得此贤助,令人羡煞。”忒老特尔司亦附和余言。语至此,密考伯以素巾掩面,如有所悲。既而去巾见酒,则立易为和悦之容,似

前此所言均未入耳者，言曰:“吾家又添丁矣。密昔司自以为不然，吾以决以为然。至彼外氏诬谤之言，吾乃不解。彼外氏泯泯汶汶，胡生此贤媛。”言次又盛称忒老特尔司品节干略，又知忒老特尔司有意中之人，则亦力赞，实则一未之见。且举觞为彼美饮寿，余亦随而赞美。忒老特尔司意得，举手谢曰:“劳二君过奖，吾所爱人殊异于众，非誓言也。”密考伯饮寿既，即向余曰:“君之情爱亦有所寓乎？果有人者，吾不能不为饮此寿杯。”余赪颊久不能答，举杯久久始言曰:“都……”密考伯得意，即夺酒引其妻出曰:“趣来为都饮寿！”后此所谈复及密考伯家事。密考伯曰:“加麦登街屋宇非我所适，少得机会者，第一节即图移家。吾在沃克司佛街相得一屋，开窗适面海得公园。此屋涎之甚久，顾不能遽迁，迁时当益增家具。今在璧加得利街相得一区，亦未隘，若能少修亦佳，更能加增一楼，窗外张以凉篷，即可居也。在彼少住数年，更迁沃克司佛矣。然勿论迁徙何所，必与忒老特尔司同舍，更留一刀叉待君临贶。”余及吾友皆谢。酒罢，密昔司为余治茗，余以茶具授之。余近其前，密昔司问都美丽乎，颜色如何，高下如何，余愧极，微语以状。后此围炉，更谈他事。密昔司度小歌，声锐而狭；既度二曲，皆小时所学之至精者。密考伯曰:“当结褵时，闻吾妻作第一阕，神思已为飞越；至第二阕，则誓欲得之，虽死无惮。”时近十一句钟以外，密考伯振衣欲行。密考伯乘忒老特尔司着衣时，私授予以书，言曰:“闲时读之。”三人去时，余以烛送其行。忒老特尔司后行，余引其襟与语，余曰:“密考伯善人也，当

少助之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我将以何物助之?”余曰:“助何必钱,汝假之以名可也。”忒老特尔司沈吟曰:“若云假名,吾已假矣。”余曰:“彼作借券,汝能助之否?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吾助彼处,殊不在此,以此事初未语我。今日乃闻其以券假资,或归时与我言之耳。”余曰:“但愿兹事获济,则为彼二人之福。”密考伯闻予与忒老特尔司语,则引首而听。余遂坚嘱忒老特尔司数语,匆匆送其行。余归坐炉次,忽思及密考伯同居情状,忽闻有趣步登楼之声。初以为密考伯遗物在此,以忒老特尔司至而求索,及步履少近,则知为司蒂尔福司。来时余尚识安尼司之言,须留意其人;顾一晤面立于吾前,伸手与余为礼,余匪特顿忘前事,且追咎己之多疑。盖余之爱敬司蒂尔福司,非忘安尼司也,盖吾之疑我故交,实引为余一身之不善。而司蒂尔福司见余久久无言,即曰:“金盏花,汝哑耶?”且言且笑曰:“尔庙鞫中人物,大能作乐,闻又延客矣。吾沃克司佛中人远不及汝。”即坐于余榻,力拨炉火,光熊熊然。余曰:“尔来匆匆,吾喜极,竟忘怀与尔道契阔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庸何伤。苏格兰人有言曰:‘吾苟见尔,虽病眼亦愈。’今吾见尔如新苞之花,乌能不喜。”即调余曰:“酒仙,尔宿酲改乎?”余曰:“醒矣。今日虽小集,殊未醉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吾适从道上来,闻尔所延之客,方盛称尔贤。惟缚袴者谁耶?”余曰:“密考伯耳。”即简举其生平告之,复曰:“尚有一人,汝云谁也?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我又奚知。”余麾手大言曰:“忒老特尔司也!”司蒂尔福司愕然曰:“何人?”余曰:“汝忘其人乎?即在克里格雷家同学之人。”

司蒂尔福司曰："彼耶？性质尚仍如昨否？且汝又何从得彼？"余知司蒂尔福司素轻其人，遂力扬忒老特尔司之善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我当往访其人。汝有何物足以饱我？我饥矣。"余乃取剩鸽陈之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金盏花，此肴足供皇帝，今当大嚼无余。吾适自鸦墨斯归也。"余曰："吾以为自沃克司佛来耳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吾又海行，较之学堂中良有滋味。"余曰："立铁麦曾至此候君。吾问彼何为，彼吞吐弗尽其辞，故吾以汝为来自沃克司佛耳。"司蒂尔福司且斟酒，且语余曰："汝能自立铁麦口中得吾行状，吾始服尔能探。"余曰："难哉！今尔自鸦墨斯归，在彼濡滞几时者？"曰："可一礼拜。"余曰："彼家人无恙？小爱密柳成礼未也？"曰："未，大抵当未远，在数礼拜数阅月之间。彼家人初不与我常相见。"忽尔置其刀叉，索于怀中曰："彼有书寄尔。"余曰："何人？"司蒂尔福司扪索出数纸皆非是，旋曰："此书自尔保氏来。"复拈得一书曰："此非是。今且少待，吾当得之。"因曰："彼不言老耶，曾否为老……"余曰："老巴格司乎？"司蒂尔福司尚摸索囊中，即言曰："老巴格司其将尽乎！吾见延尔老先生出世之医生，亦正在彼间，其人尚有学问。彼言老巴格司已坚欲行，决不可留。"久乃曰："此信胡不之得，汝今为我索诸壁间外套之中。"复翘首向余曰："得之乎？"余出一笺曰："此是乎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然。"此书来自壁各德，较诸往日文辞尤晦，大致谓彼夫不起，而较前尤吝，至于医药皆无所得资。末句第云其夫良佳，乃不自叙其侍疾之劳。方余观书时，司蒂尔福司第饮酒食鸽。余读既，司蒂尔福司

曰:“此固恶消息,然太阳无日不翳,人生亦无日不死。死者普通之事,尔闻之可勿介介。死之为物,逐人而叩其扃,果叩他人之扃而闻之滋惧者,则己事终且不适。吾意死耗未来,必绝尘而奔,超万物而胜之,前无沮而后无慑,必夺标归。”余曰:“汝何标之夺?”司蒂尔福司举杯言曰:“凡人之生,即有前途待余斗力,吾之所斗,即斗此耳。”余闻司蒂尔福司言,深伟其人之勇,然颇力劝其勿锐进,以取败衄。顾虽欲言,而手中书在,则遂留意此书,即复不言,久乃言曰:“吾将往省吾保氏矣。吾往固不能有助,惟保氏爱我,我去足解其忧。使尔为我者,在义亦当一往。今尔初归,或不能挟尔同往。”司蒂尔福司凝思久,始言曰:“去亦无碍。惟我决不之往,今夕当归省母。且吾久不朝母,母爱我切,不趣归省,于心殊恝。汝明日行乎?”余曰:“然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当以后日往,且小驻吾家一夕何如者?吾方远来,作竟夕语,汝又别我矣。”余曰:“汝乃咎我,汝一身独往,初不见告,乃谓我决汝耶?”司蒂尔福司引目视余久,伸手握余手,微摇至三四,言曰:“汝必更迟一日,明日与我为长日之欢。孰则能知后此何时把握者。汝明日来时,为我与罗莎解围,吾往往彼此相隳突。”余曰:“尔二人情愫至密,胡必以我居间。”司蒂尔福司如不之闻,但曰:“必以后日行。”余诺。于是司蒂尔福司衣外衣,然雪茄,将行。余送之行,亦着外衣与之偕出。道中司蒂尔福司至乐,及分手时,则翛然而去。余目送其去,因思彼所云夺标斗胜之语,固有志之言,惟不善之事,亦与人斗者,则生平了矣。归后解衣欲寝,而密考

伯席间所贻之书忽尔下坠，余即启其缄。书盖造饮前之一句半钟所缮者，书曰："先生见此，吾今不敢称尔为亲爱之考伯菲而矣。书后署名之人家毁，又将言别矣。其居于席间，不即抗言者，以此恶消息稍留须斯，亦人生适意事。顾希望之事，已同夕阳西落。书中署名之人，亦复如此。吾作书时，正为债家敦逼之时。此债家已入吾门，据吾物，以吾积欠屋值，故罄吾家具为抵。署名之人所有遗产，已入彼簿记中，并君友忒老特尔司之物而悉登之。其苦中尤苦者，忒老特尔司悉其进款二十三镑四先零九辨士半假我，乃及期友竟见枭于人，而吾尤无措其手足。于是署名之人，债乃愈重。大率六阅月后，吾家食指又增一人。百种思维，而滚滚之尘灰，竟洒入威尔根司密考伯头上矣。"余读书讫，知密考伯之沉沦，当毕其世。惟忒老特尔司为彼牵引，此至可伤。彼所订之婚期，自云待六十年犹不之涣，以目前事实揣，直茫茫不知所届矣。

第二十九章

余明日晤先生，即乞假数日。幸余未受其劳金，故先生亦不举约金司沮力以泥吾行。惟乞假时，余颇瑟缩，问曰："女公子无恙否？"先生漫应余曰："谢尔见存。"如不着意，乃与余恭敬之意大悖矣。余此时赴司蒂尔福司家，则期以午

后,是日尚随先生赴讯鞫之堂。夙退,以公车至司蒂尔福司家。司蒂尔福司见余大悦,罗莎亦然。立铁麦外出,供役者仅一女佣。其尤异者,余至彼家时,而罗莎久久眼光悉注余身,已而又注司蒂尔福司,如两两较其优劣者。余每张眼,即与相值,否则移其眼光注司蒂尔福司。余大惭沮,似彼时之窥我隐衷,中心为之退沮。实则行坐之间,初不与并。然时与老母深谈,而罗莎似在隔厢窃听,时时闻衣裳綷縩之声。及余与司蒂尔福司散步后园,而罗莎亦隐身窗下窥我。迨午后,彼母子及罗莎与余同至村间游眺,罗莎忽引余裾,似欲有言,告余曰:“尔久不贲此矣。讵尔新治之业,大有滋味,初无意于故交耶?吾问汝初无他意,但欲尔告我以实。”余曰:“新业事固佳,然亦殊不如密斯言。”罗莎曰:“所以必欲一问,问始知之。汝今不悦尔业,殆枯寂耳。”余曰:“然。”罗莎曰:“今日之出,或自寻乐趣。”忽尔怒目睨司蒂尔福司,后复问余曰:“我且问尔……”余见罗莎目光凶注,知欲穷叩司蒂尔福司事矣。少须言曰:“彼迩来多外出,得毋有异常之举动?”余曰:“密斯达德尔幸勿误会彼意。”罗莎曰:“我焉能误。且我多疑之人,所以问尔如是,尚未宣我言中之意。惟必得尔质言,吾方吐其隐。今如尔言,初无异常之事亦佳。”余曰:“安有是者。密斯殆以为多外出,然吾敢力任其无他。实则彼迩来何作,尚欲询诸密斯,且吾久久不之见,昨夕始一见之。”罗莎曰:“君乃久久不见是人?”余曰:“然。”罗莎仍视我不已,颜色顿变,目射异光,而唇之上下血瘢坟起。余颇中慑。久忽言曰:“在彼何作?”余愕然曰:“在彼何

作？”以惧极，乃循声而学罗莎之言。罗莎仍怒目言曰：“彼何作？彼奴又何作？此奴一力行诈，吾恒得之。吾非敢逼尔宣暴彼之罪状，但问此人怒耶，愁耶，情爱耶，妄念生耶，乃直痴迷至是！”余曰：“密斯达德尔，鄙人殊不能作答词。吾与司蒂尔福司交谊固密，惟彼之阴事吾殊不之知。以我卜之，似彼操行为人，决无狂谬之事。且密斯问我怒愁情妄四语，吾亦不审其所以然。”余语已，罗莎额筋尽露，唇吻怒翕，咬牙作盛恨状，亦似觉颏下有瘢痕，则遽以手掩之。余观其手，白嫩如细瓷所制。忽作厉声曰：“吾适所言，汝切勿声，但尔我知之足矣。”时老母与其子同行，为状至乐，司蒂尔福司亦恭谨如礼。余观彼母子性情同，而风貌肖，在司蒂尔福司气盛而壮，其母亦然，惟身为巾帼，且已年高，故稍沈肃。余每思此母子者心性滋同，然二坚相抵，必有悖逆之事，良可惧也。既而晚餐，罗莎向众言曰：“无论何人，幸见示。吾有一事，思之竟日，乃不能得。”母曰：“何事者？”罗莎忽吞吐言曰：“吾安有秘事，母乃以我为秘耶？”母曰：“吾恒对尔言，可自然出之，勿格格不吐。”罗莎曰：“然则吾言寡自然矣。果如是者，幸母容之，凡人恒不自知其短。”母曰：“尔恒如是，必至自违其性。然吾尚忆汝前此初不如是，尚无失其初。”罗莎曰：“母言良然，天下后来之习，每每陷人至深。惟吾何由遽遂其过，势当极力自修。”母曰：“愿尔时作如是想也。”罗莎曰：“我当力求坦白，何自学之，今当学之雅姆斯（司蒂尔福司名也）。”语时实隐刺司蒂尔福司。母曰：“尔欲得师，师是人当也。”罗莎曰：“确哉！”母语时已蓄怒容，至是

则改容言曰:“吾亲爱之罗莎，适尔欲问，果何问者?”罗莎曰:“吾所欲问者,闻之古谚云:‘凡人性质相同。’噫,古语曾否如是?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然。”罗莎曰:“凡人性质相同，苟使不合者,则决裂当加甚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以我思之,正尔如是。”罗莎曰:“汝亦云然乎?譬如汝苟与老母不合者，又复如何?”母大笑曰:“汝安问此?雅姆斯安能忤老母?吾母子各尽其责,安有不合。”罗莎曰:“然。凡人各尽其责,自尔无忤,吾亦自省譬喻之非确。想母及雅姆斯果能尽责,则吾言良为过计。此外尚有一事。”余书尚须一叙，此时罗莎席间之言,余初不了了,后此知之，乃一一觉其有因。余席间见司蒂尔福司随地敛避罗莎锋芒,欲极力迁就其势,而罗莎始则郁勃,续经司蒂尔福司贡媚,乃徐徐霁其容色。余深观罗莎欲力拒司蒂尔福司,乃不能得，以司蒂尔福司词令工，承迎善。罗莎悦,余亦释然，饭后踞炉谈笑，不期都忘前隙矣。罗莎少须入诸复室,余仍与司蒂尔福司同坐餐堂闲语。二人坚坐，各有所思。司蒂尔福司微语余曰：“彼调弦矣。彼之琴声惟吾母闻之,吾不闻雅奏三年矣。”语后引余至罗莎琴室。罗莎独坐，见余即起立。司蒂尔福司曰：“吾亲爱之罗莎，汝可勿起。请尔为余奏阿尔兰之曲。”罗莎曰:“此曲胡足动人。”司蒂尔福司曰:“较他曲佳。金盏花在是，彼之嗜音如命也。汝歌之,我听之。”罗莎不觉移榻近诸琴床，侧首弄琴,但见手势，不闻琴声。已而斗然移坐取琴，锵然而弹,即发声歌。余闻其声，觉非人间所有,洪烈无匹,亦不出诸旧谱,乃由情感而成是声。弹已,复作手势。余初闻骇

极，引目向空，及其曲罢，余霍然乃如梦醒。见司蒂尔福司已离座，以手挽之，言曰："罗莎，后此永永相爱，无复间隔之时。"罗莎忽麾手斥去司蒂尔福司，奔越而出。余大异。少须母入言曰："罗莎何事？" 司蒂尔福司曰："静时类安琪儿，斗一发怒，乃令人不可测度。"母曰："雅姆斯，汝勿撩其怒。近日焦烦，汝乃弗知，何为怒之？"于是三人聚谈，都不言罗莎事，直至与彼母子为别归寝始已。司蒂尔福司笑谓余曰："汝观是人性质如何？"余闻言亦弗解，即曰："彼果何事而为此狠狠之状？"司蒂尔福司曰："孰知之者？天或知之。吾不言彼遇事皆加以砺石，至己之一身亦置之石，今铦利无比矣。一身均如锋刃，与之游者须慎持之。是人之险，初不始于今日。明日更晤，今且寝矣。"余曰："为君道晚安。吾明日乘尔未起，吾首涂矣。"司蒂尔福司坚执余手，复以左手加余肩，相视不已，曰："金盏花，此名非尔父母所命，然吾殊欲以是名称尔，心中则甚愿汝转以是名加我也。"余曰："是何难者。"司蒂尔福司曰："尔我倘有不意之事，彼此阂隔，愿尔当念吾美，勿念吾恶，此即签名定约之券。"余曰："尔之在吾心，吾不善不恶，但有亲爱而已。" 复自念此人佳妙，吾何为疑之，余几欲自承其过，幸未出口，忽悟吾果质言，又何以处安尼司者。司蒂尔福司曰："上帝福汝，寝矣。"余与接手而别。明日迟明即起，微步着衣，即其窗下内窥，见彼方睡，以肱为枕，与在学堂时睡状同也。今兹思之，此人安能有此浓睡，余即乘其浓睡时决然与别。嗟夫！司蒂尔福司，自今不接手矣，幸上帝赦尔总角之交，自是无复相见时矣。

第三十章

余是晚及鸦墨斯，知至壁各德家本有下榻之处，然巴格司果不讳者，则临吊人多，必无地足以容我，因择逆旅用晚餐。至十句钟始出，人家均闭，城静如墟。余至乌麦衣肆之前，窗闭而门尚辟，且见乌麦坐而吸烟。余入问讯乌麦，乌麦大愕，起延余坐，言曰："老夫吸烟，尔不患烟缕乎？"余曰："无伤也。吾至欲闻其馨。"乌麦曰："尔不嗜烟，乃乐人之吸烟，此亦佳事。须知少年嗜烟，非复佳品。老夫之嗜此，用以已喘耳。"因起立移榻，延余就座。以移榻故，喘已莫胜，则力吸其烟以止之。余曰："吾在伦敦闻噩耗，述巴格司病笃。"乌麦视余微摇其首。余曰："今日如何？"乌麦曰："老夫方欲问尔，以有所窒碍，故不愿问。吾业在此，择术丑也，果吾友有病，吾安敢造问，问之谓将不利于彼。"余初不以为意，及一闻之，始大悟其意。乌麦见余有悟，即曰："汝当知之矣。汝试思乌麦来视人疾，安能不怒。"余微哂点首。乌麦亦笑，然尚极力吸烟，冀以烟气张其肺力，俾勿喘。乌麦复曰："吾之为此，至友谊咸不能尽。试思吾与巴格司相识久，彼病乃不造问。"余曰："此滋难哉！"乌麦曰："我之问疾，讵为贸易，以我癃废至此，问疾盖出真心，非为利也。以年齿论，吾女已生子，吾一日肺炸，亦等风箱留罅中，气尽越

矣。”余曰:“丈安有是心。”乌麦曰:“我固无是,安禁人防。”言已复吸其烟,吸已言曰:“我问巴格司宜问爱密柳,彼不猜我者也。美尼、周兰方行问爱密柳,及今未归。尔欲得其耗,须待彼二人。尔夜中至此,思酒否?老夫吸烟,必导之以酒,使肺管通畅无沮。须知吾气堕突,润之以酒,出入良畅遂。实则吾喘之源,初不在喉吻。常语吾女,谓气足者自能得道,不为奔突。”余谢其赐酒,置而弗饮,自承已饭,且言留此以候消息,复言:“小爱密柳今如何者?”乌麦立去其烟斗曰:“以我思之,彼以速成为佳。”余曰:“何也?”曰:“爱密柳心颇外驰,而貌则加妍。吾前言彼一人足抵六辈,至今尚尔。然心则匪定,犹今俗言无心,非无心也,法当归迸其心为一,斯可矣。此即老夫所以不直于爱密柳者。”余闻乌麦言,知有异,但有点首而已。乌麦大悦,言曰:“彼之所以无心者,外驰也。兹事亦与其舅氏及其聘夫言之。须知爱密柳者钟情之人。谚云‘割猪耳不能囊钱’,此语老夫殊莫之解。综言之,彼在家能和洽家人,即为彼之能事。”余曰:“爱密柳固有是长。”乌麦曰:“观此女娃,父事其舅,令人生爱。惟此女既已结缡,胡不成礼,以收束其外驰之心。”余但觉乌麦言之非谬,乌麦复曰:“吾常语其夫并其舅曰:‘汝辈勿夷犹,良时汝当自定,爱密柳非久羁人也。’彼夫亦以吾言为然,则预赁小屋,铺设至佳。非巴格司病笃,中梗其事,彼久完娶。今兹大梗,婚期又缓矣。”余曰:“所云外驰之心,较前如何?”乌麦曰:“此事胡易言。此心今更不宁,试思才易新居,去其故庐,鼎革之交,胡能安谧。巴格司果立死者,婚期

当逾速，惟患绵缀，则成礼尚尔无期。”余曰：“然。”乌麦曰：“惟其如是，而爱密柳心愈依依。惟与其舅日洽，出入咸依肘下，与吾辈亦依依。吾偶加慰藉，即泪泚于睫。足下果见彼抱吾外孙，为状逾媚。”余思乘美尼未归时，突问乌麦曰：“马涉如何者？”乌麦摇首曰：“无佳消息，但有惨怛之局。吾女在侧，吾不敢言，言即止我，故不敢遽出诸口。”语至此，闻其女足音，即以手自摩其唇，以色示我勿声。时二人均归，归时言巴格司病且不起，赤力迫医生甫行之时言曰：“今举通国医士，并合通国之药，均无验。”余闻言即欲立赴壁各德家，并闻老渔壁各德亦在是，遂与乌麦为别即行。到即微叩其扉，老渔出而启关，见余作微语示意，无复向时之踊跃，似知巴格司病急故尔，亦不之怪。遂及老渔接手，径入厨下。老渔闭其扉，小爱密柳坐于火次，二手扶头，汉姆侧立，诸人咸微语，倾听楼上消息。余每至，必遇壁各德于厨次，兹乃弗见，竟不类其家者。老渔谓余曰：“公子有心来视病夫。”汉姆曰：“善心实出异等。”老渔谓爱密柳曰：“汝不观马司德大卫至耶，胡为此状。今且与大卫语。”余见爱密柳此时颤极，及余与之握手，则冷绝，屡欲避余，竟逃至老渔之后，仍以手自扶其头。老渔且抚其首曰：“此儿慈爱，安禁此悲哽之事入其心中。马司德大卫听之，孺子初观变故，如小鸟之不得其巢自隐。”爱密柳此时贴近老渔无语，亦不遽举其首。老渔曰：“吾亲爱之人，时晚矣。汉姆在是，送尔归宿。”因曰：“汝二人和洽同归可尔。”已而曰：“尔弗行耶？”女之告舅，余不之闻，但见老渔侧耳听之。老渔曰：“汝欲与我同行

耶？我乃不解。汝旦晚身为人妻，尔夫在是伺汝，汝胡不行？众试观之，似此妙年之女娃，乃与枯槁之老人同归，是何趣者！”汉姆曰：“是必有故，吾亦在此侍疾可也。”老渔曰：“尔长夜无睡，明日焉能治艺；矧留尔在此，亦无所用。汝第归，爱密柳在此，我自管之。”汉姆无聊，执冠欲行。将与亲吻，爱密柳亦为敛避状。汉姆去，余送之门次，钥其扉。入时，见甥舅尚呶呶不已，老渔曰：“尔在此，余将登楼面若姨，谓马司德大卫至也。且居火次，以手向火烘之，勿作凶惧，此事人所必有。”复曰：“汝乃与我同登耶？既前，即随我。噫，马司德大卫，彼老舅果海死者，亦将随之涉波矣！究竟少须即属他人，我何有者！”余待其行后，独坐凝思：爱密柳胡畏死如是？乌麦言彼中心外驰，今果信矣。其初万不如是之胆慑，今胡为者？余枯坐，愁绪交迸，但闻钟机之声，其声繁碎增愁。少须壁各德下，以二手抱余曰：“汝以此时来，解吾忧非鲜。”遂命余登楼，且泣且言曰：“巴格司终始敬爱尔，今兹弗省人事，方其清醒之时，尚屡屡问尔。今汝至，若更醒者，必大悦而祛其病。”顾余一登，见巴格司状，知其无更醒之时。彼非偃卧于榻，半身倚于床外一小簏中，此簏即彼生平所注意者。壁各德言平日恒以杖触此簏令响，今则弗能，但取即榻次，以身护庇其上，又言伏身簏上且数日矣。盖光阴及世界均漏出其足门而去，此簏犹复牢守勿失。尚忆后此临终一言，尚曰：“是旧衣服也。”此时壁各德近榻，微推巴格司曰：“吾亲爱之巴格司，吾亲爱之孺子大卫在是，汝知之乎？吾二人之好合，实彼媒之，汝不言嘱彼传信与我

耶？汝试醒与大卫言。”巴格司之不能言，仍如其坚守此簏状。老渔附余耳曰：“彼一待潮落，亦逝矣。”余泪如泉涌，老渔亦然。惟所谓潮落亦逝者，心滋弗解。老渔曰：“凡濒海居民，临命皆待潮汐，潮退即逝；若生时必俟潮长。今夕退潮在三点有半，果今夕潮退弗行，则待明日。”语后众咸无声，争环立而伺之。已而微醒，口中隐约作声，即述为予御车至白伦德斯东事。壁各德曰：“醒矣，醒矣！”呼曰：“亲爱之巴格司！”巴格司呻吟作声曰：“克拉拉·壁各德·巴格司在女中为贤助矣。”此时巴格司张眼，壁各德曰：“马司德大卫在是。”余将欲前问，病人即伸手付余，微哂曰：“巴格司愿之。”已又不言。果至潮退，巴格司亦逝。

第三十一章

壁各德留余送葬。壁各德固已省其余钱，予购坟地于白伦德斯东，意母坟在彼，欲瞑就吾母而穴。余亦谓然，留之适足以慰其悲，遂允之。余身学律，因为之宣遗嘱，措置后事。因曰：“巴格司必有遗嘱，试发簏检之。”后此果得之马喙囊底之下。其中尚有旧金表，加以金链。此表即完娶时一佩之，是后闷不之见。其中尚有一银制藏贮烟烬之匣，尤有小儿戏具，意必购而馈余，既又莫舍，故并储之。有几尼八十七有半，尤有国家银行钞票二百零十镑，余则银行藏

款,收据数张,压以旧马蹄之铁。一伪先零,樟脑一小块,蚌壳一具,蚌壳磨之至光泽。余意藏蚌之故,殆以珠也,不尔亦胡藏之。方未娶之前,咸置之车箱之中,其上尚书伪名条曰:“密司忒白拉克卜一寄藏巴格司家,俟本人领取。”至今尚存,字画乃模糊不之辨。合年来积聚,为数亦巨,综计之可三千镑矣。遗嘱中言取一千镑中利息予老渔壁各德,至其死后止;老渔死后,此一千镑母金则劈而为三,一其妻,一爱密柳,一则余也,余钱悉归其妻壁各德。后文则不之署。余读其遗嘱,心亦大异。凡与遗嘱有系属者,皆读而使之闻。余居是一礼拜,为之筹画井井然,且云:“吾近学律,尔有难事者,尽足语我。”惟一礼拜中乃不恒见爱密柳,据人言更半月者成礼矣。方巴格司葬时,余亦会葬,第不着黑衣,余人则壁各德及老渔耳。见余故居中病痹之老人,临窗睥我,赤力迫医生之子亦在乳母之手,耿耿视余。乌麦者,司凶事者也,哮喘逾甚。礼毕,乃无人知,余周环吾母坟之侧,可一句钟,且折树枝置之母坟之上。是晚余乃有不料之事,实出余意表者。余此时欲书乃不忍书,顾情真事确,余胡能秘。余与壁各德定约,明日同赉伦敦。爱密柳于是日住乌麦家,可竟日。余本欲赴老渔家作夜话,汉姆于晚间至乌麦家,延爱密柳同归船室。壁各德兄妹已先归船室,余尚稽延少时,未即赴,尚徘徊于少时游眺之地,遂遵鸦墨斯孔道而去。道左有名酒家,余即其中饮酒并晚餐。迨及老渔之家,时已曛黑,雨复盛集,然黑云罅处尚露微月,可以辨路而行。船室中小窗,隐隐漏出灯光。余遂款关而入。屋中至严净,

而老渔亦无事，方吸烟，且备小馔作夜饮。炉中之火烘烘然，而炉边列小凳，则爱密柳座也。壁各德仍坐于平时坐处，虽将行，然亦治针黹如未嫁时。根密支坐而垂首，亦改恒状。老渔见余，即曰："尔步履终迅于人。衣湿矣，趣下烘之。"在礼长衣可去，短服则否。"老渔曰："尔勿拘拘于礼，此非外人，且尽去之。"余曰："毋伤，少须即干，毋待并燎。"老渔曰："今常礼且尽略之。顾虽不如是，而中心之喜悦，较宣之于口为甚也。" 余曰："谢尔盛意。"余又与壁各德亲额曰："汝无恙耶？" 老渔则坐于余次，搓其手言曰："吾常语吾女弟，世之妇人如汝者之义，足云心安理得矣。平日之对死者尽其职，而死者之对吾女弟亦不云薄。"根密支忽应声而哭。老渔知根密支复思老伴，则近而慰之曰："汝且开拓怀抱，勿滋戚戚。始但勉强，可期自然。"根密支曰："尔勿以是语我，我安能自然，亦长此戚戚耳。"老渔曰："姑乐之，亦佳事。"根密支曰："但尼而勿尔。彼夫之事，固有余资，我何有者。以我老计，宜居卑田之院，为世弃物。"老渔曰："汝言大谬。久居于此，吾未有失礼，虽近得巴格司所赐余钱，即尔亦可共之，今兹更欲与尔同居。" 根密支曰："然则前此固不欲我同居耳，吾亦夙知之矣。似我畸零之人，何人怜我！"老渔自念：我固欲止其悲，因而转撩其怒，自顾莫知所措。移时以目视表，因去其烛花，置之窗间，语根密支曰："汝试观吾灯置此，盖沿成例，用以射光照爱密柳归也。我一日居此者，知爱密柳晚归，必留此以导其行，亦使爱密柳见灯，已知吾归。"语时为意至得，欲以媚根密支。壁各德曰："汝今日竟

类孺子戏矣！”老渔曰：“我讵肖孺子耶。”语时张其手作态。壁各德曰：“尔貌固非孺子，而状态类孺子也。”老渔大笑曰：“爱密柳嫁夫矣。前此长在吾膝上，匆遽之间，竟长成如我，不久生儿，定肥如江豚也。”众皆笑，而老渔笑声尤巨。忽老渔言曰：“来矣。”入时但有汉姆，雨淋其衣都湿。老渔曰：“爱密柳安在？”汉姆以首外向，似示意尚在雨中者。老渔知女且至，移灯添炭令炽。汉姆忽招余至门外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我尚有一物，请君观之。”余遂至门外，视汉姆颜色乃如死灰，余大惊怖。汉姆引余门外，即带其扉。余曰：“汉姆何事者？”汉姆呜咽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！”余不能声，其音至痛。余赫然不能发问，但引首视其哀哭，久乃问曰：“汉姆何悲，趣为我言之。”汉姆曰：“吾至爱之人，且愿为之死者，其人遁矣！”余大惊曰：“遁耶？”汉姆复泣曰：“爱密柳遁矣！吾宁忍其死，不忍其见污于人！”语后以面向天，肢干皆耸，而四围纯黑，风声如吼。余心大震，今回想前事，汉姆之状，犹历历在目也。汉姆曰：“君为文人，多阅历，吾今面此屋中人，宜作何语者？”余此时闻屋中有启扉声，余将止之勿辟，顾已无及，伸首见状，斗变其色，虽五百年余犹记之。但闻一声大哭，屋中二妇人夺门出视，力引余二人入。余手把汉姆所授书，老渔则自裂其衣，颜色灰败，鼻中出血汩汩然，二目视予，作颤声曰：“汝……读之……徐徐，尽我闻之。”余读时，觉屋中半皆死气，一无声响。书曰：“尔之爱我，实逾吾分，即以当时未怀二心时，已不足当君之爱矣。此信为尔所得时，吾已远引。”老渔即曰：“爱密柳远行耶？”余复读曰：“我

今晨外出,与吾可爱之家,永永为别。果吾情郎不处我以命妇者,我亦不归面吾家。尔今当知吾此时之心,亦已破碎,明知不足对君,然亦当使君知我心之苦。吾生平坠行,亦不必举以语君,但愿尔视我为毒蛇,则尚足以止尔之悲。请尔告吾舅,吾爱舅之心未尝去怀,惟愿舅勿念我之恋舅,但视为髫龄猝夭,埋骨成灰。愿更续絃,足以当君所爱者。果情郎不以正妻待我,我亦有死而已。今求天重庇,不为一身,但愿老舅既寿永康。"书讫,而老渔尚引领,如欲续闻其书。余乃引其衣曰:"密司忒壁各德勿尔,且释悲怀。"老渔曰:"谢君惠爱。"仍立无动。已而汉姆亦进而谆劝。老渔痴立张目,自握其指,格格作声,人乃不敢近。少须二睛微动,流目四瞩,曰:"其人为谁?我必欲闻其人姓氏。"已而注目余面,中余如巨棒,愕然而觉。老渔曰:"中有一人至可疑,其人谁耶?"汉姆曰:"马司德大卫且少出,吾将告吾舅以小人之名,君不当与闻。"余又愕然,不能自立,竟坐于小凳之上,顾欲发言,舌僵口噤,目翳几不辨人。又闻有人言:"我欲闻贼子之名。"汉姆颤声言曰:"前此数日,彼仆人时时至此,即其人亦来。"老渔闻声,即注目视汉姆。汉姆曰:"昨日黄昏,有人见此老仆与爱密柳同行。此一礼拜踪迹诡秘,未尝他去。马司德大卫汝且行,勿与其事。"余颇觉。壁各德近而引余。余罢极,即使房倾,余亦不能自脱。汉姆曰:"今晨有人见一车一马停于道周,又有人见此老仆与爱密柳同登,其人已在车中。"老渔仰而兀坐,伸其两手曰:"天乎!彼名非司蒂尔福司耶!"汉姆即语余曰:"马司德大卫,吾不怪尔,其

人果司蒂尔福司盗也。”老渔此时不哭，且无泪，但有坚坐如作噩梦。忽尔起立，取外衣曰：“汝辈助我着之，吾腕乃不能伸屈矣。”壁各德即助之着。老渔曰：“取吾冠。”汉姆曰：“舅又安往？”老渔曰：“我将往迎爱密柳。吾今先取大盗馈我之舟凿而沉之，今我将往迎吾甥。吾不能报仇，但沉其舟亦佳。”汉姆止门，言曰：“阿父何从得此贼？”老渔曰：“吾将遍世界中迹其人，但得吾女勿令受侮于彼足矣。汝辈勿止，我必欲出。”根密支亦大哭止老渔曰：“但尼而，汝且坐，勿暴厉。以汝恍忽之间，胡能行彼长道。今当恕我之喋喋，且谈爱密柳小时事。汝不忆吾夫死时，汝怜我而畜之。”因以首枕其怀，且以手摩抚之曰：“但尼而，汝不忆许我之言乎？”此时老渔始少靖，余但闻其暗泣之声。余愤极，几欲长跽其前自责曰：“是皆孺子之罪，引此匪人。”于是大詈且哭，哭时觉奇郁之气，竟从泪波尽泄而出。

第三十二章

余虽痛恨司蒂尔福司，然尚念其故情，计即至其前，亦不能加以切责，自以为永永不见，而思慕之心转笃。余亦知自是以来，永无共处之日，即彼后之思我，可以勿计，顾以是人潮上吾心，大类良友暴亡，中心如毁矣。余又计后此上帝临质之时，余仅能为证，然此心亦初无恨恨之思。此消息一

闻，鸦墨斯人人审之。明日余过市上，人家咸啧啧语其事，有言罪在爱密柳，有言咎属司蒂尔福司，惟语及老渔，则人人加悯无已。惟彼叔侄二人，侵晨已行于海滨，余遥遥见之，似自谈心，又似夜来无睡者。老渔一夕之功，而背已俯，较之数年相识，咸不如是之骤老。二人面目枯寂，不笑亦不哭。余亦徐至其前，与之同步。老渔曰："吾父子已商略定策矣。"余偶瞩汉姆，乃凝目望海，似非怒容，但觉有坚忍之色，似见司蒂尔福司必致死者。老渔曰："吾家之分已尽，今之本分，惟欲得人。"余曰："大地茫茫，胡从得之？吾明日将赴伦敦，汝亦偕往否？吾今日固欲行，以君之故，不敢遽别；若君能行者，即可上道。"老渔曰："君以明日行，吾必随君。"语后复沿海滩行，彼此无语。少须，老渔曰："汉姆仍业渔船，及吾妹氏同住吾家。"余曰："密司忒壁各德讵舍此家乎？"老渔曰："吾安复居此船室，如沉诸海波矣！"既而曰："非也，吾亦非竟弃吾家。"语已复行，少须始伸其前说曰："吾屋仍如恒，果使甥女更归，吾尚有家授之，安知彼不即归。或引首望此船室，不见我，而但见根密支，则复长住吾家，亦未可料。"余欲与之言，乃不能措词以答。老渔曰："后此无论如何，窗口之灯，吾必长燃以待之，庶爱密柳见此，知是中尚有颓唐一老，招手于外曰：'爱密柳，汝归来也！'汉姆汝听之，后此有人微叩此关，汝且勿起，令尔姑氏启关。彼若见汝，即弗入矣。"语时伸首前行，自言不已。余此时视汉姆仍坚定以目注海，余引其手掣之，如掣睡人令醒。汉姆果如梦醒，猝然回顾。余曰："汉姆，尔何思者？"汉姆曰："吾注意

于前。”因以手指海。余曰：“尔得毋思后来事耶？”汉姆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我亦不知所以然，但觉海中为吾归路。”余大惊曰：“何名归路？”汉姆曰：“吾亦莫知其所以然，觉与爱密柳情好起于是间，今日即终于是间矣。”及余惶遽，即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汝勿惧我以血复仇，我不为是也。我今脑筋已乱，不知作何谰语。”老渔前行，忽驻足待余。余奔赴其侧，即不更述前事。于是众皆入船室中，忽见根密支顿改前状，劳劳执爨，如中馈人。老渔既入，既下其冠，挂之壁间，言曰：“吾亲爱之但尼而，尔当加餐，凡人疲馁，安能治事。汝今且少近食，试吾烹饪。汝果厌吾喋喋，但一语吾即敛避。”遂侍吾三人晨餐。既罢，则抱老渔旧衣，临窗纫缀，叠而置之囊中，口中恒言：“但尼而，汝出，我必为尔居守，如尔在家时。吾即不通文，能作小笺，托马司德大卫转而寓汝。即尔亦当作简笔之书，为吾叙客况。”老渔曰：“我出，汝得毋苦寂？”根密支曰：“为尔司家忙极矣，胡言寂。尔苟遄归，须知吾在此斗室凝望也。苟遇晴稳之天，吾必常至门外，果有人见访，即知此老孀守候如酒帘也。”余闻根密支言前后判然，则大异，但觉深慰老渔之悲，而己之悲怀竟荡涤都尽。余颇重其能急人之急，人乐而己悲，人悲而己慰，固深洞人情者也。是日淘涤盘碗，晒其鱼网，鱼蟹之笼，咸一一修治，虽力不胜，亦勉为之。为时无复戚容，似皆贡媚于老渔，令彼欢悦。是日不敢挥泪，以滋老渔之悲。至于晚中，老渔倦极，寐于坐榻之上。余及彼同坐，此时则泪下如沛，言曰：“吾家毁矣！试观此老怨抑欲死，马司德大卫果可以助之

者，怜其无告，可一助之。”顾又防老渔斗醒，则遽掩其泪。迨晚，余欲归壁各德家，而温慰老渔者仅有彼矣。余独行，过乌麦门外即止。乌麦已出，其女语余曰：“阿翁闻此伤心已极，竟舍其烟早寝矣。噫，此女郎心情阴毒，不审置天良于何地！”余曰：“密昔司幸勿专罪其人，其中似有隐衷。”美尼大怒曰：“我固信其恶。”力摇其首，怒不可遏，已而大哭。余虽年少，见此状，知是人身为贤妻慈母，故痛恨其事，虽丑诋爱密柳，因亦恕之。美尼且哭且言曰：“此行作何归宿？彼不能内对其天良，尤不能外对其聘夫。须知吾女小美尼兹方归寝，寝时尚哭望爱密柳耳。彼一日哭至终日，问爱密柳之为人善耶恶耶，吾又何词以答之。昨夕尚睡吾家，与小美尼同寝，且以小绫带系之小美尼颈上，今犹存也。吾义不应留是物，惟此小女何知，但知心爱此人，吾安能除之，令此小女知其不义。”美尼且言且哭，其夫出而挽之。余即与为别，归壁各德家，心中怅怅，不可自聊。顾既至家，壁各德已出，但有一老媪，盖新倩而来者，语余曰：“壁各德已赴其兄家，今夕必不归，将留慰之。”余至此初无使令此媪之事，令其归寝，尚坐于炉次，思今日事。正凝思时，忽闻有叩门之声，其声甚微。时门上有环，然所叩非环，似小儿拳声。余大异，启之，则无人，但见一雨伞伏于地上，徐动不已。余悟为前此与司蒂尔福司至鸦墨斯时，逆旅中所遇之侏妇人，为人修发者也。既进置伞，则以手自抵其胸。余曰：“汝非密斯摩乞耶，胡由至此？得毋病乎？”摩乞请余束其布伞，自行入于灶下。余闭门随入，见摩乞坐于火次，以手自磨其膝盖。余见

状悚然曰："尔须质言，果有病否？"摩乞以手拊心曰："其痛在此。汝知此事胡以决裂至此？我固无力，不尔，亦将力挽其过。"语时自摇其躯，而大冠之影，亦晃荡摇于壁上，火光射之也。余曰："观尔心疾，余为尔异。"摩乞曰："凡少年不更事者，安得无异。以我侏儒，似无良心者，而又孰知吾之痛楚盖万状也。彼人玩我如玩木马瓷童，迨及厌恶，即驱我而去。"余曰："他人或然，吾则否也。"摩乞曰："吾适在道中见尔，以尔行速，吾乃穷迹莫及。然能知尔适从何地来，故随尔至此。且吾今日已至此矣，主人他出，竟弗之遇。"余曰："汝识壁各德耶？"摩乞曰："吾固弗识，适询诸美尼夫妇，因而知之。今晨七句钟尚在乌麦肆中，尔弗忆前此曾同司蒂尔福司居逆旅，与吾谈此薄命之女耶？"余曰："忆之。"摩乞曰："吾愿恶鬼祟是男子，其尤可恨者，无如其干仆。当时相见，吾固以为先生有情于爱密柳，乃初不料其为彼人。"余笑曰："汝奈何疑我？"摩乞曰："每闻人言爱密柳，尔面都赤，作瑟缩状。吾讵弗知。"余闻言不能答。摩乞曰："我今知司蒂尔福司之视汝，如抟未干之蜡人，短长由彼。前此汝去后，彼老仆即告我，是人与爱密柳大有情愫，吾主人防彼有私奔事，妨其同学之声誉，故留吾在此，加以严防。吾迩时弗察，信尔果有苟且之事，彼主仆畏吾冷眼，故设谋以愚我，我果坠其谋矣。"语时大怒，盘散行于屋中。余始悟司蒂尔福司始来已蓄盗心，竟蒙余为盾，于是奇骇不已。摩乞数转，复坐言曰："吾业修发，往来村间，前夕至脑威支，在彼中闻彼主仆，恒至是间独行，不与汝俱，吾已怪之，遂归鸦墨斯。今日始至，而逃奔

之事成矣。”因以手拭泪，且以革履就炉烘之。余与对坐，垂首丧气，追思前事，初无一言。已而摩乞言去，复曰：“此言容或可信？”余不欲质言其可否，但漫应之。摩乞曰：“吾形短耳，料事则非短，一如成人，何为见疑。君年稚，吾有一言奉渎：每遇人言，当斟酌其理与否，勿加以轻信。吾惟轻信，故有时为人所中。”余曰：“然，小人之术，良可畏也。”摩乞临行，复曰：“吾尚闻其人不居英国，行远道矣。吾以艺游食，彼果归者，吾当先知。其诡秘之迹，苟有所闻，必以奉白。似此女子为强暴所污，吾果得当，必力拯之。惟立铁麦之罪，万死不赦！”余曰：“尔中热如此，令人钦服，即吾亦决助汝成功。”摩乞曰：“吾不敢望君之信，但愿以全人待我，勿谓身废而脑力亦废。行再相见，后此尚有通书之时。”余伏而与之接手，此时信彼之心，较前胜矣。摩乞执伞冒雨而出，为风所振，伞左右侧，则力持之。余目送其行，始闭门入息。明日老渔兄妹偕来，三人同赴伦敦，遂夙至车站候车。根密支及汉姆亦在车站送行。方老渔移置行李时，汉姆引余至车后，指老渔曰：“此老希望已绝，此行不审何适，智计皆穷。想在外日多，果不得意中之人，不归决矣。马司德大卫果爱朋友，幸为助之。”余与握手甚坚，曰：“汝且勿忧。”汉姆曰：“谢君盛意。然尚有言，吾所业佳，得钱非少，顾无可用之地，其钱仍储为吾叔用之，但劳马司德为我转致而已。果此钱果为老人用者，则吾之用力尚为非虚。”余曰：“如约。汝勿戚戚，旧燕尚有重归之日。”汉姆曰：“人生所贵者心，心既虚枵，何物尚能弥补。惟所郑重于君者，老人旅费万不可乏。”

余曰:“诺,密司忒壁各德得其妹丈之余资，有不及者，吾必以尔之存储济之。”遂与之别。观其悲凉之状，令人烦懑。而根密支之送老渔,且泣且不欲老渔见之,为状则非予笔所能描写。综言之,余车行后,根密支尚望尘而奔,至于里许,迨喘不能前,则坐一面包肆门少息，一履已失，冠亦凸凹不复成状。余既至伦敦,遂为壁各德觅寓。老渔亦暂与同居,至于明日。已而在左近中，去吾寓可二巷之隔，得一人家，赁值非昂,屋宇清净，余遂市冷肉及酒，延至已寓同饭。此事乃不为吾居停所怿。壁各德平日精勤,外衣既卸,即为余拂拭几案,磨擦玻璃。而居停复不悦,以为侵其权限。方余与老渔同车,老渔告余,一至伦敦,即往面司蒂尔福司之母。余亦不能不助,且得余同行，可以居间，不至与老母讼阋。思出其不意,苟与司蒂尔福司母相见者，势且不得下，不如先之以书。于是以婉词为书,告母以老渔来意,余以朋友之故,不能不至而居间；又言壁各德老渔虽生海滨，然亦质爽解人意,矧又身在难中，老母或不吝此一见；又言明日下午两句钟必至。及明日时届,竟至其门外。余望门太息,以为前此数日,见其家人团聚,情话依依,今日乃成此景象,直出余意料之外。启关者非立铁麦,为一女仆,引余二人至退闲之室,见老母坐于温榻。入时,罗莎弗在,闻余足音,自复室出,侍诸老母之后。余望色知此事母已预知之,面惨白而含怒。知母之怒,必不关吾书而然，乃端坐弗动，挺拔无伦。老渔既入，四目相触，各含意未伸。而罗莎者眼力至精锐，座中人心绪若悉聚其眼光之内。入时都无言说，母引手指

旁榻，命老渔坐。老渔曰："此间安有小人坐处，以侍立为是。"于是复寂。母曰："尔来意吾已知之，然中心滋难忍，惟此何求于我者？"老渔出爱密柳书，上曰："请马丹读此书，此为逃人手笔。"母挺坐，视其书不之动，复授书于老渔。老渔欲引命妇一语，即问母曰："此一语，吾即来询马丹，能否如书中之约。"母曰："不能。"老渔曰："何云不能？"母曰："彼若为此，宁非自掷家声，门地相距远也。"老渔曰："其女虽下贱，苟登之于衽席之上，亦未为失。"母曰："彼无学问，何得仰攀高门！"老渔曰："此着如马丹言，老渔目不知书，果马丹能加吾女以教养，亦足造于学问之途。"母曰："吾固有言，初不欲宣之于尔，今尔蠢蠢至此，吾亦不能不言。即使此女有学，而其亲属均沦泥中，何足为吾子之偶。"老渔曰："请马丹静察鄙言，马丹为怜儿之母，吾亦溺爱其女，爱密柳固非吾儿，然爱之实逾所生。果能免此女于污辱，吾亦不惜如山之金钱，赎而反之。凡人之爱其子孙，不必因富贵贫贱而别其轻重。"此数语出，老母词气亦稍敛，不如前此之锋厉，言曰："吾子所行事，汝勿以我为然。如尔所言，以误就误之计，吾更当为尔剖之。果此婚一成，则吾子前程黑如黝漆矣。吾故决计却尔，一无转旋之日。果别有补偿之术，吾亦无惜。"老渔怒言曰："今日幸晤马丹，知君家母子果一脉也！公子在吾家时，谈笑大方，真翩翩佳人，乃不知其蓄憾于心，令人百不能测。今日马丹末后一语，真与公子买舟馈我，蓄意污人，同一良策也。"余见母颜色顿异，二手坚握坐榻之沿，气勃勃然，言曰："以尔一女，令我母子分析！然尔之爱尔女，

安能敌我，即尔之离析，又安如我之痛楚。”罗莎附耳止之，母置不理，曰：“罗莎汝勿声，吾须尽吾言。”复曰：“吾儿为吾心至爱之人，自少无敢稍忤其意。自少至此，母子相依为命，未尝一日暌离，一旦为不才之女，竟背老母而行。以我之恩勤，乃获此惨报，区区一女，负我深恩。以天理论，彼身既长，宜有反哺之恩，今尔为此不才之女，憾不能止，乃我失吾子，宁非憾乎！”罗莎又力止之，母仍不可，复曰：“果吾子忍为一荡人百无所恋，吾讵不能抛弃一切，为彼所不能为。彼远行由彼，而老身余积，彼亦不能遽得。彼谓一行，吾必力乞其归；果如是，良不知彼母性质矣。即使欲归，亦当改革，先去此荡人勿狎，跽我乞赦，迩时吾方允之。此权悬诸吾手，务在必行。汝试思吾家暴变至此，宁不云憾！”余闻言，仿佛如闻其子叛逆之声，而其母作横逆无理之语，厥状恰肖其子，母子果出一源矣。语已回面语余曰：“欲更言者赘矣，在理可止于此。”遂起立欲出。老渔曰：“我亦不能更言，吾之来时，初无希望于尔，今果如所料，特至此者，固理义中应尽之事。今观马丹姑息养奸，吾亦空言无补。此种人家大非吉祥之地，久留将生灾殃。”语已遂出，余亦随行。老母挺立，犹作怒容。余出时过甬道，甬道有道通园次，以天气佳，门已大辟。罗莎即自此门入而遮余，言曰：“汝引此人至良佳。”余见其目光耿耿射人，而瘢痕红绛照眼，额筋时掣不已。余曰：“密斯达德尔，此事讵能怪我！”罗莎曰：“汝何为引致此人，愈令彼母子暌离逾远？汝不审彼母子各挟骄暴之气，有类狂易？”余曰：“是岂我之罪！”罗莎曰：“既云

无罪，引致此人何为者？”余曰：“汝亦审彼人冤抑耶！想尔必未之知。”罗莎捧心言曰：“吾亦知司蒂尔福司为险暴之小人，尔胡为举此蠢才及小家之女委之吾心，令我增无穷恨事。”余曰：“密斯，彼人冤狱莫诉，汝复以此加之，良非忠厚之道。吾今与尔别矣，惟一言，尔今日殊寡礼意，待此无告之人。”罗莎曰：“彼下流人，吾何惜者！果荡妇在此，吾将加之以鞭。”老渔闻而不答，闯然先行。余大怒曰：“汝言至无耻，忍心害理，蔑人至矣！”罗莎曰：“吾不止此，尚欲力毁其屋，并黥此荡妇，衣以敝衣，置之街心，令饥渴以死。果有权力立判决者，狱必如是，且亲临视其颠顿之状。今果知其人所在，虽千里之远，亦必一至，侦其行为，虽身死灵存，尚欲蹑之于地下。即使彼人临死，乞我一言，俾灵魂安帖，吾亦决不之许。”罗莎之言可云凶厉已极，以状观之，似尚不能达其万一；其尤厉者，则发言啾啾如鬼啸。余生平见人多，如今日之见罗莎，乃百思不能一到。余语已立行，见老渔前步，余力追及。老渔曰：“伦敦之事毕矣，今当他去。”余曰：“安适？”老渔曰：“吾将觅吾爱女。”于是先归所寓，即述所言告壁各德。壁各德曰：“今晨吾问彼安适，彼亦但言此。今吾二人恒不审其所往。”余思老渔如是，息息相从，防有他变，因饭于彼寓。余久久不得壁各德调羹，今日复幸尝之。既饭，三人同坐，各有所思，一言均未之发。少须，老渔起取油皮行囊，并行杖，将出。壁各德出钱予老渔，仅支一月之用。老渔曰：“吾在外间，必时时予君以书。”语已，负囊持杖，与余言别，且语壁各德曰：“愿吾妹妹，百凡多祐。马司德

大卫，吾之求天祐汝，亦复如是。此一行无惮穿云入海，果吾未至而女先归。”既而曰：“此安有其事。或得彼同归，则专与此女同度时光，不令外人干预吾事。不幸吾先填沟壑，则永留一语与尔二人，告爱密柳，言爱尔不减当时，即彼有重咎，吾亦赦之。”语后恭谨如对上帝作誓。语已，拾冠下楼而去。余送之门外。今日天气沉阴，行人颇少，余直望其行，至于不见。余后此每日至此，或梦醒时，或徘徊月下，或在风雨之中，必念老渔踽踽独行，四觅爱密柳矣。

第三十三章

余此时爱都拉之心但有锐增，无复少减，每逢忧抑之日，怀人思旧，一念及都拉，即复少解沉郁之气。余怜人怜己，尤欲以都拉玉容用以自遣，愈觉人心之坏，乃愈念都拉之贤。余亦不审都拉之为神为仙，若云都拉人也，则余殊不以其言为当。余身此时几融液入都拉心坎矣。人言情爱之深，但曰头目手足为情束缚而已，余今则悉其身心性命，糜烂浸入都拉之身中。第一节，归时即到都拉门外，四向徘徊。晚来见其窗间灯光外射，余则屡向光线之中，亲吻不已。盖余之爱都拉无一人知者，知之惟壁各德，余亦不能不言。一日晚时，壁各德悉余衣服缝纫，余即灯下举都拉事告壁各德，壁各德闻言喜甚。惟余言时自言非偶，谓先生如此

声华，何能以爱女下嫁凡猥，壁各德大不谓然，曰："吾乃不知尔蓄何心，乃为此㧑谦之言。天下女郎无不爱貌，以汝少年，为彼所获，直彼运佳耳。若彼父者阅历人情，得婿如汝，亦不云辱，尚何简择之有。"明日，余即以壁各德之夫遗嘱携入公堂存案，又至银行中为之部署存款，诸事皆毕，遂同之至名胜之区，及观蜡人之戏，并瞻礼圣保罗礼拜堂之高塔。壁各德大悦。逾数日，又及壁各德至公所，上律师以润笔。书记言密司忒司本路适出，言有人将娶妇，求婚券，余遂及壁各德坐而俟之。归时，竟挟麦得斯东同至。容貌如故，发仍浓黑，目光如鼠，仍露刁狡之状。司本路曰："考伯菲而，汝应识是人也。"余略与点首。壁各德不起，但曰："识之。"彼见余二人同坐，忽而愕然，少须，行近余前，言曰："尔今发迹矣。"余曰："吾之利钝与足下当无系属，既承下问，亦不能不答曰然。"彼熟视吾二人后，语壁各德曰："吾闻尔悼亡矣，其人殊可惜。"壁各德曰："吾生平宜惜之人尚不止彼一人，惟是人之死，非为人促逼而死，死正命也，吾心微为之慰。"麦得斯东伪笑曰："得尔贤助，自可瞑目。"壁各德曰："吾生平未有以诈术陷人，此心可质天日，似彼小人以威力劫制一良善之人至于死地，吾固未尝为也。"麦得斯东闻言，视壁各德久，复以目向余；顾乃不敢正视，但视余足，言曰："吾辈此时相见后，后此或不易把握，得此亦佳，以尔我相见，殊无滋味可言。尔生平倔强不受羁勒，即有盛意为尔，亦不自觉。今已发迹，或不能忆及吾之用心矣。彼此各怀机锋，初无能合之理。"余曰："不合即在已过之事。"麦得斯东微笑视余言

曰："前此尔种种乖忤，不特我为忧烦，即若母亦未尝一日释诸怀抱，但期尔能改过而已。"言时为声颇低。而司本路已至，麦得斯东遂回面向司本路曰："谢先生为我撮合，应输几许？"于是出钱收执照。司本路与之引手曰："愿尔新婚多祜。"余此时更欲有言，乃力忍之。壁各德尚絮絮怪余不乘时报复。余师尚未知余与麦得斯东就中胡涉，亦不置问。然余事至不欲多人闻之。先生之意，殆以为吾家人固有二党，祖姨及余为一党，麦得斯东及迦茵别为一党，余知此意即自先生所言处知之。先生曰："密斯拖老忒乌得者，有坚定之功，不为强人所抗，其人吾所钦佩。尔今入彼党中，此节足为尔贺。大凡家庭之祸，至可悲叹，然亦人世所恒有。其最要者，当伺党而入，勿据必败之势。"余揣先生之羡余能择，其意盖为多钱也。先生曰："麦得斯东续娶者亦非劣。"余曰："吾乃不之知。"先生曰："汝弗知耶？麦得斯东及其姊言新人殊不恶。"余曰："先生殆谓女家有奁资耶？"先生曰："然。且闻新人甚佳丽。"余曰："年龄何若？"先生曰："与彼匹耳。一为晚娶，一为待年，彼此相候，今兹合矣。"壁各德曰："幸上帝救此新人！"语时甚悲慨突兀。先生愕然，不知所谓。书记适将得壁各德帐单至，上司本路寓目。先生以手自摩其颏，低首蹙眉作态，似不惬意，谓得钱非己意，均约金司为之。阅已，付之书记，微喟曰："数目符也。考伯菲而听之，我代人行事，能不费己资足矣。顾身为律师，不能自主，汝知吾有同伴约金司者，彼锱铢较也。"余代壁各德鸣谢，以钞票付书记。壁各德自归，余及先生入公堂。是日有断离之

狱，须加讯鞫。此次公堂所引旧例为弊至酷，幸此例今已论废，当日凭此而行，乃惨无天日也。案中人曰汤麦司·便雅敏，娶时执照中但书汤麦司，不书便雅敏。此人居心奸狡，即用备后此退婚之用。果成婚未及二稔，即厌弃其妻，遂来讼，言已名为便雅敏，而执照中则但书汤麦司妻，非吾正适也。迩时之律，固许其如是。因之公堂讯断，许之离异。汤麦司大悦。余心至怏怏，语先生以为非公。先生告余曰："汝当知世界中有善不能无恶，教会中言律利弊亦参半，顾成例已然，吾侪尚有何术足以挽救。"余自念先生为都拉之父，余钦佩都拉，乌敢力辩，然亦婉言告先生曰："在理宜为更正其律。"先生力止余曰："尔切勿言此，言之非智。惟尔既云更正，则正者宜在何条？"余引目即见遗嘱一科，即言曰："即此科论，其间滋多流弊。"先生曰："何者？"余曰："此间藏贮者为坎忒白雷全区中遗嘱之要案，其中初无严密之地，扃镭陈案，设不慎于火，全券烬矣。奈何？而此中档官咸挂名其中。初不治事，果使高下其手，但言偶失其一，则重谳已无可稽诘。且此官一年得俸八九千镑，独不能少出其资，别营一严密贮收成案耶？尤有未便者，司此业者长年无事，坐拥厚俸，而书记长年劳碌，乃衣不掩胫。且收管之职，匪特遗嘱，并有重案在彼掌握之中。区区即此一容膝之地，幸此礼拜堂中尚有空旷之地，可以容人，静候检案；不尔，此间不过一囊橐之小，胡能有插足之地。"余侃侃而言，先生但微哂不语，仍以不关痛痒之言对余曰："汝言此地非稳，彼检案之人初不一言，此已可矣，尚何纷纭之为。至云

地似囊橐，然人人眼熟此房，初无言语，汝何言者？至云不事而俸，吾亦知其然。然古今制度，实则无一完备，不仅此戋戋者，故智者顺天而适时，不为立异。汝固以为不善，吾决尔我身后，而是间尚不更革，其年寿永于吾辈。”余以都拉之故，不敢斥驳，然心滋不然其说。顾以陈迹论，初未有险。余尚忆十八年前，政府下令力革其非，而此中人力抗而守其旧制，与朝廷忤。其尤怪者，积年以来陈案宜多，而据余所见，初无增减，则知旧案为人所没者多，积弊至不可言矣。幸余晚年目视维新之治，不尔，余所手批之牍，至是亦化为尘埃。余与先生论已，乃涉及他故。先生最后与余言：“下礼拜之今日，为弱息都拉生辰，吾辈当为野行。尔果来者，吾必候尔。”余闻言，举适所言之事一一付之云烟，目翳脑昏，如无知觉。明日又得都拉手书，要余必到。余得书狂喜。此一礼拜中，若入游仙之梦，昏昏沉沉然。遂自饬行具，冠靴皆出新购，且得行箧。时至，余辨色即起，赴科文德花园，购得花球。又预雇一神骏之马，乃以马至都拉家。既而临门下马，入时，见都拉坐于树底，冠素冠，衣雨过天青之衣。夫以清晨之时，名园之中，美人之媚态，此幅画图，为人间凡笔所能到否？其旁有一女伴，年可二十，姓美尔斯，都拉则称之为周利亚。吉迫即在女旁，见余作狞状，大吠。余遂鞠躬上花球，吉迫张牙作态。余思吉迫果知予此时将图其女公子，而作此狞态者，予又安敢遽怪其怒。都拉得花球，即曰：“谢密斯忒考伯菲而惠我此花。”余此时准备与都拉言，在三里以外已预筹之，顾一见都拉，一语都无，竟为艳色

所夺。见女斜睇此花,闻之鼻观,试问人生精神何许,既注于此,尚有余力作甘言媚人耶?都拉闻既,复提执吉迫,令彼闻之。吉迫不可,作怒嗥声。都拉大笑,必欲令吉迫闻之。吉迫既惧主人,则张牙欲咬此花,以示不亲余之意。都拉以手叩其首,作怒容曰:"汝奈何咬我所爱之花!"果使此时吉迫咬余者,得都拉呼余为爱,则人生之志愿大遂矣。都拉曰:"密司忒考伯菲而,我有佳消息语君。密斯迦茵今不在此,以彼兄弟续娶,可三礼拜始来,汝思此事非佳消息耶?"余曰:"然,且君之佳消息,即我之佳兆。"密斯美尔斯见状,微哂不已。都拉即语之曰:"迦茵者,一无生趣。周利亚若知此人之怪性质,汝尚不信我也。"周利亚曰:"此人严冷,见者寡欢。"余居都拉家竟日后,始闻知周利亚曾伤于情恨,阅历久,而心绪灰冷都尽;惟年鬓尚轻,见少年情爱事,不能不为系怀。此时先生已出,都拉出花球上先生曰:"阿翁试观此花球者。"先生亦随声许可。于是先生并此二人登车,余则以骑。此次旅行,为余第一次乐事。都拉携琴匣,余以马随车行。都拉坐处以身背马,向车后,出其素面,适与余迎面而行。以花球置左,吉迫置右,女则中坐,勿令伤及花球,时时近鼻际闻其香,四眼相向。余自怪长日马背,胡以不神昏而下堕。是日风迅尘起,余尚忆先生呼余言风尘甚不可堪,余乃莫之觉。余此时在都拉情雾之中,何由尚见他物。有时先生语余风物何状,余但对曰:"佳极。"余所佳,佳都拉,非佳风物,所答乃背其所问。此时心绪,先生一不之问,惟周利亚或知之耳。至今尚不知当日所行可几里,其地

为何名，力逐车尘，东南西北都不之辨。但觉所经地为平原，据于山上，为势至高，野花高树，目之所接，皆足爽心。余不料至时乃有他客，余大恨。果仅我数人者，岂非佳事。其中女客，余尚不之悦，矧乃男客。男客者，予仇也。男客中有赤髯之人，时时近都拉，余怒不可遏。然至时出行厨备饮啖，此赤髯者忽曰："吾今日能为生菜之品。"遂有数女客为涤芹，且代切之，都拉亦在其内。余立意与此赤髯者为仇，彼此必有一扑。少须，赤髯之菜已陈，余屏不之近，时席地坐，而此獠竟与都拉接席。余怒甚。时邻座有衣绯衣之女郎，余则伪与之亲稔，以泄吾娼嫉之恨。方余与语时，女亦近余作媚语。余乃不审此绯衣之女，果爱余耶，或用之以傲此赤髯者，则不可知矣。后此余以酒为都拉饮寿杯，鞠躬时，见都拉以目光射余，顾为赤髯者所格，余复大怒，终席竟未与都拉语。已而饭罢，余独行于树间，谢病先归。方闲行时，见都拉及周利亚已及余前，余不悦之状微露于色。都拉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，汝今日乃类沉阴，何也？"余曰："无也。"周利亚曰："都拉汝乃沉阴耳。"都拉愕然曰："我安有是？"周利亚曰："都拉及密司忒考伯菲而，若二人勿匿情而尚气，天下安有以小磨折而萎春花。此机一失，后悔滋晚。"余闻言，极以为然，即近都拉，捧其手亲之。都拉乃不吾拒。后此亦亲密斯周利亚之手，三人复欢悦如初。余亦不与他客言，但三人联步。余以都拉之手挟之臂间，自念苟一去不返者，亦人生幸事。乃光阴迅逝，少须有人呼都拉不已，众欲令都拉歌。赤髯者曰："密斯，琴匣在此车中，吾为君取

之。”都拉曰:“吾所置地,惟彼知之。”彼谓余也。于是余,胜赤髯者矣。立往取琴。余,开匣,余,取琴奉都拉,余,坐诸其旁。弹时下手套,余,为都拉收之。余,尽饱其琴声。歌时众皆鼓掌,余,自信歌皆为余,汝辈勿与也。余,此时为乐所醉,所患者疑其为梦,醒后见居停为余治饭,此则毫无乐趣矣。都拉及周利亚皆歌,余乐初不少减。后此众散,余尤乐,而赤髯者亦去。先生被酒已沾醉,余隐谢种葡萄之地,谢制酒之葡萄,谢造酒之酤人,乃有此着。先生醉卧车中,余则以马近都拉,都拉以手抚余马,称赏者再。有时领巾为风所掀,余则引而即之胸际。此时虽吉迫亦知大事已成,不复与余作难,转与余合,为自全之地。周利亚语余曰:“君且转马至吾车旁,吾尚有言奉渎,未审足下能拓其片晌之间隙近我否?”余闻言而惭,即勒马近周利亚。周利亚微语余曰:“都拉后日即到吾家,足下欲来者,即径到吾家。彼翁与吾父好客也。”余闻言,知周利亚之为此言,明明为余撮合,即于马背求天降福于周利亚。周利亚告余住居所在,余立置之脑球中,求平安之地。为辞谢周利亚曰:“密斯以萍水之交,佳惠朋友至是,此恩铭之心腑。”周利亚曰:“语止于此,请左旋其马近都拉,吾不更误尔矣。”余果如言勒其马。都拉出身车外,近余作密语。余在马上紧勒其缰近轮际,轮转磨马股,竟脱其皮。及还马后,主人大言,宜以三先令医马。余悦,以为此三先令购得一日之乐,为数戋也。惟今日程途忽近,而时光转匆促,俄顷之间,已抵家矣。既至,余师酒微醒,命余入小坐,余领诺。于是众稍进面包,饮少酒。都拉

亦在座，娇羞之状，中人欲醉。余久坐几忘告别，迨先生鼾声作，余私计当行矣，遂与都拉为别，稍一握手，觉归时芗泽犹在把握之间。凡一日中所言所行事，余温之皆数百遍。迨睡，觉此一颗未曾阅历之脑球，竟若不胜其乐。明日晨起，决计必求婚于都拉，以定此生之忧乐，勿使延误时光，以生不然之病。惟此一日思念从违，计苟诺我者，则纷围香阵，立即余前，弗诺者衾冷霜寒，将仍受无穷苦恼。于是往复焦思，几于不能交睫。明日计定，勿论都拉允否，务在必言。遂盛服赴周利亚家。既至门外，迟回不敢遽款其扉。至已叩后，复自咎叩之逾速，却复退却，以为语而不答者，终身隳矣。顾虽如是，然亦未行，仍鹄候门外。时密司忒美尔斯出，而吾意本不欲此老之与吾事，幸其女周利亚在，余悦，以为得此足矣。侍者引余登楼，周利亚及都拉咸起迎。周利亚方抄琴谱，都拉方作画。读吾书者，知都拉何画，所画即余奉赠之花球，都拉即以生花为彼蓝本。人生得意之事，有过于此耶？周利亚见余至，即作谦词曰："简赉先生，老父乃不在此为主人翁，非礼也。"周利亚与余语可五分钟，即置笔告辞而下。周利亚既去，余自念此语或明日发耶？都拉仍作画，自言曰："昨日君马瘏矣。路遥马力自困。"余此时即转念曰：此语仍今日发之。仍漫对曰："路遥，一路初无休息之晷刻。"都拉曰："长日弗刍乎？"余此时复自念此语必以明日发之为当，复应之曰："秣矣。惟马苦而我乐，马即得刍，亦初无乐。"余此时已坐，心焦如焚，二胫则如僵，为状窘甚。都拉仍低头着色，语余曰："汝言近我而乐，顾有时吾观

汝神思，有我如无我也。”余闻言得间矣，自计此语必发之今日。余语未已，都拉忽言曰：“汝坐于密司克忒旁（即指红衣之女），心中何尝有我。实则汝长在吾旁，亦何乐之有？大概汝亦姑言之耳。汝行事固自由，苟特意者，行之可也。”复指狗曰：“吉迫黠物，汝前汝前。”余此时心昏意乱，不知所为，见女引手招吉迫，即双抱其手，并拊其肩，与之长言，滔滔无已时。大概谓中心蓄深切之爱，无君者必立死，又言顶礼名姝，如礼天使。而吉迫者若败人意，乃狂嗥不已。而都拉垂首大颤，失声而哭。余此时词锋尤锐厉，言曰：“果汝立置吾死者，但出一言，吾即毕命。吾生无都拉者，即谓之无命，屏除此命，有同摧枯。且自第一次逢君，无时无地，在在思君，皆足致我狂易。天下情爱，上自古人，下及来者，讵无其人；然以我身与其间，直空古人而轶来者，皆无足与我比并也。”余方作痫语，而吉迫亦发狂嗥。此时与吉迫势不两立，余愈即，而吉迫愈怒。后此及都拉同坐于温榻，彼此默无声响。吉迫则卧于都拉裙上，欲睡未睡之间，仍微微张目向余。余此时身体灵魂两不附属，盖都拉已允余以婚约矣。余二人自信自此日起，必以成婚为归宿地矣。犹记都拉言：“尔我虽私定约，仍须以老父一言为断。”然余极乐之时，焉察事变之所至，力秘此消息，勿令司本路知之。当日自信以我求婿其家，初非劣品，亦何恤者。议定后，都拉即呼周利亚入座。周利亚见状无他言，但与余二人道喜，且言曰：“吾必为尔二人之良友。”后此约都拉指心，制戒指，意以蓝宝石，作无忘我花朵镶其上。既至首饰铺中，而铺中人且

翻花谱且笑，为价极涨。余不敢少议其增减。此时得意已极，自谓平地置身霄汉，见人咸加怜惜，谓汝辈蠢蠢如虫豸，长日泥涂，安能及我者。长日中恒及都拉携手坐小亭，就树阴，见瓦雀啾啾作声，自觉伦敦之瓦雀较诸他处为佳。犹忆定议甫一礼拜，竟与都拉大哄，都拉即作书缄戒指还余。余见得，即搔其发，怒言曰："已矣。"迨晚复悔，夜中奔就周利亚，乞其缓颊。少须，周利亚与都拉同至，一见抱哭，此哄遂罢，甜蜜如初。遂商议后此通书，均由周利亚邮置，且约每日必有一笺。余回想此时情状，愚极而亦乐极，追溯一生，但有此时最足哂人，亦最为温柔之日。

第三十四章

余既定婚，不能不作书白安尼司，长书中叙述乐趣，尤盛称都拉之美丽而贤淑，且乞安尼司宽恕坚信余，勿以空中楼阁讥余。然作书未竟时，忽尔如见安尼司立于余前，自少小与余和洽，偶有弗适之事，且下泪加以箴言。书至此，似不能更书。又自念天下安有两全，惟愿得都拉后，能与安尼司同居，则两全矣。至司蒂尔福司事，余未敢言，但云："鸦墨斯有奇事，令人怏怏，爱密柳逃矣。吾之所以怏怏，其中大有窒碍之事，系诸鄙人之身，未敢质言奉白也。"书去后，复书立至。余读其书，如面其人，如闻其声，似余平日受其

温婉之训辞，余几不能加以赞语。当余赴周利亚家时，忒老特尔司凡数至寻余。余行后，壁各德常居吾家。壁各德告吾友，谓媪身为大卫之保氏，于是忒老特尔司亦礼重壁各德，虽不得余，仍与壁各德长谈不已。此语均余归后壁各德语余者。余知长谈之故，其故悉皆为余。壁各德每与人称余，恒为长篇文字，汩汩无已时。壁各德又语余忒老特尔司坚约以时晤我。而吾居停以壁各德在此，凡为余所应为之事，皆斥不为，意必壁各德行后，始应余役；且以书与余，书中言曰："吾有何事不能侍君，且吾身曾为人母，当日亦称便家。惟吾心至恨奸谗之人，与无因而冒进者。"惟都不斥言壁各德，但曰："吾为此冠，何人宜戴者，即属其人，无待指斥其人之实。"又言："奸谗人为死夫持服者，尤可恶。"于此语下加一巨划。又言："世有少年人，甘为奸谗人所愚，则亦听之受罔。彼事，他人又何与者，惟媪断不能与其人共处。故预告君，今兹且不能为君执役，必待复其故状，则我之执役亦将如故。"后此居停见壁各德不行，则置梗于梯级之上，以跌壁各德，令彼下蹶，以成废疾。余明知之，顾不敢与置辩，但容忍度此时日。届时忒老特尔司至，一临门，即曰："考伯菲而，尔佳乎？"余曰："尔来大佳事。尔凡数来，吾不得见，乃负负万状。惟吾事集，不能侍尔。"忒老特尔司曰："我知之，惟尔之人居伦敦耳。"余愕然曰："此何言？"忒老特尔司曰："幸恕我。所云其人，即密司都也。"余漫应之。忒老特尔司曰："吾之人则乡居，姊妹十人。以理论之，则吾事亦稍简，不如尔忙。"余曰："汝安能久忍不复晤面？"忒老特尔司

曰:“此非吾愿,顾无术也。”余曰:“此亦纪实之言。惟吾至佩君镇定之力,滋弗逮也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此胡言镇定。惟吾所契者,或果有镇定,以吾较之弱耳。须知此女若自忘其己事,但照料其骨肉,日汲汲若不足。”余曰:“彼嫡长乎?”友曰:“非也。彼长姊亦佳丽。”余曰:“然耶?”友曰:“良不及吾苏飞?”余曰:“苏飞之序在几?得毋季耶?”友曰:“其稚妹二人,一九岁,一十岁,尚苏飞授之以书。”余曰:“然则苏飞次耳。”友曰:“否,次名莎拉。莎拉患脑病,医言必岁余始愈。病中亦苏飞侍之。苏飞之序在四。”余曰:“其母无恙乎?”友曰:“在也。其人亦有摅略,惟所居地湫湿,与其躯忤,因之瘫废不能起。”余骇曰:“媪如是病耶?”友曰:“事固非幸,然其家尚井井,有苏飞在也。苏飞之居家,实以姊妹之行,执母之分。”余闻言则钦佩其人,又悦吾友之忠厚,未尝轻诋一人。余语及密考伯,友曰:“良佳,今已不与同居。”余曰:“何也?”友微语曰:“今彼改姓为茅铁麦矣。亦债家敦逼,不得已而为此。今兹出行,必以晚,亦必加以眼镜。前此为房主所逼,尽货其家具,吾悯其穷,则为之签名假资于人。此事之成,彼得自苏飞数日之久,未几而债主又叩其门。此节吾乃不能更处,则别赁一区,至于今日。茅铁麦一家,外间竟无人知其居处。尚有一语,幸勿见哂,即前此示君之小圆桌及花盆架,亦为债家籍去矣。”余怒曰:“此债家亦太忍,胡为籍及同舍之生!”友曰:“此何术者,惟今日言此,非复怨恶斯人,语此者亦实有所为。当时债主之籍吾物,吾乃无钱足以自赎,而债主苟知吾意将赎,必故涨其值,

如何可堪！幸此物尚未售人，吾昨见于托登罕。吾不敢造问，彼人苟识我者，而价亦骤涨。今吾具得小钱，意请君保氏为我一行，吾在远遥指其意，请保氏与卖者议值。”余闻吾友语至郑重，则匿笑不可止，因曰：“胡不三人同行。惟吾告尔，后此密考伯更托尔名告贷者，汝将弗堪。”友曰：“吾亦念及于此，匪但后此无以为继，而亦不足以对苏飞。第一次代假之资，已代偿矣。果密考伯有钱亦不负人，顾乃无之。惟吾为之假第二次，其期亦垂及。密考伯矢言必不见负，此语或可信乎？”余闻言，乃不能答，但漫应之。余遂入告壁各德。吾友闻壁各德许可，防物落人手，引裾趣行。余至肆前，见吾友在远远指示，壁各德与肆人商略，其状乃至可哂。壁各德论价不中且行，而吾友焦悚不可耐。幸肆人见壁各德行，则复延入许可。吾见忒老特尔司大悦，如得至宝。既成议，吾友与壁各德为礼，谢不已，且云：“尚有花盆之架，尚欲得之。此桌吾不能动，请彼送归吾寓，若花盆之架，则轻而易举。于是壁各德复为购，一议立决。忒老特尔司复大悦。众咸归寓。壁各德则时时流盼，余则立而俟之。归时已黄昏。既上楼级，妨有物为梗，顾乃无有。及登，忽闻人声，余更愕然，与壁各德相视无语。推门而入。读吾书者，为想屋中人谁耶？则吾祖姨及迭克耳。祖姨坐于行箧之上，膝上有小猫，手茗欲饮，迭克则立于大风筝之后，行李堆叠无数。余曰：“大母何来？”于是抱而亲吻，复与迭克执手为礼。居停则趋走治茗，为状甚恭，言曰：“吾知密司忒考伯菲而归时，为乐必无穷。”壁各德见吾姨氏大惧，隐于吾后。

祖姨曰:“汝无恙?”余曰:“璧各德,汝犹忆吾祖姨乎?”祖姨曰:“孺子,汝勿以野人之名称之,彼已嫁易姓,汝胡不称以彼夫之姓。”复曰:“汝今不姓巴耶?其下尚有何字?”璧各德则恭谨为礼,称曰:“马丹,吾姓巴格司。”祖姨曰:“此方为人姓,其声甚洪。巴格司,汝无恙乎?”璧各德见祖姨色善,则又鞠躬曰:“谢马丹存问。”祖姨曰:“吾及尔皆老矣。但晤一面,见时殊匆匆,且值幸事。”复谓余曰:“拖老忒,尔为我瀹茗。”余奉茗上祖姨曰:“大母何由踞箱而坐,为势弗安。”祖姨曰:“吾今坐吾家产之上,于心尚惬。”因以目视吾居停曰:“马丹可以出矣。”居停曰:“马丹尚需茶乎?”祖姨曰:“足矣。”居停曰:“当更取牛油,或熟两鸡子,或腌肉,咸备。”复面余曰:“客尚有何事,足令我为马丹效劳者?”祖姨曰:“谢居停惠顾,吾自能摒挡。”居停但笑以示其和婉,又倾首如呻,有时搓手恭待驱使,若无路足以自效者,且笑且呻,且搓其手,徐徐而出。祖姨语迭克曰:“汝曾否忆及我与尔言,见金钱而拜者?”迭克愕然,徐曰:“忆之。”祖姨曰:“若此居停者是尔。巴格司为我伺茶,以一瓯予老身。”余与祖姨处久,知今日之来必有重要之事。祖姨疑我不之知,则时时以目属我,虽外状岸然,而神情间颇有惶恐意。余念安得开罪老人,抑与都拉定约,靳不之告,老人怒而切责耶?然知此老果有事如不欲言者,终不言,吾不敢冒昧而尝试之。因近坐其旁抚其猫,或凝望笼鸟,撩之使鸣,用示安详之状,而心中殊戚戚,不审所措。而迭克立大风筝之后,以眼目及其指头示意,余益弗安。祖姨饮茗既,以巾拭其唇吻,起而整衣,言

曰:“拖老忒。”此时壁各德知祖姨有言,已起避之,祖姨止之曰:“巴格司,汝勿行。”呼余曰:“拖老忒,汝迩来能坚定,不作依人自活之想否?”余曰:“似已几及此诣。”祖姨曰:“汝能用心乎?”余曰:“可。”祖姨曰:“汝既能用心,胡以此夕乃不能料及吾坐此行囊之上?”余摇首。祖姨曰:“吾家毁矣,所有者尽在于此,吾亲爱之人亦知之否?”余闻言大惊,似举家之人并入洪水之中,尽丧其命,震撼亦不过此,颜色顿变。祖姨以手拊余肩曰:“吾亲爱之拖老忒,吾家果毁矣!此事迭克知之。举凡吾家之所有,并在此屋之中,其余则所居三椽之屋而已。吾留嘉耐在彼,用备赁人。巴格司,尔为我迭克觅得下榻地,过此一夕。若老身者,则即此楼心略息,可以勿另赁宅。尔今草草备之,至于明日,更作图维。”祖姨遂以首枕吾肩而哭,且曰:“我老何忧,所忧汝耳。”吾祖姨者,生平无泪,少须即已,衎衎言曰:“无论老少男女,凡处逆境,当挺其胆力往迎之,决不能陷身其中,即尔皇惑无主。拖老忒,尔我须以力胜此逆境,始为得也。”

第三十五章

余骤闻噩耗,思想皆滞,一身有同麻木。及神定,即为迭克送至壁各德寓中老渔所卧之空榻。迭克颇悦。后此余引迭克观新寓,迭克亦不以为隘。而吾居停则至不悦,曰:

“彼间狭隘，至无容猫之地，何为居之？”迨迭克既相宅，即曰：“容猫无所，容膝有之。”余乃欲探迭克以祖姨毁家之状，迭克谢不之知，吾亦料迭克不能审祖姨事也。但言曰：“前夕尔祖姨语我曰：‘迭克，吾家毁矣。’吾愕然曰：‘确乎？’尔祖姨即赞我有识。吾悦。后此遂及于是，余事则不之知。”迭克语语如作谑语，张目哆口，为意至得。余曰：“迭克，汝乃不知毁家为何事也，故冲夷无忤于心。毁家者，即无钱而被饥冻之谓。”余语出，迭克颜色立变，泪落如绠，大张其目视余。余大悔恨，以为迭克混沌未凿，吾何为凿之。此时欲使复其故态，力乃弗逮。后此方知迭克闻毁家而不忧者，固以吾祖姨氏及我皆具轶类超群之能，即处逆境，一举手已复其故，故不之恐。此时问余曰：“吾尤有隐忧，向日之条陈，尚未脱稿，奈何？”余曰：“然。今日第一义，幸勿露其忧虞之色，令老人知之。”迭克曰：“然，然。果吾忧形于色，尔即引我归于乐地。”顾虽如是，然欲盖弥泄，此黄昏中常以目视吾祖姨，似侍病人，代为烦扰者。迭克亦知己忧之重，然尚力制其头颅勿动，但动其目，厥状已尽为人觉。彼视吾祖姨外，更视则面包矣。祖姨授彼以物，迭克乘余不见，则力藏其面包于囊中。余思其用意，必谓贫后即需此面包为食耳。吾祖姨则不动声色，与壁各德相处良欢，惟禁我不呼壁各德，呼巴格司，误犯辄怒。祖姨第一次至时，汲汲以为不可一日居此，今兹则不然。余拓己榻卧吾姨氏，己则移宿外寝。姨氏则移榻近窗，备火发时易于逃避。晚餐既罢，余为祖姨调酒。祖姨曰：“止。”余曰：“夜常如此，何为止也？”祖

姨曰:“但得爱而已足。”余曰:“藏酿固多,大母非平时需酒耶?”祖姨曰:“留酒为有病时用,今兹弗能暴殄天物,仍予我以爱而可尔。”迭克闻言以为奇穷,而祖姨仍岌然山立。余不得已出沽爱而。时夜已深,壁各德引迭克至其寓,余送之门。迭克背风筝,垂首叹惋而去。余归时,祖姨方徘徊于楼心。余为调爱而,切焦面包,上之祖姨。姨氏加睡帽,振其裙幅,以足向火,既饮爱而,言曰:“孺子,此酒非涩。”余未之信。祖姨则已知之,言曰:“孺子,果能常得爱而者,已为吾生之福,汝何不信之有。”余曰:“孺子得此已足。”祖姨曰:“吾亦何为不足。”余曰:“大母饮良酝久,胡能下侪孺子。”祖姨曰:“此誓言也。”语后仍饮爱而,至有滋味,复言曰:“拖老忒,吾性不嗜新人,尔之巴格司吾良重之。”余曰:“大母之赐我此言,较赐百金为多。”祖姨曰:“世事多奇变,以此好女,胡乃姓此劣姓。吾意宁姓加格森,当不姓此。”余曰:“安知彼即喜悦此姓。顾受姓自古,不复能易,非其罪也。”祖姨曰:“罪固不在彼,惟闻之滋怒。幸彼姓巴格司矣,可云彼之幸事。拖老忒,吾见巴格司甚善尔。”余曰:“其人善人也。”祖姨曰:“彼言钱多,欲以赐我,汝思其人之愚智如何者!”语至此泪复雨下,言曰:“巴格司之为人奇极矣! 吾第一次见彼,即知其奇,惟其善乃不可及。”语时欲哭,则伪笑以拭其泪;自后遂不哭,乃进焦面包及酒,琐琐与余语曰:“拖老忒,是间事,我尽审之。适巴格司告我以尔事,我乃不审年少女郎,胡乃愦愦。与其如是,若以头颅碎之于石,其愚亦不过如是耳。”余叹曰:“伤哉爱密柳也!”祖姨曰:“是何可伤,

一已遗毒其亲属，罪宁可道。我亦闻汝有意中人矣，真儿戏哉！”余二颊皆绛，言曰：“孺子之爱都拉，良非儿戏，实发自灵魂之中。”祖姨曰：“都拉美乎？”余曰：“其美乃非人所料。”祖姨曰：“愚哉！愚哉！”余曰：“大母恕我，孺子实未尝愚。”余前此行事，愚智都不之辨，今闻祖姨言，则自省其愚智，神思不觉为之一振。祖姨曰：“汝未阅历也。”余但述祖姨之言，未阅历耶。祖姨曰：“汝静听之，吾非斥此女之劣，惟以理度之，均蠢蠢者，又乌知人间之有爱。在尔以为成婚后剖果而食，亦如小儿分甘而已。拖老忒，吾言中乎？”祖姨语时如恒状，不怒而怜。余曰：“孺子固寡阅历，亦自知之，凡所行所言，均愚者所为，非复聪慧。惟二人之爱，发之由衷，非伪饰也。脱都拉不爱孺子，而别有所爱，及孺子迁之他人，不爱都拉，则真愚妄者尔。”祖姨摇首而笑曰：“此尤真愚之言。前此亦有人语情话如尔之恳恳，吾思其人，即思尔母。故人之以情话动人者，特陷人之臼窠。天下非本之至诚者，安可言爱。”余曰：“大母幸勿疑我及都拉，都拉之诚，人焉能及。”祖姨曰：“此语尤愚。汝两少无猜，不审世界变动，人情鬼谲。两梦方酣，吾安能为晨钟之觉。然以恒状言之，凡无知无识之成言，往往不践。须知定约及于成婚，其间当历许多变故，人安能料。”读吾书者，须知此等语警之情痴，必坚不能入，然余信祖姨，决知言之非谬，则深谢其惠爱，并曰：“大母罢矣，幸就寝。”余与祖姨道晚安，姨遂就榻。余寝外间，心绪潮涌，自念身果穷，先生何由重余。余与都拉定约时，初不料家道中变如是之迅，今但能语之都拉，果

辞婚者，听辞可也。复念在此习律，不名一钱，岁月悠悠，何能自废，法当得钱以养祖姨。顾百计乃无所得。已而复念后此衣敝莫易，复不能购时新之物以遗都拉；更念当时以骏马随油壁之车，豪侈作野游，今又安得复者。周思之，忽大惧，谓片晌之思维，均为私利，初未计及祖姨，负恩背义，莫此为至，因之心绪复炽。尽夜辗转，一无所得。既睡，则贫穷之梦，一一潮生。梦已一身褴褛，就市叫卖取灯，路上竟遇都拉；复梦以破衣赴庙鞫，先生斥言不应以此敝服，败其仪观；更梦问司婚之官，乞成婚之执照，而先生同辈，极力斥我，弗允，婚乃弗成。余既焦思，而祖姨亦复不寐，余每醒，辄闻老人拖睡履行于屋中，可一二次，出余外厢，挺立如鬼。余大震，几起坐。祖姨曰："汝视天上何光？得毋礼拜寺火发耶？此风迅烈，能否引火爇吾楼居？"余曰："无之。"又醒，则又见吾祖姨坐吾床沿，言曰："伤哉孺子，伤哉孺子！"余闻言益咎内心，自恨不为祖姨位置，乃自安于燕私，心迹深可诛钼，因之愈形忐忑。是夜似长于往夕，竟无朝旭之望。迟明，余首疾发晕，不能起。时邻居有冷水澡室，余将往浴之，以清余神，乃起着衣，而壁各德已夙至。余曰："吾祖姨尚寝，起时为我侍之。"余既浴立愈，神息亦爽，能思矣。第一义思往告先生：今将舍此弗习，能否于一千磅割为畀余？匆匆中即少进糗糒，即至庙中，与先生商略。至时尚早，寂然无人。可半句钟，而夙起之书记始以钥匙至，启关。余入，坐余故处，视阳光，思都拉，以待先生之至。先生既临，言曰："考伯菲而，汝能早起，今晨气殊不恶。"余曰：

"然。今有事将告之吾师,能容纳否?"先生曰:"可,且进吾室。"余入。先生遂衣律师之衣,对镜徘徊。余曰:"孺子有言,其状甚惭,吾闻祖姨家有不得意事。"先生曰:"病耶?"余曰:"非病,惟丧失其资,似不能自活。"先生惊曰:"此何如事,令人扼腕。"余曰:"姨氏至此不能自聊,吾意欲求先生可否……"复曰:"吾意殊不敢望全璧……能否以学律之事勾销,以余镑见还。"余言时,读吾书者当知失着已甚。大类求人充配余于远地,百年不见都拉者。先生愕曰:"尔欲毁约乎?"余曰:"初意原不如是,惟山穷水尽,图得一啖饭地,故萌此想。若不自图,既不能日进一钱,尚须累及姨氏。孺子之心,胡忍者。吾亦非患后来之永永困顿,意示先生以更来之日,惟目前萧索,则断无出险时矣。"先生曰:"难哉!是间成例初无毁约之条,且事从尔始,后来将有尤效之人,顾……"余谓言顾字,意有转圜破格之言,即拜谢曰:"先生恩我至矣。"先生曰:"尔勿如是,吾意盖云尚有同伴之人,决事不能自由。"余知兹事败矣,然仍不如是遽止,即复言曰:"为先生梗者,即密司忒约金司。孺子意自往求之,如何者?"先生摇首曰:"不可,汝安知吾伙伴之心迹。尔苟如是进言,彼决不汝允。此人执守成法,苟肆分外之求,万不能得。汝讵不知其人耶?汝讵不知其人耶?"余实则未之知,觉不如先生所言,但知约金司家居孟太古,晚至而早归,亦无人以公事就之商略者。此间有楼居,为其休息之地,初不偶动笔墨,公案之上叠有数纸,纸色深黄,可二十年不易矣。余闻言复曰:"与密司忒约金司无效耶?今且问能否许孺子一往面

之？”先生曰：“见何妨者。惟我与彼处久，深审其人，尔必一面其人，尽尔可也。”余思先生既许我，我且一往试之，即坐而久伺。已而约金司至，余登楼谒其人。彼见余大异，言曰：“考伯非而，汝前。”余进而隅坐，以告先生述示其人。读吾书者，当知约金司非能噬人者，盖和平温裕，六十以外之老人，惟好闻鼻烟，人云此老非鼻烟将不能生，其生藉烟以持之耳。约金司闻言，即曰：“汝告先生乎？”余曰：“告之，先生言防密司忒不之许。”约金司曰：“尔先生言我弗允耶？”余曰：“然，先生防密司忒以为不然。”约金司似有所患，即曰：“考伯非而，兹事我不能助若矣。是中有故，此金存之银行，不能予取予携，幸恕坚执可也。”语已羞极，少斯复进。余曰：“然则兹事弗成矣？”约金司曰：“然，我不能允尔。”言后即迅出。少须又入，以目视门曰：“或司本路不允尔也。”余曰：“密司忒司本路言，果彼一人为主者，或无不允之理。”约金司曰：“即彼见允，成事亦难。我固与银行中有成约也。”言已即逃，至于三日弗至。余仍候先生，少间以约金司语告之曰：“果先生为主者，或可与之商略，冀得成功。”司本路曰：“考伯非而，尔之言此，尚未悉约金司意指也。此人苟以语与之商榷，为计左矣。汝谓其人忠实易动，而人之陷其覆中者，匪汝一人。汝今勿再与言矣。”余见此二人交推互诿，不知谁为中梗之人。今且勿论是谁之过，然欲恢复此一千镑之金，为事滋难，余遂叹息而归。道中筹维此事，思为久计，忽闻有马车辚辚，直随吾后，既至予前立止。余视之，车中出纤手引余，则安尼司笑容可掬。余曰：“安尼司姊氏，

吾安有福于是间见姊也。”安尼司曰:“此语确乎?”余曰:“日来渴思老姊,正有无穷之事,将与姊氏商之。一晤面已生其畅遂,果吾有术士之冠,可以立时见尔(见《天方夜谭》),吾愿始慰。”安尼司曰:“此言果出之诚款否?”余意安尼司谓余已定聘,故有是言,即答曰:“在势不能不先都拉。”安尼司大笑曰:“胡得不先都拉!”余曰:“第二人即尔矣。今姊安往?”安尼司曰:“闻君祖母在是,故欲一见。”是日天气佳,安尼司遂下车,与余同步,余以资遣其车。余觉安尼司之在余旁,一时困苦之心立释,如有所恃。方祖姨未来之先,曾以短简示安尼司,其书乃约如钞票,书中但言毁家,不居度佛尔矣,然尚健,毋须念。安尼司年来与吾姨甚洽,故来候之。安尼司又言此来非复一人,老父与尤利亚亦同莅此。余曰:“尤利亚今为股东矣,其心至可诛。”安尼司曰:“此遭有事至伦敦,吾特乘便与之同行。汝亦知吾之此来尚有两事,一则省君姨氏,一则老父与此人同行,吾心至弗释。”余曰:“尤利亚仍以鬼蜮之术,抑制老父乎?”安尼司曰:“吾家非复故观,彼家人均迁居吾室矣。”余愕然。安尼司曰:“确也。密司忒喜迫(即尤利亚)及其母咸戾,喜迫即居尔之故居。”余闻言深愿此獠在是中时作噩梦,不能终居而徙也。安尼司曰:“吾今尚居前此之小屋,即退閒室之复室,尔第一次所履,尔尚忆之耶?”余曰:“耿耿在心,何为弗忆。第一次见尔出时,佩钥匙无数者是也。”安尼司曰:“当时之状,何乐如之!”余曰:“然。”安尼司曰:“吾虽居彼,有时不能不追陪密昔司喜迫,而意则欲独坐,顾乃弗能。实则欲斥其非,亦无所斥,惟见

时盛称其子，实亦为母之分使然，无复深怪。彼子之事母，亦可云非忤。”语时余观安尼司颜色如故，知尚未悉尤利亚之诡谋。“惟有不满意事，自彼母子一临，而吾父子之情遂间，一尤利亚在内，竟不能时时熨贴吾父。吾思彼人果有不善之意，而区区恶念，亦不足敌我父子之天性。”语时亦颇有戒心，而娇柔之状亦稍变易。忽又问余曰：“阿姨胡以毁家？可密告我。”余曰：“姨氏乃未明知，吾亦莫敢质问。”此时余与握手，而安尼司颤不能已。余入时，见祖姨独坐，有怒色。以祖姨此时与居停哄矣。祖姨闻居停酒臭扑人，知盗吾酒，亦不恤其患颠痫之疾，则直指之曰：“尔盗吾酒，无事时不当入室！”居停大怒曰：“汝之言足以致讼！”顾乃不敢竟讼。时壁各德方引迭克出游。祖姨见安尼司则大乐，怒气立释。安尼司去冠近祖姨之侧深谈。余觉安尼司之在吾家，直类骨肉团聚矣。祖姨始述毁家之状，余亦述向司本路退约还钱事，语之祖姨。祖姨曰：“汝误矣。然心则可佳，孺子，吾爱尔至矣。”复曰：“拖老忒、安尼司，汝二人都在，吾将述吾苦况矣。”余见安尼司颜色惨白，静听祖姨之言。祖姨以手抚膝上之猫，目视安尼司，语曰：“吾略有积蓄，均自手理，顾属无多，尚足自活。且年来节省，以子金增入母金，微觉充裕。后听律师之言，移此母金，用受质物，而滋息亦多，迨本息既归，尤当浚其生路。而前此之律师，今乃不如其故，其人即尔父也。于是遂自加摅略，置此资本于外国，而逐年均无佳兆。矿也，银行也，无一不亏。至银行一倒，吾资悉在是间，于是一家毁矣。今事既至是，言之愈增恶劣。”安尼

司至此，颜色少平，即曰："密斯拖老忒乌得，语尽于是乎？"祖姨曰："然。吾更有余资者，则尚有文字，今资尽矣，故语亦尽此。"余见安尼司忽惊忽定，余揣其意，殆防祖姨之资为乃翁所败，故忧，既审其非，故少安耳。祖姨曰："安尼司，汝固聪慧之人，拖老忒，汝亦不弱，惟有时不能尽满人意。今尔二人咸在，当为我谋一自立之地。吾宅每年可赁七十镑，此着尚足恃，舍此无复进款。迭克者，一年足值一百镑，惟足供一身之用，而世间能识其人者我耳，故亦不能推引于人。安尼司，试思之，吾与拖老忒二人经年所入者仅此，下此胡足自活？"余曰："大母，吾必独出营生，以养老人。"祖姨曰："汝兵耶？或舵工耶？此语吾不欲闻，法当仍为庙鞫之律师。汝当知所行事，须称门才。"余方欲告祖姨以不更为此，安尼司忽曰："汝赁此楼，为期如何？"祖姨曰："更六阅月，满矣。第一次赁居者死于是，实则似此居停六人，赁者决死其五。今且勿亟，吾尚有余资，尽六月，更谋之。迭克即左近为觅一下榻地足矣。"余思祖姨居此，长日与居停哄阋，亦非佳事，因告祖姨以别迁为良。祖姨曰："尔勿患，果此媪仍絮絮无已时，吾将痛惩，令彼终身无敢暴挺。"安尼司曰："拖老忒乌得，吾不审汝迩来能少拓其余闲否？"余曰："四句钟后，九句钟前，都无事，若言暇晷，正复有余。"安尼司即至余前微语曰："典签记室之事，汝厌渎乎？"余曰："吾胡恤其劬。"安尼司曰："司托朗博士今退居于伦敦，迩来以书与吾父索记室。吾思君为博士高足，得君，较之他人不为美耶！"余曰："亲爱之安尼司，吾无汝者，莫成一事。吾恒言

汝为吾之美安琪儿也。”安尼司笑曰：“一安琪儿足矣！（指都拉）”遂复庄语曰：“博士家公事，但需早晚，此二时汝适空旷。”余闻言大悦，以为得钱固乐，又获与恩师同处，则尤有味。即立作书上先生自荐，约以明日十点钟造师面陈。师所居地，即在司蒂尔福司家左右。作书后，即立付邮者。安尼司者，无论临莅何地，所遇若皆有陈迹存焉。余寓书后，见祖姨所携之鸟笼已悬之空处，余所踞之巨榻已移置窗下，如别墅中，位置陈设，乃一如祖姨未迁时景状，物物咸适其所，此均安尼司调度井井，无第二人矣。祖姨之至伦敦，固不类前此之厌渎，然烟雾迷漫，终不自适，常言百凡之物，其上咸加以椒屑，至今日之归，椒末一空，无复纤翳。往日壁各德亦节节修整，顾乃无绪，且忙迫，一经安尼司调遣，阒然无声，而物物咸已得所。此时忽闻叩门声，安尼司色动，即曰：“老父至矣。”余启关，则老人外杂一尤利亚。余数年不见密司忒威克非而，固知霜鬓已华，不复前状，顾一见仍愕然如不辨认。盖余之惊愕，非惊其老，亦非愕其纵酒，盖老人手颤固其恒状，亦不足惊，且衣服修整，状态温文，似无可愕。顾能令予愕者，乃大类为尤利亚奴厮，一一听其驱策。余之蕴怒，竟不可言传。譬如猝见一猴，以绳引人而弄，其可骇处，亦不外此。然威克非而亦自知状，则愧不可仰，乃未久即复其故。安尼司前语其父曰：“密斯拖老忒乌得在此，拖老忒乌得（即大卫）亦在此，父与二人久不把晤矣。”威克非而遂与祖姨接手，其与余接手尤亲稔。方大众接手时，而尤利亚作一种狞笑，余见之，安尼司亦见之，肃然

作敛避状。吾祖姨者,声色不动。果有人能审吾祖姨之色,而悉其衷藏,则余将服其真能望色者矣。即如此次,吾祖姨屹然端坐,乃如石壁,斗然语威克非而曰:"密司忒威克非而,适吾与女公子言,吾自收回己资,别营生业,不敢属汝者,以汝迩来行事,乃老耄,不类前此英果。吾今三人方商略生路,微得机绪,计安尼司助汝者,较尔高且百倍。"尤利亚忽耸肩进曰:"容我不才妄进一语。密斯拖老忒乌得所言滋当,果密斯威克非而与吾同伙,吾意乃至惬(指安尼司)。"祖姨曰:"汝亦股东矣,足矣。汝迩来佳乎?"语语均凌厉。尤利亚鞠躬曰:"佳。老人迩来亦康健如恒状。"复面余曰:"密司忒考伯非而,汝亦大佳。虽尔处此境地,吾亦甚愿与君相见。君处艰屯,凡为君友者,均为君戚戚。须知天下人之通塞,初不在钱。"因与余接手甚恭,复曰:"君见我二人合谋为律师,果非谬乎?试观密司忒威克非而精神日健旺,虽年事多而风神未改。惟卑微之人忽尔升迁,此足异也。其他则密斯安尼司美逾往昔。"语至此,手足躯干皆动。吾祖姨目注其人,似大怒曰:"其人痫发乎,乃筋掣不可止!"尤利亚曰:"万死,万死。密斯拖老忒乌得迩来丧资弗宁,见而悖我乎?"祖姨尤怒曰:"竖子无状,乃被妄肆其语!汝果为鳣者,且伏诸地;果为人者,当靖其态度。似此丑态,乃类蛇虺,吾安能无悖。"尤利亚见斥,颜色都变。祖姨狞目时时欲动其手扑之,尤利亚大震,引吾于屋隅,言曰:"密斯拖老忒乌得人佳而性暴,吾第一次为书记,即被其申斥,固已尝其滋味矣。今家事一丧,怒且日增。惟今日来意初无他谬,果

使可以助君者，无不效力。”密司忒威克非而闻尤利亚言，即语余曰：“尤利亚·喜迫助吾甚有果力，适所言，吾滋韪其议。汝当知吾平时固厚尔，而尤利亚所言尤中吾心，甚欲少效微劳于君家。”尤利亚大悦，言曰：“密司忒威克非而信我至笃，即吾自信亦足尽我所能，佐其晚节。”密司忒威克非而曰：“尤利亚诚吾臂助，自彼与吾合伙，吾责日见其轻。”余闻言，知此等语均尤利亚逼令威克非而言之，以实其前此之侈语。余见尤利亚心满志得，时时目余。安尼司忽曰：“老父且勿即行，吾少须及拖老忒乌得与父同步。”余见威克非而已斜睨尤利亚颜色，取进止。尤利亚知状，即先言曰：“吾尚有他事宜行，不尔亦甚愿同归。”遂鞠躬曰：“密斯安尼司行再相见。”又与余道别，作伧父之笑，斜施而去。尤利亚去后，吾辈复谈往事，至一句钟之久。威克非而见尤利亚去后，与其女同坐，乐乃不翅，一身似脱系而渐轻逸，微露笑悦。余述前事，颇有忆及之处，言曰：“今日同坐深谈，大类当日之侨寓吾家，然时光逝矣。”此数语发时，正赖安尼司坐其父侧，用助其气，始有此昂藏之言。于是五人同饭。饭罢，安尼司仍坐其父侧，为之斟酒。酒量亦锐减，尽安尼司所授之而饮，不复求索。天晚，威克非而少卧，安尼司为之理枕，伺其左。余微觉安尼司似有泪痕。迨老人静卧，安尼司遂与余谈都拉事。余极称都拉，安尼司静听无言语。沉肃和婉之容，余觉闺秀中至为贵重者，莫如安尼司矣。

第三十六章

明日，余起澡身后，即赴博士家。今日之行，一力崇俭，屏前此豪华之思，一归朴啬。其所急急欲图者，以余落漠时祖姨振我，今姨氏毁家，正余图报之秋，敢不自尽其力。且非力争上流，则都拉亦无归余之日。盖吾与都拉之中间，似有千章臃肿之树，蓊郁亘于吾前，非力斧之，不足与斯人相见。于是疾行，似于兹事亦复有济者。余以行路趣，未及十句钟，已至其地。复思时既未至，宜且徘徊。而司蒂尔福司即密迩，余登小阜，冀内窥其室。见罗莎不冠独行于门外草地之上，而怒目左右盼，如觅人为仇。及至先生家，则旧宅而新修者。先生仍如前状，衣囊中叠稿满之。余久立，先生仍不之见。余则默随先生，冀先生见余。已而先生猛回其首，视余可数分钟，如不相识；实则先生别有所思也。忽尔大笑，抱余二手言曰：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，汝长成矣！汝佳乎？吾见汝乐矣。噫，考伯菲而，汝乃长进，汝真……"余即问曰："先生无恙？师母无恙？"先生曰："吾佳，安尼亦佳。安尼见汝，乐且无艺。汝当知安尼素爱汝也。昨日来书已示安尼，安尼言平日爱尔甚切。汝尚忆雅克乎？"余曰："忆之。"先生曰："彼亦平善。"余曰："归自印度矣？"先生曰："然。彼间瘴乡，初不能耐。汝还忆密昔司马克罕乎？"余自

念此老军人耳，胡得不忆。因亦对曰："忆之。"先生曰："密昔司马克罕自雅克之行，长日忧郁，恒虞其病，吾故招之使归。今日余以资购得一事，令彼职之，彼任事亦良帖。余知雅克之所好，必事寡而钱多，不尔彼不能甘也。"余亦不更言他事。先生竟以手拊吾肩，与余言曰：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，昨日之议，于我良便，亦良慰。惟尔之干才，过于小就耳。尔在此用功时，大足出人头地，可为者孔多，不应区区为我理此笔砚。尔今不在法律上立其基桢，后此干云直上，正使人不可扪捉；而尤年少有摅略，乃伴及驽朽，为寂寞寡欢之事，宁非可惜。"余曰："今虽有所业，以贫之故，不能不兼收而并蓄。"先生曰："吾亦知尔出止之涂辙，初不在此。顾余家区区七十镑，于汝胡益者？"余曰："孺子家资年可七十镑，今又得七十镑，于吾岁入倍矣，尚何鄙夷之有。"先生曰："伤哉孺子！斯言令人酸哽。惟此间虽名七十镑，而此外尚有所给，良不止此数。"余曰："先生之恩，铭佩五中，乃敢更有所冀。"先生曰："勿然。"余曰："孺子之佐先生，但在早晚。先生能知孺子之请，留其庙鞫之时，则受惠尤无艺极。"先生曰："此何足言。而此二时正适吾事，今议定矣。"余曰："诺。惟先生所命事，或且能助先生编纂字典，则于心尤洽。"先生大悦，拊吾背曰："命孺子者，即是事也。自吾退休后，著书颇神速。"于是议以明日受事，每日晨起，用功二句钟，晚中亦然，礼拜六及礼拜日咸安息。余觉此役轻松极矣。先生遂引余谒师母。入时，安尼方为先生拂拭书卷。此役舍安尼外，先生不令第二人为之。今日知余至，故迟其晨餐之晷

刻候余。既入,遂饭。余甫坐,见有一人骑马入门,系马于墙上铁镮中,入于餐房,手尚执鞭,则雅克也。余观其人,自印度归,阅历初无进步。余年少图功,一见此辈,知其蹉跎日月为非少矣。先生引雅克指余曰:"此为考伯菲而。"雅克与余接手,微带傲嫚之气,似轻余贫者。先生曰:"雅克饭乎?"雅克以背就榻,仰面他顾而言曰:"我不审胡以不嗜饭,见饭辄唠。"先生曰:"汝外间得新闻乎?"雅克曰:"未也。报中言北鄙之民方闹荒,实则饿夫随地而有,何足哄者!"先生变色,即乱以他语曰:"然则无新闻矣。古人言曰:凡名新闻,均非佳消息。"雅克曰:"报中言长有一家,为人图害而死者。此等图财害命事夥矣,吾何为涉目。"余见雅克凡事皆不屑意,似时髦风尚使然者。又言曰:"今日来问安尼往观剧乎?闻此剧场子弟,尽此一日演之,尚有能歌之人。吾意必延安尼观之。"先生即问安尼曰:"汝往耶?以理卜之,汝固宜往。"师母曰:"吾志恋家,不复嗜此。"语时似不视雅克,但向余问讯安尼司,言曰:"我甚欲一面其人,不审彼今日能来与否?"语时有娇饰之容,意似不属我,姑以此语塞责者。余乃不审先生胡乃愦愦不之觉,然而先生忠愿,果不之觉,絮絮趣其同行,且趣雅克宵来共饭,与安尼同载。雅克语已自行,然上马甚慵惰如病状。余明日至时,询昨夕安尼有无同行,顾已辞之矣,盖与先生同访安尼司。余自受事后至忙,五点即兴,归时已近十点。忙碌如是,自计吾为事勤敏,其得都拉亦愈坚稳。惟贫穷之况,初未语及都拉。闻都拉数日后将复至周利亚家,待其至时,余将语之以实。书中但言吾有

极长之语，晤时恣意一谈。余此时妆饰之品，一屏不用，即前制之鲜衣，亦复鬻人，谓此时劳其筋力之时，宁用此衣。然在极苦中，尚思兼图他事。乃往问忒老特尔司更觅一事任之。时吾友居好尔崩街赁小屋，余行时乃与迭克俱。迭克见祖姨家败，余长日劳顿如牛马，彼一事不为，自以为愧，故亦欲得一事，余因与同行。迭克以殷忧故，乃不能更为条陈，偶一动笔，而却而司第一已奔赴笔端。余防其风病斗发，伪许以能得钱，或足已彼之病。余未行时，先以书予忒老特尔司求事。回书则万端慰余，言得间者必见助。余至时，见吾友方旁午作书。彼既见花盆之架及小圆几，则兴致鼓舞，治事益力。既与迭克晤面，即欢洽无间。余来意即问以前此商略报馆之事，言曰："前此古人得名之故，多在议院中，闻人绪论，作为文章，登之报阑，为后此出山之地。今将何法效古人为之?"吾友曰："欲为此业，当先学急就书，方能走笔成文。然此字之难成，非数年不收其效。"吾友言此，殆止余勿更仿效。余此时斧柯在手，正恨此蓊郁当途之树，将一一铲刈，一达于都拉之寝室。因答之曰："但得足下一言，吾明日即发轫矣。"吾友大惊，顾虽惊，尚未审吾坚定之力。余告吾友曰："吾明日将购一书，其中专究急就书之法。幸庙中无事，即用彼此互诘之言，用以习练吾事。嗟夫吾友，吾必造其峰极始止。"吾友张目视余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乃不料尔坚定如是也。"余自审己亦莫料，彼焉能料，非时穷势逼，吾岂为之哉！复问吾友曰："迭克亦皇皇觅事，汝能为之援引否?"迭克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试为觅打鼓吹箫

之役,或别有所事,可得啖饭地者。”余思迭克之心怆矣,此风汉谓箫鼓果能得钱者,彼亦将甘心为之。余且悲且笑,而吾友尚庄肃与迭克言曰:“吾闻尔能书。考伯非而不尝语我乎?”余曰:“书法佳绝。”吾友曰:“吾为若觅钞胥,于尔何如?”迭克不敢自主,即谓余曰:“拖老忒乌得为我决之。”余思果其人搀入却而司第一者如何,乃摇首示以不可,言曰:“吾友乃有是病。”因述作书辄入却而司事。方余语时,迭克攒眉缩项,以拇指纳入口中吮之,用以待命。吾友久乃言曰:“吾书抄也,非著也。彼著书涉幻想,若临纸而抄,何患有此。然当试之,能则当,不当则别图之。”余闻言许之,乃与吾友耳语,告以但令书之,吾自与以钱,即不当亦无碍。迭克闻余耳语,则探首作窃听状。于是迭克逐日抄书。余告以但抄本书,勿羼入却而司第一事,果及却而司第一者,当自书之条陈中,勿污及人纸,请祖姨温之。后此祖姨告余,前数日迭克方临池作数字后,即别趣条陈中,往返极劳碌;后此罢甚,寻亦大悟,谓条陈当以暇日治之,今且为此,而成效已著。至于下礼拜六,已得十先令六辨士。祖姨止之,不令更书。迭克得钱则大喜,谓一身为世界中有用之人物,语余曰:“拖老忒,此不馁矣,我将养彼(指祖姨)。”伸其十指,似一指中有一银行也。余是日自忒老特尔司家得密考伯书曰:“吾亲爱之考伯非而,吾机倪已大至矣。吾自离京畿,至外省,为人司笔札,悉其家众同行。此行吾发际之灰,麾斥净矣。惟此别尽足不见,即见亦不审何年。惟患难之交,不能已已于心。果于吾首涂之前一夕,君能与君友忒

老特尔司同莅吾寓小饮，则感激故人，至于万状。尔永永……最亲爱……之威而根司·密考伯，顿首。”余觉密考伯亦有生趣矣。忒老特尔司加以小笺，言密考伯延饮即为今夕。余即往邀忒老特尔司同至密考伯改名之寓居处。屋小如舟，双孪生儿骈卧于小榻中，而大儿及女久不之见。儿可十二三岁，尚跳踊为儿恒状，其女亦如之。密考伯告余其母稚时亦正类彼。密考伯见余二人言曰:“良友同来，恕我将行，治具草草，或不吾罪。”余见行装已束，顾乃无多。余伸贺，以为此行必得佳兆。密昔司谓余曰:“君平日关怀吾家，感且无极。吾外氏言我此行有类流配，然吾身为人妻，复为人母，万难舍我夫子，听彼远行。”语时方目忒老特尔司，而吾友即鞠躬称可。密昔司曰:“此行多接生人。吾夫亦以行状告吾外氏，乃靳不一答，大致此举又不为外氏所欲，故咸不理。然吾礼当尽，矧已嫁夫，则夫言即吾命令，乌能恋恋。即使父母咸在，亦决行也。”余曰:“密昔司言然，于礼为当。”既而向密考伯曰:“君此行安适?”密考伯曰:“赴坎忒白雷。实告君，吾今为尤利亚书记矣。”余大愕。密考伯曰:“此事之成，功在我妻。彼不令吾登报耶?一登报而喜迫为吾故交，即加延致。为价非巨，而吾得之已非易矣。吾知当输忠于彼，悉吾所长，为彼效之。吾平日于法律之学，亦颇窥涉。”语时，为小密考伯斗哄中断其语，时断时续。后此密昔司言曰:“吾今日所未安者，密考伯此遭图食，位置非高，入手为此，恐难置身通显。实则法律之事，吾夫为之殊合，笔墨既高，词令复善，以公道言，当直跻于贵显。君试思天下

承审之员及大理院主司，安有出身书记者。”密考伯曰：“此远图也，何复急虑。”密昔司曰：“是何言！汝一身潦倒，即安于小就，无复远图。吾愿吾夫悉一生之才，造于峰极，始无负所学，并无负一家。”密考伯伪为咳嗽，勉进一杯，以目视坐客，默不更言。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密昔司，天下人欲为大理院司法之员，基础实肇自学生。”密昔司曰：“果吾密考伯能进而学律，将必司法大臣之望。”忒老特尔司即曰：“可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吾夫既不从学生入手，遂不陟高位，吾亦无怪于时相。且我巾帼中人，未知世事。惟吾父生时，恒言密考伯脑中储有法律，吾思密考伯果从法律中入手，后此初未可量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亲爱之人！凡人时运安能逆料，果使吾后来能戴假发为问官者，”即自摩其秃顶曰：“吾已留此位置，待假发矣。人每以秃顶为恨，吾则至爱此秃顶，储我律师之阶级。考伯非而听之，吾力今兹不及，吾子后来必纳之教会之中。吾审吾子才，必能光其祖宗。”余此时方沉思尤利亚事，闻密考伯言，乃漫应之。密考伯曰：“吾子有洪大之音，吾意将命之为歌童。坎忒白雷为大主教所居地，后此寓彼数年，浸有权力，吾子即可于是中发迹矣。”小密考伯闻其父赞其能，则大声而歌，歌《啄木鸟曲》。曲终余称赏其音，于是复谈他事。然余之家事，尚未语密考伯也，遂一一诉其衷曲。密考伯曰：“然则彼此皆穷人，法当相怜。”迨饭罢，余语忒老特尔司曰：“今密考伯全家尽出，礼当举酒为贺，祝其一帆风利也。”余乃斟满其杯酌之，并与接手，又至密昔司坐处亲吻，以志今日之盛会。忒老特尔司则但饮寿杯，不敢与密昔

司亲吻。已而密考伯起立，叉手于腰际言曰:“吾亲爱之考伯菲而,尔为我贫贱之交,至忒老特尔司则为爱敬之友。二君听之,二君种种盛意,今吾当代表吾妻吾子女之谢忱，谢二君惠爱。今将远行,与生人共处，今不得不为临别之言，为知己道。吾此行不知如何,综言之，决不以惰慢取辱,为朋友羞。前此蹇涩不堪,故蒙羞携得一物,即眼镜也。又伪托异姓，殊不足对我先烈。今蒙羞之事涤矣，迨及礼拜一下午四句钟,吾姓名又为密考伯矣。尚有一事,尤当于此时言之。密司忒忒老特尔司二次于吾濒危之时,援我以手:第一次限期至，吾不能还，吾友代我还之;第二次为期尚未至。”因出片纸自视曰:“第一次可二十三镑四先令九辨士有半,第二次则十八镑六先令二辨士,合此两次，综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辨士有半。考伯菲而,汝为我核之,当否?”余核既,言曰:“无误。”密考伯曰:“此去若仍负良友者,吾生将为羞惭所压而死矣。今日具得一据，上之吾友忒老特尔司藏之。此券具,吾债尽复,可昂头步武于人前。”语后出此债券付之忒老特尔司。余以为债券者,即见钱也,即忒老特尔司亦以为然,既乃觉其无用。密考伯自付债券,铮铮然自以为脱,及送余下楼,胸次挺然，如无系累之人。余又与珍重叙别后遂行。送忒老特尔司归寓后，始归。道中自思密考伯屡濒艰险,均未向余告贷,果彼见问，吾安从却。大抵其不欲言者,殆当日余曾小赁其寓,主客之辨,不即孟浪向我也。

第三十七章

余努力治事，可一礼拜矣。心绪既坚，气力逾壮，乃不觉疲，即行道亦不趦趄。心中自念吾力趋于正，或至彼岸，立意无论何事，必致吾力，无须留余。一日忽立意茹素以崇俭，自念当为刍食之兽，以供养都拉，逾表余爱彼之诚。然都拉乃未知吾家之毁。闻下礼拜六都拉将复至周利亚家，周利亚预以书来，言："黄昏时老父赴俱乐部，视吾窗置鸟笼，示吾父已行，汝至吾家可也。"余此时寓居中，部署已定。迭克长日抄书，一无讹舛。居停种种暴厉，吾祖姨以一震之威平之，乃戢尾不复肆其狙诈。祖姨一日取其梗路之筒掷之窗外，且自至梯级检察。居停大骇，乃鼠伏不敢复动，言我祖姨风瘌发也。祖姨闻言，即以风病慑之，偶知居停将至，则高耸其冠，作狞厉形。居停即潜伏扉后，不复更出。祖姨生平好洁，故此两小屋汛扫一无纤尘，较诸当时充裕时尚为严整。且入余积物之室，粪除净尽，为易衣燕息之所，又为余购新榻，待余之恩，百凡熨贴。回念吾母果在，亦不能恩过祖姨也。壁各德以祖姨允彼为余司衣物之事，则大悦逾分。而祖姨尤时时称述其美善，摅诚以待，契合日益无间。顾不日且谋归。是日适为礼拜六，余将赴周利亚家，即为壁各德动身之日。祖姨曰："巴格司行再相见，尔须珍卫。

吾初念乃不期汝一告行，能令老身念汝也。”余直送壁各德至车上，目送其行。临行壁各德大哭，嘱言苟见老渔，当慰藉之。顾老渔别后，乃一无声兆足闻。壁各德曰：“吾亲爱之大卫，汝果须钱者，或学期一满，须钱为自立地，必当问我。”余自念此时情状，势在不能不贷，但应曰：“果有需者，必当问汝。”壁各德悦曰：“汝告尔之安琪儿，吾甚欲一见，虽数分钟足也。尔夫妇成礼时，亦必告我。我定来助尔，但迩时或屏我勿听前耳。”余曰：“百事皆需壁各德，不属他人。”壁各德愈悦，车行后尚有笑容。余送行后至庙中，事竣，匆匆赴周利亚家。至时老人沾醉偃卧，尚未出行，窗间亦无鸟笼为信物。余乃久候于楼下，自祝此老至俱乐部晚，会中人当重罚之，始称吾意。已而老人匆匆行，都拉自悬鸟笼于帘际，且临窗下望。及见余，即下楼迎余。少须盈盈出户，吉迫随之，吉迫见他狗尚狂吠不已。于是三人同进(并狗言之)。既至退闲室，余与都拉复聚，乃狂喜无伦。顾余偶出一言，而一场乐事都归乌有矣。余问曰：“都拉，汝能否以无尽爱情注一乞儿身上？”都拉以为天下乞丐皆黄面而断腿，扶以木杖，既闻余言，即张目视余曰：“汝何言？何为移吾爱情授之乞丐？”余曰：“吾亲爱之都拉，吾即其人也。”都拉执余手扑之曰：“汝狂言，乃以良家子为行丐者。更言当嗾吉迫咬汝。”一种娇憨之态，令人爱不能忍。顾余贫况确也，则不能不向玉人言之，于是正色言曰：“都拉吾之性命，听之，汝之大卫为毁家之大卫矣！”都拉摇首曰：“汝敢戏我者，我定纵我吉迫噬汝。”余仍正色不言。都拉见而始怪，颤声

而哭。余大焦惶，即长跽榻上，摩肩与言曰："汝勿更哭，哭者吾心碎矣。"顾虽如是，都拉且哭且呻，不能语，呼曰："周利亚安在？汝且少避。"余仍再三抚之，乃少定，视余尚有余恐。已而徐徐倒余怀中，余力抱而告之曰："今兹已贫，不能不告。果吾欺心匿不以告，则为负卿。惟此身失卿不娶，则直同死灰，无复生气矣。卿苟不患贫，则吾年力皆壮，亦不之惧。今已力图自立，事事加以努力。实告卿，自得之面包，较之先代留遗之盛席，为味甘也。都拉听之，吾倾吐吾隐，汝心如何者？"都拉曰："此心尽尔据之，惟再勿为危言以震我。"余曰："吾何为震汝？"都拉力抱余颈曰："汝再勿言贫，言努力，此语均所厌闻。"余复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自得之面包……"都拉曰："知之，知之，勿再言！此吉迫每日必得羊肉一小方，无则立死。"余见都拉娇憨如此，心为之醉，即曰："勿恐，吉迫羊肉不能缺也。"余言后此成家，当和谐共度日月，居吾祖姨于楼，吾二人则居楼下，娓娓论家庭之乐。都拉心旷神怡。余曰："都拉，汝今不畏我矣？"都拉曰："不畏矣。惟祖姨何如人，得毋喋喋日为老媪语？"都拉之娇痴近人，余心爱恋已极。惟托以成家之责，又似非力所胜。但一涉及油盐，而都拉毛发都耸，此可虑也。已而都拉无言，掀吉迫双耳为戏弄状。余思更以语试之，言曰："都拉，吾尚有言，汝能纳否？"都拉曰："但不言前此之言均可。"余曰："吾甜蜜之心，汝何惧者。吾不过欲使尔知治家之难。"都拉曰："汝言固正，我闻滋惧奈何？"余曰："无伤也。凡人但能竖立其足，尽使人间百苦均足以尝。"都拉曰："吾乃无力奈

何？”问吉迫曰：“吉迫，我有是力耶？”推吉迫与余曰：“汝与之亲吻，勿为喋喋。”乃抱吉迫近余口，令亲吉迫之鼻。余不忍拒，乃如其言。既亲以后，都拉贡其百媚媚余，余飘飘然竟忘其所欲言者。迨一回思，则又忆及，复曰：“都拉，吾尚有言。”都拉合十于胸拜余，请余勿言苦况。余思此即酷吏，亦不能施其辣手矣，因曰：“都拉，吾不更为危悚之言。惟有时当自思后此身嫁穷人，何以为地？”语至此，都拉复作娇痴，依依乞我勿作是言。余笑曰：“是何足惊。汝苟思及此，当细观老父之部署家政，稍习司其出纳。”都拉闻言即应声哭。余曰：“此艺殊有用。吾明日赠尔以烹调之经，汝能时时翻阅与否？以我二人之前途，险巇万状，须我二人平之。都拉听之，尔我二人非与世局力战，不能自全，故求尔先壮其胆力。果有梗道之物，吾二人即起而铲除之。”余语及豪爽时，竟忘所言之烈。吾美人震慑极矣，遂曰：“周利亚安在？汝行，汝行！”几几欲晕。余自念我杀彼美矣。即水喷其面，复自掣其发，怨艾不已。且自咎一身为无情之动物，且跽且求其恕，并请举头视我，竟翻周利亚针线之盒，取花露之瓶，乃妄取针函，拔而近都拉之鼻，针落满怀，急起拾之。而吉迫狂嗥，余则以拳作势止之。方纷扰间，周利亚入，力抱都拉斥曰：“谁为之者？”余哭曰：“我也。”周利亚初以余二人争也，既而都拉徐醒，抱周利亚以手指余曰：“彼为可怜之苦力。”且哭且出金钱助我。周利亚方知都拉之晕乃仅为此。周利亚者，吾良友也，作简语问余，复面都拉曰：“彼非苦力。”盖都拉之谓苦力者，以余将为引车负重之夫。及稍静，都拉去

而整发,周利亚掣铃呼茶。余再三称谢周利亚,言万万不敢忘君大义,且言适欲都拉留意治家,一言立晕。周利亚曰:“夫妇之所立情也。果使有情,居团焦煖也;果使无情,即高踞皇居冷也。”余曰:“密斯言然。天下安有第二人悉君言中之意。”周利亚垂首他顾微言曰:“果使但有一人如君 解 事,则天下无第二恨人矣。”余知言误,即谢曰:“吾所言者专指男子而言。”续问周利亚曰:“吾欲使都拉知司家之道,能否道以微言?”周利亚凝思久之,言曰:“密司忒考伯菲而,吾当质言告君,以都拉此种人,告以司家之道,直飘风过耳也。吾亲爱之都拉为天真之女子,灵莹通敏如仙人,其莅人间为寻乐来耳。若会计之事,殊格格莫入。果能使知者亦佳事,然而难矣。”语次累摇其首。余曰:“君为都拉起见,当为都拉地。可否以君之热心精力,徐徐引以人事,不审良友能助余否?”周利亚许诺。余曰:“吾先寄君以烹调之书,能乘间予都拉,勿令震越失次,可乎?”周利亚诺,但不自任其成。少须都拉娇稚可怜,余复思此等玉人,安可烦以家事。彼复亲我,且令吉迫作人立;狗不可,都拉则以茗壶熨其鼻。余见其人真娇憨如画,自觉形秽,妄偶仙人,直无量罪过矣。饮茗既,都拉取琴为法国小讴。余欲行时,周利亚似问余以明日侵晨时。余又忘顾忌,复冲口言曰:“吾已誓言自立,日以五句钟起。”都拉闻言不审能否疑余为人司更,然一言是言,歌琴俱止。余与道别,而心中尚忆余言,别时尚曰:“尔后此勿以五句钟起,此大贻人笑柄。”余曰:“吾亲爱之人,吾事集,不能不尔。”都拉曰:“治事何为?何为治事?”余自度

已无言，但曰："人生求活，不能舍此勿治。"都拉曰："是言大可哂。"余曰："不治奈何得生？"都拉曰："无论之可也。"语时自以为无论二字，已足自生，心安理得，无他说矣。语后与余接吻为礼。余亦不复深辨，即使荡我家资至于百万，亦断不以酸质之言，丧其天趣。自是以后，余爱都拉愈深，至于悉其心神专注都拉身上，而治事之勤，亦不以都拉之故而中辍也。状似纳生铁于炉令红，乘其热度未退，悉力锤之。

第三十八章

余所云学习急就之书，一时未尝去手。此亦一生铁，不令之冷，力加锤炼。如此恒性，至于自服不已。余购得急就之帖学之，若不计日月，长日加意，一点一画，彼此调换，皆有深意。至于小圜之用，好乃无穷，如蝇股之微，少易其处，全神悉谬。余悉其字母，其奇骇之状直如入埃及胡神之庙，靡所不有。其尤难者，则假借之字，如蛛网之细，加以细画，即用为希冀二字之义，其画流星状，则用无益二字之义。余力记此字，则又忘其字母，更理字母，则又忘其假借之义。如是用功，苟非有冀望继其后，其苦较死尤酷。幸余有都拉亘吾心，为势足以自豪。吾心乃如孤舟迎大风，而都拉则铁锚也，镇之可以令我勿动。而急就书之难，以之为比大类丑树之瘿，愈老当愈斫之。于是者可四五阅月，欲就庙鞫中应

验，乃举笔欲颤，而言者已卒，余书仍无成。余又问计于忒老特尔司，彼言吾后此徐徐言之，尔徐徐书之。语时略停，候尔着笔。余大感荷。后此每自庙鞫归家，吾友必至吾家，伪为议员状，余则随其出话而书之。余祖姨为枢府大臣坐听，迭克为反对党，忒老特尔司为政治家，衎衎辩论。余从旁急钞其言，至于十二点钟始止。于是久之，余竟能随忒老特尔司所言而书。顾草率成文，翻复读之，乃同茶箱中之中国字，无一识者。自知为字生之故，则又宛转辨认。在他人固灰心矣，余则鞭心入里，复加考求，进步绝慢，余意必欲令一目即了，如读常书，不欲迟钝以自疑误。顾虽如是，而庙鞫之役及吾师家编纂之事，均应候无误，大类引车之马，无宁日也。一日余赴庙鞫中，见先生司本路色变而坐语。余审先生有首疾，则亦不即而问。余进而道晨安，先生不答，但曰："汝随吾前咖啡肆。"余果随先生，心中莫审为何事，然颇疑都拉事发。既入肆，至一密室，则迦茵赫然在也。余与为礼。迦茵但出一指尖，神宇岸然如凶神。司本路闭其扉命坐，已则立于炉次，言曰："密斯麦得斯东，以尔皮箧中物示考伯菲而。"余见彼皮箧即钢脆能作异声者。出一书示余，即余手迹示都拉者，为最近之书。司本路曰："考伯菲而，此尔书乎？"余怒极曰："然。"此时迦茵又出盈束之书，司本路曰："是皆尔书乎？"余自迦茵手中夺取其书，其上恒书"至爱之都拉"，"至爱之安琪儿"，则点首自承不讳，仍以书还司本路。司本路曰："此物吾乃弗受。密斯麦得斯东，以吾情示考伯菲而。"迦茵凝坐，以目视火，言曰："吾心疑密斯

司本路及密司忒考伯非而久矣。第一次晤面，即觉其异，乃不知人心之诡变至此。”司本路曰：“马丹，请尔勿作丑语，但言实事足矣。”迦茵怏怏，复摇首曰：“既欲我论实事，则简要言之。吾疑二人之踪迹久矣，顾不得其据，故亦不告先生。我盖知身为人父，苟无证据，何由相信。后此吾弟续娶，吾归后，而密斯司本路亦适其女友家归，吾见女公子神采乃愈离，而吾之防闲亦愈密。而卒无实证，但觉女公子之友何由逐日有书。吾以为女公子与周利亚为友，实先生许可之人，即数寓书，亦不为梗。及昨日为我得实据矣。昨夕晚茗后，见小狗口衔一纸跳跃，吾问女公子曰：‘都拉，狗口何物者，毋乃类一小函？’女公子即探其囊，大呼逐狗，欲就而夺之。我则力止，自请取之。”余闻言，知此祸又此贼肇矣。迦茵曰：“女公子见事迹呈露，则与我接吻，及馈遗吾物，吾均弗许。吾方追狗，狗匿于榻下，吾以火杵驱之始出。方吾取纸，狗力咬，竟悬起狗身于空际。吾既得此书，即斥女公子必尚有他书，逼而出之。女公子大惧，即和盘俱出，即彼人手中所执者。”语至此已，力合其铁函，弩唇而坐，其状殆类首可断身不可屈者。司本路曰：“适密斯所言，汝已闻之，今尚何言者？”余喑不能呻，心目中似睹都拉痛哭，至于竟夜，又类见迦茵身在其旁严拷其人，而都拉痛哭求哀，作百种悲凉之状。此时悲愤交迸，欲强支精力与司本路语，乃不可得。久久言曰：“我固无语，咎尽在我，都拉……”司本路止余曰：“请勿言是名，但称密斯司本路可也。”余不忍呼，但曰：“我劝其如是，今亦甚悔。”司本路曰：“罪固在尔，尔此事

行之非正。我请客于家，勿论其十九也，九十也，均以上客目之，乃客负我厚意，于名誉大损。考伯非而亦知之乎？”余曰：“此事乃非所料，然敬爱女公子之心，出于真诚。”司本路曰：“请尔勿在老夫前斥言爱敬吾女。”余曰：“果前此开罪，能否许我自新之路，以续前欢？”司本路立而目余曰：“续前欢耶？密司忒考伯非而，汝之年鬓与吾女亦届宜婚之期乎？汝亦当知令彼背我不告，则为伤师门父子之情。及曾否思及吾女门第如何，后来奁具产业之巨，汝足承受之否？”余曰：“吾固未思及此，惟与女公子亦已自述其世家，女公子许可，已定婚约矣。”司本路以手互击曰：“请尔勿言是约。”此时迦茵干笑不已，余不之顾，言曰：“吾当时定约时，家况原不如是，盖定婚在先，毁家在后。今家既毁，吾方极力自振，非一身能立，誓不成礼。先生能否允我成立以后，再议？幸吾年犹幼，尚可努力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尔所言均无着。惟云年幼，当也，惟其年幼，所以愚极。今幸勿愚，即此为止。此数封书为尔所书，将归焚之。即吾女之报书亦请与我，我自焚之。后此尔我二人舍在公堂相见外，他处决不晤面，即前事亦可勿论。密司忒考伯非而，汝非无识之人，今日之决，非明决者莫至也。”余思此事即止于是，固不能计，若云此为明决者，而吾之爱情较此程度为高，我爱都拉，都拉爱我，岂遽止于是！愿对司本路言则不如此，但曰：“如是果决，我不能应命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尔既不如是，我将训迪吾女，与尔断绝。”迦茵作态微叹曰：“先生与彼言无益，在理仍语都拉为佳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可，吾当如法

治之。”余置书于几上。司本路曰：“考伯非而，汝不将此书归耶？”余曰：“否，吾书与女公子，乃得之迦茵之手初不之屑。”司本路曰：“以我还汝可乎？”余鞠躬曰：“亦不之受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可。”此后均无声。余甚犹夷其行止，已乃望望向门外行。既近门次，司本路复呼余曰：“汝当知吾非无产之人，吾女为吾至亲，汝知之乎？”余曰：“吾之与女公子立约，初非为图产而来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吾意亦不为此。果图财而来者，尚有宗旨，今正恐并此而无，但同儿戏。今但问汝，我有余资留贻吾女，汝亦知之乎？”余曰：“先生之产固已知之。”司本路曰：“既已知之，而身在庙中，应常见种种离婚之事，生无穷轇轕。”余曰：“知之。”司本路曰：“吾为吾女留后此之地步，汝今懵然以儿戏了之，于心安忍。吾后此力管吾女，不令其妄近无识少年，以贻终身之悔。”司本路言至决绝。余自计，讵以是舍都拉耶？司本路复言假我一礼拜，令自思之，以待报命，且令询之有阅历之人。余思勿论区区一礼拜之迅，即一年者，余亦安能遽断。今亦仅能仓卒许之，抽身而出，至于公所，以手扶头而思，似觉地震，恨吉迫无已。又思飞身至都拉家，近视其状。于是复作书，置于司本路座上，请勿责备其女，谓公女直同名花，斥之使花萎矣；又言果以力遏抑都拉者，则直为魔王鬼伯，非人也。司本路得书视之无言。至于会散，始言曰：“吾女之事，幸足下勿忧。吾已告彼，此事直儿戏，令忘之可也。彼为吾爱女，自有爱心，君外人，勿劳顾虑。汝若坚执前议者，吾但能送吾女于外国，想彼迫人必不至是。至迦茵者，吾甚感其人，后此吾亦不令

更苦吾女。考伯菲而，老夫劝汝力忘前事可矣。”余归后仍作书与都拉曰：“尔父嘱吾忘汝，万事俱忘，尔思能忘汝否？”复以书与周利亚，请于今夕相见，果尊甫不出者，吾将潜至君厨下，与君相见。吾今兹脑筋乱矣，苟不得人扶掖，且立仆。后写：“垂狂之考伯菲而顿首。”书竟自取而视，则自疑为密考伯所书者。迨晚遂至周利亚家，徘徊不敢入，后此女佣招手，引入厨次。余一见周利亚，厥状如狂，悟后亦不审其作何状。然都拉已有书告周利亚，言大局已坏，请立至其家。周利亚防开罪司本路，未之敢行，故余始能把晤。周利亚洋洋作长篇语曰：“此时汝及都拉两人之间，如隔深涧，唯爱情一缕，则幻为长虹，各跨其半。须知爱中多劫，今日如是，悠悠万年，亦必如是。顾彼此有心，后此必有善果。”余闻周利亚高言，亦不足慰我中热，但乞明晨即赴都拉，示我隐衷，必努力自效，以得都拉为度。遂别。到家以是语告我祖姨，祖姨亦加谆劝，余仍怏怏归寝。明日尚迩，出门亦然。既出直诣庙鞫，以是日为礼拜六，不至博士先生家也。既入乃大异，见多人集于门外，似有所商。余前行问状，书记咸在。有一书记曰铁菲，迎而语余曰：“汝亦知奇祸乎？”余愕曰：“何也？”书记曰：“尔不知耶？”于是人人争集余前，余益愕。铁菲曰：“密司忒司本路……”余曰：“先生何状？”铁菲曰：“死矣！”余觉天地皆旋欲晕，诸人扶余至榻上开余领，以水喷余。余不知晕至何时，醒后第一语，但曰：“先生死耶？”铁菲曰：“昨日先生在城中饭，晚来自引车行。先生生平恒预遣御者，自引车归。”余曰：“如何？”铁菲曰：“空车诣门，先生

已渺，御者百觅不得先生。”余曰：“不以人追觅耶？”铁菲曰：“举家皆起，见缰绳已断。三人分索，得之一英里之外，去礼拜堂非远，一身半卧马路，半在边道，得时莫辨生死，抑或晕也。医生至，言已不可救。”余闻状莫能为言。夫以俄倾之间，人鬼殊途，此何如事耶！乃不知都拉应作何状，遂立奔至都拉家。门外已见周利亚，余入大哭吾师。顾乃未见都拉，请周利亚温慰都拉，言昨日与先生初无愤激。余之命周利亚为此，意举余姓名一醒之孝女之前。都拉悲不可状，周利亚从旁试探口吻，言能否往慰考伯菲而。都拉但哭其父，不言斥我，余心略释。约金司亦在司本路家，逾数日至庙中语铁菲，商酌久，不审何事，乃招手延余入面。约金司曰：“吾今将托二君（一铁菲）为我检司本路之箧，得有遗嘱与否。他处均无，或别有所在。幸二君为我检之。”余急欲得闻其产，且孤女命孰为保护之人，则极力为寻此一纸遗嘱，立尽发其扃。余及铁菲分具积纸为公私二项叠之，至于无扃不发，穷日之力，乃不可得。约金司曰：“无矣。司本路不知其如是，殆无遗嘱足守。”余曰：“必不如是，先生似曾为我言之。”彼二人咸目我，余曰：“即于昨日语我，言有遗嘱，有余资授其女。”二人皆摇首，铁菲曰：“兹事非佳，且足疑骇。”余曰：“讵疑虑及我乎？”铁菲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亦法律中人，彼果对尔言之，讵无其物。”余曰：“此事彼自言，非我诟彼。”铁菲曰：“果不得嘱者，则本人必未之立。”余大疑，以为必有，顾遍觅并其稿本皆无，即往来简札亦不提及。司本路竟无一钱，尚有余债。此事余怪不可止。且先生强死，至于外

债如何，曾无一觉，大抵年来庙鞫萧条，用度支绌，遂并其私蓄而尽之。铁非又语余："先生之居将鬻矣。及于还债以外，余者乃不及千镑。"此事在六礼拜以外，此六礼拜中余忐忑不可止。周利亚来书，言都拉仍如前状，哭不已。周利亚每提余名，都拉即哭其父，今家中人无他，但有二姑氏，均未嫁，居于朴忒内，兄妹终年未尝通言，状极疏落。自都拉命名时，兄妹颇争阋，因之不相往来。司本路死，二姑始来，邀都拉至朴忒内同居。都拉许可，司本路既葬遂行。余亦不能径至朴忒内，然常至左近望瞭。先是周利亚与之同行，周利亚且为之作笔记，常以寄余。余因指其日记数则示之读吾书者。礼拜一，都拉悲甚，且首疾，时赞吉迫毛丰而滑，已而复忆及其亡父，则大哭。礼拜二日，都拉身弱而心悸，颜色惨白，乃愈增其美。是日余及都拉携吉迫出游，吉迫自车厢中望见清道之人，则狂嗥不止。都拉微哂。礼拜三日，都拉较前二日为愈，余讴以媚之，都拉弗乐，转因而悲，独坐室中而泣，余则谆勉之以古语，顾不能解。礼拜四日，都拉弥健，夜中神采愈旺，颜色已微红。徐徐举大卫·考伯菲而名语之，都拉复悲，自承其不孝。余又极力慰勉，遂同行出户吸取天气。余又提大卫名，都拉复哭，且晕，即于酒肆中得酒醒之。礼拜五日，是日微有事矣。时有一人自后户入诸厨次，言为补履者，向厨者索履而修，厨者报言无有，补履者必欲厨者入问主人。厨者既入，而补履者盗吉迫去。都拉愈悲，以书至捕房令觅其狗。补履者高鼻而长腹，四觅卒不可得。都拉哭不可止，坚慰亦无动。午后有童子来言知狗所

在，当酬一镑，更问之，秘不吾告。都拉果与一镑，以厨者随之行，至于一空室中，吉迫缚于案下。吉迫归，都拉乐，且跳舞不已。余乘其得意时，复语大卫，都拉复哭言曰："此时宜专思亡亲，不宜旁及情爱。"遂抱狗且哭且睡。以上皆周利亚所遗之日记，余不见都拉，即以日记自慰。

第三十九章

祖姨见余殷忧，防余成病，乃命余至度佛尔相旧居，观其楼居如何，且与赁客易约，为久赁计。佳耐易佣于司托朗博士家，长日与余相见。当彼在吾姨氏家时，固不欲嫁人，已而背约，将嫁一引港者，乃不成议。其所以弗成，亦非守约，殆其人弗合，致于毁约。此时祖姨命余至故居，余思便道往面安尼司，遂在博士家乞假三日。博士尚命余展其期，余不可，必以三日，至庙鞫中事日减少，余可以不时至。实告读吾书者，庙鞫生涯日如潮落，一归约金司之手，乃愈萧条。余今日已易隶其人，为彼治事，长日但见此老以鼻烟自遣。私自叹息：吾姨千镑之金自是渺矣。时庙鞫中律师多恶习，以不得资之故，乃以人四向招徕如逻骑，诸律师各以人出。庙中专司，以婚约及遗嘱二事为大宗，得利亦夥，此二宗为群律师狙劫之必力者，因之逻骑四布。每见服缁之人及羞涩自藏，则皆以为必有遗嘱及婚约事，拦街提客而

人。逻骑初不识我，余成禽者可二次。至于律师之前，皆羞赧不可耐。而逻骑以争人之故，至于殴打，于是庙之左近，凡见面目青肿带创者，咸辨为律师家逻侦也。尤有寡妇，为彼一见，几至背负入庙，大呼律师之高明旷世也。此习一开，至今尤有存者。余尚忆一日行过庙前，突出一人，如饿虎扑余，附耳言曰："汝欲婚照乎？"余竭力屏之始脱。诸如此类，吾书盖横出语他事矣。今当叙吾祖姨故居，相之殊无恙，尤有一事，足以告慰祖姨者，此赁客亦恶驴，其癖与祖姨正同。余与赁客议竟，明日即赴坎忒白雷。时又冬初，西风振衣，人意高爽。至坎忒白雷时，景物如故，店肆咸如前状，主人亦无改。余忆读书是间，为时已久，胡乃一如故状；既而思之，己身亦未尝有变，何怪物象。已而至威克菲而家，见尤利亚所居窗，而密考伯方伏而作书，甚忙，一身衣黑，在此小屋中颇巍然有仪观。密考伯见余大喜，惟颇羞涩，遂引余见尤利亚。余不之允，言曰："此间我熟径，可以自入。尔及于法律中趣味何如？颇称意否？"密考伯曰：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听之，律意过细密，使人无欢，即如法律中尺牍，亦不似余前此秉笔之自由，在在咸有范围。惟此等业尚，为品甚高。"既复言曰："吾今已移居尤利亚旧寓矣。尔来时，吾妻必大悦款汝。为居虽小，而甚旺相，由此可以腾达。"余曰："尤利亚待尔何如？"密考伯起而四顾，始答余曰："吾亲爱之考伯菲而，凡人穷而依人，殊非佳事。尤利亚之见待，吾审彼颇亏损其天良。"余曰："彼于银钱中颇皛啬否？"密考伯摇首，噫气不言。余此时易其辞问曰："汝见威克菲而乎？"曰："殊

不常见，其人心迹无他，惟老悖不中于时。”余曰：“彼伙伴正利其如是。”密考伯大惧，踟蹰者久，言曰：“考伯非而尚有余事，虽良友亦不敢赴诉。吾所处为责任地，至吾妻亦不敢断宣泄是间事。今日之言，固有畛域，域外恣言之，域中之秘，但能告罪于良友，幸勿罪我。”余思安能怪密考伯，即曰：“人人固有难处，我何隙于吾友。”密考伯大悦，与余接手，复言曰：“密斯威克非而令人倾倒无似。其人之貌之德，皆臻极品，吾但有五体投地而已。”余曰：“尔我所见同也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前次在尔寓中小饮，尔言意中曰都。非尔言都者，吾则曰安，无他语也。”余遂辞密考伯曰：“苟见夫人，为我问讯。”余行后，密考伯复端坐，凝神而书。余知密考伯至是时乃秘阂，不如前此之坦荡。既出门，入退闲室，乃不见人。复入安尼司所居室，则见安尼司坐而作书。余入时影动，安尼司愕然昂其首，余呼曰：“安尼司，吾久不见汝，思之成痗。”遂并坐于炉次。安尼司曰：“相别未久，思乃至是！”余曰：“吾心不审何以匆匆如无所主。且自少居，凡有政策，均尔所定。今难决之事不得尔，咸不知所谋。”安尼司曰：“何事耶？”余曰：“吾亦莫名其所以。实则坚苦勤挚，吾皆能之，顾虽如是，而心思终恶劣不宁，在势须取助于尔为倚赖，吾心始释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既欲吾助，请质言之，当实力为助。”余曰：“前此汝一至伦敦，吾心似得主，至尔行，吾复茫然。今日身至尔旁，中复宁谧。尔亦知吾家累种种，无减而增，此如何者？实则汝具何神力至此，吾乃弗觉。”安尼司垂首观火不余答。余曰：“吾所难者，昔曾对尔言之，今由是耳，且尤棘。

惟姊氏不在吾旁，吾若失导师矣。”安尼司闻言视余，出手近余。余捧而亲之，复言曰：“姊氏不在吾旁，吾已失导师。今兹之来，若获厦屋，以避风雨。”语至此，酸梗不可耐，则以手揾其泪痕。安尼司果如吾姊氏，则出安详之语慰余，余立释然。问余以别后状态，余历举以告，且曰：“姊氏，吾无术，但乞姊氏援我。”安尼司笑曰：“何待吾援，宁无他人。”余曰：“得勿言都拉耶？”安尼司曰：“然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宁不知都拉憨嬉无成人状，叩之不能出一谋，娇怯弗胜，与言治家事，即形焦悚。吾前此略与言贫，教以治家之法，震恐几成泪人。吾将何术以悟其痴？”安尼司曰：“拖老特乌得，汝仍暴烈如前状，无复顾忌。汝与是娇憨无主之人言家计，汝谋左矣。”余闻言不能答，即曰：“姊氏教我出何策，何者为上着，请姊示之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汝得毋来商与都拉相见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汝不如先以书上其两姑，语之以状。实则此事匪我所长，但觉如此摅略，较尔独忧独哭为良尔。书中须质言之，请自至姑氏家。果使有约束之言，汝当遵率，勿以约严生其暴厉；尚须求彼两姑勿拒勿挠，且请两姑微示意于都拉取进止。须宁，勿使气，勿多求。由此行之，视尔功程，自然成事。”余曰：“果使两姑炫我，而都拉复哭者，奈何？”安尼司曰：“汝又安知都拉应声而哭？”余曰：“其人如惊鸿，稍振即飞。即使都拉得允，而姑氏不容，又如何者？”安尼司曰：“以情理卜之，或能相容。矧舍此道外，尚有何术？天下行事，取其正者行之，百不失一；若以他道，则吾不知。”余闻言立定策，是日即安尼司家作书与两姑，极长。未作书之先，

下楼视威克菲而及尤利亚。尤利亚已构新屋，丹漆犹馨，即于园中拓地成宇者。入时案上积书及纸无数，而以伧父俗骨，端坐其中，乃觉弗类。余入时，彼固见之，仍伪为无觉；近时，霍然如始见，尽其卑污龌龊之形款余。少须，引余面威克菲而。威克菲而仍居旧屋，屋中增一位置以居尤利亚。余入时，叟方立于炉次，见时呼余曰："拖老忒乌得，尔至是可即寓吾家。"语时复以目取决于尤利亚。余曰："有余地耶？"尤利亚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。"复曰："误矣，宜称密司忒，惟我称谓熟故尔。吾所居屋本为君居，今可腾出以寓君。"叟曰："此外尚有他屋。"尤利亚曰："实则吾亦无弗便者。"余曰："有闲屋则留，否则自有逆旅。"饭后复登楼。余以为楼居可为永日之谈，而密昔司喜迫竟携其针线就安尼司屋中理之，自言有风病，彼楼中多风，故于此间为宜。余恨极，顾不能欲之，但虚与委蛇而已，因曰："媪佳乎？"密昔司喜迫曰："吾下流人，蒙君顾问，惭愧无地。惟贱躯尚健耳。似我寒陋之家，讵有他望。今见尤利亚有立足地，此心亦私慰无已。君见吾尤利亚迩来何如？"余心固不悦，心中知尤利亚凶狡仍存，则漫应之曰："尚如故态。"媪曰："君乃不觉其瘦耶？"余曰："未觉也。"媪曰："君之视吾尤利亚，非复吾为母者之精审。"方媪目视余时，余思尔凶露之目，何足相人。少须，媪转目视安尼司曰："密斯威克菲而，尔觇吾儿瘦乎？"安尼司且作书，且言曰："吾未之觉。媪太顾惜，故有是言。密司忒尤利亚未甚改其恒状也。"媪嘘，复理其针。是日永永弗行，引针线无已时。余借笔作书，时亦引目，见此

媪二目非注余，即注安尼司；至于晚餐，窥察尚未已。饭罢，众在餐房，媪行，而尤利亚受代矣。安尼司一至退闲之室，而媪复至。安尼司调琴而讴，此老妪即耸身琴旁作丑态，其子则踞旁榻。有时老媪举编目挽安尼司，言此调吾尤利亚嗜闻之，有时复指示安尼司，言其子闻琴而乐，泥安尼司视之。综言之，此媪无论作何语，必引用尤利亚，大类尤利亚预有命令者。余见彼母子劣状，滋不欲居安尼司室，遂托故先寝。是夕亦不成寐。明日，媪仍羁绊安尼司至竟日，予与安尼司竟不得十分钟之清话。后此予约安尼司同出，其媪言风病大发，安尼司遂留侍其人。迨晚余一人独出，心中自念尤利亚所言，能否于此时语安尼司，以此等状态，若不明示，非吾所以对良友。余行未久，忽闻有人呼余，余回顾已知其人，遂立俟之曰："何事见语？"尤利亚曰："君行速，吾股固修，然已莫及。"余曰："尔安往？"尤利亚曰："吾至与君同行。"语后即与余联步。余无语，少须言曰："尤利亚，吾实告汝，今日之出喜独行，以君家陪我久，我颇惮烦也。"尤利亚斜睇余曰："得毋言吾母乎？"余曰："然。"尤利亚曰："吾母子均出寒微，即防非寒微者，推吾家至于无地。天下须知为情爱之故，加以诡谋，未为非分。"语后以手拊其颔，其状乃大类猢狲也。复言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，尔亦知君身使我不能不防者耶？君当知与我争是人，初不自今日始。"余曰："尤利亚，汝得毋以若母监察威克非而，使彼无家庭之乐，其事亦肇诸我乎？"尤利亚曰："君言太厉。"余曰："无论厉否，吾必如是，汝当知之。"尤利亚曰："吾安能知，但觉言太刻露。"

余怒极，防安尼司被其劫制，故忍气而与之语曰："吾与密斯威克菲而但有兄弟之情，而无逾分之望。"尤利亚干笑言曰："此着吾不敢质言。据君口中之言，安知心中犹无他念？"余努目视此狡贼，既无睫毛，丑状妖露，遂作色语曰："实告汝，吾已另与一人定婚约，汝应不疑我矣。"尤利亚曰："婚约确耶？敢与鄙人为誓否？"余大怒，将痛殴其人。时尤利亚引予臂言曰："吾有秘事，咸告诸君。果君坦白见告此事实者，吾明日力请吾母，勿近密斯威克菲而。惟此时君之疑我，亦如我之疑君，大致轻我故尔。噫，马司德考伯菲而，汝平日或未爱我也。"此时以汗渍之手引余手，余欲拔而去之，而尤利亚竟纳余手于其胁下，挟余同行，言曰："吾辈归乎？"遂挟余入市。时月轮已上，楼窗玻璃皆闪闪作光。余行次言曰："汝适所言事，吾尚有直言告汝。安尼司·威克菲而之清高，较汝当百倍，犹尔在下之仰见月轮，汝唐突欲得此月耶？"尤利亚伪为无觉，但曰："尔以月光比安尼司清洁乎？比说良确。惟马司德考伯菲而，吾所言君不爱我，此言君承之耶？君平日卑我。"余曰："吾生本恶卑鄙之人！"在月光中忽见尤利亚颜色顿变，则又伪笑曰："君承之矣。君须知吾之卑鄙，直本家世。吾父及我生于恤贫之院，又均读书于义塾，吾母亦然，而据吾上之人，专以卑谄之道授我，凡诸所见，均在吾上，故望风辄复承迎，无敢抗礼。吾父在义塾中以卑谄过人，遂得学长位号；其所以能进义塾者，亦乡宦以吾父能随地谦卑，故得拔身入塾。吾父常语我曰：'尤利亚，汝事事当下人，始能上达。在贫寒之人，仅此一线之途，足以自趋于

康庄。'吾如吾父言,果得奇效。”余闻言知此辈之龌龊,为伪面孔,乃出之嫡传。尤利亚曰:“吾生长寒乞,所食贱,所居陋,而心中殊有把握。前此君曾言教我腊丁之文,实则吾亦颇了了。惟父言人欲尔师者,汝万勿抗,当避匿不暇,并弟子之列亦不当任。马司德考伯菲而,我今虽卑贱,已微微有权力矣。”余又在月光中观其颜色,似前此之卑牧,今将发泄以求逞于人者。此人既伪为卑谄以取容,则阴险亦足以反噬。彼语至此,身躯微动,余乃力缩其手,遂不与之言,同归威克非而家。今日尤利亚精神忽勃发,语言滔滔不绝,且问其母曰:“母观阿儿年长,在势不宜不娶。”语后视安尼司。余大怒,几欲掊之于地。饭罢,彼母及安尼司先入,余者老人及余与此贼耳。尤利亚尤纵肆,且不饮酒,乃力劝威克非而不已,言曰:“马司德考伯菲而不常来,在礼宜劝进。惟吾不善饮,叟须为主人。”威克非而闻言,即以酒向余曰:“此饮君寿杯,并祝君康乐。”尤利亚亦起,将与余接手。余伪不见,但与主人为礼。尤利亚在旁,称威克非而曰:“老伴既饮考伯非而寿觞,则关于考伯非而之人,咸当以次饮之。”于是老人遂举吾祖姨及迭克与庙鞫中伴侣,最后尚为尤利亚饮寿,而每饮必二觥。老人知为尤利亚所胁,羞愤无伦,乃无敢开罪于彼。余怒绝。今叙事至此,尚郁郁挟余怒也。最后尤利亚复言曰:“老伴,吾尚欲为君女儿饮寿。”余见威克非而置酒弗饮而坐,以二手自掩其目。尤利亚曰:“我实低微,不足为女公子饮寿,然实爱之。”此时老人手颤而未敢言。尤利亚如不之见,言曰:“安尼司者,女中之仙品。今幸无外

人，须知为安尼司之父，其人已良有幸，若为其夫者……”威克菲而忽大叫，如嚎如哭，挺身而立。尤利亚色如死灰，言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，汝痫发乎？即使以尔女为妻，吾亦未为逾分，以理喻之，当先归我。”余此时但能婉谕威克菲而。威克菲而则极力捽己发，欲力奔而去，四肢斗颤，厥状直类狂易。余极力劝慰曰：“丈幸勿自戕，当为安尼司地。吾及女公子少小同长，于今见我当如见女公子。丈极爱女公子，今丈如是，为女公子所见，宁能自忍。”此数语发，而老人略定，以目视余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我固识汝及我女儿，惟汝试观彼人。”因以手指尤利亚。此时尤利亚方思毒计，乃不料老人之变动至是。威克菲而曰：“此人为我命宫之魔蝎。自遇是人，吾之名誉及家庭之乐，一一为彼损失。”尤利亚进而自辩曰：“吾但有为尔全名誉，保家产，幸勿为此狂言。汝以为逾分，吾即退衄，此无伤也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吾生仅有一宗旨，其延彼入股，即为是事。”顾余曰：“汝但观是人之状足矣。”尤利亚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当告以正言，苟不止之，将自诒伊戚。”威克菲而大怒曰：“我何事不可言者！汝以力胁我何碍，即使举全世界之力遏我，我亦决言之。”尤利亚极力催余曰：“汝不劝止其人，则非其人之友矣。”因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，汝亦但有一女，何至举世界与尔为难。尔我互相知爱，须知渴睡之狗，汝勿醒之以生其怒。汝讵不知我寒素之人，果言过者，自亦知悔。汝今欲饮何物者？”威克菲而方扼腕，呼余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自尔去此后，吾家事乃日退，迩时我已不堪，自是以后之岁月，我愈无聊赖。综言之，吾太疏慵，

故至于此,凡事但求耳根清净而已。以爱吾女之母,遂生吾病,继复以爱女之故,病乃愈增,其过主乎爱女。孰知爱之适以害之,今自憾已极。”遂坐哭于榻上,而狂态略平,但有呜咽。此时尤利亚自隅陬中起立。威克非而此时亦略醒,即变易其词曰:“吾醉中作何谰语?”附余耳曰:“汝试观彼人,实处吾肘腋劫我,大类一磨盘之石,置吾胸次。适彼所言,汝悉闻之,可以勿待更诉。”尤利亚曰:“汝适所言,非醉者亦不出此,明日当即了了。果吾逾分,亦非必欲如是置之可也。”此时安尼司闯然径入,力抱老人言曰:“老父病耶?可与儿同行。”威克非而力俯其女之肩,初不举首,徐徐登楼而去。临行,安尼司以目视余。余辨色,似安尼司已一一知之矣。此时尤利亚曰:“马司德考伯菲而,我乃不料此老之狂易如是。惟明日当和好如初。”余不答,亦登楼,至于退闲之室,阒然无人。余取书欲读,而心乃弗属。时钟已十二下,余尚对书而思。忽安尼司以手拊余背,言曰:“拖老忒乌得,汝明日行,今夕吾为尔送别。”余知安尼司尚带泪痕,知曾痛哭。然此时之容虽变,而美丽如故,出手引余曰:“上天赐福于尔。”余曰:“挚爱之安尼司姊氏,吾观姊氏意似不欲余更述此夕之言,惟此事如何了者。”安尼司曰:“托之上帝。”余曰:“此事能允我为力否?吾之来此,固以难事取决于尔,尔亦在困中矣。”安尼司曰:“勿烦尔心。惟尔枉我,我心滋慰。”余此时作壮语曰:“吾亲爱之安尼司,以理言之,尔之刚果之力,美善之心,当能自全,不待吾之赞助;实则吾之受惠于姊氏良多,不忍吾知己有终身之憾,万勿牺此一身,受父乱命,

下嫁此人。须知老人之意初不在此。”安尼司愕然少动，向后而退。余曰：“亲爱之安尼司，汝必许我是请，汝之恩意较吾手足为亲。汝当知皎然一身，是何价值，幸勿托彼非类以自辱没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汝勿焦烦，吾自有胆智。”遂呼余曰：“老弟。”竟别余而入。明日甫辨色，余即出门。方欲行时，见尤利亚已攀车呼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有一言汝当愿听。吾与老人交谊如故，已告罪于老伴矣。我虽卑污，适足为老人之用；老人酒醒，亦悔其误。是人终善类。”余曰：“尔知悔亦佳事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小人服罪于人，为至易无难之事，惟恨不待梨熟已撷取之。”余曰：“或然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吾昨夕之过正坐此耳。然此梨终有熟时，待之可也。”因至再媚余以甘言，始去。

第四十章

余归时，即以此事述之祖姨，祖姨闻之甚注意。余语已，祖姨徘徊楼下可二句钟。老人平日有不平事，则必往来趋走，观其趋走之时刻，即可以多寡定其缓急。今日祖姨行处，竟去余阻格之小屏，以扩张其道。余与迭克近炉而坐，无敢惊扰其人。祖姨行时甚有度，不缓不急，如钟机。时天晚，迭克归宿楼中，仅余二人。余即取安尼司家所定与都拉姑氏之书稿，取而誊写。祖姨亦微困近炉，掀其裙幅，以足

近火。平日引杯，今兹则置于炉檐，久不取饮，以手支颐视余。余书时，时引其目，则适与祖姨相视。祖姨言曰:“孺子勿忧，吾无事，但心中微有所思耳。”余遂伏而作书。已而祖姨入寝，余视杯中酒乃未饮，余叩扉问祖姨，胡以不饮。祖姨曰:“今夕格不能饮。”明日余以书上祖姨，姨许可，余即付邮者。坐待回书，久乃未报。延宕可一礼拜。一日黄昏，雪。余适归，日中东北风动，寒气砭肌，日落风止，而雪至，自小而大，雪花如掌，衢上已径尺，轮过无声，如行茵褥之上。余自近路归，绕自圣马丁街。方余过礼拜堂时，门外有女人视余，顿渺。余疑此女人固已见之矣，瞥然亦行。更行数步，见墙西有人蹲于地上，似有重物新委于地，以手拊胸，令落其雪片。余见其人则大异，趋而即之，则老渔壁各德也。余一见老人，遂悟适所见之女人为马莎，即当日在壁各德家，爱密柳授之以钱之人，又为老渔所不齿之人。余与老渔接手，二人乃默然不作一言。老渔忽而言曰:“马司德大卫，见汝，吾心慰矣。”余曰:“老友，吾亦滋慰。”老渔曰:“本日即欲造君，以来自鸦墨斯，闻君祖姨与尔同居，吾恐晚，不欲惊扰老人。计明日晤君后更行。”余曰:“老友更欲行耶?”老渔点首曰:“明日决行。”余曰:“安适?”老渔去其发际之雪，言曰:“行踪胡定。”此时圣马丁街对门尚有酒肆，余引老渔赴肆小饮，延老渔同坐火次。灯光中见老渔颜色至黝黑，发乃愈白，皱纹亦重，似道行累经寒暑;而筋力尚雄健，此亦心志未酬，故筋力尚不疲苶。余观时，尚自抖衣上之积雪，既坐则以背向门，与余同坐，以手引余手不已，言曰:“马司德大卫，

吾今告尔以所出之道里及其所闻之实。吾久在道中，仍不甚得耗，今但即其所闻者告尔。”余掣铃，令佣保取热酒。老渔但嗜爱而，不嗜他酿，爱而既至，方就火温之。老渔则俯而沉思。余观状，但听之，未敢与语。佣保既行，老渔举首言曰：“爱密柳小时与我言海事，吾以为彼父海死，故有是言。”余曰：“此特小儿之思想耳。”老渔曰：“迨逃匿后，吾以为必至海滨，即彼小人亦必挟之渡海，故吾先至法国。至时无一人识者，乃同自天下坠。”余闻言时，但见扉动风入，似有手引此扉者。老渔曰：“吾幸得一同国之人，与言寻女事。其人为吾书路径见示，且予吾钱。吾拒之，遂谢是人，遵道遍走法国。”余曰：“步耶？”老渔曰：“有时而车，时时与兵士同行，乃不能与语，然但谓得伴而已。吾无论何处，必寓逆旅，待有能操英语者与之言。果得解国语者，即述吾隐。其人亦为余告主人，引入群客所居地觅之。”此时亦见马莎引首于门隙听余二人言，余惟患老渔回首见其人。老渔曰：“吾后此复近海滨，将赴意大利。既至，情状一如法国。而意人待我尚优，闻人言甚似吾女，已赴瑞士。有人识立铁麦，言三人悉在彼。吾决计赴瑞士，万山重叠，莫觅道里，尚未知竟过彼间与否，则不之知。”此时门外之人愈凝神以听，且拱手冀我勿泄其状。老渔曰：“吾果见其面，则吾女必爱我，与我同归。即使身为命妇，以理卜之，见我亦必不能忍。孰知百觅皆莫得，徒劳奔越，遂归。”余曰：“归以何时？为时何若？”老渔曰：“未数日也。吾到家已晚，窗口果有小灯。吾自窗内窥见根密支一人向火而坐。吾入，根密支大震。吾

曰:‘勿慑,我也。’入时不见爱密柳,乃若不类吾家者。”言次,自囊中出书可数封,置之几上,出一书曰:“此书先至。此为吾出第一礼拜后所得,中有五十镑一钞帖。此书纳诸门隙中,书为爱密柳所书,仍伪为非是,吾则一见辨之矣。”遂叠其第一书,复出第二书曰:“此为二三日后与根密支者。”授余读之,余读其书曰:“噫,密昔司根密支,汝见吾书时,不审心中如何?思吾冒罪从恶之人所写者,今望汝发其善心,少拓一时之间,以书予我。但问吾舅如何,近来佳否,尤不审舅之如何恕我,或黄昏之间,一灯犹灿于窗上,盼我归也。吾偶思及此,寸心已碎。作书时实长跽于地,叩望密昔司以舅之近状示我。书亦不必书为小爱密柳,此名吾已不欲污之人口,可以勿书。尚有一人,为吾枭负,不忍觌面之人,亦望署其人之起居见告。吾知其人之忠厚无匹,决不以吾负心之故,即不吾存。敬告吾舅及彼人,果吾有溘然夭死之时,恹恹一息中,尚为二人祝福。”信中尚夹一五镑钞帖。老渔仍并书藏之。余读已,老渔仍叠其书。封面固有里居,然转圜无穷,竟不能逐一迹诘而得。后此余曰:“君有书覆爱密柳乎?”老渔曰:“根密支不能书,稿尚属诸汉姆,但语以吾已云游海外迹彼,且叙临行时坚嘱之言。”余此时尚见老渔拈纸于手,即曰:“此又一书乎?”老渔曰:“钞也。此又一十镑,中言自良友转赍而来。此书前日始至,吾今遵邮政局中地名迹而诘之。”遂以封面印信示余。余读其书,在上莱茵河城中来者。老渔欲至是间,已先期嘱人为图,即张图案上,请余观之。余曰:“汉姆近如何者?”老渔曰:“治工甚勤,

名亦日起，且能努力助人，人亦输心助彼。彼伤心之事，一不之提。惟吾妹告我，言此人之伤心，固不在区区一哭也。”余叹曰：“如此暴变，乌有不伤心者。”老渔曰：“汉姆此时若不自惜其命，凡村中难事，彼必力任，有变故，则首先赴难。性之驯良，有同乳下之儿。鸦墨斯中无一童厮不爱汉姆者。”老渔合数书叠而裹之，置之胸际。此时见门隙之马莎瞥然已去，而雪花片片，飘入门中。老渔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今夕见君，可云佳运。吾明日首途，向莱茵河矣。此囊中之钱，决计还之，必不之耗。”起立与余坚握其手，言曰：“安知此行不更出万里之外。一息存，则必以此钱掷反其人。果还钱而得爱密柳，则为愿已足，脱不得者，爱密柳亦必知我为彼之故，客死于外。”言已遂出。余见此女瘦影尚隐约于前，余防老渔遇之，则复引老渔作数语，用以羁留其身，听彼远逸。余送老渔至威司敏司忒桥，始与之别。老渔岿然之影，漫漫向雪地而没。余回顾，欲得马莎，而亦渺然无见，欲乘此足印追寻，而雪落益盛，没我前踪，但有新迹。

第四十一章

都拉两姑之书至矣，书云：“书谢密司忒考伯菲而，来书已聚商矣。事属重大，但以书通，防有隔阂莫通之处。以此之故，请密司忒考伯菲而延其良友一二人，及我蜗庐，更商

此事。”余即作报书云:“姑氏所示书,已领悉。今将同吾良友忒老特尔司如期造谒。”此书去后,中间暌隔之期,余焦烦至不可耐。其尤廑余怀者,周利亚将有远行,从其老父至印度。此老特与我为难,其至印度无他,但欲使任其难事耳。行期已定,故居则以标赁人,或且卖矣。余至期不审应着何服,果欲炫眼,则宜盛服,然使二姑老成人观我,则尤宜以静朴为佳。久久莫决,则华朴兼之。及忒老特尔司同出时,迭克则掷余以旧履,令臻佳运。忒老特尔司者良友也,今兹有不满余意事,则额上壮发突起,为可厌也。道中余告吾友,胡以不刷平此发。吾友闻言,去冠伏其发久,言曰:“我亦思伏此发,乃终不受令,奈何?”余曰:“终不下乎?”友曰:“吾即以百镑物压之令伏,及去重,发复翘起。考伯菲而乃不审吾发之倔健,乃类豪猪。”余思吾友此状,何可令两姑见之。然友之驯善可人,吾又何忍峻责,因曰:“君之德性良,而一生刚果之气悉钟此壮发,故和平至此。”忒老特尔司笑曰:“考伯菲而,须知吾发固有故事可言者也。吾叔之后妻良恶我之壮发,见之辄怒。即吾与苏飞订约时,亦以此发为梗。”余曰:“苏飞不重若发耶?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苏飞固愿之,然其盛美之长姊恒以吾发为调诙,而诸妹则皆笑。”余曰:“调耶?或鄙而侮之?”友曰:“初无成心。彼言苏飞珍藏吾一束之发,以坚硬之故,乃不能伏,遂夹于书中,加之以扣,始稍平之。众皆大笑。”余曰:“吾友固多阅历,可以教我,尔与苏飞定约时,曾否与彼家人道其款曲,似我今日之事?汝曾否见之,有无掌故可寻?”友曰:“吾事已述之,令人难恝。苏飞为

彼家砥柱，举家均不愿其嫁，且定约将以苏飞为持家之干女，故人人咸称之曰老闺人。吾后此款款达其情愫于密昔司克鲁勒。”余曰：“彼母耶？”友曰：“然。其父曰霍雷斯·克鲁勒。吾既述此情，密昔司大呼而晕，以后乃数月不之语。”余曰：“后此如何？”友曰：“幸吾岳许可。其人殊英特也。老人谓其妻曰：‘凡为文明国人，无终身禁锢老女，必令嫁夫。汝切勿怪此少年。’吾于此时大似一鹯入诸麻雀巢中取鸟，则一巢皆乱。”余曰：“诸妹均助汝乎？”友曰：“未见其助。老母既允，则以次当语撒拉，撒拉即脊上有病者，汝忆之乎？”余曰：“忆之。”友曰：“吾一语其人，彼握固且闭其目，颜色如铅，立僵不醒。后此可二日，但饮水及小面包，他物均屏。”余曰：“此女乃不近人情。”友曰：“此人极佳，天性之动，亦未可鄙薄。苏飞语我后此承伺撒拉，见撒拉病状，中心滋悔。余心则尤莫恝，感愧交并。撒拉既愈，则须联语其八人，咸有不豫可怜之色，使人莫堪。即苏飞教授之两小妹，与吾亲密尚未久也。”余曰：“今则一家均和协许可矣？”友曰：“然。今日晤面，乃缄默不言是事，而彼家人亦知我部署未讫，亦利而安之。后此论娶之时，必有不适意之举动。”吾友语及后来事，余亦不留意，以此时垂至姑氏家，乃自度己事，不复垂意于吾友已成之事矣。及见姑家，肺叶大震，谓设面容鄙倍，或衣冠违制者，在在咸足作梗。友曰：“果尔心虚者，则当以酒自壮。”饮既，始引余至门下。及门中人启扉延客，余则昏沉如梦。既至甬道，仰见其上有寒暑表存焉。自甬道入退闲之室，开窗见一小园，颇净洁，仿佛坐于榻上，又似仿

佛见吾友脱冠壮发翘起。火炉上有老钟，徐徐而动。余准此钟机合吾肺叶之动，较其迟速，而吾肺叶之震，速率过之。余四周窃顾，欲得都拉，乃不之见，又似闻吉迫作声，而人以手闷之，乃不果吠。少须，见二妇人，皆半老，均衣黑衣。余及吾友起立为礼，见此两姑氏风仪，乃无异于司本路。中有一人语余曰："请二客坐。"余坐时触忒老特尔司，两人几皆踬。已皆觅坐。观两姑年鬓均长于先生，即此二人中，相距亦有七八岁以外。其年稍少者，似为持家之老女，手中尚执余书，以老人眼镜远视吾书。二人衣服如一，而执书之姑氏较诸其姊微华，领上有缘，腕中有钏，似较枯瘠之姊微有春气。二人均挺坐，具庄容。长姑按手于膝，大类佛氏之偶像。次姑语吾友曰："君为密司忒考伯菲而乎？"吾友踧踖中杂以张皇，指余示姑氏。余则嗫嚅进曰："鄙人是尔。"二姑氏知所问者误，则彼此愕视。此时吉迫似又有声，又似有人闷其喙。次姑言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。"余鞠躬低首受教。长姑即曰："吾妹捉嫩尼亚知人间事，今日则吾妹实专其责。"余后此知次姑为情界中阅历之人。余后此询得，前此有人曰璧岌者，据云与次姑有情愫。合诸外议，似璧岌未必有情于次姑，而二人咸信璧岌良爱次姑，本欲求婚，寻以沉湎于酒，不能自支，遂死。据二人言，璧岌之死，实为相思而死。此琐琐之言，余亦置之不忆。当时次姑语余曰："前事可以勿论，惟吾弟一死，即可谓之乱命不恤矣。"长姑曰克拉利莎，言曰："吾二人不常与吾弟相见，初无墙阋之事，以各人各有生业，转觉其无介于心。"此二人每有一言，恒耸身翘

首近客，语已亦必摇其首，摇已即挺然倚于榻背。克拉利莎身动而臂均弗动，有时翘其十指，如按琴弦，然亦不复移徙他处。次姑言曰：“都拉之地望，自其父逝后又微有变。彼父生时所言，吾辈可以勿恤。今密司忒考伯菲而少年锐进，名亦非劣，闻悉心爱吾侄女。”余曰：“世无男子如鄙人之爱都拉者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然。”次姑将欲答言，长姑即曰：“都拉之母嫁吾亡弟时，言家无剩席可以容吾二人。”次姑曰：“姊氏勿言许事。”长姑曰：“此事初不关汝，凡为尔所宜言者，吾不沮汝。兹事实无关于尔所应言者，盖关吾家节目，此节目应吾揭之，吾职也。吾意谓彼母果与吾断绝往来者，亦并无今日之事。”长姑摇首后，次姑始发言，然尚观吾之书。此二人目睫上下至灵警，乃如鸟睫，而举动亦有类鸟者，则转侧至敏捷。次姑继言曰：“密司忒考伯菲而来书，言将常至吾家，且乞我二人允婚。”长姑即曰：“吾弟但欲与同业者往来，彼既如是，吾何能止之。彼固有权，吾何能着手，强与其事。惟彼胡为不言？彼夫妇自立一帜，吾二人又竖一帜，宁非佳事。”语时似对余二人言之。余微应之，吾友亦然。然余言尚了了，吾友所答，长姑则未之闻。余曰：“此亦佳事，然亦不知言之所以然。”长姑此时谓次姑曰：“妹氏言之。”次姑曰：“密司忒考伯菲而，吾与吾姊将君来书商略久之，其后且与吾侄女商之。吾意知君子之爱吾侄女至矣，惟此爱情能否类花之盛开。天下精于爱者，初不告人，但识之心坎。”余闻言愕然不审。次姑乃引壁炭为喻，已而又言曰：“凡年少之人，出言轻易，乃不能拟诸爱情美满之人。以此

之故，与吾姊氏所以未敢轻诺此请。”余见此二人虽未慨然见许，而微探其意，似有见许之端倪，于是释然于心。因立矢吾爱，言心爱都拉，不能形诸语言，即人闻之，亦不能探索吾隐。或吾至爱之良朋倘能知之，即如吾祖姨及女友安尼司、窗友忒老特尔司皆知之。惟其爱彼之故，因极力治生，正为都拉一人。因趣忒老特尔司为吾左证。吾友果坚实朴到，为余表情款，二姑听之皆感动。忒老特尔司且言曰：“吾言非蹈空者，盖鄙人近亦与一少女定约，固阅历中人也。”次姑言曰：“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试思我适所言情深者，初不告人，此言亦阅历之言乎？”吾友曰：“确哉！”长姑闻而摇首，次姑则叹息不可止。长姑曰：“妹氏试闻吾花露之馨，或不致晕。”次姑果取花露闻之。余及吾友凝神定气，无敢戏豫以待。次姑忽作恹恹之态，言曰：“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吾姊氏及我以君友年少，吾侄亦在妙年，两小之情，能否坚固，故不敢为决。”长姑曰：“吾弟妇成婚时，果延吾往，则所生之女性质，我自知之。今则殊费人扪捉。”次姑复取吾书，似其下微有注脚。次姑但观其注，以备发难，复曰：“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吾思行事以经心为上，先以彼二人之爱情加之以试验，第论外观无济，当直捣其中心，以验其真实至几分也。吾今许考伯非而常至是间，与都拉相见，吾二人随时察验其钟情之所在。”余此时疑团尽释，即恳切言曰：“吾生永永不忘两姑大德。”次姑复曰：“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吾今之许考伯非而至此。其名曰候我二人，不能专为都拉而至。必得吾二人灼知之实据，始允其定婚约。”长姑曰：“但得妹氏一人司

之足矣。”次姑叹息，自承其能曰：“待吾静观其可，再为后图。”吾友回首面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此举至公允，无可议矣。”余曰：“诺。吾讵不知美意者。”次姑又视吾书中注脚，言曰：“吾既允考伯菲而至吾家，然尚有规则，当遵守勿谬。一则考伯菲而与吾侄通书，吾当与闻其事；二则考伯菲而与吾侄有所商酌，亦必得吾许可。此二则当以彼之名誉为质。”长姑曰：“此一节亦尔专之。”次姑复叹息曰：“可。”意均念璧岌也，面吾友曰：“以上二则，不能越吾尺寸。吾前此答书，即欲得一良友为证。脱二君不能允吾规约，当更议之，报我以佳音。”余悦甚，起言曰：“可勿更商，吾立允姑氏，以忒老特尔司为证。吾苟悖规则万分之一，即为蠢蠢之动物。”次姑曰：“缓决之。吾姊妹二人请间一刻钟，君二人徐商之，更示我。”余曰：“无可商者，决矣。”顾二姑已同入。二姑既入，吾友极为余贺，余亦畅遂无比。刚一刻后，二姑复出。余复力承其诺，如二姑令。次姑语长姑曰：“姊氏，吾事毕矣，余事则老姊任之。”于是长姑第一次引手取吾书视讫，言曰：“吾此间每礼拜日必延考伯菲而至此晚餐，时在三句钟。”余鞠躬如约。长姑曰：“一礼拜中且延考伯菲而在此茗话，茗话在六点半钟。”余复鞠躬。长姑曰：“茗话一礼拜可二次，不复能多。”余复鞠躬如约。长姑曰：“据考伯菲而来书言，密斯拖老忒乌得尚欲来候老身。果彼此往还，涉于两家福祥处，则愿常常往还；果无益于福祥之事，则事局当复变。”余曰：“吾祖姨极意愿瞻懿范。惟有一语，相见情意之能否水乳，吾殊无敢预决。”于是二姓之约誓俱已，遂及二姑之前捧

其手亲之。次姑起立，语吾友曰："请君少坐。"遂命余随之行。余身大颤，及一别室中。既入，见吾心爱之都拉倚扉后，以面就壁，如羞而见我者。吉迫则置之一器中，口上以物裹之。都拉见余大哭，隐于扉后不即出；即出，则相抱勿释。都拉即去吉迫之口裹，吉迫大嚏，于是狗及都拉与余复聚首矣。余即呼曰："吾最亲爱之都拉，尔身永永属我矣。"都拉曰："愿乞尔勿为是言。"余曰："讵尔身永永不属我耶？"都拉曰："身固属尔，第勿明言，言之滋悸。"余曰："何悸之有？"都拉曰："悸也。彼人胡为不行，此人吾所弗善。"余曰："谁耶？"都拉曰："即尔朋友。此事何涉于彼，彼蠢蠢来此何为？"余曰："吾爱，彼人滋为善类。"都拉曰："设吾不欲此善类者如何？"语时翕其樱唇，作娇狞态。余曰："初见耳，若久久相见，必不鄙恶其人。且吾祖姨亦将来此，相亲以后，必且昵不忍舍。"都拉曰："万勿与媪来此。吾决谓此媪为衎衎无情之老物。大卫，幸勿使彼临吾门。"余知辩不能辩，则但有微笑，与之道款曲，其乐乃无尚。女言能令吉迫作人立，于是令吉迫为之。吉迫试立旋仆，不能持久。果使恣吾之意者，几置吾友于度外。后此次姑入室，引余出。次姑之意似爱都拉，自言为年如都拉时，亦正类都拉之憨态。余私念次姑果如吾都拉者，想老来必尽易前状矣。次姑之见都拉，如弄玩物。余行时，挽都拉面忒老特尔司，然语刚发吻，都拉立奔他屋，镉其扉。余无聊，出与二姑为别。及吾友行，甫出，吾友言曰："今日可云风利，此二媪善气迎人也。考伯菲而，汝之成礼，当先于我。"余大悦，言曰："忒老特尔司，若

之苏飞能音乐乎？”友曰：“风琴能之，方授其二妹。”余曰：“能歌乎？”友曰：“能歌俚曲。见人深郁中，则歌此以开其郁。”余曰：“以手按弦，以歌和之，能乎？”友曰：“未也。”余曰：“能画乎？”友曰：“一不之审。”余曰：“明日命都拉歌，且以所画之花卉示尔，如何？”友曰：“可。”于是二人以手互挟，得意而归。至家先语祖姨以状，老人见余乐，则亦大悦曰：“吾不久当拜面两姑。”余于是作书告安尼司。临池时，祖姨则徘徊数四。余此时尤忙逼，公事以外，尚须往候两姑，即道远亦非所恤。顾每礼拜茗话时，往往莫至。即以书予姑，茗话定礼拜六。于是两日咸戾姑家。余觉每礼拜中及杪为佳，余五日则静思此二日况味，又盼此两日晷刻。中有一事，乃大出余之意表，为人生至大之幸福。吾祖姨竟与二姑䜣合无间，祖姨之谒二姑，去余议婚时仅一二日，而二姑延至二日亦至，回候吾姨。后此每间三四礼拜，必有一往拜答拜之事。尤有一事为二姑及都拉所骇，姨乃不以车，以步至姑家，而来时复非宜出之候，或晨餐之后，午茗之前，已闯然而至。所戴之冠，但适其便，不为时世之妆。而二姑亦从而恕之，语吾姨落落有丈夫气，不能以巾帼拘之，且服阿姨之有智略。祖姨此时以爱我故，亦曲体二姑之意，百事涵容，恐梗吾事。惟彼家有一人决不与祖姨亲稔者，则吉迫也。吉迫每见吾姨，必尽露其齿，无一齿内阏，伏于榻下，狺狺之声不可止。家人抚之，愚之，斥之，打之，百法皆备，终莫止其狂吠。甚而引归吾寓，而终不与姨氏和协。至时即与驯养之猫斗阋，有时戢尾不吠，狂性斗发，则又以鼻仰狺狺而

嗥。余但能以幂幂其头面，纳之器中。后此都拉一闻祖姨款关,即藏吉迫。此时颇有一事不适吾心,人人之见都拉咸不视为成人,必以孺稚目之,吾祖姨渐与都拉稔,则称之为小花儿。次姑则长日理其发，戴之以花，其礼如抚愚騃之儿。次姑之待都拉，亦犹都拉之待吉迫。一日予与都拉散步于外,此本在次姑许可之列。余语都拉曰:“二姑以孺稚视尔,吾心滋怏怏,且君非童騃矣。”都拉曰:“汝今日怒耶?”余曰:“吾何为怒?”都拉曰:“彼待我厚，我心滋悦。”余曰:“吾至宝之性命，姑氏果以成人之礼待汝，汝亦何不乐之有。”都拉视余颇不适，立哭曰:“尔既不悦我，胡为与我定约!汝果童騃我者，胡不遽行!”读书者，须知余尚有何术足挽其憨,则但有以口吮其泪痕令干,加以亲吻,始回其悲。都拉曰:“大卫，吾至爱汝，汝奈何以残忍见报?”余曰:“吾爱,吾乃愿以残忍施之尔身乎?”都拉曰:“既不残忍,胡为息息绳吾短?汝但不绳吾者,吾即与尔善也。”少须尽忘前事,忽曰:“汝前此曾云有烹调之书，胡不见赠?且云有簿记之法,亦须予我。”于是余更至,即携是书,且令书肆装池极丽。复取吾祖姨簿记之本为彼程式，多购铅笔及新本赠之。都拉既见是书,即曰:“吾首疾矣。”更观簿记,则大哭曰:“吾累加乃不能成数。”且哭且指其难,遂以橡皮擦去其书,即簿中作花卉,并写余照及吉迫之状,簿记成粉本矣。余见其不能入,出行时,随时语以主家之道。有时行过屠门,即曰:“吾爱,设吾成婚后,汝往买羊肉为餐具,汝亦知购肉之法乎?”都拉凝神望空而思。余复逼之曰:“吾爱，将何术以购此

肉?”都拉凝思久之，乃曰:“屠者既业此，安不审以肉卖人；彼既能卖，即吾可以不问所买之法矣。汝乃大愚，胡为以此见询。”余废然。又一日，余目烹调之书言曰:“譬如成礼后，吾悦阿尔兰炙肉法，汝亦能知之乎?”都拉曰:“易哉，令厨人为之足矣。”语已拍手大笑，斥余为愚。于是此书专为吉迫坐褥矣。复令吉迫人立此书之上，以铅笔令狗衔之为乐。余亦仅能承望颜色笑悦已矣。

第四十二章

余于前书语读者以余吃苦为人及治生之法矣，后此竟以习为性，非勤莫可。回想当时能至今日，其得力正在勤之一字，虽未云天幸，较之吃苦之人，其效果尚有不及余者，余则息息引以为幸。大抵余每得一事，即苦心孤诣，专精治之，不欲他事纷扰其间，治此事讫，始及他事。尤非谓天赋此材，吾乃尽臻极地，惟既为是事，则务求其精。须知天下无论何事，无有不勤并不加以希望可以成功者。后此余有不二之法门，自问吾力能至之事，必悉心以两手为之，不释一手，此决为吾生黄金之科律，遇之无坚不破。每得益处，其道皆得诸安尼司。吾著书至此，往往生感激之爱心，溢于笔端，达之言表。一日，安尼司莅吾博士先生家矣。博士与威克非而友谊益深，知老人不欢，乃以书延之小聚。安尼司

在伦敦时已预言之，此来即践前诺，来则父女同行。其可异者，尤利亚之母言病体须易天气，请在此间赁寓小息。明日尤利亚亦奉母至寓，见余在博士家闲行，尤利亚径入言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，须知凡人有心爱之一人，必含妒嫉之心，二目之光，必不旁瞩，专其所爱之人。"余曰："汝又安妒者？"尤利亚曰："一无专属之人。质言之，所妒者实非男子。"余曰："然则女人矣？"尤利亚以狗眼侧视余，作丑笑，言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。"复曰："吾应称密司忒，乃久久不能自改。"因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，尔诘人能穷其端，如启瓶塞之旋螺，弗拔而起之不止。吾今漏消息矣。尔当知吾平日颇不欲与群雌为侣，而尤不悦密昔司司托朗。"语次竭其奸丑之状面余。余曰："汝言何指？"尤利亚曰："马司德考伯菲而，吾虽身为律师，而所言者仅能如是而已。"余曰："汝作态示我，又何为者？"尤利亚曰："吾态固如是，又何能改。"余曰："汝意必有所在。"尤利亚复笑，则以手抓其腮，以目视地，言曰："吾当为低微之书记时，密昔司司托朗乃不重我。彼常与我安尼司时时出入，即与汝亦不恶，惟不审有我。"余曰："如何，即彼不重尔者又如何？"尤利亚曰："彼雄尤轻我……"余以为指博士耳，即曰："汝焉不知，吾师日思著书，无心及人，汝不即之，何由知汝？"尤利亚斜睨仍搔其颏，言曰："我非指博士，博士晦哉，吾所指者雅克也。"余闻言惨然而栗。因思此中秘事，不敢语人，防吾师垂暮之年，顿增悲哽。今为彼知之，此等凶惨之小人，有蓄必泄，将如何者。尤利亚曰："彼雄每至吾家，呼叱我如隶圉。彼自命盖非贱，顾吾前

此贱也。即今日亦尚贱，当日恶彼之轻我，至今亦然。”此时不搔其颏，暴缩其二腮，锐其唇作鼠吻，侧目斜首，其丑愈厉。已而言曰：“彼妇亦自矜其美，乌能垂青及我。惟有言者，马司德考伯非而听之，彼固丑我，而吾睛乃出之顶上。我虽贱，亦有眼能觑人。”语时，余伪为无闻，亦不动色。然此贼似已知余惶惑之状，忽举其无睫之眼作雄态曰：“吾今决不令是人抵我于地，悉我之能力，断此二憾之奸约，此事吾决不之许！实告尔，吾亦蕴气必发，凡不特意之人，必欲驱之外出。吾安能冒险同彼入诸污泥之中，受阴人之欺侮！”余曰：“汝惟蓄阴谋以陷人，以己之不直，而谓人皆然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此说或近之。惟吾有宗旨，守此宗旨必励进，而扑以爪牙。彼幸勿轻我而丑我，并不能以人止我之正道。”余曰：“尔言我乃弗审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汝平日聪明，乃不审吾语耶？后此语尔当亲切而著明。”复曰：“汝不见骑马者，非雅克来耶。”余曰：“类也。”尤利亚忽俯首纳手于两髀间，格格而笑。余见之欲唠，不顾而入，听其所为。礼拜六之晚，余约安尼司往面都拉。余已预告次姑，次姑许可，故延客茗话。余与安尼司同行时，一喜一惧，喜则都拉已为我有，用示得意，惧则防二女相逢，有格不相入之虑。时行者为公车，安尼司处车厢中，余踞车外，心中则描摹都拉娇憨状态，冀见安尼司笑，亦具此笑靥待之。余心虽如是凝思，而车辙一震，神思遂乱，竟若脱越而去，则又撮空而留之胸臆间。脑力既惫，遂生全体之热。且道中亦未尝虑及都拉今日忽易美为娸，以见嗤于安尼司。实则吾都拉美出天然，无时无

地不具此憨态，乃竟不料今日之佳妙较诸往日尤俏。余及安尼司至退闲之室谒两姑，而都拉弗出，以畏见生客，因而避匿。然余已夙知索都拉处矣。果其人适匿门次，始不肯出。余力逼之，则请延五分钟之久，略加梳掠。后此余以手挽其皓腕及于退闲之室，娇羞中乃愈增其媚。迨既见安尼司，则化绛为白，白乃愈妍。都拉夙告余耻见安尼司，以安尼司聪慧善观人，防疏野为安尼司所哂。及见安尼司有慈祥和悌之容，不期张其玉臂抱安尼司，以粉脸就安尼司令亲之，彼此相抱同坐。余此时不能自状其乐至于何地矣。都拉较安尼司少低一寸，都拉以娇柔欲滴之容仰安尼司，安尼司则以祥和柔婉之容答之。此时称美者非余一人，即两姑之愉快亦正类我。饮茗时围小圆几而坐，余生平得意之人均居于此矣。长姑为主，余则分饼饵于诸人之前。次姑左右顾盼，亦自喜此等青春行乐事，均一己主持之功。安尼司温裕无猜，一种忠纯之气入人至深。而吉迫偶为安尼司所抚，立时摇尾亲昵，无敢狂吠。都拉以安尼司在坐，不欲与余联座，安尼司则以趣语调之。安尼司待人以诚，且清靖无涯岸。都拉立输其诚，亦无所敛隐，言曰："姊姊乃惠顾吾家，为吾意所弗料。吾但求姊氏见存，以吾友周利亚已行，遂无良伴，今得姊良惬所私。"安尼司曰："大卫曾言我于妹氏，揭吾短乎？"都拉立辩曰："无之。彼人赞扬不留余地，且尊老姊如天人。我自惭形秽，见姊乃如对师保，几欲避匿，不敢自进。今日相见，愿姊氏后此以弱妹见待足矣。"二姑及余皆曰："都拉乞怜于人，真孺稚哉！"时二姑调谈，都拉不

怒，独余言之，则都拉指斥言余为蠢物趣立行，示其弗爱。如此行乐，光阴走逝，座中竟无人觉。余视表，知迎余之车且至。二姑茗后，皆入更衣。余踞炉向火，以待车至。少须都拉入，即余前弄余钮扣，且言曰:“大卫，使吾早有是人为友，行且益我聪明。”余曰:汝乃谦冲，吾不汝信。”都拉尚弄余扣，言曰:“汝不信我耶？然耶？”余曰:“是安能信。”都拉仍弄余扣曰:“我忆之，汝与安尼司何亲者？”余曰:“非血脉之亲，惟自幼同处，情逾手足耳。”都拉则舍其所弄之扣，别弄一扣，言曰:“我乃不审汝胡为寓情于我？”余曰:“世人见汝，安能不予尔以情。”都拉又别弄一扣曰:“汝不见我，其情宁无寄耶？”余曰:“如此设喻，则我有言报尔。设尔我均未生者，情于何寄？”都拉至此，俯首仍弄余扣，自下而上，将至余领。余自念此人胡思，乃作是言。既而弄扣及余颏下，则目光已及余面，平视矣，乃与余亲吻者三，闯然遽出。五分钟后，诸人复入。都拉此时已平其思想，意态仍活泼如恒，必令吉迫贡其所能媚安尼司。吉迫懒甚，驱之不如人意，而车已辚辚到门矣。安尼司与都拉匆匆为别，彼此相约时时通书。余行时，都拉送安尼司至车下，重与叙别;车行时，复至车前坚嘱安尼司通书，后始与予点首。迨车至，余扶安尼司乘星光赴博士家。余曰:“安尼司，吾见姊氏与都拉同坐时，匪特姊为我之善安琪儿，亦都拉之善安琪儿也。”安尼司曰:“吾实为可怜之安琪儿，特寸心良耳。”余曰:“安尼司，吾见尔今日较诸前此所见和易为多，或家庭无事，所以如是。”安尼司曰:“吾但能乐足矣。”逾一时许，复曰:“家庭无复他

梗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吾有一言，非扰尔怀抱。当时临别时事，彼豕复拈弄及此否？”安尼司曰：“未也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吾为兹事，长日系怀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汝勿防是事。所坚嘱我者，我决弗诺。”余不审何由闻安尼司不嫁尤利亚，心为释然。余曰：“此别后，见当何时？即至伦敦，亦悠悠无期耳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再来殊未易。若为吾父之见，尚以不出为乐。惟彼我近状，可由都拉书中得之。”语至此，已入博士之门。时师母窗中已漏灯光，安尼司指此灯光与余为别，翩然自入。接手时，尚告余曰：“尔幸勿为我父子忧思，吾见尔乐，吾亦乐之。果使后此有求于尔，必以书干尔。上帝永永佑吾弟也。”余目送其人，直待其入，心中忽感忽思，将迤逦出矣。忽见吾师屋中灯光灿然，余思先生方治字典，吾既在此，胡不入赞。计入时，吾师尚治所业者，吾则助之，否则与师道晚安归矣。遂蹑足款门而入。入时骇然，触目已见尤利亚立于灯前，一手按于几上，一手自掩其口。吾师则自距巨榻中以二手掩其目，如有所悲。威克菲而亦坐其旁，状似郁而且伤，以手拊先生之臂，若劝若慰。初余以先生为病，即趋而前候先生，忽引目见尤利亚，余立时知旨，即欲引身而出。先生招手留余，余即旁先生而坐。尤利亚复累动其躯，作丑状，言曰：“勿论如何，必钥此扉，勿令外人知之。”语时则履尖跂行，往闭其扉，闭已复作前状凝立。观其颜色，似伪为忧郁，代人担忧状。余怒绝，甚愿视彼天性奸狡之真状，初不愿观此貌为血诚者。尤利亚曰：“马司德考伯菲而，我以交谊之故，不能不以与尔所言之事与博士质直言之。

当日我之言此，汝乃若弗省者。”余努目视之，不之答，则以语慰解先生。先生以手拊余肩，首仍弗举，且不发一言。尤利亚又言曰：“马司德考伯菲而，吾前此之言，汝不之省，今日乘至交在此，初无外人，故以密昔司司托朗行状与博士质言之。顾帷薄之言，吾初不欲宣之于口，惟通家往来，爱深，尤不能不告。当日道中所言，即复为此。”方其语时，得意已极。余深悔当时胡不起而扑杀此贼。贼又曰：“当日所言，大近模糊，然尔亦吞吐，何也？吾亦审尔我之意均存忠厚，惟我意尤以直言为忠，故不讳，告诸博士曰：‘人人咸见雅克与密昔司司托朗踪迹逾密。’吾思此时不告博士，亦非腹心交。雅克未至印度时已复如是，其至印度不留者，即复为此，其时时至是，亦复为此。方尔进时，吾方喻吾伙伴，告博士以己意，令博士为备。”复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，汝亦知是事乎？但曰是否足矣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吾亲爱之博士，幸勿以吾隐衷未白者，令尔怏怏。须知吾亦悬揣之词，未必即归于确。”尤利亚耸然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亦见之矣。言之隐约者，曲讳也。然则老友亦知之矣。迩时吾方为书记，见之至详。吾当时见安尼与彼往来，吾虽为书记，然已愤不可耐。”威克菲而作颤声语博士曰：“吾至爱之人，吾惟少有虞心，亦安知其非误。”尤利亚曰：“伙伴言之。”威克菲而则又言曰：“似有一日尔亦知之。”博士曰：“未也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汝不云托我置雅克于远地耶？”博士曰：“此意非我所出。以为乡居弗适，外出或佳，以二人生少同处，置雅克适所以慰安尼也，其他初无此意。”威克菲而曰：“尔当时言此，吾以

为夙有成心。以尔夫妇年事相悬逾远，或有未便。以尔老大，若妻娇小，而有姿首，安知彼之嫁尔非图财，此心别有所属。”尤利亚大悦曰：“言语必如是者，始疏爽无凝滞。”威克非而又言曰：“尔我至交，今日之言此，如有所逼而然，势在不能不告。”尤利亚又曰：“事至如此，安可弗言。”威克非而将复有言，则以目取意旨于尤利亚，然后言曰：“吾固心疑此人负尔。吾有时见吾女与尊阃同行，心滋弗怿，惟我未尝语人。即今日闻者伤心，而言者尤极内疚，较尔当甚。吾友当谅我之无可如何。”博士复引手，威克非而则取而执之，二人均俯首，不忍相视。尤利亚复耸身言曰：“此事人人所不忍言，今既如是，则吾当欲有言，幸恕吾狂。即马司德考伯非而何尝不知者。”余大怒曰：“尔敢议我耶！”尤利亚曰：“尔品德优良，即迩日语尔时，尔亦当明喻吾言。考伯非而，汝质言之，实知与否。吾亦知今日之不言，善意也，顾已痛切宣之矣，汝何闷为？即不言宁足自救。”余怒绝。先生则窃目视余，余立定其色，顾先生似已知之。余此时怒既无济，辩亦莫得，但能无言。先生起而徘徊数四，复坐于己榻，以素巾拭其泪眼，言曰：“实则过均在我。脱非嫁我，何由有此贬词。吾之安尼德性良佳。诸君听之，吾老矣，世局既无所图，但此区区少妇，略为相爱，用娱晚景，此或吾之生趣。彼之嫁我，我要之也。果使彼自相夫，何至冒滥至此。吾耳目既愦，今日吾友中无论老少，众口一词，自尔较我为悉此事确也。且吾娶彼时，其年至稚，有同孺子，尚未知立品之时。惟在此数年，尚柔婉有仪。彼父亦我故人，自彼少时吾

已规以生人应尽之事，在彼固属感我，吾自不应以彼感我之故因而娶之，自问过皆在我，即彼之得丑声，祸亦自我兆之。”余见先生言此盛德之言，泪下如绠。先生复徘徊者再，复倚榻背言曰：“我当日娶彼，以此女郎初不洞悉世事，余以彼家非丰，人事之变乃同暴风潋雨，故招之使前，亦以为昵我可以暂蔽风雨。当时曾言吾二人年齿虽悬，而同度此安乐时光，亦不能不云盛满。吾亦思一旦乘化归尽，彼尚芳年。然受我甄陶久，颇洞世故，此后尚可自谋，为后来荣乐之券。顾相处久，初不勃豀，直至于今。吾尚以为婚姻有福，今方在梦中，得诸君醒我，遂悟不应以老夫得其女妻。吾之乐特昏昧之乐，女则何乐，此又安足怪者。当日未尝留意之事，一一思之，咸皆有故。诸君听之，舍此污点外，其他尚无可言。此事实我肇之，我但自咎，不复咎彼。今仍不言为佳，但愿速能离此劳生，听彼自觅良配，吾心安矣。”余闻言，泪复涌出。后此先生出，复内顾曰：“诸君听之，今日之言，幸勿宣之于外也。威克非而老友，尔扶我登楼也。”老人立奔而出，扶将而行。尤利亚侧目视其行后，告余曰：“马司德考伯非而，吾乃不知此老竟懵然无所可否，似麻木人。然今日所言，彼亦不能如前状矣。”余本积怒，专伺其张吻，即泄吾愤，因直斥之曰：“畜生！汝必引我为证，是何居心？”贼此时方与余对立，故欲引我者，弄我也。余决不之恕。此贼瘦颊适近余前，似立幌招余批彼者。余果疾翻其掌，力批此贼，掌心乃烫如沸沛，知用力重。尤利亚忽执余手，引目视余。余亦狞视此贼，见彼颊上五道白印，积渐变为绛红。忽曰：“考

伯非而狂易发耶？”余麾肱力拔而出之，斥曰：“狗！吾后此永永不晤尔面矣！”尤利亚痛绝，以手承颐，模糊言曰：“汝真不欲见我耶？尔太无情！”余曰：“吾累示尔以意，鄙尔，不屑汝言，汝仍不觉，故今日醒汝，汝当知之矣。汝阴谋秘计，吾何为畏尔畜生！畜舍阴谋秘计外，何者为汝所能！”语已复不言者久之。尤利亚曰：“考伯非而，汝与我初非水乳，当时相见，已鄙我矣。然我实爱汝。”余不答，取冠而行。尤利亚追余于门外言曰：“考伯非而，天下之哄，必两不让而始争，今我决不与尔哄。”余曰：“听汝所为。汝欲与鬼为邻者，亦听汝！”尤利亚曰：“汝勿如是。今兹火张故尔，后且悔之。尔今日之处我，胡为作褊狭之丈夫，局量乃不如我。我今尽恕汝矣。”余大怒曰：“汝何人，乃能恕我！”尤利亚曰：“尔不欲吾恕，吾故恕之。汝试思平日与尔交谊如何，竟以掌批吾颊也。吾曾言争必两造，吾决不自居于争人之列，尔纵如是待我，我尚必努力为尔之友，汝且俟之。”余曰：“我知尔有素，汝之俟我，我知汝之阴谋！”顾余言时甚厉，防为内室所闻，乃急启扉而出。行可几百步，尤利亚复趣步来追，余掉头不顾，而尤利亚忽呼余曰：“考伯非而，汝乃大误。汝打我非武，我之恕汝，能令尔愧。此事我亦不告之吾母，恕尔至于终极。惟尔伸拳殴吾卑鄙之人，此心甚为尔愧之。”余深知尤利亚之阴贼出人意表，不报余仇，而坚忍为此大度之语，其猾至矣，思极反辗转不能成寐。明日侵晨，余至先生家，而尤利亚则扶挟其母，行于门外，吸取空气，见余即为礼，如不复有昨日之间隙。余只能报之以礼。大抵昨

日为余掌所批痛绝，竟以白布裹其颊，即加冠于白布之上。余后此闻尤利亚于礼拜一赴伦敦乞牙医拔其左车，余愿彼车牙连根而起，痛不可忍者，庶少惩此贼也。时余师疲卧不出，但托以病，终日闭门寂居，不听家人入视，如是久之。安尼司父子归可一礼拜后，始复治事如初。余治事之第一日，先生以书予我，劝余至时勿更谈彼事。余此事但语祖姨，他人一不之告。以理言之，安尼司宜告，然老人身涉其中，于义当讳。虽此事经尤利亚检举，而吾师母始亦莫知，久之私怪顿生，如云阴之徐屯，渐成黑积。先觉吾师见彼如有所怜，则已生疑，已而又延老军人与之为伴。有时余与先生编书，师母则旁坐。余有时私瞩师母，则坐而凝神，视先生久之，骤起他出，则泪莹于睫，渐觉殷忧达于颜色，逐渐而增。老军人者，长日如乌鸦叫噪，乃不审其女之有内忧。即吾师亦日见颓唐，初无辗笑之日，惟体恤怜护其妻，较前逾甚。一日为师母生辰，余方佐吾师编书，师母入门，先生亲捧其额，亲之者再，亲已遂行。师盖防少须老泪将涔涔下也。自先生一行，师母痴立乃同石像，少须则自捧其首而哭，其状至悲。有时先生弗在，师母唇动，似欲有言，顾但动其唇，初无言语。先生恒令其妻外出自遣，以老军人从行。老军人嗜乐无匹，得先生之命，欣幸欲狂，则极赞先生之善体人意。安尼此时精神全萎，恹恹如不自持，随娘宛转，无所可否。余观此一家人如是，深维无术。即吾祖姨亦为焦悚，日夜行于楼心，可百余匝不止。其最奇者，迭克一至，则先生与安尼尚有俄顷之合。迭克之与先生固在学堂相稔，先生待之

甚厚，其在坎忒白雷，先生方著字典，迭克则蹑足随先生后，往来无辍。今先生退休，而迭克亦适在此抄书，偶暇即造先生。方余与先生治事时，迭克则访师母，与之闲话，且助师母浇花种果，先生夫妇咸重其人，因之隐中粘合先生夫妇之义。余恒对祖姨称迭克能，谓自迭克造其家，而二人颇为联络。祖姨曰："拖老忒，吾不尝告汝耶，迭克之能，惟吾知之。其人自非凡品，后此或有成立之望。"此外尤有一节，余书尤当于此章中叙之。当尤利亚母子客于先生家时，坎忒白雷逐日恒有书予尤利亚，书则密考伯所发者。一日书中夹以一函，则密昔司密考伯寓余者，书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鉴：吾今日之寓书，足下必引以为异，苟观书中之言则尤异。吾欲足下读此书后，闳不示人，则足下当尤异。吾身为人妻，身为人母，苟有怨抑，不能不对人言。今兹当语吾外家，而外家行状，足下知之，即言何补。因念及足下为患难之交，则不能不伸述吾枉。密司忒考伯菲而，汝当知吾与吾夫情意殷渥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间有数次假资于人，秘不吾告，或届期仍不相示，此亦恒有之事；惟他事则未尝背其所爱，迨及临睡时，则尽揭本日之事摅怀授我。嗟夫，密司忒考伯菲而听之，吾夫今日变节矣。今忽成为秘密之人，竟吞咽其词，并不语我，竟忘我同患之人。吾但观其长日治事于屋中，他无所言，肝胆有同南朔之隔绝。然不止此也，且暴厉无匹，及其儿女，亦无父子之情，其视吾孪生之儿亦不措意，至于新生之儿，无罪也，则亦淡漠视之，如不相属。吾家用省至无可更省，乃向之索资，久不能出；脱少加声色，则决

言自裁,用为恫喝。吾问其所以,彼终不言。此节殊令人痛楚。君平日有难辄加授手,今吾家濒于危难,君能以术出我,则我尤衔佩。困厄中之爱吗·密考伯顿首。吾儿女亦寄声问讯,此怀中之儿,亦似向君而粲。”余得书无术,回书但言忍耐,且柔声下气,冀可挽回其暴。然手把此书,深思密考伯胡以至是,不能索解者久之。

第四十三章

此节中余宜述吾生平第一吃紧之事矣。姑以今日之余,离立于旁侧中自观余往日之余之行事,逐年逐月,岁序历更,如但度一夏日、一冬夜而已。刹那间,余与都拉所同行之空地,忽成为繁花万簇之世界,已而又见落叶枯枝及平原小阜,均受压于猛雪之中。礼拜堂次之河流,淙淙流水,为夏日所照,远影沦涟,少不经意间,已冰棱涌现。惟此二姑家景象初无更变,炉檐之上钟机仍徐动不已,甬道中之寒暑表仍悬壁间。此表此钟未尝一准,而两姑则信之弥坚。余此时已臻成人资格,二十一岁矣。自问所成功者为何等事,急就书已尽得其术,即此术中颇得微利。而吾急就之书颇不在中下之间,每议院有事,余必书而送之报中。忒老特尔司见余有效,则亦为之,乃中道而辍。然亦自报中自觅生活,律学已成,得执照入公堂辩护,极力俭啬,得一百镑,随

一律师治艺。而余则于急就书外，尤成为著作之家。其始手颤，不能为得意之书，然姑妄成，不令人知，但书短篇付报馆，彼居然登之。余胆力日伟，乃续续而作，后此竟居之为业，馆中人竟以钱购余文。于是进款日多，自左手拇指起，为数至于中指之中节。亦不居故寓，新迁一精舍中，即当时目中所注意，欲娶都拉后迁居是间者。顾不在是，而在其左方。祖姨亦鬻其海滨之故宅，姨则别赁一小屋，与余居甚迩。其迁者固为余成礼计尔。余婚礼垂及，两姑亦许可，且以得余为乐。次姑则倥偬为制嫁衣，长日以纸为范，与纫匠争。有一纫人，乃长驻姑家。余临莅时，此纫人食息皆未尝去指上之铜镮，一日恒数次呼都拉试其衣材。余与都拉每夕谈心，未及五分钟，而女佣已延都拉出户。长姑及祖姨，亦走遍伦敦为余置零星之家具。祖姨尚令余及都拉往观取进止。实则二老所购，较余为胜，都拉百无可否。忽相得一木塔，类中国所制，必欲购之，以居吉迫。而檐际均有风铃，吉迫则不愿处其间，久久始入，然偶触铃声，则大惊若狂。壁各德知余将娶，亦至伦敦，但能为余家拂拭器物等事，凡可以磨擦之物，必擦之，如其额上之有光气。余此时得间亦恒至庙鞫中，一亦自欲成其婚约。一日忒老特尔司见余婚约，即曰："似此戋戋，乃有大力如是。"余观忒老特尔司欣慕已极。婚约空格中填余及都拉之名，官中之印亦盖其上，坎忒白雷大主教亲签其上，为余祝福。以余身在庙中，故得此良易。顾在百忙中，众皆为余碌碌，余乃不信竟有其事，昏昏如在梦中，而相识之人皆曰吾后日成礼矣。及余至注婚

册之有司签字，而有司亦夷然书之，初不为异。忒老特尔司本与余同行，即为余佐证。既签，余曰："第二次至此者，余为尔证矣。"忒老特尔司曰："谢君盛贶，但未知吾之为此，果在何时。然吾意中人殊能待我。"余曰："尔之意中人今日何时可至？"忒老特尔司取表视之，曰："大抵七点钟可至。彼密司忒威克菲而亦不于此时来耶？"余曰："可八点半以后。"忒老特尔司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今日观礼，大类吾之成礼。须知前此同尔往面两姑，效果乃在今日，殊足庆也。今又承君厚贶，招我苏飞及安尼司为新人采伴，此贶我也。"余大悦，与之接手大笑，饮酒食肉，乐极矣。然终不自信其果有是事。苏飞及时至二姑家。此女虽非美丽，然风趣良佳，平和坦白，蔼然可亲。忒老特尔司引苏飞与众宾为绍，其意甚得，以手自磨其衣，而壮发仍坚挺直上。余引忒老特尔司至于隅陬，语之曰："尔小狗乃有佳运，竟得此贤妻，可妒也。"及安尼司来时，余亲至车站迎之。安尼司以神仙风致，第二次降临二姑家矣。安尼司者盛称忒老特尔司之愿，吾友即急引苏飞面安尼司，似人生得意之遭，莫此为极。是晚众团聚至乐，余终不自信，似脑中有云雾漫漫，侵灌其间，又似五六日未就枕者，至于昨日之事亦皆忘之。此成婚执照在余囊中，不过晷刻之间，而余视之则直经月。明日众皆往相新宅。余见此屋，亦不自信此宅即为吾居，大类居停将来，吾即立迁者。顾新宅虽小，而百物皆新，氍毹上花叶如生，窗上皆新制之帘，榻上均加红绒，颜色射眼欲然，都拉之琴箱及新购中国之木塔，昂然置余屋中，为状弗肖。此夜又为极

乐之宵，而余心仍依依无主。余在二姑家，临行时，尚至都拉屋中一视，而都拉出。少须次姑入，言都拉即至。已而闻衣裳綷縩之声，轻叩吾扉，余曰：“入之。”而都拉尚不入，仍微叩吾扉，余曰：“谁耶？”即自启其扉视之，果都拉。次姑为彼易礼服，则娇羞被其面颜。余见而立抱之，次姑大呼曰：“汝坏彼冠矣！”然都拉见余得意，则既笑而复哭，余自疑安有是福。都拉曰：“大卫，汝视我如何者？”余曰：“此尚何语！”都拉曰：“汝决爱我耶？”次姑知都拉语发，余必且更抱都拉，则先大呼止我曰：“都拉之身，但能观不能近！”于是都拉垂手，听余饱餐其色。少须下其冠自出，遂更便服复入，手将吉迫问之曰：“汝观大卫之妻，其美如何？吾嫁大卫，汝亦怒乎？”复蹲于地上，令吉迫作人立，长与狗戏。余遂出，心乃愈不自信。时余有小床，在姑家之近处。明日晨起，祖姨本在博士家，余则以马迎祖姨。姨今日亦盛服，嘉耐为之理妆，故楚楚可观。壁各德亦将至礼拜堂观礼。迭克则为女之傧相，引都拉授我者，故今日亦整发易衣。忒老特尔司亦衣淡蓝之衣，衬以牛乳色之内衣。余仍不之信，谓此等人之集礼堂，均为我耶？至吾数人以车行后，始微微谓一身似有妻矣。观此市上之人，蝇营狗苟，一皆可怜，须知吾此日身已如仙也。及垂至礼拜堂，祖姨谓余曰：“拖老忒，上帝佑尔，余晓起思尔母久之。”余曰：“孺子亦思及此。惟孺子之得有今日，均出大母之赐。”祖姨曰：“孺子勿更言此。”于是同入礼拜堂。既入，余心愈乱，如久久入梦弗醒，或联络不断者。时见二姑将都拉至，掌仪节之人则令余分班，余昏惘

中听其所为。又见牧师及官中书记续续入门，复有观礼者亦随众入。已而闻牧师诵经，余二人则如听天语，厥状至恭。仿佛见次姑哭，长姑则力闻花露以止晕。安尼司扶都拉立。祖姨正色，泪被其颊。都拉始而颤，经牧师问时，答语极微细。又似二人骈跽，都拉则坚握安尼司之手。礼毕，都拉则哭其父，少须止，在众中签婚约。似又同都拉出礼拜堂，出时闲人骈列，观余夫妇。模糊间尚见讲坛讲座，受洗之飞泉及风琴，与五色玻璃窗之属，皆撇眼而过，如余少时及吾母在礼拜堂时也。余行过时，旁人偶语，似称都拉为好女，及回车，众皆倾谈极乐。安尼司尤悦不可耐，都拉则苦留安尼司不之释。姑氏则置酒为余庆，肴核极腆。余饮啖都在梦中，竟不能辨味而食。似此时曾起而演说，亦不知作何谰语，惟见座客皆欢呼。尚忆有人劈新妇之饼饲吉迫，吉迫格不能入，立吐。时迎余之车已至，都拉易衣，临行尚迟疑，以为尚有余物未检，则臧获为之往反掇拾，奔走甚劳。既登，余欲抱吉迫，都拉则自抱之，谓此后吾将易吾爱彼之心以爱汝，撇此生物矣，今不应不自携取。既至家，都拉与余并坐，余方霍然如梦醒，知都拉果为吾得矣。都拉曰："愚哉孺子！此时心绪如何？当不懊侬于心？"以上所书，盖余抽身出余书之外，以笔序余行踪者，今余当复入书中自叙矣。

第四十四章

蜜月已过，采伴亦归，余及都拉相聚于此新宅中，心中殊异：胡以都拉永永寄诸吾家，即往省之，无待出户，偶欲通辞，无待署笺；前此欲与谈心，则穷极智策，今兹无复营谋而至，至时时促膝。有时夜中作书，偶尔昂头，则美人踞余书案之迎面，余搁笔，以背就榻，自念吾二人竟为成例乎。此生此世，彼此互相依倚，不关诸他人。间或议院事集，余载记多，归家迟，道行则自思都拉竟在屋中耶。既归就食，都拉亦珊珊下楼，伴余小坐。尤有一节，则为余平生所未见，女子之梳头栉发，乃复如此，而夜中就枕，竟以纸裹发耶。至论持家之道，脱令以二鸟司我厨湢，其蠢蠢处或不后二人也。吾家有女佣曰马利亚·安尼，盖代余司家者。余思之，其人殆为吾旧居停密斯克禄伯之女，不尔胡衣钵相传如是之肖。余夫妇乃长日受彼侵剥。方余雇彼时，亦携得保证之书，其巨如官中告谕。书中言举凡家务，彼皆能之，尚有所能，竟为余生平所未闻知之事，皆皎若列眉，署诸其上。人为中年，亦严肃含秋气，臂上有癣，久久莫退。有从兄入尺籍中为兵，常至厨次倾谈，啧啧不可已。余恒闻之。此人在保证书中言不嗜酒，人亦温醇可恃。一夕余见其卧于炉次，余乃不悟其醉，以为患作，即银茶匙恒不之见，余亦莫疑其

盗,以为逐日引车收我煤灰人所窃。匪特此也,见余夫妇阅历浅,则大肆侮慢。此在他人稍有恒性者,欺余至是,亦云止矣,而彼乃无厌。而余夫妇第一次反目,祸即由彼而肇。一日余语都拉曰:“吾爱,汝谓马利亚亦识时乎?”都拉方作画,即曰:“大卫何问及此?”余曰:“今五点矣。吾家本以四点钟进食。”都拉以目视钟曰:“机行蹩也。”余以表证之曰:“钟行慢于吾表。”都拉遂坐于余膝,令余勿怒,且以画笔涂吾鼻端。余怒仍不能息,乃曰:“吾爱,汝能否以训词加马利亚?”都拉震曰:“此事吾安能行!”余曰:“何弗能之有?”都拉曰:“我类小鹅,马利亚久藐我,斥之适所以滋其鄙。”余闻言,思此家将不能治矣。因之微漏怒容曰:“自是以后,马利亚将益无忌惮。”都拉曰:“孺子,尔额上生皱纹,丑极矣。”遂以铅笔吮之,复画余额,增其皱纹。余大笑,沫出于吻。都拉曰:“此方名为佳孺子。汝试观一笑,良增媚态。”余曰:“吾爱,惟……”都拉曰:“止,止。汝佳人,胡为作蓝髯语?幸勿以严法绳人。”余曰:“吾妻,凡人乐时宜乐,行法时亦宜用法。今尔试坐吾旁,以铅笔授我,我与尔作正人语。”因曰:“试问凡人忍饥而出,行事乌能自适,汝试思之。”都拉颤声答曰:“否!”余曰:“吾妻胡为而颤?”都拉曰:“吾知尔欲詈我。”其声甚悲。余曰:“吾焉能詈尔,不过诏尔以理。”都拉曰:“据理而言,甚于詈也。吾之嫁汝,非为辨理而来,尔必欲与我无知之人较长短。果如是者,宜先告我,今尔残忍极矣。”余则力劝都拉,都拉他顾不余视。余再三言,都拉仍斥余残忍不止。余无术,但自徘徊。已而至其膝前曰:“都拉吾爱。”

都拉推余曰:“吾焉为尔爱?吾知尔娶我,今兹悔矣。苟非悔者,胡以理绳我。”余遂正色言曰:“都拉,汝真童骏,出语乃无见解。汝曾否记忆吾仅餐一半,以时至不能不出。前日以匆匆供饭,炙肉弗熟,骤食之,乃内沸其肠胃,今日则并生肉均无所得,行将出矣。即以晨餐而论,久久而沸乃弗沸。吾非怨汝,以此等光阴,过之殊形弗适。”都拉大哭曰:“孺子乃斥我弗贤耶! 残忍极矣!”余曰:“吾安有是语!”都拉曰:“汝不言过此光阴,殊形弗适耶?”余曰:“吾言弗适者,指茶饭也,非复指汝。”都拉曰:“司茶饭者谁,非我耶?”哭乃愈甚。余复无术,且愠且怜吾妻,怒极,几欲以吾颅触诸壁上。后此坚忍而坐,言曰:“都拉,吾胡敢怨汝。尔我二人均未阅历,当力学之。适言冀吾妻正告马利亚,汝既自绳,亦当绳我。”都拉曰:“吾不审汝胡为有是昧良之言。迩日汝不言嗜鱼耶?吾行数里,方得鱼归。”余曰:“此吾妻之贤也。然既言之,吾尤不能不述。尔当日所得之沙门鱼,此岂我二人之所能了。且一鱼必一镑六先零,亦岂吾家常供之物?”都拉曰:“汝不言食鱼甘,且称我小鼠耶!”余曰:“鱼安得不甘。”于是都拉大悲,余再三告,均不余顾。余无术,潜逃而出。归时至晚,然中心滋难恝,如有负疚之意。归时已二点钟,夜已逾午,归时见吾祖姨在家,余大惊曰:“大母何事?”祖姨曰:“我初无事。汝坐。今日小花似病,吾在此候之耳。”余以手支头,坐于炉次,中心滋赧。方时思时,见祖姨忧形于面,余曰:“大母,吾今日懊侬至于竟日,以都拉不欢故,亦怏怏不自聊。然孺子未尝斥都拉,盖柔声下气嘱其理家。”祖姨点首

曰:“拖老忒，汝宜少耐。”余曰：“孺子何敢纵肆。”祖姨曰：“知之。此小花脆极，不禁纤风。”余见祖姨深爱吾妻，则感不可言。又向火久，乃言曰:“大母能否少加教导都拉，为孺子长久之计？”祖姨摇首曰：“是焉能者。”余大异。祖姨即曰:“余回念当时人，今已一一归诸墟墓，彼人吾在理宜加以抚柔。当时责彼嫁人之误，亦以我身世之故，因作激烈之词。今事往矣，可以勿言。须知吾生负气，与人殊异，乃永永无改。今孺子与我形影相依，彼此咸有恩意，万不能以此戋小之故，骨肉遂生间言。”余曰：“孺子乃敢与大母间耶？”祖姨自整其衣曰：“孺子，今兹无间，若干与尔事，则小花必不吾悦。间言之生，正复易易。今欲令此小花爱我，如蝴蝶之栩栩亲人。汝当知尔母更嫁时之情形，方知严法切勒之不可行也。余安能蹈迦茵之覆辙。”余闻言大悟，方知祖姨之不责都拉，盖为此也。祖姨曰:“拖老忒，尔成家未久，须知罗马之一统，亦非崛起朝夕之间。此人岂尔自择耶？既具丽容，爱情复挚，汝为人夫，择此丽人，既知其所长，则当谅其所短。安可舍长规短，日加责望。且彼既无阅历，汝能徐徐培养，生其阅历则佳，否则亦愿尔知足可尔。吾亲爱之人，后此天长地久，即汝二人，更无一人助汝矣。脱尔长日勃豁，后将奈何？天下夫妇之道，大率类此，即所谓婚姻者。吾今亦但愿上帝佑尔无知无识之小偶。”祖姨言已，与余接吻，以证为余祈福之实际。又言:“尔将灯送余归。归后语小花，为彼祝福。拖老忒，汝后此勿以我为田间驱鸟之草人。”语已以巾裹头。余即以灯送祖姨归。既至门，余自归，姨尚高扬

其灯照余。余自念祖姨之言良佳,余共生死者即为此人,尚冀何人助我者。既归,则都拉着拖履下楼迎余,以首倚余肩曰:“吾自弗检,汝亦忍心。”余即乘此与之乞和,言曰:“此遭之哄为第一次,亦为第末次。从此更活百年,亦不作须臾之阋矣。”此后马利亚之从兄逃伍,乃伏于余家储煤之地,兵官至余家,锁之而去,观者大集。余大怒立驱马利亚,既与之资,则夷然而去。余大愕,后此乃知余之家具几空,又伪托余名赊物于店肆。后此更雇一人曰克白雷,老而无用,则又遣之。继又得一人,颇和悦,然将肴具及于梯次辄碎,则又遣之。累累更倩,一无佳者,种种作奇劣,不可枚举。最后倩一少女,颇佳丽,则窃着都拉之衣帽出游。此人亦不记忆。综言之,无称意之人尽之矣。且与余往来之人,亦人人欺我。肆中人闻购物者之为余,则必以劣物塞余责,譬如购龙虾,虾乃无肉,但苞咸水,所得肉久熟弗烂,得面包则脱皮不附且坚。时欲得炙肉,则翻烹调之书,书言一镑之肉宜炙一刻钟,亦遵率行之,火候不中,非成炭者,即为带血,均不可食。以上种种不得美食,而需钱乃贵于他氏。余一日检帐目,凡胡椒牛油其多如牛毛,即十口之家,其用亦不如之夥。顾虽如是,而仍无复剩余,每食必购,每购必夥,亦必尽。衣服托之浣女,则尽付诸质库,明日浣女哭言其贫。余思他人或亦如是,则亦恕之不问。后此新雇一佣,嗜酒无匹,及月尽酒家索值,以帐目至,皆署密昔司考伯菲而,似吾妻沈湎不已者,则皆女佣托余名而赊酒于肆中者。一日,余延忒老特尔司饮。盖在伦敦相遇,即约之小饮。即以书付吾妻,言

今晚将延故人饮,趣治具。是日天气佳,沿道谈吾家事。忒老特尔司盛赞吾家,言娶后与苏飞共度时光,其乐亦与尔等也。余思请客之筵,以主妇司席,可云艳盖一时。至于入时,微觉为地至狭,不能展拓。虽室中无人,一客二主,而前后左右,咸趣逼无少宽绰。欲觅一物,而为地又觉其宽,无可追觅。盖余思无部署,家具随意积叠,觅必力求,不求即不可得。而吉迫所卧之塔,日必亘道,无让行者。此时忒老特尔司坐处左逼于吉迫之塔,右逼于都拉琴匣,背后则为余写字台所格,而都拉画案又适据中枢。余防忒老特尔司拘束已甚,几无复能动刀叉,即问吾友曾否狭隘,友曰:"有余,巨且如海。"食时尤有一事不可人意,则吉迫于食时直据案中,以狗与人争食,几不可耐,矧又以足时时践入盐豉之合,咸留足印。吉迫之意,似主人令之羁绊生客,故力向吾友而嗥,时时欲趣其盘上。余以都拉之故,不敢微露声响,即刀叉之属,为狗所践,从案上坠落,余亦莫敢申斥此狗。空盘则尽叠吾友之前,高可隐人。已而羊腿至,完而未切。余观此羊腿,其状甚怪,似此羊蹩而受宰者,余亦无敢置喙。少须厨人出馔,余不审其为何物,问都拉,都拉视余久,乃言曰:"此非蚝耶!"余复审视之曰:"其真蚝乎?"都拉曰:"然。"余曰:"此物至为忒老特尔司所嗜。"都拉曰:"吾购得一巨筒矣。蚝人曰此蚝良佳。"余乃不审其食法。视都拉,都拉此时泪几欲涌而出,余即曰:"试去其上壳,则能食矣。"都拉力剖之,二颊均绛,乃不能发其壳。忒老特尔司曰:"考伯菲而,我知之矣。蚝佳也,特不能启其壳。"他家有启蚝之刃,

余家乃无有,则以目视眊,但食跛羊之肉。羊但熟其半,余则以刀劃其已熟,留其未熟者置之,中心为之怅然。而吾友忠厚无伦,即以生肉予之,而亦甘食不言。幸余家尚有醃肉,则取而足之;不尔者终食仍饥耳。都拉以余且怒,其状甚恐,至见余夷然,则乐不可仰。饭后谈论至酣畅。都拉坐余旁,忒老特尔司对坐而饮酒,都拉微问余曰:“吾至感汝,汝乃不吾诟也。”都拉寻为余治茗。余观其调茗时,大类童子窃学成人所为,以为戏者。余亦不计茗之治否,但与忒老特尔司奕,都拉则援琴而歌。已而吾友归,余送之门外。复入,都拉则取榻置吾侧,与余同坐,言曰:“今日殊难恝于心,大卫后此当教我。”余曰:“都拉,吾之不更事,亦正如汝。欲教汝者,吾当先受教育。”都拉曰:“汝聪明,学即得之。”余曰:“否。”都拉久久无言,已乃言曰:“吾甚愿至坎忒白雷与安尼司同居一年。”此时以手双攀余肩,以颔承之,相余面。余曰:“汝胡为思与安尼司同居?”都拉曰:“与姊氏同居,可以时时承教。”余曰:“汝知安尼司在百忙中乎?彼尚欲事其老父,安有工夫及汝。”都拉曰:“大卫,后此可别以他名呼我。”余笑曰:“当易以何名?”都拉摇首笑曰:“名称俚也,但曰儿妻足矣。”余复笑曰:“此名胡来?”都拉以脸偎余曰:“吾非欲君斥吾之名,更之以此,但口中仍呼都拉,而心中蓄此两字足矣。果使怒气勃发时,则即念及此两字,谓吾儿也,即有他事行不中程,亦将曰此名儿妻,吾早审其如此,则怪骇之心且立释。实则吾但痴不解事而已,而爱尔之心,则出之真诚。”此数语发时,余审都拉颇更人世事矣。乃极力许可,称

其慧敏。都拉大悦，初有泪痕，寻已干矣。俄顷之中，而儿痴之状复萌，竟以身踞地，取吉迫塔檐之铃极力握之，以扰吉迫之睡，谓此即以示罚于吉迫。吉迫睡中以首左右伸于门外，然睡眼仍不之张。余咀嚼都拉一席之话，乃永永识之于心。有时虽不尽如彼意，然自此以后，初不敢加以声色，心中则至怜其人。都拉摇铃后，即正色语余，将矣为人妇，力祛前此憨状。收拾余前所馈之石板铅笔，拭之削之，且购得大帐簿，凡烹调之书为吉迫裂碎楮叶者，则一一缝之，情状大类注意为人。然一面数目之字，则似力与都拉抗挠，不能连缀成为数中程式。方展簿作数字，而吉迫已力践簿上，将新书之字，足印乱其墨渖，而都拉指头亦沾染墨痕无数。都拉发愤终日，成效则仅仅及此而已。有时黄昏余未出，即在家中著书，都拉亦自振作精神。余则搁笔窃观都拉状态。其先出巨本之帐簿置之几上，作娇呻，甫翻一叶，见前此为吉迫践蹋之痕，即呼吉迫更登，示以罪状，迨吉迫一登，则又忘此帐簿，遂与吉迫为戏。随后则墨渖厚涂其鼻，聊以示罚，遂令吉迫坐于案上，诏之曰："汝坐当如狮之勿动。"都拉称其为狮，余观之一无所似。此时吉迫果如其言，得片时之坐。迨都拉一举笔，钢笔中有小毛夹之，则更易其新者。方作数字，而苞墨过多，尖凌纸作响，墨乃溅出，又不能书，更易之，书时微语曰："此笔胡为作声，倘大卫闻之，将以为扰彼清听。"乃搁笔不书，仍合其帐簿，捧而微叩吉迫之首，如将压扁之者。或有时立意欲为正事，亦立出其石板，取肆中所颁之货单，积之筐中，已皱如故纸之团，则一一展之，欲核计其

值。譬如以三加五,则伸其纤指，自一直算至八，乃仍纷乱不清,则大怒不可遏,努其绛唇,侧面而坐。余见而怜之,时至其旁问之。都拉曰:“久核不得当也，我头岑岑矣。吾意欲其如是，彼故不如是。”余曰:“吾姑试之以授尔。”余讲解与听,都拉听受亦止五分钟，倦矣。则伸手为卷余发，或言吾领太高,则为之整而抑之使下。果余引之寓目石板,则震恐失次,且愤。余患其哭,遂立止曰:“试取琴弹之。”余此时事集,而心绪亦至劳扰,顾乃藏之胸中,不敢揭示都拉,防其莫堪。有时余一人独自徘徊,外观风物，自谓完娶之后,人间至乐无逾此矣，讵知当时冀望之事，乃不能应心而如愿。在理娶妻宜为内助,以匡吾所弗及，既而又思今如是矣，尚复何言。殆此生运命使然,但觉劳也,忧也,均一人承之,初无分劳分忧之人。而过此时光,仍草草无复机绪,久亦相习成性,未尝以为不便。而都拉见余不加督责,亦乐不自支，好我如儿时状,余则随地宽假。有时议院事集,夜午始归之时,都拉必下楼迎余。果院中无事，则居家著书，都拉近余座而坐,即使夜深,仍不一动。余以为假寐矣,然余一举头，而都拉已以笑靥相待。余事已搁笔，都拉即曰:“吾观尔似劳也。”余曰:“汝亦胡劳,夜午奚弗归宿,乃与劳人同坐。”都拉即近余前抱余，谓勿遣彼先寝。余试回首，而都拉已哭，余愕然曰:“何也？得毋病否？”都拉曰:“中心滋乐，第勿遣我先寐,我方侍尔作书耳。”余曰：“夜深,吾目尽涩,能观尔妙目,令人雅有生趣。”都拉曰：“汝言吾目佳耶？果见许于君，吾心乃至适。”余曰：“汝亦悦怿人之赞美耶？”都拉曰:

“吾非好夸张，得汝言吾佳，吾心适耳。且君既称我，则又何妨听我侍君久坐。”余曰：“汝以妙目侍我，于倦中一观，则赫然惊其美，若久视之，宁能增加尔美耶？”都拉曰：“我久侍汝，汝久得我居于尔旁，庶不至偶然忘我。且此外尚有一事求君，语若至愚，幸君勿责。”余曰：“何也？”都拉曰：“后此君作书时，吾为君削鹅毛之管，君劳亦当听我分之。惟君意如何者？”余诺，都拉乐至不可以状。余见之，不期感而泪下。后此余夜中治事，都拉则执笔省省然，凝神专待余易，余置笔与索新笔，则都拉如膺重锡。余有时虽不即易笔，亦故易之，以生其欢意。余或伪言此篇当令人抄，尔试为我抄之，则都拉之狂喜如出意外，即加以围裙，预备笔墨，作数字后，必调诙吉迫一次，始更书之。每抄一纸，纸尾必注己名。余偶赞之，即以手坚抱余颈媚余，片晌始已。如是琐琐之事，在读者固毫不措意，然余自今忆之，均有情丝一缕，绕余笔端。今家中钥匙悉彼管之，都拉亦常悬诸腰际，然箱箧仍未锁闭，不过悬此琳琅之物，用以调狗；然其自命已谓极力作苦，能当家矣。如是者相处至得。都拉亦善事吾祖姨，且告祖姨言，当时视大母为暴烈可厌之老人，今则不尔。然祖姨之假借都拉，恩意亦重，如施以异数。知都拉爱吉迫，则亦时调此狗，而狗仍弗驯。虽长日听彼弹琴，顾姨氏初不嗜音，特姑如其意而已。而女佣之不善，祖姨几于切齿，然终不发一言。果见都拉所嗜，则忘道之远近，亦必购而赐之。每日自小屋中入吾家，第一语必曰：“小花安在者？”

第四十五章

余于先生家编书之役谢去久矣，惟新居与先生密迩，时多相见，举家咸至先生家饮馔，亦数数矣。老军人则久居先生家，一如前状，冠上两蝴蝶，仍长日而颤。余阅历久，见世间身为人母者，或贪玩好弄，胜如其女，此老军人即其人也。老军人图乐之心，往往托言为其女牵率。余师之意，时时遣师母出游，而老军人得此尤悦，乃极赞吾师之可人。一日老军人纵意而谈，乃不期触及吾师之隐痛，懵然无觉。忽言："吾女居此颇寡欢，博士引之寻乐，吾女乃大有生趣。"语时余适在座，老军人曰："安尼长日幽居于此，清寂已极。"博士点首。老军人曰："彼若至彼母之年，则又当别论。博士试思以我之年，即拘之犴狱之中，苟得数朋友谈心，吾亦不思出阱。顾安尼非我，而我非安尼。"博士曰："然。"老军人曰："博士为人佳。"博士欲力避其谀，老军人曰："尔以我面谀耶？然吾背君，语亦如是。顾尔虽善人，而所好者未必即同吾女。"博士曰："此胡能者。"老军人曰："尔言良然。譬如尔著字典，字典者适于世用者也，每字必加诠释，苟非是书，则将读凳为榻。惟字典者，安尼又焉知之。"博士摇首曰："然。"老军人曰："故尔时时使安尼为乐，吾乃服尔之见地。天下年高之人，乃欲少年颈上更长一老人之脑，令思想力与之同，

乃博士独不尔，真可谓熨贴人情，至于美善之地。”余见吾师经彼赞扬，竟坐不贴席。老军人曰：“吾亲爱之博士，尔若有事命我，但发号令。尔令余侍安尼赴音乐会、博览会，无论何地，吾皆赴之。但观吾身罢苶与否，当能知之。博士听之，世界中最系属者，即慈母之爱女，宁舍其他事，专属是人足矣。”余观老军人者，可谓言践其实，每遇行乐之地，则支其老骨，未敢言疲。每日之中报纸，则老军人加以眼镜，坐于温榻，但取戏目及音乐之部一一寻索。间有一处为己意所嗜，则曰：“安尼，此地宜行，与尔卫生滋益。”或安尼托病，则坚不可挽，老军人必曰：“吾亲爱之安尼，汝胡如是之愚。试老博士待尔如何，胡乃自外至是。”语时必令博士闻之，若使博士劝驾，庶其女不敢力辞也。时雅克亦不敢与安尼共出。安尼则时来约祖姨及都拉同行，或但约都拉。余心滋不之欲，顾一语则防为先生所知，将以余为揭其前事；且先生滋信其妻之无他，余亦自委于疑似，遂不敢靳都拉勿出。时余与祖姨同坐，祖姨则力擦其鼻，言曰：“吾乃不审博士夫妻胡乃介介，将何术令彼如初。此老军人者居彼，但能坏先生家事而已。此老军人者殊怪物，奚不去此冠上之蝴蝶，蝴蝶去或可自成为人也。惟后此夫妇之能谐，其功或归迭克。汝勿谓其人愚，愚人固有术智也。此人必穷之以法，其智遂生，后此奇功，当可拭目而俟。”迭克者，初不审祖姨之称许，但彼与先生师母之交谊，初无增损，一如恒状。一日黄昏，在余成礼后之数日，迭克忽至。余正著书，都拉随吾姨氏赴市，余一人楼居。迭克至门而咳，令余知之，遂引首面内曰：

“拖老忒乌得，吾有数言告尔，尔得间乎？”余曰：“入之。”迭克果入，与余引手，骈两指置颐上，言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尔祖姨之为人，汝知之审矣？”余曰：“微知老人性质。”迭克翘其拇指曰：“是为世界中奇女！”语后始坐，似去其重负，然后归座，言曰：“孺子，吾欲问尔以言。”余曰：“恣言之。”迭克曰：“尔以我为何如人者？”余曰：“尔为我至交。”迭克笑曰：“谢君见爱。”遂与余引手为礼，忽正色曰：“尔观吾此间何如？”乃自指其颅。余悚然不能答。迭克曰：“弱耶？”余曰：“近似之。”迭克大笑曰：“得之矣。尔当知尔所知之人之脑筋(却而司第一)，移而置尔所识之人之脑筋中也(自谓)。”语次即以二腕交缠作势，言曰：“此脑筋中正复如是。”意言乱也。余点首。迭克忽作小声曰：“孺子，吾痴耳。”余欲力却其言，未出口已为所止，曰：“然，吾固知之。若非彼奇女子者，吾闭之疯人院中，不能出矣。虽然，彼待我厚，我将反哺其人。吾钞胥所得钱，未之费也，藏之盒中，立一遗嘱，尽予此奇女子，彼奇女子将大富矣。汝知之乎？”语至此，出素巾自拭其泪。拭已叠其巾，作方胜形，始纳之衣中，言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汝为有学之人，亦才人也。应知博士之为人，学问至广博，莫窥涯涘。博士礼我至厚，有学而不骄，常谦抑以待人。如我可怜之迭克，愚人也，且奖引我。我书其名于吾风筝，纵之近天，即风筝亦乐，天气为之清霁。”余哂曰：“然。如博士之为人，在义应重其人。”迭克曰：“彼妻乃明星也。”复移榻近余曰：“星明尚有云翳。”余亦漫应曰：“云也。”迭克复即余问曰：“何云？”乃极力叩我以云状。余不得已，即曰：“彼

夫妻间微有障碍，不相亲睦。此或有秘事，或年鬓不当而然。”迭克闻言，辄点首称可。迨语既，则张目哆口以待余言，少须言曰：“汝亦知博士得毋怒其妻乎？”余曰：“否，爱之良挚。”迭克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因拊予臂，引目上仰，如有所得，言曰：“世界中奇女子，胡以不能调停此二姓之好？”余曰：“此中事繁猥，非旁人所与也。”迭克曰：“尔非名为才人有学问者耶，胡为不能调停彼事？”余曰：“吾亦正以此中事繁耳。”迭克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遂起立自搏其膺，且点首言曰：“我为愚人，脑力至弱，然天下奇男子、奇女子所不能至者，我则优为之。吾今将联彼二人之欢；即不至，彼亦不能责我。我纵过举，或彼亦不介介于心。盖吾迭克耳，谁则与迭克较曲直。且迭克又何物者！”因吹气不已，作轻藐状。此时门外有车声，余知祖姨及都拉归矣。迭克微语曰：“汝幸勿告祖姨，吾已夙知彼不睦之根蒂，今更得尔一言，吾计益遂。”迨祖姨入时，迭克默然，即摇手令余勿声。后此二三礼拜，余乃不闻迭克举动。余谓此人愚也，或忘耶，或肆意而谈，无复关怀。一日黄昏，都拉家居，余及祖姨闲步及先生家。时为秋后，议院中颇无事。余行于道中，黄叶铺地盈寸。余遂忆及在白伦斯东家居，门外秋容，亦正如是。既及先生家，天已垂黑，师母适归自园中。迭克尚在园中，与园丁以刃削竹。师母言先生在斋中与客言，客且行矣，留余及祖姨待客行后，与先生谈。乃邀入退闲室中，乘晚来余光闲语。以我两家为近邻，且数数过从，礼容脱略，行坐随心。未数分钟，老军人执新报纸奔入，喘息言曰：“安尼误我，胡为不

语我以斋中有客!”安尼曰:“吾安知母氏之必及斋中。”老军人坐于榻上言曰:“今日乃大难。”安尼曰:“母氏得毋径入斋中耶?”老军人曰:“然,吾入时,适善人(指博士也)在彼。尔度何为立遗嘱也?”安尼即引首向斋中,老军人则铺新闻纸于膝间,言曰:“安尼,博士方为最末之遗嘱。此善人大有恩意,能为人筹备后图,吾今以所见者语汝矣。”呼祖姨曰:“密斯拖老忒乌得亦知此屋之中,惟斋头洞明,他处黑也。吾在此读报,几欲突出吾睛。且书斋外,亦并无美善之坐榻。吾见斋中稍明,因奔赴其中读报。门辟时,博士刚及二人似皆律家相对,三人同立案次。博士执笔言曰……”复对安尼曰:“安尼,汝力忆此言。博士之对此二人曰:‘两君,此事足使相信吾妻之素行,悉以家产付之。’此两律师点首。吾闻此即奔出,为物所梗,立仆于地。”此时安尼启门,及于游廊之上,以首抵柱立。老军人以目视其人,谓余二人曰:“密斯拖老忒乌得,密司忒大卫博士,如此之年,一无迷乱,但以此事论,已中肯无伦,足见老身之有识。前此老博士至吾家,言将娶安尼,吾即语安尼曰:‘老博士之娶汝,必有巨产授汝。’但观今日之事,吾言不既中乎?”此时闻掣铃声,又闻有足音,则二客出矣。老军人曰:“此事完矣。必签字封口,有事皆就理,可庆也。安尼听之,我将赴斋中看报。密斯拖老忒乌得、密司忒大卫,吾且往视博士乎?”余遂及祖姨出。似迭克在黑影中收其削竹之刀,又见祖姨随老军人之后,以单指自擦其鼻窍,侧目斜睨此老军人,作不屑状。老军人先入,余将至门外,祖姨引余裾留余。余已见先生独坐案中,

以两手承其颐，师母亦入，面白而身颤。迭克扶之入门，以左手拊先生之背。先生回顾，师母已长跽先生之侧，叉手引目仰先生，其状大类余前此为觅安尼司物事时，师母亦正是状。老军人方读报，即骇然置报纸于裙幅之上。时先生且惊，且爱其妻。师母之哀悯先生，亦非复卑屈之容。迭克左右顾，似其心劈为两道，一分先生，一分师母者。余此时记事非脑力佳，久久尚无遗漏者，直此等状态，印余脑中，一闭目已如见之。是时迭克先发声曰："博士究何不得意之处，试观此地中之人！"博士曰："吾亲爱之安尼，汝胡为长跽吾侧？"安尼曰："吾分应跽。"又面余诸人曰："请诸君勿行。"复面博士曰："吾以夫兼父之人，请明告我，尔我中间何梗而疏其亲爱？幸对众言之。"老军人始而颤，至是气涨其身，状乃愈胖，言曰："安尼起，汝作此态，宁非贻我之羞！汝弗起者，吾狂易立发矣！"安尼曰："吾母勿言，今日所求，为事甚巨，即母言亦不能遵率矣。"老军人大怒曰："吾言乃不见听，然则此女痫发。诸君趣以凉水至，我欲晕矣！"余此时之心但顾先生及师母，老军人之狂喊初若弗闻，即旁听者亦不之恤。老军人见无人顾视，则嘘气如牛，二目流走而视。博士以手执安尼之手，言曰："安尼，果我二人中有不料事，其过乃咸在我。至我之爱汝，终始如一，无有异心。我但欲使尔畅遂一生，本之真诚。安尼，汝今起矣。"安尼仍跽，先以目视先生久，则更前近先生之膝而言曰："此室中能否得一至交代吾夫，或代吾出一语，合二人之欢。果有良友好我者，请质言以释迷惑。果诸位中平日重吾夫，及重我者，胸中何

言，恣意吐之，用雪吾枉，亦以明吾心。”久之无一应者。余不得已，言曰：“密昔司司托朗，吾心固积得一事，先生命我勿言，故亦不敢宣之于众。以今日事势观之，苟不明言，匪特无益于事，且足为师门之害。矧师母今日命我，即言之，或且无罪。”师母视余，其意良感，言曰：“吾夫妻后此之为祸为福，均系尔手，请君质言勿讳，勿吞吐不言。吾知吾夫平日器君，有言必无不信，即使言中有蔑我处，亦幸勿顾忌不言。君言之后，吾尚有言，既语吾夫，更质吾天，吾无愧也。”余见状亦不再问先生，遂以尤利亚所言一一述之。老军人闻余言悖极。余言时，老军人且以言夹进，众皆弗悦。迨余语竟，安尼无言少息，少须执先生之手，置己怀中，且亲之以口。迭克扶师母起。师母立以身倚迭克，向先生言，言时甚微，告先生曰：“吾自嫁后，谨一一述我衷曲，告吾夫矣。前此既有人蔑我以秽迹，若不自伸，后此将无伸眉之日。”博士从容言曰：“安尼，人言纵尔，我殊不疑，汝可毋言；即不言，吾亦信汝也。”安尼曰：“此必言之。以吾夫之恩义如天，吾感激之心，亦惟昊天知此。”老军人曰：“吾有决断者即……”祖姨切齿微言曰：“汝有何断？”乃老军人未之闻，即续言曰：“勿许彼言！”安尼曰：“母氏，此事言与弗言，母亦不能禁我，须吾夫决之。吾亦知吾夫必且许我无他，果吾言中有侵及母氏，幸母恕儿。以儿之沉冤久，今日不能不白。”老军人作异声曰：“噫嘻！”安尼曰：“吾自少时，心中但有此一人（指博士），爱我而教我，而又为吾父挚交，时时与我同聚。我少时觉无论何适，脑中咸戴是人。初有智识，均此人浚之，一切品行，

均此人匡之。若在他人，吾敢谓无斯人之精诚。”老军人曰：“尔置若母于何地？”安尼曰：“非斥母氏，盖方美吾夫，语语皆纪实也。吾长时敬爱尤笃，其对是人，直在父师之列。得吾夫一赞，吾决以为切直之言，一无讹谬。母氏不忆言博士欲娶我乎？迩时吾年方稚，殊寡阅历。”老军人曰：“此语吾已言之五十遍矣。”祖姨又切齿微言曰：“汝可勿声矣！”安尼曰：“吾母语时，吾震越失次，以身为童娃，乃为平日所敬爱之人尊为敌体，乌能勿惧。顾虽怀惧心，觉如此伟人乃垂青及我，亦复自慰，因而成礼。”老军人曰：“然。汝之婚礼，乃行于坎忒白雷圣鸦而法基礼拜堂。”祖姨大怒，复切齿私言曰：“此媪乃无闭口之时！”安尼曰：“当吾成婚时，初无利吾夫之产之心，吾敬爱之不遑，安萌私计。”即面老军人曰：“母氏恕我，谋产之言，母氏实第一次诏我者。”老军人惶恐言曰：“我耶？”力举其箑，自扇其胸。祖姨复切齿私语曰：“汝安从避？永永莫涤此秽！”安尼曰：“吾自闻此言后，觉嫁夫以来，为第一次弗乐之事。自是以来，初无怅怅事，其怅怅处则深耻此事，自以为莫可煎涤。近来以我之名宣索于吾夫者，日见其夥。此钱固投之雅克，然实非以恃宠之故，而索钱于夫家。以吾在此世界中，实无有势力，足以分劈此胶黏之质。然亦不能尽咎吾母，吾母之意，亦不必力朘夫家之财以肥外氏，但觉吾家每有所求，吾夫乃无一次峻却，吾心益滋不忍。密司忒威克菲而见吾外家作如是鱼肉，气咽于中，乃不满我，我亦知之。由此以推，遂生意外之谤，吾乃莫对吾夫，使吾夫蒙羞至于极地。吾亦鞅鞅于中，但不能明宣诸口。”老军

人则太息伪涕曰:“吾极力护吾家人,尚不见德如此,吾至愿为土耳基人矣!”安尼曰:“吾母极爱从兄雅克。此人吾当时亦甚爱之,且两小无猜,观者如小偶。苟无博士求婚,亦安知吾身无沉沦之日! 世人言老少非偶,吾则言宗旨不同,贤不肖相去,方非偶耳。”余此时闻安尼言,心中大动,亦不知其谁为,则时时念此二语不置。安尼曰:“吾与雅克无一念同。一念同者,惟博士娶我,吾得脱此樊笼,已感博士无既矣。以吾爱雅克时,以未阅历之身,偶然动念,此大误也。”安尼语至此,其声甚微,顾其精诚恳到之处,余心复因之大动。安尼曰:“雅克受吾夫恩覆,逐次均以我为幌,吾心虽悲,然亦望彼自立,为改过之人。若以我易地为彼者,虽在万苦之中,亦当图自立,及观彼临行时,即知彼为伪自振作,非出夙心,心中愈恨。而密司忒威克非而全神悉注吾身,谓余不正,吾已预觉之矣。”博士即曰:“无人疑汝也。”安尼曰:“吾夫固不疑我,然当夕即欲摅怀告吾夫,达吾苦衷,谓雅克假吾之名行事,滋非人也。顾乃呐呐不能出口,后此遂终闷不言。此后雅克虽来,吾夫在前,吾稍与言,苟独对,实未尝一言。寻吾夫处处为雅克地,恩意日加,谓吾将大悦,不知吾心乃愈怅,益愧不可对君。”语至此,安尼复跽于先生之次,先生引之竟莫起。先生又力止之勿言,安尼流泪言曰:“请君勿止我,我尚有宜诉之词。吾所最难恝者,有人言吾之爱君伪也,但欲得钱。然自问爱心之切,闻谤益不能甘。且年少,又寡闻忠告。至吾母女之心之所以对君,又大有别,间有许事母逼我语,我则耻不能言,一亦自顾,勿令吾夫轻藐,不值

一钱。”博士曰:“吾亲爱之安尼，可勿更言矣。”安尼曰:“言且尽矣,而犹有未伸之意。惟我嫁君，自问殊不自贴，在理君宜得一贤助,令家庭相聚为欢，吾愿不为君妻，能为君弟子,或为君儿女者,幸也。乃以君学问，以君智慧，偶此伧人,于心颇戚戚不可自聊。然尚希冀顺谨侍君箕帚,附君得名,于愿已足。”博士曰：“自娶尔后,度日良欢,下此则渐即死期,无足言也。”安尼曰:“迩来吾恒念雅克不足对君。我终不言,且无人言,亦何必端开自我。我质言之,君将不乐,故永秘不之揭举。乃迩来见君与吾似形隔膜，遂自悔不应不言，或为谗人先入。今日忽立遗嘱，以家产见属。吾心自思,君既蓄疑,而偏授产，我又弗言，何以对君。惟今既白之,以心告天,初无一事足以背君。”此时安尼以手抱博士之颈,觉老人白发与安尼美发,交纠一处矣。安尼曰:“吾夫紧抱我于胸际,勿谓老少不衷,自惭耄期,我决不以君为衰,但觉德不如君,我转惭耳。年年处君肘腋之下，敬爱愈深，愈觉己德之非。嗟夫吾夫！当置吾于心坎中也。吾爱君之心坚如磐石,誓必永久。”语后众皆无声。余祖姨乘此之时,至迭克之次,抱迭克与之亲额,言曰：“迭克,汝奇人哉！今日之事，汝功为伟。”语后引迭克及余外出。归家后,祖姨曰:“老军人已矣。今日余睡熟矣。天下竟有此等之母心,竟欲其女斩其爱情嫁夫,不嫁其夫,嫁其钱也,斯人近矣！”而余则方咀嚼师母之言,谓非偶之婚姻，无过宗旨不同，贤不肖之相去语;尤有一语,谓无阅历之爱情,非真能爱,又曰“吾之爱情,坚如磐石,可以持久”云云。行次寻味此言,但足下

枯叶摵摵之声,秋风吹面矣。

第四十六章

余婚礼成可一年,一日步归自议院,道中凝思所著书中之意。第一书即为小说,布置书中事局,适经密昔司司蒂尔福司门外。余居此时恒过其门,第不入耳。此间果有他道,余亦必绕道而行,顾所绕道乃太远,为余所莫至,因不得已出此道。每经其门,偶一举首内盼,即疾步而趋。而屋中冷涩之气,令人寡欢。此屋当时已旧,今则长日闭窗,尤形枯寂。即夜中经此门外,亦不觉门中之有灯影外射。果使恒人经此,几谓此特空屋,阒无人居者。顾身虽疾过,而心中则时时留恋不即行,往往思及吾友家中讼阋之事。此次复经门外,又复凝思,忽余后有人呼余。余愕顾,似一女人之声,视之,则吾友家中女佣也。其人冠上本有蓝绵之缘,今其家中变,女佣之饰亦变,但有棕色旧绫作冠缘,非复前状。言曰:“先生果得间者,密斯达德尔欲延先生小语。”余曰:“密斯命尔延我乎?”女佣曰:“事非今日,以前数日见先生过吾门,以后命我留意,果见先生者,命延入室中,少叙阔悰。”余遂与女佣同行,道问老母安否。女佣曰:“主母近多病,穷闭不出。”余入后,女佣引余至园中。达德尔在彼迟我,至时女佣自去,听余往面其人。达德尔高坐花台之上,纵观墙外

风物。余前时，即起而迎余。余见其容消瘦，逾于前状，二目愈漏凶光，而唇下之瘢益显痏痕。前此之别，固以争忿而行，今兹相见，尚狠狠命余坐。余仍立言曰："女佣延我，闻密斯达德尔有言见嘱。"达德尔曰："敢问足下，彼逃女得乎？"余曰："未也。"达德尔曰："今又逃矣。"余见达德尔唇吻战动，似欲吐恶语，乃噤而未发。乃答达德尔曰："彼又逃耶？"达德尔作干笑曰："彼又从彼人处潜遁矣。果尔辈不能得者，则终莫得，客死于外，亦正难言。"语时目光愈漏凶残之状，乃为余目所未睹。乃曰："今密斯但愿其死，此尚慈惠之心，若在前此相见时，所期讵止于是。"达德尔不答，但作干笑曰："尔为助彼之人，我所已得之情形，汝亦愿闻之耶？"余曰："愿之。"达德尔遂起向厨门有古藤垂阴之处，呼曰："来！"状似呼狗。又顾余曰："汝欲复仇者，此间非汝用武之地，汝当知之。"余愕然，但有点首而已。达德尔又呼曰："来！"则立铁麦出矣。尊重之容，不减前状，与余鞠躬，即立于达德尔之后。达德尔不视其人，作恶声语之曰："汝将同逃情事，语与密司忒考伯菲而听之。"立铁麦即向达德尔言曰："小主人及仆……"达德尔即止之曰："汝可勿对我语。"遂回首向余，余亦曰："汝可勿对吾言。"立铁麦两次见斥，亦不觉怒，乃自言曰："小主及仆同一少妇，自遁出雅墨斯，乃久驻外国。所历处多，即所见者亦夥。自法兰西、瑞士、意大利几遍大陆。"语时似以面向榻背而言，且以手作势，叩榻背如叩弦状。又言曰："小主人与少妇始极相爱。少妇尤聪明，所至能习其方言，乃不能辨其为村居之女，所至皆得人欢，

无不盛推其美。”达德尔闻言似不悦，立铁麦偷眼观达德尔似有笑容，又言曰:“所到处人皆钦慕其美，或羡其衣饰之佳，或称其风貌之俏，或语其智慧之高，至于人人倾倒。”语次少停，达德尔二目如观远景，唇吻欲动则力咬之。立铁麦此时自握其手，二足左右易势而立，二目着地，又言:“如是者久之，此少妇有时忧愕不可自聊，小主人之待彼情谊亦渐杀，即时时亦自忧懑。自小主人作此状，而少妇之忧思愈厉。仆周旋于二主之间，为势颇蹙。第推长引短于二主之间，幸颇无忤。”达德尔此时移目视余，立铁麦则手掩口而微咳，复跂一足言，自曰:“后彼此言论遂多激刺，是时方居意大利奈白而司城，临海赁屋而居，以此少妇好观海也。吾小主人一日与少妇争哄，遂出，言一二日即归，实则自行。临行留语命告此少妇，令自处。仆谓吾小主人尚有天良，行次言令少妇别嫁一有位分之人，其人爱彼，颇不丑其前事。实则以少妇门地而论，即嫁此人可云攀高。”语次又以舌自舐其唇，更跂一足，余知此言立铁麦殆自谓也。而达德尔此时颇有愉色，似知余审爱密柳即嫁此奸仆者。立铁麦曰:“此节亦吾小主人命仆告少妇者。仆人固欲脱吾主人于困厄中，足以归面主母，乃一一告之少妇。少妇闻言如患狂易，此时果有刃在手者，亦必死我为甘。”达德尔闻言大悦而笑。立铁麦曰:“此少妇似忘吾少主人待彼之厚，劝之不可，必欲饮仆人之血而索吾命。”余闻言即曰:“彼果能杀汝者，爱密柳尚为有志。”立铁麦微以目视余，似尚藐余为幼小者。然仍从容言曰:“吾防此少妇轻生，非自殊者，亦必死人，故极力防

备，收藏其可以致死之物。顾虽如是，然夤夜逃矣。窗本加钉，乃毁窗缘葡萄藤而下。后此一无声息，乃莫辨其生死。”达德尔曰：“大致死矣！”立铁麦以为达德尔与之言，即立应曰：“密斯言然，似此女溺矣。彼本与海隅蜑户习，究之系出素门，乃终沦于凡贱。当未逃时，小主人不在，则往往至蜑户中，与群娃款语。有时尚语蜑户，言己身为舟人之女，且居国中时，终日徘徊海滨，与尔辈同其嗜好。”余闻立铁麦语及海滨，陡忆及第一次与爱密柳相见状。果使循分嫁汉姆，宁非成家为乡里儿童长辈耶！今如何者。立铁麦复言曰：“密斯达德尔。”达德尔怒曰：“吾不尝告尔勿对吾言耶？”立铁麦曰：“适密斯面我语，故敢冒为答词。今既弗欲，谨谢罪于密斯。”达德尔曰：“汝第自言，言已即行。”立铁麦即以目视地，言曰：“少妇既行，吾亦知少主人居处，遂往告之以少妇逃状。吾言时，少主人大怒斥仆人，仆人仅能自脱而归。前此少主人待我严，我忍之；今则辱我，我乃万不甘受。吾亦知老主母日盼小主人，遂归以状上主母。”达德尔曰：“汝讵有善心，特穷蹙自归而已。”立铁麦曰：“亦颇有此意，欲得一栖托之地。”达德尔视余，似待余问，余此时尚欲有言，即向达德尔曰：“此物(指立铁麦)曾知爱密柳家尚有书予之，曾接得否？”立铁麦不答。达德尔以怒目视之，立铁麦曰：“吾身虽居隶圉，固有所属。果密司忒考伯菲而问我者，宜以言向我。我虽贱，固亦有品节。”余颇怒，亦移目视之，曰：“我适所问，汝当闻之。即为吾问者，汝亦可以答矣。”立铁麦曰：“答言可也。然其中尚有畛域，吾苟言少主琐事，向之

主母，则母子天属，可恣吾言，且吾亦自尽臧获之分。今对尔何分者！大抵吾少主人即得少妇家书，亦不必即与此少妇，生其忧懑。余言不能更语矣。”达德尔问余曰：“汝尚何问者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惟此人须留意，前此之事，彼实出其奸谋。爱密柳舅氏尚在伦敦，幸勿为彼所得，得之下狱矣。”立铁麦已行，闻言复回顾曰：“谢君惠爱。我有一言幸见恕，此国度中无奴隶及畜奴苛政。即使有事，当归公堂中鞫问，断无仇家见获，加以酷刑者。果使彼辈加我以私刑，彼亦将干宪座。故吾生尚复自由，恣我所往。”语已鞠躬，复与达德尔为礼，向藤阴而入。达德尔与余相视，久而无言，少须言曰：“立铁麦尚有余语，言其主人在西班牙果倦游者，尚欲舟行，不审其能否遂归。此等事汝闻之良不措意，第彼母子之间，意见日深，永无挽回之日。为日愈久，则相抗益不下。此事亦必不在尔意中，惟尔当日以为安琪儿之女子大抵尚生，似此贱人，颇复难死。果在于世，可趣寻之，此事亦我所愿，以此女得归，或不更害他人。吾所以请君来此者，即为是故。”此时又有一人至矣，则老母也。见余之傲兀，较前尤落漠，惟老态较异，面皱而发苍。既坐，则神宇尚如前状，向达德尔曰：“罗莎，汝悉以所事语考伯菲而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母曰：“是立铁麦语耶？或尔言之？”罗莎曰：“立铁麦述之。”母曰：“佳哉汝也。”遂面余曰：“先生，当时尔之良友，吾亦时闻其耗，然终不能伏其人，令归范围。今老身亦别无他法，但乞尔收归此荡妇，勿令吾子更被其惑。”语已仰首外望，神宇英毅无伦。余曰：“马丹，吾与此被难之家，少小已识其人。在

我以为爱密柳者，实为公子所惑。马丹尚以为爱密柳更为覆水之收，则大误矣。我亦知爱密柳虽百死，亦断不能就公子，乞一瓯茗求生。”达德尔大怒欲辨，母止之曰：“勿尔，听彼所言。”母曰：“先生，吾闻尔授室矣。”余曰：“婚礼之成久矣。”母曰：“闻先生处家优赡，老身居此，如居世外，外事乃不一闻，惟闻先生名誉殊卓卓。”余曰：“幸托天庇，非己能力，致人人加以奖引。”母曰：“尔无母耶？”余曰：“见背已久。”母曰：“果尔母在者，见尔能极力趋于美善，为状良欢。更图相见。”因引手与余为别。余行时，彼二人尚坐而望远，实则墙外洞黑，隐隐已见灯光。余出门后，心中自念，宜以状白老渔。老渔自余婚后已归，余恒遇道中，知其心绪恶，乃不之见。今则但在国寻女，其居伦敦之日为多。明日余即至伦敦寻访老渔，而老渔仍居旧寓。余一至即访其人，闻门者言，今日尚楼居，请余登楼问之。余入时，见老渔尚临窗看书，窗上列时花数盆，屋中雅洁，多设一榻，意得其甥女时，可以暂驻是中。余入门，彼初未闻，迨余进拊其肩，始仰首曰：“马司德大卫乃见存，吾感激极矣。”余曰：“密司忒壁各德，吾今日颇将得消息来，愿尔静听，勿为逾分之望。”老渔曰：“得毋为爱密柳消息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老渔立时变色，目注余面。余曰：“吾今尚未知其安适，但已不与恶少同居矣。”遂以昨日所闻，一一告之。先犹面余，久乃垂首，无复言说。余语已，老渔以手扶头不语。余遂至窗下看花。少须老渔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尔以吾之爱密柳如何者？”余曰：“大抵尚生。”老渔曰：“此正难言。此女之心，本如飞鸟之依

人，今既为恶少所斥，又乌得生！彼常言海中蔚蓝之水，汝意吾爱密柳得毋蹈海死耶？”语时颇战栗，似欲待我驳辨，用以自慰。复曰：“此女时时在我魂梦之中，以兆言之，或不频于死。以吾之灵魂，颇有感觉，似时时有睹，或不至于愚我也。”遂隐几坐，以目上注，如有所思。忽大言曰：“吾甥必未死，吾亦不审何人见告，决言吾女生也。”语时似精神外越。余则恭候其静谧，乃以昨日所私划之策，一一对老渔言曰：“爱密柳既舍此恶少，安知不至伦敦，以此间人海最易藏身。若在他处，地狭人稀，必无从避匿。至于回家，则必羞愤不之愿也。”老渔曰：“彼必不归。”余曰：“果在伦敦，尚有一人必知其所在，汝亦忆……”因曰：“吾语此人，汝幸勿怒。汝以求女之故，亦不能胶执故见。汝亦忆马莎乎？”老渔曰：“得毋雅墨斯治纫女乎？”余曰：“然。汝亦知其人在伦敦乎？”老渔曰：“吾数见之。”语时悚然。余曰：“爱密柳有恩于是人，曾助之以金。尚忆雪中尔我对坐时，彼亦窃探门外，此事尔或未知。”老渔大惊曰：“彼乃窃闻吾秘事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自是以后，吾乃无见。吾送尔后，尚欲与言，则渺不之得。吾殊不欲在尔之前道彼姓名，以增汝之悲愤，惟今日欲得爱密柳踪迹，非得其人莫可。汝亦明吾指乎？”老渔曰：“知之。”余语时声至微细，又曰：“汝曾见路遇在何许者？吾虽偶见，实不审其寓。”老渔曰：“吾或能得之。”余曰：“天色垂暮，不如同行一觅其人。何如者？”老渔可余请，未行先扫其榻，且明其灯，并于筐中出爱密柳衣，置诸榻上。无论置此何为，余亦不之问，而在此中思想，彼每出必如是矣。迨余下楼时，

老渔曰:“吾前此视马莎如污泥,幸上帝恕我,我今日见解一变矣。”道行时，余故撩与语，以解其忧，然亦欲得汉姆之形状。因曰:“汉姆近何如者?”老渔曰:“如故也。惟行事不避艰险,亦无怨言，众皆称为善人。”余曰:“汉姆见司蒂尔福司将致命于彼否?”老渔曰:“此则莫知矣。”余又曰:“君亦忆爱密柳在逃,吾三人行于海滨,汉姆望海言结局在彼。君亦忆之乎?”老渔曰:“忆之。”余曰:“君知汉姆此言何指?”老渔曰:“吾亦思良不解所谓。汉姆虽漠然如无事，然每提是事，厥状立变，且彼初无一言及于此事。汝不能谓不言者，即为忘之。须知浅水能辨荇藻之属，水深又安见底。”余曰:“君之言然,余意亦如是。谓不言者蓄憾深,言之尚足宣泄。”老渔曰:“吾亦云然。以理论，汉姆苟见司蒂尔福司,未必有凶暴之事。吾意殊以不见为佳,且必不至相触于一处。”行次已及闹市,彼此无言。老渔复低首如有所思。忽尔遥指一女人之影,微语曰:“汝试观之。”余遥瞩,即审为所觅之人。余二人遂奔赴其人之后，默随之行，惟在人丛中,殊不易语，意行及僻处言之。于是止老渔勿呼，但逐步随之,且欲观其所向。老渔亦以为可，遂若即若离中，逐其踪迹。以此女时时愕顾,余防为所见,亦时时敛避。此女疾行无停,纵观其状，似有专注之区，非闲行者。已而至黑暗寂寞之路,人声都寂，余告老渔，此时足与语矣。遂疾趋而进。

第四十七章

此时余已追及马莎，路乃濒于河次，夹道皆人家，通河而止。马莎遂入夹道中。余自栅门中已见河流照耀，船灯闪闪作光，马莎至河次，以目面水，时水次有小蓬室，余以为马莎居此也。至时令老渔守栅，余即突进问马莎，至时颇栗栗。见马莎独身至此，必非善状。且喁喁自语，二目视水，自解领巾，自束其手，似决非决。余知其人将自裁矣，即突进引其臂曰："马莎何为者？"马莎大震，将力脱余手而去，用力至猛。余几不能制其人。此时老渔亦进助予，双引其臂。马莎昂首，见为老渔，即自委于地。余立起其身，至于高处石上坐之。马莎幽咽不可止，少须起坐，以手扶头，口中但言河中。余曰："尔且少静勿躁动。"马莎仍呼河中不止。少须言曰："河乃类我，我身应入河中，似我此生非河胡伴？河水本自村间来，严净而清冷，及入诸城中，经沟渎而过，此水遂污。更久之，则如吾命之飘摇入大海矣。我思仍宜与之同往。"惟我前此所见失志之人，今亦见之，但天下人如彼之飘泊，吾殊不忍见，亦未尝见也。寻复言曰："我思之久矣，白昼黑夜，此澌澌之河流，均在吾脑筋之中。惟有此地，足以容我，他无地矣。"老渔闻言且惧且怜，老渔益虑其甥女之遇，亦必类是人，思深且仆。余见老渔作此状，急往引其手，

则冷如鬼手。余微语曰：“此女心神弗宁，须之，当少定，君且勿惧。”余语时，老渔口动无声，第以指指马莎。时马莎方痛哭，余计非待其哭止，必不能探取其言。久之，鞠躬扶马莎起立，马莎既起思奔，余止之。马莎无力，则以背承木桩而立。余曰：“马莎，汝识吾同来之人乎？”马莎微语曰：“识之。”余曰：“吾今夕步尔至此，亦知之乎？”马莎摇首不发语，左手自按其额，右手持领巾及冠，无言，倚桩作倦态。余曰：“汝今少止其悲矣，吾尚有事告汝，曾忆前此雪中，汝在酒家门外，窃听吾语，亦忆之乎？”马莎应声哭曰：“吾为宵人，终身无复余望，但有待尽之一日。惟请君告长者，爱密柳之逃，非我诱之。”余曰：“非谓尔身诱爱密柳也。”马莎曰：“爱密柳之逃，果属我者，我已久逐波臣。惟此过不属我，故延至今日，方觅此道。”余曰：“爱密柳之逃，盖别有故，不关汝也。”马莎曰：“爱密柳待我厚，平时无一恶声见及。吾身已无希望，所恨者不能与彼晤面。”老渔闻言亦以背倚木桩而哭。马莎曰：“雪中窃听老丈言，方知爱密柳随恶少而去，吾心已栗栗而惧，防老丈疑我与其谋，且导之以淫邪事，实则吾力能保全其名誉，即杀身何恤。惟嫌疑之交，不必即可净涤。”语至此，拾小石于地坚握之，似恨深欲碎此石以泄忿者。言曰：“我在此，人苟近我，咸患其污。为道但有一死，百无他法。”因以目向老渔曰：“请丈以足蹴我令死。丈心必蓄疑我之思，我即能辨，必无见信之日。当日村居时，吾偶以衣角触爱密柳，丈意几欲力碎爱密柳之衣，以涤余秽。即在今日，苟与爱密柳谈心，丈亦将以为大耻。吾非怪丈深

刻，以吾节固逊于爱密柳也。须知吾固从秽中人，而心感爱密柳，一本之真诚非伪。今请丈置我于河，或蹴死我也，但勿谓不爱爱密柳可也。”老渔力扶之起，曰：“马莎，汝令我置尔于死地，我则身非刑官，且我今之待汝，非复前此之菲薄。特今日同此君之来，有言相询，幸汝听之。”马莎闻言少静，然犹栗惧。老渔曰：“雪中汝闻爱密柳逃，且闻我将行遍大陆觅取之矣，然汝常在外，曾否闻吾甥女迹兆？汝固言爱吾甥，果能助予觅之，必将获天之佑。”马莎闻言，似不之信。即曰：“丈能否以兹事见托？后此果相见，即居我寓中，不令彼知，引之至丈许。丈能否允我？”余及老渔同声答曰：“可。”马莎曰：“果信我，则我必心乎此事，尽我之力，力挽此人。”余曰：“马莎，汝亦知爱密柳近何状者？”遂举立铁麦之言历历告之。马莎闻言，泪莹则力咽之不哭。余语既，马莎曰：“果得爱密柳者，将寓书于何向？”余即出日记本掣其楮叶，即桥上路灯微光，书余及老渔居址付之。马莎即密藏诸衣底。余曰：“马莎何寓？吾当取消息于尔家。”马莎曰：“吾寓非远，仍以不言为当。”余即不问，余意本欲予钱，而老渔忽附余耳，余即出钱囊予之。马莎力拒弗受。余曰：“此老丈非复无钱之人，尚足助汝。汝今凌夷至是，胡能劳尔而不予酬！”马莎坚却不可。至老渔强之，亦莫应。但曰：“能得爱密柳者，二君为我觅得啖饭地，拜赐多矣。”余曰：“汝今如何？何妨少受。”马莎曰：“受惠固可，惟为爱密柳之故，而预受酬，则虽槁饿亦不甘受。果吾受值，即无以取重于君。矧吾本欲自溺，今得此役，则于天良中尚可自赎，不至于横死足矣。”余曰：“汝

后此万勿蓄自裁之心。人生于世，必有生机，勿萌死念。”马莎颤而动其唇吻言曰：“在君辈于世界中实有所图，我则何有？此遭以事托我，是第一次委我以正事，舍此则无一齿我于人数。今既受托，且姑试之，以验吾能。今无他语。”遂出手与老渔为礼，但触指端立行。余见其行状，似久病新痊者，二眶深陷如鬼，其瘦如枯腊，知彼人盖馁困久矣。于是遂步其后，以归家正出此道。至于分路时，余对老渔曰：“观彼力任，似出精诚。可以勿穷其迹，听之可也。”于是二人同行，不顾马莎。老渔仍与余同行，及余告归，老渔向天祝福，力祈此事之成。余到家已夜午，至门闻圣保罗礼拜堂钟声铿然，则凝立以听。忽见吾祖姨之门尚开，有灯外射，余思吾姨必防火发，故启扉以备，此夙疾动也。思姨氏既不之睡，且造彼与谈亦佳事。既近见小篱，篱外有人卓立，一手引杯，一手执瓶，方作豪饮。时月明如昼，余即隐于树后，引目外盼，即伦敦道中所见者。彼饮酒外，尚大嚼如狼，似久饥得食状，且仰首观此小屋。饮后置杯瓶于地，复窃盼窗中，大类欲行而有待者。少须见灯光为物所蔽，出者吾祖姨也。老人如怒如悲，手中数钱，锵然之声，余皆闻之。其人曰：“似此戋戋，于我何济！”祖姨曰：“吾安有钱？”其人曰：“似此吾不能行，仍汝藏之。”闻祖姨怒曰：“汝小人，逼我乃至于穷处。汝乃谓我弱而易弄耶？汝当知绝汝至易，一无所惜。”其人曰：“汝胡为不行是策？”祖姨曰：“汝心乃太沦丧！我尚有心，汝乃以是言报我。”是人摇首，手弄其钱作声，乃言曰：“汝但有是，不能增矣？”祖姨曰：“但能如是。汝

亦当知吾家已中落，远不如前。且吾不尝语汝以状乎？今汝既得钱，胡再不行，令人见而生憎。吾钱大半为尔所费，此身亦几为尔所毁。汝之待我，匪特无义，益之残暴。汝今且行而自悔。汝罪既重，幸勿更增新咎。”其人曰：“汝言似有理。今日止于是矣。”祖姨似哭，其人略有惭色，遂潜出。其人适出篱外，余亦出诸林间，四目相触，余作怒容，不加以颜色。遂入祖姨家，言曰：“祖姨，此人又至作咆哮状耶？祖姨但告我为谁，吾当往治其人。”祖姨引余手曰：“孺子入室，十分钟中汝勿与我言。”于是同至退闲室，姨氏据巨榻坐而无言，有时自拭泪痕。如是可一刻钟，始近余而坐，言曰：“拖老忒，汝适所见，吾故夫也。”余曰：“孺子闻其人死矣。”祖姨曰：“我意固谓其人死也，而彼尚生。”余大愕不能答。祖姨曰：“尔殆谓我素无情爱，然当时亦曾信其人为君子，爱之至切。顾吾爱之如是，乃浪掷吾钱，并伤吾心。自是以后，余遂瘗此爱情于窀穸之中。”余始太息。祖姨抚吾肩曰：“吾与彼决绝时，初无吝惜，即后此续续而来，亦咸有所藉手。若以前状言之，我虽以正式离婚决彼，亦复易易。惟吾实未告之官中，彼得我钱，浪掷无艺，嗣复更娶一人。自是沦于博徒，以诓诱良人为彼生业。尔今日见彼俇儴直同寒乞，而当时风度固翩翩也。吾惟误信其人，此错乃终身莫改。”语至此，坚握吾手，力摇其首曰：“今余视之，逾于陌路。顾终不忍纳之官中，每至必与以钱，盖吾之误误在当时，不审后此何以不能遽绝。”乃叹息自整其衣，言曰：“吾亲爱之孺子，今夕一谈，凡予初年中年晚年之事，汝历历知之矣。后此相

见，可勿道是事。即遇旁人，亦可勿语。”

第四十八章

余此时著书至勤勉，此外作急就书，叙议院事，仍长日无误。余书既出，风行一时。顾余亦自知余书之美，盖余深审世情，人当得意时，微露得意之色，则人人将加憎恶。以此之故，日益谦退，于是称者愈众，余躬愈偻。亦知天与吾能，于著书甚称，因亦潜心此道。余旧在报馆中，稍为论说，文名已著，及余小说一出，众口同称。余知此业可以自活，遂屏急就书不御。此时余娶亲已一年有半，家务仍纷如乱丝，久久莫理，余亦听妻所为。则此家即令吾家以自治治之，初不以人也。时已雇得一男佣，其所能者，即日夜与余家女佣争哄。其尤可恶者，则与女佣格斗时，往往至余会客之所，或适宴客，哀号呼援，备诸丑态。余久欲驱之，乃此人颇恋主不欲去。余偶一发令令行，则泪随声下，余又莫遣其行。彼人百无亲属，但有姊氏，姊氏已逃赴美洲，无家可归，竟以吾家为归宿地。自亦悲悯无家，则时时以袖自干其泪。余惟舛运，始得此人，一年可六镑十先零，自彼入时，余家乃日闻鼎沸之声矣。其人初来甚少，积渐长于吾家。余自念此人固少，设久处吾家至于垂白，则将何以驱遣其人。一日盗都拉之表易钱，此亦吾家漫藏之咎，彼得钱不知所用，但附

公车来去，以自娱适。至于第十五次，余始觉其盗，则置之官中，检其身尚得四先零六辨士。尤有旧笛一枝，余审其不知音，亦不知其得此何为。既入官中，余乃大悔。其供词有令人难堪者，乃逐日吞吐而言。至第二日，余与之临质，佣言主人酒筒中空矣，此均女佣所盗；又一日，又语女佣有小女友，逐日至厨次运面包出；又自供卖乳之家所需煤，均己盗赠之；又数日，复言某某将谋盗余家，彼预知之。此人以为作此供词，可以少恕。顾余羞一家之无政，乃愧不自振。后此官中人来言，吾佣又别有所供，余望而愧赧，即先避匿。久久闻此佣定流配罪，余始敢出面朋友。此佣定谳后，复以书来，言必一面主母为别。都拉即往省之，见此佣禁诸铁栅之中，则大惊而晕。余闻此佣未赴配所，则仍息息虞备，防有官中人更来言状，则吾家政之不修，益将暴之于众。而心中仍极懊丧不止，似前此初不料其至是，今一为盗佣宣暴，益滋感愧，又微与都拉言之。一日夜中语都拉曰："我爱听之，吾家政之无纪，匪特于吾家滋累，直将累及旁人。"都拉曰："汝久久不言，胡今日又示人以怒状。"余曰："非怒也，请言弊窦，与若听之。"都拉曰："吾乃不愿闻此。"余曰："即不愿听，亦须一知，今且释此吉迫于手。"都拉即以狗即余耳，狗息咻咻入耳作痒，都拉意即以狗了此事也。及见余无语，即纵狗入塔，以目视余，叉手而坐，如待严刑。余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吾家之弊，其病有同瘟疫，凡人至此即传染是病而去。"吾恐简切言之，易滋都拉之怒，故设喻以譬。而都拉愕然大异，似得药即已者。余思设喻必且误会，仍不如切直言

之,因曰:“果吾家更不留意,匪特糜费多怒,而无一日之安享,且使良家之子一入吾家,即生盗心,沦为流徒之囚。须知吾家用人,往往皆劣,其过岂在佣者,惟其主人无纲,故佣者乱法。”都拉大惊曰:“汝乃谓偷金表耶? 凌人一至于是!”余曰:“都拉何为作凿空之谈,吾此时言金表耶?”都拉曰:“汝言主人无纲,则佣人之行盗,均我教之矣。汝无良至是,乃以我较诸流配之徒。果蓄此心,胡定约之先,乃不明言!”遂执素巾掩面呼天而哭。余欲去其巾言曰:“吾爱,汝恣哭何为? 观者将加骇异。吾何尝比尔于是,汝之哭岂非冤我。”都拉曰:“汝前此加佣者以妄言之罪,今复以此罪加我耶? 今如是,吾何以为人。”余曰:“吾亲爱之人,吾乞尔稍放光明。吾意何属,吾言何指,汝当一一省察,勿于吾言之外,别生枝节。都拉听之,吾身为主者,持家不以律法,则无怪佣于吾家者之出以非道。且吾用人之不善,均吾启之以机,此机又安可启! 矧遇事宽纵,初若加人以恩,实则自寻苦恼,求一日之舒畅亦不可得。以理论之,似化佣为盗之人,均吾人以机导之,此何可者! 吾久久欲格此弊,因之蓄憾于心,吾言已尽于此。汝更勿为小儿之啼。”余此时欲去其巾,仍不可得,仍絮絮含悲斥余曰:“汝既不得一日之舒畅,当日何为娶我? 无论他事,当未至礼拜堂之先,仍可对我言之,亦决不相混。即今日去我,亦未始不可。第送我至两姑家,或送我印度依周利亚。周利亚久不见我,见我必欢悦无间,亦断不侪我于流配之囚。”综言之,都拉之不明极矣,立欲与剖,决无功效,当以他道试之。乃百思无法,因思谚语凡人

不聪，当易其思想，余今亦照此行之矣。余欲行即行，当都拉作儿戏时，余则作长者之容示之，既与我为谑，余则肃然咏莎士比之诗及先哲格言，使之倾听。彼即倦厌，余仍若无觉，俨然临之以庄，且随地加以训迪辅导之。后此都拉见余欲言，即歛避，其状甚畏，似莎士比者烦琐可恶人也，亲其言殊无意味。时余求进都拉于道，而都拉尤极力畏避，久之初无效验。余复以互镜之法，以悟其人，凡忒老特尔司至时，余每以正言训之，其意咸属都拉。而忒老特尔司转受吾益，而都拉神魂则慑不可止，以为斥忒老特尔司且斥我也。余此时对待都拉俨如师保，又若蜘蛛张网，以待飞虫，亦自念苟能变易都拉者，亦家庭之福，故慎持之至于数月之久。数月之后，仍无成效，余始废然，知术穷矣。但觉此数月中，人之见余者如刺猬，如豪猪，觉一身之拘挛，若不可耐。于是复变其道作因简就陋之计，旷然不绳其短，觉亦自省其拘。而都拉亦翛然如出樊之鸟，翱翔无沮。一日余归，购得耳珥一双赠都拉，又市得项圈予吉迫。都拉得珥大悦，与余亲吻，觉敬而不肆，仍畏余也。余思既已修好，则并此微微畏慑之心亦当去之，遂为亲加耳珥，言曰："迩来夫妇隔膜，过良在我。汝亦知吾非矫为严毅，本思匡尔于道。"都拉曰："无用也，吾不尝自命为儿妻耶？果尔不如吾意，吾亦不能自格，但有泪珠洗面而已。君娶我久，讵不知我为庸懦之人。期我振作，又焉可得。"余曰："然。前此本欲一试，冀有成功，今乃大觉其误，此计良愚。"都拉大悦曰："君自是以后不责我耶？"余曰："然。尔之生平，仍以不拘为当。拘之彼此生憎，

转失家庭之乐。今尔我仍践故道，乐也。”都拉曰：“然哉！宜乐即乐，后此有不如意事，定不尤我矣。”余曰：“可。吾但顺水行舟，自乐其乐。”都拉偎予言曰：“尔后此当不咎我导盗以机矣，须知此语良不适吾意也。”又曰：“似我为人，宁败事而愚，勿困身而拘。”余曰：“然。吾听尔为天然之都拉，勿盼尔成人为之都拉。”都拉悦不可止，狂跳就吉迫为之加项圈矣。此一节为余最后之训导都拉，至是止矣，计后此之事，均我自任，勿责都拉。于是仍爱都拉，享家庭之乐。顾此乐非余意中之宿期，特迁就而成之耳。觉未娶以前之虚愿，一一都不实践。此时颇忆与安尼司同居时，井井有条，始名为乐，今则决无此局，有之或另易世界也。有时幻想，果不见都拉必不娶彼，此际心又何属者。既而思之，则又自斥为妄想，遂力祛而去之。后此者家之内外，均余一身任之，忧劳一无所分。都拉仍日日为余侍易笔之役，厥状一如童騃，然其心爱我极挚。又闻余名声日来，则尤爱不可释。已而安尼司亦耳余文名，则以书贺。都拉又读吾书，谓是书适肖我之口吻，都拉得书，诵以示我，喜极至于泪下，则力拊余背曰：“孺子真聪明可喜也。”余则常忆师母之言，谓少年情爱，不加以阅历，究不云爱。余服膺是言，奉为座铭。近亦自觉当时之爱都拉，亦不由阅历而出，至于希望多而遂意少。且师母尤言年鬓之不同，不为非偶；惟宗旨及贤不肖之不同，其偶始非。是言余尤佩仰。余惟都拉之意不能俯仰随余，故力谏之，谏之终不吾听，又如何者。因之翻然改计，谓都拉之不能俯而就我，则我平心下气，俯而就都拉矣。于是相

与黾勉为乐，而背负之重，而亦无恤。故余娶亲之第二年，较诸新婚为乐。而都拉妙年，亦正类晨曦之弄花色，令人欲醉矣。惟此年中都拉之体亦日疲瘦，余初谓或得婴儿者，则以母诏子，必有操心虑患之时，可稍易其前状，顾乃不能。天使偶临门次，竟张其彩翅，飞越而去，不复受人世拘挛。吾妻盖未期而免乳矣。方其据榻时，谓我祖姨曰："大母，待吾下榻时，将令吉迫与他狗赛走，今观吉迫颇怠惰无力，何也？"时祖姨方治针黹，即言曰："非怠也，耄耳。"都拉大惊曰："吉迫老也，奇哉？吉迫奈何言老！"祖姨曰："人人皆有老之一时，即予精力亦大不如前矣。"都拉视吉迫曰："伤哉！吉迫小物奈何亦老？"都拉此时尚引首床外弄吉迫，吉迫亦拱立将腾上其榻，顾微喘乃不能及。祖姨见都拉有感，则拊之曰："小花，吉迫尚有数年之生，今夕于其塔中，加以荷兰绒令温，则明年能竞走矣。"时都拉已引狗登榻，而吉迫至此终未与祖姨言和，又见祖姨加眼镜，则仍狂嗥不止。都拉力抚之睡，始少伏，都拉以手引其耳，言曰："小吉迫亦老，滋可悯也。"祖姨曰："彼肺气尚足，试观彼恶我初未少减，在势尚得数年之生。果尔欲得狗竞走者，吾明日当赠尔以一狗。"都拉曰："敬谢大母，幸勿更送我以狗。"祖姨振其眼镜，以目近视曰："汝胡不欲？"都拉曰："吾不忍更畜生狗，防无以处吉迫也。且吾一生之事吉迫见之，方大卫遇我，吉迫妒而狂吠；追婚礼之成，吉迫亦所目睹。是我生平列传，吉迫皆知，何忍以他氏参之。"祖姨又抚都拉之颊，言曰："然。"都拉曰："大母得毋怒耶？"祖姨曰："都拉，汝近来乃通敏而辩慧，试

思吾何为怒尔者？”都拉曰：“非云大母怒我，我惟疲而不振，故措语多失。吾本愚耳，病中之愚乃尤甚。且吾生平事，吉迫一一知之。”因呼吉迫曰：“吉迫解吾语乎？吾安能以吉迫之老别迁吾爱。”又面吉迫曰：“此事我能至乎？”吉迫似解意，则以舌舐都拉之手不已。都拉曰：“吉迫，汝必不以年高遂舍尔主母而去，尔今更伴我须斯乎？”逾日为礼拜日，都拉下楼饮膳，忒老特尔司亦至。久不把晤，见时甚悦。余见状，知都拉已愈，更一礼拜，必能出而观吉迫与他狗竞走矣。迨下礼拜日至，医言仍不可出。又逾一礼拜，医言复然，但言颜色仍美如前，惟足音则不之闻矣。二足既软不能行，凡上下楼均余背负，都拉以手抱余颈，尚格格笑。吉迫特先行，每穷楼级，辄俯而待我。而迭克则以蜡前导，祖姨压尾。凡忒老特尔司在时，亦随而登楼，谈苏飞事，彼此转以夜来为乐。惟后此背都拉渐觉其轻，余始惧，乃莫名其所以然，亦不敢竟脱诸口。一夕祖姨先归言曰：“小花汝先睡。”遂归。余坐思小花二字，忽悟此花萎矣。

第四十九章

一日侵晨，余得书，书来自坎忒白雷赴庙鞫中，由庙转赍授余。余启视之，则书曰：“吾亲爱之先生：尔我相隔久，前此莫逆之交，遂成隔膜。回念当时促膝言欢，乃大类三角

玻璃之受日作回光，烂然幻为五采。矧先生以文字蜚声国中，自是以后，虽平日素交，断不能以考伯菲而相称谓。以理言之，先生通赡恢富之才名，在鄙人宜有以祝。顾一贫仍昔，仍以闭吻勿宣为得。先生之光阴固值万金，苟得拓其闲隙，少展贫交之书，亦当知吾书意之所属。此亦先生所必问，尤吾意所必达。先生须知此书不为乞米来也。吾之上书，殆有惊骇之词，宜动先生之听者。以鄙人在此生趣都泯，心君亦摇摇无主，至于不能引首向人。花中滋虱，茗中茹蓼，此语原不必告人。今将图一至伦敦，视我故人，游我旧地。后日午后七点钟，吾至矣。迩时自有言奉白，但未知吾故人考伯菲而、忒老特尔司均有大声于时，能不靳吾一见耶？果两君有感旧之心，想两君必能更见憔悴枯槁之威而根密考伯也。”书后作小注曰：“此来吾妻或不知吾之举动也。”余读书数遍，竟不省密考伯之意，亦知此君好弄文笔，特此书中尤不省其宗旨所在，遂置其书思之。思已复读，正于此时忒老特尔司至矣。余曰：“汝来大佳，巧乃无伦。吾今日得难题，倩尔释之。吾近得密考伯书，书词至怪异深隐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确耶？吾今日亦得密昔司密考伯书。”吾友本以步至，气息颇促，壮发挺立，则自怀中出密昔司书示余。余读其书，亦以密考伯书付吾友。密昔司书曰：“吾敬谨致书于密司忒汤麦司道平安。君亦忆当时同居之贫妇乎？吾今劳君少拔其冗，读吾无谓数行之书。果吾非在万难之中，亦不敢重烦君听。书中之故，实以吾夫平日恋家之心，今日则绝不系念，判若两人，故不能不以苦衷陈之旧友。

迩来密考伯之无理取闹，臻于极地，即告故人，或不吾信。彼状殆类狂易，家庭中几无一日免其争哄，且自言以身属鬼矣。顾前此虽未信其家人，而乖厉尚不至此。偶尔欲问其所嗜何物，亦狰狞吾前，几欲加以离异。昨日吾亦偶乞两辨士购柠檬，而吾夫即出启毡之刃，向吾二子作势，可嗤也！此外尤有细小之事，不能不于书中详之。正恐不详于书中，君亦不审吾有尔许苦衷耳。须知天下女子用心，一到切己之事，则耳目至为灵警。密考伯近日须至伦敦，彼亦未之语我，而我今日见彼书行箧之封条，为吾偶一属目，其上作细书，言将至黄金街某车站，寄此行箧。由此观之，吾夫一至伦敦，必至黄金街。至时，请君一往见之，且逆探其意，用心如何者。果密司忒考伯菲而犹有念旧之情，亦祈一往。惟此书为私书，在吾夫万万不宜漏泄。君苟为回书，但寄坎忒白雷邮局，封面勿书吾名，但书马丹 ME 可也。请吾自取，应不为吾夫所觉，亦佳事也。爱吗密考伯顿首。"余读此书凡二过。忒老特尔司曰："君意云何？"余正见吾友方持密考伯之书沈吟，即问之曰："汝读此书之意亦云何者？"忒老特尔司曰："前此亦曾读其书，乃无此模棱之语。以理度之，彼家不睦之状实也。惟密昔司殊可怜耳。今当以回书慰之，言必往见密司忒，能居间睦君夫妇者，无不悉力为之。"余亦以吾友之意为然。以第一次密昔司书至，余乃未答，心滋愧赧。然无时不念其家事，又以吾家亦复多故，故未裁答，而彼间亦更无来书，因亦积渐忘怀。虽时时念及密考伯，但知其贫，亦不计其有他事。有时复思密考伯自佐尤利亚，与我交

情微淡,此外别无他故。遂与忒老特尔司同签姓名,作书慰密昔司后,乃同行赴邮局。彼此互商其事,竟莫获朕兆,遂亦不纪吾书之中。寻亦与祖姨论之,祖姨亦莫解。惟有一事,明日必赴车站访密考伯也。余二人早至,而密考伯已前在,见密考伯叉手于怀,以背倚壁,若有所思,而衣饰不复为律家之服,但常服如前状,而神气颓丧,不类前此雍容矣。及余进而与语,而密考伯神志昏愦,久久不宁,少须始露其故状。言曰:“二君今日在困厄中省我,具见真情。今当容我先问,现在之密昔司考伯菲而尊体何似?又问将来之密昔司忒老特尔司尊体复何似也?”余二人同声谢之。密考伯曰:“二君……”刚语及此,余力止之曰:“勿为㧑谦,仍前称作尔汝便。”密考伯即力把余手曰:“吾亲爱之考伯菲而,尔如是降尊念我贫交,吾感深没齿矣。但汝一来,直使我反老还童,忆及昔时风景。须知前此虽贫,为状乐也。”余曰:“尔当日家庭之乐,全恃有密昔司密考伯耳。今密昔司安乎?”密考伯面赧,即致词曰:“谢君惠爱,厥状如恒。我尚忆身陷穷薮时,尚为不愧不怍之男子。当时果有辱我之人,我尚敢力批其颊,今兹低首下心,毫无气概矣。”此时余二人夹其左右,且行且语。密考伯犹曰:“吾尚味在穷薮时年光较今为适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吾观君似有沈幽之思,故时发是语。”密考伯曰:“然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法律中事业,颇不适耶?今吾亦方治此。”密考伯不答。余曰:“密考伯曾知尔我所识之喜迫如何者?”密考伯忽变色厉声曰:“吾亲爱之考伯菲而,汝今日所问果承为尔友者,我且将开罪于君。若云是人为

我友者，则我将唾之不遑。今乞君恕我，若是人者，他事勿问，但以狸狌之状，行鬼蜮之毒，吾之近此人，至于悔不可忍，请尔勿举其名以唠我。”余曰：“吾乃不知其中有龃龉处，幸赦冒昧。今更问吾老友威克菲而及其女公子佳乎？”密考伯曰：“问密斯威克菲而耶？吾实称之为女宗，吾居彼间如在黑暗之狱，密斯者星光一缕，足以照耀吾身者也。吾敬之仰之，钦其孝行，佳其立品。”言时即曰：“趣转僻巷，此间人多，吾不能忍，且欲哭矣。”余即引之入小巷，密考伯即出素巾，以背倚墙，掩面而哭，言曰：“吾惟敬礼密斯，因之自取殃戾，此特吾运劣，致以善心为一身之累。二君勿问，听我自悲其生。或二君先行，听我独哭，少须或即已。”余不之听，仍立俟之。已而哭止，纳巾于衣底，攀其冠檐下覆，衣领上引，但少露口鼻，以掩泪痕，口中噫气如无事者。余曰：“胡不稍至吾家，我为君引见祖姨，祖姨亦必重尔。即小住吾家，亦可备榻以候。汝尚忆调酒自饮时乎？苟至吾家，则君忧亦必立释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凡人蓄其忧思，苟摅怀告之知己，亦足解忧。君意究何属者？”密考伯曰：“听二君呼咤，吾身乃类浮萍，随流飘荡。”余闻言即引之行，适公车将赴高门，余三人即缘是车归。车中余甚夷犹，思所以安慰密考伯者，因思忒老特尔司亦未必具有良法。而密考伯俨若思，坐若瞑，其状恹恹然，有时挺背，左右瞬而噫气，少须复偻。既至吾家，余遂引客至祖姨家，以吾都拉方病，不欲即而扰之。祖姨见密考伯殊以礼，密考伯既亲吾祖姨之腕，退即窗下，复以巾自拭其泪。时迭克亦在家，其人至慈祥，不欲观人悲

慨。五分钟内，与密考伯接手可十余次。密考伯在万愁中，得此人与之亲稔，则酸楚中尤极感激，每见迭克与之接手，即恳恳致谢不已。迭克闻言复累进，其状加稔。密考伯告祖姨曰："马丹听之，似媪家尊客如是高义，直交际中所仅见。以鄙人今日在万愁中得此善人亲我，感极直且生悲。"祖姨曰："吾客固非常人也。"密考伯曰："然。"此时迭克又与接手。密考伯称曰："先生，吾感先生至于无地。"迭克曰："君今少愈乎？"密考伯曰："吾身安言愈，又安言病？"语已叹息。迭克曰："君必振作精神，自宽因而自慰。"密考伯感极言曰："吾一生困厄，固遇良友，惟亲切如君，殆寡见也。"余此时观密考伯情状，似欲言未言，胸中正蕴得一番之议论。于是座人均无言，颇为疑虑。忒老特尔司侧坐，而壮发飞立，时观密考伯，时观地上，不敢有言，但形瑟缩。祖姨者，尚有术能致密考伯言，因曰："密司忒盖与吾之稚孙为故交矣，惟吾二人乃相遇之晚，前此都不觌面。"密考伯曰："吾亦愿早承马丹训诲。马丹听之，吾前此非复为是囚拘之状。"祖姨曰："密昔司密考伯及诸郎均佳乎？"密考伯点首曰："马丹听之，菲材见遗于世者，往往自遂其生无恙也。"祖姨惊曰："客言太不自位置。"密考伯曰："吾家所恃以自活者，今且摇摇倾矣。吾之居停主人……"立止，剥柠檬之皮。迭克进曰："君之居停如何者？"密考伯曰："经君一问，吾如梦醒。吾居停密司忒喜迫一日语我曰：'汝苟不在我家者，充尔所能，但能为江湖眩人。二子者涂面为俳优，若妻吹哑觱篥以乞钱，足矣。'"语已，复剥柠檬之皮。

然余观状，密考伯胸中正有无限之语，尚未宣泄也。自念吾友有秘事，既不欲言，胡必穷诘其底蕴。且密考伯举止失措，竟取其已剥之皮纳诸沸浾，竟以砂糖撒诸铜槃，取洋蜡台代酒壶，向杯中倾之。密考伯之为此，寸心如无所寄，故行为颠倒，令人欲笑，久久又知其欲哭。已而，密考伯果出素巾掩目大哭，且哭且言曰："考伯非而，我今日不能调酒矣。"余曰："密考伯，尔有何事者，今在座都非外人，恣言之亦匪不可。"密考伯曰："正惟其对良友，故悲极不能自忍至于如是。汝适问吾何事，此事直荒谬阴隐欺骗之奸谋，以上诸毒，悉出之喜迫一人之身。"众闻言愕然。密考伯语时以素巾扬于众曰："吾决不更治是业矣。吾以图食之故近此人，竟抛弃吾家，不能自亲其骨肉。吾今日盖为厉鬼之役，恣其驱使。吾今欲索归吾妻，及吾之子女矣。吾宁还吾当日密考伯之穷状，饮刃而没，亦所诚甘。"余见密考伯焦烦已极，则婉劝之。密考伯愈语愈烈，余竟无术足御，既哭且嘘其气，言曰："吾后此决不与人接手，必先力断尤利亚之身，如毒蛇之段，然后始净涤此手，与人为礼。尤将移意大利之火山，置之尤利亚足下令爆，使此贼化为煨烬，然后始赴人家饮馔。试观今日之在知己家，又与我以酒，吾何能饮？必先以烛灌此元凶之咽，然后饮酒，方不及噎。今当先取此作奸犯科、穷凶极恶、伪为仁义之尤利亚碾为细屑，不令留一毫发于人间，吾方能与人谈谦，自名为人。"余见密考伯深怒极忿，几疑破裂其血管，将立死于是间者。密考伯之言杂乱无次，但闻语及喜迫，必切齿顿足，出语若断若续，不成文

理，吾书盖连络而记之也。密考伯语已，卧于榻，顶上之气蓬蓬然，色作红紫，而痰声上下其咽，厥声如潮。余疑其将死，乃立前止之。密考伯力摇其手，转止余勿言，且曰："考伯非而勿前，吾今不对尔言，将伸此威克非而之冤枉，然后对尔言之。嗟夫！此中有不可剖之隐衷未易言……且不忍言……下礼拜之今日……晨餐之时……诸君咸戾……祖姨亦前……此君亦来(指迭克)……至坎忒白雷逆旅，吾及吾妻亦咸在是，请播扬喜迫罪状，今日且勿言矣。即君辈亦勿烦劝我。我行矣，噫！不能……再与……诸君周旋矣。"语已立奔，直若夺门而出。余举家人瞠不能语。方惊怪未定间，而近处逆旅中忽赍一书至，开时中云："此书秘密，幸勿宣布。"书曰："吾亲爱之先生：求尔转告祖姨，恕我狂犷之态，万勿罪我。我适所言，大类火山欲爆，忍不能忍，因而至是。适谰语中有未能明晰处，吾书不能不更言之。愿足下并祖姨及密司忒迭克、忒老特尔司，同赍坎忒白雷逆旅，吾夫妇咸在彼间。须知吾夫妇久不与诸君同饭，今日当续前欢矣。且此一次亦正为吾夫妇修好之地，故必欲大众一临，此事言后，吾生或可对人无愧矣。至于后此亦但求速死，盖非是亦无谋生之道。古诗有云：'小村营小穴，村老穴中息。'吾意亦正欲如是。威而根密考伯顿首。"

第五十章

此时去余在河壖见马莎时，可数日矣。其间亦不复更见马莎。然马莎恒通书于老渔，彼自承寻爱密柳乃不得其终极，亦莫审爱密柳之生死。时余已绝望，且坚信其死。而老渔者终以爱密柳为生全，而日营营寻其迹兆。余心至为之悲，谓果得噩耗者，彼将如何自处。然心敬其人，则以为不可及。老渔匪特信其尚生，且欲必得之然后已。平日固寡言践实之人，恒谓求人不如任己，己之责任弗尽，则恃人亦终无功。余一日尚闻此老渔疑船窗中不然其灯，则潜往鸦墨斯觇之。尚有一次读报章，言某家新收一女郎，老渔疑为爱密柳，徒步行八九十英里往赴之。及余述达德尔之言在意大利奈白而司中，而老渔即以舟往迎爱密柳。且其旅行至苦，舟行必三等，陆行必步，语惜余资留付爱密柳。凡行此远道，甘此苦况，初未闻叹惋之言也。都拉自嫁余后，亦恒与老渔相见，颇礼重老渔。有时余延老渔夜谈，余及都拉闲步庭除之中，余则以都拉代爱密柳，竟仿佛当年初至船室时风物矣。一日午后，老渔至余家，言昨日出门时遇见马莎，马莎告我勿去伦敦，非待我更见时，必勿行。余曰："彼何由嘱尔勿行？"老渔曰："吾亦问之以此，马莎乃不吾告，但嘱余勿行一语，即去。"余曰："马莎言以何时更见？"老渔曰：

"吾亦问之,彼言无定。"余思此时当鼓动此老渔,谓相见之期不远。顾语虽如是,而心则决其不尔。一日亦为午后,去见老渔时可半月,是日即为密考伯约余赴坎忒白雷之第二日,雨盛泥污,淋滴洒人,续续不已。雨止而云翳尚浓,盼晴之鸟已啁啾于树间,余方闲行于院中,时亦向晚。万声都寂中,但闻叶上残溜。吾家小园作花篱,隔断内外,翠藤蒙络都满。自篱眼中望见门外大道,刚一回首,见道上有人似趋余家,及近则马莎也。余立出启篱扉曰:"马莎何来?"马莎曰:"君能拨冗从吾行耶?吾适至老渔翁家,适不相值,遂书吾下处置之彼几,趣其来枉。据同舍云翁出即归,故留书示之以处。"余即曰:"可。"尚欲有问,马莎以手作势,请余勿言,遂向伦敦而行。余见马莎泥渍其裙,知以步至也,因曰:"至伦敦欤?"马莎曰:"然。"复摇手示意,请余勿声。余见有空车迎面至,即呼车同上。车中问马莎曰:"以车安适?"马莎曰:"但近黄金街者是矣,惟当趣前。"语后以身就隅陬,垂首无言。余尚欲问状,因亦不问。道行无语,见马莎临窗而盼车行之迟速,舍是外但枯坐如木人。车近黄金街口,立止其车,且令车人留俟于此。马莎下车,力引吾手,疾入旧巷。其地皆老屋,然当年似居显者,今则割裂广宅,零赁贫人。马莎引余进一故宅,登一宽廊之梯级,节节有平坦处,累越始登。每登一级,即孔孔伸头盼来者。梯旧为乌木所制,咸镌花朵之属,每及平坦处,必有广轩,且列榻其下,以待坐客。其制均类故家,今则陈朽污秽,有数级木腐且坍,履之甚危。尤有数处以凡木补填乌木之坎,大类式微子弟与暴富之村

市女郎同居，为状乃大不类。间有数窗，轩窗一一蔽塞，即不塞者玻璃亦空，窗格亦欹斜欲坠。窗轩者本以延纳清气，今则秽恶之臭杂入，以广庭厚积秽物不治，为霉湿所蒸，遂奔腾而上。自轩外望邻右，其状亦同。余所向处，则在最高之层，故历梯级亦无数。行处，仿佛有女人宛曲前行，似亦将赴其顶，迨及末级，则仰首果见一女小立门外，即推扉入。马莎曰："此何人，乃入吾室！吾不之识也。"余观之，则罗莎也。因语马莎曰："吾识其人。"语未竟，即闻有声喧阗于屋中，惟为地尚高，乃不辨其为何语。而马莎则大奇，微步引余前行，绕出其屋之后，推扉入内。屋在极顶，檐皆下垂，其小乃如庋阁。此屋与罗莎所入之屋，有门可通，且尚未钥。余立于门次，马莎摇手又令余勿声。余张目内觑，屋尚非小，且有卧榻，墙上粘数画，均作船图。余不见罗莎之面，复不能辨与罗莎对语之人。始尚不闻其声，马莎倾耳附壁而听。既而闻罗莎言曰："汝言屋主人不在可也，我非寻主人，寻汝耳。"余闻有微声答曰："汝寻我耶？"余闻声愕然，辨为爱密柳也。罗莎曰："然。且吾今日特来观尔，尔所行均丑，尚不知愧耶？"余闻其声既锐且厉，因而恍然，如睹其凶顽之状态。罗莎曰："吾今特来观司蒂尔福司之伙伴，并验司蒂尔福司眼光之高下，汝所为事，凡村居之人皆悉之矣。今须一验尤物究为何物者。"余此时闻衣裳瑟缩声，似爱密柳欲逃状。而罗莎即当门沮其行，而语音复止。既而又闻罗莎作声，声似从齿缝中漏出，并闻其顿足声，夹诸詈声之内。言曰："汝止！敢逃者吾立呼，令举楼之人知之。且能引汝之

发。”余闻爱密柳有悲号声，久复无闻。余力欲进而御之，顾又自念无保护之权，惟老渔始能格之，而老渔胡久不莅者。又闻罗莎干笑曰：“今日见美人矣，乃司蒂尔福司之眼力亦不为高，讵此垂首丧志之人，遂自为贞静耶？”闻爱密柳答曰：“请觇上帝之面，以生路予我。君之姓名，我固不知，以理卜之，殆识我者也。请观上帝之面赦我，后日汝亦或得上帝之赦令。”罗莎复作锐声曰：“汝奈何以我为例！我与若何事相类者？”爱密柳曰：“胡敢妄企清高，惟尔我均巾帼中人，义宜相悯。”罗莎曰：“以尔无耻，乃敢引我为同类，用以辱我。汝为巾帼中败类！”爱密柳曰：“我固不肖，然君乃不知我苦，我至是茹苦至矣。”因曰：“马莎汝胡不前！”余此时果见罗莎踞榻坐，以怒目向地下，似爱密柳跽矣。余见罗莎目作凶光，且作得意之色，言曰：“质言之，汝之酸泪，但能狐媚情人，且留为后来之用，乃能以此动我耶？”爱密柳曰：“乞马丹加我慈悲之心，不尔者，吾痫发矣。”罗莎曰：“汝但能痫，尚为恕尔。尔当知所为何事，独不知一人之家，为尔坏败都尽耶？”余此时微见爱密柳矣，果跽于地，张其二手，以面仰天，秀发四垂，言曰：“我亦何尝不思及此！嗟乎，老舅！吾真不堪面舅，以我不肖乃累及老人之家，可悲也！”语已伏地，似欲引罗莎之襟角，乞哀于彼。罗莎敛襟避去。罗莎曰：“汝安有家！即十毁之，吾亦无复当意。汝此等行为，自售其身如售鱼蟹，何钱不可得汝者？”爱密柳曰：“我固不肖，然吾家皆善人，未尝后君。君似为故家之女，虽不以慈悲见待，幸勿毒訾吾之亲属。”罗莎曰：“我所云家者，彼人之家，

亦我所同爨之人。今以尔贱品，致彼母子睽离。似汝之为人，即为彼灶下之婢亦为非分，此戋戋之微物，直类海滨浮藻，一拾即是，不期乃登诸玉碗金盘之上。今为回潮所激，复飘泊于岸边矣。”爱密柳以二拳相握，言曰：“汝言殊不然。吾小亦娴闺范，而允嫁之人，即以名媛事之亦不为亵。今汝既与是人同住，亦当知其人有内媚之功。吾生小未有阅历，至于自坠溷圊之中。当迩日见彼时，恨无福不能遽死，乃既见之后，则施其诡谋愚我，我遂误信，而爱其人。”罗莎立起诸榻上，力批爱密柳。余几欲奔入，幸此悍妇之手不及爱密柳。罗莎喘息而立，其鄙视爱密柳处，几不能形诸楮墨。但见其碎龈嚼齿握固言曰：“汝爱彼？汝？”余思此时果有锋刃者，立将洞爱密柳之胸。且言曰：“汝此时尚以无耻之言溷我乎！我果有权，立将置尔于死。”忽尔大笑，以指向爱密柳曰：“汝言爱耶？此臭皮囊良足笑人。”其轻薄之状，较诸毒詈为尤酷矣。已而又言曰：“吾今日之来，专为观此丑类恶物而来。今饱视矣，为汝计当往就尔之家人，庶可藏其秽迹。汝直一玩具，为儿童所弃，不汝欲矣。我告汝，汝听之，宜退藏于密，勿令吾见。第一义以死为长，天下觅死之路多方，得之易耳。”余但闻爱密柳呜呜而哭，余心已碎。而罗莎听之，乃如闻音乐也，言曰：“汝在此，吾呼吸为之不清。此地固穷者所居，然亦平民，为尔所污，非法也。吾将汛扫是间，汝急为吾迁越此地而去。果汝行后，仍藏秽于伦敦中，吾苟探得窟宅，仍将至而驱汝。”余至此万不能深盼老渔之至。但闻爱密柳哀呼曰：“我将奈何！”其声之哀，虽铁石人

闻之亦动，而罗莎尚嗤鄙无已时，言曰:“汝曾为司蒂尔福司所赏识，后此但思其状，亦足自甜。汝今当求原配，能否为覆水之收，否则老苍头亦佳，汝欲之乎？尤不得者，尤以死为佳。”余此时闻足音，知老渔至矣，则感谢上帝不已。罗莎语时，已将出，既至门口，复回头作坚约语曰:“适言驱尔出此者，言出计定，汝当知之，幸勿怪。吾异日弃汝如弃灰，无复少惜也。”此时足音愈近，罗莎下时，竟与老渔交臂而过。余闻门启时，老渔狂奔而入，但闻一声呼舅，则为怪声，又立止。余引首见老渔手中抱一晕人，以目视之，以口亲之，出素巾盖晕者之面，及见余则作颤声曰:“马司德大卫，吾谢天，吾梦醒矣。吾谢彼能为我觅得心头之孺子。”语已，立抱爱密柳偎于胸际，下楼而去。

第五十一章

明日，余及祖姨在园次徘徊，祖姨以都拉之病，不能外出，但萧散于小园之中。时佣者言密司忒壁各德奉访，余即出，而老渔已入，见余祖姨，即脱冠为礼。爱密柳事，吾已于昨夕告之祖姨，今日祖姨一见乃无言，但与接手，并拊其背。姨氏之意，盖贺之也。老渔知旨。祖姨即曰:“拖老忒，吾将登楼，防小花将觅我。”老渔曰:“得毋以老渔至此，故马丹行耶？”祖姨曰:“适佣者言足下将有语告吾孙，礼宜敛避。”老

渔曰:“马丹若不惮烦,愿以己事奉白。”祖姨曰:“可与闻者,不妨与我一闻。惟此间非便。”遂引老渔至一小亭之上,余及姨氏咸坐小几,而老渔则植立不坐,遂以手按小几,一手引冠,言曰:“昨日将吾孺子归,其先乃不辨我,久乃觉之。既觉则长跽,似求天赦罪状,且曰:‘吾身何由至此?’吾久不闻此孺子之声,今日其果得之矣。”老渔言已,欷歔不可止。又微咳言曰:“今爱密柳得矣,徒哭何为,乃不期吾泪之自落不止。”祖姨曰:“汝为善人,理宜得善报。”时日长风静,花影扶疏,直横斜及于老渔脸上。老渔点首,谢吾祖姨曰:“爱密柳之逃,伏于奈白而司,果如马司德大卫所言。是夜天黑有星光,遂狂奔向海,竟似家居时来觅船室,并欲渡海而归。时为乱石梗道,再起再仆,并忘其痛,似此身亦为顽石所成者,目中火发,耳中亦殷殷作鸣雷声。此时似晕,但觉张眼而东方已白。有少妇俯而与语,诘以何状,彼静中一观,则为旧识之妇人。其夫亦行渔,尚未有子,见爱密柳荏弱,则抱归其家。家亦小屋,则拓尺地与卧。时其夫方渔于海,妇人遂嘱其邻勿声,潜藏爱密柳于室中。爱密柳既卧,遂病,竟忘意大利语,但操英语。醒后狂呓,似此恶少潜于窗下,力求此收养妇人,勿俾贼手。时卧榻经久,乃不审时日,亦不知身处何地,久乃莫忆。因而浓睡,一睡之后,竟弱类乳婴。醒时适为午后,万声俱寂,但闻海潮。爱密柳似自睡于室中,及观窗外有葡萄之阴,始悟前状。居停进坐榻前,爱密柳知彼沦落,则大哭不止。此哭乃大益于爱密柳,郁气为之一伸。然已忘其方言,则作势示此妇人,遂逐日渐愈,亦逐日学其语

言，如其初未之习者。一日黄昏，临窗面海，忽见有小女嬉于海滨，忽而近前语爱密柳曰：‘渔家女，是间有蚌壳在。’前此海滨人咸称为盛美之夫人，爱密柳厌之，则教以此称。此女娃一呼，而爱密柳恍然大悟，复一一忆其旧习之意大利语。”老渔语至此少息，复言曰：“爱密柳已全愈，则力求居停送归英伦。时此妇人之夫亦归，而渔舟亦将至法国，遂载之同行。既至法国，乃无钱，行佣于逆旅中，忽遇此万恶之立铁麦。此人者当勿近我，吾老亦难必其能否与之决命。”少须则又言曰：“爱密柳见彼，彼固未见爱密柳，然已栗惧，则夤夜逃归英国。自度佛尔登岸，将归鸦墨斯。忽又转念家中人不之恕者，或吾已死，则归时徒益伤心，因夷犹不即归，遂至伦敦。诸君为我思之，此女一钱不名，以孤身至此，思之为彼胆慑。乃刚至伦敦，即遇一女人，言为缝纫之女，延之至家，同纫以资生。且知彼将图归，为家人所格，或老舅死者，则允为之侦事。马丹及马司德听之，须知吾女一至伦敦，即为马莎所得。”余闻言即大悦，呼曰：“得耶！”老渔疾进，坚握余手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此事之功归尔。尔惟告我以任马莎，故立得之，此功不能不归马司德。马莎之居伦敦深知穷妇居处，一觅即得。其始爱密柳竟忘马莎，及马莎语之始悟。马莎且告彼以见我，我谆嘱其寻觅，并历言四出追觅状。时爱密柳微病，马莎扶携抑搔，直至昨日始来见告，已而觅君矣。顾马莎之出，初未尝示彼以状，防彼愧而更逃。而彼残忍之女人何由见知，则吾不之辨矣。或且贼仆侦而告彼，或同舍知状与言，则亦可以勿问。昨夕吾与爱密柳均未睡，实则语

短而泪长，虽别未多时，而爱密柳已化童娃之身为妇人矣。一夕中纳首吾怀，老渔今亦何求，但得此女相依足矣。”语已，以身倚诸案侧，余问曰：“后此之事如何，当亦筹备及矣。”老渔曰：“决矣，当未得爱密柳前，为谋已定。海外固有善地，吾生其托迹是乡乎？”余面祖姨曰：“彼欲远适异国矣。”祖姨未言，老渔即曰：“然。苟至澳洲，必无人知爱密柳秽迹者。至时再立门户，为更生之人。”余曰：“行期定耶？”老渔曰：“今晨已至船公司问行期，闻言更二月者，将发第二次之船。以今日侵晨，方有舟出，趁之无及矣。”余曰：“尔即二人同行耶？”老渔曰：“然。吾妹安土而重迁，吾不欲强之使行，矧在此尚有应管之人，亦吾心中所系属者。”余曰：“伤哉汉姆！”老渔语祖姨曰：“马丹，吾妹今方居汉姆家为之司家政，姑侄和协，而汉姆此时依此人如母，吾又何忍夺之。”余曰：“根密支如何处置者？”老渔攒眉曰：“此人久为筹维，乃不能决，彼与我同居，怨尤日甚，似此远地，而又中年，吾何忍招之为伴！吾意每年资之以钱，令彼安居度此残生。”余观此老渔，每人均为筹画，特遗己身勿恤。老渔曰：“爱密柳之寓伦敦，心绪潮生无宁晷，吾惟趣行，方足少安其心。计一至澳洲，则一老一少，性命相依，亦足自活，并足忘其前垢。”祖姨曰：“然。”老渔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吾尚有事奉干。”语时出纸于怀中启之曰：“此即银票，为彼恶人所寓，吾思欲还其人。且爱密柳出时，尚挟数金，陆续用尽，吾尚足其数，还此宵人。吾今已加以笔载，马司德幸为核之。”因检小纸授之，余观之乃无误。老渔曰：“谢君为吾一核，吾封此钞于

邮筒中，上署雅姆司司蒂尔福司。此邮筒外，更加以封，则书其母之名。吾濒行时方付邮者。书中勿多言，但曰：‘吾行矣，此为若子之钞，吾无从还彼。’以马司德观之如何者？”余曰：“可。”老渔复曰：“尚有一事，吾今日颇思一见汉姆，以得爱密柳事告汉姆。然已以书预示吾妹及汉姆，且言明日将至村间自言之，一则少检家具，一则与鸦墨斯为永诀。”语次似尚有言，乃格格不能出。余知之，即曰：“得毋欲我同行乎？”老渔曰：“马司德能如此者，感且不朽。以君能言，足解汉姆之烦忧。”余遂及都拉商之，都拉悦，趣余行。余遂允老渔同出。明日侵晨，同乘公车赴雅墨斯。夜至，老渔力为余肩行李，余却之不可。过乌麦之肆，乌麦方坐而吸烟。余思老渔既见壁各德及汉姆，必且感伤，不如暂留是间为得。老渔允余，余遂入乌麦家。既入，即曰：“密司忒乌麦，久不见尔，今如何者？”乌麦以手扇去其绕面之烟烟，张其老眼视余，则大悦不可止，言曰：“先生今日之来，吾宜起而迎君，惟吾足废矣，行动必须机榻，舍足疾及哮喘外，他皆如恒，此皆天也。”余亦致贺，俯视其榻，则加以四小轮。乌麦见余相其榻，即曰：“此亦殊巧，其行之轻便，乃如鸿毛，如意所使，吾外孙女小美尼，但小推榻背，即已飞行，坐于是间吸烟，为状至适。”余见此老趣满神怡，乃深叹其知足。惟其足废而气逆，转觉此烟馨之适口。乌麦曰：“先生听之，吾自得此榻，觉其观世之眼，较诸能行时，尚为清切，每日与吾纵谈者滋多。前此读报，似觉无事，今日觉报中所言，多逾前此倍蓰矣。吾虽瘫废，初无枯寂之况，转觉多趣；若目盲而耳聩者，

则为状殊矣。足废又何关于事，方吾能行时，行必哮喘，今不行，转无奔突之患。今日果欲出门，但令周兰之徒曰迭克者推之，其状大类伦敦府尹之坐马车，游于都市。”语至此大笑，嗽乃弗止，复力吸其烟。嗽平喘定，又言曰：“凡人食肉勿但食肥，即瘦者亦当杂进，吾虽病废，而周兰乃大得息，初不必二人之分肥也。”余曰：“此足贺也。”乌麦曰：“美尼与周兰伉俪甚笃，同心合力以赡其家，则吾病又何足恤者。”少须又言曰：“吾近日多观书，先生则多著书矣。先生所著书乃大佳，吾逐字咀嚼，殊觉有味，得此时睡魔亦远屏，竟不思睡。”余曰：“叟太奖我矣。”乌麦曰：“否否，吾言确也。尔书非装订作三卷者耶？有时吾对此书熟视，则大悦曰：‘著书之人吾识之，著书之家吾世交也。’噫，但言世交，为事绵矣。在白伦得斯东时，不有一幼女者耶？先生迩时小也。”余大窘，知将言吾母矣，则乱以他语。告以已得爱密柳事，并言女为马莎所得。此二人者均老人关心，闻之必释然于怀。方余语时，老人静听，听已，言曰：“消息良佳，数日以来，此为惬心之事。惟马莎孺子，后此有人为之推引否？”余曰：“自昨日来，吾亦戚戚于此事，今叟见问，吾亦不得柄握以告，密司忒壁各德未言及此，吾亦无敢遽言，想壁各德之为人，初不忘劳，必有所赉。”乌麦曰：“吾亦滋念其人，后此先生果有意于其人，幸为老人拓一余地，容我少尽其意，不必亲临见告，但以书予我可也。吾观此孺子初非险恶之人，但以此事已足录矣，即吾女闻之，亦必谓然。凡少年之女，不能以寸朽弃其连抱，盖妇人之心，既脆且易动，此无怪也。彼母亦然，

然亦非恶。今兹事托先生矣,苟可为力,幸告我。天下之年如我者,生之端,与死之末将合矣,何妨行我天良中应为之事。须知人生于世,犹自高及下,其足至迅,故光阴一逝,力追亦莫之及,苟有善机,即当趣之,勿失勿失。”语时去其烟斗之灰,引手置诸壁间,壁间有物承之。言曰:“尚有爱密柳之表兄,为爱密柳许嫁之人,非汉姆耶?此人在吾乡中为善人,常于黄昏时至吾肆,读报清谈,与老人为伴,此亦彼人之天良,防老人闷也。”余曰:“今将往见之矣。”乌麦曰:“见时为老人道晚安,今夕美尼及周兰为人延赴跳舞之会,果二人在家者,见先生当尤喜。美尼先不愿行,欲留待老父,吾力袪之行,谓尔不行者,吾六句钟即睡矣。经老人一趣,美尼方行。”余遂与接手,告别而出。乌麦复曰:“先生少须且观吾小象,尔不之观,真错过矣。”于是呼曰:“小美尼。”立闻楼上有小声答曰:“翁少待,吾下矣。”少须见一少女,发作螺旋,跳跃而入。乌麦捉之以手,摩其发曰:“此即吾之小象,盖暹罗种也。小象为我推车。”小美尼先推开复室之扉,余乃盼,即前此纫衣之所,今为老人卧室矣。小美尼纳手于榻背,并以两手拊之,未即动。乌麦曰:“象具劣性,吾则以号令进止之。”即呼曰: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”甫竟三字,则小美尼力转其机榻,向卧室而推,左右不触,进矣。半道中,乌麦尚回首笑而视余,鸣其得意。余出经旧地,少徘徊后,即赴汉姆家。壁各德已移家与之同居,并其老屋及车马,别赁一人。余尚忆巴格司所驭之老马,尚低首引车行也。壁各德及汉姆咸在庖次,根密支亦在,殆老渔趣之使前耳。似老

渔已告以爱密柳事，室中女人咸以裾幅自偎其面。汉姆见余大悦，想余一至，众之争止其悲者，初不仅汉姆也。余撇其失意事，言老渔将至澳洲，此行必多得金，为富翁，明日以书归英，必有述其诡秘离奇之事，足以骇人心目者。亦不举爱密柳事，但隐约言之。汉姆闻之，色立变，后此壁各德以灯引余至别室，似仍为余夙备，其中鳄鱼之书，赫然存也。语余曰："汉姆之不欢，平日恒如是，非为汝言而然，吾审其心碎矣。惟治艺较人为勤，有时亦叙船室中状。其言爱密柳，但叙其少，不言其长。"以上均壁各德后此所言者，此时余见汉姆则欲引余他行，似别有语，第不即言。余计明日下午俟其归时，于半道迎之，与之语。时已夜中，余遂息。明日老渔起饬行事，朽者弃之，留其可用者，以车至伦敦。余物尽馈根密支，而根密支则追随老渔，未即去。余知此古船室长闭矣；亦欲一临观之，识其少时游历之地，即曰："吾黄昏时亦将至船室一观。"意先寻汉姆，授言之后，乃更往。余夙知其船厂所在，则于半道中迎候，已见汉姆自远而至，则与之同行。甫数步，汉姆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汝见彼乎？"曰："吾在门隙中见之，已晕矣。"汉姆无言。又行，则更问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更见其人乎？"余曰："防彼见我为难，意不之见。"汉姆曰："吾亦云然。"余曰："汉姆，吾虽不见其人，然尚足以书予之，汝果有言，吾必为达。"汉姆曰："吾实有言。"余曰："何者？"汉姆无声，少须始曰："吾所欲达之言，非烦君为我转述其赦令，彼无罪，但能乞彼赦我。须知当时之乞婚，实我逼之，非出彼之真诚。有时我思非我乞婚之切，彼或能述其心

中之事，我尚足为彼筹其善策，令彼勿嫁其人，亦不至有弃捐之日。”余心大感动，深服其言，深敬其人，即与执手曰："汝言第如是乎？”汉姆曰："有之，但未知能出之圆融否？吾前此固爱彼，至今思之，爱心尚在，惟其爱之至深，故此生殊无乐趣。君固有学问者，能否以词令为我达其苦衷，谓彼吾虽不乐，然亦不至自戕其身，请彼勿念。综言之，此生亦未即无有生趣，但决不更娶，以心中人断无如彼者也。此外则为彼祝福，为彼祷天而已。”余闻言复大感动，即鞠躬与之执手，且紧握而承诺之。汉姆曰："谢君厚意，今日见存，足见深衷。此遭与吾叔父同来，用意之厚，吾亦深悉。今吾叔父将远行，此生正恐无复相见，亦知此次分离，彼此皆益，特老人及我咸知而未言，今亦不与老人相把握矣。君于吾叔父临行时，幸为达吾言，言吾少孤，老人之恩，乃同吾父，请致吾谢悃，并其感激敬爱之心。”余敬对曰："可。”汉姆复与余执手曰："种种谢君，知君将至何地，然彼间我不愿往，图再相见。”举手一麾，遂去。余见彼垂首缓行，以暮色苍茫中，渐渐莫见。余及船室，门已大辟。进时百凡皆空，但有当日木箱，余与爱密柳同坐者，今则根密支坐之。膝上置一小筐，以目视老渔。老渔以手倚火炉檐上，垂目下视炉灰。余入时，老渔已举首，悦而与余言曰："马司德大卫与此老屋叙别耶？”因举烛四照曰："空矣。”余曰："尔行事至敏。”老渔曰："长日殊倥偬也，根密支今日乃同力役。”语时以目视根密支，根密支则俯视此筐，初若无睹。老渔目余曰："此小箱尚为君当时与爱密柳同坐者，今日亦携之以行。君且入当

日斗室中观之，此中亦百无所有矣。”此时但有小窗中海风徐入，皆作枵响，余见状，颇忆卧此时，为家中变故，及乍见爱密柳状，一一潮上吾心。老渔曰:“吾家行后，当决其无人更赁，以是间为不祥之屋，胡从入之。”余曰:“是屋有主乎?”老渔曰:“此为雅墨斯制樯之人所有，吾今日即将以钥匙还诸其人。”老渔复引余入旁屋中，四盼即出。言次引根密支起，将取此木箱，忽见根密支起引老渔之手言曰:“但尼而，我已对此空屋誓言矣，汝行，吾决不后汝，汝今忍割弃吾行耶，幸君勿尔。”老渔愕然而退，视根密支后，复视余，后乃复视根密支。根密支作哀痛状曰:“亲爱之但尼而，尔率吾行，与爱密柳同度时光也。吾愿为尔终身之女侍，尔所居地，有畜奴之俗者，即以我为奴亦可，惟勿遗我于是间。”老渔摇首曰:“汝乃不知为道之远，且为瘴乡。”根密支曰:“闻之，且习知之。第吾志已定，苟不同行，吾即死于是。须知种田之技，吾尚能之，即劳亦非恤，万不如前此之悲伤，以扰汝清听。至尔予我以钱，则此钱虽见遗，吾至死亦不之近。果尔许我行者，即至天末，亦无悔心。吾知尔之不欲吾行，以我善哭，吾后此誓不为此态。马司德大卫，尔为我乞哀此人，此人之性质及于爱密柳，吾咸稔之，彼有忧思，惟吾能慰勉其人。亲爱之但尼而，胡不挈我行也?”根密支即抱老渔之手亲之不已，厥状甚诚。老渔沈吟久，始言曰:“尔欲行者行矣。”于是即以空箱出，熄其烛，闭其扉，加之以锁。行后，尚回视其屋，在星光明灭中，有黑影一积，即船室也，心为怅然不止。明日侵晨，即赴伦敦，根密支坐车前，其意至得也。

第五十二章

密考伯约余之期在明日矣，余与祖姨商略，言都拉方病，不能举家同行，且祖姨亦不愿行，欲留守都拉。时都拉已瘦如枯腊，余逐日背负登楼，轻若无物。于是携迭克行。已而都拉闻祖姨为彼之病不行，则坚不可，谓祖姨不行者，则中心滋怪。且摇首对祖姨曰："大母若不行者，吾亦不与大母言，且令吉迫长日嗥吠。吾不曾对大母言，此心已不厌大母乎？大母不行，吾又生厌矣。"祖姨哂曰："小花，老身行，谁侍汝者？"都拉曰："我足自管，无须母也，即母在，亦乌敢重劳老人！况所言故事，但云大卫衣敝履穿，均为失意之谈，无足听也。"语已，则引祖姨之手亲之曰："大母勿罪我，我特欲大母稍出，故戏为是言。大母果不行者，吾撒其娇痴之性，大母悔行晚矣。想大母一身，必不能战胜吾及吉迫二人也。"因引余曰："大卫，汝不辅大母行者，我即咎汝，俾汝不敢一日居于吾侧。"复相祖姨之面及余面曰："大母及大卫不行，讵吾病不可药耶？"祖姨斥曰："孺子何言？"余亦曰："汝又左其思虑矣。"都拉曰："我固痴也，惟吾家长老不行者，吾必恐死而哭。"吾见祖姨此时之状，降都拉矣。都拉亦见姨氏有降意，则纵声而哭曰："大母去后归时，不有新事贻我耶？想此时大母决行矣。且此去不外一宿，此一宿中，吉

迫必能侍我，惟大卫行时，抱我登楼，我下楼时，则待大卫归也。大卫行矣，并以书责安尼司，问彼胡为久久不来见存。”余与姨氏闻言，遂决行，不复留滞。祖姨指都拉曰：“孺子敦迫老人，可恶也。”都拉大悦，以为力能屈此老人，故余二人行时，都拉笑吃吃不可止。时忒老特尔司已前至，于是四人同以公车至坎忒白雷，夜中即宿密考伯所预定之旅馆少息。至时有密考伯书，言明日九句半钟至逆旅面余。余以天寒，遂早宿，肆中裯衾多腆皂余臭，引之至不适。迟明起，凭窗外望，地为旧游，历历无改故状。而威克菲而所居楼在左侧，然亦见其楼窗。余不敢造威克菲而者，防为尤利亚所觉。惟晨曦一片，照余去日读书之楼，不期心动不止。后此徘徊于门，可半小时。行经旧仇屠人之子门外，则大改旧观，穿革靴，抱小儿，此屠肆中，彼俨为主人矣。顾前此凶顽无状，今更观之，则一社会中普通之商贾耳。及归而就饭，垂及九点半钟，众皆戚戚如有所系，咸引领候密考伯。四人中舍迭克外，余辈均无心于饮啖，而祖姨尤有所思。忒老特尔司伪取报纸读之，而二目则耿耿仰视承尘。余则于窗外引目注密考伯来径。刚及九点半钟，而密考伯胖硕之躯已晃荡于空气中。余曰：“至矣。”密考伯此时不着法律之衣。祖姨闻言，即结其睡帽之缨，围其领巾，似备严敌者；忒老特尔司亦立起，加其衣钮；迭克亦引冠檐下覆，及一见密考伯，则又立脱其冠。密考伯一入，即曰：“马丹及诸先生晨安。”迭克趣前执手，密考伯曰：“吾亲爱之先生，汝佳人也。”迭克曰：“膳乎？曷膳于此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密司忒迭克生（加一生字），

我尚能饮啖耶？吾胃与吾别，乃久不相识矣。”迭克闻密考伯为加一生字，则大悦，与之接手作痴人笑。祖姨怒目视曰：“迭克尔留意。”迭克面赤，即止其笑。祖姨曰：“密司忒密考伯，汝言火山发者，此其时矣。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欲观火山，为时亦近。”顾左座曰：“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我前此与尔通书，今可宣布矣。”余顾忒老特尔司愕然，谓：“既见书，余奚不闻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考伯菲而，前数日密考伯曾以书来，言将揭是事，吾已授之以方。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及诸先生听之，吾当日原约至此发觉是事，今得忒老特尔司言，吾又变其计，幸诸君恕我。”余曰：“果于事体有济，吾请如今约。”密考伯曰：“然则吾当先前五分钟，五分钟后，四君可同至威克菲而家，言来访密司忒威克菲而父女及喜迫。”祖姨及余视忒老特尔司，而忒老特尔司乃与余点首，似可其议。密考伯曰：“今可勿言。”语后鞠躬而别，颜色更易。迨密考伯去后，余视忒老特尔司，似令诠释言中之意，而吾友但点首无言且哂，余亦勿问。出表，待此五分钟。祖姨亦方取表。时至同行，道中乃无一语。至时，见密考伯方伏案而书，甚匆匆，而乌木之戒尺纳于胸前，出其端数寸于领下。余伪为初见状，问密考伯曰：“密司忒密考伯佳乎？”密考伯亦伪为初见，即曰：“甚愿见君。”余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在乎？”密考伯曰：“密司忒威克菲而卧榻未起，密司威克菲而或喜见故人也。”遂延余辈入。引余过餐房，房左有门，则大呼，向内呼曰：“密斯拖老忒乌得，密司忒大卫，密司忒汤麦司，密司忒迭克生，四客同贲矣。”余自批尤利亚后，初不相

见，此时诸人同来，尤利亚颇怪异。即吾辈颜色，亦咸无宁谧之状，欲进未进之先，在祖姨辈后遥瞩，见尤利亚忽一攒眉，实则无眉，但觉其闭目，果有眉者，亦必攒矣。迨余既入，即立易其谄容曰："今日乃好事从天而降，同一良时，得四良友惠临，人生得此有几耶！考伯菲而别来无恙？密昔司考伯菲而清恙当有起色？吾迩来闻夫人不适，心滋怏怏。"余本不欲与之接手，顾乃不能。尤利亚复面吾姨曰："密斯拖老忒乌得，试观此地，当密斯初来时，为密斯绁马，今昔殊异观矣。惟吾尚如恒状，初未之变。"祖姨曰："汝尚有佳处，少时如何言，壮时如何践。"尤利亚曰："谢密斯见许。密考伯汝往语密斯安尼司，言有四客至，且告吾母。"语已，又曰："设吾母见四客，其乐又如何！"语时移榻延坐甚恭。忒老特尔司曰："密司忒喜迫，汝乃大忙？"尤利亚以十指自握曰："吾心则尤忙。天下有三种物，恒不知足，律师也，医生也，鲨鱼也。今密司忒威克非而老病癃废，故百事皆集吾身。顾似彼老人，吾恒愿助之，亦正吾分所应为事。"即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或与威克非而非故交乎？吾忆但见足下一面。"忒老特尔司曰："然，果与老人稔者，则可以常叨足下之教。"忒老特尔司言时，厥声甚异。尤利亚亦愕然，及见其无他，则又不以为异。言曰："足下乃不识此翁，殊可诧也。翁之为人至贤，虽嗜酒为人生之过失，而在此翁之身，尤令人加敬。足下欲详翁之为人，但问考伯菲而，当识其年谱，以彼家中人，均考伯菲而所关注者。"余刚欲言，而密考伯已引安尼司入。余见安尼司大有隐忧之色，然沈静庄丽之容，一入即注

光采。安尼司与吾辈起居时，尤利亚二目灼灼，如有所伺，余怒绝，疑其为厉鬼窥伺女仙。方尤利亚注目安尼司时，密考伯则以手势示忒老特尔司，忒老特尔司即逡巡出。彼出时，众皆无觉，惟余见之。尤利亚忽回首见密考伯尚立门外，则曰："汝行，勿居此！"密考伯自摩其乌木之戒尺不动，以目视尤利亚。尤利亚斥曰："汝胡不行？汝不闻我诏汝行耶？"密考伯仍挺立，言曰："闻之。"尤利亚曰："闻已胡不行？"密考伯曰："我悦也。"尤利亚颜色顿变，以目视密考伯，气咻咻然动。已而又伪笑曰："汝之为人，所以不能自立，即病此耳。汝胡不自移其躯远行，少须吾有言告汝。"密考伯曰："汝欲与我言，我乃弗欲，以我与此小人长言厌矣。"尤利亚力退，如中矛棘，乃引目四顾吾辈言曰："噫，汝辈殆同谋乎！今日之来，殆有约来也。考伯菲而，尔与我书记作何奸谋？汝识之，此谋殊未善，尔我彼此之间，初无爱情，汝知之耶？汝第一次入吾门，即为猘狗，尔得毋见吾高迁，乃忌我耶？汝慎之，勿逞奸谋，行且为吾所得。密考伯，汝真弗行耶？少须即与尔语。"余曰："密考伯，此人如兽受迫，汝今有言者，公言之，勿隐。"尤利亚汗出如濯，言曰："汝乃贿吾书记，将进而蔑我耶？密斯拖老忒乌得，汝当止之。不尔，吾将嗾尔前夫挠尔矣。实告尔，我偶得消息，一一均足为用，非妄侦也。密斯威克菲而，汝果爱尔父，幸勿与佥壬同党，果同党者，吾将先陷尔父。诸人中都归我掌握，我不汝惧也。密考伯试思之，苟欲生者当自图，吾姑怜汝，汝宜趣行，否则少须别当遣汝。"忽引目见少一人，即曰："吾母何由

弗至？汝辈谋人，乃竟至吾家耶？”此时忒老特尔司引一老人进曰：“若母至矣。吾幸告罪，吾已见君老母矣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汝何人者，敢恣肆至此！且汝何涉，乃为此辈牵率而至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为威克菲而之友，又为伦敦中代理之人，吾囊中尚有老人手签之书，令余便宜行事。”尤利亚颜色大变，曰：“此老畜洪醉耶？奈何为此。大抵汝之文书，以诈术得诸醉人之手耶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然，特为尔诈此老人之物，故合众而来。果尔欲闻者，则请密考伯言之。”此时尤利亚之母颤声言曰：“尤利亚。”尤利亚力止曰：“汝勿妄言。”母曰：“吾亲爱之尤利亚，尔……”方欲有言，尤利亚曰：“母止，此事我自了之。”余夙知尤利亚之伪，然尚未知今日之伪且毒，尤出余意料之外，可谓尽去其面具，出鬼脸矣。此时残暴刁滑之状，匪人所堪，即余亦颇毛戴。彼固恨我，而颊上尚有余之指印。此时轮转其凶目，四周射人，至于安尼司，凶光尤闪闪不已。视久，以手自摩其腮，语余曰：“考伯非而，汝殆窃闻人言，弄此狙诈，与吾书记为诡秘之事，尔素命为君子者，亦为此乎？果此事为吾所行，尚足自解，以我素不侪诸君子之林，汝或未知吾反动之力，即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也。若弗信者，且试待之。”谓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尔何名？尔适不言命密考伯发吾隐耶？人既在是，胡不趣言？彼语虽烈，余知恫吓我也。”尤利亚见众不动，则亦无聊，引身踞案，二足相钩而动，垂首闭目，似静听密考伯语。密考伯急不能待，以尤利亚方衎衎语，密考伯欲言，余力遏之，此时勃然发矣。先引其戒尺执之，复出巨纸，字满其上，一手执

尺，张纸作势，如读画状。其书似尺牍，念曰："吾亲爱之密斯拖老忒乌得及诸君听之，吾今日将揭天下至毒至狠之凶人罪状，示之于众。"即以戒尺指尤利亚言曰："吾今日揭彼之罪，初非为我一身，吾惟穷而无聊，遂投此恶鬼之窟宅，彼直视我为弃人。此间之事，明为威克菲而及喜迫同伙，实则专制无伦，凡有诡秘之情，均与老人无涉，罪魁即彼一人。"语至此，尤利亚将力扑密考伯而夺其纸。密考伯力棒其手，手立垂，厥状如断，声如以木击石，尤利亚痛不可忍，言曰："死囚敢尔，吾必报尔矣。"密考伯扬其尺，且引其笺，余及忒老特尔司心中滋悦，伪引纳之隅陬，而密考伯尚欲力前。尤利亚负痛，则以领巾自缚其腕，仍坐于案上，垂首不语。密考伯少息，又读曰："吾在彼家，劳金无定，每礼拜可二十二先零六辨士，其余则视吾之功力以上下其酬，彼用意所在，盖谓余能否为之牙爪。果吾负其天良者，则得钱或夥。诸君试想，吾食指日繁，似此戋戋，能温饱耶？因是则但作帖，向之假资，迨券积时，则吾身如奴，听其指使矣。及更多者，喜迫知吾坠其网罟，遂以隐慝示我矣。吾此时受彼遏制，惟其所使，吾方秉笔，泪垂笔下。以威克菲而为名，恣其毒螫，而仍嫁罪于威克菲而之身。其在外间，恒言吾心感威克菲而，不能不为之宣力。此等事，诸君以为坏臻极地矣，不知尚有甚于此者，彼种种奸犯科防，凡戋小者，吾不胜书，惟另有别本，而吾皆与之。诸君须知生死之路逼我，不能趋死以图生，然问心仍时时责我。而此密斯威克菲而，情尤可悯，故不能不扬其罪恶，以拯善类。"语至此，复出其戒尺，作扑人

势，言曰："我今述喜迫之罪可三条。"余辈咸屏息以听。密考伯曰："第一款，尤利亚乘威克非而中酒患作时，故积叠其案牍，令纷烦其绪，乘其脑懈敝，逼之签名。为吾所知者，有二事，关系至重，乃伪为无关紧要者，勒之使签。且逼威克非而将某家所藏之款一万二千六百十四镑二先零九辨士，取而出之，伪言某业已败，用此抵之。至于有无失败，人亦莫知。尤利亚之为此事时，已预嫁名于威克非而，弊觉，则承之者威克非而也。"尤利亚嚼齿言曰："汝陷我以此，明日对簿时，汝不能遁也。"密考伯曰："汝谓我妄言耶？欲取何证者，我已前备之矣。且尔旧居非我迁入耶？"因面余友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，汝试问尤利亚有小日记本乎？"尤利亚方摩其腮，闻言即斗下其手。密考伯尚穷追，忒老特尔司曰："汝趣问之，有无是本，曾否欲付焚？如果彼言有者，问残本安在？则但问密考伯自得之。彼若见问，我尚有词，想彼亦必不愿闻。"此时尤利亚之母闻言，即曰："喜迫，汝趣降，不尔败矣。"尤利亚曰："母能噤而不言乎？母固恐，然所言者适足败我之事，母趣我降，我尚欲降人，母尚未之觉也。"密考伯复正襟言曰："第二条，为吾所知者，喜迫作数次……"尤利亚立止之曰："汝作如此说，不合于例。"复止其母曰："母万勿声。"密考伯曰："汝言不合者，我当力求其合例。"因续言曰："其第二条，喜迫时时伪签威克非而之名。中有一次，我可为证。此事为何事者？"语时则自吮其舌不已。已乃言曰："大抵为威克非而多病，伪作遗嘱，死后悉产全归其身。且言将前此一万余镑之金钱，为尤利亚假与威克非而，

并伪立借据，据中威克菲而之名，即彼签之，其证即我也。彼日记本已在吾手，其中若此事，尚累累不可胜记。尚有数次，为火所灼，而行墨尚可辨认，即我所言借款之据，亦落余手中。我亦男子，奈何为贼作证。”尤利亚初闻即扪钥匙，将往检之，既而立悟，即夷然如故状。密考伯曰：“物固在我，我于侵晨已付忒老特尔司矣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然，已深藏之。”尤利亚母呼曰：“尤利亚趣降而求生。诸君听之，吾子固能自卑，乞诸君宽假以晷刻，他人固不之知，密司忒考伯菲而则素知之者。”余此时观此母子，其趣最永，彼母思以旧时伎俩愚我。尤利亚知奸迹已露，则倔强不可状。尤利亚咬其裹手之巾言曰：“母作此言，胡不以枪枪我，较言尤为痛切。”母曰：“尤利亚，吾惟爱尔，不欲取罪于人，以招灾患。”因指忒老特尔司曰：“适此君登楼示我，言罪状露矣。我即告彼，吾属本出寒微，力欲屈吾子与众告罪，以臻平和。诸君试观老媪卑屈如此，彼孺子何知者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母当知考伯菲而在此，正欲出百镑之金购母此言，母何为不检，而陷我于死。”母曰：“尤利亚，我何忍不言，吾安忍观尔以身试法，惟尔倔强，故增嫌而取祸，尔今尚不谦冲，汝当日非得谦冲之益耶。”尤利亚力咬其巾久，始顾余曰：“汝尚有何言？恣言之，视我何为者？”密考伯闻言，即曰：“第三条者，末条也。此条中罪状，实得诸日记之中，犹之供状。此书在吾迁居时，吾妻自敝簏中检得之。据其中所言，密司忒威克菲而历年以来，为彼以术愚之，已久困其樊网之中。年来朘削愈甚，历历载之日记之中，大旨欲破威克菲而之家，篡而据有

其产。数月前，尤利亚请密司忒威克菲而立据，自请退让，以此业归之，并其器用一切，悉在据中。尤利亚予以一年养老,分四季给发,其所有器物产业归尤利亚，尤利亚以虚帐抵之。以今日事势观之,密司忒威克菲而实附彼为活,都无生气矣。以上情罪,凿凿有据。公堂中求证者,吾一一上之问官。”语至此,密考伯不言，众以为言尽于此，遂少噫其气。此时安尼司在余榻后大哭，余回面慰抚之。密考伯复曰:“诸君少待，吾尚有言。尤利亚之罪状，固已宣布，然吾尚有隐衷，视之诸君。吾家在世本为赘疣，今兹以后，可以与世长诀。须知欲吾家之覆，为势亦易易，吾家最少之儿，可为前导，孪生之儿亦当随行；余则以体之强弱，定死之先后。我今为债家所逼，无可少宽之日。惟我死后，能有人至我坟头洒以眼泪，则吾目当瞑。”语已，在悲哽中，为状颇乐。将其罪状叠之，恭上祖姨，似吾祖姨有需于此者。坐处为威克菲而治事之室，有铁柜存焉，尤利亚斗忆一事，立启其柜，柜空矣。对密考伯曰：“吾之帐目安在，亦见窃耶？”密考伯以戒尺自击其掌，曰:“我取之，当今晨以匙授我时，我已尽数取之，别授一人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尔勿焦烦，此物我藏之，若问我何权者？我即威克菲而代理人也。”尤利亚曰：“汝留赃窝盗乎？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尔何言者，听尔言之，我于今日不复伸辨。”此时吾祖姨静听无声，忽尔腾起，直取尤利亚引其领。余大惊不知所出，祖姨曰：“尔知吾今日问汝何索者？”尤利亚曰：“汝欲吾衣乎？”祖姨曰：“吾问汝索吾产。”顾安尼司曰:“安尼司，吾以为吾金之破耗，若父为之，

我于吾孙之前，初未敢斥言尔父，但云运蹇至此。今既知为此贼作梗，则我欲图恢复矣。拖老忒，汝前，向之索归吾产。”祖姨此时力引其领缘，几谓此一万余镑之金，即在此领缘之中者。余力进劝止祖姨曰：“此不义之财，我必以法尽取而归大母。”余言后，祖姨气略平，复归座，他无变异，惟冠少偏耳。方祖姨擒取尤利亚时，其母狺狺然呼尤利亚速降，且长跽乞哀于诸人，匪所不允。尤利亚则扶起其母，命坐，则立其母之侧，怒目向余曰：“汝辈将何以陷我？请言之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辈所为事，少须即白。”尤利亚曰：“讵考伯菲而无舌耶？何须汝。或且彼好伪言，舌为人取耶？”尤利亚母曰：“吾儿本谦，适所言者痫也，幸诸君勿责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汝适言所谋第一节，请尔取消伪约，当场宜立亲供。”尤利亚曰：“譬如吾不为此者，何待自供！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确知其有，故不用譬；其次亲供书后，当举其不义之财，母金子金，悉还故主。凡尔与威克菲而合伙后之文书，均我管之。综言之，汝一身以外，一切均吾为汝承之，汝无涉也。”尤利亚曰：“吾尚不了了，容我思之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思固由汝，惟汝在是间，当受吾辈检察，吾且禁汝不能与他人交语。”尤利亚咬牙言曰：“我决不能允汝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是间不可，监中可也。后此吾业能否恢复，固不敢知，然以律论，足了尔矣。汝亦个中人，自知律意，尔我皆知之矣，胡事喋喋！考伯菲而，汝先赴几而德何而呼二巡警至。”尤利亚母大哭，长跽安尼司前乞悯，口中尚言：“尤利亚实能自卑，适所言者，事事确也。果吾子不服者，吾愿为之乞命，听诸君所

为。”尤利亚忽曰:“母止,亲供吾书之,母往取伪据至。”忒老特尔司谓迭克曰:“媪行,吾友幸随之登楼监之。”迭克大悦,遂从此媪出。尤利亚母匪特取据,则并其秘藏之匣,悉捧而出,其中银行之据及吃紧之文字,可用为铁据者,悉暴之众。忒老特尔司得此匣,喜曰:“可矣,密司忒喜迫,汝今可静思矣。惟吾命汝所为事,务在必行。”余此时见忒老特尔司简切斩截,凛然风生,乃大悔平日之儿抚其人,今日乃炼达至此。尤利亚闻言垂其目,至于复室之门次,呼余曰:“考伯菲而,吾实恨汝,凡与我为难,汝实魁渠。”余曰:“实语汝,汝之贪狡凶顽,已开罪于社会,不特我也。此日归宿之期至,汝当悟天下为恶之人,无不得孽报也;须知孽报之来,如人之有死期,毫忽无爽。”尤利亚仍作倔强之态久,忽对密考伯曰:“密考伯,我必有以偿尔。”密考伯挺胸引戒尺曰:“可可。”尤利亚遂入复室中。密考伯语余曰:“吾事已毕,吾今将亲我家人,请君光临,一观吾乐。”语后遍邀诸人同行,曰:“吾与吾妻隔阂之幕,今日启矣,且及吾儿子幼女,当更伸团圞之乐。”余此时大感密考伯,即众亦咸欲行,惟安尼司将护其父,不能前。尚须有人管尤利亚于此。忒老特尔司曰:“我愿留于是。”余及祖姨、迭克,咸至密考伯家。出门时自念曰:“今日之局,众枉皆伸,安尼司免祸,祖姨得产,乃深悦当时矜恤密考伯一段因缘,今日获收其报矣。”须臾已至家,密考伯开门,临衢一望,已觇内寝。密考伯推门狂入,家人咸在,密考伯大呼曰:“爱吗!”竟扑其妻之身,密昔司亦大呼抱密考伯。大女方抱稚弟,见状几晕。二小儿见状则狂跳

为乐，此二李生之儿，两人分引其父母之裾，不知所谓。即其大儿亦默然不复躁动。密考伯曰：“爱吗，吾今日浓雾阴霾，披豁都尽，后此永永亲爱矣。”乃大哭曰：“从今以后，吾辈安心处贫，即使无家，而尔我爱情，足以支厉。”语已，置其妻于榻，一一抱其儿女，令高歌以识今日之盛。然密昔司为乐已极，立晕于榻。贺歌未已，法当往醒密昔司，于时吾祖姨及密考伯以水饮之。既醒，密考伯始介绍祖姨见密昔司，密昔司亦始见我，引手与余为礼，曰：“亲爱之考伯菲而，幸恕无状。惟吾体素弱，此时情状，吾焉能堪！”祖姨问密昔司曰：“君家人悉在此矣？”密昔司曰：“以现在论，仅有此辈。”祖姨曰：“吾非谓少，实问密昔司，群儿均密昔司亲乳者乎？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试观此宛宛婴婴者，足以了我矣。”祖姨曰：“大郎应治何业？”密考伯当日至时，本欲令之入教，顾至时竟无可补。语时甚嗫嚅，曰：“彼虽不能作赞美诗于圣堂，或能作酤家儿里曲。”密昔司曰：“吾儿尚欲上趣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噫，彼固上趣，惟吾所命，初不屑意，何也？”大儿闻彼父称彼能歌，即应声而唱。祖姨沈吟久，即曰：“密考伯，汝不思英国属地多，汝胡为不思营生于外？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，吾自少已构此想，今犹趯趯然。”祖姨曰：“既如是者，胡为不出？出亦适得其时。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，资本安出者？”密昔司曰：“所难亦正在是。”祖姨曰：“君今日授大益于吾辈，吾辈所得，均出君赐，然则君之行计，吾辈不当代筹耶？”密考伯曰：“此焉敢受，果名称曰贷者，行息五分，或立据为凭，或十月、十八月、二十四月者，皆可。待鄙人得机会者，即奉还。”祖

姨曰："止止，是何言者！吾知大卫有友，将赴澳洲，君果行者，胡不同舟，且有伴侣，可以取助。贤夫妇默自筹维，决之而后语我。"密昔司问曰："马丹，彼间风候如何，利于人否？"祖姨曰："善也。"密昔司曰："善耶，以吾夫之能，至彼克于社会中占高处否？吾非谓至时即建彼间帅节，今且不敢存是想，惟能大展其才否？"祖姨曰："有才而展之，彼中无施不可，其地但能立身稳，行事勤，无往不利。"密昔司曰："然则澳洲直天与吾家发迹地矣。"密考伯曰："闻马丹言，彼中可云吾家乐土，实则为地亦不云远。今日马丹醒我，为计至得，不尔，吾不发迹。敬谢马丹，诏我以大道。"此时夫妻二人，几栩栩然如飞翔于澳洲矣。密昔司且言澳洲之袋鼠，描写鼠状示我。后此密考伯同予归威克菲而家，洋洋然如暂屈是间，不久而飞翔者，见牛牲过时，即详视曾否为澳洲之种类，滋可笑也。

第五十三章

余今当追记已往事矣，书中又不能不叙余之都拉。都拉之病，绵缀至久，余乃不忆其年月。前此长日望愈，既而医生并不言其勿药之期，余自疑讵都拉观吉迫之竞走即是已乎！且吉迫亦甚老，非其主母为之调弄者，彼亦不能自振。二目既昏，四足亦蹩，本见祖姨而吠，今不尔矣。与都

拉同卧病榻，时祖姨就视，亦以舌舐老人之手，祖姨亦颇惜之。都拉固瘦，然容态初不减于来时之美，亦少呻吟焦灼之情状。其对余及祖姨，则时露感荷之容，且嘱余勿恳恳为彼而忧。祖姨以都拉失眠，则甚悯之，有时两姑来视余，则追叙定婚之已事，众皆欢笑。余心于此时转似慵惰，可以静息家居，则近病榻，与都拉相向坐。都拉时时以目注余，摩弄余手，如是者恒至数句钟。此长日汶汶中，余却忆三事，颇清醒可记。一日为侵晨，都拉梳头，均吾祖姨代之，妆成一如无病，就枕上谓余言此螺纹之发仍结而弗散，既修且媚。又命握其发，轻松纳入髻网之中。余笑，都拉曰："吾非惜此发，其惜此发者，因君赞吾发之美，特为君惜之耳。尚忆吾在闺中时，方对镜梳整，君力赞不去口，吾不尝下其一束赠君耶！"余曰："然，此正吾赠尔花球，尔吮笔描花时也。"都拉曰："吾描花时，落泪无数，思君爱我，感极而涕。此事君或未知，明日待我愈时，偕君至余父故居前游历，不宁可耶？吾行时，尚足以追步亡父之旧踪。"余曰："可，惟尔趣愈，以偿此诺。"都拉曰："易耳，汝惟不觉，吾已日有起色。"又一日为下午，余仍坐都拉病榻。都拉睇余，二人咸无语，而都拉则含笑容。此时已不背之下楼，饮食均在楼上。都拉忽曰："大卫。"余曰："何也？"都拉曰："汝今勿哂吾愚，汝前此不云勿更举威克菲而家事，然吾固念安尼司，可奈何？"余即曰："当以书予之。"都拉曰："允我耶？"余曰："当立书之。"都拉笑曰："真佳孺子，且来就我，须知吾欲面安尼司，非复童騃之见。"余曰："可，书去，安尼司亦必来。"都拉竟以手挽余颈

曰:“汝独居楼下,清寂至矣。”余曰:“独坐安得不寂,吾每临餐,但见尔空榻与吾迎面,又安得乐！”都拉曰:“吾空榻尚陈乎？”久之无言,即曰:“大卫,汝不见我下楼,即无悦怿之容乎？”语已微哂。余曰:“尔为吾心,吾舍汝外,尚有何人更切于汝！”都拉感极言曰:“荷君惠爱,既乐复忧。”语时尤引身贴余,先笑而继之以哭,哭后复乐,言曰:“吾心滋适,今之欲见安尼司,甚忧之也。汝书中当言吾必欲面其人,须知吾百凡皆慰,但有待彼一言。”余心动,即曰:“百凡之要者,无若尔病速痊。”都拉曰:“大卫,有时吾思……”复曰:“吾又愚矣,想吾病求愈,似复不能。”余大震,止之曰:“都拉,后此不令尔有是言。”都拉曰:“大卫,吾果有平安之望,亦何事言此！然但以遭际论,可云至足;惟后此尔对空榻为难耳。”又一日为夜中,余尚侍都拉之病,安尼司已晨至,可一日矣。安尼司至时,祖姨、余咸聚榻前,未尝他趣,顾咸无言。都拉见余三人同集,则乐不自持。迨晚,祖姨及安尼司皆去,惟余仍守榻前。是晚尚未料吾妻别余之骤,而祖姨及安尼司则咸言其不起。然余背都拉而泣,为时亦数,哭时则思及母氏之亡,亦惟暗泣,今哭吾妻为第二次哭矣。惟人言都拉不起,余则力求其慰勉之方,然此心已有死都拉之萌兆,但不欲决言其死。及同坐时,则仍握其手,复以吾手微按其胸,二目注视,觉都拉爱余之状,几不能形之笔墨,忽自惊斯人果不能留耶。都拉忽言曰:“大卫,吾尚有言,顾欲言久之,乃未敢言,特未知汝能甘受否？”余曰:“吾爱,汝言吾乌弗受！”都拉曰:“吾不审汝心如何？吾自以为年少未更事也。”

余此时亦以首就其枕，与之相视。都拉语绝轻细，似都拉别为一人，述其已往之都拉者，余心血始潮沸矣。都拉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吾不特年事未多，且为人至脆薄，真可云童骙。果尔我相爱，但同孺子之无知，撒手即复相忘，于尔不良有益耶？今兹思之，我生良不称为人之偶。"余此时力制其酸泪，强力以答之曰："都拉，我乃足称为人夫耶？"都拉摇首曰："此何敢言，设我略更事者，即夫子非智，吾智犹足以相之。然非所论于吾夫，吾夫聪慧，我乃愚陋，宁云俪偶。"余曰："都拉，即前此两两不能持家，而同度光阴，亦非云寂寞。"都拉曰："吾亦何尝非适，惟自是以往，则生厌之心，亦正难言。深观之，尤当悟其非偶，一经归家，家政百无头绪，安得不咎无当家之妇。须知尔妇即力学亦不云佳，吾意奄然以行，亦不谓之非佳事。"余大震曰："都拉，幸勿如是语，语如锥，直刺肺腑，且奈汝何？"都拉曰："然则不言矣。"即与余亲吻，曰："吾既爱汝，安忍更以酸哽之言，中尔之心。大卫，汝在楼下恶寂乎？"余已呜咽不自胜，曰："寂也。"都拉曰："勿哭，吾榻尚在彼乎？"余曰："仍在故处。"然已不成声矣。都拉以手拊余曰："孺子勿愚，止止，尔今且下楼延安尼司面我。惟安尼司登时，汝及大母咸勿前，吾有秘语授安尼司。"余诺，然殊不忍决之遽下，都拉仍曰："死佳，生而愚者，终非偶也。"余下楼时，即与安尼司言。此时惟余及吉迫尚在楼下。吉迫之居，即在炉次，余观其睡颇不适。窗外月明星稀，余望月悲不自胜，泪下如绠，心痛不可止。及归炉次坐时，思及当时促都拉以家政，则痛心疾首，深咎不义，几自

搏其膺不止。觉蹲于炉次，不知其几经时刻，亦不自觉，已闻吉迫作声，余始若醒。吉迫辗转不自宁，行出塔外，至余膝前，仰面视余，复奔至梯级之下，仰盼楼上，呜呜作声。余曰："吉迫，今夕汝勿登楼。"吉迫复徐徐至余前，以舌舐余手，二目似盲。余曰："吉迫，汝当不能更上此楼矣。"吉迫即伸脚卧余足下如睡，乃狂呻而死。此时余后有足音，余知安尼司下矣，即呼曰："安尼司，汝试观……"安尼司不答，余斗回首，见安尼司痛楚凄皇，泪珠满面，余悟矣。一呼安尼司，觉二目洞黑，百事皆不觉矣。

第五十四章

都拉一死，余身如亡其魂，前顾皆高峰叠嶂，欲登无路。及醒，第一声即闻安尼司呜咽于座间，且作无尽之言慰我，大类长姊留慰稚弟者。顾余忧安能即此而止。祖姨与安尼司商略，令余出行。此策亦安尼司定之。余此时尤须坐待尤利亚讯结后，方理行计。自尤利亚事觉，忒老特尔司至忙逼，尚留居威克菲而家，或密考伯家，长日皇然。后此始以书招吾往，于是祖姨及余与安尼司始再莅坎忒白雷。先至密考伯家，密昔司见余持妇服，则大悲慨，极力慰余。而祖姨即曰："密司忒听之，前此吾请足下远行，此策定耶？"密考伯曰："吾亲爱之马丹，吾之难处，但引用古诗一句尽之矣。人

居陆地船居海，此语正为吾道。”祖姨曰：“此着吾亦知之。”密考伯曰：“马丹盛意，欲以资助吾行，吾亦筹之，字据宜速书，加以印花，遵法律而行。期限以十八月，或二十四月、三十月，前此之期限，则云十二月、十八月及二十四月而已。惟患期至，恐不即还，譬如吾至彼间治田，设初年既荒，否则年丰而佃不力，又将如何？吾知彼间雇工，至为艰琐事。”祖姨曰：“还期听君酌之。”密考伯曰：“此马丹盛意，吾夫妇感荷已极，特吾既为此事，则必遵率律法，无敢轻苟。似此大事，必出以慎重，果背信弃约，即足导吾儿于不义，故期据势在不能不立。”祖姨曰：“此易与耳，我愿假。君有信，区区一纸之书，胡足介介！”密考伯曰：“吾家既欲至殖民地立业，则吾家之预备，不能不加伸述。吾大女晨起五句钟，必至邻坊，学取乳之法；稍小之儿，则命其至近处，考察饲鸡猪之法；鄙人则专习烤面包于饼师家；大儿恒取吾行杖，代人驱牛，而人咸不欲，力趣之归。”祖姨曰：“此亦人生应为之事，习之亦不恶。密昔司密考伯，近亦大忙矣。”密昔司曰：“亲爱之马丹，吾此时殊不能讲农学，惟至时则当力任。今于家政外，但偷其余闲，作书寄外家。”顾余曰：“考伯非而既至此，时当与吾兄弟释其前憾，且令密考伯与吾兄弟接手，言归于好，此吾策也。吾当未嫁之前，吾父母有大事，必取决于我，实则不无逾分之赞词，惟吾遇事咸有专决，虽过当而亦无觉。惟前此外氏之轻密考伯，防假贷也；又防延彼居间，向人而贷。今兹已近自由，故此以书宣布吾之近事，力白其不贷之故，家人或释其疑，可至而小聚。似我远适异国，安

能不广集骨肉，小饮而叙别，乞彼作吉祥语。且乘此时，密考伯亦足自明心迹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爱，吾实告尔，设尔家人聚此听我论说，正防我所欲言，适彼之不欲听，吾但觉尔家人人均宵小也。”密昔司即摇首曰：“密考伯勿尔，彼此之不睦，必有误会。”密考伯微嗽。密昔司又曰：“我意吾家人尤多误会，汝不当怒，正当加怜。”密考伯曰：“吾亲爱之爱吗，吾意颇不欲作激语，顾抑之而不能止，我意至不欲君家人于别时送行，且以己资办己事，胡必以冷如冰雪之肩背，近而挤我，我意冀其弗来。果来者，听尔与聚可尔。”于是不言其事，密考伯执其妻之手曰：“吾今尚有事宜商，且少出理之。”遂行。忒老特尔司见密考伯出，即呼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此案尔尤注意，故延尔来此，即尔亦可以少抒悼亡之悲，汝迩来弗罢耶！”余曰：“吾但悲哽，所累者吾大母耳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老人真爱尔，为尔操劳。”余曰：“不止此也，大母迩来似有懊憹事，每日必出，有时早出而晚归，昨夜至午方回也。老人平日有忧，决不示人，故吾亦莫审其状。”方吾语时，祖姨默坐，颜色顿异。余语已，祖姨已泪落如绠，以手握余曰：“拖老忒，汝勿以是称我，此何足云，今事已就理，亦不更出矣。安尼司尔我且静坐，听忒老特尔司言吾事如何部署者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此事大功，专属密考伯。此人为人之忠，无可更议者，长日中一一清其旧牍示我。吾居威克菲而家时，彼时时以书寄我，不知其数矣。迭克者亦殊有功，终日管尤利亚不去侧，及卸此责，则侍密司忒威克菲而之病，力效其劳；凡吾书应抄者，则着意抄之；更有琐事，亦供奔

走，不复后时。”祖姨曰：“迭克本奇人也，拖老忒吾不常语汝耶。”忒老特尔司复顾安尼司曰：“密斯威克菲而，君不在此时，尊甫之病较前大有起色。前此尤利亚长日如绾以锹铛，今日夷然无事，乃如出两人，昔者如无知觉，今则抽我头绪，正足为吾辈导师。今当述其已治之事，为君言之。”余知吾友之言，此正所以慰安尼司，令支其家难。忒老特尔司视乱纸堆中言曰：“银项已清，尤利亚有意挠乱之。公牍亦就理矣，伪据皆存案取销，而密司忒威克菲而亦可勿理故业，以障碍既空，足以自由无梗。”安尼司合十言曰：“敬谢苍天，竟能如是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以我观之，即不治此，而养老之费，初亦无多，即使求鬻此屋，亦区区数百镑而已；即使重理故业，亦未为非策！此间均老人故交，试为策其可否？若恝然不为，老来殊无所赖。”安尼司即语余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吾意决不欲老父更治是业，密司忒忒老特尔司亦忠恳之言，惟吾意万不使老人重治此事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非敢谓必欲老人如是，特为陈说，请君决择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吾亦非敢怪君，君意良佳。今吾友在此，苟老父得脱羁樊，吾心已足，贫富一不之计。吾恒言老父教养之勤，无可酬答，甚欲老父无恙，优游岁月，吾得少尽其反哺之劳，足矣。今日清贫，尚足自力以仰酬老父，此亦无聊中生其希望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既无钱矣，何由能活？”安尼司曰：“吾思之久矣，吾家食指不繁，用度亦省，即出贷此屋，更贷小屋，吾出而图馆，菽水之供，不愁乏也。”语时至衎衎，百无所惧。忒老特尔司方检文书，迨安尼司语竟，忒老特尔司语祖姨曰：“媪，吾今将语及

媪之遗产矣。"祖姨太息曰:"吾钱果空者,吾亦夷然,若固在者,吾心亦愿得之。"忒老特尔司曰:"媪当日不以八千镑购得国债票耶?"祖姨曰:"然。"忒老特尔司曰:"帐中但有五数。"祖姨曰:"五千耶?或五镑耶?"忒老特尔司曰:"五千镑。"祖姨曰:"然,吾已鬻去其三。"顾余曰:"拖老忒,一千之数,用为汝赀,二千尚在吾筐筲中。后此闻此五千镑已归乌有,吾故慎藏此二千镑,储为老计。拖老忒,吾之不告尔者,亦观尔能食贫居贱与否?不谓汝竟能茹苦而图独立,不改其初,而迭克亦尚能安贫,滋可喜也。"复曰:"诸君勿赞老身,吾脑力方动,不欲闻也。"余见祖姨挺立,实则无病。然姨氏自持之力,余固服之矣。忒老特尔司大悦曰:"果为五千者,则全数具在。"祖姨曰:"何也?"曰:"媪当时谓此物为威克菲而荡尽矣。"祖姨曰:"然,所以吾不欲斥言其失。"安尼司闻言起谢,祖姨止之曰:"安尼司勿尔,吾不欲尔更言前事。"忒老特尔司曰:"此款尚在,惟已易一姓。媪当知此贼之姓名,贼固谓威克菲而负彼,用为抵责,则此罪似不专在贼而在威克菲而。即威克菲而既愦愦莫知,又为贼所劫,不复质言。"祖姨曰:"老人尚以书与我,谓彼自荡之,竟代贼引过。吾于一日侵晨至其家,出书,请彼焚之,并言勿令他人知之,尤不当令若女知之,置身于无地。"祖姨言此,尤知有人激赞,即曰:"座中有人敢扇奖我者,我即立出门外。"余及众人不敢言,安尼司则掩面悲哭。少须,祖姨谓忒老特尔司曰:"良友,何由能使旧物见还?"曰:"此事又有须于密考伯矣。密考伯知此钱之来处,尤利亚欲辨,密考伯则历取质证

以抵。尤利亚语塞，始出此金。其尤异者，尤利亚之图此金，尚不专于冒利，心仇考伯菲而不已，必欲使之贫无立锥，故逞此毒谋。既而百凡皆败，尤利亚尚曰：'匪特有金五千可图；即欲无金，吾更出五千镑以了其命，吾亦甘之。'”祖姨曰：“噫，毒螫乃如是耶，今其人如何者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亦莫知，一日之晚，彼及彼母以车遁去，吾乃不审其去路。然其恨我，亦等诸密考伯，吾意得小人见恨，则吾身决非小人，转用此为乐。”祖姨曰：“汝观其人尚有余积乎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在势或有，彼之横攻逆取，腰橐必有所余。”谓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汝待之，其人纵有财，必不免于祸。生平非恶不嗜，其秉性左也。己为小人，即以小人度君子，人人咸在疑议之列。故其前程非坦，必宛曲入于死路而止。今吾辈之事已毕，可以勿问其人。”祖姨叹曰：“天下竟有此奇毒之人，惟密考伯之酬庸，吾辈应作何议者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媪语及此人，厥功伟矣。非密考伯者，诸人之枉，皆沦于不伸；喜迫之奸，亦閟而莫发。密考伯之为此，非有所图，盖冒险蒙祸而为之，在义宜得重酬。”余曰：“然。”祖姨曰：“为数何若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彼尚有贷据在尤利亚掌握。”祖姨曰：“此责我承之。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此至合义，惟贼踪已渺，不知以何时出讼官中？故密考伯一日在英，实息息有幽囚之惧。”祖姨曰：“官中取讯，吾为清其责，但未知所负若何？”曰：“吾检其帐，可一百零三镑五先零。”祖姨曰：“此责我承之。此外尤当议酬金，此酬金宜与安尼司均之。惟今我且先予，后此再举以还我，吾意五百镑者如何？”余及忒老特

尔司咸进曰:“毋须此,吾已代清其债,再赠以川资,别馈百镑为治生计,此金尚须立据,令彼时时蓄其戒心,庶不至放荡而无检。”余又曰:“既至澳洲后,更托老渔以百镑,以备不虞之需。于密考伯处,语以老渔之忠愿,令至澳洲时,互相援手。”余语后,众皆称可。忒老特尔司又语祖姨及余曰:“吾尚有一语奉白,当密考伯发觉尤利亚罪状,尤利亚以祖姨前夫事,用为恫吓。”吾祖姨点首,忒老特尔司曰:“妄语乎?”祖姨曰:“此语非妄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果有是人为彼牵率耶?”祖姨曰:“然。”忒老特尔司微有不怿之色,似思祖姨尚落彼掌握之中。祖姨无言,似有泪痕,言曰:“良友为我筹之至稔,此亦在可忧之数。”忒老特尔司曰:“此事能否对吾述之,吾及考伯菲而尚足为媪宣力。”祖姨曰:“谢君见爱。拖老忒,汝亦勿为吾虑。今且延密考伯贤夫妇入此。”既进,祖姨即曰:“适延君夫妇外出,于心滋歉,惟吾此时方商略君之行计,且以所决之策,一一告君。”即以余所定计之前半告之,密考伯全家闻之皆大悦。密考伯闻祖姨假彼以资,即立出购印花及纸五分。后密考伯入时,即有公差随入,密考伯泪被其颊,余辈早审其事,即金付之。五分钟,密考伯神思复振,其乐如其调酒之时。吾祖姨待其书讫,即曰:“良友,吾有质言,愿尔此后勿再作是书可也。”密考伯曰:“马丹,吾之至诚所注者,即如马丹之言,敢以吾妻为证。大儿至前,尔父惟不肖之故,热血都干,汝后来欲踵而行,宁焚其手,勿书此券。”立时易为愁烦之状,观借券讫,叠而上之祖姨。此事既毕,天亦垂晚,吾辈疲极。明日遂及祖姨归伦敦。密考伯

料量家具，亦至伦敦偕老渔行。威克非而家事，仍留忒老特尔司在彼部署。安尼司亦随余至伦敦，待事讫，始归而侍父。是日仍归安尼司家，余仍居旧日读书之楼。此屋中逐去尤利亚，如大病新苏，凶秽都尽，余宿楼中，如舵工脱险，安睡床榻者。明日众归，共至祖姨家，咸不履吾家。安尼司睡后，余及祖姨同坐，祖姨曰："拖老忒，汝见吾日来焦思不置者，果何事？汝果欲知之耶？"余曰："然，颇欲分大母之忧。"祖姨曰："汝新悼亡，心绪可想其紊，吾奈何复以重忧累汝！我事之所以秘者，正尔为此。"余曰："此正大母之爱我，惟今当见告，俾释吾忧。"祖姨曰："汝明日能否随吾以车同出？"余曰："可。"祖姨曰："九句钟出，再语尔以此事。"迨明日，余及祖姨以车赴病院中，见门外有载棺之车，停于门次。御者见吾祖姨，即欲有言，祖姨麾手，棺车即行，余身即踵其后。祖姨曰："汝应悟此，彼人死矣。"余曰："彼死此院中耶？"祖姨曰："然。"车中无言，然亦泪落不止。少须言曰："彼在病院中，非止一次，年来大类破舟，几令人无可补缀。此遭大病，自审不起，即以人呼我，见时乃大悔前此之非。"余曰："噫，大母之常夜出乃至此也？"祖姨曰："然，吾至此十数矣。"余曰："死时，或在吾辈未至坎忒白雷之前一夕耶！"祖姨曰："然，汝当知尤利亚之恫吓能震我耶！"吾车遂至村间，地曰洪色，丛冢处也。祖姨曰："彼生长于此，故令魄依其丘。既至，下车步行，而送丧教士已前在，遂诵经送之下窆。事已，归车中，道上祖姨语余曰："三十六年前之今日，吾嫁期也。"登车后，但坚执吾手，则又大哭曰："当时彼为亭亭一

少年，不期一变至此！”未几哭止，言曰：“吾脑力迩来非壮，不尔亦能悲。”余既至家，案上有书，从密考伯处来，书曰：“吾亲爱之马丹及考伯菲而：吾眼前之福地，又为阴霾所蔽，更无见天之期，尤利亚又讼我于官，身又捉将官里，将来或死于是间，后此诸君过狱门而凭吊，当知此为威而根密考伯死所也。礼拜五日，密考伯顿首。”又附启曰：“信未发前，忒老特尔司已以马丹之名赎我于禁，今合家复在天堂之上矣。”

第五十五章

行者首途之期垂近矣，余老保姆壁各德亦至伦敦，送其兄远行。壁各德初见余，知余丧偶，哭极悲，几欲晕。余遂与老渔兄妹同聚，但不见爱密柳。一日下午，余与老渔兄妹坐谈，及于汉姆，壁各德言汉姆温纯如绵羊，送行时亲密无伦。壁各德每语及汉姆，娓娓不倦。老渔爱汉姆，余重汉姆，闻之亦不觉倦。余祖姨已购归故居，欲迁复之，余亦将远行，遂暂居科文德花园中，与老渔兄妹别后，即归已寓。道中思及汉姆寓书与爱密柳事，因思彼人且行，书当立赍，或爱密柳得书后有覆信者，尚足寄与汉姆。归后弗即枕，即先作书，言汉姆托述之语。书竟，别作一书与老渔，令转致爱密柳。书成，天已垂白，即令侍者驰报老渔，遂归寝。余

觉日来疲甚，起绝迟。既醒，觉祖姨坐于吾榻之次，祖姨曰："拖老忒，吾见尔酣寝，未敢惊汝，密司忒壁各德在此候尔久矣。"余曰："请相见。"老渔与余接手后，曰："马司德大卫，吾以书授爱密柳后，彼即作报书，彼意请尔先观，果词意无弊者，即请君寄汉姆。"余即启读其书，亦不书名姓，突作起语曰："汝言吾已闻之，如是盛德，吾乃不知所言，汝之数言，纳诸吾心坎之上，直至死后，尚复不朽。来书令人心痛，然尚在此痛切之中，颇赖自慰。今生已矣，更无相见之期，果罪恶为上帝所容，愿来世为君儿女，再受复帱。今感谢之心及为君祝福之心，与书并往矣。"纸上皆渍泪痕，余读既，老渔曰："此书如何？果可者，吾将归报爱密柳。"余曰："此书吾当自赍赴鸦墨斯，彼独身在彼，吾殊念念。能于此时以书付汉姆，归时报命，使爱密柳知汉姆已得此书，则两憾释然，殊佳事也。且吾允汉姆时，自矢艰险无避，幸为途非远，趣行即返。且吾迩来心绪不宁，家居苦寂，不若外出为佳。吾决计以今夕行。"余观老渔力沮余行，而颜色似悦。余即同彼至车站买票，傍晚车行，此一线之途，余自少及壮，艰苦喜乐悲梗之事，皆于此中深尝之矣。至第一车站，余谓御者曰："今日天色殊异，状竟可惧。"御者曰："此大风之兆也，明日海中将有巨祸。"此时空中如焚湿薪，黑烟驰突，作千种危峰叠嶂，顷刻数变，而黯淡之月轮，似为黑云推逝。晚来风起，至夜愈烈，迨及夜深，洞黑如漆，风乃若吼，时时增烈。车马为风所逆，至不能前，人人咸惧翻车。雨势随风而射，中人如弹丸，每遇大树高墉，则停车其下，苏人倦，息马瘏。翌晨

风力尤劲。余前此至鸦墨斯，闻渔家言风烈如演巨炮，余初弗信，今观之，始觉渔家之非妄。车至乙拍司威此车站，而日又晚，盖本日道行，寸寸与风夺路，故车马绝疲。时见村人皆立门外，防屋圮而人死。人人咸言某处大树拔，某处礼拜塔圮。余行愈近海滨，而风尤大，海水为风所立，远远已闻醝腥；及既见海，海中高浪矗起如楼台。车至鸦墨斯市，市人见有车至，咸诧怪不止。余仍居旧日逆旅，思欲观海。然海藻为风所翻，直落路上，为状至滑，且防屋圮，息息不能少安。既至海滨，渔家咸在窗中外盼，人人栗惧。而女人则咸掩面哭，以其夫子咸以昨夕出，乃不辨其生死。即老渔习于海事者，亦面天太息不止。孺子面长者之面，力引衣裾，无敢啼哭。至巨石亦随风乱走，其声硼然，杂风声而嗥。高浪近岸而碎，溅为飞沫，厥声尤厉，几欲吞鸦墨斯而去。退浪倒卷出海，平地几欲成洼，遥望海上高山，忽尔成谷，深谷复现为山，随涛变幻，不可方物。巨胆之海鸥，尚在浪中出没，每浪各肖异形，触时复变他状。余一人立观海斗，几谓此身非在人境。然人群中不见汉姆，乃入汉姆之家，双扉坚闭，叩之不应。余知去船厂非远，访之，则云赴鲁威司托夫村，彼中有破船求修，明日归矣。余复归逆旅，解衣且眠，竟不成寐。坐于火次，可五分钟，侍者入言曰："去此数里以外，有二船立沉于海，船人皆死。尚有数舟，欲引帆避礁，乃不审其得生与否？"余闻此噩耗，心神皆敝，又以不得见汉姆，颇不自聊。思汉姆果以舟归者，必死无疑。因思更至厂中问汉姆能否以舟归？果以舟归，则自至鲁威司托夫止之，且与

同归。于是趣就晚餐，餐既，至船厂汉姆治艺处。至时则司厂者方执灯扃其扉，余问汉姆曾否以船归者？其人大笑曰："汝何畏之深，人非狂病，何为扬舲于大风之中，况汉姆习于海事耶！"余闻言大惭而归寓。而风力愈横，至反咽烟囱之烟，下塞窗户，震震有声，而屋柱亦为摇动。潮声倍于白昼，益以黑云四走如奔马，令人恂惧。余既辍食，坐卧皆罢，心中极念汉姆，莫卜其凶吉。思既罢食，当小饮以壮胆力，遂坐于火次假寐。然门外风声，怀中苦绪，两两皆无宁贴。已而强起作醒状，徘徊屋中不已，姑执旧报展读，目注报中，而耳仍倾听门外风声。寻复掷报，移瞩炉火，而壁间钟机时动，乃大足恼人，决计不如归寝。顾就枕时意欲思睡，久之仍不能睡，辗转衾间，似仿佛闻海上有呼援之声，又似有警炮声，房屋坍圮声。余起盼窗外，一无所见，沉黑如墨，但余残烛之光映射玻璃，即玻璃中影余焦烦之颜面而已。心绪既恶，愈不能眠，霍然披衣启扉出视，店中人防屋圮，咸不归寝，皆团聚门次，便于遁走。有一女佣见余突出，则以手自掩其面，大呼鬼物。余方知店人聚谈，言今日溺鬼将夜见于人间。余起与店人同坐可二句钟，有时亦启户外觑，而风力挟海藻直扑余面，余将力掩其扉，力乃莫胜，则取人助之。逾二句钟，余觉倦，复归寝，则残烛荧荧案上如鬼灯。寝时噩梦叠见，如坠深谷，如殒高崖。又梦与两不相识之人，同攻坚城，炮声隆隆，至撩乱，人语咸不相闻，至百无所接于耳，余力倾其耳，蘧然遂觉。天色已明，可八九点钟，始恍然炮声即风声也。且闻有人叩扉呼余，余曰："何人？"叩扉者

曰:“即在左近中，有人遭风之破舟。”余即出曰:“噫，何舟耶?”其人曰:“帆船也，或来自西班牙及葡萄牙，则不可知。舟中所载，皆酒也。客欲观，当速往，少须沉矣。”于是梯级履声上下，极烦杂。余立披衣出门，赴沉舟处，而市人亦争望海边而趋。余力追群人之上，须臾已及海滨。此时风力较前已减，然皆百千巨炮中减其数十，为减亦未巨也。而海潮经夕为风所荡激，高浪尚如山立，似海神作势掀天，百万潮头，彼此互相推逝。余耳为风浪所震，脑力已荒。遥望海中之舟，一无所见，但见白浪滚滚，有一渔家向左指而示余，则此舟去岸至近，舟中长桅已断，乱绳交纠，忽升忽降，无片晷之停。舟中人极力去绳及帆，斧势高下不绝，然潮头一过，舟中立稀，岸人相顾，乃无术以挽此舟。舟人号救之声，隐隐似闻，然皆莫及。观者之人，女人咸哭。尚有人沿岸而奔，小舟益无可济之隙。余追逐渔家之人，坚请赴援。有人语我在一句钟前，已具舟以待，欲求得一人凫水逐浪，近此巨舟，以绳授舟人，令引之近岸。忽闻人丛有倡言者，众人皆裂，而汉姆即闯然自群中出。余观汉姆以目注海，将舍命以趋，余力引其手，且乞岸人助余止之勿往。此时舟上有三人，抱樯而号，须臾浪至，已扫其二人入海，樯上尚有一人，坚抱弗释。岸人复大呼，而汉姆益奋言曰:“马司德大卫，吾时至矣。”复谓岸人曰:“诸兄弟以绳授我，我入海矣。”余尚欲力前，而岸人咸止余曰:“君若弗止其人，尚有人助之赴难，经君一沮，众且寒心。汉姆亦必独往，死乃尤速。”余一无所闻，但见有人出辘轳之柱，力纠其绳。汉姆一身衣油布

之衣，执绳独立，尚有人以绳缚其腰，引其绳端，勿令逐波而逝。此时破舟已穿，而樯上之人尚未动，如丝发系于空际。其人冠赤帻，取帻扬之，以示岸人。余静观其人，几欲致晕，则吾同学司蒂尔福司也。汉姆不知有无见及，见一回潮将逝，即回首顾岸人，立扑身于海，随之而去。见汉姆随浪高下，为白沫所掩，岸人力收其绳，既归，则血渍其面。在潮声奇吼中，汉姆作势示人弗引，复涌身入海，此去极力劈浪而前，其勇无匹。顾汉姆虽多力，安能胜此风潮，果有力能进咫尺之路，即可及舟。此时适有巨浪复前，舟立沉，而汉姆随潮腾起十余丈，乘势而落，而海中但见木片乱漂，而岸人争引汉姆登岸。余见人人咸作死灰之色，则力前观之，汉姆死矣。众舁汉姆至近村，百端救之，顾已无及。诸人散后，余尚守尸弗去，忽有渔家近余作颤声曰："先生且随吾前。"余固识其人，心中颇了了，即问之曰："足下见尸乎？"渔家曰："然。"余曰："其人得毋为余前识者耶？"渔家弗答，引余及海边，地去船屋非远，而司蒂尔福司曲肱为枕，似在学堂中睡状也。

第五十六章

余乃百思不到，在司蒂尔福司家一见之后，音容杳然。然吾友第一夕曾告余，尔当守思吾之佳处。后此虽与爱密

柳潜逃，而余日温此语，未尝去怀，今日之事，余乃能忘吾友之言耶渔家| 以舁床，盖以破旗，扶至人家之次。此处人人皆识司蒂尔福司也，议将并陈汉姆尸次。将至时，舁尸者彼此相顾，复回面顾余，皆作私语。余亦洞晓其故，不宜与汉姆同陈，遂置尸于门外。余少凝其神，遂至鸦墨斯嘱周兰为之倩车，包裹其尸，以今夜将归伦敦。余知此恶消息，惟余将至告其母，朋友之义，无可辞谢，遂于是夜以车归吾友尸，车即随余后。余之以夜行者，亦避人无致声论而已。明日，风止天清，黄叶满地，而日光亦晦。余近吾友家一英里，即步往，道中思其何以对老母言者，即令尸车停一英里外待余。及既至，仍虚阒无人，百叶深闭，帘幕下垂，门前小园亦无人行，微径均生草矣。风声既息，草木咸静。余始尚不敢掣铃，及铃动于万静之中，其声凄清，似余已晓以噩耗矣。小女佣启扉，方其发钥时，以目视余曰："先生病耶？"余曰："疲耳。"女佣曰："讵主人鸦墨斯有凶兆耶？"余止之曰："勿声，事固有之，然必告主母。主母在乎？"女佣曰："吾主母长日无一出时，终日闭房不面人。但云先生至者，尚许一见。今主母与密斯达德尔同在楼上。先生何语，趣见告，吾为传之。"余曰："汝勿悖礼，但以余名纸入告，言吾请面。"女佣既入，余即据退闲室榻上坐待命。此间当余来时，状至精雅，今窗深景晦，萧寥无人，琴久不弹，暗尘已眠轸上。吾友少时小影，尚悬诸壁间，老母藏书之匣，亦赫然在。屋中之静，余至闻女佣登楼足音，一一皆入吾耳。少须女佣下，谓主母有病，不能下楼延接，若先生不以为亵者，敬请登楼。余立

随女佣上，已至老母之次；此时老母则移居吾友之室，似为念儿之故，故移居也。凡司蒂尔福司少时玩具及佩戴之物，一一陈列如初，亦母意不欲移徙其物耳。母此时接余，声息皆微，言曰："吾之移居至此，以吾旧居之室，不宜于卫生耳。"此时母意尚骄，意不示余以爱此不肖之子者。榻之背后立者即为罗莎。罗莎以目瞩余，似以余之来初非将得佳消息者，唇际瘢痕立显，则侧退立不令老母观之，然尚侧目睨余。母曰："足下服缁，似为夫人持服，老身心为恻然。"余曰："孺子不幸悼亡矣。"母曰："似此少年，鸾弦遽断，乌能不悲，即老身亦难为地。但愿久久之后，或可小杀其悲。"余曰："吾亦愿我辈之悲，亦为光阴消遣。吾亲爱之密昔司司蒂尔福司！尔我身丁祸患，咸当以此自遣。"余语时至恳挚，益以泪痕。母颜色立变。余欲言吾友之名，乃格格不能吐，唇颤不可止。母凝视不言久，曰："吾儿病耶？"余曰："剧甚。"母曰："君见之耶？"余曰："见之。"母曰："尔与吾子言和耶？"余不能答。母则回首视罗莎，余乘此时以死字作口势示罗莎，然声仍未发吻也，罗莎惊惶之状，已发泄呈露无遗，但观状即已知之矣。余防母惊，则立定其容不敢动，乃从容言曰："孺子有言告老母，请老母以定力受吾言。"母以手按其额，状如石像对余。果老母哭者，余尚弗惧，乃此状良可怖人。即呜咽言曰："前此谒母，密斯达德尔告孺子，言吾友客游于西班牙之间，即闻人言不日即归，然风力绝迅，果身在舟者……"母即呼罗莎曰："汝前！"然罗莎乃张其怒目，磔磔向母而笑，声至惨厉，言曰："风人，汝骄暴之性，至

是遂其愿矣。彼人以性命服罪矣，汝知之乎?”母悲声以背就榻而呻，二目凶视罗莎。罗莎曰:“汝审视吾唇吻之瘢，即尔子所为者。”余闻老母呻吟，心为恻然，似别无自遣之方，但有此声足解其悲，齿已龂龂其声若发诸齿间者。罗莎曰:“若子之以瘢授我，忆在何时，有若是之母，即有是子，逐日长其骄矜，自然有今日之呻楚。”余曰:“密斯达德尔，看上帝之面，勿苦老母。”罗莎怒目止余曰:“我有隐衷，尔勿止我。”又语曰:“尔为骄子之母，且视吾吻，尔纵之为此，成其凶骄之质，在势应尔。尔子即尔坏之，须知尔今日之呻楚，固伤荡子，然亦当为我悲之。”语时握其瘦爪，似愤火中烧，寸寸灼入腠理者。又言曰:“尔子之淫荡，汝憾之；尔子之骄枉，汝憾之。须知彼在摇床中，即汝以骄字灌濡之。汝今日白发盈头，教骄之报，其在此矣。”余大怒曰:“密斯达德尔，汝既残暴无人理，且无忠厚之忱。”罗莎曰:“吾实告尔，今日之言，即杀身亦无悔恨，吾数年来欲言之隐，閟之于心，今日乃尚闭吾口耶?”又曰:“我爱是人，较汝为挚，且我之爱彼，得事其人，即愿降为其奴，一动一息，罔不承顺。汝之爱彼，但纵其骄，必欲人降抑而服尔。汝爱较之吾爱，不几知有泥涂之辨耶?”语时屡顿其足。曰:“彼有时见吾瘢，亦微悔之。吾歌以娱之，于无形中，曲摹其心绪，投其所好，故彼欣悦之时，亦至爱我。有时与尔微忤，即输心就我。”语时其状如狂，且挟得意之色，曰:“彼方恶张其气，我则降抑；乘彼欢愉，则进而媚。如彼弄人，尔在旁观我，转不以若子为非。吾此时自计有耳有目，如不闻不见状。迨及与荡妇同居，吾

万念尽灰，有同弃物，但图一死。”母闻言仍无动，而罗莎盛怒中，仍无垂怜之意。余即曰：“密斯达德尔，今日身为人母者，闻爱子凶耗，而君复仇之心，仍不为设身处地耶？”罗莎面余曰：“我为彼怜，谁怜我者？此等苦事，彼自招之，犹之布种而获耳。”余曰：“此过安知非彼，胡能尽归老母！”罗莎泪落如绠，曰：“彼错耶，谁敢指之？我告汝，彼人之志气，高于彼友百倍。”余曰：“彼人孰能如我之爱彼而重彼，君即不怜其母，亦当观今日榻上之老人，即使其人非彼之母，既至此地，在义汝亦当噤。”此时老母尚呻，然已垂僵，舍微息出入外，状已尽肖死人。罗莎见状，即跽而解其胸口之衣，即回首斥余曰：“凶人，自尔至吾家时，否运辄至，汝曷不行！”罗莎乃抱老母而亲其吻，且数数呼之。余出门，即告其家人登楼侍老母。遂出至停车处，引车至门外。天已垂暮，闻家人言老母仍如前状，医生大集，百药均无验。其未濒于死者，但有微息而已。余即令人将尸入退闲室，百事既毕，余临别时，以吾友之首捧而置吾胸，久乃置之榻。此时万声都寂，室如无人，余心亦冷到极地矣。

第五十七章

尚有一事余宜秘者，则汉姆之死，不宜告之老渔。乃与密考伯言之，请其后此勿漏凶耗。密考伯曰：“诺，果得报章

所言，吾亦必斥而去，不令老人悲哽。密考伯自以为将入野蛮境地，则急装缚裤，如临大敌。不知者将以为斯人必生长于丛林之间，为文化所不及之地，今即自彼间归者。密考伯此时方衣油渍之衣，草冠亦以黑油濡之，肘下悬远镜，眼中时时盼及天海，较诸老渔之老于海事者，尚极精壮。密昔司则围其领巾极严，垂其巾末于背后衣带上；长女亦然，周身谨严，不露懈状。其余子亦等诸肆中腌肉，一一加以包裹。密考伯及其大儿，咸卷袖于肘，似船中有险，密考伯父子均足为力者。余及忒老特尔司黄昏往候其人，已见其为此状。汉姆之事，余已坚嘱吾友，勿示老渔。此时密考伯全家，已暂寓濒河一卑秽之逆旅，寓后有石步临水，门当其上。左右人知此一家人将至蛮荒，则聚观其作何状。余至时，见群邻狎至，即赴楼上避之。密考伯家人集一小屋，祖姨及安尼司已前至，为群儿助理其衣袂；壁各德亦在，针凿尚不离身，一一仍其故物。壁各德知余自鸦墨斯来，即询汉姆消息，余竟不能答。少须，密考伯同老渔进，余计穷，但有作妄语，道书已代达，汉姆佳也。惟面容之不怿，在势应疑，顾余新丧偶，众以余为戚，故亦不复追寻。祖姨曰："船以何时行者？"密考伯曰："马丹，吾得消息，言以明日七句钟登舟。"祖姨谓老渔曰："胡如是之夙，讵非海行之成规乎？"老渔曰："然，此舟须乘潮，否则水退而舟胶，惟至格腊佛森时，水势稍深，可以停而纳货。果大卫及吾妹欲见我者，可至其地，为最后之话别。"余曰："吾必至彼间。"密考伯示以状曰："足下勿忧，密司忒壁各德事，吾任之；即吾之事，亦将仰托于密司忒壁各

德。"语已，谓其妻曰："爱吗，适密司忒考伯菲而将以卮酒为吾辈祖道，惟密斯拖老忒乌得及密斯威克菲而，吾不敢久留于此。"祖姨曰："是何言？吾安敢不为君贤夫妇为寿。"安尼司笑曰："我亦与之。"密考伯即下楼，取热酒上。密考伯出经尺之刀，切柠檬皮，纳之酒中。此刀盖用以防野蛮者，即其大儿亦佩此刀，而小儿辈则有长柄之羹匙，悬之腰下。密考伯调酒既已，不纳之杯，易以铁杯，谓一至蛮荒，安得有玻璃者，饮已，尽纳之囊中。密考伯曰：玻璃杯者，文明国人所享之物，彼澳洲需用，安能比之英国。"时楼下有小使言，楼下有人访密司忒密考伯，密昔司闻言，停杯语曰："得毋为外家人至乎？"密考伯曰："果为尔家人者，彼濡我以久久之时刻，今日始来，则老子亦当待吾兴至，始一面之。"密昔司曰："密考伯，我今长行，何复悢悢不已！"密考伯曰："我有小失，卿亦斥我，卿家人如何者！"密昔司曰："密考伯，今日彼肯我话别，拒之非礼，尔即薄我家人，亦当念我。"密考伯曰："卿作是言，我焉敢抗，我且见之，决不与之为难。"语已遂下，可一小时，尚未至，密昔司大惊，以为家人与密考伯哄也。后此佣保小儿登楼，出小纸授余，余观之，曰："尤利亚之事又发矣。"余问佣保，言："有公人执密考伯，密考伯传言以刀及铁杯付之，彼下狱时尚可用。且请先生送其家人至卑田院，亦不必记忆其人，视为世界无是人可尔。"余大惊，即下楼付其逋负，下时见密考伯枯坐于榻，引目视此公人。及余已付彼以资，即抱余申谢，即书诸日记本中，书余所代偿之款，余与语时，忘其半辨士，而密考伯则执意书之。及登楼

对座人语，则尽讳之。密考伯因余之还钱，则出巨纸书余今日代偿之款，登诸其中，且以息上加息之法，积日月而书之，云后此将还吾债。复作今日之借券，付忒老特尔司。密昔司曰："即吾即舟中想家人，亦必至而为别。"密考伯此时似怒，即以酒镇之。祖姨曰："密昔司于便中，可时时以书与我。"密昔司曰："此事适甚，吾奚不为！况吾友考伯菲而之友谊深甚。方订交之始，吾孪生二儿，尚无知觉。如是交谊，安忍不通一书。"余亦漫应曰："但得闲暇，即可作书。"密考伯曰："海路虽修，特一跨而及耳。"余自念密考伯当日至坎忒白雷，严装如适异国。今果适异国，绝海而越地球，乃言跨耶。密昔司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今行矣，尚望后此仍归祖国。旁枝虽荣，然亦不能遂忘老干。吾之子孙果能有财，颇望携其资财，归诸宗国。"密考伯曰："此时须观英之国运，吾在英国久，竟无尺寸之获，今何为携其重资归耶？"密昔司曰："尔言过矣，汝在英国，固无人知汝，才亦不能施展。然生身固在于此，且所至之区，亦英之属地，为兵力所得。尔至彼间，既富且贵，遂忘祖国乎？即至彼国置身通显，祖国之人亦能知之。我固巾帼，所言未云大雅，然吾父在贵国时，每事必就商于我，我今日有怀不宣，亦无足以对亡亲。"密考伯曰："吾爱，经尔一言，我之惭沮乃至于无地。皇天证之，吾敢云子孙发迹，不听其以财产归祖国耶！"祖姨曰："近之矣，吾今为君家人饮吉祥之酒，祝君一家至彼时，立成巨家，取富贵。"老渔方抱密考伯二儿于膝上，闻言即置二儿，取杯饮之，兼饮二儿。既罢，祖姨及安尼司起而告别，别时，人人

感动皆哭；小儿引安尼司之衣，哭而弗释。明日迟明，余至时，众已登舟。下午，余及壁各德至格腊佛森，舟果停于河上，舟不近步，但济以小舟。余见桅上已挂告行之旗，余即以小舟同壁各德至大舟中，老渔于舱上迎余，余一登舟，老渔言："公人复至索密考伯，吾已以君所付之百镑，划其小数授之矣。"遂引余至舱中。余思汉姆消息，不审曾得之否？少须，见密考伯，言："昨日分手时，吾未尝片晌离老渔也。"舱中至黑，余入时目若无睹，已而眼光与暗室合，始见行李箱筒之属，纵横满舱，虽白昼中仍点油灯。而群人中有言者，哭者，食者，饮者，百态咸具。有夙至者，则扩张其行具，拓为广场，小儿则缚诸小榻之上，虞其颠越；其未得宿处，则蹀足四觅，状至怏怏。舟中人自数礼拜前甫生之婴儿，及数礼拜中待死之老媪咸集；人类中如农人之荷锄，匠人之冶铁，脸上尚带煤斑者，万类同杂于舱底。纷乱中，余见有一女流，引密考伯诸儿，状似爱密柳也。又似有一女人俯而与亲吻，其状大类安尼司。众人纷扰间，俄即不见。时船上人呼曰："送行者趣出。"而壁各德则哭不已，密昔司根密支则检其行囊，尚有一黑衣妇人助之。老渔谓余曰："船且行矣，尚有何语见嘱者？趣见示。"余曰："百事毕矣，马莎如何者？"老渔即拊黑衣女人之背，女人起立，余视之，赫然马莎也。余大骇，曰："足下挟彼同行乎？"马莎流泪代答曰："然。"余此时钦佩老渔，至于无言可说，但坚握其手弗释。时群人已散，而余心又欲撒谎，此余生平最为抱憾之事者。不得已语老渔曰："汉姆寄声送行。"老渔闻言悲极，即致声

汉姆，致其爱。余闻之益悲惭无地，遂与老渔坚抱，遂引吾悲不自胜之保氏，决然而出。及舱面，逢密昔司密考伯，亦与为别。密昔司方引其二儿手足无措，但曰："吾永永不离吾夫。"余下小舟后，回望大舟开驶，时为薄暮，见满船之人往来如织，迨巨帆一挂，岸上舟上之人，争脱帽扬巾大呼，余心如刺，不期而哭。密考伯及老渔咸至舱面，余隐隐尚见爱密柳立于老渔之次，老渔指而示余，爱密柳亦见我，则扬巾送余。余见其精神颓敝，如名花将萎状矣。舟已远行，余亦停舟未归，而此二人亦尚未下舱。迨余小舟近岸，日已西落，天已四黑，而吾之身，亦如入黑暗之中矣。

第五十八章

余此时别去英国作漫游矣，行时尚依依，不审何适？凡诸亲爱之人，均撇而置之乡井。须知大将百战而受创，当时一不之觉，迨引马归壁，始觉其痛。余在英国时，叹逝伤离，此心悲哽已极，顾在百忙中一不之觉，已而积渐来矣。先是独身远出，匪家可归，既而回思一家之中，或死或离，一不之见矣。第一人即思都拉，如是盛年，如花吐萼，竟尔萎谢。其次则思司蒂尔福司，绝代天才，乃因一失足而横折。又次则思汉姆，当日在彼船室中相见，其乐无极，今无因而死，赍恨入地，滋可悲也。余觉一生及所亲爱之人，一一皆无善果，

似吾生亦已有涯矣。余身历诸国，所见不少，然带愁于心，随地均无宁日。有时悲慨极时，知死期且近，顾又念死客不如死家，每于行次思家，似克日即反，少须又复不决，踪迹又逝，而逝处亦不自知其何为？若使余纪道行之事，随处述其心绪，纪之于书，则吾力万不能逮。凡诸所言，大类述梦，惟梦境中有了了者，有模糊者。了了者可语，模糊者不能语也。但觉俄顷之间，即至一国，所见者楼台宫阙，花木美人，亦有于历史有关者，或以名胜载于志乘者，余瞥然而过，不涉于心，但有悲慨之情怀，永永麾之不去。前数日在客，状均如此，亦不审胡以惮归？但飘忽如云，随方而止，计所历地，弃如传舍，亦恒有数日之留者。遍行意大利，过爱而迫司山，及瑞士，乃淹留极久，似为山水勾留。顾余亦不计其何者为山水，但一身如萍，遇滞即止。及见石壁插天，飞瀑千寻，虽极天下奇观，亦但等闲过之，识其奇险而已。一日薄暮，自山陂行至一山村之中，意今夕留宿于此。遂沿山道行，夕阳在崦，苍碧照眼，为状几不能形诸笔墨，此为余第一见景而动者，此时心中颇思能知山水佳胜，意吾尚有生机欤！村居山趺之下，四望尽作绿意，山峰之顶，蓊以白云，云根之下，冰雪交横。更下则松柏作老翠色，横山腰如带焉。其半山中有微黑之点，历历皆人家，远望之大类小儿玩弄之物，若莫可居人者。即以山村论，为树所盖，亦不可见。余在百静中闻牧者歌声，声从胡来，则不可辨，如非世人所度之曲。余心为天然景物所动，不能自持，遂卧于纤草之上，呜咽不止。此余自都拉逝后，所未有之悲涕者。余每及一处，

即以书归报老姨，令知所在，惟行踪靡定，乃久久不得家书，似迁徙无常，家人不可踪迹而得。及在此逆旅中，竟先有一笺在是，余启读之，则安尼司书也。语该事寡，言事其老父颇乐，家亦未窘，寥寥数言而已。余语则皆及余，谓："尔之行事无复奉规，以君之为人，足生吾信，无足规也。顾以君之为人，能阅历百苦，则愈足陶镕其德器。但以著书而论，经是折磨，为书当更精美；惟未知近日陶情山水之中，曾否仍治故业。"书中竟呼余为弟，谓："弟能得名，则老姊与有荣施矣。须知吾弟之得此令名，正得自少年之磨折，今日更磨砻以世故，则前程宁复可量。客边当自珍卫，吾职同姊氏，弟居何向者，姊心亦随尔行矣。且凡尔所为，姊氏已复满意，其尤有希冀者，则在老弟未行之事。"余得书置之胸际温之，当未得书之先，懵然如死人；迨既得书，则生气复因之远出，觉是人真可爱慕，有是人在者，余尚可生也。遂屡读其书，乘未睡之先，即作复书与之。言在无可奈何中，得姊氏书，如出墟墓矣。来书规劝不已，既奉姊氏命令，乌敢不承，但期力行。无有他语，心中自念更三月者，余出行可一年矣。决计三阅月中，在此山村中著书，白日看山，夜中著笔。然此三日中，得朋友无数，犹其在鸦墨斯时。迨冬令已至，防山居冷，遂迁几尼瓦湖次。明春又至山村中，朋友来迎，余几误是间为家矣。于是仍著书，旦暮无息，即以旅行所遇为小说一种，以稿本付忒老特尔司请排印。书出风行一时，而余之文字遂日巨，凡旅行家咸服余之著作。此书既成，新意复生，乃更为一书，精神愈挚，书亦大佳。此书为余生平第三

种之作，未成，而余之归兴动矣。余虽日事笔墨，然亦时讲卫生，习体操。方余别伦敦，叹逝伤离，殷忧内爇，躯干羸困，今则复其初状矣。足迹所及，几遍全欧，见闻亦日廓。亦知学问与日俱增，心中许事有不曾对人者，乃一一于书中达之。以余心中自誓，此书直为余之日记，此时尚有至切之心绪，于此时发之矣。不审余心起于何时，乃有欲婿于安尼司之念，身居外国时，则大懊悔当日自失机宜。盖余之娶都拉，而时时尚存觖望，所望维何，初未之知，今始知为不娶安尼司，实余觖也。益恍然于旅况凄凉中，均已自取。若早娶安尼司者，又岂有今日，果不去英伦，与安尼司双栖同度日月，则余亦何至凄寂至此！今为时既久，安知无复中变之局。余亦自知安尼司必爱我之至，不尔，胡为关切至是。然彼处处以稚弟见待者，亦非复安尼司之无情于余，余惟先以姊氏之礼事安尼司，彼之报礼，自不能不以弟道处余。余当时果悟安尼司之心属余，亦可渐进而求其朕兆，乃余愚妄无知，至以求婚于人事告之安尼司。及娶都拉时，又求其为助。前后综观，直余自抛掷此好姻缘耳。今但觉事机已过，如置好花弗掇，今春色垂阑，更作探春之举，不特见轻于人，即自问亦无情趣。且一心愚妄，坐失机宜，即陷诸凄寂之中，似即上天降罚，受之亦无甚怨。尚忆都拉弥留时，告余言不善持家，久将取厌，余虽未审后事如何，已觉都拉言之成理，殊有见也。果使更得安尼司为妻，得其内助，家道尚可光复，惟不敢复作是想。以上所书怨艾事，自客中至于归国，三载之内，匪日不有是想。屈指计之，离家果三载矣，归时正值黄昏，又

见英伦之岸。此三年中为期固久，惟余随地淹留，初亦不觉其久。及见乡国，乐亦无极。且念安尼司必且念我，当趣往面之。顾既念安尼司，则又思爱之固深，此人必不能更为我有，因之复濡滞不敢即前。

第五十九章

余登岸时，正当秋行冬令之日，黄昏微雨，浓雾四塞。石步上初无一车，余行久始一得之。见夹道旧楼，即如逢故友。大抵旅行人离家久，归时景物顿异。余车行经鱼市，自轩中外盼，觉此市均老屋，今乃一新其故状矣。尚有隔廛，平日道狭而臭恶，今亦易为大路。因思圣保罗旧塔，或改旧观乎？视之仍岿然如故。自念土木之工，尚尔更革，则余所识之亲知，则均血肉之躯，安能无变。余知祖姨已归度佛尔故居，忒老特尔司亦已赴公堂为辩护士，闻在格雷律师公寓，得数楹之屋而居。得彼最后之书，言与苏飞亦将成婚礼。余未归之前，曾以书告家人朋友，言以耶稣圣诞前后归英。众乃不料余归之速，余盖特为是书，出诸人意外，相见当益增其乐。然既登岸，则无一人迓我，转生其悔。盖寂寞凄清，犹之作客，惟车过闹市，两旁灯火照眼而明，尚足以此慰其无聊之意。余既至格雷公寓之咖啡房，时精神顿复，既下车，即向火取温。问佣保以忒老特尔司所居处号数。佣保曰：

"在东院第二号。"余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在法家中得盛名乎？"佣保曰："兹颇未闻，或且有之。"此佣保者小伴也，其旁尚立一胖人。此佣言时，恒视其面取意旨，即问胖人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果东院第二号耶？"胖人麾手令行，即以目视余，余曰："吾问忒老特尔司在第二号者，曾否有声于时？"胖人攒眉言曰："未也。"余闻之颇怏怏。胖人复曰："其人年少，至此似未久。"余曰："未满三年也。"胖人者，似数十年久于此者，闻余言三年，则冗不之理，但曰："客何需？"余在外国时，随地自如，今一归则复论资格，讲门第，息息不能自由。心中既为吾友忧烦，即享用亦无敢求腆，但得沙鱼及肉而已。胖人既行，余四顾室中，而板重陈旧之气，仍岿然无变，余几谓英国久久不能变者。此时但见案中漆光照眼，余之面目已印入漆光之中，以宗国之尊严，一身之少稚，遂屏息不敢少伸。已而登楼易衣，见巨榻重笨，箱箧亦然。余思如此陈旧之区，守旧之国，吾友为后生小子，胡能超距而前。余易衣后，下楼就食。念吾友欲在律家得气，须静候二十年矣。余在外国时，初不料吾友之得名，如是之艰滞。此时胖人初不视余，专伺一老年之客，敬慎承望颜色，且为斟酒。此小佣窃告余，此老人者富翁也，家中银器置而不用，长锈矣。余闻言乃益无望于吾友之得名，然急欲往面吾友，则力咀其饭。而胖人愈藐余如无物，余食已潜出，赴东院寻吾友，见一铜牌，知忒老特尔司居于最高之层，余遂登，梯级至广，每至一处，则有小鬼灯荧荧然，锁之模糊玻璃之监牢中。余登时闻有笑声，似属女郎口吻。余欲窃听，乃误蹴一

陈腐之楼板，板倾余跌。及更听之，则笑声立止。余此时行步愈慎蹑，果见一门牌，书忒老特尔司名，双扉虚掩，余微叩其扉，闻房中趋步声，顾乃无应门者。余更叩之，见有十余龄之童子似厮走，又似书记，启扉拒余，似余入此为不合例者。余曰："密司忒忒老特尔司安在？"童子曰："在，特有事耳。"余曰："吾欲面其人。"童子详视余，略启其扉，肃余入。入时行小甬道，其旁有小室，似容客者。则见吾友气咻咻然，伏案而观报，及举目见余，则大呼曰："天乎！乃考伯菲而耶！"直起扑余，余亦力擒之，曰："忒老特尔司汝佳耶！"忒老特尔司曰："亲爱之考伯菲而，消息极佳。"于是二人乐极则皆哭。忒老特尔司自搔其发言曰："吾亲爱之人，汝行三年，吾如失故物，今日得意极矣，汝颜面胡为黔黑？嗟夫！考伯菲而，吾从未尝如是之乐。"余此时亦乐极，乃不能倾吐一语。吾友曰："亲爱之考伯菲而，汝名大昌，且为大荣显之考伯菲而矣。且汝几时归者？且自何国来？在外又何作？"彼每一问，则联属而下，几不许余之答言。且问且以铁杵扬其炉火令旺，一手则引余领，似请余去外套，乃不能发语，但为此憨状，令人欲笑。忽尔抱余，并未置其铁杵。余亦坚抱吾友，且笑且拭泪眼。时各就座，而两人尚坚握其手。吾友曰："孰知汝早归者！归时又不及大礼之时。"余曰："忒老特尔司，何礼也？"吾友瞠目曰："汝弗知耶！吾最后之书，汝未得耶？"余曰："书中言大礼事，吾实未得其书。"吾友以两手按余膝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娶矣。"余大喜曰："汝娶耶？"吾友曰："然，即吾丈人为余行礼，彼尚在复室中。"即曰："汝观之，至矣。"苏

飞经其夫对余言，则不能不出，既羞且笑。余观苏飞沈静有仪，能持家，乃欣慕不已。余为素识，则与之亲额，且以吉语："祝尔夫妇齐眉。"吾友曰："吾人今日又聚矣，其乐何极！然尔之颜色胡黔黑至此？吾乐至矣。"余曰："吾亦如汝。"苏飞亦微语曰："吾亦乐甚。"吾友曰："此乐亦可波及于女郎，然诸女郎胡不出见？"余曰："女郎谁也？"吾友曰："苏飞之诸妹，以未至伦敦故，至而一观风物。适楼级上有声，汝耶？"余笑曰："然。"吾友曰；"汝跌时，吾方与诸女捉迷藏也。惟此等事，不宜令生人观之，故闻声而寂。"因努唇对一扉言曰："吾言彼或窃听也。"余曰："吾乃断君雅趣，大杀风景。"吾友叩扉时，彼适坠木梳于地，纷乱中争出拾之，其状乃至憨美。因谓苏飞曰："吾爱，趣出诸妹。"苏飞蹑步入，门启，笑声已作，吾友曰："汝听之，不类雅乐耶？吾闻女郎笑声，觉此老屋亦生春气。以吾独居久，闻此娇娜之声，乌能弗乐。且苏飞嫁时，诸妹咸悲，吾似夺苏飞于彼之怀抱，今诸妹能乐，吾心慰矣。实则以诸女居是间，非律家所应为事，然其趣佳也。"语时似悟不应自矜其乐，以生余悼亡之悲，则又立敛其色。余已知之，示之以无心。吾友乃略安，言曰："即以居家论，初亦非宜，但以度日而言，亦非复律家常法。顾为力实未能别居，吾一家人似制软木为舟，用之渡海。惟苏飞之主家政，为力至伟，勿言其他，但为诸妹设榻，已出奇谋，若在我者，直束手无策。"余曰："妹几人至者？"吾友窃言曰："大姨甚美者，为加罗琳，在此；又莎拉病愈，亦在此；尤有苏飞授书之二妹亦在，即鲁意莎亦同至。"余曰："然则五人在矣！"吾友

曰："吾所贷室仅三间，而苏飞部署至当，无不如志。"因指三人在彼，又指曰："二人在此。"余四顾思夫妇安居！吾友已觉之，即曰："吾小舟渡海，随地而安，吾夫妇二人即此间宿耳。今则宿于承尘之上，不在此宿矣。汝勿轻此小承尘，外观殊佳胜，今拟之吉迫守行车，类耶弗类？"余曰："尔夫妇同居，为乐无极，吾观亦乐甚。"忒老特尔司曰："谢吾友盛意。"复接手不已，言曰："尔言吾乐，吾固乐也。"因指花盆架及小几，曰："此二物者，故交也，今果需之矣。凡吾所用之物，均常物，而咸适于用。至于杯盘之属，惟茶匙一事，尚未大备。"余曰："当徐置之。"吾友曰："然，此均出于人为者，今兹调茗尚用铁匙，则英伦之土产也。"余曰："先铁而后银，则银光愈足照眼。"吾友曰："然，吾即以此自慰，且以自励。吾前此力积余钱，部署略定，即与吾岳氏言成礼事，因曰苏飞……"语至此，忽枝以他语曰："苏飞佳人也。"余曰："此何待言者！"吾友曰："然，吾适言何事者，得毋及成礼事耶？"余曰："汝适云苏飞耳。"吾友曰："然，吾告岳氏曰：'苏飞与我订婚约久矣，但乞翁媪见许，苏飞固安吾贫耳。'翁者善人也，在理宜为主教，即不为主教，亦当予以厚禄。方吾与翁言时，能得进款至二百五十镑至三百镑之间，得赁一屋，如今日所居者，即可与苏飞同度时光。吾且语翁曰：'苏飞之在岳家，固足支拄一家，惟婚姻者大事，不能以持家之女，遂令逾期不嫁。'"语次谓余曰："此语当乎？"余曰："乌能不当。"吾友曰："汝意乃与吾同矣，须知好女子见爱于父母，在势亦不能猝遣之行，吾乃与翁决言：'或子婿他日得寸进者，苏飞姊妹，

婿自任其难。’翁闻言即许可曰：‘媪处我为汝言之。’后此翁媪大哄。媪本病风痹，怒不可止，顾虽怒，亦不能止大礼而不举，则强勉如约，吾大礼之成仅六礼拜耳。及吾引苏飞归时，举家大哭，吾几不能自忍。媪恨我，竟不愿面我，谓我力夺其女。然媪亦仁人，久乃亲我。今晨得书，则亲我如子姓。”余曰：“综前后以观，老友可云随地得意矣。以天道观之，似尔善人，宜有是报。”吾友笑曰：“尔出话固近祖；第质言之，吾生行乐，亦有足令人羡者。吾行事勤敏，法律一书，嗜之如命，未尝厌也。每日五钟即起，初不见劳，日中藏我诸姨，夜中出而为戏。惟下礼拜将皆归，吾家又清寂矣。”语次忽曰：“来矣。”即谓余曰：“考伯菲而，此为大姨密斯克鲁拉，此为密斯莎拉，此为密斯鲁意莎，此二小姨为苏飞高弟马格雷忒及鲁西。”余见五女同聚，如攒三聚五之玫瑰花，鲜艳无伦，长姨尤美，而咸不及苏飞之清靖沈慧能持家也。余此时隐服吾友之能择偶。于是众皆围炉坐，少须童子以茗进，茗进即阖扉而去。茗皆苏飞自调，调茗既，始盈盈出，切面包加牛油，厥状果如主母。方切面包时，告余曰：“曾至坎忒白雷度蜜月，尚见安尼司及祖姨咸佳。二人谈次，必及足下，即吾夫汤姆亦常常语足下不已。”然苏飞每言必及吾友，夫妇之亲密，匪言所详。夫妇二人，互相熨贴，重视诸姨，余观之，深服吾友之忠厚。此时吾友以茗上长姨，时余微窥其状，似深愧不得调茗之匙，颜色若赧赧然者。而诸姨中偶有所需，而夫妇二人如禀承号令，立即奔赴取给，无敢后时。诸姨中使令吾友如厮走，但闻一亲爱之称，即如得重酬矣。五姨

中似无一事不能脱去苏飞者，凡螺旋之发少解者，亦必苏飞为彼挽之；偶有一曲调不能谐者，则又苏飞导之；或论人记忆不得者，亦必苏飞言之；或作花绒之结乱其经纬之线，亦苏飞足成之：以上种种，似五姨皆主人，而吾友之夫妇职等臧获。果使苏飞身为保氏者，正未知能司尔许小儿也。凡英国童谣，苏飞罔不精熟，余骇羡已极。惟此五姨，无一不礼吾友之夫妇。及余告别时，吾友将灯导余下楼。区区小别，而五姨亦咸与亲吻，似五朵名花，向阳而倾也。余别后独行独寝，脑中时时思及吾友屋中景状，似此陈旧法律堆中，乃有鲜明之玫瑰花，移根于此，在势殊为枘凿。此等事，大类土耳基王后宫佳丽，咸辞楼下殿，辇至是间矣。及下楼再至咖啡房中，则不为忒老特尔司作烦溷矣。余既至咖啡房，引榻面火而坐，对此通红之火，似见忒老特尔司逐步超迁，为承审之员坐于堂上者。久之煤烬灰沉，余乃自伤一生事业，直同此烬矣。复念一身如寄，吾家又安在者，心中尚有一人为吾所爱，然已事之为姊矣。姊固须嫁，异日别有一人入其心坎，渐忘我矣。夫以我前此之愚，见贤不择，宜有是报，犹之下此孽种，收获又焉能佳。余凝思时，而对坐乃有一人，余虽面其人，然仍思己事，久而似醒，则是人乃大类余之旧识。因大悟曰："此赤力迫先生，即为余收生者。"先生方读报于灯下，其年长矣，然温裕之容，仍如往昔。余尚忆彼六七年前，已迁居，不在白伦斯东，后此乃不恒见。今夕方凝眸观报，左手则把玻璃杯，中储红酒，神仪之谦抑，似对此报章，亦施以礼让者。余立至其前，言曰："先生别来无恙！"赤

力迫竟不识余，以为生人，与之起居，报礼至逊。余知其不辨余也，则曰：“先生忘怀矣！”赤力迫鞠躬曰：“似曾相识，但未审尊姓？”余曰：“吾姓当吾未知时，先生固已知矣。”赤力迫曰：“然则老夫代足下收……”余曰：“然。”赤力迫大悟曰：“足下改易常度矣。”余曰：“风尘之人，安有好颜色者。”赤力迫曰：“君姓终不之忆。”余告之，赤力迫大愕。生平初未尝与人执手道款曲，此时亦更其常度，与余亲稔。然亲稔之状，亦但少近余指后，即纳之衣囊之中，侧其面视余曰：“足下即为密司忒考伯菲而矣，实则近觑亦可辨认，足下尊容乃大类尊甫。余曰：“小子不幸，乃未及身事先君。”先生叹曰：“足下前此迍邅，今履坦途矣。老夫乡居亦闻足下盛名，乡居如是，城中更甚。老夫思足下为人赞美，亦将苦其烦渎乎！”余曰：“先生今安居者？”先生曰：“吾居去圣埃德门未远。吾丈人逝后，以遗产授吾妻，故吾移家就产，且于彼间购得执照，即于彼间行医，年来亦不恶。吾女已长，彼母于前二日始为易长衣，光阴之迅，乃复如是。”语时饮其酒。余曰：“吾亦将以酒寿先生，请先生更进一觞，与先生夜谈。”先生曰：“吾饮固止此，今与故人相见，亦当勉如所命。回念当时足下发疹，吾为施治，忆之直如前日。然足下当日之疹，充满已极，内毒尽泄。”余曰：“此先生功也。”即令小佣更以酒至。酒至，先生引杯曰：“今日纵肆极矣，然旧友相见，安可无此，闻鸾弦断矣。”余摇首叹息。先生曰：“吾闻足下断弦亦未久也，适从迦茵处得之。”余闻迦茵名，即大骇曰：“先生何从见彼？”先生曰：“君之后父，又与我结邻矣。”余曰：“孺子乃未之知。”

先生曰:“彼又娶一少妇,微有奁资,伤哉其人,今亦成为脑病。此等事足下或且厌闻。”余曰:“否否,吾固闻其人更娶,彼家之病,亦常乞先生施治乎?”先生曰:“亦非老夫一人,特时来见招而已。彼姊弟二人,均严法切勒其家。”余点首不言。先生被酒,言亦遂多,即摇首曰:“吾又忆往时事矣。”余曰:“彼姊弟尚为前状耶?”先生曰:“为医者常至人家,在义不宜扬人隐事,今老夫但觉彼姊弟之为人,其处于生者死者,咸无情愫。”余曰:“死者已矣,其处生者又如何耶?”先生方调酒,即太息曰:“今其后妻姿致亦佳,且静婉有仪。吾妻语我,谓嫁后殷忧成为痫矣。须知女人之观人,较男子为审。”余曰:“殆彼姊弟仍以严法范其室人?”先生曰:“前此大哄,今则视此续娶之人,特如幻影。彼姊氏自司本路家归后,二人交逼,立致此亭亭者生其脑病。”余曰:“此事吾已料及。”先生饮酒言曰:“老夫与君为故人,尽可恣言其事,女之母氏见所适非人,竟郁郁以死。其女既悲死母,又遇宵人,势在不能不痫。今此妇人偶出,姊弟二人必同行,非伴侣也,直监视耳。此语亦吾妻之言。”余曰:“然则麦得斯东仍如前此之伪为道貌耶?”先生曰:“吾妻亦云彼为伪君子,老夫故谓女子之观人,善于男子。”余曰:“是必女子聪明,出之天授。”先生曰:“然,汝意与老夫合也。顾彼虽行伪,乡中皆恶其人。即此一节,人人皆目之为虎,有事咸不之援,已不齿于人类矣。”语次即曰:“君罢耶!吾可勿言是事矣。君亦知吾此来何为者?官中调查风人之籍,吾特至告之有司。老夫近来亦多忘怀,当日君下地时,老夫为一严厉之老夫人申斥,且

将用武，老夫大惊，数月中犹未能愈其怔忡之疾。”余曰：“是为孺子祖姨，明日将往谒之，先生苟知其人，盖内仁外毅之烈女也。”先生似未即信，即曰：“然耶！”语后即命佣保命烛往寝，盖语及吾姨犹栗栗也。先生今夕被酒多，固未醉，而余思其脉络必跳跃未及止。时余亦罢，即归寝，时亦夜午矣。明日余悉在车中度日，至下午茗时，余车始诣门。祖姨亦方治茗，余入时，祖姨、迭克及壁各德，乐极至于流涕不可止。壁各德已居祖姨家，为之司家政。余遂及祖姨言：“医生闻大母名，尚危惧。”祖姨闻之大笑，于是聚论麦得斯东，祖姨终不呼其名，但称之谋得勒，谓屠伯也。

第六十章

余及祖姨坐谈至中夜，姨言：“澳洲书归，人皆平善，密考伯悉以金镑归清宿逋。余归故居后，嘉耐亦来佐余，后嫁一逆旅主人。余老，宗旨亦少变，彼成礼吾亦往观。迭克近来抄书不释手，亦浸忘却而司第一事矣。吾家业一复，迭克亦大悦，嗟夫，此人佳处，惟吾知之耳。”因拊余肩曰：“拖老忒，汝何时至坎忒白雷者？”余曰：“将以明日以马行，果大母同行者，则必以车。”祖姨曰：“吾不欲往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孺子以马行矣。今日之归路经坎忒白雷，非心思大母者，宿彼家矣。”祖姨恍然，尚鄙余曰：“孺子愚哉，讵我老骨不待至明日

殒耶。”因微拊余手不已。余此时对火而思，自念近安尼司矣，安能不温道中所怀追悔不已事。因念当时谋娶都拉时，祖姨颇不谓然，竟以余为无目，今果然矣。余对坐无言，忽尔引目视祖姨，祖姨亦适视我，大致余之心绪，祖姨固已度之，即曰：“汝更至坎忒白雷时，安尼司之父发白矣，惟较前为适，判若两人。而安尼司之德言容工，一一如故，吾欲出赞语，百觅不得确词。”余闻祖姨之赞，乃愈加吾咎，谓平日胡以迷途至此。而祖姨尚曰：“彼所授之女学生，即以己身为坊表，此则直能坊表矣，栽培女界，可云有益于国家。如安尼司者，直可云能家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曾否有……”余此语特蕴之于心，不期猝发于口。祖姨曰：“何有？”余曰：“有意中人耶？”祖姨曰：“欲者孔多，彼欲嫁者，当尔外出时，足嫁二十人矣。”余曰：“此等人，安能不为人所爱慕，惟孺子所问者，曾否有意中之人，足称佳偶者？”祖姨以手自支其颐久，乃视余曰：“似有其人。”余曰：“有成约乎？”祖姨曰：“是安得知，适与尔言，亦属臆度，安尼司固未语余也。”语时以目视余手及唇吻皆颤，余立支其干躯，语祖姨曰：“果如是者……”祖姨曰：“汝勿信我之言，我特臆度，亦不必语人，此语吾出之逾分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果有意中之人，亦必见告，孺子事之如姊，安尼司亦必不见背。”祖姨不答，以手自摩其脸，后此无言，遂各归寝。迟明余即以马至余当日读书之地，马行至速，少须已至，至时趦趄不敢即入，自窗内望，尤利亚所居屋，已易为退闲之室，舍此外无改旧观。女佣启扉，余即告以远道有故人造访，女佣引余登楼，而客座亦如故状。余所读书及

安尼司授余之书，仍列书橱之上。凡尤利亚变置之状，一反其故。余入时，仍忆及当日为小学生时事。少须复室门启，四目已相接，安尼司见余，立以手自捧其心。余力前，坚执其手言曰："安尼司，吾亲爱之姊氏，吾来突兀，汝中慑乎？"安尼司曰："否，吾见阿弟乐极，故为此状。"余力抱之胸际，不言者久，遂与之并坐。安尼司状类安琪儿，以妙目瞩余，余此时敬之慕之，亲之爱之，万状交迸，厥声如哑。欲为之祝福，语至吻止；为致谢忱，语至吻则又止。但觉一身麻木，气力都尽。安尼司见状，转来见慰，语及话别之情。又言："都拉坟台，吾至者数矣。"虽动心之事，经彼一言，而余转不能因之而戚，彼如是抚我而慰我，宁非大慈大悲之安琪儿耶！余曰："安尼司适所言者均为我，而尔独无己事对吾言耶？"安尼司笑曰："我尚何言！老父平安，余事汝则尽瞩之矣。吾家恢复，家为吾家，忧惧之事皆屏，尚何言者！"余曰："固无他事耶！且并无一星事耶？老姊幸见告。"余见安尼司玉雪之容，转而成绛，此时则复为玉雪矣，微笑似露惨容，微摇其首。余此时之言，盖从祖姨所语者，欲穷追其意中之人。既见安尼司玉容无主，则释之弗问。但曰："安尼司近来忙乎？"安尼司曰："得毋言授徒事？"余曰："此事大累人。"安尼司曰："行事但得有趣味者佳，吾行此佳，更言不适，殊无以自对其天良。"余曰："姊氏躬行善事，不厌不倦，非止此也。"余见安尼司颜色复绛，微微一笑，言曰："君且少待吾父，可以小住经日，弟旧榻尚存，可寐也。吾以弟之房，即名曰：'考伯菲而室'。"余曰：吾已告祖姨以今夕归，然此一日中，必在

此侍姊氏。”安尼司曰:“吾公务至,又须作数句钟之羁囚矣。旧书在此,琴匣亦存,弟可盘桓其中。”余四顾言曰:“并花盆亦仍旧观矣。”安尼司笑曰:“汝不在家,吾一一部署家具,如汝年幼读书时,虽然,当时乐也。”余曰:“当时之乐,但有天知。”安尼司斜睨余面,笑曰:“勿论所触何物,凡为吾弟所经用者,无不拾置吾旁,即如此物者。”因指其腰下所佩钥匙曰:“此非如当时所佩者耶!汝试听玎珰之声,尚是吾弟所闻之旧调。”更对余一笑,嫣然入讲舍矣。似此异姓骨肉之爱,余思长年永世保护,勿令走失而已。嗟夫!当时苍天,授我以爱情,逾于姊弟,我乃弃掷弗惜,今日胡可追挽者。安尼司既入讲堂,余遂行于街上,复遇旧时屠人之子,今已为里正,气概复盛。余经旧日战场,复忆及拉金司大女郎与密斯歇白德,当时无端之情爱,凡此二人均不审安适,而同时挚爱之人,则安尼司存也,其人乃若明星照人欲灿,适临余顶之上。及归时,威克菲而已归,盖从二里外花园游赏者。老人无事,匪日不至其间。余一见果星星白发矣。午餐时,余及老人与安尼司合五六女学生同饭,然老人情状,较之壁间小影,转似影中为人,人特影中之影耳。饭时家庭静穆平安,不类尤利亚在时恶状。饭已,老人亦不饮酒,余亦屏酒,遂同登楼上。安尼司教女学生唱歌,及针黹之事。茗后学生归,三人遂促膝述已往事,老人摇其白首言曰:“已往之迹,至可悲悯者,惟老夫耳。拖老忒乌得汝当知吾事也,无事足以纪述。惟膝前爱女,孝养老夫,此万万不能忘怀者。”余曰:“然,孺子之敬礼安尼司,即在家庭之庸行。”老人曰:“汝第

知其外状，而内行之纯备，恐汝亦不之详。”言已太息曰：“亲爱之安尼司……”老人似尚有言，安尼司容色惨淡，作势止之，老人亦咀嚼其言，立止不发。大抵老人之意，似论及安尼司婚嫁矣。老人复改口言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吾尚未与尔谈及彼母，此事曾一言乎？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老人曰：“语固不多，为事亦惨，彼母之嫁，吾岳不惬也，反颜若不识其女。吾妻至再乞怜于吾岳，吾岳坚忍无情，靳不之许，于是吾妻心碎矣。”时安尼司倚老人榻背，以手摩老人辅颊。老人曰：“吾妻心慈而善悲，此心亦惟我知之，然爱我至于极地，惟以不得于父，则时时引以为忧。忧既内戕，因之成瘵，死时安尼司生甫两礼拜，即托之于我。故尔第一次来时，已见我白发数茎，即知我有不遂心之事。”复回面亲安尼司，言曰：“后此吾竭其爱情锺爱此无母之女，此女性情慈蔼，适与母同。今日非述我生平，我生平胡足道者。然而一隐德，一挚孝，彼母女二人具之矣。安尼司之操行，汝当知之，吾不更赘；惟彼母之德，不能不彰。且今日出诸奸人之手，三人复话当时，则不能不及往事。”老人言已垂头，安尼司媚眼注视其父，虽彼此无言，而一慈一孝，令人观之了了。然此在尤利亚在日，断无此等时光，直披一幅团圞图画矣。少须，安尼司行至琴次，拨弦更弹故调，为余所习闻者，余则卓立琴次听之。安尼司且按轸，且视余，言曰：“汝更远行乎？”余无言，但曰：“姊氏以为何如者？”安尼司曰：“以我思之，汝可勿出。”余曰：“姊令我，我即不出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拖老忒乌得既向我决策，我思汝决不当出，尔名既大张，所著书风行一时，能为

益人之事，为势至易。即我舍吾弟浪游者，而光阴亦不汝许。”余曰:“安尼司，若弟之有今日者，姊氏成之，敢不惟命是承。”安尼司笑曰:“拖老忒乌得何为是言！”余即伏琴匣之上言曰:“奚为不是，吾今日见姊时，即欲有言；且从都拉死后，即欲宣告；今日相见，矢口亦即欲发。汝曾否忆及当时下楼，以手上举时耶？”此时，安尼司眼泪如注，言曰:“拖老忒乌得，如是妙龄，如是美貌，如是深情，且事事托我，我安能忘者。”余曰:“自吾见姊时，至于今日，其望我之心，亦犹引手上指之意，时时鞭迫我身，仰趣于善。”安尼司摇首，含泪中却苞微笑。余曰:“安尼司，我之感姊，实出再造，爱之一字，尚不能括，当别铸一新名词在爱字之上，方足包裹一切。吾实告姊，前此如坠黑暗之中，得姊氏以明灯导我，至于出险。尔我之间，勿论有如何间格，及新知固结，不许人以参与者。吾尚奉尔为导师，盖吾之爱尔，永永都如今日，至于吾死始已，若一日不死，则姊氏当长立吾前，以手上指。”安尼司遂出手引吾手，诵言爱我，且永识余今日之言，第云:“汝之赞我，实逾吾分。”语已复弹，然尚以目注余。余曰:“安尼司，汝当知今日我在尔旁，追想当时读书，并肩同坐，其中大有所感，姊知之乎？”安尼司曰:“尔知我无母，感我殆怜我也。”余曰:“岂特云怜，但觉其中有至温至柔之深情，在我亦莫举其名词以对。”安尼司似若不觉，且弹且注目余面。余曰:“似此无名词之思想，姊许我蓄诸心坎乎？”安尼司曰:“可。”余曰:“姊后此事局或更若，其爱我能如是乎！至于吾死为度。”安尼司曰:“可。”此语罢后，为时已晚，余即以马归

度佛尔。然尚怏怏，惟得此两可字，余于世间，或尚有乐趣也。

第六十一章

余所著书，尚未脱稿，则仍居度佛尔祖姨家。余著书地，即当时奔越至此，仰见迭克之楼居。楼窗面海，余乃临窗而施其笔墨，且常至伦敦，或为寻乐，或为旅行，或与忒老特尔司言事。以予之家事之近于律者，均吾友为余司之，部署既佳，余亦就中得利。顾声名既著，而不识余者，咸以书见许。以余行踪无定，故寓书均托之吾友，尤有寻我之人，问购书事，则均吾友任之。故忒老特尔司门外，亦有余之名纸，故常至吾友家，得书即于彼间覆之。在群书中有一书恒道及庙鞫事，言将托我之名，得利与余均之。顾余决不为此，以庙鞫之流弊，余所痛憾，今既以书得钱，何为复及于此。然余每至吾友家时，见苏飞临池习字，及余则立藏之。余大疑，以为苏飞作书，胡为避我，已而得之矣。一日吾友自屉中得一笺示余，言此书法如何者？时苏飞方就火，为吾友熏拖履，即回首曰：“汤姆勿尔。”吾友笑曰：“亲爱之人，此何碍者。”因问余曰“考伯菲而，此书如何者？”余曰：“笔法疏整，佳构也，且笔力至遒健。”吾友曰：“得毋类闺秀书耶？”余曰：“闺秀书耶？乃坚如铁石。”吾友大笑曰：“此苏飞书也，苏

飞告我不日将用书记，彼学此将为吾代书记，彼一句钟中可用数纸，吾亦不复省记矣。”方吾友言时，苏飞至不豫，言曰：“汤姆，汝异日为承审之员，亦将揭家事与堂上人语乎？”语已遂入别室。余拊吾友之背曰：“忒老特尔司，汝乃得贤助。”吾友曰：“吾恒对尔言，苏飞固非凡品，彼为我司家，俭约而有序，贤慧至不可言。”余曰：“汝惟有福，故尔即所称美之词，亦一一咸当于义，吾观尔贤夫妇，为人间至乐之人。”吾友曰：“吾敢不承诺，彼未明已起，以烛理家务，未及书记之来，已以筐出购物事，勿论晴雨，莫沮其行。物虽非佳，然治之有法，良足适口，家具乃无一物杂投而紊序者。迨晚，吾治夜工，彼亦坐候。嗟夫！考伯菲而，吾躬是福，乃不自信也。”当其易著拖履时，似此双履中，亦寓无穷之恩爱，尚云：“我至今尚不自信，但以行乐言，乃不费一钱。譬如家居，窗户既闭，二人对坐，似蕴得无边春气，此又何需钱者；果天气晴稳，晚中必携手同出，须知外间亦正有乐地耳。既过首饰肆，自窗外观之，宝光烁眼，吾则引苏飞私语曰：‘异日有钱，必以此钻奉馈。’苏飞则指一镶宝之金表言曰：‘我果有钱者，亦必购此奉赠。’至于刀叉之属，亦皆一一识之心头，订期而购，似一经余眼，即如已得；有时行过空屋之前，则思有钱时必赁此而居；或戏园有便座，则亦同往而寓目，竟逐齣观之，眼中无一他逸者；剧罢归来，得便宜之物，则亦购取，熟而食之；语及日中所见，用为谈助，似此家庭之乐，即为大藏大臣，其乐亦宁能敌此。”余曰：“君知足之人，无往非乐趣也。惟尚有一言，汝今尚画骷髅否？”忒老特尔司大笑曰：“考

伯菲而，吾不能决其不画，一日余在道中，适有铅笔，随意一作，又成骷髅。汝观几上帽匣中，或有画稿在也。”于是相与大笑不已，吾友曰：“今不知老克里格尔先生安在者？”余曰：“今日书堆中，尚有先生手迹。”吾友曰：“此老焉有书，书得毋为吾辈之先生克里格尔耶！”余于是检书言曰：“吾享小名，故人人亦微见重，今不为蒙师，为区官矣。汝知此老何由升擢！”吾友曰：“此语安能猝答，或彼于选举时，互相标榜，或以贿进，综言之，道不外乎钻营。”余曰：“吾亦莫知所以然，但以斯人流品，或不出尔之所料。此遭书来，言彼治狱极佳，故欲延我往观，以我为著作家，欲于书中扬其名耳。吾友以为何如？能与我同行否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亦至欲观之。”余曰：“此人之狂谬，不特虐我，且于妻子无恩，其人小人也，汝忆之否？”忒老特尔司曰：“吾受刑至酷，乌能不忆。”余曰：“汝言彼酷，而来书之自称平，盖自许为循吏。然以此人论之，彼何能慈，特以进身之始，欲媚上而悦下耳。”语后遂订越日同行，余即于是晚以书予先生，订来日至。时余及吾友诣狱所，狱极宏敞。余至门觇状，自念治狱用此烦费，设剖其半为养育堂及善举，人方以为侈也。既入，阍者引余二人至治事所面先生，先生方及数官坐谈。接见时如见高足，似余学术均出先生陶成者，后此余引忒老特尔司谒先生，先生曰：“是为忒老特尔司耶？老夫当日导诱之勤，或有今日耳。”余见先生已耄，然其丑形尚如往日，小目荧荧，面作油光，为奸狡状，一一无改其素。发秃，而缕缕见蓝筋于顶上。见余后，又面此数客作礼而行，引余二人入狱阅

囚，此时群囚方饭，余乃先莅庖次，群庖方剖分囚饭甚均，然食品颇精。余谓吾友曰："食精如是，较行乞及舵工匠氏所飨者腆矣。"余观时，问先生曰："师之治狱，所谓良法者，能见示否？"先生曰："吾不令囚骈居，而讧其奸说，令增狡而长狯。惟独居静念，或能反其天良，少励于善。此狱之囚，居久无不思过者。"时来观者众，群相议论，谓第二十七号中囚，贤人也。而二十八号中亦朗朗若明星，惟为二十七号之贤者所夺，其明遂少晦。余沿道行，恒闻人言此二十七号之囚，在号中作书与其母，且立劝其母在外行善云云。余大疑，囚安得有此，既如此，胡乃见囚！因欲进而观之，已而果至二十七号小孔中内窥，先生既近而窥之，即反而顾余曰："囚方诵《圣经》耳。"先生一发语，众皆集视贤者，于是小孔之外，人头攒叠，至于七八。先生曰："如是贤者，宜出以面众。"遂令禁卒启扉出囚，囚既出，余及忒老特尔司愕顾无声。读吾书者，知此二十七号之贤者谁耶？尤利亚也。尤利亚出而见余二人，即耸身如恒状，谓余曰："密司忒考伯菲而无恙？密司忒忒老特尔司无恙？"众见囚识余，咸大骇。即有人称曰："囚乃彬彬有礼。"先生进而抚之，厥状似怜，即曰："二十七号，汝今日如何者？"尤利亚曰："囚长安于卑屈之地。"先生曰："汝固有谦德。"此时又有一人进曰："汝居此能自适否？"尤利亚曰："敬谢先生，囚居是间，较之居外尤适，囚至此能自悟其非，即此可谓适矣。"众皆同声太息。复有一人进曰："今日牛肉适口耶？"尤利亚曰："今日所治牛，较昨日为韧，然囚何人耶！安敢论及口腹，即韧，吾亦安之。

身为狱囚，但知伏法，何敢怨懟！”复有人叹息其美，且有人斥庖人之不善。此声既止，先生即下令启二十八号，亦令众面其人。少须二十八号启时，囚捧善书于手而出，视之，立铁麦也。余见尤利亚已不自信，及更见此人，则宜惛忽如梦寐矣。时有戴眼镜之老人进而语曰：“二十八号，汝前礼拜言库库粉不善，今兹如何者？”立铁麦曰：“谢先生见存，较前略佳，惟囚有放肆之言，似库库粉中之牛乳未精也。伦敦中牛乳伪者孔多，精者良不易得。”老人闻言，恍似此囚为彼赏识之人，足与尤利亚齐贤者。老人又曰：“二十八号，汝数日来读书何得？”立铁麦曰：“囚静处是间，乃悟昨非，内疚无已。惟囚颇为当时便辟之友忧思，惟愿其一一自新，勿濒此地足矣。”老人点首言曰：“汝在是间乐乎？”立铁麦曰：“谢先生，吾乐甚。”老人曰：“尔所蕴者何言？不妨见白。”立铁麦曰：“在此人群中，有一人知吾前迹，吾欲躬诉此先生，前此之过恶，实所事非人，均恶少导我为此。吾意特警告此先生，令其知悔，勿怒斥吾言。今吾已自知过，而吾所斥之少年先生亦自有过，吾甚愿知悔可也。”闻者皆称美不已，以为在厄尚导人于善。老人曰：“此言足见尔心之良，语之善，今尔尚何语者？”立铁麦曰：“尚有一少女，亦躬膺多罪，吾欲脱之，乃不能及。吾故请此少年告此女郎，前此所得罪于我者，我均赦之矣。然尚甚望其改过。”老人曰：“想彼少年，闻尔之言，必且大动其天良，吾亦不濡滞尔，尔入矣。”立铁麦曰：“尚有一言，忠告诸君，并其家人，息息咸当悔过。”语已，二十八号与尤利亚相视而入，似此二人为状甚密者。迨门

既钥，众皆称二十八号之直，乃敢训饬长官，殊可念也。先生即面尤利亚曰："二十七号，汝亦有何言者？"尤利亚曰："我但乞长官许我作书上吾母。"先生曰："是奚不可者。"尤利亚曰："敬谢长官，吾甚忧吾母在外不知修身，于吾心殊不自释。"有人曰："尔防尔母何事者？"尤利亚曰："危哉，最盼吾母亦能至是。吾不至是，胡为悔过。实则宜至是间者，岂特吾母，须人人咸至一次为佳。"尤利亚语发，先生大悦，以为治狱之效，一至于此，欲改过者，咸当下此狱，始名为善。尤利亚曰："吾未下狱时，匪恶不为，今已头头省悟。此地之外皆罪区，即吾母亦滋有过。天下之无罪者，但有此间。"先生曰："汝真能悔过矣？"尤利亚曰："然。"先生曰："汝果出狱，当无前失矣！"尤利亚曰："是又安能！"先生曰："嗟夫！吾无语矣。"少须，呼曰："二十七号，汝适见考伯菲而，尚有语以告其人否？"尤利亚语余曰："吾未改过时，汝固识我，汝亦知吾当日遇骄人，吾谦抑也；遇暴人，吾恭顺也。即如尔者，曾以暴虐待我，以掌批我。"尤利亚语时，众皆怒目视余。尤利亚即曰："吾赦尔矣，无论何人，则皆赦之，万不念仇。今愿尔能收束其恶性，归于中平，并愿威克菲而举家恶心均归于善。今尔丧偶矣，此正天之警尔，驱尔于为善之路。其最善者，无如入此为佳。即威克菲而全家，亦当入此，始足萌其善心。今吾为人谋，必以是间为向善之源，凡人不曾及此，吾至为悯之。"语已视余，复回身入洞，众皆称美其人。余及吾友见此贼入洞，心滋泰然。余此时颇欲闻是人以何罪入此，顾欲问先生，先生方尊彼为圣贤，安忍告余。余乃私问

禁卒，似禁卒深知此辈之毒螫，余窃观众人圜赞时，禁卒窃窃加以诽议。余因取禁卒，问此二十七号以何罪入此？禁卒曰：“银行之案耳。”余曰：“得毋冒取银物耶？”禁卒曰：“然，彼作伪书及谋人之财，此外尚有同谋之人，彼为渠率。且深明法律，几几不能加之以罪，然亦不能自脱。罪名盖永远流配，今改为圜禁，非彼奸狡，亦莫至此。”余曰：“二十八号又何罪者？”禁卒曰：“二十八号亦流罪，彼新役于人家，主人外出，彼窃主人二百五十镑金钱。吾之记忆者，以此案为一侏儒所得。”余曰：“汝何言者？”禁卒曰：“为侏儒之女人，姓名忘之矣。”余曰：“剃发女匠摩乞耶！”禁卒曰：“然，二十八号既出，即伪发伪髯将赴美国。此侏儒在海壖中，见此囚行于市肆，即以首抵其腹，囚仰跌，侏儒知为盗，进擒之，囚即出刀斫侏儒，而侏儒仍弗释，迨警察至，得之。既受缚，侏儒尚咬之弗舍，遂并逮之。庭讯时，侏儒立于小凳之上受鞫，语问官曰：‘即其人为珊木森者（古之力人），吾亦力擒之。’”余闻言，乃深佩摩乞之有勇，余既遍观诸囚，方知二十七、二十八两号，其凶狡远胜于前，无所谓改过。惟其至狡，故伪其面目，愈足欺人，以售其奸。余此时别先生，同吾友归矣。

第六十二章

余归家已二阅月，为时将及耶稣圣诞矣。安尼司家，余

每礼拜必一及，或两及，惟不宿其家，夜必以马归，心滋不欲居彼，以增怅恨。而安尼司之对余，仍不改故常。祖姨自谈安尼司后，似深知余之悃愊，而但不言。余于二阅月中，安尼司竟不告我以意中之人。意安尼司已有其人，不告余者，适恐伤余之心。余既蓄是念，则微怪安尼司属心于人，竟置我度外，不之告。乃立意将明叩其人，果有是，吾心亦将因而冷，无所系属。一日为冬令极寒冱，雪已微晴，遍地作玉色，余着马靴时，祖姨曰：“拖老忒，今日又御马耶？”余曰：“将至坎忒白雷，此等寒天，御马为宜。”祖姨曰：“不审马意能如尔否？吾意马之心思，尚欲居枥为佳。”余曰：“正惟伏枥，故懊丧尔，一涉长道，精神当勃发。”祖姨曰：“此去，骑马之主人，或有佳兆。”又易他说，目视余稿曰：“吾前此观书微觉其倦，今尔著书当更倦也。”余曰：“观者固倦，而著者属心是间，又安能倦！”祖姨曰：“书佳，得名及利，趣味或在是间，汝曷行乎？”余曰：“大母得毋知安尼司婚姻谁属者？”祖姨视余曰：“是中事吾颇知之。”余见祖姨引目视余，余乃定其神思，不为老人所侦。祖姨曰：“吾且不仅知其略。”余曰：“然则详者如何？”祖姨曰：“吾且知其人将嫁矣。”余伪为得意状，曰：“确耶！愿上帝赐福予之。”祖姨曰：“我不特愿上帝赐福其身，且愿赐福其夫。”余悲极则咬牙，亦复述祖姨之言，即匆匆下楼上马。既至，则安尼司方独居，学生已散，自近炉次读书。见余入，即置书迎余，迨彼此问讯，即取针黹临窗而治，且与余谈，余即告以著书之事。安尼司悦甚，语余曰：“后此大名鼎鼎，至不能排遣与我作半日寒暄矣。”余曰：“正

妨后此不能造谈，故拨冗而来，作片时之聚。”语至此，见安尼司停针视余，适与余目相射，言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吾今日见尔，似有所思。”余曰：“安尼司，尔知我何思？能否许我质言？”安尼司即置其针凿，以目视余，余曰：“吾亲爱之安尼司，汝之视我，可云真诚无妄之良友否？”安尼司愕然曰：“我胡为疑汝！”余曰：“吾平日之敬尔爱尔者伪耶？”安尼司曰：“否。”余曰：“吾初归，谓尔受恩滋重，无可报酬，人间名词，竟无一足以状我之爱汝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忆之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吾固知尔心中盖有秘密之一事，又何妨见语者？”安尼司以目下注，体颤不已。余曰：“吾闻人旁言，尔心中已有一人，将以终身爱情付之，此事系尔之终身，不能屏我知交之人勿告，适言爱我为真诚无妄之友，且视我为稚弟，何妨举其人示我。”安尼司起立，以手自捧其额，欲行似无能行，眼泪如注，余见其哭，此心自觉尚有希冀，亦初非恨我而然。乃茫然如悟如喜，亦无惧心，即起立曰：“安尼司姊，吾最亲爱之人，吾今日无罪，胡为见怒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让吾行，吾似病作，少须更与尔言之，或更见时，容当有语，不然亦当以书，今日幸勿言此。”余此时一发千钧，胡能遽释，即曰：“吾万不能见尔伤心，恝然舍去，盖吾之与尔相亲相爱，觉世界中无第二人似我者，尔既伤心，幸少分吾以痛楚，果中心难言之隐，何妨出之，阿弟尚可少任其劬。安尼司听之，吾之幸生不死者，不为尔者为谁耶！”安尼司哭曰：“今兹患作，幸见赦，后此更言之。”余此时大异，讵平时所不敢望者，今乃未至绝望耶。即进曰：“吾尚有言，决不能舍，请

问安尼司平日待我如何？宁忍匆匆而去，吾今明言之矣。果使心中有人，防吾为梗，并防吾伤心，请尔万万勿蓄是念，吾之为人，安足偶汝，即尔嫁夫，亦大义耳。吾又何敢萌其妒念。”此时，安尼司少静，少须，即引目视予，断续而语，然语甚清晰，言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汝之见待，直造峰极。惟尔疑我有人，诚告汝，汝误矣，今无他语足言，吾心中即有秘密不语之人之事，此人此事，亦非新得者，惟质言其人，则万不能立出诸口，但有藏诸胸臆已耳。”语已复行，余曰：“安尼司，汝少须之。”即立抱其腰，言曰：“汝所怀之人，非新得，乃旧有耶？”此时心脉暴动不已。即曰：“亲爱之安尼司，汝知我之心敬汝，且至爱汝乎？今日之来，尚不即言此，防尔心中别有所属，故欲叩其虚实而已。吾意谓尔心别有所属者，即亦不言，直至发秃齿危，始告尔曰：‘安尼司，惟汝之故，吾终身不复娶矣。’今则希望之心已生，尚能于姊氏名称之外，别有所称，吾愿足矣。”此时安尼司泪落益骤，余知大事已定，即曰：“安尼司，汝为我一生调护攻错之良友，亦知自少至是，胡以寄情于他人，不属于汝，汝亦知之乎！以我事尔如严师，百凡学问品德，皆处吾上，吾何敢萌其妄念。”此时安尼司虽如泪人，而玉臂已加余颈，此一加，盖余生平分外之得，感激不知所云，即曰：“吾当时爱都拉时，非尔赞助，即与彼安得有爱，今其人已逝，更不得尔者，吾情又安寄者？”安尼司时以手拊余肩而颤，眼泪虽莹然，仍停其秋波注余。余又语以在外相思之苦，深自追悔，归后不敢冒昧请婚，一一语之都尽。复曰：“果尔允我否？即受我此言，以我为人

本不足偶汝，惟寸心归向，似在覆帱之中。”安尼司曰：“拖老忒乌得，我有福嫁汝，吾心慰矣。此外尚有一言。”余曰：“吾爱尚何言者？”安尼司笑曰：“汝尚不知吾心乎！”余曰：“恐误，不如吾爱自言之。”安尼司曰：“自一见时，至于今日，爱尔未尝去怀。”于是二人骈肩立，泪下弗止，然非酸泪，谓后此永永无复分析，喜极而悲耳。是夜余仍宿吾读书楼上。明日同安尼司谒祖姨，壁各德言祖姨方在吾书室摒挡物事。余二人同入，见老人方近炉坐，作声言曰：“拖老忒，汝同来谁耶？”余曰：“安尼司。”然余已先语安尼司，先勿遽告祖姨。祖姨以余为将告之，既而见余无语，转以为疑，则坐拭其眼镜，似无所主。其与安尼司问讯时，亦颇疑惑，时时脱其眼镜复上者数。迭克见状，以祖姨为忧，以姨恒状遇忧者咸如是，因亦踯躇者再。饭后余始嗫嚅言曰：“大母所言事，孺子已问之安尼司矣。”祖姨曰：“汝误矣，吾固谓汝勿信吾言。”余曰：“大母勿怒，安尼司不怒，孺子求婚，大母度之，更不吾怒。”祖姨愕然而坐，余即引安尼司左右立其榻前，祖姨双扑其手立晕，壁各德立前救护，迨醒，立擒壁各德摇之，曰：“愚哉媪也。”既而释壁各德，往擒迭克摇之，始明言吾二人成婚之故，于是举家欢声动地矣。祖姨曰：“拖老忒，吾不言安尼司心中有人，旋成礼欤！孺子奈何弗信。”半月之后，余婚礼成，观礼时，博士先生及师母，与忒老特尔司夫妇四人外，无一外客。是晚安尼司遂称余为夫，谓不更呼稚弟矣。曰：“吾今尚有一事。”余曰：“何也？”安尼司曰：“此事在都拉临死之时，彼不令尔呼我耶？”余曰：“然。”安尼司曰：“都拉遗

物赐我，尔谓何物也？”余固知之，但坚抱安尼司，安尼司曰：“都拉自言，彼去留此空座，请我居之。”语已以首抵余哭，余亦哭，然已乐甚。

第六十三章

余书所宜纪之事，至此章垂罄矣。而记性中尚有一事宜书者，不尔，则吾蜘蛛之网，尚有亏漏不完密者在焉。余至今日，名利均臻极地，即家庭之乐，亦托天保其固有，余此时娶安尼司十年矣。一日薄暮，与安尼司同踞炉次，时为早春，余三子均戏于屋中。忽有侍者言有生客请面，余遣侍者，问客以何事戾止？侍者言其人自远道来，以久不面主人，特一造谈。其人年事已老，状如村人。吾妻恒与三子言：“汝敢更致哄勃者，将有村中老年人至而攫汝。”三子闻言皆惧，一人以首抵其母裙下，余长女亦名安尼司，置其所玩偶人于榻上，告母曰：“老人见捉者，母言彼即是我。”乃潜身入帷幔之后，即缝中望来者，尚有一人伏于榻下。余谓侍者曰：“延客入室。”少须，在门外暮色中，见一白发老人入门，余尚未辨为何人，而安尼司已起立言曰：“此非密司忒壁各德耶！”入时果然，年已颓老，精神尚旺。三子见父母礼客，则亦争出与客为礼，相见时状至亲密，围炉同坐。老渔抱余二子于膝上，脸为火光所灿，尚矍铄未就衰衄，言曰：“马

司德大卫，吾今日更与故人同坐，其乐不知所极。更观君夫妇笃爱，儿女成行，情趣更永。”余曰：“即吾之对尔，何尝不如是者！”老渔曰：“此三子直同方苞之花，马司德大卫，吾初见君，君之稚齿，乃同此最少之儿。当时爱密柳亦然，即彼可怜人，亦岁七八耳。”余曰：“光阴之逝易也。”回顾吾妻曰：“驱此小山精归寝，勿再溷人。”又面老渔曰：“君新至，未有下榻地，当馆吾家。行箧安在？以人取之，尔我且斟酒，叙十年之别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密司忒壁各德一人来耶！”老渔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位老渔中坐，余夫妇左右夹侍，老渔至悦，言曰：“水程至远，吾至此亦仅数礼拜之淹留，水程固吾所习，而旧友安可不面，吾故突如其来。”安尼司曰：“叟远道来，仅区区作十余日留耶！”老渔曰：“马丹，吾已许爱密柳以不多时之别，故不能不归，惟此次弗来，耄期一乘，又安能至。吾前此行时已蓄意，谓必马司德大卫一家团聚，为我所见，吾死始瞑。”语时左右看余夫妇，如不能餍足之状。余曰：“今可告我以在彼得意事矣。”老渔曰：“吾事至易了，至彼得天之佑，事辄不忤，初至时尚生涩，久乃治生如其故。吾家恃田牧，田丰而畜肥，滋可庆也。然亦小心寅畏，无敢戏豫。”余夫妇同声问曰：“爱密柳如何者？”老渔谓吾妻曰：“自与马丹别后，彼每日晚祷必称马丹之名，祈诸上帝。马司德大卫，幸尔别时，未示以凶耗，不尔死矣。彼至澳洲后专力为善，每遇病人，辄舍身为看护，并为多子之母抚其儿，抚孤亦然。以心专于善，故亦渐忘其窘。”余曰：“凶耗何时始闻？”老渔曰：“吾闻后不告者可经年。一日村人新至洲中，吾以其同

乡，延之同居。其人行李中有旧报纸，中间适书此事，为爱密柳所拾，乘吾不在恣哭，及吾归时已觉其事。”余曰：“闻耗后如何？”老渔曰：“自是为善益力，似此耗转有以策励其人，力奋而心专，尤藉此以荡涤其悲慨。君夫妇或见之者，恐不辨其人矣。”余曰：“失形乎？”老渔曰：“吾恒与相见，自少迨长，咸与同处，尚不之觉，惟忧中其心，不言不笑，容色异矣。幸其陈迹无一人知，知者但谓其早丧，或遇人不淑，所以至此。顾彼间人亦有求婚者，爱密柳矢不更嫁。以行善之故，乡人无不敬爱之者。”余曰：“马莎如何？”老渔曰：“居彼一年，彼已嫁夫，去吾寓可数百里，吾见其人诚悫，即为婚主，彼嫁后夫妇尚称小封。”余曰：“根密支又如何？”老渔如被余搔其痒，则大笑，抚髀不止。安尼司见状亦笑，余亦为所牵引，觉笑声满室，不知其所以然。老渔且笑且言曰：“不知是何客舟，有一庖人与之求婚，汝亦知彼答以何言者？凡人辞婚，先必致谢，后乃拒之。根密支闻言不答，则举其水桶直淋其头，吾闻人号援声，始出而止之。”语已复笑，余夫妇亦从之而笑。笑止，老渔曰：“其人良佳，百劳皆任，初不言劳，亦未闻太息思其老伴。”余曰：“此外尚有一人，密考伯如何者？此间宿逋皆清，安尼司汝曾否忆及？忒老特尔司之金亦还矣，以状观之，似不恶，第吾辈殊不知其所以然，幸叟诏之。”老渔闻言，即出怀中旧报纸，口中言曰：“马司德大卫，亦知吾所居地为密得尔贝近海一村，在彼间亦称曰城。密考伯至后，力改前状，而又能文，则官于彼中矣。”余曰：“官耶？”老渔检报中一段示余曰：“读此即其本事。”报为密得尔

贝《太晤士报》，即诵以示吾妻曰："密得尔贝城中绅商，公延威而根密考伯长官，假座于大旅馆，来宾至夥，在座可四十七人，观者无数，合城人望，及闺秀淑女，咸莅会中矣。代表主人者为麦尔博士，前在英伦为助教，今在洲中为中学堂监督。饭后密考伯长公子唱忠君爱国之歌，声彻云表。麦尔博士举杯演说尊崇长官之颂词：'但愿长官造福吾城，永不去官；或超擢者，则不在此祝词中。尤愿吾城人感长官之德政，即升擢亦当攀留，勿令远引。'颂词既已，座人极赞，赞已，长官密考伯亦起称谢，城人亦有颂词，本报亦不更叙，然其词条丰蔚，良为才人极笔。散会时尚有格言，遍示座客，言长官少贫，负债累累，敬告座中少年人士，切勿举债。长官言时，泪落如绠，听者悚然。时男女之客，均为密昔司密考伯上寿，及其子女，此会直一时之盛。"余读已，初无所动，但觉吾师麦尔当时为人淩蔑，至此亦复伸眉，中心为之怃然，诵已，还其纸于老渔。老渔复出一书，书言代上大卫考伯菲而先生，书曰："吾亲爱之先生，别久矣，吾所居地在文明区域以外，不能常接道貌，然所著书，则未尝去手。此次老友壁各德归国，吾托赍一函，一以表我谢忱，一亦为此密得尔贝城中代表，贺君得此盛名。此外尚有希冀之事，幸先生强台再上，勿自是而止，君之文名，虽在重洋以外亦深知之，更远则同巨鹏盘云，直令我望而莫即，须知在群仰之中，尚有二目莹莹上觑者，则为威而根·密考伯·密得尔贝长官也。"自是以来，老渔常驻吾家，夜中必问澳洲之事，可一阅月中，祖姨及壁各德亦至伦敦候之。行时余及安尼司、壁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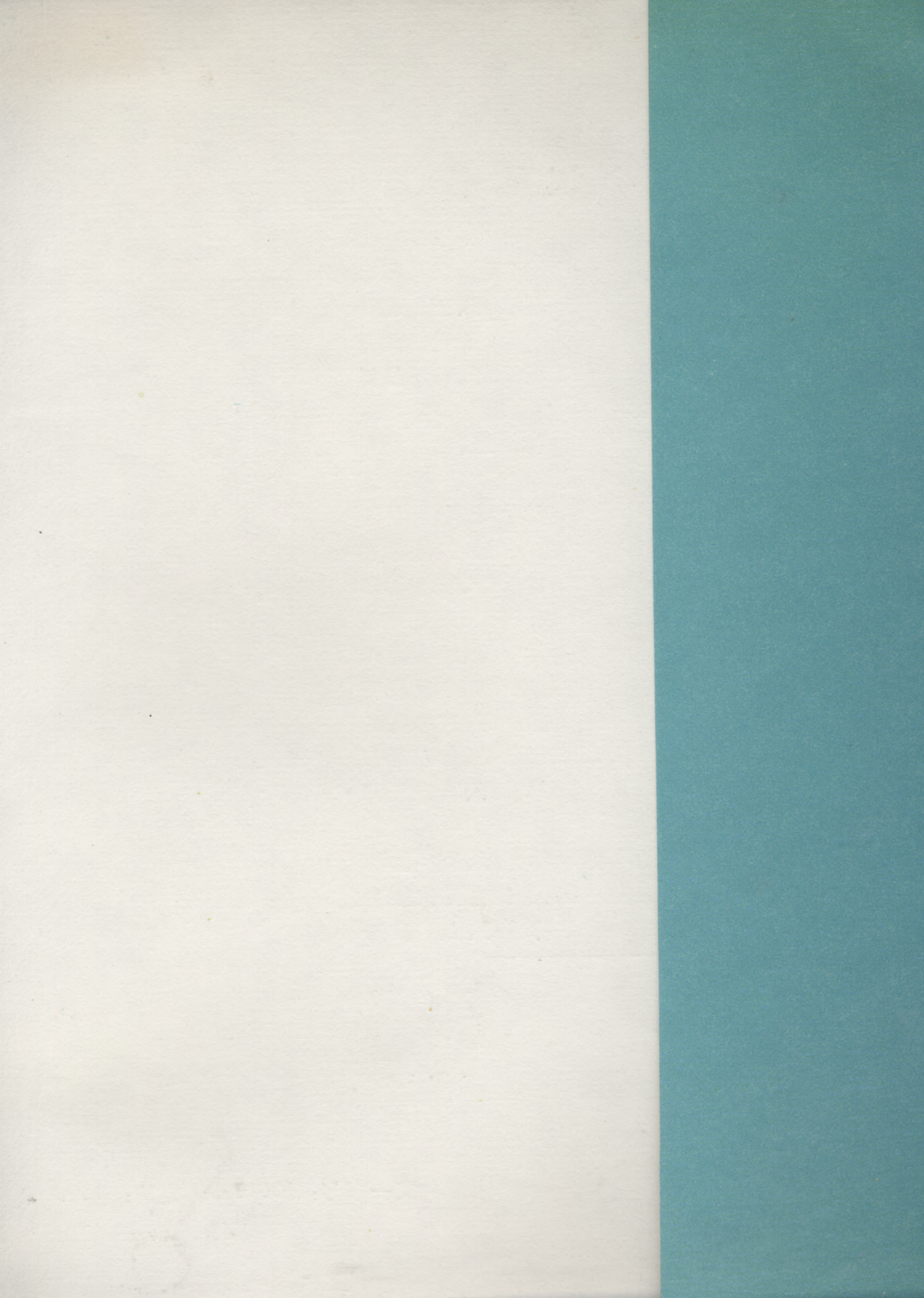
德咸送之舟中，此别之后，余知更见此翁，必不在此世界中矣。顾未行之先，尚同至鸦墨斯视汉姆坟兆，坟次尚有小铭，余读而示之，老渔听已，鞠躬拔坟前草根一束，土一撮，裹而藏之，言曰："此物留以赠爱密柳，彼于吾行时，固再三嘱我，以是物馈也。"

第六十四章

余脑中所忆之事，至此章备矣。顾此外尚有参错不属之事，余合而叙之，为是书之小结束，亦为佳事。余及安尼司母子，度此时光，亦如走马冶春，转瞬而过。在此如海稠人之中，第一人即吾祖姨，年已八秩以外，尚戴眼镜，腰膂至劲，行五六英里路，未尝一息。其与之同伴者，为壁各德，亦御眼镜，晚中尚就灯治针线，此一块小蜡头，及针线之匣，其上仍画圣保罗礼拜堂也。余少时见彼二颊红绛，余谓为苹果，胡不见啄于鸟吻，今则皱纹无数矣。余学行时，壁各德以指头引余行，今则仍以此指引吾稚子，余不能不忆及吾母生时情状矣。吾祖姨平生恨余非女，不如祖姨之意，余今以第二女嗣为祖姨之后。小女都拉，祖姨亦视之如命。壁各德囊中鳄鱼之书尚藏，今则用以教吾诸儿。诸儿散学归时，尚有一白发老翁，率之以放风筝，其乐仍不减，诸儿张口引目向天而视。有时余过司蒂尔福司家，则有一龙钟之妪，扶

杖而立，而颜容尚挟狷傲之气，如壮少时；其旁有形容枯槁之妪，唇吻中挟小瘢，则罗莎也。一日余偶经其门，为彼所瞩，母即问罗莎曰："此先生何名？吾忘之矣。"罗莎则附耳大声言曰："此为考伯菲而。"似诏彼聋聩，母曰："先生吾宏愿相见，汝今胡持服者？想为日久，当自忘之。"罗莎在旁即曰："彼何尝缁，汝不一谛视之耶！"母又曰："汝见吾子乎！汝今二人和协矣。"又对余面呻楚不已，忽大声曰："罗莎汝前，司蒂尔福司逝矣。"罗莎虽斥其昏愦，则亦抱之怀中而入。以后每一遇，辄如此，想母亦以此终矣。一日有印度船归，中有贵妇，其夫则苏格兰富商，耳巨如豕，余曰："此其周利亚乎？"已而视之，果周利亚。男仆而为印度人，女奴则印度妇人，前后拥卫出入。前此伤于情感，故恒歌怨诗，今易前状矣。似在金银中餍足，余觉其大不如前之伤情感歌怨诗之为妩媚。家居无日不张筵宴客，高楼矗云，然座上客乃有雅克，余颇叹其非妙品，雅克迩来情状，仍怏怏于先生，殊可恨也。先生恒与余往来，所注之字典，尚尔属稿未即毕，然家庭之乐较前为适，老军人尚寄食其家，威焰亦减，不复如前之恣肆。余老友忒老特尔司声望亦日高，长日拥长案，卷宗积如山樊，随手批治，惟其壮发老乃愈壮，不可制伏。一日余往面之，见彼积卷高可隐人，钞胥无数列前，余曰："忒老特尔司，果苏飞代尔为书记者，能办此乎？"吾友曰："汝亦应言，惟在尔时，尚云乐趣。"余曰："彼不言汝为问官时亦将告人乎？当时之为此言，特儿戏耳。今尔指日不登高座为问官乎？此语尽人道之，非我臆造。"吾友曰："果如是者。"

余曰："确耳，何疑之云。"吾友曰："待吾果为之者，必以此语向众述之。"是日余至时，正为苏飞生辰，吾友早罢其役，余即随之同归，道中向余述其运命之吉，谓余曰："考伯菲而，吾所希冀事，一一垂成矣。吾岳一年已得四百五十镑之岁入，吾二子已得高等学问，且极力趣善，更数年者吾亦将罢业，听儿辈为之。吾诸姨已有三人得婿，尚有三人住吾家，尤有三人则事其父母，亦不云非福。"余曰："惟长姨所遇足悲也。"吾友曰："然，惟其蹇运，遂事是人，今亦迎养吾家，力与婿绝，或不至濒于寒冻。"忒老特尔司新居，即当时道行中所属目者，今已入居，楼固高敞，而此夫妇则择其明爽者居诸姨，己则择乎其次者居之。尚有数空屋，别备为三姨更来之行馆。今日苏飞生辰，九姨妹咸戾。嫁者咸挟其丈夫儿女同莅，饭时联座甚长，夫妇侍客，家具精良，非复前此以铁为羹匙矣。吾书至此已毕，不复更枝其词，如此等之颜面，转瞬随风烟而渺，惟中有一人，音容长在吾心眼之中，余但回眸，此人常侍，虽夜静灯阑，彼尚侍我，噫！安尼司吾之灵魂性命，尔之玉容，至吾临命之时，宜常在吾侧，及余离此世界，及于影国，尚望尔以指向上，如诏我时也。



林译小说丛书

离恨天	〔法〕森彼得著 林　纾、王庆骥泽
吟边燕语	〔英〕兰　姆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撒克逊劫后英雄略	〔英〕司各德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拊掌录	〔美〕华盛顿・欧文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黑奴吁天录	〔美〕斯土活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块肉余生述	〔英〕迭更司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巴黎茶花女遗事	〔法〕小仲马著 林　纾、王寿昌译
现身说法	〔俄〕列・托尔斯泰著 林　纾、陈家麟译
迦茵小传	〔英〕哈葛德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不如归	〔日〕德富健次郎著 林　纾、魏　易译

林纾的翻译	钱钟书等著

统一书号：10017・9　定价：1.95 元